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八〇・經部・群經總義類

經學通論五卷 〔清〕皮錫瑞撰 …… 一

經典釋文考證三十卷 〔清〕盧文弨撰 …… 一八七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至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五） 〔清〕阮元撰 …… 二八五

經學通論五卷

光緒丁未歲思賢書局栞

自序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敎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敎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敎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

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勑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

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

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攷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

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
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捄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尙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易

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治經者當先知此經之大義以易而論變易不易皆大義所在二者當並行不相悖周易正義第一論易之三名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錫瑞案孔穎達引證詳明乾鑿度爲說易最古之書鄭君兼通今古文之學其解易之名義皆兼變易

不易之說鄭引易尤切實是易雖有窮變通久之義亦有不易者在斯義也非獨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而莫著於禮記大傳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變易也不可變革卽不易也董仲舒漢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後人讀之疑其前後矛盾不知董子對策之意全在變法以爲舜繼堯後大治有道故可無爲而治漢繼秦後大亂無道而漢多襲秦舊故謂當變更化不變者道也當變者法也亦卽易以變易爲義而有不變者在也今之學者不知窮變通久之義一聞變法羣起而爭反其說者又不知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舉天地君臣父子不可變者亦欲變之又豈可爲訓乎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讀易者當先知伏羲爲何畫八卦其畫八卦有何用處正義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靈圖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緯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禮緯含文嘉曰虙者別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鄭君六藝論曰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以厚君民之別鄭專以厚君民之別爲說蓋本孔子云君親以尊臣子以順之義陸賈新語道基篇亦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謂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卦之故更推闡其旨曰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爲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爲萬古修己治人之道孔

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贊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爲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卽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紀無容議矣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按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卽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畫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

羲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爲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眞安論矣阮嗣宗通易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眞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漆園唾餘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昧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亂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錫瑞案焦氏發明伏羲畫卦之功尤暢畫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爲泰天地爲否似與此義相反蓋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後世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四語本葉子嘗昧者欲矯其弊遂議盡去上下之分豈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倫而明王道之義乎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楊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

易爲羣經之首讀易當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辭爲何人又必先知重卦爲何人周易正義第二論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鄭元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錫瑞案解經以最初之說爲主史記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至

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是楊何上距商瞿凡八傳漢初言易皆主楊何太史公父談亦受易於楊何史公言易必用楊何之說周本紀曰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曰自伏犧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義謂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其說甚明且非獨史遷之說爲然也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曰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藝文志曰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曰易言伏犧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犧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曰伏犧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爲文王重卦者非獨史遷更有楊雄班固王充故正義以爲史遷等楊雄西漢末人班固王充東漢初人皆與史遷說同鄭元東漢末人已在諸人之後其說以爲神農重卦蓋以取益噬嗑爲據謂伏犧取諸離在八卦之內神農取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內也孔疏亦以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犧重卦之證案此說亦太泥朱子語類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沈寓山寓簡曰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陳澧曰案繫辭所言取諸者

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諸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說皆極通可無疑於神農時已有益與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後人猶有疑者皆疑所不當疑羅泌路史餘論曰世以爲文王重卦因揚雄之說而謬之也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佃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豈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重卦可識矣顧炎武日知錄曰考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不始於文王也錫瑞案羅氏不知滿招損謙受益出僞古文大禹謨不足據益與噬嗑言取諸者朱子辨之已明顧氏不知左氏雜取占書唐啖助已言不可盡信占筮書

多傳會穆姜說元亨利貞之義全同孔子文言以爲暗合未必穆姜之學與聖人同以爲孔子作文言勦襲穆姜之說尤無是理疑占書取孔子文言傳之穆姜而左氏載之不當反據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經徵文云邱明傅問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後儒反疑聖勦取左氏必不然矣據丁氏說可爲左氏傳引聖經之證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贊易之後剿取易義以飾爲周史之言

論連山歸藏

周易正義第三論三代易名曰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元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元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周禮太卜疏趙商問今當從此問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

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云名曰連山似山內出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名易爲周

也錫瑞案孔賈二疏不同孔不從鄭以爲代號賈從鄭以爲以義名當以鄭說義名爲是連山歸藏若是代號不應夏殷襲伏羲黃帝之舊且連山歸藏不名易若是代號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鄭皆以義名與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正合鄭以周易爲周普亦以義名葢本繫辭傳易之爲書也周流六虛孔疏以爲無據非也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不應夏易數倍於殷疑皆出於依託連山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歸藏雖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爲古書刪定六經始於孔子孔子以前周易與連山歸藏並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爲經連山歸藏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傳爲經晉乘楚檮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僞書何足辨乎連山歸藏之辭絕不見

於古書稱引葢止有占法而無文辭故周易當孔子未贊之前疑亦止有占法而無文辭也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

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曰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左傳正義曰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

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錫瑞案據孔疏之說文王作卦爻辭及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皆無明文可據是非亦莫能決今據西漢古義以斷則二說皆非是以卦辭爲文王作者但據繫辭傳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云云遂以爲文王作卦辭實則履德之基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證則其辭云云當卽六十四卦非必別有卦辭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點畫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卽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孔疏云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今攷之史傳史記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辭讖緯云卦道演德者文則演易卽演三百八

十四爻之謂不必爲辭演說乃爲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辭者但以箕子岐山東鄰等文不當屬文王說惠棟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爲夏王惠氏疏通爻辭可以解鄭賈諸人之疑矣然以爻辭爲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以爻辭爲周公作亦始於鄭衆賈逵馬融諸人乃東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楊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當以卦爻之辭並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於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於孔子如此則與易歷三聖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若以爲文王作爻辭既疑不應豫言以爲周公作爻辭又與易歷三聖不合孔疏以爲父統子業殊屬强辭韓宣適魯單文孤證未可依據

韓宣亦未明說周公作爻辭也或疑左氏傳引筮辭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辭爻辭爲始於孔子案占書傳會前已言之困學紀聞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姚鼐以爲畢萬筮仕於晉一條吳起增竄以媚魏者然則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亦陳氏得政之後人所增竄若是當時實事未必齊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有爲嬴敗姬姪其從姑死于高粱之占叔孫穆子之生有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之占應驗如神疑皆傅會若是當時實事獻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未必用豎牛爲政左氏傳此等處皆不可據說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愼乎泄冶在孔子前不應引繫辭此等明是後人攙入左氏引易亦猶是也

論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錫瑞案此亦卦辭爻辭不出於文王周公之一證若卦爻之辭爲文王周公作則當如後世欽定御纂之書頒之學官以教士子矣而當時造士止有禮樂詩書則以易但有卦爻而無文辭故不可與禮樂詩書並立爲教當時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闡明其義理推合於人事於是易道乃著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蓋易與春秋孔門惟高才弟子乃能傳之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或論作易之大旨或說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決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爲易者不占此以當時之用易者專爲占卜不知天地消長人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傳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此爲當日石隱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跡銷聲介之推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爲能變也呂覽務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呂覽應同篇

曰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愼大覽篇引易愬愬履虎尾終吉可證今本之誤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羣之義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可證注疏以渙爲渙散之非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證舊解元吉爲大吉之失周末諸子引易具有精義如此史記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決往而不能自返國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亦可以補周末諸子之遺也

論卦辭爻辭卽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

以卦辭爻辭爲孔子作疑無明文可據然亦非盡無據也古以繫

辭卽爲卦辭爻辭漢儒說皆如是而今之繫辭上下篇古以爲繫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葢古本皆如是宋吳仁傑古周易以爻爲繫辭今攷繫辭有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明是指卦爻辭謂之繫辭若謂繫辭中四處所云繫辭卽是今之繫辭孔子不應屢自稱其所著之書又自言其作辭之義且不應自稱聖人葢繫辭卽卦辭爻辭乃孔子所作今之繫辭乃繫辭之傳孔子弟子所作繫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手筆史記自序引繫辭之文爲易大傳是其明證凡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作謂之傳所云聖人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乃孔子弟子作傳稱孔子爲聖人非孔子作繫辭而稱文王周公爲聖人也鄭樵六經奧論曰易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曰繫辭如上繫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以斷其吉凶有二曰繫辭焉而命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爲繫辭今之繫辭乃孔門七十二子傳易於夫子之言爲大傳之文則繫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鄭樵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正本史記孔疏云經文王周公所作傳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則已誤以孔子所作爲傳與史記之說大異矣歐陽修不信祥異以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作之爲非孔子之言不知繫辭傳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釋孔子之言者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繫辭爲易大傳則不以爲孔子所作世家所謂亦必指卦辭爻辭而言繫者屬也繫辭猶云屬辭據史記云伏戲畫

八卦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分爲三百八十四爻而無其辭至孔子乃屬辭以綴其下故謂之繫此其有明文可據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說卦頗疑有誤論衡正說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所說易益一篇葢說卦也隋書經籍志曰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所謂三篇葢兼序卦雜卦在內據王充說說卦至宣帝時始出非史公所得見故疑世家說卦二字爲後人攙入者說卦論八卦方位與卦氣圖合疑焦京之徒所爲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以爲非聖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傳選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

別有所傳逑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據此則古今人皆疑說卦三篇而十翼之說於古無徵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又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是已分爲十篇尚不名爲十翼孔疏以爲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十翼出東漢以後未可信據歐陽修謂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後人以爲歐陽不應疑經然十翼之說實不知起於何人也

一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辭爻辭爲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辭爻辭也是豈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歟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廣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彖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

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爲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釋之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後學也若疑自作自解無此文體獨不觀楊雄之太元乎太元準易而作者也漢書楊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與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據此是雄作太元恐人以爲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後人正猶孔子作易有卦辭爻辭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後人也司馬光說元曰易有彖元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元有文文解五德升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據此則太元準易元之贊即易之爻若謂自作不當自解則楊子既作贊矣何必又有測以解贊復有言以解贊乎當時客有難元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彖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楊子但以文王爲附六爻與法言所說同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則卦爻辭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辭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準易作太元亦作首贊以法卦爻辭又作測與文而自解之楊雄太元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獨疑孔子不應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貴鄉公以下多疑彖象不當合經不知彖象與卦爻辭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則皆當稱爲經並無經傳之分惟繫辭傳當稱傳耳彖象合卦爻辭與不合卦爻辭似可無庸爭辨太元舊本分元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涯因之宋惟幹依易之序以元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

攡瑩掜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吳祕因之司馬光從范本諸人紛紛改訂正與改訂易文相似其實一人所作次序先後可以不拘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元矣尚何疑於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學誠文史通義以著書自注爲最善謂本班固漢書不知楊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論傳經之人惟易最詳經義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刪定六經傳授之人惟易最詳而所傳之義惟易之亡最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

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史漢載商瞿以下傳授名字子弘卽子弓矯疵卽橋庇周醜卽周豎光羽卽孫虞史記以爲子弘傳子庸漢書以爲子庸傳子弓各有所據而小異大同孔門傳易之源流在漢固甚明也史記止於楊何距商瞿八傳漢書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傳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是皆言漢初傳經諸人而申公轅固韓嬰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蓋史公已不能明惟於易云自魯商

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史公父談受易於楊何故於易之授受獨詳史公能詳易家授受之人豈不能知易經作卦爻辭之人而周本紀但云文王重卦魯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辭則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繫象卽卦爻辭在其中矣史記不及丁寬漢書以爲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太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據漢書則田何丁寬楊何之學本屬一家傳之施孟梁邱爲易之正傳焦京之學明陰陽術數爲易之別傳乃至於今不特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之易傳數篇無一字存卽施孟梁邱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轉不如伏生尚書齊魯韓詩猶可稍窺大旨豈非事理之可怪而經學之大可惜者乎後惟虞翻注易自謂五世傳孟氏易其注見李鼎祚集解稍詳近儒張惠言爲之發明此則孟氏之學支與流裔猶有存者而漢儒易學幸得存什一於千百也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

西漢易學之書雖亡而其說猶有可攷者如淮南子繆稱訓曰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關暴纊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齊俗訓曰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汜論訓曰自古

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曰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部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爲蜚龍乎春秋篇曰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董子繁露基義篇曰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精華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劉向說苑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又引孔子

曰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法誡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矣權謀篇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劉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本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宜治易事張禹禹受易於施讐者也劉向治易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楊叔

丁將軍者也淮南王集九師說易者也賈董漢初大儒其說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葢得易之正傳田何楊叔之遺猶可考見

論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

經學有正傳有別傳以易而論別傳非獨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皆別傳也又非獨易而已如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禮月令明堂陰陽說春秋公羊多言災異皆別傳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孔子刪定六經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陰陽五行爲宗旨漢藝文志陰陽五行分爲二家其後二家皆竄入儒家此亦有所自來古之王者恐已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儆惕禮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書其掌卜筮者必陳祥異占驗以左右王古卜筮與史通周官馮相保章司天文者皆屬太史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傳采占書雖未必皆當時本文而所載卜筮事皆屬史官占之此古卜筮與史通之明證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證後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於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爲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既效遂成一代風氣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齊詩公羊春秋皆齊人所傳也孟京非齊學其言易亦主陰陽災變者卜筮占驗本與陰陽災變爲近故後世之言術數者多託於易漢書儒林傳曰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燿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

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唯京氏爲異黨據班氏說則易家以陰陽災變爲說首改師法不出於田何楊叔丁將軍者始於孟而成於京班氏既謂二家不同而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實合爲一者蓋又京氏託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書焦延壽得隱士說則當時實有此種學而非其所自創漢志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專言災異一說而其傳此說者仍是別傳而非正傳漢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義納約自牖與神道設教之旨皆相脗合可見人臣進諫之苦心亦不背聖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爲正傳者孔子說易見於論語者二條一勉無過一戒無恆皆切人事而言戰國諸子及漢初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陰陽災變至孟京出而說始異故雖各有所

授而止得爲易之別傳也困學紀聞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王應麟曰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惠棟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於西伯父子也案西漢以前無以爲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者況納甲世應之說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並非京氏之說京氏易傳無之乃後人傅會不可信

論孟氏爲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孟氏之學以今攷之有與諸家相出入者卦氣出於孟氏而其書不傳其說不詳詳見於京氏書漢書京房傳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說亦見於易緯稽覽圖所云卦氣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誼略同唐一行卦議引之以爲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漢儒以緯爲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讖緯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緯書之出最古亦有漢儒傅會者稽覽圖未知與孟京孰爲先後或緯竊孟京抑或孟京竊緯皆不可知漢儒稱讖緯宋人斥讖緯而稱圖書其實皆主陰陽五行如邵子曰卦氣始於中孚蔡西山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說不僅漢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說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離兌坎四卦不在內但主二至二分乾坤爲諸卦之宗何以與諸卦並列似未免削趾適屨强合牽附京氏與孟氏相出入漢書云焦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卦氣之說或亦焦京所託

非孟氏本旨歟漢書又云孟喜得易家陰陽災變書則卦氣之說或孟氏得易家書本有之歟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也孟氏今文與費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許慎說文解字敘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則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傳費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獻帝云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虞氏言消息旁通與荀言升降相出入則荀氏費易與虞氏孟易相出入矣張惠言易義別錄首列孟氏亦僅能舉說文釋文諸書之異字而不能舉其義張氏以爲學者求田何之書則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惟虞氏注說故作虞氏義與消息阮元稱爲孤家專學近之漢學家多宗之而亦有不盡謂然者王

引之謂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違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見經義述聞錢大昕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見潛研堂荅問陳澧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纖巧見東塾讀書記焦循易圖略雖取虞義亦駁其非張惠言云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然則虞氏間有違失而非必盡出於孟矣虞氏引參同契日月爲易又言夢道士飲以三爻則其學雜出於道家故虞氏雖漢易大宗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鄭君用費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說葢本費氏分野一書然鄭所長者不在此鄭學最精者三禮其注易亦據禮以證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據禮證易以視陰陽術數實遠勝之鄭注如嫁娶祭祀朝

聘皆合於禮經其餘雖闕而不完後儒能隅反而意補之亦顓家之學也鄭君自序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書在絕筆之年晉以後鄭易皆立學南北朝時河北用鄭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鄭易漸衰唐定正義易主王弼而鄭易遂亡宋末王應麟始爲蒐輯古書之學輯鄭易注一卷近儒惠棟以爲未備更補正爲三卷丁杰又以爲有誤入者復加釐訂稱爲善本是鄭君之成易注視諸經爲最後鄭君書多亡逸輯易注者視諸書爲最先張惠言亦輯鄭易而加以發明周易鄭荀義敘曰昔者虙犧作十言之敎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虙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臨則乃求之於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應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宜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大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葢與荀同源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息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於繫辭彖象者

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動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義略同豈特楊叔丁將軍哉錫瑞案張氏舉鄭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於鄭義取其言禮不取其言爻辰與李鼎祚集解采鄭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識惟以卦氣十二辰之類亦祖田何則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無有主卦氣十二辰之類者不可以後人之說誣前人而以易之別傳爲正傳也焦循曰爻辰自爲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爲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徽纆臨卦斗臨丑爲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謬悠非經義至以焚如爲不孝之刑女壯爲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取焉爾

論費氏易傳於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

漢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並今文說而皆亡佚後世所傳者費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蓋爲後人變改幾盡說文間載古文許慎以爲孟氏釋文所載經文異字惟易獨多然則何也漢時傳易者尤爲雜而多端未知田何楊叔丁將軍之傳本究如何也漢書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後漢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能易授瑯邪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元元爲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錫瑞案費氏之易不知所自來考其年當在成哀間出孟京

後王璜卽王橫與王莽同時爲費氏一傳弟子則必在西漢之末矣費氏無章句故藝文志不載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當屬後人依託費氏專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與丁將軍訓故舉大誼略同似屬易之正傳而漢不立學者漢立學皆今文而費氏傳古文漢人重師授而費氏無師授故范升曰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則東漢初有欲立費易者而卒不立陳元傳費易或卽欲立費易之人正與范升反對者也陳元鄭眾馬融易學不傳鄭荀二家稍傳其略王弼亦傳費易而其說各異費氏亡章句止有文字東漢人重古文蓋但據其本文而說解各從其意此鄭荀王所以各異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用費氏釋文以爲費易人無傳者是不知馬鄭王之易卽費易也王弼盡埽象數而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蓋本費氏之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後儒多議其空疏陳澧獨取之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皆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法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

論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掃術數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王弼易注孔疏以爲獨冠古今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易傳中不論象不論卦變皆用弼說王應麟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困學紀聞錄王注二十三條何焯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正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陳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尙易之辭并尙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錫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說多

近理朱子之不取晉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義各有當陳澧謂其所爲格言學有心得予謂弼之所學得於老氏者深而得於易者淺魏晉人尙淸言常以老易並舉見於史者多云某人善說老易是其時之所謂易學不過藉爲談說之助且與老氏幷爲一談王弼嘗注老子世稱其善其注易亦雜老氏之旨雖名詞雋句耐人尋味實卽當時所謂淸言南朝好元理重文詞故弼之書盛行北人尙樸學易主鄭元不主王弼自隋以後北學幷入南學唐人以爲獨冠古今於是易專主王弼注及晉韓康伯之補注矣宋元嘉時王鄭兩立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而太平御覽引顏延之庭誥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則延之雖以王爲正宗亦疑其於象數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義理切人事漢末易道猥雜卦氣爻辰納甲飛伏世應之說紛然並作弼乘其敝埽而空之頗有摧陷廓淸之功而以淸言說經雜以道家之學漢人樸實說經之體至此一變宋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可爲定論范武子謂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則詆之太過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術數而明義理其所以可議者在不切人事而雜元虛　四庫提要曰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卽費氏學李鼎祚書尙頗載其遺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已與弼注略近但弼全廢象數又變本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爲有功祖尙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

論以傳附經始於費直不始於王弼亦非本於鄭君

古本易經與今不同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顧炎武謂此據孔氏正義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說尤詳晰曰經傳之合始自費直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曰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氏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據此則經傳之合始自鄭矣然案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以傳解經則必以傳合經經傳之連實當始自費非始自鄭也而高貴鄉公淳于俊並云鄭者葢費氏亡章句徒以傳解經則傳卽爲其章句注者因費氏之本既注經卽還注傳而合傳於經之名遂獨歸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號古文易劉向以中古文易校諸家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經既與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傳於經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烏得以直既無章句又無異文而乃獨以其學歸之費氏耶尙書有今古文之學此其可證者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案馬融注周禮尙欲省學者兩讀其爲易傳當亦必仍費氏之舊高貴鄉公不言馬融獨言鄭連之者時方講鄭學據鄭言也葢唯費無章句以傳解經傳其學者不過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傳費氏易極至王弼之虛言亦稱爲費氏之學此其明驗也錫瑞案姚氏此說可爲定論其謂傳費氏學者不過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見漢時傳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經卽如尙書傳古文者衞賈馬鄭皆用杜林本而鄭不同於馬馬亦未必同於衞賈正與鄭荀王皆傳費氏易

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漢時傳今文者有師授有家法傳古文者無
師授無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爲是今文之本爲非如
易則云諸家脫无咎悔亡書則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故好
古者以古文經相矜炫而相傳爲祕本然古文但有傳本而無師
說當時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誤而師說仍用今文博士所
傳則無鄉壁虛造之譏亦無多歧亡羊之患漢之經學雖至今存
可也乃諸儒名爲慕古實則喜新傳本雖用古文而解經各以意
說以致異議紛雜言人人殊學者苦其繁而無由折衷以致漢末
一亂而同歸於盡不得謂非諸儒之咎矣易經皆孔子作彖象文
言亦當稱經惟今之繫辭傳可稱傳耳據高貴鄉公言則當時已
誤以卦爻辭爲經彖象文言爲傳矣

論宋人圖書之學亦出於漢人而不足據

漢人有圖書之學宋人亦有圖書之學宋人之圖書亦出於漢人
之圖書公羊疏曰六藝論言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
國史何荅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
奪欲正變曰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雜處取易于河圖
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于洛書則洛書餘六篇皆圖書也錫瑞案
漢時圖書卽是讖緯讖緯篇多以圖名則當時書中必有圖韓勑
禮器碑云秦項作亂不尊圖書此碑多引緯書其稱圖書必是讖
緯易緯亦或以圖名篇卦氣出稽覽圖則所云坎離震兌爲四正
卦餘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當日必有圖以明之是讖緯
卽圖書之明證宋人圖書之學出於陳摶摶得道家之圖刱爲太
極河洛先天後天之說宋人之言易學者多宗之周子稍變而轉
易之爲太極圖說宋人之言道學者多宗之邵子精於著皇

極經世書亦爲學者所宗程子與邵同時又屬懿戚不肯從受數
學其著易傳專言理不言數荅張閎中書云得其義則象數在其
中故程子於易頗推王弼然其說理非弼所及且不雜以老氏之
旨尤爲純正顧炎武謂見易說數十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以其
說理爲最精也朱子作本義以補程傳謂程言理而未言數乃於
篇首冠以九圖又作易學啟蒙發明圖書之義同時袁樞薛季宣
已有異論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稾非所
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荅劉君房書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
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
免尚有剩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
鈎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爲門人所依附則九圖亦非朱子所自
列也朱子嘗疑龍圖是僞書以康節之學爲易外別傳持論至確

特疑程子易傳不言象數以致後來有九圖之附益宋元明言易
者開卷卽及先天後天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
爲道家借易理以爲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亦不信圖書　國朝
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篇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
惑爭之尤力胡渭易圖明辨引據舊文足箝依托之口張惠言易
圖條辨駁詰精審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論但以圖書二字
詁之圖今所謂畫也書今所謂字也是圖但有點畫而書必有文
字漢人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劉歆謂初一曰五行以下二
十八字卽是洛書其說尚爲近理宋人所傳河洛皆黑白點子但
可云河圖洛圖何云河圖洛書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論先天圖不可信朱子荅袁機仲書乃未定之說

宋人圖書之學近儒已摧陷廓清學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說猶

有不得不辨者荅袁機仲書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敎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本義

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說也錫瑞案朱子此說與經學大有關礙六經皆出孔子故漢初人以爲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卦辭爻辭皆孔子作其後乃謂文王作卦爻辭又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爲經孔子作者爲傳則已昧於經傳之別而奪孔子之制作以歸之文王周公矣然易歷三聖道原一揆猶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陳邵之圖書出乃有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爲三朱子此說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爲四謂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說又謂不可誤認文王所演之易爲伏羲始畫之易則是學易者於孔子之明義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論必先索之杳冥之際混沌之初卽使眞爲上古之傳亦無裨於聖經之學矧其所謂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陳邵之書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於宋人虞翻明引參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雜於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書加乎孔子之上以圖書之學說易亦不始於宋人卦氣爻辰出於讖緯亦圖書之學也然漢人以讖緯爲孔子所作說雖近誣尙不失爲尊聖宋人乃以義文列孔子之上說尤近誣而聖更不尊矣學如孔子亦云至矣不當更求之於孔子之上時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當更推之於孔子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聖學之僅存不過什一千百乃於其僅存者視爲未足必遠求之荒渺無徵飾僞欺人迭相祖述怪圖滿紙迷誤後

學王鳴盛謂宋儒以虞廷十六字爲三聖傳心此風俗通所云鮑君神之類予謂先天諸圖乃眞鮑君神之類也朱子語類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則朱子非不知先天圖不可信荅袁機仲蓋未定之說不可不辨

論胡渭之辨甚確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圖明辨辨本義之說曰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

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爲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衆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錫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圖爲易外別傳尤確特猶誤沿前人之說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故但以爲孔子之說不異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辭亦孔子之說也自東漢後儒者誤疑繫辭傳云蓋取諸益與噬嗑以爲神農時已有重卦則重卦當屬神農重卦既爲神農則文王演易必當有辭遂疑卦辭爻辭爲文王作其後又疑文王作爻辭不應有岐山箕子東鄰諸文遂又疑爻辭爲周公作重仳貤繆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與六經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陳邵更加伏羲此猶許行並耕上託神農老莊無爲高談皇古乃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宋儒之學過求高深非但漢唐注疏視爲淺近孔孟遺經亦疑平易故其解經多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有入於二氏而不覺者其說易以孔子之易爲未足而務求之道家亦猶其解各經疑孔子之言爲未至而閒雜以二氏也宋時一代風尚如此故陳邵圖書盛行以朱

子之明猶無定見而爲所惑元明以其書取士學者不究本義而先觀九圖遂使易學沈霾數百年 國初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不待辨而明矣

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復理焦京之緒又生一障

黃宗羲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集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絡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仍如焦京之時矣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

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錫瑞案黃氏此說但取王弼注與程傳之說理者而尤推重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陰陽家之占驗雖應在事後非學易之大義陳邵之易出道家之修鍊雖數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雖自成一家之學而於聖人之易實是別傳而非正傳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非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俞氏深於丹家明言陳邵之圖爲易外別傳乃彼道家自認不諱吾儒家猶據以說易斯可謂大惑矣近世學者於陳邵之圖闢之不遺餘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說是去一障又生一障易若如黃氏言盡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

圖略徧斥納甲納音卦氣爻辰之失曰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

論近人說易張惠言爲顓門焦循爲通學學者當先觀二家之書

四庫提要易類曰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又惠棟易漢學提要曰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外別傳也錫瑞案以孟京陳邵均爲易外別傳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謂天文算術陳邵即所謂方外爐火也漢之孟京宋之陳邵既經辭闢學者可以勿道　國朝二黃毛胡之闢宋學可謂精矣圖書之學今已無人信之者則亦可以勿論惠棟爲東南漢學大宗然生當漢學初興之時多采掇而少會通猶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漢學采及龍虎經正是方外爐火之說故提要謂其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則惠氏書亦可從緩近儒說易惟焦循張惠言最善其成書稍後　四庫未收故提要亦

未及稱許實皆學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說易獨闢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漢儒之長而去其短易通釋六通四闢皆有據依易圖略復演之爲圖而於孟氏之卦氣京氏之納甲鄭氏之爻辰皆駁正之以示後學易章句簡明切當亦與虞氏爲近學者先玩章句再攷之通釋圖略則於易有從入之徑無望洋之歎矣張氏著周易虞氏義復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言易候篤守家法用功至深漢學顓門存此一綫治顓門者當治張氏之書以窺漢易之旨若欲先明義理當觀王注而折衷於程傳亦不失爲易之正傳

論象數已具於易求象數者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更不當求數於易之先

王注程傳說易主理固不失爲易之正傳而有不盡滿人意者則

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傳言理不言數也易本卜筮之書伏戲畫
卦文王重卦皆有畫而無辭其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
當時必有口說流傳卜人筮人世守其業傳其大義以用於卜筮
學士大夫尟有通其說者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乃於卦
爻各繫以辭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義而易本爲卜筮之用不得
專以空言說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數以明義若
但空言說理孔子自可別撰一書何必託之於周易乎平心論之
說易不可盡埽象數亦不可過求之象數已具於易易之言
象詳於說卦乾爲馬坤爲牛及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易之言
數詳於繫辭傳天一地二天數五地數五之類是也易之言象已
具則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易之言數已具則不當求數於易之先
所謂不當求象於易之外者顧炎武日知錄曰夫子作傳傳中更

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
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
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衆
漢人於說卦言象之外別有逸象又有出於逸象之外者穿鑿誠
如顧氏所譏故王弼盡埽其說易略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
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
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
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或復値而義無所取王氏駁諸家說極
明快而其注有偏矯太過者如渙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據
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
木明見於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難也並明見易象者亦不取故
人譏其蹈虛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

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蓋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
文而補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謹嚴又何必補是王
矯漢儒之失太過李矯王氏之失又太過也所謂不當求數於易
之先者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
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並非專取圖
書況圖書自古不傳秦不焚易無獨焚其圖書之理何以漢儒皆
不曾見乃獨存於道家自宋陳摶創說於前邵子昌言於後其傳
之者或以河圖爲九洛書爲十或以河圖爲十洛書爲九說又互
異而皆有圖無書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
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
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故程傳

言理不言數朱子曰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
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朱子以
程傳不合本義故作本義以補程傳而必兼言數既知龍圖是僞
書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眞圖既知邵子是易外別傳又使蔡季通
作啟蒙以九圖冠本義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糞佛頭且曰有伏羲
之易是求數於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並求數於未作
易之前也皆未免賢知之過也

論焦循易學深於王弼故論王弼得失極允

焦循論王弼極允周易補疏敘曰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
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
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
趙賓解箕子爲荄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

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劉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使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卽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雖參以已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儁卓出蓋有見於說

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巳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顚預於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長旣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徇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糠粃識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錫瑞案焦氏易學深於王弼故能攷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焦氏補疏曰古字箕卽其子通滋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爲其茲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與中孚其子和之同義以其子解箕子與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說易亦與王注讀彭爲旁借雍爲甕相合故有取於王注而特爲之補疏也

論焦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

焦循以假借說易獨闢畦町其易話韓氏易一條引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以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

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藜則借蒺爲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於此可見其一端余於其以疾解蒺悟得經文以假借爲引申如借祇爲底借豚爲遯借豹爲約借鮒爲附借鶴爲隺借羊爲詳借秩爲夬皆韓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論曰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礿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礿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礿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蓋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卽通其義如天之爲顚日之爲實春之爲蠢秋之爲愁獄

之爲犅岱之爲代犨之爲穉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卯之爲冒辰之爲振仁之爲人義之爲我禮之爲體富之爲福銘之爲名及之爲汲葬之爲喪栗之爲慄蜘蛛之爲踟蹰汍瀾之爲丸蘭無不以聲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聲卽知其實用其物卽思其義欲其夷平也則以雉名官欲其勼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切要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秭歸髮忽蒜而知算盡履霜卯而識陰謀卽楊之通於揚娣之通於稊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畱弛張良自愧宣秉石崇紀信張良卽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偸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携詩槀本是吳吟盪槳郎伏神防風槀

本卽蒺藜莧陸之借也溫庭筠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矚借圍棋爲違期卽借蚌爲邦借鮒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女之思卽高尙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爲拇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卽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蒺藜爲遲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

論假借說易並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

焦循與朱椒堂兵部書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己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者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圜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復敦艮敦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卽迷顚卽壑喜卽樂假借如借繻爲需說文借蒺爲疾韓詩外傳借豚爲遯黃說款借祀爲巳虞翻推之鶴卽雀祥卽牽羊之羊祿卽鹿之鹿礿卽納約之約拔卽寡髮之髮昧卽歸妹之妹胏卽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爲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錫瑞案焦氏自明說易之旨其比例通於九數其假借轉注本於六書而說假借之法尤

精可謂四通六闢學者能推隅反之義例爲觸類之引申凡難通者無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說易近於傅會不知卦名每含數義不得專執一義以解專以本義解之爻辭多不可通如革卦之義爲改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則借爲皮革據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爲改革是皮革爲革字本義也六五大人虎變上六君子豹變亦取象於虎豹之皮而取義於皮革之革禮記玉藻君羔幦虎犆故曰大人虎變大夫士鹿幦豹犆故曰君子豹變君稱大人大夫士稱君子云小人革面者蓋庶人役車其幦以犬羊之鞟爲之無虎犆豹犆故曰革面若以革面爲改頭換面古無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無虛文設言者如賁卦之義爲賁飾初九賁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飾其趾世豈有文飾其足趾者正所謂飾粉黛於胸臆綴

金琴於足趾矣賁當假爲僨取僨車之傳鄭伯之車僨於濟賁其趾謂僨車傳其足故舍車而徒賁其須須乃須鬚孔疏云似賁飾其須世豈有文飾其須有如湘東王子方諸踞鮑泉腹以五色絲辨其鬚矣賁當謂須鬚斑白也凡此等皆專執一義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義通之而後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學者試平心靜氣以審之當信其必非傅會矣

論易說多依託不當崇信僞書

困學紀聞云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錫瑞案關子明傳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壽翁明言兩書皆是僞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僞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師愈作今兩書已罕見稱述惟子夏易傳見隋唐志劉知幾辨其僞晁以道以爲唐張弧作朱彝

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不但非子夏書並非張弧書或以爲漢杜子夏作又或以爲韓嬰丁寬皆傅會無據不足辨而論易之僞託尚不止此數書如連山歸藏漢志不載歸藏或以爲晉薛正所得或以爲唐長孫無忌所得連山隋劉炫作鄭樵信以爲眞不知連山歸藏與易無關非由孔子所定其眞其僞皆可不論先天後天之圖漢以來所未見宋陳摶始創爲龍圖朱子以龍圖爲僞更求眞圖不知此皆道家修煉之圖與易無關非由孔子所定其眞其僞更可不論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經皆孔子手定凡出於孔子之後者不得爲經即出於孔子之前者亦不得爲經聖人則河圖洛書繫辭傳明言之然聖人既則圖書而作易學者但求之於易不必求之圖書猶春秋本魯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聖人既據魯史而作春秋學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魯史莊子云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蹏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蹏河圖洛書與魯春秋正莊子筌蹏之類也後儒不明此旨惜圖書不可見惜未修春秋不可見不思孔子之經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僞應之如連山歸藏河洛之圖皆無益於經而反汨經義豈非高明好奇之過哉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今見大戴禮本命篇而子政以爲易大傳與史記引繫辭爲易大傳正同又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今見易緯而引爲易經則漢以前傳本或與今本不同今本以彖象雜經文序卦雜卦葢出東漢以後十翼之說亦出鄭學之徒宋人訂古周易欲復聖經之舊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經出義文不當以孔子所作之傳雜之而不知經實出孔子不當以弟子所作之傳雜之也

論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孔子作卦爻辭純以理言實卽義文本意

朱子曰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籤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周漁駮之曰然則孔子當日何用三絕韋編而所稱加年無大過者豈終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錫瑞案朱子以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其說大誤然其誤亦有所自來伏羲畫卦雖有占而無文而亦寓有義理在內繫辭傳謂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謂通神明類萬物者必有義理口授相傳焦循曰伏羲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其旁通行動之法當時必口授指示久而不傳文王周公以辭明之卽明其當日口授指示者也學者舍其辭

但觀其卦則此三百八十四畫遂成一板而不靈之物如棊有車馬礮卒士相帥將按圖排之必求之於譜乃知行動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譜而徒排所謂車馬礮卒士相帥將不敢動移一步又何用乎其為棊也六十四卦車馬礮卒士相帥將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譜也不於辭中求其行動之用是知有棊而不知有譜者也焦氏之說極通惜猶拘於舊說以為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若更定之於重為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辭明之改為孔子以辭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去文王周公四字則更合矣而據其說可知伏羲作易垂教當時所以正人倫盡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內意必有義說寓於卜筮必非專為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說加詳卜人筮人口授相傳以其未有文辭故樂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義理不可誣也或疑止有畫而

無辭何得有義理在內既有義理則必著為文辭是又不然左氏雜采占書其占不稱周易者當是夏殷之易而亦未嘗不具義理若無義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觀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益失其義專言禍福流為巫史左氏所載焦循嘗一一辨其得失曰易至春秋淆亂於術士之口謬悠荒誕不足以解聖經孔子所以韋編三絕而翼贊之也昭七年傳一條以靈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為靈公之名此與陽虎占泰之需以帝乙為宋之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籤妖讖去古筮法遠矣據此是孔子見當時之人惑於吉凶禍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鑿傅會故演易繫辭明義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後人所謂以神道設教其所發明者實即羲文之義理而非別有義理亦非羲文並無義理至孔子始言義理也當即朱子之言而小變之曰易為卜筮作實為義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辭如籤辭純以理言實即羲文本意則其說分明無誤矣

論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

四庫全書經部惟易經為最多提要別擇之亦最嚴存目之外又別出於術數不欲以溷經也易義無所不包又本卜筮之書一切術數皆可依託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盡易雖云密合亦屬强附如京房卦氣原出歷數（唐一行言歷引孟喜卦氣）楊雄太元推本渾天其數雖似巧合於易實是引易以强合其數孔子作易當時並不知有漢歷謂孔子據漢歷作易斷斷乎不然也陳摶龍圖本是丹術邵子衍數亦原道家其數雖似巧合於易實是引易以强合其數孔子作易當時亦不知有道書謂孔子據道書作易斷斷乎不然

也此兩家準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則其學雖各成一家皆無關於大義漢學誤於讖緯宋學亂於圖書當時矜為祕傳後儒不得不加論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關大義學者可以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其餘一切術數風角壬遁實有徵驗丹鼎爐火亦足養生其書亦或假易為名要不盡符於易之理參同契見引於虞氏而專言坎離之旨已與易重乾坤不同陰陽五行蓍龜雜占漢書藝文志別出之於後未嘗以溷於易誠以先聖大義非可以九流眾技參之即蓍龜十五家實為卜筮之書而但言占法不言義理亦不得與易十三家並列於前古人別擇之嚴如此所以尊經而重道也又況後世臆造委巷不經之書乎漢人之書自太元參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傳術數多出唐宋以後提要既別出於後不入易部學者更可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

存目諸書取資甚尟卽收入經部者亦多節取其長蓋漢儒之書不傳自宋至今能治專家之學如張惠言通全經之學如焦循者實不多覯故後之學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論漢人古義多不傳漢碑可以引證

漢人易義傳世甚尟惟鄭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於漢末距魏王弼時代不遠其前通行之本出於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攷今惟漢碑引易爲當時通行之本姑舉數條證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肴斅辭隸釋云碑以肴爲爻斅卽繫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繫辭此以卦辭爻辭卽是繫辭之證所謂繫辭非今之所謂繫辭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碑以演易繫辭屬孔子說則亦必以繫辭爲卦爻辭非今之所謂繫辭也今繫辭傳曰昔者聖人

之作易也幽贊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讚神明屬孔子說則亦必以聖人作易屬之孔子此二碑皆漢人遺說以卦爻辭爲繫辭爲孔子作之明證也若其字句與今不同而與古說合者如蔡邕處士圂叔則碑云童蒙來求與釋文一本作來求我合足證今本之誤脫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蒙昧以彪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與釋文鄭曰包當作彪彪文也合足證鄭義之有本衞尉卿衡方碑云恩隆乾太威肅剝巛巛卽坤則太亦卽泰與說文夳古文泰合足證漢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婁壽碑云不可營以祿堂邑令費鳳碑云不營榮祿邊韶老子銘云祿執弗營與虞氏易作營合足證營訓營惑而孔疏訓爲榮華之非荊州刺史度尚碑云暉光日新與釋文鄭以日新絕句合足證王注以煇光日新其德爲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抍馬蠲害與

釋文子夏作抍合足證唐開成後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橋公廟碑云亦用齊斧與釋文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合足證今作資斧之非安平相孫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湯之苗至于東叩大岜戕仁聖武定周封干之墓隸釋引班孟堅幽通賦云東厸虐而殲仁注云厸古鄰字謂紂也仁卽三仁也碑中之語蓋出於此則是以叩爲厸以戕爲殲或爲戕也與坊記引易此文鄭注曰東鄰謂紂孔疏易與左傳云說者皆云東鄰謂紂合足證王注孔疏撥棄古義不解東鄰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侯果蜀才翟元韓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釋文云張璠易集解二十二家鍾會向秀庾運應貞荀煇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乂王濟衞瓘欒肇鄒

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融裴藻許適楊藻釋文所引諸家於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黃穎尹濤三人張璠書今不傳但傳釋文與李鼎祚書漢人易說亦不多漢碑可以補其缺也

論筮易之法今人以錢代蓍亦古法之遺

聖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設教之意漢藝文志曰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劉歆移博士書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記漢書載漢初經師之傳惟易最詳蓋以此也乃至漢後而漢初說易之書無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傳聖人之經幸存於秦火之餘而經義卜法盡亡於漢代之後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漢藝文志著龜十五家龜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凡五家著止有蓍書二十八卷一家蓋重龜而輕著古大事用卜小事

用筮左氏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史記日者列傳專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漢興而有是古重卜輕筮之證自漢以後乃有用龜卜者灼龜占墨之法雖略見於注疏其詳不可得聞唐李華所以有廢龜之論也惟筮法猶傳於世詳見於朱子書朱子以韓侂胄專權欲上書極諫門人請以蓍決之是朱子嘗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錢代蓍出於火珠林陳振孫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朱子語類云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蓋其法亦有所本儀禮士冠禮注曰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項安世家說今古家以三錢擲之

兩背一面爲拆此卽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此卽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爲交交者拆之此卽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卽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錢大昕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錫瑞案據諸家之說擲錢占卦是由揲蓍而變故朱子以火珠林爲漢法之遺也越人雞卜載在史記鼠序卜黃列於漢志此等小數猶可占驗況擲錢本古人遺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誠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誠敬則雖得蓍龜而占之亦將如漢志所云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矣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書

論尚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尚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亦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治尚書不先攷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爲治尚書一大關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後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尚書最先者史

記儒林傳擧漢初經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禮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毋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於尚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文尚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也謂今古文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尚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史公未言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引書爲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

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據此則漢時古文尚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頤獻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爲眞馬鄭所注爲張霸僞書宋儒以孔安國書爲僞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爲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漆書者爲僞閻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傳爲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者卽孔壁眞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傳與馬鄭本於杜林者皆僞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眞此難辨者三錫瑞案張霸書之僞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僞近儒已明辨之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者是否卽孔壁眞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也若唐元宗詔集賢學士

衞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尚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阮元曰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鐘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漢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爲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孔壁同爲古文至漢發藏以教生徒必易爲通行之隸書始便學者誦習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不通行後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卽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尚書之名雖出漢初尚未別標今文之名但云歐陽尚書夏侯尚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尚書之後始以今尚書與古尚書別異許愼五經異義列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

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

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讀字尤確據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於古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當數書序與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尚書其後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尚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

書經通論　四

說而遺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註葢晉人始有此說據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卽僞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註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爲傳聞之誤則其言尚書篇數亦不可信而卽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敢者正說篇云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此則王仲任亦以爲伏生傳亂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爲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者葢當時傳聞之辭仲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皐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葉夢得云伏生以大誥列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書經通論　五

故或謂今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陳壽祺左海經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答問已辨之矣當從大誓答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數大誓書序爲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於釋文所云歐陽夏侯既無增篇又幷二篇爲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云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卽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後歐陽夏侯乃合爲一疑因後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爲三所以篇數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云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其後言之云伏生傳亂錯適得二十九篇乃據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

通而伏生所傳篇數與博士所傳篇數名同而實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烏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之文而非引經之文故董子但稱爲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僞孔古文以此大誓爲僞遂致亡佚近人以爲不僞復掇拾叢殘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爲十六卷見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書漢立學今傳誦者也孔氏壁藏之書漢不立學今已不傳者也書既不傳則眞僞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數不能

不并考古文之篇數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蓺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書正義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蓺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錫瑞案孔疏以僞孔古文爲眞以鄭註古文爲僞誠爲顚倒之見而所數篇目必有所據其引鄭註書序益稷當作棄稷冏命當作畢命云增二十五篇據僞孔序文實當作二十四葢作僞孔書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數泰誓與序遂誤以爲二十八篇而不知當數康王之誥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漢書蓺文志

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二說不同桓云四十五卷葢不數序五十八篇兼數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則并數序五十七篇不數武成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比桓譚時少一篇矣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可據俞正燮謂蓺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八亦誤文輕詆前人殊嫌專輒龔自珍不信大誓極是而必以爲博士無增大誓之事則二十九篇之數不能定乃謂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爲誤則亦未盡得也

論尚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

孔子所定之經惟尚書眞僞難分明至僞中作僞屢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則秦時燔經尚書獨受其害漢書蓺文志曰及秦燔書

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據此則易詩二經皆全未嘗受秦害也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則禮雖因焚書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傳今猶完全亦未嘗受秦害也獨尙書一經史記云秦時焚書亡數十篇漢書云書凡百篇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論衡正說篇云蓋尙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又云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

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祕百篇以較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有百兩篇矣據此則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殘缺不全王充且以爲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祕於中而不得見學者既不得見而徒聞百篇之名遂有張霸出而作僞後之作僞孔古文者正襲張霸之故智也張霸與孔皆僞究不知眞古文安在馬鄭註古文十六篇世以爲孔壁眞古文而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既無師說眞僞難明史漢皆不具其篇目劉逢祿以爲逸周書之類非眞古文尙書證以劉歆引武成卽逸周書世俘解似亦有據其書既亡是非莫決此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者也一則今文古文尙書分別獨早孔壁古文藏於中祕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祕百篇校張霸皆必是眞古文後遭新莽赤眉之亂西京圖籍未必尙存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馬鄭本之以作傳註所謂古文遂行也此漆書或是中祕古文遭亂佚出者杜林作蒼頡訓纂蒼頡故漢書云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杜既精於小學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譌故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皆據以爲善本許愼師賈逵說文所列古文當卽賈逵所傳杜林漆書一卷故其字亦無多或以爲杜林見孔壁全書固非或又以漆書爲杜林僞作亦非也

說文敘字註引衛宏說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史記儒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註皆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尙書衛宏傳杜林之學官書一卷蓋本杜林東漢諸儒多壓今文以尊古文馬融詆爲俗儒鄭君疾其敝冒於是僞孔所謂隸古定乃乘虛而入自唐衛包改爲今文而隸古定又非其舊於是宋人之僞古文又繼踵而起而據經典釋文敘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謂按此則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尙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今或以爲此

卽僞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又謂按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㝵說硃砥砮丹陸氏德明說脊徵五典孔氏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氏師古說湯斷奴䨏徐氏鍇說才生明說雖咬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聲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識僞於江據此則僞中之僞至於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者也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治尚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篇名文字多僞皆屬古文古文有僞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固無僞也史漢皆云伏生得書止二十九篇論衡則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則伏生所得不止此數當以史漢爲是晁錯景帝時已大用受書伏生在文帝時兒寬受書歐陽生孔安國非晁錯所傳授論衡多傳聞之失惟以發孔壁在景帝時足證漢書之誤史漢與

論衡雖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僞固昭昭也史漢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數十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博士以尚書爲備臣瓚漢書註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漢時謂尚書唯有二十九篇故以爲備尚書不止此數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則雖不備而不得不以爲備矣史漢與博士說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僞又昭昭也全經幾燼一老惎遺以九十餘歲之人傳二十九篇之經又有四十一篇之傳今雖殘缺猶存大略其傳兼明大義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確乎可據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機之星實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禰祖歸假知事死如事生鳥獸咸變見物性通入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難解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絀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傳古義必不可創新解而背師說者其後三家之傳漸失初祖之義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是用大夏侯說背伏生大麓之說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說背伏生迎侯之說二矣白虎通以虞賓在位爲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說背伏生舜爲賓客之說三矣歐陽夏侯說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說四矣說詳見後古文後出異說尤多馬鄭以璿機玉衡爲渾天儀背伏生旋機北極之說五矣馬鄭又以日月五星爲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時之說六矣劉歆以六宗爲水火雷風山澤賈馬許以爲日月星河海

岱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說七矣馬鄭訓肇十二州之肇爲始分置幷幽營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說八矣鄭以藝祖猶周明堂背伏生歸假祖禰之說九矣馬以鳥獸爲筍虡背伏生鳥獸咸變之說十矣七始訓古文作在治忽鄭本又作曶解爲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說十一矣馬鄭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國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說十二矣說詳見後劉歆欲立古文詆博士是末師而非往古試問傳尚書者有古於伏生者乎豈伏生大傳不足信末師之說乃足信乎鄭君爲大傳作注可謂伏生功臣乃於虞傳六宗夏傳三公周傳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禮爲說又謂虞傳儀當爲義以傳合義仲洪範容當爲睿而改從古文則鄭君之於伏書亦猶注禮箋詩雜糅今古而非篤守伏書者矣近儒王鳴盛說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以伏生爲不可

解段玉裁說金縢以今文爲荒謬彼袒護古文者猶不足怪孫星衍始治今文於多方泥於鄭註踐奄在攝政時謂大傳不出自伏生陳喬樅專治今文乃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誣伏生老耄記憶不全此經義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師說誠無解於孔穎達葉不歸根之誚矣

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爲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爲古文漢武帝立博士尚書惟有歐陽太史公尚書學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親受伏生當是歐陽生所傳者陳壽祺曰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所據尚書乃歐陽本也臧琳經義雜記分別史記引尚書爲今文馬鄭王本爲古文已列堯典一篇餘可類推其說甚是今攷史記一書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尚書百揆卽百官匪云字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親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國之

爵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謫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四岳卽在十二牧內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屬衍文子乘四載更當分列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義卽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太師少師皆樂官非箕子比干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皆與古文不合而與大傳略同惟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戡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此二事與大傳年代先後稍異耳司馬貞索隱見與僞孔古文不符謂史公采雜說非本義此其謬人皆知之矣漢書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其言亦無確證陳壽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箘簵楛榮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段玉裁曰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義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于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云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云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說洪範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說微子云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說金縢雖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錫瑞案史遷從

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若史記所引尚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於賈馬古文思曰睿與曰涕同於馬鄭古文若大麓不作大錄是用歐陽說與夏侯異大師不作父師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特不同於論衡一家之說耳金縢在周公薨後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而又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雖與論衡引古文說頗合而以爲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避居之說不同皆不足爲史記用古文說之證自孫星衍以後皆誤用班氏說以爲史記一書引尚書者盡屬古文於是尚書今古文家法大亂不知分別家法確有明徵非可執疑似之單文拚昭斷之耳目孫星衍過信班氏其解金縢誤分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毛詩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禫後者爲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爲古文者今文亦古

說也豈知論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誣古人豈不謬哉

論伏傳史記之後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孔壁古文罕傳於世至東漢衞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於杜林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至東晉僞孔古文出唐以立學孔穎達見其篇目與馬鄭異乃强謂馬鄭爲今文近人皆知孔疏之謬矣而又誤執班志遷書多古文說遂以史記所載皆屬古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强謂馬鄭爲今文夫史記據歐陽尚書明明屬今文矣而必以爲古文馬鄭據杜林漆書明明屬古文矣而必以爲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非過論也經義最久遠難分明者莫如尚書經義最有確憑據者亦莫如尚書

尚書之確憑據首推伏生大傳次則司馬史記其說已見前矣又次則白虎通德論多載今尚書說（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如琮璜五玉麑鹿二牲九族親睦兼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爲封禪之禮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即位大斂郊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須革正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白虎通爲今文各經之總滙具唐虞三代之遺文碎璧零珪均稱瓌寶雖不專爲尚書舉證而尚書之故實典禮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尚書者於伏傳史記外當以此書爲最他如兩漢書紀志傳之引尚書漢碑之引尚書以漢家四百年之通行證伏書二十九篇之古義雖不能備而尚書之大旨可以瞭然於心而不爲異說所惑矣至於孔壁古文久已不傳其餘眞僞難明或且僞中作僞既無裨於經學學者可姑置之與其信疑似難明之古文而鄉壁虛造不如信確實有據之今文而抱缺守殘尚書本出伏生不當求書義於伏生所傳之外兒寬受學於歐陽生又受學於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是安國古文之傳已幷入歐陽夏侯更不當求書義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外也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文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

古文尚書之名舊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爲斷古文置之不論其說似乎駭俗不知眞古文之亡久矣且眞古文亦無師說凡今文早出有師說古文晚出無師說各經皆然非獨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或略綴以文字如後之釋文校勘記亦未可知要之必無章句訓義漢書孔光傳曰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

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案此孔安國古文尚書但有經而無傳之明證也漢人重家法歐陽生至歆八世皆治歐陽尚書霸爲安國從孫如安國有師說霸豈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孔氏之家學轉在夏侯而非傳安國矣蓋古文無師說博士必以今文師說教授故夏侯師說有與古文尚書相出入者班氏世習夏侯尚書漢書引經與史記引歐陽說頗不同而漢書又間用古字其異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謂起其家者不過守此孤本傳爲家學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託之孔壁衞賈馬鄭遞相授受馬融以爲絕無師說鄭亦不註逸書觀於逸書之無師說又安國古文尚書有經無傳之明證也有經而無師說與無經同況並此眞經而亡之乃以贗鼎亂眞奚可哉二十九

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中有古文說蓋創始於劉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說義方可教授周禮左氏傳皆由劉歆創通大義有明文可據則古尚書說出於東漢之初者亦由劉歆創立可知如以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以六宗爲乾坤六子以父師爲箕子以文王爲受命九年而崩歆說至今可考見者皆不與今尚書說同是其明證劉歆爲國師王璜塗惲皆貴顯塗惲授桑欽則漢書禹貢引桑欽說又在劉歆之後漢書地理志於禹貢引古文說必分別言之則其餘皆今文可知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蓋出衛宏賈逵亦或本之於歆衛賈所作訓今不傳鄭君書贊曰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鄭注古文尚書多本於衛賈馬今馬鄭註解猶存其略而鄭不同於馬馬又不同於衛賈蓋古文本無師授所以人自爲說其說互異多不可據不當以衛賈馬鄭後起之說違伏生

最初之義也

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

郡縣有時而更山川終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爾雅注曰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據此則禹奠高山大川之後始一一爲之定名相傳至今其支峯支流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卽或山有崩壞水道有遷徙而準其地望攷其形勢大致猶可推求禹貢一書爲後世山經水記之祖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皆全載其文漢志又於郡縣下備載禹貢某山某水在今郡縣某處漢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後之治禹貢者吾惑焉經有明文習而不察其數可稽者乃釋以顢頇之辭此大惑者一漢人引經有明文誣而不信其地可據者反傅會不經之說此大惑者二試舉數條證之禹貢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經明言九山九川九澤則必數實有九注疏乃以九州之山川澤解之據史記云道九山道九川其爲實有九數而非泛說九州可知今以經文攷之岍及岐至于荊山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嶓冢至于荊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九也蓋山之數不止於九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是一山故經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適得九數史記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其說不誤惟專舉爲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數山之故又誤岐山爲岐岷史記作汶或作岐岐與岐相似致誤索隱岍作汧岷作岐與今文合蓋出今文遺說後人不能訂正誤字又不能按合經文故索隱雖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

川者索隱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爲九川按之經文其數適合瀁作瀁亦與今文合足見其說皆出今文九澤索隱無說以經攷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澤四雲夢五滎波六菏澤七孟豬八豬野九其數亦適合雷夏彭蠡震澤菏澤經明言澤雲夢孟豬大野以澤名見周禮職方滎澤見左氏傳都野澤見水經卽豬野豬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澤三澤或一州無一澤蓋無一定非若職方每一州一澤也楚人名澤中謂夢中見王逸楚辭注是雲夢卽雲澤若分爲二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則有十澤非止九澤矣此大山川明見經者人且忽而不察自來說禹貢者無一人能確指其數何論其他九河當從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志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鬲平當以爲鬲津皆與許商說同班固許商皆習夏侯尚書者若王横言九河之地爲海所漸乃古文異

說不可從三江漢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據水經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則漢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脫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為三江九江史記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又豫章郡彝曰九江有鄡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漢合湖漢水為九入江則九江在漢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傅會山海經以九江為洞庭近治禹貢者多惑之案古有雲夢無洞庭至戰國時吳起說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蘇秦說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蒼梧張儀說秦王言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辭屢稱洞庭而雲夢罕見稱述至漢以巴邱湖為雲夢又言雲夢不言洞庭蓋水道遷徙而異名要與九江無涉山海經太史公所不敢言豈可據以證禹貢乎山海經疑戰國人作必非禹時之書九河三江亦多異說九河或幷簡絜為一三江或幷三江為一庾仲初以後各創新說反疑漢志是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又漢志大別在安豐而或以為翼際東陵在金蘭而或以為巴陵皆與古說不同胡渭禹貢錐指有重名亦多惑於後起之說惟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專明古義治禹貢者當先觀之鄭引地記與班志微不同蓋各有所據鄭以九江孔殷為其孔甚多因桓是來桓是為隴坻之名頗近於新巧乃古文異說不必從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為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志

陳澧曰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為祕寶以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為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為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為惟有二十字徒為臆度徒為辨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為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為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然既為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

錫瑞案經學有正傳有別傳洪範五行猶齊詩五際專言術數皆經學之別傳而洪範之五行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明見經文非比齊詩五際存於傳說尤為信而有徵不得盡以為漢儒術數矣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儒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古時天人本不相遠龍官鳥紀以命氏龍圖龜書以授人所謂天錫當有是事三國魏時張掖涌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討曹字足見祥異之兆有不可據理以斷有無者安見三代以前必無石見文字之事乎豈真如杜鎬附會天書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乎陳氏以為奇怪不應載在尚書乃以我聞在昔為傳聞之語殊屬非是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伊尹格天之類並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聞在昔為傳聞之怪事然則周公曰我聞在昔亦為傳聞之怪事乎洪範自洪範春秋自春秋洪範言陰陽五行春秋不言陰陽五行孔子作春秋經但書災異藉以示儆未嘗云某處之災應某處之事也伏生作洪範傳但言某事不修則有某災亦未嘗引春秋某事應洪範某災也董劉牽引洪範五行以說春秋災異

某灾應在某事正如漢志所譏淩雜米鹽董據公羊劉向據穀梁歆據左氏三傳又各不同尤爲後人所疑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說不同而謂伏生之傳惟五行傳是其本法則誤以伏生之學僅有五行不知尚書一經皆出伏生所傳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傳四十一篇而洪範五行傳別出於後此以五行傳爲別傳之證伏生已明著之隋志袒僞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據陳氏云漢儒術數亦少別白董劉强洪範合春秋謂之術數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謂之術數不可也以洪範傳爲術數洪範經亦術數乎五行配五事見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聽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

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爲說書正義引鄭注惟聽聽則致富與漢志同餘皆不同蓋古文異說孫星衍以爲鄭說皆遜於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範圖穿鑿支離與易之先後天圖同一怪妄

論古文尚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襲不變者强後人以盡遵前人固不能行强前人而豫法後人尤爲乖謬今文家之說尚書也唐虞之書卽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說尚書務創新說以別異於今文其所謂新說者大率本於周官一書周官出山巖屋壁漢人多不信爲周公所作卽使眞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諸帝王遠在千載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書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乃自劉歆以至馬鄭毖知此義而尚書之制度大亂今試略舉數事言之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又分命四子史記天官書歷書漢書成帝紀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傳以及論衡中論後漢書續漢志皆以羲和專司天文四子卽是羲和鄭注尚書乃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職鄭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亂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傳云山龍靑也華蟲黃也作繢黑

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續漢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山龍九章華蟲七章與經五服五章不合當時詔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傳而從周官鄭注又本於歐陽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亂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論衡白虎通說同惟史記以爲天子之國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爲賈馬說六千里所本異義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亂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輯五瑞白虎通瑞贄篇曰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

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與白虎通所施略異而名正同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執以爲瑞信也案禮記王制鄭注白虎通爵篇引禮緯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亂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爲天地四方鄭引周官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律度量衡同訓齊同鄭引周官典同以爲同是陰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傳孝經緯公羊注白虎通風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以周制說虞制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君謹案此周之制是周以前不得有六

卿甘誓所云鄭注以爲六軍之將是也又引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與許義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强前人以從後人也

論古文尚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據後王而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實尤未可憑胸臆而强易之也伏生大傳太史公書所載事實大致不異古來口授相傳本是如此兩漢今文竝遵師說東漢古文始有異義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實不知何本大率采雜說憑臆斷爲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說出不僅唐虞三代之制度亂竝唐虞三代之事實亦亂今略舉數事以證之堯典乃命羲和專爲授時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别爲一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言將登用之嗣位張說蓋本漢人楊雄美新云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是漢人以登庸爲登帝位之證馬鄭乃連合上文爲一事馬云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鄭注大傳云堯始得義和命爲六卿後稍死驩兜共工等代之馬鄭以義和爲六卿登庸爲代義和以致孔疏有求賢而薦太子之疑信僞孔以允子朱爲允國子爵而違史記嗣子丹朱之明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一也帝曰我其試哉史記五帝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論衡正說篇引堯曰我其試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無帝曰如其說當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四岳如何試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卽此可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紀云舜攝政巡狩見鯀治水無狀請於堯而殛之是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鄭注云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

王肅難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如鄭說誠無以解王肅之難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三也盤庚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鄭云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又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而不數所遷之殷與經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經盤庚三篇合爲一篇依鄭說非一時事不當合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四也微子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强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

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古文太師作父師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僞孔傳從鄭義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五也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魯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武庚管蔡甚明異義引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此說當出於劉歆衞賈諸人始以我之弗辟爲弗避居東爲東辟不爲東征開金縢爲周公生前不在薨後鄭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王肅以爲横造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六也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書經通論　廿四

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喪葬篇漢書梅福傳杜鄴傳儒林傳後漢書周舉傳張奐傳公羊何氏解詁說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後鄭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後史記所載今文書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同僞孔傳云奄再叛再征葢本漢人舊說按之經文其說不誤鄭君誤合爲一多方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葢謂不應編於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遂啟後人多士多方先後倒置之疑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八也無逸石經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下接自時厥後則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爲太甲在周公曰嗚乎下以後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書

於前遺太宗而於後增祖甲殷本紀帝甲淫亂國語亦云帝甲亂之則祖甲非賢主不當在三宗之列王肅爲調停之說以祖甲爲太甲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說尤非是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九也君奭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與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相合漢書孫寶傳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皆以爲周公攝政時作古文編列多士之後馬鄭遂有不說周公貪寵之說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十也

論尚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皆不知專主伏生

孔廣森戴氏遺書序曰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强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豈無一是孔氏

書經通論　廿五

此說最爲通達據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釋羣疑惟戴氏非尚書專家其作尚書義考未成未能發明今文以逮後學耳經定自孔子傳自漢初諸儒使後世學者能恪遵最先之義不惑於後起之說徑途歸一門戶不分不難使天下𠤎徒皆通經術況尚書一經傳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師也歐陽大小夏侯既分顓門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後古文說出初不知所自來衞賈馬鄭所說各異既無師授安可據依後世震於劉歆古文之名壓於鄭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於學官古文說盛行而今文衰歇於是尚書之義一變王肅學承賈馬亦遠本於歐陽其學兼通古今文去漢代不遠使其自爲傳注原可與鄭並行乃必託名於孔安國又僞造尚書古文經後世見其經既增多孔傳又古於

鄭廢鄭行孔定於一尊僞古文說盛行而今文盡亡於是尙書之義再變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創獲獻疑孔傳實爲首庸惟宋儒但知孔傳之可疑而不知古義之可信又專持一理字臆斷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卽以爲是與其理不合者卽以爲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說盛行編書者至改古事以從之綱鑑輯略一書改西伯戡黎爲武王微子奔周爲武庚以近儒臆斷之空言改自古相傳之實事於是尙書之義三變經義既已屢變學者各有所據蔽所不見遂至相攻有據孔傳以攻蔡傳者如毛奇齡古文尙書冤詞是也有據蔡傳以攻孔傳者如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是也有據馬鄭而攻孔傳與蔡傳者如江聲尙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尙書後案是也要皆不知導原而上專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末師甚且信末師以反攻初祖其說有得有失半昧半

明正孔廣森所云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羆山㒵無一是者此尙書一經所以本極易明反致糾紛而極不易明也

論衞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譌

嘗疑衞賈馬鄭皆東漢通儒豈不知今文遠有師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誠不解其用意今細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漢初尙書惟有歐陽而已後乃增立夏侯夏侯學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皆伏生弟子所學當無不同然既別於歐陽而自成一家則同中必有異如以大麓爲大錄是夏侯勝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小夏侯又異於大夏侯而增立博士號爲顓門此人情好異學術易變之證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又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近君卽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云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卽指秦恭而言蓋小夏侯本破碎支離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厭古文家乘其敝而別開一門徑名雖古而實新喜新者遂靡然從之此其故一一則文字久而致譌伏生改古文爲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無刊板印本專憑口授手鈔譌以傳譌必不能免觀熹平石經殘字及孔廟等處漢碑字多省俗不合六書故桓譚馬融並詆今文家爲俗儒當時所謂通儒劉歆楊雄杜林衞宏賈逵許愼以及馬鄭皆精小學以古文正今文之譌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諸儒當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必改易其義訓則三家之原於伏生者雖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

嫉今文如仇讐依據故書如周禮之類創爲新說古文本無者以意補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師擯棄初祖如拔趙幟而立漢幟以爲不如是不能別立一學義雖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從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雖歐陽夏侯三家立學數百年徒黨遍天下爲古文家掊擊而其勢漸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亂而歐陽夏侯三家皆亡至東晉而僞古文經傳出託之於孔安國年代比馬鄭爲更古而篇又增多馬鄭不注逸書而此遍注之故其後孔鄭並行鄭學又漸衰歇唐以僞孔立學而鄭氏尙書亡向之攻擊三家者乃與三家同歸於盡大有積薪之歎甘售贋鼎之欺豈非好古與喜新者階之厲哉夫伏書本藏山之業而僞孔云失其本經古文與史籀稍殊而僞孔云字皆科斗其抑今文而尊古文誣妄何可勝究而其說非始於僞孔衞宏古文官書序曰伏生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案史漢無伏生使女傳言之事古人書皆口授卽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傳言亦有藏書可憑何至以意屬讀其時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見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榮古虐今意以伏生所傳全不可信僞孔以爲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正用衞宏之說而更加誣不知史漢明言得二十九篇則失本經之說不可信鄭君書贊已有科斗書之說亦不可信（說見後）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漢書蓺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卽歆所云經或脫簡也後之祖古文者每以藉口據爲今文不如古文之證案漢書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而堯典開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腹腎腸呂刑之劓刵椓黥古文與今文不同當卽在七百有餘之內而皆不如夏侯歐陽本之善據此可見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證也龔自珍說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叚使中祕有尚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叚使中祕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叚使中祕有尚書以宣武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祕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叚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祕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斠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祕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經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叚使中祕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祕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託於其父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案龔氏不信中古文並疑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書皆有脫簡爲劉歆所假託可謂特見惟漢志所云中古文似卽孔壁古文之藏中祕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祕書不復見於東漢以後則亦如龔氏所云毀於更始赤眉之火矣書既不存可以不辨（顧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卽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論百篇全經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攷求逸書

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數十篇未言百篇全數漢書蓺文志

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論衡正說篇曰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書有百篇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則以爲書有百二篇乃張霸百兩所自出或以古文尚書爲百篇今文尚書爲百二篇伏傳書緯及張霸所據皆今文伏傳有揜誥史記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無明文不必深究漢博士以尚書爲備以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則以爲書止有此數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說案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如堯典見爲君之義君之義莫大於求賢審官其餘巡守朝覲封山濬川賞功罰罪皆大事非大事不書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皋陶謨見爲臣之義臣之義莫大於盡忠納誨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兩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觀此可以知記言問對之體矣禹貢見禹治水之功並錫土姓分別五服觀此可以

冠地理水道之書矣甘誓見天子親征申明約束之義觀此知仁義之師亦必兼節制矣湯誓見禪讓變爲征誅弔民伐罪之義與牧誓合觀可知暴非桀紂聖不及湯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見國遷詢萬民命衆正法度之義觀此知拓拔宏之誘衆脅遷者非矣高宗肜日見遇災而懼因事進規之義觀此知漢以災異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見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爲國當正紀綱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見弔民伐罪兼明約束之義觀此知步伐整齊乃古兵法而非迂論矣洪範見天人不甚相遠禍福足以儆君之義觀此知人君一言一動皆關天象而不可不愼矣大誥見開國時基業未固防小腆靖大艱之義觀此知大臣當國宜挺身犯難而不宜退避矣金

縢見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報功當踰常格之義觀此知周公所以爲聖而成王命魯郊非僭矣康誥見用親賢以治亂國宜愼用刑之義觀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法似重而實輕矣酒誥見禁酒以絕亂源宜從重典之義觀此知作新民必先除舊習矣梓材見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義觀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婦必無不得所矣召誥見宅中圖大祈天永命之義觀此知王者宜監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誥見營洛復政留公命後之義觀此知君臣當各盡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見開誠布公以靖反側之義觀此知遺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奪矣無逸見人君當知艱難毋以太平漸耽樂逸之義觀此知憂盛危明當念魏徵所云十漸不克終矣君奭見大臣當和衷共濟閔天越民之義君奭據史記爲周公居攝時作當上列於大誥金縢之間觀此知富弼以撤簾與韓琦生意見者其量褊

矣多方見綏靖四方重言申明之義觀此知開國之初人多覬覦當以德服其心不當用威服矣立政見爲官擇人尤當愼選左右之義觀此知命官當得其人不當干預其事矣顧命見王者所以正終當命大臣立嗣子之義觀此知宦官宮妾擅廢立之禍由未發大命矣康王之誥見王者所以正始當命大臣保王室觀此知成康繼治幾致刑措有由來矣甫刑見哀敬折獄輕重得中之義觀此知罰即贖刑不可輕用其慈祥悱惻漢人緩刑書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見命方伯安遠邇之義觀此知襄王時王靈猶赫惜不能振作矣費誓見諸侯專征嚴明紀律之義觀此知用兵不可擾民矣秦誓見穆公悔過卒伯西戎之義觀此知人君不可飾非當改變以救敗矣知二十九篇之大義則知論衡所引今文家說獨爲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據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餘左傳國語

及諸子書墨子引書不在百篇之內者蓋非孔子刪定之本大傳史記所引逸文雖非後世僞作而全篇不可得見則大義無由而明至於逸十六篇以及後出太誓眞僞既莫能辨尤不當以魚目混珠逸周書劉向以爲孔子刪書之餘其文不能閎深亦不可以亂經洪邁謂與尚書辭不相類陳振孫謂文辭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倣爲之者近人去僞孔古文而以逸周書入尚書非是昔人謂讀人間未見書不如讀人間常見書二十九篇皆常見書學者當寶愛而講明之勿徒惜不見夫全經而反面牆於大義也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信

西漢馬班皆云孔子序書東漢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此則書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說同而今古文之序實有不同書正義曰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錫瑞案僞孔古文尚書序卽馬鄭之書序其稍異者見於釋文如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則其餘皆同矣史記不載典謨之序禹貢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誥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中罍作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與馬鄭古文序說略同惟典寶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讓作原命與古文序作伊陟原命異仲丁云書闕不具河亶甲祖乙亦必有書史公不云作書蓋省文盤庚

三篇以爲小辛時作高宗夢得說序事與古文同不言作說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師作大師爲異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歸獸作歸狩爲異洪範分器略同金縢無周公作金縢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後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略同君奭以爲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則當在大誥前後與古文序次異蔡仲之命雖序事同無作命明文其次序亦無考書正義云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則與孔本又異成王政將蒲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愼之命同肅字作息亳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蓋卽亳姑之序孫星衍據之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爲亳姑文誤入顧命康王之誥略同康王之誥作康誥畢命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略同惟冏作臩呂作甫費作肹爲異文侯之命以爲周襄王命晉文公秦誓以爲封殽尸之後追作此史記引書序與馬鄭僞孔書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書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䢃紂受牧坶行狩歸獸

異毋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愼肅愼伯
臩伯冏肸誓獮誓粊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
異也

論馬鄭僞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信致爲後人所疑當以史記今
文序爲斷

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
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書轉相授受者林光朝
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
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
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
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
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傳並出不知漢孝武帝時

卽有之此史遷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註見於
陸氏釋文又鄭氏註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
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註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
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錫瑞案
宋儒疑書序與僞孔傳同出孔傳僞則書序亦僞朱氏已辨之矣
戴震尚書今文古文考以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以書
序亦從屋壁中得陳壽祺今文尚書有序說列十有七證以明之
以歐陽經三十二卷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
十一卷其證一史記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說義文字往往與古
文異顯然兼取伏書其證二張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卽出今文
非古文也其證三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見石經
尚書有百篇之序其證四書傳云遂踐奄三字明出於成王政之
序其證五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其證六傳曰武丁祭成
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證七大傳曰成王
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誥之序其證八大傳曰夏
刑三千條此本甫刑之序其證九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臩命序
又有嘉禾揜誥在二十九篇外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證十
白虎通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
其證十一漢書孫寶傳曰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
于經典此引君奭之序其證十二後漢書楊震傳曰般庚五遷殷
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證十三法言問神篇曰書之不備過半
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
其證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亡矣夫酒誥唯今文有脫閒其證十五論衡正說篇曰按百篇之

序闕遺者七十一篇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
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其證十六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與
尚書序說太甲事乖異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詳預此言直以書
序爲出自伏生其證十七十七證深切著明無可再翻之案惟陳
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勝於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記引書
序是今文馬鄭僞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盡可信崔
應榴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
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
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今文合畢
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
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案百篇
序無伯禽唐誥孫寶偁顧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無

庸深辨作冊畢下脫一公字故難通據史記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與僞泰誓不同僞泰誓從劉歆古文說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從史記今文說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故年歲兩歧序卻不誤若舜典序祇言歷試諸難遂開梅姚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爲生年之謬論又如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古文序於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爲周公未攝王之證周公作君奭史記引序在踐阼當國時古文序列於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貪寵之言此皆古文序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記引今文序爲斷則得之矣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後人割裂補亡殊爲多事

尙書以今文爲斷經義本自瞭然卽云不見全經二十九篇皆完書無缺失也而後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離其篇次或攙入僞文使二十九篇亦無完膚誠不可解且其說不僅出於宋以後並出於漢以前今舉堯典一篇言之堯典本屬完書舜事卽在堯典之中故大學引作帝典而漢傳逸書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別有一篇非堯典雜有舜典也舜典不傳僅傳其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卽堯典之明明揚側陋至帝曰予聞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我其試哉至納于大麓云云也鄭君親見逸書者也其註書序云入麓伐木尤卽納于大麓之明證然則逸書所謂舜典亦卽分裂堯典之文並非別有一篇或卽從明明揚側陋分篇亦未可知僞孔古文從愼徽五典分篇蓋因馬鄭之本小變之耳其後僞中又僞增入十二字復增入二十八字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夫堯典爲二千年前之古籍開宗明義之第一篇學者當如何寶愛信從豈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則舜事已備載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旣名曰典必有大典禮大政事不可專說遜位而遜位歷試已見堯典不可重複再見乃自僞孔分裂於前方興加增於後當時梁武帝爲博士已駁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又撰濬哲文明十六字與堯典欽明文

思四句相配僞中又僞實自東漢古文逸書啟之此劉逢祿宋翔鳳所以不信逸書也趙歧未見逸書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當作舜典）及逸書所載自有此說又開舜典補亡一派閻若璩謂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斷自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采史記本紀之文列於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於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候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史記本紀載使舜完廩一段或卽取之孟子何以見其爲舜典文聖經旣亡豈末學所能臆補

如以爲可臆補則僞孔古文固應須之學官唐白居易補湯征亦可用以敎士子矣　四庫提要曰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即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其駮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書疑於舜讓於德弗嗣下補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敎在寬下補孟子勞之來之以下二十二字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蘇軾黃震皆移易洪範蘇軾又改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金履祥亦移易洪範疑洛誥有缺文（武成僞書不在內）不知諸儒何仇於聖經並二十九篇之完書而必欲顚倒錯亂使無完膚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諸儒爲此紛紛是亦不可以已乎

論僞孔經傳前人辨之已明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後鄭孔並行至隋鄭氏漸微唐作正義專用孔傳至宋吳棫始發其覆朱子繼之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錫瑞案朱子於孔傳直斥其僞可謂卓識而於古文經雖疑之未敢明斥之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尙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詔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據此是朱子以傳爲僞於經猶有疑辭故蔡沈作傳仍存古文然猶賴有朱子之疑故蔡傳能分別今古文之有無其後吳澄歸有光梅鷟愈推愈密嘗謂僞孔古文上於東晉之梅頤而攻古文漸有實據者出於晚明之梅鷟同一梅氏而關僞古文之興廢倘亦天道之循環歟至閻若璩惠棟考證更精至丁晏尙書餘論據家語後序定爲王肅僞作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皆有微辭唐初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可謂搜得眞贓實證矣毛奇齡好與朱子立異乃作古文尙書冤詞其所執爲左證以鳴冤者隋書經籍志也隋志作於唐初其時方尊僞孔作義贊須學官作志者卽稍有微辭何敢顯然直斥其僞志所云雖歷歷可據要皆傳僞書者臆造不經之說孔書經傳一手所作僞則俱僞閻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爲飾辭以爲東晉所上之書是經非傳專以隋志爲證使斯言出漢藝文志乃爲可信若後漢儒林傳則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書之時僞書已出不免爲所惑也況隋志修於唐初在古文立學之後哉冤詞一書相傳爲駮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而作案閻毛二家互有得失閻證古文之僞甚確特當明末宋學方盛未免沾染其說夫據古義以斥孔傳可也據宋人

以斥孔傳則不可閻引金履祥說以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爲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其誤一也引邵子書以定或十年等年數其誤二也引程子說謂武王無觀兵事其誤三也駮武成篇並以文王受命改元爲妄其誤四也駮孔傳以居東爲避居不爲東征其誤五也信金履祥以爲武王封康叔其誤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爲在多士前其誤七也知九江在尋陽又引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未免騎牆之見其誤八也解三江亦以爲有二與九江同其誤九也信蔡氏說以康誥屬武王其誤十也移易康誥大誥洛誥以就其說其誤十一也謂伏生時未得小序其誤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範爲文從字順章安句適其誤十三也閻氏此等處皆據宋人以駮古義有僞孔本不誤而閻誤者蓋孔書雖僞而去漢未遠臆說未興信宋人不如信僞孔毛不信宋人篤守孔書

之義以爲尚書可焚尚書之事實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後治洛典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别觀之勿專主一家之說但以今文之說爲斷則兩家之得失明矣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别觀之

國朝諸儒自毛奇齡外尟有袒孔傳者惟焦循頗右之其尚書補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

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荅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illegible]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因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齮齕又託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屛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錫瑞案近儒江段孫王皆尊鄭而黜孔焦氏獨稱孔傳之善可謂特見惟未知孔傳實王肅僞作故所說有得有失肅之學得之父朗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

亦今文家之支流肅又好賈馬之學則兼通古文者雜糅今古與鄭君同而立意與鄭君爲難鄭注書從今文則以古文駁之鄭從古文則又以今文駁之肅以今文駁古文實有勝鄭注者焦氏所舉以稽古爲考古以四罪爲禹治水之前以居東爲東征以罪人爲祿父管蔡是其明證至信僞孔疑史記明堂位則其說非是史記引書最古明有帝曰豈可妄去舜禹同爲堯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獨不可周公稱王非獨見於明堂位荀子親見百篇尚書其書中屢言之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攝豈可改易古事强爲迴護焦氏乃以作傳者以觸時忌自隱姓名則尤求之過深肅與司馬氏昏姻助晉篡魏豈能明君臣屛僭越者若僞作竹書者言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亂臣又何必作僞古文以與竹書相齮齕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書申孔篇與其父所見同中

有數條卽補疏序所說餘瑣細不足辨茲不具論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爲訓

孔傳立學行數百年至宋而漸見疑蔡傳立學行數百年至今又漸見廢陳澧曰近儒說尙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而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懼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錫瑞案陳氏取蔡傳與焦氏取孔傳同一特見宋儒解經善於體會語氣有勝於前人處而其失在變易事實以就其說以書載唐虞三代之事漢初諸儒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見之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故事甚至憑恃臆見將古事做過一番雖其意在維持名敎未爲不善然維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發論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傳謂周公不稱王伊尹將告歸已與古說不符而蔡傳引宋人之說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傳史記皆云文王伐耆黎卽耆西伯卽文王蔡傳獨爲文王回護以西伯爲武王其失一也大誥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位踐阼則鄭說有據蔡傳從孔傳以爲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其失二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引書解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蔡傳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從蘇氏說移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又無以解朕其弟之語遂以爲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記明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武王無封康叔事左氏傳祝鮀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鮀以衞人言衞事豈猶有誤而橫造事實擅移經文其失三也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當歸國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國爲公後蔡傳乃以爲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不知唐置節度使乃有留後周無此官周公老於豐薨於豐並無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習見莽操妄託古人故極力回護欲使後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後儒回護王莽託周公無傷於周公曹操託文王無傷於文王天

位無常惟有德者居之聖人無閒干非分之心而天與人歸則亦不得不受禪讓易而傳子又復易爲征誅事雖不同其義則一稷契后受封於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窋失官公劉太王遷豳岐商王未嘗過問文王始率諸侯事紂後入朝而被囚釋歸而諸侯皆從之受命稱王何損至德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言受命六年稱王史記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漢初古說可信者必以文王稱王爲非則湯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禪亦非必若巢許而後可也至周公居攝尤是常事古有攝主見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未生則有上卿攝國事稱攝主此上卿蓋同姓子弟世子生則避位或生非世子則攝主即眞觀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賈誼上疏有植遺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證或世子生而幼國有大事

亦必有人攝行鄭注命大事權代王並無語弊武王薨而東諸侯皆叛周之勢且岌岌成王幼不能親出公不權代王以鎭服天下大局將不可問事定而稽首歸政可告無罪於天下萬世矣後世古義不明即有親賢處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蕭齊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誤並以誤國蓋自馬鄭訓我之弗辟爲避位已非古義宋儒以力辨公不稱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設畱後之事以爲左證使後世親賢當國者誤信其說避嫌而不肯犯難必誤國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實不可改易如編小說演稗劇者借引古事做過一番以就其說此在彈詞演劇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經則斷乎不可）

論僞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僞孔古文尙書自宋至今已灼知其僞矣而猶相承不廢是亦有故宋之不廢者人心惟微四句宋儒以爲道統相傳其進尙書注表首以三聖傳心爲說而四語出僞大禹謨故宋儒雖於僞傳獻疑而於僞經疑信參半王鳴盛蛾術編戲以虞廷十六字爲風俗通所言鮑君神之類此在今日漢學家吐棄宋學乃敢爲此語而在當日固無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遠因一且古文雖僞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微四句眞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此皆出僞古文爲宋儒言道學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遠因二近儒不尊宋學斥僞經亦甚於宋儒而至今仍不廢者阮元曰古文尙書孔傳出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

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是知其僞而欲畱爲納言之益此近因一龔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計其委曲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是知其僞而恐廢之無

以垂誠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廢然而過書舉燭國賴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齊求岑鼎魯應以贋非柳下所許也古文雖多格言而僞託帝王則可惡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爲宋人重文輕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愛允濟爲楊素等用兵好殺之作倆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湯之伐桀爲自全計非爲弔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則伊尹不曾相太甲與君奭所言及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義違泰誓三篇數殷紂罪有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語宋人遂疑湯數桀之罪簡武數紂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時哉不可失亦非弔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訓王云功虧一簣宋人遂疑湯伐桀後猶有慙德武伐紂後一事不做君陳以爾有嘉謀嘉猷爲康王語宋人遂謂康王失言此皆僞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書綴輯成文詞意亦多牽强不相貫串如孟子引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夾議夾敘詞意極明僞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無論如何解說必不可通似全不識文義者所爲此等書豈可以教國胄毛奇齡以袒僞古文之故至謂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纂其句易其讀者僞孔擅改古經顯違孔訓僭妄已極奇齡不罪僞孔反歸罪於孔子改經可謂悍然無忌憚矣

論僞古文多重複且敷衍不切

尚書與春秋皆記事之書所記之事必有義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關繫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所以省繁複也故孔子之刪書亦非有關繫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亦所以省繁複也古書詳略互見變化不拘非同後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堯典兼言二帝合爲一篇聖德則堯詳於舜政事則舜詳於堯是詳略互見之法而作僞者不達此義別出舜典一篇以爲不應略於舜之聖德乃於舜典篇首僞撰二十八字以配堯典不顧文義首尾橫決由不曉古書之法也盤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親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遷之後申告有衆未嘗有重複之義康誥酒誥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誥洛誥皆言營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嘗有重複之義而僞孔書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上中下文義略同且辭多膚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辭可移爲傅說傅說之辭可移爲伊尹伊尹傅說之辭又可移爲大禹謨之禹皐以皆臣勉其君而無甚區別也泰誓三篇皆數紂罪而無甚區別使眞如此文繁義複古人何必分

作三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篇有義初不犯複其辭亦無複見若僞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辭亦多雷同太甲下與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其文義不謂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愼終于始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亦雷同語蓋其書本憑空結撰其胸中義理又有限止此數衍不切之語說來說去層見疊出又文多駢偶似平正而實淺近以比尚書之渾渾灝灝者迥乎不同而雜湊成篇尤多文不合題之失姚鼐謂古文尚書多不切文之不切者皆不中於理可謂知言漢古文學創通於劉歆僞古文書撰成於王肅亂經之人遞相祖述古天子諸侯皆五廟至周始有七廟劉歆

以爲周以上皆七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僞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世遂引爲商時七廟之證此肅本之於歆者也異義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見顧命而無三孤僞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漢書百官公卿表表又出於莽歆之制又肅本之於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虛字不以爲官名僞古文説命爰立作相又誤沿漢制而不覺者左氏傳仲虺爲湯左相亦可疑

論孔傳盡釋經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駁異之可疑

朱子語錄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説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日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錫瑞案朱子之説具有特見漢初説易

者舉大誼如丁將軍者是説詩者無傳疑如魯申公者是毛公之傳未知眞出漢初與否而其文亦簡略未嘗字字解經惟僞孔於經盡釋之此僞孔傳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吳澄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吳氏之説亦有特見伏孔之書難易不同伏生不應獨記其難安國不應專得其易此僞孔經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説推之尚書之可疑者非直此也僞孔書無論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歐陽之今文與馬鄭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經及兩漢人引用尚書之文攷之其異於馬鄭古文者亦多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試舉數條以證盤庚器非求舊石經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難也洪範鯀堙洪水石經堙作伊堙伊音近叚借堙字易而伊字難也保后胥戚石經戚作高戚高音近叚借戚字易而高字難也無弱孤有幼石經弱作流弱流音近叚借弱字易而流字難也無逸乃諺石經作乃憲既誕石經作既延諺憲誕延音近得通諺誕易而憲延難也無皇石經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難也此厥不聽石經聽作聖聽聖音近得通聽字易而聖字難也立政相時憸民石經憸作散憸散音近叚借憸字易而散字難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傳今文多艱澀而僞孔古文反平易卽漢所傳今文亦多艱澀而馬鄭古文反平易不但僞孔古文可疑卽馬鄭古

文亦不盡可信矣惜經典釋文不列三家尚書之異同使學者無由見今文眞本所頼以略可攷見者惟石經殘字十數處及也疏引偃賢揚歷膺宮劓割頭庶剠數處而已豈不惜哉竊意東漢諸儒之傳古文益亦多以訓故改經與太史公史記相似有字異而義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舊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選失者如般庚優賢揚歷之類是也然則今之僞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國之眞卽僞孔同於馬鄭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之竄而非伏生之舊者僞孔所造古文固當刪棄卽僞孔同於馬鄭之古文後人以爲眞是伏生之所親傳孔子之所手定亦豈可盡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觀於世所傳之尚書益歎孟子之言爲不妄也

論尚書有不能解者當闕疑不必强爲傅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爲確據

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聖人生於今日其解經必不譌壁虛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書最古文義艱深伏生易爲今文而史公著書多以訓故改經馬鄭名傳古文而與今文駁異者亦疑多以訓故改經其必改艱深爲平易者欲以便學者誦習也而二十九篇傳於今者猶未能盡索解人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文公已言之尚書之難解以諸篇爲尤甚如大誥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盤庚之弔由靈用宏茲賁等語或由方言之異識或由簡策之傳訛無論如何曲說終難據爲確解而孔傳强爲解之近儒江王孫又强爲解之此皆未敢信爲必然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經史稱其穿鑿所據本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遂强以八十宗解之然則强不知以爲知非皆八十宗之類乎漢儒解經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卽用決辭其無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卽爲疑辭如堯典之羲和疏引鄭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氏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錫瑞案鄭以四子分屬四時羲和實司天地地官司徒猶可强附天官爲稷並無明文國語云稷爲大官有誤作天官者緯云稷爲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鄭君以此傅會之云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鄭之彌縫亦云至矣然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爲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棄且稷爲天官司馬爲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后稷有功於民何以反由天官降爲司馬舜命九官並無司馬之名鄭知其無明文

不能自信故云蓋曰稷司徒凡言蓋者皆疑辭也周禮疏序又引鄭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鄭以四子卽四岳又別有掌天地之官與兩漢今文說不同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辭也其不敢爲決辭猶見先儒矜愼之意後之主鄭義者必强傅會以爲確據非但不知聖人闕疑之旨並先儒矜愼之意亦失之矣

論僞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僞孔襲孔學非孔學出僞書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錫瑞案商書四篇皆出僞孔古文惟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是王氏所舉商書四篇之語惟學之一字實出說命其餘皆未可據宋儒講性理故於古文雖知其僞而不能不引以爲證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傳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荀子引道經荀子親見全書若出尚書不當引爲道經既稱道經不出尚書可知僞孔以羼入大禹謨宋儒乃以四語爲傳心祕訣四語惟允執厥中出論語堯曰篇允執其中實有可據二帝相傳卽此已足中庸稱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是推闡允執其中之義論語云舜亦以命禹足見二帝相傳無異朱注云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如其說則堯命舜爲寥寥短章舜命禹爲洋洋大篇由誤信僞古文與論語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辭愈衍而愈詳性理自堯舜至孔孟而後推衍精詳前此或有其義而無其文要其義亦

足以盾之如堯典云欽明文思安安等語史記堯本紀譯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語是當時已有仁之義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是當時已有性之義也今文尚書文思作文塞塞有誠實之義是當時已有誠之義也古文字簡略而義已包括於其中何必謂虺誥言仁湯誥言性太甲言誠至商書始發其義乎典以欽始謨以欽終二帝相傳心法欽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僞孔古文出於魏晉孔孟之學大明之時掇拾闕里緒言撰成僞書文字此乃僞孔書襲孔學非孔學本於僞孔書王氏不知乃以此等書爲聖學所自出豈非顚倒之甚哉惟商頌作於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爲孔子之傳有自來其說尚不誤耳然亦本於近祖正考父而非本於遠祖商王也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並疑今文

書經通論　至

王柏書疑與詩疑皆爲人詬病王氏失在並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謂其失也其疑僞孔尚書序曰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天下之論至孔子而定帝王之書至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紀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詳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其說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彝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頊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傅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錫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條皆有見解知尚書以孔子所定爲斷則鄭樵信三墳王應麟輯三皇五帝書愛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文科斗之無據則非惟僞孔序不足信卽鄭君書贊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

書經通論　至

斗指體卽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晉王隱謂科斗文者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段玉裁據此以科斗文乃晉人里語孔敍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其僞顯然攷鄭君書贊已云科斗書則段說未確）案鐘鼎文無頭麤尾細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說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則古文科斗之說乃東漢古文家自相矜炫鄭君信其說而著之書贊僞孔又信鄭說而著之書序也王氏知古文之僞不知今文之眞其並疑今文在誤以宋儒之義理準古人之義理以後世之文字繩古人之文字蘇軾疑顧命不當陳設吉禮趙汝談疑洪範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堯典禹貢洪範呂刑甘誓盤庚酒誥費誓諸篇（見容齋三筆）書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獨創特王氏於尚書篇篇獻疑金履祥等從而和之故其書在當時盛行而受後世之掊擊最甚平心而論疑經改經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經爲聖人手定（王氏詩疑刪鄭衛詩直改雅頌僭妄太甚書疑稍可）

節取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

今古文之興廢皆由公羊左氏爲之轉關前漢通行今文劉歆議立左氏春秋於是牽引古文尚書毛詩逸禮諸書以爲之佐後漢雖不立學而古文由此興今文由此廢以後直至 國朝諸儒昌明漢學亦止許鄭古文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莊氏乃推今春秋公羊義並及諸經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尚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凌曙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樅父子各以心得著爲專書二千餘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傳不至中絕其有功於聖經甚大實亦由治公羊春秋漸通詩書易禮之今文義也常州學派蔚爲大宗龔自珍詩所謂祕緯戶戶知何休者蓋公羊之學爲最精而其說尚書則有不可

據者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莊先生說不補舜典不信逸書所見甚卓在江孫王諸家之上而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爲有錯簡而互易之自謂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而明明蹈其故轍矣盤庚以咸造勿爲句謂勿爲古文㧑微子以刻子讀爲亥子洪範序以立武庚曰爲句謂已當作祀洛誥以王賓殺禋爲句咸格王爲句入太室祼爲句謂殺當爲秉秉禋卽奉璋也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爲句爰者扶掖之名畢命序以康王命作册爲句畢分居里成周郊爲句謂畢終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皆求新而近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爲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數之與今文古文皆不合至於不信周公居攝之說以孫卿爲誣聖亂經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傳爲街談巷議不用孟津觀兵之義以馬遷爲齊東野人橫暴先儒任意武斷乃云 漢儒誣之於前宋儒亂之於後其實莊氏所自矜創獲皆陰襲宋 儒之餘唾而顯背漢儒之古訓者也孫卿在焚書之前伏生爲傳經之祖太史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乃以理斷之謂皆不可信宋儒之說獨可信于宋儒已不可信莊氏之說又可信乎劉逢祿雖尊信之宋翔鳳龔自珍皆不守其說魏源尊信劉逢祿其作書古微痛斥馬鄭以扶今文實本莊劉更參臆說補湯誓本莊氏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則莊氏所無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以異以嘗叔爲嗜酒亡國則雖宋儒亦未敢爲此無據之言而於金縢未敢訓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一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則其解經並無把握何怪其是末師而非往古乎解經但宜依經爲訓莊劉魏皆議論

太暢此宋儒說經之文非漢儒說經之文解經於經無明文者必當闕疑莊劉魏皆立論太果此宋儒武斷之習非漢儒矜愼之意也

論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錫瑞案太史公於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黃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後始表其年自

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蓋史公所據載籍於共和以前之年歲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紀但書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後始紀崩年正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鄭君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是鄭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漢書律歷志據劉歆三統術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殷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於六府首當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

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案劉歆所推據殷魯歷於周僅能舉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則不能知魯則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蓋據歷推之不能備而亦不盡可信者也今卽尙書而論堯在位七十載雖有明文然不知從何年數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從何年數起鄭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異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饗國百年其年又異文王享國五十年穆王享國百年有明文亦不知從何年數起故孔子序書略無年月疑在孔子時已不盡可考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帝王在位之年不知從何得之竹書紀年據束皙所引云夏年多殷與左氏傳漢志不同今紀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與左氏傳漢志亦異疑皆以意爲說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劉恕作通鑑外紀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又作疑年譜年略譜謂先儒敘包羲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劉氏原本史記猶不失爲矜愼自邵子作皇極經世書土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胡宏皇王大紀張栻經世紀年皆本其說張氏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尙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

稱十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眞萬世不可改者也錫瑞案宋儒好武斷而自相標榜至此而極二帝三代相傳之年孔子所未言漢儒所不曉邵子生於數千載之後全無依據而以數推知之豈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爲年歲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有二歲四歲之人不可立者古文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遺卻外丙仲壬兩朝正可以見古文書序之僞邵子不能辨而據以就其所推之數誤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說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古文說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爲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

誤其實並非誤也張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餘可知金履祥通鑑前編許謙讀書叢說紀年圖皆用邵子之說元明以來尊崇宋學臆推之年遂成鐵案編年之史率沿僞說世所傳綱鑑易知錄歷代帝王年表諸書篇首載帝王之年歷歷可數唐堯以上或出於皇甫謐要皆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而不知其爲僞譔虛造也世傳竹書紀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紀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與皇極經世所推多異而與僞孔古文尚書全符皆由後人依託爲之並非汲冢之舊尤不可據閻若璩云邵子出而數明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梧此閻氏過信宋學之故不知皆憑臆撰造也

論尚書是經非史史家擬尚書之非

劉知幾史通論史有六體一曰尚書家劉氏是史才是說作史者摹仿尚書有此一家非說尚書也以此說尚書則大誤其說曰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玆亦爲例不純者也錫瑞案聖人作經非可拘以史例漢書藝文志曰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荀悅申鑒說同鄭君六藝論曰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分左右言動互異不知當以何說爲正即如諸家之說亦不過借尚書春秋作指點語劉氏所見過泥遂以尚書專主記言不當記事敢議聖經爲例不純此與惑經甲左諸篇詆斥春秋同一謬妄由史家未通經學也其論孔衍漢魏尚書王邵隋書義例準尚書之非則甚明確曰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

略而觀者不以爲非案此足證尚書非史其略而不備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案史家不知尚書是經非史其書不名一體非後人所敢妄議其書自成一經亦非後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當代文章別定義例以備觀覽必不可以憲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吳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範七業以擬尚書或云僞作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漢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擬尚書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案中候勑省圖握河紀運衡考河命題期立象儀明禮閱郵苗興契握雒予命稷起我應雒師謀合符后摘雒戒霸免準讖哲凡十八篇緯書雖難盡信然古時書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爲法者餘皆刪之猶作春秋但取其可明義者餘皆削之聖人刪定六經務在簡明便學者誦習後人不知此旨嫌其簡而欲求多於是張霸書僞孔書抵隙而出史家復從而妄續之不知史可續經不可續孔衍王邵之擬尚書正與沈既濟孫甫之擬春秋同一謬見也

論治尚書當先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

孔傳至今日人知僞作而不足信矣蔡傳又爲人輕蔑而不屑稱矣然則治尚書者當以何書爲主陳澧曰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

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錫瑞案陳氏說近是而未盡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疏解全經在國朝爲最先有篳路藍縷之功惟今文搜輯未全立說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兩歧孫星衍已辨之又承東吳惠氏之學好以古字改經頗信宋人所傳之古尚書此其未盡善者王鳴盛尚書後案王鄭氏一家之學是爲專門之書專主鄭故不甚采今文且間駁伏生如解司徒司馬司空之類亦未盡善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於今古文分別具晰惟多說文字罕解經義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縢誤今文說之類亦未盡善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於今古說搜羅略備分析亦明但誤執史記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如論衡明引金縢古文說孫以其與史記不合乃曰王氏充以爲古者今文亦古說也豈非遁詞亦有未盡善者然大致完善優於江王故王懿榮請以立學其後又有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家之書皆主今文不取古文蓋自常州學派以西漢今文爲宗主尚書一經亦主今文劉氏魏氏不取馬鄭並不信馬鄭所傳逸十六篇其識優於前人惟既不取馬鄭古文則當專宗伏生今文而劉氏魏氏一切武斷改經增經如魏氏改梓材爲魯誥且臆增數篇攙入尚書從宋儒臆說而變亂事實與伏生之說大背如劉氏駁周公稱王之類魏氏尤多新解如以管叔爲酒亡國之類皆不盡善陳氏博采古說有功今文惟其書頗似長編搜羅多而斷制少又必引鄭君爲將伯誤執古說爲今文以致反疑伏生違棄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誤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亦有未盡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

文家說多存治尚書者先取是書與孫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義篤守其說可不惑於歧趨今即近人所著書中酌取兩家之說指明初學所入門徑以免歧誤猶易取焦張兩家之說也若如陳澧所言撰爲集解義疏當先具列伏傳史記之說字字遵信加以發明不可誤據後起之詞輕疑妄駁次則取白虎通及兩漢書所引經說加以漢碑所引之經此皆當日通行之今文足備考證又次則取馬鄭僞孔擇其善者以今文爲折衷合於今文者錄之不合於今文者去之或於疏引而加駁正至蔡傳與近儒所著則於義疏擇取其長兩說相同則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於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轇轕惟其說尤足惑人及人所誤信者乃加辨駁使勿迷眩後人以此體例勒成一書斯爲盡善否則俱收並蓄未能別黑白以定一尊古今雜淆漢宋兼采覽者如入五都之市眢惑不知所歸祇是一部類書無關一經閎旨豈得爲善本乎今人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爲善本

詩

善化皮錫瑞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並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書惟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後又分出家數易

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爲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後人不可併爲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爲異執途既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並行南北同尙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爲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爲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爲異既分門戶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撥案朱子集傳間本三家實亦有勝於毛鄭者而漢宋強爭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刪國風進退孔子　國初崇尙古學陳啟源等仍主毛詩後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乾嘉崇尙今文齊詩久亡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樅魯齊韓詩遺說考尤備然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故於毛鄭通其故訓於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於緜衣又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後人遂謂序首句毛公

作以下衛宏續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餘或並首句不用宋王質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爲一人所作然序實有不可盡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於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人之說至於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爲顚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義魯最爲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淑

為正義孰為旁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為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為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諏誤執國語為說皆未免於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為作詩之義孰為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絃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為

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暸然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為正義為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也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為初祖而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況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為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為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既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即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

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況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雎為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雎為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氾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楊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

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後人皆以為魯詩其解關雎皆以為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為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後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

刺時韓詩之說同於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
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
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
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
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
不貳其操云云卽張超所云德不雙侶劉向所云未見乘居匹處
薛君所云貞潔愼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卽劉向所
云夫人晏起楊賜所云夫人不鳴璜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
情皆出於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
感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
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

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既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修曰
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時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
三家以關雎皆爲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
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後卒亡於北
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雎刺
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呂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
三家者以爲刺乃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
案以漢人之說攷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爲正風之首者太史公
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
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
也劉向習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
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
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
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
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據
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
也其上疏云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荀爽習齊
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
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

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
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
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
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
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
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
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
曰鼓鍾樂之案韓詩論關雎義尤閎大何以又有關雎刺時之說
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爲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
誤乎漢志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
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雎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

義有旁義如漢志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爲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爲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旣爲刺詩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詩之義據漢人之遺說不難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闕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於孔子自漢以後經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之事而以刪定六經之功歸之周公於是六經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自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關雎鹿鳴文王淸廟皆歌文王之德爲後世法亦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攷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淸廟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而關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尚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淸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淸廟建爲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淸廟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而徧攷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雎與鹿鳴者謝世太傅劉夫人以關雎爲周公詩見於世說魯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

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爲關雎貞潔愼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姒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雎鹿鳴爲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淸廟而爲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關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願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關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雎明指文王太姒更豈得爲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姒乃周公之母而願得周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並作誚靑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靑衣賦爲志蕩辭淫若先自居於荒謬不通不反爲伯喈所誚乎據張超所言則關雎必不作於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於孔子所定矣或難之曰儀禮周公之書而鄉飲酒合樂關雎之三燕禮工歌鹿鳴之三非周公時已有關雎鹿鳴之明證乎曰以儀禮爲周公書亦是後儒之說古無明文惟出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徽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

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雎以哀樂並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說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後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當爲衞宏所續不出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當爲衷字之誤也

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爲衷與孔子言哀不合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孔子言哀不言憂朱以哀字太重而改爲憂亦與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劉台拱論語駢枝謂兼關雎之三而言之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引卷耳詩維以不永傷爲據魏源駁之曰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既哀矣可不紬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爲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卽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哀且哀而恐至於傷乎岐周國盡於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爲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而謂作於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於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錫瑞案魏氏駁劉知關

雎爲諷諭又以河洲非屬岐周正可爲關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證而猶必以文王太姒爲說故仍不得其解竊嘗以意解之關雎一詩實爲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韓詩外傳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今愍周道之將崩哀卽哀王道愍周道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於哀而不傷中加王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託諷之深二義本不相蒙後人併爲一談又必專屬文王太姒而言以致處處窒礙謂君子求淑女則必以爲文王求大姒夫國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側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文王亦非可結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並未明指太姒序言憂在進賢則已有后妃求賢女之意鄭箋遂以爲后妃寤寐求賢女其義亦本於三家詩列女湯妃有㜪傳引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是魯齊詩已與鄭箋意同乃鄭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旁義而非正義蓋不妬忌雖爲后妃盛德要不得爲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詩且古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一姪一娣左右媵各一姪一娣是爲九女貴妾之數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爲旁義而不得爲正義也論其正義是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論其旁義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爲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爲作是詩如其說不知宮人爲何人以爲文王之宮人

不應適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宮妾以爲王季之宮人尤不應知世子寤寐反側之隱且適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宮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冊命尊爲父師蓋規因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錫瑞案朱以後說關雎者惟范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

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爲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爲刺詩在孔子視之爲正詩如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爲正詩矣惟范氏於張蔡二說尙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爲未詳所出張超誚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爲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目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於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於

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於關雎而昧於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於傳箋也薛士龍荅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敎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遽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爲諷刺據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爲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

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云關雎作乎上論衡云周衰而詩作楊賜云關雎見幾而作旣皆云作必是造篇且關雎若本有是詩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託諷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爲疑不知禮經非必出於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於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爲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

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攷關雎之爲刺詩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楊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爲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三家旣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淸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時之誼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誼也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廢書而歎曰師

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當爲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膂有膂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摯而有別卽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卽哀而不傷錫瑞案以摯而有別爲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爲哀而不傷前人解關雎詩皆如此說而樂與哀屬何人說則無以質言之三家詩並無以關雎屬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關雎淑女賢聖配偶未嘗云是文王太姒卽毛詩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嘗言后妃爲何人

則以屬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論之辭若質言之動多窒礙范處義云作於文王之後追詠文王之事斯爲得之魏源作詩古微意在發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關雎雖屬刺詩孔子不妨以爲正風取冠篇首六經皆孔子手定並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義故雖明引三家之說而與三家全相反對三家明云周衰時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詩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嘗言刺康王且改其說以爲是刺紂王而美文王試問魏所引魯韓詩有言及紂王一字者乎魏謂前人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詩前人實未嘗誣而魏臆造三家以關雎爲刺紂王之說則誣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爲商牽引師摯紂箕子而並言之案三家皆以關雎爲識微爲豫見康王晏起大臣見幾正與師摯審音箕子歎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爲一至孔子云師摯之始此師摯又非紂時之師摯必是孔子同時之人故聞其歌關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歎若是商周時人孔子安得聞之而歎之乎必不可并合爲一也史記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正與周道缺關雎作一轍如魏氏說將並改周室之周字爲商以就其說乎劉向楊雄王充楊賜應劭張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說亦將一概抹摋之乎魏以畢公爲賦詩非作詩卽宋薛士龍呂元鈞之意又強牽合師摯與紂造爲刺紂美文之說則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經是樸學不得用巧思解經須確憑不得任臆說魏誣三家而創新解解關雎一詩卽大誤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

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

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案孔疏以四始爲人君興廢之始義殊不瞭陳啟源謂風雅頌四者即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則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關雎爲風之始乎攷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文王爲頌始義始瞭然太史公據魯詩毛以關雎爲風之始則亦與魯詩不異矣詩緯言四始乃齊詩異義近儒孔廣森推得其說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鍾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厤觀情以律律厤迭相治　天地稽三朞之變亦於是可驗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然

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古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錫瑞案詩緯在漢後爲絕學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杕杜出車依三家當爲宣王詩孔仍毛詩次序稍誤魏源更正之以蓼蕭湛露彤弓列魚麗之前爲辰采薇杕杜出車列采芑之後車攻之前爲午季未孟未

仲次序更合齊詩與緯說合略見翼奉郎顗二傳郎顗曰四始之缺李賢注不引氾歷樞而引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以解之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宋均注演孔圖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情皆甚誤而據匡衡傳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則齊詩雖傳異義亦未嘗不以關雎爲始也翼奉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是詩之五際亦陰陽災異之類易之陰陽春秋之災異皆是別傳而非正傳則詩之五際四始亦別傳而非正傳矣翼奉傳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齊詩內傳五際數戌而詩疏不及戌據郎顗傳注宋均云天門戌亥之間則亥爲革命當一際出入候聽應以戌當一際也迮鶴壽齊詩翼奉學陳喬樅詩緯集證發明齊詩尤詳以非正傳故不備舉

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駁辨明快可爲定論

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蝃蝀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鍾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仙公子奚斯作也

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夫人作碩人爲莊姜傳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傳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覩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

詩經通論　七

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玁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抵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

禮皆顯用韓詩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罍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當作頤下同）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

詩經通論　八

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

為河間人一以為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錫瑞案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駁分明一埽俗儒之陋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志非馬融所作

史記儒林傳述漢初經師易止田生一人書止伏生一人禮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傳公羊故漢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詩有三人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三人者生非一處學非一師同為今文而實不同故漢初分立三博士蓋有不得不分別者史記不及毛公若毛公為六國時人所著有毛詩故訓傳史公無緣不知此毛傳不可信者一漢書藝文志雖列毛詩與毛詩故訓傳而云與不得已

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人不謂然也毛詩始發見於劉歆漢志多本劉歆七略乃以魯最為近而於毛有微詞則班氏初不信毛漢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傳不可信者二徐整陸璣說毛詩授受源流或以為出荀卿或以為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詳兩漢以前皆無此說此毛傳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賤儒是荀卿之學非出子夏判然為二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祖子夏不應祖荀卿祖荀卿不應祖子夏此毛傳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詩於浮邱伯浮邱伯又受之荀卿則魯詩實出荀卿矣若毛詩亦荀卿所傳何以與魯詩不同此毛傳不可信者五漢志但云毛公之學不載毛公之名亦無大小毛公之分鄭君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曰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蓋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說則作傳者毛亨非毛萇故孔疏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班陸璣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此毛傳不可信者六後漢書章帝紀建元六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漢時無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罷故顧炎武斷後漢儒林傳詩齊魯韓毛毛字為衍文儒林傳云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顧氏之說是也儒林傳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人據此傳云詩序之出於宏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

親受經於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案何氏說雖有據而漢志已列毛詩詁訓傳仍當以融別有詩傳為是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凡經學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見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師承有自去七十子之傳不遠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遠俗說沈溺疑古說不近人情也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為尤甚姑舉一二言之如關雎三家以為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為后妃求賢以輔君子皆不以寤寐反側屬文王俗說以為文王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淺人信之以為其說近人情矣不知獨居求偶非古聖王所為且如其說則關雎與月出株林相去無幾正是樂而淫哀而傷孔子何以稱其不淫不傷取之以冠篇首試深思之則知

俗說不可信矣卷耳三家無明文荀子以爲卷耳易采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毛以爲后妃佐君子求賢審官皆不以采卷耳爲實事俗說以爲提筐采卷耳因懷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詩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爲比例又以二三章爲登山望夫酌酒銷愁淺人信之以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銷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閒淑女行爲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詩人不應多諷刺是不知古者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之義也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之太師之義也疑陳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之義也疑作詩不當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壞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義也疑康王不應有刺詩是不知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旨治則傷始亂之義也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見毛鄭之說已覺齟齬不安見三家之說尤爲枘鑿不入曲彌高而和彌寡矣或謂大毛公六國時人安見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國時人並無明文可徵且毛傳實有不可信者丕顯二字屢見詩書毛傳於文王有周不顯曰不顯顯也又於不顯亦世曰不世顯德乎是其意以不字爲語詞爲反言不知不顯卽丕顯也不顯亦世卽丕顯奕世也不顯不時卽丕顯丕承清廟之不顯不承正不顯丕承之證也卷阿伴奐爾游矣伴奐疊韻連文爲義與下優游一例卽皇矣之畔援顏注漢書引詩正作畔換亦卽閔予小子之判渙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毛傳乃云廣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奐爲兩義伴訓廣大奐訓有文章不知下句優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優游爲兩義乎正義據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孔晁王肅之徒其所引卽孔叢家語之類王肅僞作必非聖言蕩曾是彊禦彊禦亦二字連文爲義左氏昭元年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連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難史記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猶彊暴也彊禦卽爾雅釋天之彊圉漢石門頌倒其文曰綏億衙彊惟其義同故可倒用毛傳乃云彊梁禦善也不知二字連文而望文生義豈六國時人之書乎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

毛傳孤行久矣謂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關雎刺晏朝芣苢傷惡疾之類人必以爲傳聞各異事實無徵今以典禮之實有可徵

者略舉二南數事證之如韓詩外傳五引詩鼓鍾樂之與毛詩鐘鼓樂之不同外傳一引詩作鍾鼓蓋後人依毛詩誤改外傳言古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而不及鼓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鍾磬亦不及鼓是韓詩不作鍾鼓甚明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疏云燕樂房中之樂者此卽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據此則古周禮說與韓詩合皆謂房中樂有鍾磬而無鼓鍾磬清揚於房中宜鼓音重濁於房中不宜或據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謂韓詩亦當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與鍾磬並列仍不當兼言鼓鼓鍾之鼓訓擊是虛字是一物鍾鼓之鼓是實字是二物毛作鍾鼓與古禮不合此毛不及韓詩者一說文引詩以晏父母與毛詩歸甯父母不同

蓋三家之異文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何休公羊解詁曰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云其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甯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案歸甯父母是毛詩三家不作歸甯亦未必以葛覃爲大夫妻疏引詩誤）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據此則今春秋公羊說夫人不得歸甯古春秋左氏說夫人亦得歸甯案詩竹竿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故泉水載馳竹竿皆思歸而不得戰國策左師說趙太后甚愛燕后飲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諸侯女既嫁不得復反卽大歸戰國時猶知此義當從今文說不得歸甯爲正毛詩與左傳同出河閒博士故此傳曰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毛以

父母在得歸甯父母終不得歸甯爲調停之說鄭箋泉水云國君夫人父母在歸甯正本毛傳惠周惕詩說謂古無歸甯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其說近是蓋鄭箋又因毛傳而誤也段玉裁亦疑毛傳謂方嫁不得遽圖歸甯此歸字作以字爲善是欲改毛以從三家不知今古文說不同陳奐謂父母在九字爲鄭箋竄入是欲刪毛以歸之鄭亦不知今古文說不同皆明見毛義之不安而不敢駮卽如陳氏强釋毛義謂歸以安父母歸甯不訓歸家而截歸字爲一句殊近不辭不如三家作以晏父母文義甚明不與歸甯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困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蘩采蘋三篇同奏古詩篇次以采蘋列草蟲之前三家次第當與毛異齊詩傳自轅固夏侯始昌爲轅固弟子后蒼事始

昌通詩禮爲博士二戴皆后蒼弟子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詩當爲齊詩曹氏所言不爲無據毛失其次與儀禮歌詩不合此毛不及齊詩者三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禮記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皆與韓魯詩合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韓義蓋與魯同若山海經逸周書尙書大傳雖言騶虞而未嘗明言卽詩之騶虞漢初大儒如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逸周書而不引以解詩之騶虞者知彼所言騶虞非詩之所言騶虞也毛詩晚出見騶虞二字

偶合遂據以易三家舊說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異義引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後人多惑其說不知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此是毛義非三家義且卽以毛義論騶虞與麟亦不相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尙書大傳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實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爲相對至於于嗟歎辭屢見於詩如于嗟闊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皆詩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歎辭偶同强爲牽合焦氏易林云陳力就列騶虞悅喜亦以騶虞爲官名陳喬樅以易林爲齊詩是三家之說同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以騶虞爲獸名毛詩一家之言與古義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舉四證皆二

南之關於典禮者學者可以隅反

論三家詩大同小異史記儒林列傳可證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頳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

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錫瑞案二說皆有據蓋魯韓義本同史記儒林列傳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以史記之說推之可見魯齊韓三家詩大同小異惟其小異故須分立三家若全無異則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並立三家若全不同則如毛詩大異而不可並立矣三家詩多不傳今試取其傳者論之如黍離一篇新序節士篇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此劉子政所引魯詩義也而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後漢郅惲理韓詩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惲說太子曰吉甫賢臣放逐孝子薛君韓詩注曰詩人求已兄不得是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魯詩以爲公子壽作者異韓詩外傳載趙蒼唐爲魏文侯子擊使於文侯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說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據魯詩而與韓詩同者蓋論此詩之事則異國異人並異時而論此詩之義則同一孝子之見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異而大同外傳與說苑皆可引爲思親之意也若其篇次則魯詩當入衛風與毛詩異韓詩當入王風與毛詩同而其說解則魯韓可合而與毛詩全不合三家大同小異可以此詩推之魏源不知此義乃欲强合魯韓爲一謂伯封乃衛壽之字反以曹植徵引爲誤則御覽明引韓詩伯封作豈亦誤乎伯封爲衛壽字又何據乎憑臆武斷詎可爲訓蓋誤於魯韓詩從無不同之見而未攷史

記儒林傳也

論詩序與書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盡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爲說詩者一大疑案關雎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經典釋文卷第五舊說云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詩正義自關雎以後每詩一篇卽有一序皆謂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詩譜外王肅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范蔚宗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魏徵等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韓愈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

世不敢以云三也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成伯璵以爲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王安石以爲序乃詩人所自製程子以爲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孔子所作蘇轍以爲衛宏所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王得臣以爲首句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鄭樵王質以爲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說者不一自唐定正義以後惟宋歐陽修撰毛詩本義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猶未甚立異同迨鄭樵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說其詩序辨曰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小序出於衛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案人多以爲毛序與古書合此則以爲衛序取古書）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有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之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此也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案近人引漢廣序德廣所及等語漢時古書多未見必是引序）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眾多如雨非所以爲正羣合爲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獻通考載石林葉氏說略同）程大昌考古編曰范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所序者毛傳耳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致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

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錫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與釋文舊說朱子辨說並異以發序兩語爲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爲大序小序出於國史爲古序大序綴於衛宏非子夏所作其說本於蘇轍實淵源於成伯璵近人魏源謂續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說魏晉以後毛傳孤行人多遵信序說以爲真出子夏至宋則疑信參半朱子作詩集傳始亦從序後與呂祖謙爭辨乃改用鄭樵說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緇衣豐年等篇者元延祐科舉法詩用朱子集傳而毛傳幾廢　國朝人治漢學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漢今文學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論之詩之序猶書之序也詩序有今古文之分猶書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書序見於史記所引者可信馬鄭古文書序不可盡信三家今文詩序見於諸書所引者可信古毛詩序不可盡信鄭

君論緯說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竊謂古文詩書之序當如鄭君之說若鄭樵攻毛序而以己意爲序則近於妄魏源詩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無者皆以己意補之爲序是鄭樵之類也

論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衞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列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

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而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倂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論邶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氏則不可以强而推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淸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尙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馬端臨引劉向封事以駁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詩屬孔子矣或斷章取義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衞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衞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衞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

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眞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錫瑞案朱子駁毛序有特見古書序皆附末毛詩獨冠篇端誠有如先有此題而後作此詩者朱子倂爲一編以還其舊是也僞孔古文尙書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卽此可證其僞序所云刺某君多無明文可據朱子云頃公謚惡故以柏舟爲刺頃公今以朱子之說推之則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雖未見朱說之必然亦無以見其必不然也魏源之駁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說多不同三家亡而毛義孤行安見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獨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傳絕無以考其抵牾之迹也

論馬端臨駁朱申毛可與朱說參看且能發明風人之旨

馬端臨曰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衞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顚覆也

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如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逮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采薇三家本不以爲文王詩馬氏專據毛詩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所取於關雎謂其樂而不淫則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其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

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者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衞之詩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錫瑞案毛序不盡可信毛詩與左氏春秋同出河間博士其與左氏合者亦不盡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詩

猶爲近古與其信後人之臆說又不如信毛詩朱子以鄭衞爲淫詩且爲淫者自作不可爲訓馬駮朱以申毛能發明風人之旨論樂記疏引異義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爲三家詩未可執爲確證

解經必遵最初之說而後起之說不可從尤必據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禮記樂記疏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錫瑞案許君異義引詩之例必云今韓魯詩說古毛詩說以爲分別此謹案下無引今詩古詩字樣則此說必非出於詩家當是許君自爲之說亦或別有所本劉寶楠論

語正義曰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劉氏之說是以許君爲自爲之說也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此通義未知是劉向通義或即白虎通義當爲許君之所本也然其說有可疑者異義通義皆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而鄭詩實無十九篇說婦人者孔疏以爲今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則其數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鄭詩說婦人者女曰鷄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墠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實止七篇女曰鷄鳴古賢夫婦警戒之詞雖說婦人不得謂之淫詩野有蔓草韓詩外傳與說苑皆載孔子遭齊程本子傾蓋而語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詩韓魯義同以爲邂逅賢士與毛朱男女不期而會異是三家亦不以爲淫詩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數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學者姑置之可也魏源詩古微好創新說引白虎通與漢書地理志鄭國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說懌爲班固魯詩說又引異義許君謹案之說爲三家詩不知許君未明引今韓魯詩何以知爲三家白虎通與漢志皆未明引詩說又何以知爲三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二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韓詩惟以溱洧爲淫詩有明文與毛義同不以野有蔓草爲淫詩則與毛義異韋昭毛詩荅問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江淹麗色賦云感蔓草於鄭詩自是毛義而江淹雜詩云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則同三家遇賢之義詩人非

經學專家隨手掇拾不爲典要魏乃强爲調停之說謂遇賢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於美人舍韓詩明文可據者而强同於毛義又於三家無明文可據者而執異義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實事求是之義以申侯爲彼童以子瑕說揚之水皆無據

論毛序或以爲本之子夏或以爲續於衞宏皆無明文可據卽以爲衞宏續作亦在鄭君之前

陳澧曰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衞懿公爲狄人所滅

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

有非子夏之舊者也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薖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薖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所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錫瑞案陳氏引序文以證鄭義可謂明切但如其說鄭旣以爲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爲皆出子夏又以序爲皆出毛公是鄭君一人之說

已前後歧異葢本無明據故游移無定安見鄭說可盡信乎陳引載馳有女同車以爲序有續作陳信毛詩者故以爲毛公綴子夏其不信毛詩者不亦可以爲衛宏續毛序乎陳引終風考槃羔裘以爲作傳時不但有首句足駁衛宏續序之說不知蘇轍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又不知陳澧何以解之平心論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屬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後而屬之衛宏其實皆無明文三家旣亡無有更古於毛詩者卽謂序出衛宏亦在鄭君之前非後人臆說可比學者當尊崇爲古義不必爭論爲何人也　四庫提要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萇以

下弟子所附斯爲定論

論十五國風之次當從鄭譜世次篇次三家亦不盡同於毛

毛義孤行而詩之國次世次篇次皆從毛爲定本其實有不然者十五國風之次古說已不同孔疏於毛詩國風云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卽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又於王城譜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於鄭譜云旣譜檜事然後譜鄭又於檜譜云鄭滅虢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歐陽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

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魏源曰大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間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豳於後先唐於秦既皆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厠侯國之理檜爲鄭幷何獨不援魏唐畫一之例乃有夫子舊第大卽乎人心所同然日在人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豳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大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錫瑞案三說當從鄭譜爲正魏氏之說近是以爲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雖無明文可證然其說必有所授孔疏

臆斷以爲鄭意亦如杜說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則鄭君作譜何敢擅更毛詩之次第乎魏源又謂毛詩篇次如後采蘋於草蟲後賚於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於小雅厠宣王采薇出車之詩於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案困學紀聞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考齊詩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據而儀禮以鵲巢采蘩采蘋三篇連奏左氏傳云風有采蘩采蘋則毛詩以草蟲列采蘩采蘋之間實紊其次左氏傳以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則毛詩與左傳不同六笙詩本不列於詩故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則三百十一篇與古說皆不合蓋笙詩本有聲無辭如金奏下管皆樂歌而非詩以金奏肆夏樊遏渠爲時邁執競思文下管新宮爲斯干象爲維清皆非是豳雅豳頌亦不敢强爲之說毛以六笙詩入詩非鄭欲改什尤非采薇出車杕杜爲宣王詩見於漢書匈奴傳後漢書馬融傳鹽鐵論潛夫論古今人表文王時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仲然則出車之南仲卽常武之南仲也出車云王命南仲卽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詩列於文王時尤篇次之誤者若鄭箋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爲刺厲王疏以爲出魯詩魯詩以黍離爲衞公子壽所作當入衞風不入王風足見漢人所傳之詩次序不盡與毛詩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見至於世次則孔疏於衞風已云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於鄭風引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錄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是毛詩次第之不可據鄭孔皆明言之鄭君

時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詩之誤也鄭譜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詩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無成王之詩傳又云爲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爲武王之詩與鄭譜不同略可考見三家詩之世次

論迹熄詩亡說者各異據三家詩變風亦不終於陳靈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注以頌聲不作爲亡朱注以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爲亡鄭詩譜曰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譜疏引服虔云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於諸侯之上

在風則已卑矣范甯穀梁集解序曰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據此數說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不始於朱子也而宋人說詩亡多兼風雅言之蘇轍曰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呂祖謙曰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懍懍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王應麟曰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絶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益懔懔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簒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

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以作與據此數說是詩亡兼變風言之而變風終於陳靈去春秋託始於隱已遠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幷亡於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爲風則春秋胡不始於平王之初年而始於末年觀抑詩作於平王三十餘年之後彼都人士王風皆作於東遷後春秋前故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衛武公與晉文侯爲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王綱尚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尚存及衛武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於上王迹蕩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國變風下逮陳靈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於襄公唐風終於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先世之風於王朝而衛終於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鐵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王朝巡守述職慶讓黜陟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伯者虛文當王者之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鄭譜以王風居終）示風終於平王與雅亡同也故春秋始於王風二雅所終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復以列國之變風爲存亡也錫瑞案魏說近通但孟子云王迹當卽車轍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師不陳詩則雖有詩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與王者之迹對舉似猶未合以變風爲伯者所陳說亦近理但齊晉

之伯乃天子所命楚莊之伯非天子所命楚與周聲教隔絶陳靈株林之詩未必爲楚所陳且三家以燕燕爲衛定姜送婦之詩（坊記注釋文曰此是魯詩）又在陳靈之後據毛詩則變風終於陳靈據三家則當云變風終於衛獻而三家之說多不傳或更有後於衛獻者尤未可執變風終於陳靈以斷之也

論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鄭君以爲有父又感天乃調停之說

今古文多駁異三家詩與毛詩尤多駁異姑舉一二大者言之生民元鳥長發閟宮四詩三家皆主感生之說生民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

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謂也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劉向所引蓋魯詩褚少孫補史記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卽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

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孫事博士王式由是魯詩有褚氏之學所引詩傳乃魯詩傳與列女傳正同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疏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苗與云稷之迹乳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齊詩與緯候多合則亦與魯詩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義故異義以爲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也異義又引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鄭君駮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錫瑞案今文三家詩公羊春秋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爲一義古文毛詩左氏聖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爲一義鄭君兼取二義爲調停之說此其說亦有所自來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

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褚少孫兩言之已與鄭意相似當時毛詩未出所謂詩言卽三家詩所謂傳記卽五帝德帝繫姓之類太史公據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離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黃帝子乃古文說故與毛詩左氏合與三家詩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紀用三家今文說以爲簡狄吞元鳥卵姜嫄踐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說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是亦合今古文義而兩言之又在褚少孫之先若三家詩義實不如是據褚先生所引詩傳及劉向列女傳皆不云簡狄姜嫄有夫亦不云爲帝嚳妃且列女傳言稷契之生皆當堯之時則簡狄姜嫄不得爲帝嚳妃甚明此等處當分別觀之不得以史記雜采古今見其與毛

傳不同遂執以爲三家今文義如是也

論生民元鳥長發閟宮四詩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毛詩與左氏相表裏故左氏說聖人皆有父毛詩亦以爲有父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爲有父不感天之義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鄭以爲有父又感天之義錫瑞案以詩義推之毛傳必不可通帝既弗無子生子何又棄之且一棄再棄三棄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詩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實有神奇必不自誣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鋪張生育之奇乃至連篇累牘孫毓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其說甚通馬融知毛義不可通强爲遺腹避嫌之說以解之王基馬昭已駁之矣近人又各創爲新說有謂帝爲帝摯諸侯廢摯立堯姜嫄避亂生

子而棄之者有謂先生如達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異而棄之者有謂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剪胞之法而棄之者有謂后稷呱矣可見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棄之者紛紛異說無一可通卽解生民詩可强通而解元鳥長發閟宮三詩皆不可通元鳥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則契生於鳦卵甚明若但以爲元鳥至而祀禖生契何言天命又何但言天命元鳥作此詩者近不辭矣長發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高誘呂覽注引皆無帝字詩稱有娀不及其夫自不以爲帝嚳則契非帝嚳所生甚明鄭解帝爲黑帝不如三家本無帝字爲更明也若閟宮詩義尤昭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稱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强解之閟宮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强解故毛傳云上

帝是依依其子孫此不得已而爲之辭與詩上下文不相承箋云依依其身也天用是馮依其解經甚合後人乃疑不當儕姜嫄爲房后擬上帝於丹朱不知周魯之人作詩以祀祖宗敘述神奇並無隱諱何以後人少見多怪必欲曲爲掩飾依古緯說自華胥生皇羲以至簡狄姜嫄皆有感生之事許君異義早成說文晚定異義從古文說說文仍從今文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蓋帝王之生皆有神異豈可偏執一理以爲必無其事且據詩而論無論事之有無而詩人所言明以爲有如必斷爲理之所無則當起周魯與宋商頌宋人作見後作詩之人責以誣祖之罪不當謂三家說詩爲誤責以誣古之罪也古文說聖人皆有父以姜嫄簡狄皆帝嚳之妃如其說則殷周追尊自當妣祖並重何以周立先妣姜嫄之廟不祀帝嚳生民等詩專頌姜嫄有娀之德不及帝嚳儀

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說稷契皆有父而作詩者但知頌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獸乎戴震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學者試取詩文平心而熟玩之知此四詩斷然當從三家而不當從毛傳鄭箋以毛爲主而解四詩從三家不從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故其解生民亦從鄭不從毛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讀書精審知不如此解詩不能通也論衡奇怪篇云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夫薏

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氣於姜嫄姜嫄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嫄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匝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卨后稷之母適欲懷姙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漢時通行今文說仲任不信奇怪故加駁詰其駁詰之語正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錫瑞嘗謂後世說經之弊在以世俗之見律古聖賢以民間之事擬古天子仲任生於東漢已有此等習見卽如其說亦當以爲詩人之誤不當以爲儒者說詩之誤也

論魯頌爲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三家與毛又有大駮異處如以魯頌爲公子奚斯作以商頌爲正考父作是也揚子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晞正考甫矣後漢書曹襃傳曰昔奚斯讚魯考父詠殷班固兩都賦序曰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賦曰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魯頌蕩陰令張君表頌曰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梁相費汎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楊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楊統碑曰庶考斯之頌儀郃陽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納太守張納碑曰庶慕奚斯字缺二之義荆州刺史度尚碑曰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綏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宋洪邁隸釋及近人武億羣經義證王昶金石萃編皆以漢碑爲誤錫瑞案曹襃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是奚斯作魯頌考父作商頌義出韓詩而史記用魯詩班固用齊詩三家義同烏得偏據毛詩以駁之乎孔廣森曰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孔碩且碩意竟複矣孔氏以三家爲是是矣而未盡也駉毛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詩譜曰僖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尋毛鄭之意蓋謂魯頌皆史克作作於僖公薨後故解奚斯所作爲作廟不爲作頌今案閟宮詩多祝壽之語且云令妻壽母意必僖公在位其母成風其妻聲姜皆在乃宜爲此頌禱之辭若在僖公薨後世無其人

已死猶爲之追祝壽且並頌其母與妻者如毛鄭之說可謂一大笑話史克見左氏文十八年傳宣公時尚存見國語其年輩在後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其年輩在前則奚斯作頌於僖公之時時代正合故當從三家以爲奚斯所作漢人引詩各處相合以爲誤必無各處皆誤之理若毛鄭之說則誠誤不必爲之曲諱段玉裁訂毛詩故訓傳乃强改作是廟也之廟字爲詩字以傅合漢人所引三家詩義陳奐疏毛氏傳亦從段說豈非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乎

論正考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鄭君六蓺論從三家詩箋毛亦兼采三家

史記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史公用魯詩說裴駰集

解曰韓詩商頌亦美襄公葢三家說同後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頌殷爲誤謂考父與宋襄年代遠不相及錫瑞案史公去古未遠從孔安國問故何至於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旣載孟釐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則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後能相及也百齡以上之壽古多有之竇公張蒼卽其明證或又疑其子見殺其父不應尙存則春秋時明有其人亦卽宋國之人左氏文十六年傳曰初公子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意諸死昭公之難歷文十七十八兩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明見於經蕩意諸見殺其父公孫壽可來納幣何獨孔父見殺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頌乎今古文多駮異異義以齊魯韓詩公羊春秋爲一說毛詩左氏爲一說公羊稱宋襄爲文王不

過此故三家以商頌爲美宋襄左氏於宋襄多貶辭河間博士治毛詩者以爲宋襄無足頌美故別創一說此其蹤跡之可尋者後人乃據左氏殤公卽位君子引商頌以駮三家無論古文說不足難今文卽如左氏之言左氏作傳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餘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後追論豈必殤公同時之人哉宋襄與魯僖同時故商頌與魯頌文體相似若是商時人作商質而周文不應周頌簡商頌反繁且鋪張有太過之處王夫之嘗摘昆吾夏桀爲失辭矣魏源詩古微列十三證證商頌爲宋詩可謂深切著明攷詩序疏引鄭君六藝論曰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羅泌路史後紀注曰商頌宋頌也宋襄公之詩耳敘詩者以爲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時妄也夫言奮伐荆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葢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爲宋禮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爲美襄公然遷以爲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葢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問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梴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旣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案羅氏以商頌爲宋頌是也引六藝論甚詳可以推見鄭君之意子曰詩三百自周南至魯頌適得三百之數鄭君以爲商頌不在數孔子刪詩錄此五篇以寓懷舊之感其說必有所受以景山爲商之墳墓松柏喻商之賢材且以松柏喻小材衆楹喻大材寢成

孔安喻任羣材成國皆爲喻言不爲實事與箋詩以陟景山掄材木爲實事者不同是鄭君作論時從三家之明證鄭箋殷武詩云時楚僭號王位亦兼用三家義以爲宋詩若商世不聞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駮馬昭曰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孔穎達但知鄭箋從毛不知兼采三家馬昭旣出鄭門其言當得鄭意羅氏荆楚萬舞二證足明三家之義而以考父非襄公時爲疑則猶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論鄭譜鄭箋之義知聲音之道與政通

鄭詩譜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

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陳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美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

〈詩經通論　兕

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錫瑞案鄭君作譜序深知孔子錄詩之意陳氏引鄭箋深知鄭君箋詩之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言爲心聲非可勉强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之世次難以盡知何楷世本古義臆斷某詩爲某人某事作　提要以爲大惑不解卽毛序某詩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卽以詩辭而論有不待箋釋而知其時之爲盛爲衰不必主名而見其政之爲治爲亂者如魚麗美萬物衆多而苕華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則其民之貧富可知天保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而兔爰云尚寐無吪苕華云不如無生則其民之憂樂可知是卽不明言爲何王之詩而盛衰治亂之象殊然在目其君之應受宏福與受大禍亦瞭然於前矣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正得此意

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孔子所定六經皆有微言大義自東漢專講章句訓詁而微言大義置不論今文十四博士師傳中絕聖經宗旨闇忽不章猶有遺文散見於古書者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引樂緯動聲儀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此詩三頌有通三統之義與春秋存三統大義相通三家詩之遺說不傳而散見於緯書者也先魯後殷謂魯頌在先商頌在後所以錄商頌於後者卽春秋新周故宋之義三家詩以商頌爲正考父美宋襄公當云宋頌而謂爲商頌者宋本商後春

〈詩經通論　卒

秋時稱宋爲商左氏傳司馬子魚曰天之棄商久矣史龜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宗人釁夏曰孝惠娶於商皆稱宋爲商之明證或云魯定公諱宋當時改宋爲商似未盡然樂記師乙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大戴禮記七篇商齊可歌也商齊卽師乙所謂商齊商與齊對舉非謂商一代謂宋一國也毛詩與國語皆古文故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商頌爲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頌爲正考父所作與三家詩以商頌爲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詩旣據國語又據左傳於宋襄多詆斥之詞故也自毛詩左傳單行人不信三家詩更不知詩有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微言與春秋三統之義相通而孔子刪詩如徐陵之選玉臺新詠王安石之選唐百家詩不過編輯成書並無義例之可言矣三家詩所傳微言必多惜皆不傳於世僅存樂

緯八字猶略可考其餘與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謂文王詩之四始皆稱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詩風終于豳稱周公雅終于召旻言召公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義相合者惜今文說亡佚多不可考耳顧炎武曰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錫瑞案顧氏此說非獨不知詩並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則史不嘗引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乎義不獨春秋六經皆有之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功繼羣聖安得無驚世絕俗之見而謂以私心待聖人乎信顧氏說必不信孟子而後可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正是先魯後殷之義宋頌亦謂之頌正是新周故宋之義詩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義而非專襲舊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謙辭若必信以爲眞則夫子手定六經並無大義微言詩書止編輯一過春秋止鈔錄一過所謂萬世師表者安在成伯璵毛詩指說以魯頌爲變頌陳鵬飛詩解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皆不知三頌有通三統之義也（阮元曰頌本容兒之容容養漾一聲之轉周頌魯頌商頌猶云周之樣子魯之樣子商之樣子耳風雅惟歌而已惟頌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劇據孔子與賓牟賈論樂可見）

論左氏傳所歌詩皆傳家據已定錄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義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夫子未正樂之前雅頌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傳載季札觀樂在夫子未正樂之前十五國風雅頌皆秩然不紊學者多以爲疑此在漢人已明解之周禮春官大師疏引鄭衆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衞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又詩譜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李貽德曰是時孔子尚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詩孔疏以服說爲非引鄭司農春官注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不知春官賈疏引鄭司農左氏周官兩處之注明有兩解服虔以爲傳家據已定錄之正本司農左氏之注是司農雖據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說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義

注左氏用左氏義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鄭司農而不能專持一義解之以孔子反魯正樂有明文不敢背其說也凡古人注經前後不合者皆於經義有疑未能決定意在矜愼並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說而盡棄其餘卽一人之說前後不符亦專取其一舉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爲決辭而反相駁難或且去取乖繆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於是先儒矜愼之意全失雖有異義無從考見其或於他處散見一二皆學者所宜標出以備參考者也（康成注多歧異其答弟子明見鄭志孔疏駮鄭志專取一書之注非康成之意）鄭司農在東漢之初服子愼在東漢之末二人之說遞相祖述皆以傳家據孔子所定雅頌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蓋當時古文雖盛行猶未敢以左氏周官顯違論語之義不若唐以後人之悍專主一經而盡廢羣經也左傳疏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

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與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案孔疏據季札所歌以駮刪詩之說猶之可也若據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詩與今同並無定詩正樂之事則斷乎不可據鄭服兩說足見左氏一書多以闕里之緒論爲當時之實事季札歌詩旣從後定其餘諸大夫之斷章取義其義或亦出於孔子之後而非出於孔子之前未可盡以春秋之斷章爲詩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禮論語皆當作如是觀國語楚子引曹詩不遂其媾乃當時刺曹共公詩或謂侯人卽爲晉公子作何以遠傳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燮强護國語謂晉公子從者挾其詩以示人尤爲臆說無據

論賦比興豳雅豳頌皆出周禮古文異說不必深究

詩有風雅頌人人所知也而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序據其說謂詩有六義於是風雅頌之外有賦比興而傳專言興不言比賦孔疏曰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又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據此則比賦興難以摘別與風雅頌大小不同鄭孔亦明知之特以毛義不敢駮毛又本於周禮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無是說也十五國風有豳風人人所知也而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鄭注豳詩豳風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

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年歲終人功之成鄭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上是謂豳雅萬壽無疆以上是謂豳頌孔疏云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據此則分七月詩爲風雅頌本無定說一篇不應分三體鄭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據周禮不得不强傅會是古文異說今文三家詩亦無是說也至宋以後異說尤多朱子詩傳以興比賦分而爲三摘毛傳不合於興者四十九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愈求精愈游移無定究

不知比興如何分別胡致堂引李仲蒙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亦屬空言王質駮鄭箋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龡竽笙壎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朱子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黃震謂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得之以王質考訂爲精詳錫瑞案王質之說尤謬春牘先鄭以爲一器後鄭以爲牘應雅教其春則笙師所教止十一器而無十

二頌磬笙磬鄭注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禮爲據甚確則頌磬非頌器之聲王質引周禮又不用周禮之義改亂古注以就其說宋人習氣固無足怪而周禮亦不可爲據漢人古說自周禮外無言豳雅豳頌者自周禮毛傳外無言賦比興者鄭注孔疏强爲傅會而心不能無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爲說實則皆如孔廣森之論尙書孔蔡謬悠議瓜驪山艮無一是者也周禮一書與諸經本不相通後人信之反亂經義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禮太卜有連山歸藏周易爲三易後人不求明易而爭論連山歸藏於是有僞連山歸藏孔子所定之書尙書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書後人不求明書而爭論三皇五帝之書於是有僞三墳書孔子所定之詩風雅頌是也周禮有賦比興豳雅頌後人不求明詩而爭論賦比興豳雅頌

此等皆無禆經義其眞其僞其是其非可以不論治經者先埽除一切單文孤證疑似之文則心力不分而經義易斷矣

論南陔六詩與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洪邁容齋續筆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歌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晳補亡六篇不可作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錫瑞案洪說是也漢初史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詩故訓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則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

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自鄭君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皆以爲詩三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

之文而執競一篇在其閒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傅會鄭君不從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頌不能具也

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史記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之時詩無不入樂矣漢書曰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則孔子之前詩無不入樂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孔子之後詩無不入樂矣詩之入樂有一定者有無定者如鄉飲酒禮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合樂同燕禮閒歌歌鄉樂與鄉飲酒禮同大射歌鹿鳴三終左氏傳云湛露王所以宴樂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

獻功諸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亦升歌清廟鹿鳴四牡皇華嘉鄭國君勞使臣也此詩之入樂有一定者也三夏依鄭說不取呂叔玉說爲肆夏執競思文鄉飲酒禮正歌備後有無算樂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然則左氏傳載列國君卿賦詩言志變風變雅皆當在無算樂之中此詩之入樂無一定者也若惟正風正雅入樂而變風變雅不入樂吳札焉得而觀之列國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詩不入樂之說程大昌曰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官者也邶鄘衛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大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顧炎武用其說曰大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錫瑞案謂詩不入樂與史漢皆不合亦無解於左氏之文古者詩教通行必無徒詩不入樂者唐人重詩伶人所歌皆當時絕句宋人重詞伶人所歌皆當時之詞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當時之曲有朝脫稾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詞不歌詩於是宋之詩爲徒詩元歌曲不歌詞於是元之詞爲徒詞明以後歌南曲不歌北曲於是北曲亦爲徒曲今並南曲亦失其傳雖按譜而塡豈有能按節而歌者如古樂府辭皆入樂後人擬樂府則名焉而已周時詩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與顧氏之說竊未敢謂然也笙人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詩而說者必強以爲詩三百五篇本無不入樂之詩而說者又謂有徒詩皆不可據

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閻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居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

誘史贊拾聲叙挾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又按伐檀卽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誤文耳困學紀聞又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鍾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今按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曰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

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錫瑞案漢食舉奏鹿鳴則鹿鳴猶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乃逸詩不知何從得之杜夔傳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從得之伐檀變風誠非倫次屠氏以爲伐木則非是上林賦云悲伐檀樂樂胥伐檀云悲當同毛序賢者不遇明王之義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傳四曲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

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於是鹿鳴亦亡若開元所奏趙彥肅所傳十二篇皆不知所自來朱子疑之以一聲叶一字爲非可謂至論而通解仍載十二詩譜不得已而存餼羊之義耳今學宮歌詩正以一聲叶一字者

論詩教溫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語言六經惟詩最詳可見聖人刪詩之旨而不得其解則反致轇轕如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序已糾纏不清鄭箋改哀爲衷朱注論語又以憂易哀後人更各爲臆說矣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本託諷聖人恐人誤會故以無邪正之毛鄭解詩於此義已不盡合朱子以鄭衞詩爲淫人自言王柏乃議刪鄭衞矣惟言小子何莫學夫詩一章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本末兼該鉅細畢舉得詩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

者尤在溫柔敦厚長於風諭困學紀聞曰子擧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見韓詩外傳韓詩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與毛詩以爲閔周者不同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誦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焦循毛詩補疏序曰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

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歟又補疏曰循按蒹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時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閒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蜉蝣刺奢鳲鳩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菽黍苗隰桑匏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託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即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諫而不訐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行修說）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洩冶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錫瑞案詩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楚辭未嘗引經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或據以爲當時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案楚莊王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楚辭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其後唐之詩人猶通比興至宋乃漸失其旨然失之於詩而得之於詞猶詩教之遺也

論三百篇爲全經不可增刪改竄

漢書藝文志曰詩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氏據漢博士之說詩遭秦爲全經漢時所傳之三百篇卽聖人所謂詩三百非有不完不備待後人補綴者漢時今尚書家以二十九篇爲備古尚書家以爲有百篇二說不同而詩則三家與毛今古文皆以爲全經無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柏此說與漢志相反柏以前無爲此說者果何所據而云然乎吳師道引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以證王氏之說案劉歆但云雅頌相合未云攙雜足數且班固既著此語於歆傳而藝文志以詩爲全經是班氏未嘗以歆所云疑詩爲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鄭衛爲淫詩毅然刪去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聖人手定之經敢加刪改後人以其淵源於朱子而莫敢議金履祥許謙從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說證以左氏已難據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

當以爲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案桑中詩雖未見古人施用而鄭衞風三十二篇朱子所指爲淫詩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將仲子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蘀兮野有蔓草六詩明見於左氏傳用以宴享賓客左氏傳雖難盡信然必非出於漢以後朱子之說已未可信王氏所疑豈可信乎自漢以後學者不知聖人作經非後人所敢擬議王通續詩有四名五志或云僞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爲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劉迅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亦屬僭邱光庭兼明書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時取大雅文王之篇爲

文王詩請以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論詩一何狂謬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詩罪在劉迅之上王柏妄删詩罪亦不在沈朗之下　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經師毛奇齡已辨之閻若璩深於書而淺於詩亦誤信王柏皆不足據

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漢書食貨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據此二說則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然作者爲民間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詞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爲淫詩且爲淫人所自作陳傅良謂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竊所未安藏其說不與朱子辨朱子謂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錫瑞案陳止齋詩說今不可得見據朱子謂其以說男女者爲說君臣則風人之義實當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詞集注曰楚人之詞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

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朱子以詩之六義說楚詞以託意男女爲變風之流沅芷澧蘭思公子而未敢言爲興其於楚詞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託男女近於褻狎而不莊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後世詩人得風人之遺者非止楚詞漢唐諸家近於比興者陳沆詩比興箋已發明之初唐四子託於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顯白之古詩如傅毅孤竹張衡同聲繁欽定情曹植美女雖未知其於君臣朋友何所寄託要之必非實言男女唐詩如張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卻李師道聘作託於節婦而非節婦朱慶餘洞房昨夜停紅燭一篇乃登第後謝薦舉作託於新嫁娘而非

新嫁娘皆不待箋釋而明者卽如李商隱之無題韓偓之香奩解者亦以爲感慨身世非言閨房以及唐宋詩餘溫飛卿之菩薩蠻感士不遇韋莊之菩薩蠻留蜀思唐馮延巳之蝶戀花忠愛纏綿歐陽修之蝶戀花爲韓范作張惠言詞選已明釋之此皆詞近閨房實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之接迹風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風人豈非不知類乎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以託意男女而據爲實言正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論鳥獸草木之名當攷毛傳爾雅陸疏而參以圖說目驗

鳥獸草木之名雖屬詩之緒餘亦足以資多識三家既亡詳見毛傳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張揖進廣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

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據此則毛傳與爾雅同淵源於子夏故爾雅之釋草釋木釋鳥釋獸與毛傳略同曹粹中放齋詩說以爲爾雅成書在毛公以後戴震曰傳註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樆楡白枌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枌白楡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樆楡白曰枌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枌云枌白楡也本毛詩於唐山有樞云楡白枌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錢大昕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草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鶺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陳奐曰大毛公生於六國其作詩故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案諸家說皆以爾雅先於毛詩與曹氏說不同攷鳥獸草木者二書之外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爲最近古成伯璵毛詩指說曰陸璣作草木疏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體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據此則唐人於陸疏已不盡信然十得六七猶勝後人臆說宋蔡卞毛詩名物解許謙集傳名物鈔陸佃爾雅新義羅願爾雅翼自矜創獲求異先儒而蔡卞陸佃皆王安石新學安石詩經新義八月剝棗不用毛詩剝扑之訓以爲剝其皮以養老後罷政居鍾山聞田家扑棗之言乃悟杜詩東家撲棗任西鄰及棗熟從人打知毛傳剝扑之訓不誤奏請刪去詩義宋人新說之不可信如此所說名物安可據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雎鳩爲何鳥則不能辨摯而有別言摯至與言鷙猛之孰優不知芣苢爲何草則不能定毛與三家樂有子與傷惡疾

之孰是多識草木鳥獸乃足以證詩義動植物學今方講明宜攷毛傳爾雅陸疏證以圖說參以目驗審定古之何物爲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經義亦深有裨實用未可以其瑣而忽之也

論鄭箋朱傳閒用三家其書皆未盡善

自漢以後經學宗鄭說詩者莫不主鄭箋自宋以後經學宗朱說詩者莫不從朱傳鄭箋宗毛者也而閒用三家說朱傳不宗毛者也亦閒用三家說惠棟九經古義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讀漢書盧植與鄭元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元本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

案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詳見毛詩稽古編經義雜記此鄭箋間用三家之證也王應麟詩考序曰賈逵撰齊魯韓與毛詩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悶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朱傳間用三家之證也錫瑞案鄭箋所以間用三家者當時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鄭君注禮時尚未得見毛傳蓋鄭見毛傳後以爲孤學恐致亡佚故作箋以表明有不慊於心者間采三家稗補其義不明稱三家說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鄭樵曰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其後鄭箋既行而齊魯韓三家遂廢經典釋文之說此鄭君所不及料者鄭精三禮以禮解詩頗多紆曲不得詩人之旨魏源嘗摘其失如亦既覯止引男女之搆精言從之邁殉古人於泉壤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爲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烏爰止則教民以貳上昊天爲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與世子偕行閻妻厲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屨五緌雙數姜襄之姆傳此鄭箋之未盡善也朱傳所以間用三家者亦以毛鄭不慊於心間采三家稗補其義據王應麟詩考序云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則其采輯三家實由朱子集傳啓之後來范家相馬國翰更加摭拾至陳喬樅益詳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導攻朱者不顧朱義有本並其本於三家者亦攻駁之過矣朱子作白鹿洞賦用青衿傷學校語門人問之曰古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過自成一家之說後人尊朱遂廢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鄭箋之失在以禮解詩朱傳之失則在以理解詩其失不同皆不得詩人之旨黃震謂晦菴先生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陳傅良謂竊所未安是朱傳在當時人已疑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用朱傳明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本提要近陳啓源等乃駁朱申毛疏證詳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傳之未盡善也然則學者治詩以何書爲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簡略治詩者不得不以唐人正義爲本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稾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本提要雖或過於譲鄭且有强毛合鄭之處而名物訓詁極其該洽遠勝周易尚書疏之空疏朱子集傳名物訓詁亦多本於孔疏學者能通其說不僅爲治毛詩之用且可以通羣經至於近人之書則以陳奐詩毛氏傳疏能專爲毛氏一家之學在陳啓源馬瑞辰胡承珙之上陳疏惟合明堂路寢爲一非是鍾文烝嘗詆爲新奇謬戾陳喬樅魯詩遺說考齊詩遺說考韓詩遺說考能兼考魯齊韓三家之遺比王應麟范家相馬國翰爲詳學者先觀二書可以得古詩之大義矣陳氏於三家少發明魏源發明三家未能篤守古義且多武斷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

之外
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案史公說本魯詩爲西漢最初之義云始於衽席正與讀春秋歷譜牒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相合可知關雎實是刺詩而無妨於列正風冠篇首矣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可知四始實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並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詩止有此數不得如毛鄭增入笙詩六篇而陸孔遂以爲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可知三百五篇無淫邪之詩在內不得如朱子以爲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刪鄭衞矣孔子刪詩之

說孔穎達已疑之謂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惟歐陽修以遷說爲然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李惇皆力辯刪詩之非惟趙坦用史公之說曰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於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丁孫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元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之小旻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複見疊出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若夫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

王崧亦爲之說曰史記之書繆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卽協者尙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無與於弦歌之用孔子自衞反魯而正樂蠶訂汰黜定爲此數以敎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

樂時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魏源又引三家異文證之曰今所奉爲正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殷頌末三家有於繹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尙存見於御覽乃劉安世述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顚顚仰天告怨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云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則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爲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

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幷以爲逸詩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以爲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爲逸猶韓以毛所有爲逸果孰爲夫子所删之本耶是逸詩之不盡爲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栘齊詩還作營韋昭謂鳩飛卽小宛河水卽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則左傳澶淵之會引詩云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緇衣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漢書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月之文而謂皆删章删句删字之餘耶魏說主不删詩而可證史記去其重之義故節取之案詩三百五篇已不能盡通其義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删詩之說逸詩之名學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

經學通論

禮

善化皮錫瑞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卽儀禮與篇中之記非今四十九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爲四十九篇之記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爲周禮合稱三禮葢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據史記高堂生所傳士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是史公所云禮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劉敞曰七十當作十七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二篇周官經六篇據漢書經十七篇卽今十七篇之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則合逸禮言之記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禮記在內明堂陰陽今明堂位月令在內中庸說卽今禮記之中庸而志皆不稱經周官經別附於後是班氏所云經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於孝宣世后倉

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劉歆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禮記奔喪正義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孔疏引漢志云十七篇可證今本之誤與劉氏說正合而云古文禮五十七篇其餘四十篇則又誤多一篇與漢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異此則五十六卷卽五十六篇蓋篇卷相同者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作古文禮凡五十六篇不誤下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說尤詳明下又云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蓋孔穎達推論之辭諸家輯本皆不以爲鄭君之論丁晏儀禮釋注敘據此以爲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非也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禮記正義序又引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近人推闡鄭義者陳壽祺左海經辨爲最晰其說曰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緐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徵誤隋書經籍志因傅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

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蒼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

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幽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畊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問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釁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佾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

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謂今儀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案據此則禮分爲三實自鄭君始周官古別爲一書故藝文志附列於後賈疏謂其書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即高堂蕭孟后二戴是西漢禮家無傳周官者二戴所傳禮記亦附經不別行自鄭兼注三書通爲三禮於是周官之分經別出者與禮合爲一途禮記之附經不別出者與經歧爲二軌鄭君三禮之學其閎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自此以後阮諶之三禮圖王肅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莫不以三禮爲定名矣鄭注諸經惟三禮有目錄周禮六篇依六官次序無異儀禮十七篇則皆依別錄儀禮疏曰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

元皆不從之矣禮記四十九篇鄭目錄皆引別錄曰此於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據鄭所引劉向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劉與戴聖年輩相近遠在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書而非馬融增入可知且六藝論明云戴聖傳記四十九篇鄭受學於馬融使三篇爲融所增鄭必不得統同言之而盡以屬之戴聖矣鄭奔喪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投壺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鄭云曲禮即今儀禮鄭以此二篇當爲逸禮之正經而不當入之禮記當時尚無儀禮之稱故云曲禮儀禮本經禮而謂之曲禮鄭說稍誤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

自鄭君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於是漢代所尊爲禮經者反列於後而周官附於禮經者反居於前禮記正義序曰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

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錫瑞案禮器中庸諸書所言三百三千當時必能實指其數後世則無以實指之鄭君以周官三百六十與三百之數偶合遂斷以周官爲經禮而强坐儀禮爲曲禮此由鄭君尊崇周官太過而後人尊崇鄭義又太過一軒一輊竟成鐵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儀禮五名除所引漢藝文志外皆不可據以周官爲經禮三百不過仍以其數偶合以儀禮爲曲禮三千則以所引在經禮三百下而强坐爲曲禮據其說三千條止存十七篇卽篇有數條亦比十七篇幾增加百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百倍當有數百萬言當時如何通行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漢志明以今之儀禮爲經而周官經附後乃强奪經名歸之周官而十七篇不爲經而爲曲與漢志尤不合漢志引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

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韋以周官爲禮經顏以儀禮爲威儀是主鄭說臣瓚以禮經爲儀禮非周官是不主鄭說經禮乃禮之綱曲禮乃禮之目周官言官制不專言禮不得爲儀禮之綱儀禮專言禮古稱禮經不當爲周官之目自鄭注禮器有誤六朝唐人皆沿其誤瓚說獨不主鄭而師古反是韋說以當時皆從鄭義也今若改正三禮之名當正名儀禮爲禮經以大戴禮記小戴禮記附之而別出周官自爲一書庶經學易分明而禮家少聚訟矣

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世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

呼之耳後漢書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據疑涉魏高堂隆而誤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時人或在高堂之後漢初立博士禮主后倉見漢藝文志論志云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猶書分立歐陽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今九篇皆不傳志又列議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卽漢志之議奏中列蕭望之韋元成聞人通漢尹更始劉更生諸人而題戴聖撰者蓋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見於詩禮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餘條大戴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今略見於禮記鄭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餘條玉函山房皆有輯本二戴之學猶可考見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

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精而有
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
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衆賈逵之解詁
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尙易
爲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爲更難矣大小戴記亦
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爲其難者向微
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鄭
君著書百餘萬言精力實不可及傳云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
錫瑞案鄭注書箋詩閒有過繁之處而注禮文簡義明實不見其
過繁卽如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
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
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
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
經又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注云惠子廢適
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
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
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云深譏之大夫之家
臣位在賓後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
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云所譏行此一節記
文若無鄭君之注讀者必不解所謂鄭注止數十字而連用五識
字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其文法如此簡妙豈後人所能及哉月
令明堂位雜記疏皆云禮是鄭學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
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惟馬融注周官禮喪服經傳隋唐志皆著

錄而無禮記東漢會要載有融禮記注玉函山房輯本得十六條
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隋唐志皆著錄東漢會要作禮記解詁玉函
山房輯本一卷孔疏云鄭附盧植之本而爲之注鄭禮記注或亦
有本於盧馬者而注中未嘗質言之如周禮稱引杜鄭則亦未見
其必有所本也

論漢立二戴博士是儀禮非禮記後世說者多誤毛奇齡始辨正
之

漢立十四博士禮大小戴此所謂禮是大小戴所受於后倉之禮
十七篇非謂大戴禮記八十五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後世誤
以大小戴禮爲大小戴禮記並誤以后倉曲臺記爲卽今之禮記
近儒辨之已家喻戶曉矣而在　國初毛奇齡經問早辨其誤曰
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
今世但知禮記爲曲臺禮容臺禮爲戴記而並不知曲臺容臺與
戴記之爲儀禮聞嘗考曲臺所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傳容臺士禮
十七篇卽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后倉而后倉
受禮居於未央宮前之曲臺殿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爲
后氏曲臺記至孝文時魯有徐生善爲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祗
以容儀行禮爲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爲容臺此皆以儀禮
爲名字者若其學則后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
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故舊稱儀禮爲慶氏禮爲
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鄭樵爲三禮辨有云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
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后倉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按前
後漢志及儒林傳皆以高堂所傳十七篇瑕邱蕭奮卽以授后倉
作曲臺記是時兩漢俱並無禮記一書故孝宣立二戴及慶氏學

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鄭樵著通考而六經源流尙未能明況其他乎若禮記則前志祗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元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元作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爲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閒向歆所校之書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驟刪去一百三

十五篇世無是理況前漢儒林並不載刪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值莽變安從刪之又且大戴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爲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爲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疑以俟後此之論定者錫瑞案毛氏云士禮稱儀禮不知始於何時然在漢時卽有容禮之稱容禮卽儀禮也其說頗涉傅會而分別儀禮禮記辨鄭樵之誤及隋志之誤則極精確鄭注四十九篇卽今禮記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待馬融增入至今說已大著毛氏猶爲疑辭蓋在當時經義榛蕪未能一旦廓清而據其所辨明已可謂卓識矣

論段玉裁謂漢偁禮不偁儀禮甚確而回護鄭注未免强辭

段玉裁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曰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爲疏者每卷標題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次云鄭氏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鄭君本書但云禮無儀字可考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云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云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禮十七篇也不云禮云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耳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千也原注賈疏師古漢書注皆云威儀三千卽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經禮爲禮儀易曲禮爲威儀者凡皆禮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稱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

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禮鄉飲酒禮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偁儀禮考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傳禮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云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說文序曰其偁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卽周禮也說文全書如鞸下引鄉飲酒禮苄下引公食大夫禮晢下引士冠禮堋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鼏皆曰禮無儀字景十三王傳周官禮禮記並言則爲三說文序但言禮周官則禮字實包禮禮記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議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原注順故猶訓詁也按此小戴禮謂小戴之十七篇鄭目錄云

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爲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爲十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偁禮不偁儀禮甚著錫瑞案段氏謂漢偁禮不偁儀禮極確而回護鄭君以賈疏顏注爲未是不思賈疏顏注正本鄭君之說段解事儀三千明有經十七篇在內與賈疏顏注豈有異乎段又明以經禮爲綱曲禮爲目周禮豈得爲儀禮之綱乎後世之偁儀禮正以鄭君誤解威儀曲禮爲卽十七篇之禮也晉元帝時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是儀禮之名已著於晉時段以爲梁陳以後乃爲此偁說亦未諦

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

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淩廷堪本之作復禮篇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以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士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於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

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葢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錫瑞案淩氏作禮經釋例於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賅括一切禮文卽有不備可以推致與邵懿辰之說相近淩氏年輩在前當爲邵所自出而其實皆本於漢書其論禮所以節情復性於人心世道尤有關繫據此可見古之聖人制爲禮儀先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非故以此爲束縛天下之具葢使人循循於規矩習慣而成自然囂陵放肆之氣潛消於不覺凡所以涵養其德範圍其才者皆在乎此後世不明此旨以爲細微末節可以不拘其賢者失所遵循或啟妨貴淩長之漸不肖者無所檢束遂成犯上作亂

之風其先由小節之不修其後乃至大閑之踰越為人心世道之大害試觀兩漢取士必由經明行修所用皆謹守禮法之人風俗純厚最為近古晉人高語莊老謂禮豈為我輩設蕩放媮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亂華之禍足見細微末節所關甚鉅女叔侯謂禮所以保國晏平仲謂禮可以已亂洵非迂論漢晉之往事萬世之明鑑也漢以十七篇立學灼見本原後人以周禮為本儀禮為末本末倒亂朱子已駁正其失矣又引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儀更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之類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更有個文字則猶未知禮經關繫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儀禮經傳通解有王朝禮即是說大經之文字制度雖不可略然不如冠昏喪祭之禮可以通行）

論禮十七篇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御之誤當作射鄉尤為精確

周禮儀禮說者以為並出周公案以周禮為周公作固非以儀禮為周公作亦未是也禮十七篇蓋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漢以十七篇立學尊為經以其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禮經通論曰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為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闕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多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為不全者非專已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為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觀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於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證之禮運禮運嘗兩舉八者以語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譌為射御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今本作御）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非貨財強力不能舉其事非文辭揖讓不能達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養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為明確而可指者適合於

大戴十七篇之次序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為雜亂冠昏相見而後繼以鄉射四篇忽繼以士虞與喪服又繼以特牲少牢有司徹復繼以士喪既夕而後以聘禮公食覲禮終焉今鄭賈注疏所用劉向別錄次序則以喪祭六篇居末而喪服一篇移在士喪之前似依吉凶人神為次蓋向見記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尙尊喪事尙親遂以昏冠射鄉朝聘十篇為吉禮居先而喪祭七篇為凶禮居後焉較小戴稍有條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禮

通疑自高堂生后蒼以來而聖門相傳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所謂經禮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時即禮文廢闕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漢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爲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爲教配六藝而垂萬世則正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天下之達禮耳錫瑞案邵氏此說犂然有當於人心以十七篇爲孔子所定足正後世疑儀禮爲闕略不全之誤以儀禮爲經禮足正後世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之誤訂正禮運兩處射御當爲射鄉尤爲一字千金眞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覆學者治禮當知此義先於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求之

論邵懿辰以逸禮爲僞與僞古文書同十七篇並非殘闕不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劉歆移太常博士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合十七篇與三十九篇言之三十九篇無師說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尙在鄭康成亦及見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又奔喪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云皆升合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云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又得佚禮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璧皆可寶也吳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語惜古禮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禮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視十七篇爲殘闕不完之書而失聖人定禮之本意宋明以來直廢此經不以設科取士則皆劉歆之姦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聰明也夫即後人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中霤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公冠之類厠於十七篇之間不相比附而連合也何也皆非當世通行之禮常與變不相入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既誕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尙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吳氏不知其有全文而僅引禮注合爲一篇然觀其文意實與伏生五行傳前後相協必非古王居明堂禮而伏生全引入於大傳也則爲劉歆剽取大傳以爲王居明堂禮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猶十六篇逸書即僞武成之剽世俘解

見其他皆作僞也就令非僞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棄之餘康成不爲之注與十六篇僞古文書同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論謂逸禮不足信過矣當依草廬吳氏別存逸經爲允至斥逸禮爲劉歆誣僞頗嫌凡斷且逸禮古經漢初魯共王得於孔壁河間獻王得於淹中朝事儀見於大戴禮學禮見于賈誼書皆遠在劉歆以前未可指爲歆贋作也錫瑞案逸禮即非歆贋作亦不得與十七篇並列邵氏云就令非僞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棄之餘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其說最爲確當逸禮三十九篇猶逸書十六篇也皆傳授不明又無師說其眞其贋可以勿論學者於二十九篇書十七篇禮未能發明而偏好於逸書逸禮拾其殘賸豈可謂知所先務乎邵氏據諸書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謂王居明堂禮出於伏傳比於武成出於世俘可謂卓識丁氏能證

古文尙書之僞而必信逸禮爲眞何也

論古禮情義兼盡卽不能復而禮不可廢

聖人制禮情義兼盡專主情則親而不尊必將流於褻慢專主義則尊而不親必至失於疏闊惟古禮能兼盡而不偏重論君臣之義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贄奠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蓋古天子諸侯分土而治故必嚴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荅而天子負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盡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饗仍迎送獻酬待以賓客之禮諸侯與大夫燕禮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其他皆如賓客詩鹿鳴彤弓皆曰我有嘉賓臣有疾君問之臣死君親臨其喪情義兼盡者此其一論父子之義曲禮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內則子事父母之禮尤詳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禮見于母母拜之以成人而與爲禮特牲饋食禮嗣舉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孫當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夫婦之義昏義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壻執鴈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長幼之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其餘事先生長者之禮見於曲禮少儀甚詳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朋友之義士相見禮奉摯曰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請終賜見主人對某將走見賓固請主人辭摯賓對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固辭賓又固請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一見如此其敬讓也其餘凡與客入及坐席飲食見於曲禮少儀亦詳情義兼盡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情重於義必有禮以節情惟君臣則義重於情當有禮以達情自秦尊君卑臣漢雖未能復古其君於將相大臣猶有在坐爲起在輿爲下之禮後世此禮漸廢至宋並廢坐論之禮故蘇軾有禮節繁多君臣義薄之言後世拜跪之禮過繁誠與古制不合而矯其弊者欲盡去拜跪而滅等威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雖不及君臣之嚴亦非可以不修而聽其廢墜者

論禮雖繁而不可省卽昏喪二禮可證

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而老子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與禮家之言正相反曾子問孔子引老聃之說有四守禮如此謹嚴其自著書則詆毀禮甚至故或以爲老子是老萊子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又以爲老子諳禮厭煩而遁入於空虛正與六朝人講喪服厭煩乃變而談莊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說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純樸本無禮文卽以昏喪二事證之古者配偶無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親

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伏羲以後始漸制禮至周而後大備郁郁文盛儀節繁多如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一見之禮賓主五請執摯必先固讓執玉必先固辭入門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階自常情視之似乎繁而可省見則竟見之矣何必三讓受則竟受之矣何必三辭故老子以爲近作僞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禮已明言之矣聘義曰上公七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禮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夫兩君相見卽須介紹何必七介而禮以爲不然則已慤其他三辭三讓之禮可以類推檀弓曰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又曰辟踊哀之變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夫親死哀痛

迫切似不必言節文而禮哭踊有節以無節爲戎狄之道其他不若喪禮之迫切者更可以類推故常情所見爲可省者皆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徑行而欲盡廢繁文縟節卽以昏喪二禮證之昏禮盡去六禮之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一切不用則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矣可乎不可乎喪禮盡去附身附棺小斂大斂之文卜兆封壙一切不用則將舉而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無束帛儷皮之儀有持弓敺禽之弔配偶無定不葬其親皇初榛狉蓋非得已由今觀之非直近於野蠻亦且比於禽獸禮曰戎狄之道戎狄卽今所謂野蠻曲禮曰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夫知有母不知有父親死委之狐狸蠅蚋非禽獸而何在古人特限於不知後世聖人已作爲禮而別於禽獸矣伏羲漸近文明及周爲文明之極至文明已極禮節不得不繁若厭其太繁而矯枉過正違文明之正軌從野蠻之陋風非惟於勢有所不行亦必於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異於野蠻者在此人之異於禽獸者亦在此也古禮在今日不過略存餼羊之遺而昏姻之六禮喪葬之大事猶多合於古者蓋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廢若欲舉此而盡廢之不將爲野蠻爲禽獸乎

論古冠昏喪祭之禮士以上有同有異

有王朝之禮有民閒通行之禮論定禮之制則民閒通行之禮小而王朝之禮大論行禮之處則民閒通行之禮廣而王朝之禮狹十七篇古稱士禮其實不皆士禮純乎士禮者惟冠昏喪相見若祭禮則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大夫禮鄉飲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禮

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爲諸侯禮覲禮爲諸侯見天子禮並非專爲士設其通稱士禮者蓋以士冠列首遂並其下通稱爲士而不復分別耳若士以上冠昏喪祭之禮與士或同或異不見於十七篇而見於記與他書者亦略可以考見士冠禮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據此則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禮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左氏傳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正後起之禮冠禮三加爲度天子諸侯冠用四加亦後起之禮也昏禮大夫與士異蓋五十以後或有續娶其可考者士當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廟祭而後禮成士不外娶無畱車反馬大夫或外娶有畱車反馬士必親迎至婦家天子諸侯親迎於館士納徵儷皮束帛天子諸侯加以玉此禮

之稱異者喪禮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高宗諒陰鄭君讀爲梁闇是天子亦居倚廬而春秋後禮已不行故子張疑而問滕人謂魯先君莫之行又其後則大夫與士亦有異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服如士服是大夫士有異鄭注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王肅曰春秋之時尊者尙輕簡喪服禮制遂壞張融曰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尙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孔疏曰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據此則大夫以上喪禮之異於士者皆後起之禮也祭禮則廟祧壇墠之數禘祫時祭之名尊彝酒齊之分冠服牲牢之異有見於三禮明文者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難於備舉蓋天子諸侯之祭禮與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喪禮之異爲後來之變也

論后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禮家之通例鄭注孔疏是其明證

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然則天子諸侯之禮在孔孟時已不能備孔子既不得位又生當禮壞樂崩之後雖適周而問老聃萇宏入太廟而每事問委曲詳細必不盡知所謂吾學周禮今用之者蓋卽冠昏喪祭射鄉當時民間通用之禮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有觀於鄉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漢初魯儒猶鄉飲射於孔子家則當時民間猶行古禮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證晚而定禮約之爲十七篇以爲學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雖不能備亦略具矣禮由義起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卽無明文可據皆可以意推補古者五刑之屬三千見於尙書呂刑威儀三千曲禮三千見於中庸禮器其數皆三千者出乎禮者入於刑故取其數相準數至三千不爲不多然而事理之變無窮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爲之制雖三千有所不能盡如今之　大清律遠本漢唐繁簡得中纖悉備具而律不能盡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盡更須臨時酌議　大清通禮禮部則例雖極明備而承襲之異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載上煩部議取決臨時者以今準古何獨不然是卽周時三千之禮具在其不能盡具者亦須臨時推補況在諸侯去籍始皇焚書之後哉后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不

得不然之勢其實是禮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漢志尊崇逸禮謂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之說其意以爲博考逸禮則天子之禮略備可以無煩推致鄭君因親見三十九篇之禮者也其注三禮於逸禮中之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烝嘗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引用甚尠且於古大典禮後儒所聚訟者未嘗引逸禮以爲斷仍不能不用倉等推致之意如周禮內司服緣衣注曰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元此鄭君自云推次者司尊彝注曰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注曰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

爲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鄭以推差訂正經文尤爲精密而魯禮禘祫義曰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夫禘祫乃古大典禮後儒所聚訟者鄭君明言訩訩爭論而於逸禮禘於太廟之類何不引以

爲據反據春秋以相準況於此足見古文逸禮大都單辭碎義實無關於宏旨故鄭不爲之注亦不多引用鄭之所謂準況即倉等所謂推致也其後孔賈之疏經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兩家之疏如玉藻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類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孔疏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文隨事曲解無所憑據此則推致太過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禮家之通例也

論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當從朱子采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分節尤明

自逸禮之書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備之疑自三禮之名出而十七篇有非經非傳之疑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是周禮爲經而儀禮爲傳矣謂儀禮爲經禮禮記爲曲禮是儀禮爲經而禮記爲傳矣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儀禮鄭元等皆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

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錫瑞案分別經傳當從朱子之說朱子既有此分別遂欲合經傳爲一書答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答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乞修三禮劄子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

此意修儀禮經傳通解其書釐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釐析儀禮諸篇多非舊次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類未免宋儒割裂經文之習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比賈疏分節尤簡明荅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近馬驌繹史載儀禮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江永禮書綱目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分節皆用朱子之法

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

漢儒多言禮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與理本一貫然禮必證諸實合於禮者是不合於禮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理常憑於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無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舉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爲父適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適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適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適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

服年月格斬衰三年適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上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始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錫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此條實由推致而得可見禮爲人倫之至而以推致言禮爲一定之法必惜逸經之不具而疑推致爲無憑非知禮者也後儒空言理而不講禮謂禮吾知敬而已喪吾知哀而已一遇國家有大疑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議明大禮議舉朝爭論皆無一是激成朋黨貽誤國家尤非知禮者也卽如宋之甯宗以祖父沒而父病不能執喪代父而立自應承重無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應承重亦未嘗不有一偏之理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爲說卽以朱子之賢猶不能折服羣疑必得鄭志明文然後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鄭而並欲修禮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鄭注補經也

論鄭樵辨儀禮皆誤毛奇齡駁鄭樵而攻儀禮之說多本鄭樵

鄭樵儀禮辨曰古人造士以禮樂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大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爲冠婚喪祭之儀朝聘饗射之

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閒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輿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文帝時以容爲禮大夫後世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閒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注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摸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氏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爲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饔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喪服一篇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爲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

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殽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爲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問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爲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郎爲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爲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爲儀禮疏

錫瑞案樂史論儀禮有可疑者五鄭氏所說多同樂史之論其所以誤疑儀禮者一則不知儀禮之名始於何時以爲周公時已名儀禮而漢人未嘗稱道儀禮則今之儀禮必晚出當是漢儒摸倣而作不知禮十七篇原於周公定於孔子周公孔子時但名禮漢以立學名爲禮經班志本於劉歆七略其云經十七篇譌爲七十篇者（劉敞已訂正矣鄭氏或未見）卽今儀禮劉班時無儀禮之名非別有儀禮而志不及也鄭君以前雖無注儀禮者而馬融已注喪服其非後儒增益明矣一則誤執左氏之說分儀與禮爲二且重禮而輕儀不知左氏極重威儀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儀（古本無威字見經義述聞）謂其不可以終於其時君大夫視下言徐其容俯仰之類皆斷其將死亡何嘗以威儀爲末節若女叔齊謂魯侯習儀焉知禮蓋以借諷晉君子太叔謂是儀非禮蓋以此進簡子言非一端不必過泥武子不識殽烝魯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時經不具之明證若周公成書具在列國無緣不知聘禮與掌客不同又儀禮周禮不出周公之明證若二書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異漢雖重徐氏之禮容當

時習禮經者並非專習容禮十七篇後稱儀禮蓋以其中或稱儀（大射一名大射儀）或稱禮而名之非取容禮爲名禮十七篇亦非僅容貌威儀之末也云孔穎達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孔疏中無明文蓋因不疏二書遂以爲疑之耳毛奇齡攻儀禮多本其說故具論之

論熊朋來於三禮獨推重儀禮其說甚通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卽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卽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卽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卽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

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啟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字誤疑處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

孔子之後　旻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詭僞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厪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錫瑞案熊氏於三禮中推重儀禮以爲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厪存自是確論十七篇爲周公之遺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遺制或參闕里之緒言久遠難明而漢稱爲禮經則已定爲孔子之書矣韓文公苦儀禮難讀又云於今無所用之蓋慨當時儀禮不行非謂儀禮眞無所用南北朝儒林傳兼通三禮猶不乏人賈公彥疏實本齊黃慶隋李孟悊至唐而習此經者殆絕見李元瓘上奏舉行冠禮人皆快鄭尹而笑孫子見柳宗元書唐加母喪三年并加外親服制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故韓公有慨於此至宋有張淳儀禮辨誤李如圭儀禮集釋並釋宮世傳釋宮爲朱子作朱子嘗與如圭訂禮或取其書入集中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黃幹楊復補喪祭二禮復又作儀禮圖元吳澄纂次八經十傳敖繼公儀禮集說疏解頗暢惟詆鄭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錢大昕俞正燮已駁正之熊氏於儀禮雖非專家而所論甚確由朱子極尊儀禮故宋元諸儒猶知留意此經也

論聘禮與鄉黨文合可證禮經爲孔子作

熊朋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

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錫瑞案此正可徵儀禮爲孔子作鄉黨之文與儀禮多合蓋有孔子所嘗行者有孔子未嘗行而嘗言之者熊氏謂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蓋未知鄉黨聘禮皆孔子之書而謂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則已明知禮經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云孔子嘗言其禮則亦略見及之蘇氏云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則但知有儀禮作於周公之說而不知爲孔子所作夫鄉黨所言禮既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聖門何必記其禮乎左氏襄二十八年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孔疏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

也案孔氏聘辭今無可攷服子慎東漢末說必有據鄉黨文與聘禮合者當卽孔氏聘辭之文以爲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則孔氏聘辭文必繁不止如鄉黨篇中所載之略此亦可爲聘禮傳自孔氏之證後世必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於是此等文皆失其解疏正以儀禮爲周公作者故於服氏之說既不知何所出遂訓爲不必然而古義盡湮矣季札觀樂與今風雅頌次序合服氏以爲傳者據已定錄之則左氏所載當時諸侯大夫行禮與禮經合者或亦據孔子所定之禮錄之顧棟高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謂周禮爲漢儒傅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愈正變儀禮行於春秋時義駁顧氏說謂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據臧孫爲季孫立悼子爲儀禮賓爲苟敬及嗣舉奠法齊侯飲邵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爲儀禮請安法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闔乞肉焉爲儀禮取薦脯法雖其禮相脗合未可據之以儀禮爲周公所作眞出孔子之前也

論讀儀禮重在釋例尤重在繪圖合以分節三者備則不苦其難春秋有凡例禮經亦有凡例讀春秋而不明凡例則亂讀禮經而不明凡例則苦其紛繁陳澧曰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記文之發凡者也鄭　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士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若鈔出之卽可爲儀禮凡例矣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文多不載見東塾讀書記）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此所謂倫類卽凡例也近時則淩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案陳氏引注疏甚明初學猶苦其分散難考先觀禮經釋例則一目瞭然矣陳澧又曰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

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以下文多不載）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皐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阮文達公爲張皐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緜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法澧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illegible]恨未得卒業耳若夫宮室器服

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圖則善矣錫瑞案聶氏三禮圖朱子譏其醜怪不經非古制今觀其冠制多怪誕必非三代法物而據實儀序稱其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則實原於鄭君及阮諶梁正夏侯伏明張鎰諸家特非盡出鄭君而鄭注儀禮賈疏儀禮有圖則自陳氏始發之楊復圖世罕傳惟張惠言儀禮圖通行比楊氏更精密

韓文公苦儀禮難讀讀儀禮有三法一曰分節二曰釋例三曰繪圖得此三法則不復苦其難分節可先觀張爾岐吳廷華之書釋例凌廷堪最詳繪圖張惠言最密若胡培翬儀禮正義雖詳而太繁楊大堉所補多違古義與原書不合不便學者誦習姑置之

論宋儒掊擊鄭學實本王肅而襲爲已說以別異於注疏

三禮繁難一人精力難於通貫漢以十七篇立學后倉曲臺記後並無解義杜賈二鄭止解周官馬融解周官與禮記而十七篇止注喪服惟鄭君徧注三禮至今奉爲圭臬誠可謂宏覽博物精力絕人者矣其後禮書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刪幷禮論八百卷爲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續何承天禮論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牛宏撰儀禮百卷今皆不傳惟崔靈恩三禮義宗四十七卷猶存其略宋陳祥道禮書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並稱其精博　四庫提要曰其中多掊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祫謂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卽圜丘之說論禘大於祫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闕康成上帝卽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亦皆王安石客安石說經旣剏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錫瑞案祥道之書博則有之精則未也其自矜爲新義實多原本王肅漢時禮家聚訟古今文說不同鄭君擇善而從立說皆有所據如說廟制以爲天子五廟周合文武二祧爲七本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王肅乃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不知古無天子九廟之說而肅說二祧亦與祭法不合也鄭說圜丘是禘嚳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嚳本國語祭法王肅乃謂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劉向爲據不知董劉皆未見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難鄭也鄭說三年祫五年禘祫大禘小本於春秋公羊經書有事爲禘各於其廟大事爲祫羣廟主悉升於太祖而肅引禘於太廟逸禮昭尸穆尸皆升合於太祖孔疏

已駮之曰鄭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也（逸禮不足信卽此可見故鄭不用亦不爲之注）鄭說五帝爲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則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鄭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陳祥道據掌次駮鄭卽此可證其誤）是鄭義本先鄭王肅以爲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則大皞炎黃之先無司五行者乎此與肅駮鄭義以爲社稷專祀句龍后稷不祀土穀之神者同一謬妄也王肅所據之書鄭君無緣不知其所以不用者當時去取必自有說肅乃取鄭所不用者轉以難鄭鄭據今文則以古文駮之如據逸禮以駮公羊是也鄭據古文則以今文駮之如據董劉以駮周官是也其時馬昭張融下至孔穎達疏已爲細加分別宋人寡學不盡知二家之說所自出取王說之淺近疑鄭義之博深又以其時好立新說鄭注立學已久人多

知之王說時所不行乃襲取之以爲己說陳氏禮書大率如是皆
上誣前賢下誤後學後人不當承其誤凡此等書可屏勿觀（朱子曰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朱子於禮用功深故能知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
論王肅有意難鄭近儒辨正已詳五禮通考舍鄭從王兪正燮譏
之甚是
合今古文說禮使不分明始於鄭君而成於王肅鄭君以前界限
甚嚴何休解公羊傳據逸禮而不據周官以逸禮雖屬古文不若
周官之顯然立異也杜賈二鄭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說鄭司農注
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卽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惟注諸男方百里
一條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耳五
經家說卽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說也鄭君疏通三禮極具苦心於
其分明者則分之爲周禮爲夏殷禮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說之或

且改易文字展轉求通專門家法至此一變王肅有意攻鄭正當
返求家法分別今古方可制勝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將今古文
說別異不同之處任意牽合如王制廟制今說祭法廟制古說此
萬不能合者而肅僞撰家語孔叢子所言廟制合二書爲一說鄭
君以爲祭法周禮王制夏殷禮尚有蹤跡可尋至肅乃盡抉其藩
離蕩然無復門戶使學者愈以迷亂不復能知古禮之異尤可笑
者家語孔叢擧禮家聚訟莫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爲折衷不
知禮家所以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明文可據是以石渠虎觀至
煩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羣言淆亂折諸聖尙何
庸斷斷爭辨乎古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家語如五帝七廟
郊丘之類處處牽引攻鄭之語殊乖注書之體而自發其作僞之
覆肅又作聖證論以譏短鄭據唐元行沖傳云六十八條今約存
三十條禮之大者卽五帝七廟郊丘禘祫社稷之屬其餘或文句
小異不關大義肅之所謂聖證卽取證於家語孔叢以爲鄭君名
高非託於聖言不足以奪其席而鄭學之徒馬昭已灼知家語爲
王肅僞作斯可謂心勞日拙矣晉武帝王肅外孫郊廟典禮皆從
肅說其時鄭王之徒爭辨不已久而論定六朝南北學三禮皆遵
鄭氏至唐而孔疏禮記賈疏周禮儀禮發明鄭義尤詳宋以後乃
舍鄭從王排斥注疏　國朝昌明鄭學於王肅之僞撰家語僞撰
古文尙書經傳攻之不遺餘力肅之私竄毛詩以難鄭者亦深窺
其癥結聖證論中所說郊廟大典惠棟孫星衍辨正尤詳惟秦蕙
田五禮通考多蹈陳祥道禮書舍鄭從王之失似卽以禮書爲藍
本　四庫提要曰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僅以爲過祥
道似亦有微辭焉兪正燮癸巳存稿云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

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
榛芒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
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
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
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
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錫瑞案五禮通考
網羅浩博自屬一大著作而其大書旁注低格附載體例誠多未
善有如兪氏所譏舍鄭從王是宋非漢尤爲顚倒之見恐誤後學
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而推廣
爲五禮徐氏專講喪禮條理不繁故詳審無可議秦氏兼及五禮
過於繁博故體例有未善足見三禮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鄭君
並注三禮後孔氏止疏禮記且原本於皇熊賈氏疏儀禮本黃慶

李孟悊周禮不著所出亦必前有所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至歿尙未卒業若陳氏禮書秦氏通考未免舉鼎絕臏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禮通釋有編次而少折衷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有折衷而欠精確惟江永禮書綱目本於朱子足以補正朱子之書治三禮者可由此入門而五禮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鴻賓序三禮通釋云五禮通考所據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說多鄉壁虛造而漢魏六朝經師之遺言大義尠及之可謂知言

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別不厭其繁

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賓取爵降洗賓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升賓拜洗主人拜降盥賓降主人卒盥揖讓升主人實爵獻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賓啐酒拜告旨主人荅拜賓卒爵拜主人荅拜賓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已物也主人酬賓略同酬酒不舉注云君子不盡人之歡獻酢酬共爲一獻所謂一獻之禮

賓主百拜在今人視之必以爲繁文縟節而古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行之惟燕禮大射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古人之拜與今異皆一人先拜拜畢而後一人荅拜曲禮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解此可無疑於士冠禮之母荅拜昏禮之舅姑荅拜矣古無二人並拜之禮故昏禮夫婦不交拜以壻雖爲主人婦不自居於客夫婦敵體不使一人先拜一人荅拜故不拜此古禮之與今異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禮必在堂而朝在路門外無堂不便行禮朝禮止打一照面與今屬員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無無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禮也周禮九拜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陳祥道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惠棟江永方苞秦蕙田段玉裁言人人殊淩廷堪與陳壽祺喬樅父子後出爲最覈壽祺云九拜皆主祭祀而言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禮祭祀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喪禮祭祀之拜也奇拜襃拜肅拜禮之殺也一曰稽首鄭注頭至地也賈疏云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頓首檀弓疏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鄭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云空首拜者君荅臣下拜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壽祺按此卽拜稽顙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拜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齊衰不杖以下爲吉齊衰以上爲凶其拜也皆稽顙以吉凶分先後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襃拜鄭大夫云襃讀爲報報拜謂再拜也九曰肅拜先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錫瑞案古

人一拜之禮而分別如此其繁非故爲是瑣瑣也凡人之情簡則易易則慢心生反是則嚴嚴則畏心生禮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亂以誘賢亦以範不肖故曰出於禮者入於刑納諸軌物然後禮明而刑措若謂委曲繁重之數皆戕賊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趨於苟且便利將上下無等而大亂昔漢高帝去秦苛儀羣臣飲酒爭功拔劍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孫通爲緜蕞起朝儀而後定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不信乎

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皆謬

禮器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禮坊民不以諧俗爲務故禮文之精意自俗情視之多不相近又古今異制年代愈邈則隔閡愈甚漢人去古未遠疑經尙少唐宋以後去古漸遠而疑經更多矣今舉數事證之如士冠禮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冠義見于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是母之拜子一爲受脯一爲成人而與爲禮猶嗣舉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義存焉杜佑通典乃以爲瀆亂人倫以古禮不近人情也昏禮女家告廟壻家無告廟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廟後人乃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傳先配而後祖及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等語以證告廟不知齊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禰當卽卜日卜吉之類冠娶妻必告鄭注明云告於君也五廟乃天子諸侯之制豈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諸侯廟者楚公子圍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應告廟並非專爲娶妻先配後祖當從賈服以祖爲廟見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始成昏譏先配也昏禮是士禮當夕成昏鄭謂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賈服之合古禮夫娶不告廟又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喪服父在爲母期以父喪妻止於期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婦爲舅姑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然則婦爲舅姑期亦不貳斬之義自唐以後母與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無量所謂俗情膚淺者甚疑古禮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禮必有尸自天子至於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禮杜佑理道要訣謂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爲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未改耳杜不知外裔猶存古法反以古法未離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無主以不禘祫無須分别少牢饋食束帛依神特牲

饋食結茅爲菆卽以代主許君鄭君同義孔疏賈疏謂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徐邈元悖乃引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詁明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謂木主又引逸禮饋食設主不知逸禮不可據故鄭不用亦不爲注舍許鄭之明說從疑似之誤文是疑無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喪去國哭於墓祭是吉禮必行於廟故辛有見被髮野祭歎其將爲戎後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爲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及魯諸儒歲時上孔子冢以爲古已祭墓不如冢人爲尸後鄭以爲或禱祈焉先鄭以爲始竁時祭以告后土與墓祭無涉趙岐注孟子以卒之東郭墦閒爲句亦非墓祭曾子語見韓詩外傳漢初之書魯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漢之間疑當其時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廟乃漸移廟祭爲墓祭不得爲古祭墓之證而毛奇齡閻若璩皆曲徇俗說是以不祭墓爲不近情也古今異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勢所難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誣罔若沈溺俗說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會誤文强古人以從今人更不可也

論古禮最重喪服六朝人尤精此學爲後世所莫逮

古禮最重喪服禮經十七篇有子夏喪服傳一篇在內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有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多言喪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

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强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譌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異教故子思聖人之允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錫瑞案孔疏所言極其通達記文所以不定者一則制禮之初細數不能備具一則亂離之後故籍復不盡存喪服更糾紛難明故後儒尤多聚訟漢人禮書最早而略傳於今者有大戴喪服變除十七篇禮經馬融獨於喪服有注鄭君亦有喪服變除其後則有王肅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射慈喪服變除圖杜預喪服要集袁準喪服經傳注孔倫集注喪服經傳陳銓喪服

經傳注劉智喪服釋疑蔡謨喪服譜賀循喪服要記謝徽喪服要記注葛洪喪服變除裴松之集注喪服經傳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崔凱喪服難問周續之喪服注王儉喪服古今集記王逡之喪服世行要記見玉函山房輯本釋文敘錄有蔡超田僧之劉道拔皆不傳自漢魏至六朝諸儒多講禮服通典所載辨析同異窮極深微朱子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顧炎武日知錄云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故藹望之爲太傅以禮服論語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習浮華之世講論服制如此謹嚴所以其時期功去官猶遵古禮除服宴客致罣彈章足見江左立國猶知明倫理重本原故能以東南一隅抗衡中原百餘年也

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冠昏喪祭之禮古時民間通行後世已不盡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禮古今異制後世尤不能行即如禘郊祖宗據鄭君祭法注祖文宗武於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於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於民者也禘嚳於圜丘周之遠祖有聖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無慚惟誠爲其祖故應崇祀而非妄後世有天下者

與古大異秦雖無道其先猶爲諸侯有始封祖若漢高崛起其先並無功德亦無始封在漢惟當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無人可配自漢以後猶夫漢也若欲仿古典禮必至如漢之祖堯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遙遙華胄將有神不歆非類之誚故宋神宗罷禘天之祭誠以無其人也此則禘郊祖宗古禮雖有明文而難以仿效者也廟制本於服制服止五廟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則增至七禮緯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是古時已稍有通變諸侯五廟魯有周公大廟魯公世室與四親廟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則僭天子七廟之制）正與周制相仿雖稍增而不過七也過七則應祧遷如每帝一廟而不祧商周數百年廟將無地以容漢翼奉貢禹韋元成始建祧遷之議而議久不決劉歆復以宗無數之妄言亂之廟所以敬祖先非所以報功

德有功德卽稱宗不祧爲天子者誰肯謂其祖無功德如此則無可祧之祖故東漢遂變爲同堂異室之制夫廟不二主若一廟數人正是祧廟之制是同堂異室名爲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爲一廟而親盡卽祧誠以尊祖之義古今一也此則七廟祧遷古禮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歲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時迎氣祭祖一歲凡四禴禘嘗烝又有三年祫五年禘後世車駕難以數動經費又恐過繁於是天地合祭禘祫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時甚或傅會古制以爲當然其實古制不如是而典禮不可廢惟圜丘明堂既無配天之祖不必强立此又古禮有明文而可以斟酌變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禮以及度數儀文之末皆可因時制宜後世於王朝之禮考訂頗詳民間通行之禮須行反略國異政家殊俗聽其自爲風氣多有鄙俚

悖謬之處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習成風宜命儒臣定爲畫一之制原本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朱子家禮冠禮鄉飲古制宜復並非難行昏禮喪禮今亦有與古合者惟祭禮全異立尸交爵之類後世誠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禮多行於廟今士大夫不皆有廟有廟亦與所居隔越故宜變而通之期不失夫禮意而已朱軾儀禮節略撫浙時嘗試行之未能通行爲可惜也

論明堂辟雍封禪當從阮元之言爲定論

古禮有聚訟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禪是也阮元曰辟雍與封禪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爲韍與冕並重此卽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爲棟宇以蔽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卽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郵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韍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爲腐儒說壞元以爲封者卽南郊祭天也禪者卽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間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霸大約其威

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卽爲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顛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冊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爲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文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離也齊中也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堯典舜巡四岳卽封禪之禮禹會諸侯如之錫瑞案六經不言封禪惟禮器言因名山升中于天卽封禪也阮以舜巡四岳爲封禪之禮說甚通達穎容盧植蔡邕以明堂與太廟大學辟雍靈臺爲一而漢立明堂辟雍不在一處後漢紀注引漢官儀曰辟雍

去明堂三百步鄭君習於時王之制以爲古制亦然袁準以鄭義駮蔡邕其實古制當如蔡說特蔡未能別白其時代故不免啟後儒之疑阮云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極精特以爲太學在城內與王制不合耳劉歆讖漢儒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阮元說見問字堂集贈言

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

古制存於三禮而說禮者多誤古制遂以不明卽以學校一事言之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自古以來天子諸侯之通制也自鄭君以後說者皆誤由於不知古人立學竟在何處錫瑞案古學皆在門堂之塾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尙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鄭注古

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又曰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解詁皆與大傳文略相合此鄉學在塾之證也而小學大學亦在塾知小學在塾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古者左宗廟右社稷公宮南之左乃宗廟之地安得於此立學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據此則公宮南之左卽是虎門之左乃路門之左塾也保氏當居右塾不言者省文師氏尊於保氏記以師氏統保氏故言左不言右實則左右塾皆有學當如大傳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大傳言出學就出言故尊右此記言入學就入言故尊左國子小學與鄉人小學制度相同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師氏居左塾保氏居右塾之證蔡氏以此證明堂大學則誤以證路門左右小學則正合矣小學必在路門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歲入小學必離宮中不遠當是古之通制若如鄭注王者相變小學或在郊八歲太子遠入郊學殊非人情必不然矣知大學亦在塾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引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當作晡入西學莫入北學二句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據蔡說則東西南北四學卽在明堂東西南北四門四學各有異名玉海引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據此則太學中

學卽辟雍在明堂中明堂爲五經之文所藏處故宜承師問道爲天子所自學古稱四學亦曰五學其實皆在一處故記文以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言之若謂一在國一在郊相去甚遠豈得遙遙相對兩漢諸儒孔牢馬宮盧植潁容皆謂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與蔡邕同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此說與孝經援神契言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正合乃明堂大學同處之確證四學在四門卽四門之塾與各鄉小學虎門小學不異此亦當是通制若如鄭注王者相變大學或在國古者國中地狹大學人眾必不能容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是王子國子由虎門小學凡民俊秀由各鄉小學學成之後皆入大學非國中

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卽南方七里之內人知鄉學在塾不知小學大學皆在塾考工記門堂三之一則之地不狹明堂四門門有兩塾學者雖衆足以容之學制所以不明者由於不信大學在明堂所以不信大學在明堂者由於不知四學在明堂四門之塾袁準駮蔡正由昧此孫志祖段玉裁顧廣圻朱大韶互相爭辨其說卒不能定亦由昧此故耳

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

孔子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樂記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是一代之制度必不盡襲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禮有明徵而非特後代之與必變易前代也卽一代之制度亦歷久而必變周享國最久必無歷八百年而制度全無變易者三禮所載皆周禮也禮經十七篇爲孔子所定其餘蓋出孔子之後學者各記

所聞而亦必當時實有此制度非能憑空撰造儀禮周禮言聘覲之禮不盡合禮記檀弓言東方西方之奠齊衰大功之喪亦不盡合王制祭法言廟制祭禮尤不相符說者推而上之則以爲兼有夏殷鄭君云王制夏殷雜是也抑而下之則以爲雜出秦漢鄭君以月令爲秦制盧植以王制爲漢法是也攷其實皆不然三禮皆周人之書所記皆周時之禮（禮記所載或有夏殷禮而既經周因與損益則亦卽周禮矣秦漢之禮又多本之於周）其所以參差抵牾者由於歷代久遠漸次變易傳聞各異紀載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雜秦漢也請以漢唐之禮證之漢初用叔孫通所定之禮後漢又使曹褒撰次新禮既加更定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叔孫所定者爲漢禮曹褒所定者非漢禮可乎唐初用貞觀顯慶禮元宗又作開元禮而五禮始備既經改作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貞觀顯慶作者爲唐禮開元所作者非唐禮可乎疑三禮之參差抵牾而謂一是周禮一非周禮何以異於是乎若謂周時變禮無明文可徵請以官制一事證之制度以設官爲最重執政又爲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時周公召公以冢宰執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又曰鄭伯爲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則東遷以後執政者稱卿士詩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時已稱執政者爲卿士又不自東遷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攷者見其餘不可攷乎西周之末必稍變於成康以前東遷之後又漸變於西周之末當時既有改易後世何能折衷學者惟宜分別異同以待人之審擇若必堅持一說據爲一定之制則禮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又安得有一書可爲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誥立政所載不詳周官僞古文不可據

鄭衆未見僞古文以爲周官六篇卽尚書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類其說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禮無成書可稽試舉大者論之禮緯云周六廟至子孫七蓋周初以后稷爲始封祖文王爲受命祖合四親廟爲六其後武王親盡以爲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爲七此當在共懿之世禮無明文東都有明堂無宗廟王入太室祼卽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廟爲禾黍東遷當更立廟禮無明文敬王居成周別立廟與否亦無明文孝王以叔父繼兄子桓王以孫繼祖定王顯王以弟繼兄如何序昭穆亦無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魯事證之郊則既耕而卜禘則未應吉禘而禘廟則立武宮立煬宮桓僖不毁甚至公廟立於私家三家雍徹季氏八佾朝服以縞婦人髽而弔皆變禮之大者明堂位謂禮樂政俗未嘗相變且以武公廟比武世室凡此等以爲禮則實非禮以爲非禮則

當時實有是事魯事詳而周事畧以爲推周則其禮之是非治亂記載參差亦必當時實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誤入後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讀者忽而不察耳

論周官改稱周禮始於劉歆武帝盡罷諸儒創其不信周官之證儀禮非古名周禮亦非古名漢初名爲周官始見於史記封禪書曰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賈公彥疏序謂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獨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

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公彥曰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元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錫瑞案周禮源流賈氏敘述頗詳以爲始皇焚書特惡周禮說本馬融融說亦不知何據惠帝已除挾書之律非始武帝融蓋以周官武帝時出而爲此說劉歆典祕書在哀帝時亦非成帝賈公彥已辨之當時衆儒共排以爲非是其說惜不可考周官改稱周禮蓋卽始於劉歆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爲周禮陸德明序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是其明證武億曰班氏於王莽一傳之中凡莽所出下施於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

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於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桼易莽傳徵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稱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後可知矣荀悅之言洵不誣也案周禮名始歆莽武氏說尤分明自是之後周官周禮互見錯出後漢儒林傳言馬融作周官傳鄭元作周官注蓋以馬鄭自序原稱周官或據以爲其時尚無周禮之名又謂周禮名始鄭君皆考之未審鄭自序已稱周禮其注儀禮禮記引周禮甚多後漢盧植傳亦有周禮之稱是其名非起於漢末特在漢初本名爲周官耳班志正名周官不從歆莽之制或謂班志皆本劉歆七畧據其稱周官不稱周禮與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等語皆與劉歆尊信毛詩周禮不同似志非盡本於七略林孝存詆武帝知

周官瀆亂不驗或據封禪書駮之謂武帝知不驗羣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禪書下文明言羣儒拘牽古文上盡罷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驗之證孝存之說必有據也

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人非必出於周公亦非劉歆僞作

周官與左氏皆晚出在漢時已疑信參半後之尊周官者以爲周公手訂似書出太早抑之者以爲劉歆僞作似書出太遲何休以爲出於六國時人當得其實毛奇齡周禮問曰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於周秦之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又曰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乎（此馬融之說賈疏已辨之）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即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預造其語者乃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使歆既爲經又復爲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謂博而篤者必不在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當有究竟藝文志於樂經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爲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於竇公獻樂章後即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

三禮通論　至

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爲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行僞於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即有訴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擯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闢此書者亦且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興者反昧所從來是攻膏肓而不解壘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畧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見者雖不無參臆而其爲周制則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方護衛不暇而欲迸絕之則餼羊盡亡矣錫瑞案毛氏以周官爲戰國時書不信爲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劉歆之僞而謂周制全亡賴有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有心古學宜加護衛最爲持平之論

三禮通論　至

論毛奇齡謂周官不出周公並謂儀禮不出周公而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詆毀

經問又曰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即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答曰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嘗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於儀禮則直受后倉曲臺記立二戴之學於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於西漢者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

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大戴見周禮而附會之抑豈李氏上周官經時竊取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爲周末言禮者所通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薌及牛夜鳴則庮十句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錫瑞案汪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於毛氏引樂人竇公大戴朝事禮記內則之外增入逸周書職方禮記燕義詩生民傳三事陳澧又考得雜記鄭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記賈疏大司馬注疏四條然此諸說亦但可以證周官非劉歆作僞而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定後人必以爲周公作又以儀禮亦周公作然則二書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見於孔孟書及春秋時

人所稱引使人反疑不信惟從毛氏之說以爲戰國人作方足以解兩家之紛毛氏云鄉遂之官迥異朝廟其所設諸屬往往有不必計祿食者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設多名而備實無幾其說可以解官多而祿不給之疑又云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又云五等分國本造爲設法之例以統校地數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說可以解國多而地不足之疑毛氏說經多武斷惟解周官心極細論亦極平而知儀禮不出周公不知實出孔子謂儀禮亦戰國人作因朱子家禮尊信儀禮乃作昏禮辨正喪禮吾說篇祭禮通俗譜詆斥儀禮而自作禮文致閻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禮之誚則由不曉禮經傳於孔氏非周禮禮記之比也

論周禮爲古說戴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并爲一

漢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沿習日久遂以早出立學者爲今文晚出不立學者爲古文許慎五經異義有古周禮說今禮戴說或云今大戴禮說或云戴禮戴說其中亦有大小戴所傳十七篇禮經之說非盡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也十七篇禮之說不盡今文近人分別十七篇經是古文說經中之記是今文說而十七篇經又有今古文之分鄭君傳云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是小戴所傳十七篇禮當時通行字皆今文鄭以古經之字校之取其義長者從之故鄭注十七篇或經從今則注云古文某爲某或經從古則注云今文某爲某詳見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此特卽其古

今文字傳本不同者言之非必義說之全異也許君以戴禮爲今說則對周禮爲古說言之耳至若小戴禮記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爲今文說祭法出於國語爲古文說其言祭禮廟制不同此顯有可證者近人又分別二戴記以王制爲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取祭法爲古國語說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爲古周禮說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爲古春秋左氏說雖未必盡可據而王制爲今文大宗周禮爲古文大宗則顯有可證者卽以官制言之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

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考而據鄭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鄭以王制今文說爲夏制必以周禮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駁可知三公九卿蓋夏殷至周初皆同據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可證六卿則周成王以後之制甘誓六卿六軍之將據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證漢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禮故分設六部其後沿宇文之制既設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復重議者多云可以裁併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說必不相合乃兼用兩說多設冗官皆由經義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鄭君兼注三禮調和古今文兩家說即萬不能合者亦必勉强求通論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沒也周官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國大小逈異此萬不能合者惟鄭君能疏通證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錫瑞案鄭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說或以鄭爲牽合無據亦非盡無據也卽以齊魯二國言之二國始封在武王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尙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其時封地蓋仍殷制孟子所謂爲方百里是也魯至成王時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魯頌譜疏引明堂位以證曰大啓爾宇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舊封何云大啓爾宇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與周官侯四百里合蓋得其實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齊之益封與魯同時史記又曰太公於齊兼五侯地鄭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與兼五侯地合是齊魯實有益地之事如鄭說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鄭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二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

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引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案鄭注據周官而疑王制以爲文襄霸制蓋據左氏昭三年傳鄭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傳文王制之作鄭以爲在赧王之後其時左氏未出非必引以爲證左氏又有歲聘間朝之說與昭三年傳文不合鄭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不從許案以左氏爲周禮遂幷不從許案以

公羊爲虞夏制也王制與公羊合當是古禮有之卽文襄創霸亦必託於古禮其後晉法變而益密故又有歲聘間朝之屬然則王制與周官不合當從許君以爲前代之制鄭以爲晉霸之制似未必然惟歲聘間朝之屬鄭以爲說無所出可斷以爲晉霸之制耳

論鄭君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爲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

鄭駁異義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君雖不以王制爲漢博士作而視周禮則顯分軒輊故或據周官以疑王制未嘗引王制以駁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卽指夏殷之禮而於朝聘直以爲晉文霸制並不以爲夏殷之禮矣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答云禮記

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又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註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又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錫瑞案鄭君答問可以見其進退諸經之大旨折衷三禮之苦心鄭以周禮對禮記言之則周禮爲經禮記爲記以禮記對左傳言之則禮記爲經左傳爲傳經可以正傳記傳記不得難經而以禮記祭法對王制言之則祭法爲周禮王制爲夏殷禮禮家之糾紛難明者據鄭所分析已畧有明據矣惟鄭以周禮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書亦自有矛盾之處鄭君雖極力彌縫之學者不能無疑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案巾車建大麾大司馬建大常兩處之文矛盾萬無可通之理鄭旣以周官爲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駁難故不得不爲之彌縫其答趙商皆強詞也秋冬田建大常明與巾車注四時田不合以麾爲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據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

夏后氏之綏注云有虞氏當言緌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建大麾以田也鄭於此數處之文互相證明自圓其說以禮記之綏卽周官之麾鄭云王制多雜夏殷故於解周官亦謂大麾是用夏制如此則周官王制古今文兩不相背而周官兩處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從鄭而各別爲說尤傅會不可信

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亦難行於後世

漢今文家張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碩不信周禮者也（賈疏云張包周何休不信周禮爲周公所作）古文家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衛宏賈逵許愼馬融鄭元尊信周禮者也自漢至今於周禮一書疑信各半周禮體大物博卽非周公手筆而能作此書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禮之遺非盡憑空撰造其中卽或有劉歆增竄亦非歆所能獨辦

也惟其書是一家之學似是戰國時有志之士據周舊典參以己意定爲一代之制以俟後王舉行之者蓋卽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國之大設官之多與各經不相通所以張包周何休皆不信古文家卽尊信周禮亦但可以周禮解周禮不可以周禮解各經而馬鄭注尙書官制服制皆引周禮爲證卽如其說以周禮爲周公手定亦不得强虞夏以從周況周禮未必出於周公豈可據之以易舊說乎禮記七十子之後所作未知與作周禮者孰先孰後其說禮與周禮或異當各從其說以解之鄭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一切據周禮爲正未免有武斷之失周禮晚出本無師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識鄭註所引故書乃其原本杜鄭諸儒始爲正音讀明通假鄭君所云二三君子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使山巖屋壁之書得以昭見於世其有功於周禮甚大而因尊信周禮太

過一經明而各經皆亂則諸儒亦不能無過矣周禮鄭註賈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與之易祓之說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皆能自成一家之說但未能疏全書治此經者仍以註疏爲主考工記據胡無弓車之類亦屬戰國人作文字奧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尙象之遺宋林希逸鬳齋考工記解於古器制度未詳核近人戴震考工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阮元車制圖考鄭珍輪輿私箋皆有發明惟詳於車而他物尙罍陳澧云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异法之割圓亦輪之象也予謂易既濟未濟皆水火而爻辭皆云曳其輪亦有微旨今當振興工藝之日學者能遠求考工之法必當大著成效周禮自王莽蘇綽王安石試行不驗後人引以爲戒王莽篡弑之賊本非能行官禮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禮蘇綽於宇文泰時行周禮頗有效爲唐法制多

本宇文王安石創新法非必原本周禮賒貸市易特其一端實因宋人恥言富强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服異議後人謂安石以周禮亂天下是爲安石所欺安石嘗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此言極其通達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類何能行於後世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後世尙簡而戒煩苛無論賒貸市易必不可行卽飲射讀法亦將大擾然則法周禮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論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後世馬端臨文獻通考言之最晰

馬端臨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繁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

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畧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

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而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賖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益弊弊焉察察焉幾無甯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

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敎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亟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度率以簡易爲便愼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大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敎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敎斯可矣蓋壤地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潰亂矣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錫瑞案馬氏謂周禮可行於封建不可行於郡縣以壤地既廣長吏數易之故最爲通論今壤地之廣過於南宋長吏數易亦甚於南宋彼時守吏猶必三歲而更今且一歲而數易矣使與百姓交涉能至纖至悉乎外國之法所以纖悉備舉者以去封建未遠日本與德意志皆初合侯國爲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風記周禮政要謂西法與周禮暗合

論鄭樵解釋周禮疑義未可信爲確據

鄭樵曰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曰職方之說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

三曰載師田稅用十二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今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疑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周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卽禹之甸服侯甸卽禹之侯服男采卽禹之綏服衛蠻卽禹之要服鎭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鎭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說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

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貉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貲廛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爲在國之園廛可輕之而爲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

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考尋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

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族師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或者以爲是日讀法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命而不暇予謂此法亦易曉如正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州長不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焉此註所謂彌親民者其敎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預焉其職各帶勸農二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錫瑞案鄭氏彌縫牽合具見苦心惟周官一書與諸經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類是考工記亦與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類是欲强合之爲一雖其說近理未

可信爲確據

論周官並非周公未行之書宋元人強補周官更不足辨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相襲也書洛誥疏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錫瑞案據此則周公制禮極其愼重既已優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營洛之後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愼重者觀後世如漢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皆請制禮而未能定曹褒定禮而未能行唐顯慶開元禮宋政和禮其書具在迄未行用周公蓋慮及此故必愼之於始其始既如此愼重其後必實見施行今之周官與周時制度多不符則是當時並未實行其非周公之書可知孔子所謂吾學周禮亦非周官之書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周官言班爵祿極詳孟子乃云其詳不可得聞而所謂嘗聞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爲周公手定必無孔孟皆未見之理其書蓋出孔孟後也後人知周官與周時制度不合乃以爲未成之書又以爲未行之書困學紀聞引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尾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黃氏日鈔引孫處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武成周官皆僞書可不引）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爲之也而未嘗行也許宗彥本其說謂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舊或仍周初侯國之制其時未有周禮而官名職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禮之成周公蓋將舉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爲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則已老矣傳尙書者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成王其間才一年耳周禮之不能遂行時則然也故謂周禮爲周代未行之書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謂非周公所作不亦過乎案此欲以周官強歸周公乃

以後世苟簡之法例周公伏傳云制禮方致政正是制禮必行之證何得反據伏傳以爲不能遂行顯慶開元作禮書飾太平而不能實行後世苟簡之法則然豈有周公制禮亦如是者（孫處引顯慶開元爲比見鄭樵周禮辨引故駮之）雖欲強爲傳會要無解於孔孟未見也若考工記本別爲一書河間獻王以周官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復古篇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王與之又作周官補遺邱葵本俞王之說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吳澄周禮敘錄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又與俞王稍異要皆宋元人竄易經文之陋習不足辨吳氏不信僞古文此又執僞周官爲說更不可解

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

周禮出於山巖屋壁五家之儒莫見其授受不明故爲衆儒所排儀禮傳自高堂生有五傳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於學官禮記刪定由於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詳魏張揖以爲叔孫通撰輯揖去漢不遠其說當有所受陳壽祺曰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畧著錄記百三十

一篇葢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隋志言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葢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此其顯證稚讓之言必有所據爾雅爲通所採當在大戴禮中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木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志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錫瑞案禮記爲叔孫通所撰說始見於張揖揖以前無此說近始發明於陳壽祺壽祺以前亦無此說壽祺引臧庸說以證禮記中有爾雅尤爲精確鄭以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兩事並舉者孔壁所得書無周禮許氏說文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不云有周禮獻王得周官見漢書本傳鄭君不析言之故並舉之

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陳壽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

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經典釋文引同考盧氏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今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月令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壽祺案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厤議云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爲禮家抄合殆失之又鄭君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令爲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當作命大封卽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至拜大將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漢制改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樂記者藝文志云河間獻王

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志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元語此卽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於禮記樂記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禮記正義云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甚審史記正義云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畧樂記出公孫尼子而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於二百四篇稱爲古文記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厠其間邪後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考甚矣

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卽春秋素王之制

禮記非雜出漢儒陳氏之辨晰矣而王制爲今文大宗與周禮爲古文大宗兩相對峙朱子曰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已以兩書對舉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後人於周禮尊之太過以爲周公手定於王制抑之太過以爲漢博士作於是兩漢今古文家法大亂此在東漢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鄭君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答臨碩曰孟子在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推鄭君意似以王制爲孟子之徒所作以開卷說班爵祿畧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於孟子亦多合於公羊姑舉數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衞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解詁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稱從子鄭意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也鄭何說雖稍異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傳春公狩於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則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引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據鄭說則三時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立學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取民之制曰古

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皆以殷制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特鄭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而疑爲夏殷禮孔疏申鄭雖極詳晰亦未能釋此疑同異紛紜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題下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說近人已駮正孔與鄭說並引而不能辨以正爲秦漢官制亦未必然正長義同尚書冏命序已有周太僕正周禮有宮正左氏傳有隧正鄉正校正工正又云師不陵正注云正軍將命卿安知古刑官無正

周尺之語或出周秦之間耳治經者當先看禮記注疏禮記中先看王制注疏注疏中糾纏周禮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說解經則經義瞭然矣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爲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雖無漢儒明文可據證以公羊穀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聖門學者原本聖人之說定爲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頗相同而於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爲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治經者能

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據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後周官據何劭公說亦出戰國之時是其出書先後畧同而爲說不同皆由聖門各據所聞著爲成書以待後世之施行者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者誠能攷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云制謂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則孔穎達已知王制名篇之義特未知爲素王之制故仍說爲夏殷）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也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禮

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據此則孔穎達已明言諸義是解儀禮非始於朱子矣冠義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蓋由解此義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焉一節又是昏義此二節之閒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義之發凡治禮經者雖重禮之節文而義理亦不可少聖人所定之禮非有記者發明其義則精意閎旨未必人人能解且節文時有變通而義理古今不易十七篇雖聖人所定後世不盡可行得其義而通之酌古準今期不失乎禮意則古禮猶可以稍復後世用禮記取士而不用儀禮誠不免棄經任傳之失而禮記綱羅浩博與十七篇亦當並行焦循禮記鄭注補疏

序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曰禮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夫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辨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救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之時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奸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於禮運禮

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錫瑞案焦氏於三禮軒輊太過謂民患在智近於老氏之旨與世界進化之理不符惟發明禮時爲大之義甚通言禮者必知此乃不至於拘礙難行抱朴子省煩篇云冠昏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朱子語錄云古禮於今實是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此正得其義而通之期不失乎禮意之說也（毛奇齡謂禮記舊謂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儀禮則顯然戰國人所爲儀禮遜禮記遠矣務反朱子之說亦軒輊太過）禮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者惜孫炎魏徵之書不傳

禮記四十九篇衆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雜采成書亦非專言一事卽如曲禮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云若夫言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其說似近迂曲劉敞七經小傳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全脫一簡失弗訊以下十五字朱子荅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句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

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錫瑞案劉氏與朱子之說是也禮記他篇亦多類此故鄭君門人孫炎已有類鈔而書不傳魏徵因之以作類禮而書亦不傳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爲篇第並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請用類禮列於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爲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

傳至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尊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
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
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
行沖之論信矣錫瑞案戴記不廢張說有存古之功類禮不傳說
亦有泥古之失當時若新舊並行未爲不可朱子惜類禮不復見
是以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吳澄作禮記纂言更易次序各以類
從近人懲於宋儒之割裂聖經痛詆吳澄並疑通解之雜合經傳
平心而論禮記非聖人手定與易書詩春秋不同且禮經十七篇
已有附記禮記文多不次初學苦其難通曲禮一篇即其明證若
加分別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據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則其
書唐初尚存炎學出鄭門必有依據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書尚
在當遠勝於經傳通解禮記纂言而大有益於初學矣陳澧云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畧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
論鄭注引漢事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
可緩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
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
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
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欲明禮者每稽之鄭注以
求經之意而鄭注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爲說則亦必本於
通褒之書矣此二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
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錫瑞
案馬氏之說甚通禮自孔子時而經不具後世所謂三禮由孔子
及七十子後學者撰集雖未必與古禮盡合而欲考古禮者舍三
書無徵焉通爲秦博士習秦儀秦之與古異者惟尊君卑臣爲太
過其他去古未遠必有所受觀秦二世時議廟制引古七廟之文
可見通所定禮不見於漢藝文志蓋猶蕭何之律韓信之軍法其
書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中祕書內許氏異義閒引通說則鄭
君注禮亦必采用之矣褒本習慶氏禮乃高堂生后倉所授其引
讖緯東漢風氣實然緯書多先儒說經之文觀禮緯含文嘉可見
鄭注禮閒引讖緯如耀魄寶靈威仰之類或亦本之於褒古禮失
亡通定禮采秦儀鄭注禮用漢事褒與鄭又引及讖緯皆不得不
然者後人習用鄭說而於通雜秦儀褒雜讖緯則議之是知二五
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詆鄭君如陳傅良謂鄭注周禮之誤有三漢
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王應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說歐陽修
請刪注疏中所引讖緯張聰且以引讖緯爲鄭君罪案而罷其從
祀如其說則漢以後之說禮者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宋明諸人矣

朱子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復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
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又
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又或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
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禮記注疏此至當之論也
孔穎達於三禮惟疏禮記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記一二語而
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
一小聘云云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其餘
一千餘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又非好爲繁博也既於此
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亦猶鄭注似繁而不
繁也學者熟玩禮記注疏非止能通禮記且可兼通羣經若衛湜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空衍義理者多杭世駿續禮記集說一百

百卷亦未免於炫博陸元輔陳氏集說補正足匡陳澔之失王夫之禮記章句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雖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詳博亦不盡合古義此等書皆可綴鄭註禮記因盧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陸佃方慤馬晞孟等以鄭改讀爲非而强如本字讀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後世之見疑古禮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竝至疑經足以迷誤後學陳澔集說尤陋學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論宋明人疑經之失明人又甚於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竝疑經今略引其說辨之宋鄭樵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大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墨始於晉髽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縰今也衡縰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有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之奠曾子曰於東方子游曰於西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同師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文義不能無乖異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者如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案二說皆非是前已引陳壽祺說駁之）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制王制爲商制況三禮之書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時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有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如春秋之末執羔執雁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案此孔子時經不具

之說）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盍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各逃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說以霍山爲南岳（案此說甚是）以太尉爲堯官（案此見緯書禮無明文）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見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陝處內爲三公（案此公羊說古制當是如此乃無一國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爲六官（案此見曲禮當時鄭以爲殷制）信其爲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案焦循陳澧辨之以明）議太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雝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案太學即辟雝而膠庠成均瞽宗又其異名五學本同一處）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明郝敬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而猶著之於篇者非聖人立經之意卽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異宜可以通變）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案古聖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膚淺豈可妄議古人）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廟制祭禮分尊卑辨適庶亦不可妄議）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於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視尊卑爲位於外所以別嫌疑熬則小節可變通）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後人之甚交爵則因陽侯事已廢矣）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禮與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禮）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案此小事可變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

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室有寢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於氏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案古惟宗子有廟無父子兄弟分立之禮廟在居室之左何患無地可居天子諸侯亦有祧遷何獨士庶不可興廢）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案古重宗法故嚴適庶重本源故分別喪服不嫌煩瑣）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案此猶後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該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輯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

爲仲尼手澤（案鄭無以禮記爲孔子所作之語）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益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耳錫瑞案鄭樵郝敬皆勇於疑經者鄭猶以爲訛異郝乃直攻經傳足見明人之悍而不學又甚於宋茲逐條辨之以釋後儒之疑

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習禮者宜先攷其大畧焦循習禮格最善

古之宮室不與今同也古之衣服飲食不與今同也惟其不與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禮不近人情卽有志於古者亦苦其扞格不相入考古禮者宜先於古之宮室衣服飲食等類考其大畧乃有從入之處古宮室皆南向外爲大門門側左右皆有堂室謂之塾內爲寢門中爲庭再上爲階有東階（卽阼階）西階升堂爲東西堂有東西榮（卽檐）有東西序（卽牆）有兩楹（卽柱）有棟有楣上爲戶牖閒其後爲室兩旁爲東西房（古之室卽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過路屋無壁）東房後有北堂宮室之左爲廟有闈門相通廟制與宮室略同觀李如圭儀禮釋宮江永釋宮注張惠言儀禮圖得大略矣古祭服用絲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元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後世之帽冕服朝服元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連上下無裳似今之長衫惟方領對襟緣以繢或青或素爲異用細白布爲之喪服用布則麤又各以輕重分精麤觀任大椿弁服釋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則有稻粱黍稷稻粱爲四簋常食有羹胾葱洎醢醬脯羞飲有酒有漿齊則用糟醴亦有糟薦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薑桂鍛治者爲脩細剉脯加鹽酒爲醢皆生物酒新釀冷飲豕魚腊爲三鼎加羊與

腸胃爲五鼎（腊士用兔大夫用麋腸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與膚（豕肉）鮮魚鮮腊爲九鼎加膷臐膮（牛羊豕肉）爲十二鼎籩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爲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爲肩臂臑共六長脅代脅短脅共六正脊挺脊橫脊共三後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體髀近竅賤不升鄉飲燕射則牲用狗燕食有蜩（卽蟬）范（卽蜂）蚳醢（螘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飲食無專書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張惠言儀禮圖如阮元說畫地以習之不患古禮不明若用焦循習禮格尤爲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於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餘十三篇爲格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室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坫若牆墉屏宁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爲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僎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

小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簠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楅乏旌中侯正豐觶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前以圓此以楕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爲之譜習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爲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奕思有以易之爲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禮記非一人所撰義之精者可以單行漢蓺文志於禮記百三十篇外已別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禮記大義十卷又作中庸講疏

一卷宋仁宗以大學賜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學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問荅宋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司馬光書儀云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黃道周作月令明義表記坊記緇衣儒行集傳黃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誤邵泰衢作檀弓疑問焦循謂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得其微是皆於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別出者錫瑞謂王制爲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分篇別出禮運說禮極精應亦分篇別出黃氏日鈔云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老子而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

禮者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困學紀聞云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邵懿辰曰禮運一篇先儒每歎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爲已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槪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止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謂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

其盛也否則有志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也今大道既隱以周爲今猶可以夏商爲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也禮爲忠信之薄則子游宜舉大道爲問而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則文義不屬證三也講信修睦後文三見皆指聖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後文何無一言相應乎證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也天下爲公卽後文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卽人情以爲田而大同卽大順也天下爲家則指東遷以後政敎號令不行於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並無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對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聖

人無自進身異於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也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隱又何觀焉後文大柄大端大竇卽大道也證六也錫瑞案移易經文動言錯簡乃宋明人習氣不可爲訓而邵氏說極有理證據亦明明乎此可以釋前人之疑知禮運一篇皆無疵而其精義益著故備舉其說以爲禮運可以單行之證

論六經之義禮爲尤重其所關繫爲尤切要

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爲尤重於何徵之於經解一篇徵之經解首節泛言六經其後乃專歸重於禮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敎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孔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爲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敎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敎

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陳澧曰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錫瑞案陳氏之說未盡此篇自禮之於正國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說禮孔疏曰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爲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謂據此則孔子說六經畢已特舉禮之重以敎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案記者之文亦極精能發明禮經十七篇之義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據漢書作先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敎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禮由禮言之朝覲聘問承上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言之喪祭之禮承上以奉宗廟則敬言之鄉飲酒之禮承上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禮承上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禮經十七篇外鄉飲以飲該射昏姻以昏統冠觀此乃知聖人制禮非故爲是繁文縟節實所以禁亂止邪謂禮猶坊與坊記之義相通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

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鬬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弑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敎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敎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大戴禮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敎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食況於生而存乎故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

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飾朝聘之禮凡鬬辨生於相侵陵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敎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其說與經解正合喪祭朝聘鄉飲昏禮亦不出十七篇外觀此諸篇乃知古禮所存大有關繫較之各經尤爲切要若必蕩棄禮法潰決隄防正所謂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與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可不儆懼乎

論大戴禮記

鄭君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鄭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禮合周禮儀禮至今稱爲三禮而大戴禮漸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辨注亦僅存八卷

四庫提要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迺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經室集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曰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又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曰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顨軒乃博稽羣書參會眾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經傳復明

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錫瑞案大戴禮記合十三經爲十四經見於史繩祖學齋佔畢是宋時常立學以注者爲北周盧辨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近人注此書者乃有孔廣森王聘珍二家阮文達皆以用力勤爲功鉅許之序王聘珍書以爲孔撝約所未及其稱許又在孔書之上而　皇清經解有孔書而無王書或王書之出差後續經解亦未收或王書之傳未廣歟凡考據之書後出者勝王書之勝孔書宜也大戴書與三禮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義故畧言之

論經學糾纏不明由專據左傳周禮二書輕疑妄駁

經學之糾纏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則古之事實不明左氏一書所載事實與公羊穀梁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多不合公羊穀梁今文說與左氏古文不同國語與左氏皆古文而不盡同史記

新序說苑列女傳皆從今文故亦不同後人謂左氏親見國史於其不同者以爲諸家事實皆誤惟左氏不誤案左氏不可盡信如君氏卒暨齊平衞宣烝夷姜之類皆失實說已見前其餘劉歆春秋權衡辨之尤詳太史公劉子政博極羣書未必不見左傳而其書多與左傳不合史記又多前後不符非故爲是參差也古人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漢初古書尚多傳聞不同各據所聞記之意以扶微廣異後人不明此義又不曉今古文之別專據左氏以駁羣書於是事實不備且多淆亂此事實不明者一也二則古之典禮不明周官一書與孟子王制全異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說禮亦多不合後人謂周官爲周公手定於其不合者以爲諸家典禮皆誤惟周官不誤鄭君注三禮於禮與周官有異者或以爲夏殷禮或以爲晉文襄之制似惟周官爲周制可信矣而

鄭注職方其浸波溠其浸盧維亦駁其誤豈有周公作書而有誤者是鄭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漢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謂文王治岐之政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鄭樵爲之解曰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侯六伯十一之類）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而同治此事司馬上下爵祿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詢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爲之而未經行也）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鄭氏所說前數條猶可通惟以盟詛讎伐爲待衰世則其說殊謬孔子作春秋欲由撥亂升平馴致太平周公作書曰子孫永保曰萬邦咸休惟欲至千萬年爲長治久安之計豈有聖人作書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詛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諸侯之文故漢人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又以爲戰國人作正指此類而言鄭氏强爲之辭猶杜預以春秋凡例爲出周公而有滅入圍取之例爲柳宗元陸淳所駁此皆傳會無理必不可通者也漢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說雖有小異無害大同其時經義分明無所用其彌縫牽合及古文說出漸至淆雜後人又偏執其說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李斯所用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爲親見國史周官爲眞出周公舉一廢百輕疑妄駁以致春秋事實周時典禮皆不分明學者遂以治經爲極難之事竊謂春秋事實當兼采三傳及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不必專據左氏周時典禮當兼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遺說

不必專據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爲說斯可以省枝節而去葛藤矣

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羣經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於其氣質約而易操則立心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餘言書二萬五千餘言詩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禮經五萬六千餘言合十六萬餘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尚不相離至於後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耳有所以爲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尙存乎見少乎此聖人定十七篇爲禮經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執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

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尙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萇宏識大識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於廢墜不如擇其簡要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爲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餘者非至當不易之理歟錫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禮專據十七篇爲孔子手定故謂繁多不如簡要此禮經之定論實亦諸經之通論也孔子定六經以教萬世必使萬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書過於繁多則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無紙墨栞印漆書竹簡尤不能繁卽如邵氏所推合六經十六萬餘言傳誦已苦不易凡學務精不務博務實不務名務簡明有用不務繁雜無用孔子定六經之旨曰刪正曰筆削皆變繁雜爲簡明之意也漢人治經能得此旨其後乃漸失之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漢一代經學之盛衰而爲萬世治經之龜鑑經學莫盛於西漢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春秋決獄詩當諫書皆簡明而有用至西漢末此風遂變乃有若秦恭之三萬言說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雜無用於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師說太多莫知所從於是鄭君出而集其成及漢亡而經學遂衰皆由貪多務博者貽之咎也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卽上

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至有燒經之說故作通論粗發大綱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羣經之旨冀存一綫之遺覩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學或有裨益若瞻學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

經學通論

春秋

善化皮錫瑞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注竊取之以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為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兩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已自言之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懼弒君弒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亦見於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與公羊同一師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趙岐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一王之法也卽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稱魯為王後人誤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傳曰無其位而託南面之權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羊久成絕學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深信而於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為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不如是則解孟子不能通也後人於公羊素王之說羣怪聚罵並趙岐注亦多詆病

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亦與公羊撥亂功成太平瑞應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陸淳駮之甚明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不是為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

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錫瑞案杜預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爲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於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云其發凡以言例皆

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駁注不得不強爲傳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說則杜預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爲周公作蓋謂邱明既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盡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爲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餘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此杜預自謂創獲苟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校尊

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以生民未有之聖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止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啟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大有關繫文字若如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襃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爲之何必孔子即曰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爲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駁杜預之說曰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

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後一條即左氏所謂禮經杜預所謂常例陸駁詰明快不知杜預何以解之袒杜預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論董子之學最醇微言大義存於董子之書不必驚爲非常異義

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醇（朱子稱仲舒爲醇儒）然則春秋之學孟子之後亦當以董子之學爲最醇矣史記儒林列傳曰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

亦頗受焉錫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學何人而與胡毋同爲孝景博士則年輩必相若胡毋師公羊壽董子或亦師公羊壽何休解詁序謂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太史公但云公孫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漢書儒林傳於胡毋生云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云同業則必非受業戴宏序鄭君六蓺論皆無傳授之說未可爲據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詁與董書義多同則胡毋董生之學本屬一家胡毋書不傳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尙存　國朝儒臣復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譌缺不可讀者今粗得通聖人之微言大義得以復明於世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於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爲切要未可疑爲非常異義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案太史公述所聞於董生者微言大義兼而有之以禮說春秋尤爲人所未發春秋撥亂反正道在別嫌明微學者知春秋近於法家不知春秋通於禮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亂臣賊子不知春秋之禮足以禁未然之亂臣賊子自漢以後有用春秋之法如誅意如無將而引經義以斷獄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禮別嫌疑明是非而明經義以撥亂者也若宋孫復尊王發微狹隘酷烈至謂春秋有貶無褒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豈知春秋者乎董子嘗作春秋決事弟子呂步舒等以春秋顓斷於外而其言禮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學當時見之施行者特其麤觕而其精者並未嘗見之施行也然則世但知漢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濟其酷致後人爲公羊詬病董子所謂禮義之大宗漢時已以爲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學不行後人並疑其書而不信試觀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辭險語否何必驚爲非常異義乎

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據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何氏文謚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三科九旨尤爲閎大文謚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

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內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說亦無大異而三科之義已見董子之書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張三世之義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絀夏下存

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存三統之義錫瑞案存三統尤爲世所駭怪不知此是古時通禮並非春秋創舉以董子書推之古王者興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爲二王後並當代之王爲三王又推其前五代爲五帝封其後以小國又推其前爲九皇封其後爲附庸又其前則爲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則有繼周而王者當封殷周爲二王後改號夏禹爲帝春秋託王於魯爲繼周者立法當封夏之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封周之後爲二王後故曰絀周此本推遷之次應然春秋存三統實原於古制逮漢以後不更循此推遷之次人但習見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爲一定之號於是尙書大傳舜乃稱王解者不得其說周禮先後鄭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證明葢古義之湮晦久矣晉王接宋蘇軾陳振孫皆疑黜周王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爲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公羊傳雖無明文董子與胡毋生同時其著書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必是先師口傳大義據其書可知古時五帝三王並無一定猶親廟之祧遷後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說學者試取董書三代改制質文篇深思而熟讀之乃知

春秋損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纖悉具備誠非空言義理者所能解也

論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當競爭之時尤當講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張三世之義明見於公羊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解詁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與董子書略同皆以三世爲孔子之三世據此足知春秋是孔子之書張三世之義雖比存三統異外內爲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張三世之義而春秋書法詳略遠近皆不得其解矣張三世有二說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

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顏氏分張二公而使兩屬何劭公以爲任意二說小異而以三世爲孔子三世則同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隱元羊解詁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錫瑞案春秋有攘夷之義有不攘夷之義以攘夷爲春秋義者但見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解詁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孫僑如等會吳于鍾離傳有曷爲殊會吳外吳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聞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見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晉侯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狄進至于爵與諸夏同無外內之異矣外內無異則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聖人

心同天地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無因其種族不同而有歧視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時世界程度尚未進於太平夷狄亦未進化引而內之恐其侵擾故夫子稱齊桓管仲之功有被髮左衽之懼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國而特筆褒予之然則以春秋爲攘夷聖人非無此意特是升平主義而非太平主義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異外內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於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以漸至平天下進化有先後書法有詳略其理本極平常且春秋時夷狄非眞夷狄也吳仲雍之後越夏少康之後楚文王師鬻熊之後而姜戎是四岳裔胄白狄鮮虞是姬姓皆非異種異族特以其先未與會盟中國擯之比於戎狄故春秋有七等進退之義公羊莊十三年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此七等以進退當時之諸侯韓文公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是中國夷狄之稱初無一定宣十二年傳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是進退無常可見春秋立辭之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是進退甚速可見春秋立義之精皆以今之所謂文明野蠻爲褒貶予奪之義後人不明此旨徒嚴種族之辨於是同異競爭之禍烈矣蓋託於春秋

義而實與春秋義不甚合也

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爲後王立法卽云爲漢制法亦無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義董何皆明言之而後世疑之者因誤以素王屬孔子杜預左傳集解序曰說者以仲尼自衞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正義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蓺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

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邱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錫瑞案據杜孔之說則春秋素王非獨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賈逵亦言之至杜預始疑非通論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爲孔子自王此本說者之誤若但云春秋素王便無語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謂非通論試以孔疏解素爲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預序云會成王義垂法將來其與素王立法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惟六蓺論之自號素王頗有可疑鄭君語質不加別白不必以辭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

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釋文於左傳序素王字云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爲王天下之王並不解爲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卽此可證若邱明自稱素臣尤爲無理邱明尊孔子稱弟子可矣何必稱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說所自出蓋左傳家竊取公羊素王之說張大邱明以配孔子乃造爲此言耳漢人又多言春秋爲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邱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邱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據此則春秋爲漢制法說出緯書何氏解詁於哀十四年云木絕火王制作道備血書端門明引春秋緯演孔圖史晨韓勑諸碑亦多引之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王充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仲任發明春秋義甚暢而史公董子書未有春秋爲漢制法之說故後人不信歐陽修譏漢儒爲狹陋云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不知春秋爲後王立法雖不專爲漢而漢繼周後卽謂爲漢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漢言漢推崇當代不得不然卽如歐陽修生於宋宋尊孔教卽謂春秋爲宋制法亦無不可今人生於　大淸　大淸尊孔教卽謂春秋爲淸制法亦無不可歐陽所見何拘閡之甚乎漢尊讖緯稱爲內學鄭康成何劭公生於其時不能不從時尙後人議何氏解詁不應引演孔圖之文試觀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

者爲劉氏孔疏明云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據孔疏足見漢時風氣不引讖緯不足以尊經而左氏家擅增傳文公羊家但存其說於注而未敢增傳相提並論何氏之罪不比賈逵等猶可末減乎

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卽此意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辭文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譏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而罪邱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錫瑞案此二條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傳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據魯親周故殷則知公羊家存三統之義古矣云有貶損有筆削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之義非矣云垂空文當一王之法則知素王改制之義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義本爲改法而設後人疑孔子不應稱王不知素王本屬春秋（淮南子以春秋當一代）而不屬孔子疑孔子不應改制不知孔子無改制之權而不妨爲改制之言所謂改制者猶

今人之言變法耳法積久而必變有志之士世不見用莫不著書立說思以其所欲變之法傳於後世望其實行自周秦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諸公皆然亭林日知錄明云立言不爲一時船山黃書噩夢讀者未嘗疑其僭妄何獨於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或疑孔子自言從周何得變周從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從時王之制至於著書立說不妨損益前代顏子問爲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荅之此損益四代之明證鄭君解王制與周禮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皆與公羊義合此春秋從殷之明證正如今人生於
大清衣冠禮節必遵時制若著書言法政則不妨出入或謂宜從古制或謂宜采西法聖人制法雖非後學所敢妄擬然自來著書者莫不如是特讀者習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勝當救之以質當時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見及之春秋從殷之質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婁與公羊齊學同而言禮多從殷中庸疏引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邱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荅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儒行疏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邱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祗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案鄭孔所言足解從殷之惑惟衣冠禮法是一類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華可以相禮兩楹奠殯哭師於寢蓋當時亦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後王可自爲制法之主耳謂春秋皆本魯史舊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謂春秋皆用周時舊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論春秋爲後世立法惟公羊能發明斯義惟漢人能實行斯義

孔子手定六經以教後世非徒欲使後世學者誦習其義以治一身並欲後世王者實行其義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義尤爲顯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爲能發明斯義惟漢人知春秋爲漢定道爲能實行斯義姑舉數事證之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罪狀袁紹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無虛退之心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

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鄴曰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貶無駭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封丙吉孫詔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世卿持祿春秋所戒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

始爲禘祭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皆見於兩漢書者更以漢碑考之巴郡太守張納碑云正始順元用公羊五始之義處士嚴發殘碑云葢孔子作春秋褒儀甫旨（中缺）塞利欲之徯成陽令唐扶頌云通天三統楊孟文石門頌云春秋記異安平相孫根碑云仲伯撥亂蔡（卽祭字）足譎權衞尉卿衡方碑云存亡繼絕樊毅修華嶽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郎中郭君碑云爲人後者爲之子皆本公羊足見漢時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爲後世立法之義非止用之以決獄也胡安國曰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

論穀梁在春秋之後曾見公羊之書所謂一傳卽公羊傳

鄭君釋廢疾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生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鄭君言春秋改制之義極精故鄭云公羊善於讖而以公羊之出在穀梁後則未知所據釋文序錄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陳澧曰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

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無駭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卽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

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錫瑞案以穀梁晚出曾見公羊之書劉原父已言之陳氏推衍尤晰治穀梁者必謂穀梁早出觀此可以悟矣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范氏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晁氏以爲穀梁監省左氏公羊與陳氏所見同不知陳氏見晁說否晁以范氏是非爲公則宋重通學不守專門之見也

論公羊穀梁二傳當爲傳其學者所作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

子夏傳公羊高至四世孫壽乃著竹帛戴宏所言當得其實穀梁則有數說且有四名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亡多所遺失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漢書蓺文志顏注云名喜而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寘豈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孫父子相傳非一人乎名赤見新論爲最先故後人多從之而據新論後左氏百餘年年代不能與子夏相接而與秦孝公同時頗合 四庫提要曰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

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旣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錫瑞案楊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去子夏甚遠穀梁如受經於子夏不得親傳孫卿以傳爲傳其學者所作極是非獨公穀二傳卽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故其傳有後人附益且及左氏後事若必以爲左氏自作反爲後人所疑道

臣鄭樵遂以爲左氏非邱明是六國時人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是邱明公穀傳大概皆同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羅璧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案邾婁爲鄒勃鞮爲披之類兩音雖可合爲一字越絕書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詞自署鄒訢古人著書亦有自隱其姓名者而二子爲經作傳要不應自隱其姓至謂公羊穀梁高赤外不見有此姓則尤不然禮記檀弓明云鏧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何得謂公羊高外不見公羊姓乎疑公羊賈卽論語之公明賈公羊高卽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從子夏受經古讀明如芒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爲韻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說雖未見其必然而據禮記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漢書古今人表有公羊穀梁列四等必實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穀梁皆卜商轉音更無所據

論穀梁廢興及三傳分別

史記儒林傳曰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漢書儒林傳曰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故范甯論之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辨訥是漢時不獨左氏與公羊爭勝穀梁亦嘗與公羊爭勝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學大興宣帝好穀梁而穀梁之學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孫宏齊人而祖齊學之公羊韋賢魯人而祖魯學之穀梁非出鄉曲之私見乎據漢書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周慶丁姓皆爲博士申章昌亦爲博士贊曰孝宣世復立穀梁春秋則穀梁在前漢嘗立學官有博士而後漢十四博士止有公羊嚴顏二家而無穀梁則穀梁雖暫立於宣帝時至後漢仍不立猶左氏雖暫立於平帝與光武時至其後仍不立也後漢賈逵傳云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此四經雖行於世而不立學觀左氏毛詩古文尚書終漢世不立學穀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經止有公羊無穀梁 然則穀梁雖暫盛於宣帝之時而漢以前盛行公羊漢以後盛行左氏蓋穀梁之義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詳故雖監

省左氏公羊立說較二家爲平正卒不能與二家鼎立鄭樵曰儒林傳學公羊者凡九家而以穀梁名家獨無其人此所謂師說久微也無論瑕邱江公卽尹胡申章房氏之學今亦無有存者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時江徐及兄弟子姪諸人古義淪亡無可採索求如公羊大師董子猶傳繁露一書胡毋生條例猶存於解詁者渺不可得今其條理略可尋者時月日例而已綜而論之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爲後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左氏並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故三傳並行不廢特爲斟酌分別學者可審所擇從矣

論春秋兼采三傳不主一家始於范甯而實始於鄭君

何休解詁專主公羊杜預集解獨宗左氏雖義有拘窒必曲爲解

說葢專門之學如是惟范甯（范字武子其名當爲甯武子之甯）穀梁集解於三傳皆加貶辭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敎害義不可强通者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錫瑞案范氏兼采三傳不主一家開唐啖趙陸之先聲異漢儒專門之學派葢經學至此一變而其變非自范氏始鄭君從第五元先習公羊其解禮多主公羊說而鍼膏起廢兼主左氏穀梁嘗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

經已爲兼采三傳之嚆矢葢解禮兼采三禮始於鄭君解春秋兼采三傳亦始於鄭君矣晉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此用劉歆之說）無不精究邱明撰所聞爲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淸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以爲暫立最是）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淸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荀崧在東晉初請立公羊穀梁博士觀其持論三傳並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並詆三傳乖違惟左氏兵諫喪娶二條何氏膏肓已先斥之誠爲傷敎害義不可强通若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是尊無二上之義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敵怨不在後嗣之義皆非不可通者范解穀梁不以爲是故於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乃春秋借事明義之旨祭仲未必知權而借以爲行權之義仲廢君由迫脅並非謀篡范以爲闚神器未免深文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春秋質家本有母以子貴之義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穀梁妾母不得稱夫人義雖正大然是文家義不合於春秋質家劉逢祿治公羊乃於此條必從穀梁以汩公羊之義是猶未曙於質家文家之別也

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

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錫瑞案董子引孔

子之言與孟子引孔子之言皆春秋之要旨極可信據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後人亦多稱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書亦止是載之空言如何說是見之行事卽後世能實行春秋之法見之行事亦非孔子之所及見何以見其深切著明此二語看似尋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於公羊借事明義之旨方能解之葢所謂見之行事謂託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之義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損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然不能實指其用法之處則其意不可見卽專著一書說明立法之意如何變法之意如何仍是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使人易曉猶今之大清律必引舊案以爲比例然後辦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卽褒貶之義以爲後來之法如魯隱非眞能讓國也而春秋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祭仲

非眞能知權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齊襄非眞能復讐也而春秋借齊襄之事以明復讐之義宋襄非眞能仁義行師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是如此故其所託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使後之讀春秋者曉然知其大義所存較之徒託空言而未能徵實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傳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執左氏之事以駁公羊之義謂其所稱祭仲齊襄之類如何與事不合不知孔子並非不見國史其所以特筆褒之者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孔子是爲萬世作經而立法以垂教非爲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李仁甫曰細數之尚減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與

王氏學林云萬六千五百餘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萬六千餘字計當時列國赴告魯史著錄必十倍於春秋所書孔子筆削不過十取其一蓋惟取其事之足以明義者筆之於書以爲後世立法其餘皆削去不錄或事見於前者卽不錄於後或事見於此者卽不錄於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數事或大事而不載或細事而詳書學者多以爲疑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

論三統三世是借事明義黜周王魯亦是借事明義

春秋借事明義且非獨祭仲數事而已也存三統張三世亦當以借事明義解之然後可通隱公非受命王而春秋於隱公託始卽借之以爲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於哀公告終卽借之以爲太平世故論春秋時世之漸衰春秋初年王迹猶存及其中葉已不逮春秋之初至於定哀駸駸乎流入戰國矣而論春秋三世之大義春秋始於撥亂卽借隱桓莊閔僖爲撥亂世中於升平卽借文宣成襄爲升平世終於太平卽借昭定哀爲太平世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其義與時事正相反蓋春秋本據亂而作孔子欲明馴致太平之義故借十二公之行事爲進化之程度以示後人治撥亂之世應如何治升平之世應如何治太平之世應如何義本假借與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於注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云當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於昭定哀也猶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升平但春秋之義而見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當時之事譏其不合不知孔子生於昭定哀世豈不知其爲治爲亂公羊家明云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爲治爲亂也（孟子以春秋成爲天下一治）黜周王魯亦是假借公

羊疏引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荅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賈逵所疑疏已解之左傳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旣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錫瑞案劉炫習見後世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號春秋王魯故得改元託王非眞故雖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義皆甚易解後之疑公羊與董何者大率皆如賈逵劉炫之說不知義本假託而誤執爲實事是以所見拘滯劉逢祿釋三科例曰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

義仍繫於周挫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讐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强吳雖非誅絕不免於春秋之貶黜者多矣何嘗眞王魯哉劉氏謂黜周王魯非眞正明其爲假借之義陳澧乃詆之曰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作僞歟不知爲假借而疑爲作僞葢春秋是專門之學陳氏於春秋非專門不足以知聖人微言也

論春秋有現世主義有未來主義義在尊王攘夷而不盡在尊王攘夷

董子曰其旨數千即孟子所引其義則丘竊取者以春秋萬六千餘字而其旨以千數則必有兩義並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適相成者自非專門之學則但見其顯而不見其隱知其淺而不知其深聖人之書廣大精微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得其一解已足立義亦無背於聖人之旨也特患習於所見而蔽所不見但見其義之顯而淺者而於其義之隱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詆而不信或瞋目扼掔以爭之則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義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據事直書而論者以爲止於據事直書且必非止懲惡勸善而論者以爲止於懲惡勸善微言大義既已闇而不章宋儒孫復胡安國之徒其解春秋又專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義而義不止於尊王有攘夷之義而義不止於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魯之義似相反矣而春秋爲後王立法必不專崇當代之王似相反實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進至於爵之

義似相反矣而聖人欲天下大同必漸推漸廣遠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貿戎公羊傳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甯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陳澧遂據此傳謂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此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魯不奪舊王是春秋尊王之義與王魯之義本可並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解詁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後人多據此傳以爲春秋攘夷之證不知解詁明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僖公當所傳聞世而漸近於所聞故有合於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若至所見世夷無可攘是春秋攘夷之義與夷狄進至於爵之義本是兩意相成也綜而言之有現世主義有未來主義聖人作春秋因王靈不振夷狄交橫尊王攘夷是現世主義不得不然者也而王靈不振不得不爲後王立法夷狄交橫不能不思用夏變夷爲後王立法非可託之子虛烏有故託王於魯以見義思用夏變夷非可限以種族不同故進至于爵而後止此未來主義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義惟公羊董何能發明今爲一語道破亦實尋常易解並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不治公羊則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尋常之義亦駭怪以爲非常矣

論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無懼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春秋之後亂臣賊

子不絕於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凶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巧辭飾說以爲塗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塗邪說雖横不足以蔽春秋大義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致討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僞以蓋其篡弒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託禪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弒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弒旋知愧憾深悔爲人所誤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弒猶畏人言歸罪於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

久而卒不敢發卽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韙終不能坦懷而自安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其怒也卽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或曰桓温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彼自甘貽臭者又豈能懼清議曰桓温雖有此言亦止敢行廢立而未敢行篡弒正由懼清議之故且彼自知貽臭則已有清議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動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獨臣子於君父不得計是非曲直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春秋弒君三十六而弒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被弒三人皆兼君父許止進藥而藥殺非眞弒者而春秋以弒書蔡侯淫而不父禍由自取楚子輕於廢立機洩致禍春秋亦以弒書蓋君父雖有過惡臣子無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於君父不當論是非曲直亦不當分別有道無道臣子既犯弒逆之罪卽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雖其人有恩惠於民有功勞於國亦不當稱道其小善而縱舍其大惡春秋時如齊之陳氏未嘗無恩惠於民晉之趙盾亦未嘗無功勞於國而經一概書弒不使亂臣賊子有所藉口正如後世曹操劉裕之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而論者不爲末減也至於但書弒君而不書弒君爲何人蓋由所據舊史未有明文聖人以爲旣無主名自難擅入人罪雖有傳聞未可據以增加不若闕之爲愈此正罪疑惟輕與不知蓋闕之義若弒君稱君君無道之例與春秋大義反對必非聖人作經之旨杜預姦言誣聖先儒已加駁正學者不當更揚其波使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論春秋一字褒貶之義宅心恕而立法嚴

春秋大義在討亂賊則春秋必褒忠義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書及褒其皆殉君難公羊傳曰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書法公羊同一褒辭足以發明大義左氏序事之書本不傳義故不加褒亦不加貶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語含譏刺此林黃中所以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增入也杜預乃有書名罪之之例釋例曰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旣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孔疏曰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

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錫瑞案大夫書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鄭公子嘉字子孔可證父通甫漢碑稱孔甫宋甫可證甫者男子之美稱豈有以父與甫爲名者乎祿父茲父非單名父不稱齊侯父宋公父也穎達曲徇杜預而毒詈其遠祖豈自忘其爲孔氏子孫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處不謂之邪說不可也陳澧謂孔疏覼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錫瑞案聖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有一字之襃貶三大夫之書及所謂一字之襃弑君之臣一概書弑所謂一字之貶聖人以爲其人甘於殉君

卽是大忠雖有小過如左氏所書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於弒君卽是大惡雖有小功如左氏所書趙盾之事亦不足道葢宅心甚恕而立法甚嚴也春秋之法弒君者於經不復見以爲其人本應伏誅雖未伏誅而削其名不再見經卽與已伏誅等趙盾弒君所以復見者以其罪在不討賊與親弒者稍有分別春秋之法弒君賊不討不書葬以爲君父之仇未報不瞑目於地下雖葬與不葬等許止弒君未討而君書葬以其罪在誤用藥與親弒者稍有分別是亦立法嚴而宅心恕也歐陽修謂趙盾弒君必不止不討賊許止弒君必不止不嘗藥以三傳爲皆不足信不知如三傳之說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止見孝子之至未嘗不情眞罪當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未嘗不詞嚴義正而歐陽修等必不信傳孫復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然則有王者作將比一國之人而誅之乎雖欲嚴春秋誅亂賊之防而未免過當矣

論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驗皆非大義所關胡安國進春秋傳表曰仲尼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治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葢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

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錫瑞案胡氏此論深得春秋改制馴致太平之義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聖人葢有深意存焉絕筆獲麟公羊以爲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事則是災異並非祥瑞若以麟至爲太平瑞應比於麟趾之應關雎則又別是一義胡氏引此以責難於君非前後矛盾也困學紀聞曰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　在於越入吳之後十三年夏彗見西方在衞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故董

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後（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恆星不見爲證蓋有作僞者矣案此亦得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之旨書災異所以示人儆懼不書祥瑞所以杜人覬覦困學紀聞前說以爲天人相應此示人儆懼之意也後說以爲後人附益此杜人覬覦之意也左氏好言祥異占驗故范甯以爲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畢萬筮仕于晉之類又或出於附益而非左氏之舊公羊家與左氏異趣而亦好言祥異占驗漢儒言占驗者齊學爲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皆齊學公羊氏亦齊學故董子書多說陰陽五行何氏解詁說占驗亦詳要皆春秋之別傳與大義無關猶洪範五行傳與齊詩非詩書大義所關也

論獲麟公羊與左氏說不同而皆可通鄭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二句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無）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公羊春秋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錫瑞案臧氏據孔疏以證公羊逸文能發人所未發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決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亦見劉知幾史通（見書論）衍雖晉人其年輩在杜預後杜所據用非必衍書或杜所見公羊與衍所據本同漢時公羊有嚴顏二家何劭公據顏氏故少數語杜預孔衍蓋據嚴氏故多數語鄭君注禮箋詩引公羊與何本不同如昉作放登來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瘠作大漬已蹷作已感使之將作使之將兵羣公稟作羣公溓爲周公主作爲周公後佗然從乎趙盾作疑然從於趙盾考工記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何本無之皆嚴氏春秋也獲麟有數說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備（備當爲作字之誤）春秋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愼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竝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閒也（以下鄭駁）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竝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案如鄭君之義則公羊左氏可通興者爲瑞亡者爲災所見明通竝無拘閡據孔舒元引公羊傳麟至爲孔子之作春秋與左氏家賈逵服虔潁容以爲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見左傳正義引）本無異義惟杜預苟異先儒以爲感麟而作則與左氏義違又不取稱吾道窮之文則與公羊又異杜預以爲孔子春秋鈔錄舊文全無關繫故爲瑞爲災之說皆彼所不取也

論春秋本魯史舊名墨子云百國春秋即百二十國寶書

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惟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敎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鄭樵曰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西東周二百年事）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襃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公羊正義解獲麟云）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見史通）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爲所記之名則異矣錫瑞案鄭氏之說多本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劉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亦引國語左傳之文則春秋自是舊名非夫子始創或謂春獲麟秋成書雖出公羊家說而與傳引不脩春秋之文不合或謂賞刑襃貶說亦近鑿當以杜預云錯舉四時爲是晏呂之書非錯舉四時而亦名春秋當時百國春秋具存其體例或亦有所本百國春秋即百二十國寶書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寶書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則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蘇軾春秋列國圖說曰春秋之國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郕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郲徐鄶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鄅原夔舒鳩滑邾黃羅邢魏霍郜鄟鄫向偪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麋萊弦頓沈穀譚舒邛白狄賴肥鼓戎唐潞江鄖權道柏貳軫絞蓼六遂崇戴冀蠻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姒尋狄房鮮虞陸渾桐鄀於餘邱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鄟極鄣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蘇氏云百二十四國正合百二十國寶書之數公羊疏但據經言止得其半蘇氏兼據左氏傳乃得其全（於餘邱郚之類公羊以爲邑左氏以爲國故知蘇據左氏）惟蘇氏計數亦有疏失云百二十四國今數之止百二十一國二號及齊所遷之陽楚所滅之庸皆失數傳言毛聃雍邘應蔣茅胙亦不列入沈姒蓐黃在北沈胡江黃在南當有二沈二黃止列其一云蠻夷戎狄不在其間又有鄋瞞白狄肥鼓戎蠻潞狄無終鮮虞陸渾諸國此皆夷蠻戎狄未必有寶書當去諸國而以所漏列者補之數雖稍贏計其整數亦與百二十國合也

論漢志春秋古經即左氏經左氏經長於二傳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班氏無注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稱古經則其知其爲左氏矣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漢志經十一卷班氏注

云公羊穀梁二家沈欽韓曰二家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錫瑞案何氏說是也沈專主左氏故不以何爲然漢志左氏傳三十卷班氏注云左邱明魯太史案說文敘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論衡曰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二說不同班氏無明文似不信此二說漢志公羊傳十一卷注云公羊齊人漢志穀梁傳十一卷注云穀梁子魯人不別出公穀二家之經馬端臨云公羊穀梁傳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傳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案漢熹平石經公羊隱公一段直載傳文而無經文是公羊經傳亦自別行不如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傳與經別行公羊穀梁莫不皆然是公羊穀梁左氏之經傳皆自別行左氏經傳至杜預始合之公穀經傳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漢志所列古經卽是左氏之經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云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案三傳與經皆別行而後人合之馬氏乃以爲漢人於三傳中取出經文不知何據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經李燾所定春秋古經而言然不得謂之漢以來其立說不分明皆由不知漢志之古經卽是左氏經也　四庫提要曰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謹案左氏經長於二傳詳見侯康春秋古經說然則春秋經文三傳不同如蔑昧鄅微之類專據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類仍當分別觀之

論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傳指左傳疏引嚴氏春秋不可信引劉向別錄亦不可信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錫瑞案史公生於劉歆未出之前其說最爲近古班氏生於左氏盛行之後其說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爲魯君子別出於七十子之外則左氏不在弟子之列不傳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漢初學左氏者惟傳訓故則其初不傳微言大義可知云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由是備章句義理則劉歆以前未嘗引傳解經亦無章句義理可知據馬班兩家之說則漢博士謂左邱明不傳春秋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必是實事而非誣妄左傳疏據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

之經邱明爲之傳其爲表裏案沈氏謂陳沈文阿嚴氏春秋久成絕學未必諫時尙存漢博士治春秋者惟嚴顏兩家嚴氏若有明文博士無緣不知如左氏傳與春秋經相表裏何以有邱明不傳春秋之言劉歆博極羣書又何不引嚴氏春秋以駮博士則沈引嚴氏春秋必僞其不可信者一也左傳疏引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陸德明經典釋文略同蓋皆本於別錄案左氏傳授史漢皆無明文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而張蒼賈誼張敞傳皆不云傳左氏春秋故范升以爲師徒相傳無其人若如別錄傳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陳元又何不引以轉抵范升蓋如釋文所引毛詩

源流同爲後人附會則陸孔所引劉向別錄必僞其不可信者二也趙匡已以釋文序例爲妄謂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爲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僞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論趙匡鄭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傳文實有後人附益

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始以作傳之左氏爲論語之邱明漢博士惟爭左邱明不傳春秋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嘗深辨其後桓譚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劉歆說無異議趙匡始辨之曰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邱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若邱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

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其書不傳葉夢得疑傳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鄭樵六經奧論辨之尤力曰左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若以爲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

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當作楚此誤）其爲雄辨狙詐眞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不可考眞知言歟朱子亦謂左傳有縱橫意思不臘是秦時文字二條蓋本鄭樵錫瑞案史記張守節正義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則以不臘爲秦時文字固未可據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卽子家子謂公以一乘入於魯師之意一乘仍是車乘亦未可據爲乘馬之證傳及知伯或後人續增不更庶長之類或亦後人改竄左氏一書實有增竄之處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劉炫孔穎達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六年傳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

服杜及唐定本皆無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王應麟曰八世之後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及季札聞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傳中盛稱魏絳魏舒之類爲吳起附益以媚魏者陳澧以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而傳文亦有後人所附益劉逢祿以左氏凡例書法皆出劉歆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有後人附益之辭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論賈逵奏左氏義長於公羊以已所附益之義爲左氏義言多誣妄

後漢書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

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李賢注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錫瑞案春秋大義在誅亂臣賊子賈逵以義深君父爲重自是正論而所舉數事則無一合者公羊釋經者也經書祭仲紀季字而不名故以爲賢書黑肱不加邾婁故以爲通濫左氏紀事不釋經者也序祭仲事與公羊畧同而未加斷語杜預乃執大夫書名之例

以祭仲書名爲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屢舉鄭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豈有以伯仲叔季爲名者乎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則紀季入齊是受兄命亦與公羊畧同賈責以背兄歸讎左氏有此說乎左氏序子胥亦未加斷語而鬬辛有君討臣誰敢讎之之言忠孝不能兩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賈逵之說正可以左氏載鬬辛語爲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復讎之義謂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應復讎不應復讎之通義子胥之父以忠獲罪正不受誅應復讎者公羊未嘗不許子胥復讎賈逵乃不引其上句與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與事合者妄斷爲不深父不猶胥吏之舞文乎叔術事左氏不載可不必論何休解詁序謂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賈逵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見於隋書經籍志者今佚不

存其所擿三十事亦不可攻而如所引祭仲紀季伍子胥事皆不足爲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權變之證公羊於祭仲之外未嘗言權逵乃以緣隙奮筆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謬論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爲左氏義長而此三事左氏止紀實而未嘗發義不知其長者安在逵以己所附益之義爲左氏義以難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後世東漢之治古學貴文章者大率類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駮之

論左氏傳不解經杜孔已明言之劉逢祿考證尤詳斷

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此確論也祖左氏者或不謂然試以春秋經及左氏傳證之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

傳事而已孔疏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爲傳春秋或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文更綴數語變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眞也然歆雖略解經文顚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志所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明矣錫瑞案劉氏以爲劉歆改竄傳文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傳不解經則杜孔極袒左氏者亦不能爲之辨杜序明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孔疏云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傳實始於杜非始賈逵劉氏說猶未諦劉氏考證又舉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闕所書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卽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闕虞叔篇年月無考十一年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

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證曰是年文亦闕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十七年證曰是年文葢闕莊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左氏文闕每於年終分析晉事附益之跡甚明葢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惠之二十四年獲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亦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元年證曰是年文闕錫瑞案自幼讀左氏傳書不書之類獨詳於隱公前數年而其後甚略疑其不應如此草草及觀劉氏考證左氏釋經之文闕於隱桓莊閔爲尤甚多取晉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晉乘楚檮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謂經傳各自言事是雖經劉歆賈逵諸人極力比附終不能彌縫其迹王接謂傳不主爲經發確有所見以劉氏考

證爲左驗學者可以恍然無疑劉逢祿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末嘗求附於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强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近人有駁劉氏者皆强說不足據

論左氏傳止可云載記之傳劉安世已有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一之說

張杓曰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謂穀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爲儉通經爲長此而例之訓詁之

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據高氏祐賀氏循則弁目之爲史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氏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傳始割傳附經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駁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耶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宋王晳謂左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疏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疏於義理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以啟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註行而左傳隱錫瑞案史記云左氏春秋漢志云左氏傳近人據博士說左邱明不傳春秋以漢志稱傳爲沿劉歆之誤此獨分別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以左傳爲載記之傳其說亦通南齊書陸澄傳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註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據此則服子愼知經傳有別故但釋傳而不釋經賈景伯則經傳並釋杜從賈不從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後服杜並行卒主杜而廢服蓋以杜解有經服解無經之故不知經傳分行實古法也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

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據此則左氏經傳當各自爲書宋人已見及之可爲劉逢祿先路之導

論杜預解左氏始別異先儒盡棄二傳不得以杜預之說爲孔子春秋之義

杜預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以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疏曰邱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邱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錫瑞案據杜孔之說杜之集解異於先儒者有數事古者經自經傳自傳漢熹平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是其證杜乃分經附傳取便學者省覽此異於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經先儒多引公穀二傳以釋經義漢儒家法尙無臆說杜乃盡棄二傳專以己意解傳並以己意解經如以周公爲舊例孔子爲新例是此異於先儒者二也鄭注周禮先引杜鄭韋注國語明徵賈唐言必稱先不敢掠美杜乃空舉劉賈許穎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異於先儒者三也杜解不舉所出劉與許穎之說盡亡賈服二家尙存崖略杜舉四家而

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於此輩其說非是南北分立時代江南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愼當時有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之語則服注盛行可知據世說新語云鄭君作左氏傳注未成以與子愼則鄭服之學本是一家北方諸儒徐遵明傳服注傳其業者有張買奴馬敬德邢峙諸人衞冀隆申服難杜劉炫作春秋述義攻昧規過以規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則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又申杜難服以荅靈恩秦道靜亦申杜以荅衞冀隆杜預元孫坦與弟驥爲青州刺史故齊地多習杜義蓋服杜之爭二百餘年至唐始專宗杜杜作集解別異先儒自成一家之學唐作正義埽棄異說如駁劉炫以申杜是又專用杜氏一家之學自是之後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學亦非左氏之學又非賈服諸儒之學止是杜預一家正如元明以來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國一家當時所謂經義實安國之傳義蓋舍經求傳而春秋之義晦舍傳求注而春秋之義更晦矣

論孔子作春秋以闢邪說不當信劉歆杜預反以邪說誣春秋

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討亂臣賊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說蔽之也據孟子所言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是孔子時已有邪說邪說與暴行相表裏暴行卽謂弒君弒父邪說謂爲弒君父者多方掩飾解免其罪大率以爲君父無道應遭弒逆之禍而弒逆者罪可末減凡人欲弒君父不能無所顧忌有人倡爲邪說以爲有辭可執乃橫行而全無所畏更有人張大邪說設爲淫辭助攻益肆行而相率效尤後世史書於被弒之君皆甚言其惡如秦苻生史稱好殺劉裕滅後秦得一老人親見苻秦之事云苻生並不好殺苻堅篡國史書誣之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

之厚誣是也金完顏亮史稱淫惡幾非人類由世宗得國後令人以海陵惡事進呈者有賞史稱宋齊之主亦極醜穢不堪船山史論力辨其不足信可見亂世無信史而多助亂之邪說也此等邪說春秋時已有之左氏一書是其明據傳載韓厥稱趙盾之忠士鞅稱欒書之德弒君之賊極口贊美史墨云君臣無常位逐君之賊極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見當時邪說誣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弒君三十六之事孔子於此蓋然傷之以爲欲治亂賊必先闢邪說欲闢邪說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極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國史據事直書當時邪說不得不載正賴左氏載之孟子言春秋時有邪說益信孔子作春秋闢邪說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於春秋也至於左氏凡例未審出自何人杜預以爲周公陸淳柳宗元已駁之或以爲孔子更無所據據孔

疏云先儒以爲並出邱明劉逢祿以爲劉歆竄入例與傳文不合實有可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一條尤與春秋大義反對杜預釋例曲暢其說以爲君無道則應弒而弒君者無罪不知君實有道何至被弒君而被弒無道可知惟無道亦有分別使如桀紂殘賊民欲與之偕亡湯武伐罪弔民自不當罪其弒若但童昏兒戲非有桀紂之暴如晉靈公鄭靈公之類權臣素有無君之心因小隙而弒之與湯武之伐罪弔民全然不同豈得藉口於君無道而弒者無罪乎杜預於鄭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爲鄭伯回護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焦循作左傳補疏序曰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射王中肩卽成濟抽戈犯蹕也）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錫瑞案預父恕與司馬懿不合幽死預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馬氏篡魏

正與劉歆父向言劉氏王氏不並立而歆助王莽篡漢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討之亂賊而左氏創通於劉歆昌明於杜預則左氏一書必有爲二人所亂者故林黃中以君子曰爲劉歆之言劉逢祿以爲歆竄入凡例焦循以爲預作集解將爲司馬氏飾孔子作春秋以闢邪說後人乃反以邪說誣春秋葢不特孔子之經爲所誣罔卽左氏之傳亦爲所汨亂致使學者以左氏爲詬病若歆與預乃左氏之罪人豈得爲左氏之功臣哉讀左氏者於此等當分別觀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義斷之可也

論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讀者宜加別白斷以春秋之義

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作者意在兼收讀者宜加別白或古今異事各有隱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權臣實爲邪說未可一概論也所謂古今異事各有隱衷者古者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於天子與諸侯同守社稷故君臣皆以社稷爲重如崔子弒齊君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與孟子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若合符節（孟子言諸侯違社稷則君屬諸侯說春秋義國君死社稷國君亦屬諸侯）或疑孟子之言爲過又疑晏子不死爲無勇皆未曉古義也又如晉范文子魯叔孫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預以爲因禱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衞君昭子何不以死討季氏而復君而二子不爲者彼自祖宗以來世有祿位外雖憂國內亦顧家故寧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與三郤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觀於宋公孫壽辭司城使其子意諸爲之謂去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爲重非如後世大臣起自田間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無關

於家族忠義奮發可無內顧此則古今異事而古人之隱衷不盡白於後世者也所謂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衞侯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論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過當孟子有土芥寇讎之言有殘賊一夫之戒皆對齊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純葢不知爲託諷師曠之意猶孟子之意也所謂阿附權臣實爲邪說者如魯昭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夫簡子晉之權臣

正猶魯之季氏爲史墨者當斥季氏之無君戒簡子之效尤乃盛稱季氏而反咎魯君且以君臣無常位爲言則眞助亂之邪說矣君尊臣卑比於上天下澤何得以雷乘乾與陵谷之變爲君臣無常位之比哉師曠與史墨兩說相似而實不同一對君言則不失爲納約自牖一對臣言則適足以推波助瀾國史並記之左氏兼存之讀者當分別觀之而是非自見不當不分黑白而概執爲春秋之義也

論左氏所謂禮多當時通行之禮非古禮杜預短喪之說實則左氏有以啟之

朱大韶左氏短喪說曰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按杜預短喪之說固爲名教罪人實則左氏有以啟之諸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於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湨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而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爲禮此杜預所藉口以誣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於戲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按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哭踊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襄公適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喪冠而用吉

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禮也按聘禮於聘君曰宰入告具於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於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始即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並須釋服即吉禮經又曰聘遭喪入境則遂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遭大夫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喪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凶接純吉也烝嘗之禮尚不行而要結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圖此何禮也昭十年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引彼證此自相乖剌而鄭箴膏肓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按父子相繼曰世非謂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官喪服斬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未葬而諸侯自相朝此何禮也君母之喪服斬盟禮非皮弁即朝服以大蒐爲非禮而以盟爲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子曰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

權宜之禮按禮爲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卽主昏亦須禫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者也錫瑞案鄭君云左氏善於禮實則左氏之所謂禮多春秋衰世之禮不盡與古禮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處如以大蒐爲非禮載叔向辭諸大夫欲見新君非不知吉凶不可並行而於他處又以爲禮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陳傅良謂禮也者蓋魯史舊文未必皆合於春秋其說是也鄭駮異義謂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或以爲文襄之制則鄭君亦知左氏之禮不可盡據而箴膏肓又强爲飾說至以喪娶爲合權宜不亦謬乎朱大韶駮左氏可謂辭嚴義正三年之喪在春秋時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魯先君亦莫之行等語左氏序事之書據事直書不加褒貶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禮爲當時通行之禮亦不必爲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齊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襄元年邾子來朝之類乃左氏自發之凡杜預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喪之禮且制喪娶之禮矣此則萬無可解卽袒左氏者如沈欽韓等亦無以申其說必如劉逢祿以凡例爲劉歆增竄乃可以爲左氏解也文公喪娶在三年外惟納采問名猶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爲非公羊授經子夏子夏作喪服傳講喪禮最嚴故公羊云三年之內不圖昏此公羊有師授左氏無師授之一證杜孔乃曲爲左氏解以爲文公納采在爲太子之時此所謂又從爲之辭亦非左氏意也

論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必欲强合爲一反致信傳疑經

左氏敘事之工文采之富卽以史論亦當在司馬遷班固之上不必依傍聖經可以獨有千古史記漢書後世不廢豈得廢左氏乎且其書比史漢近古三代故實名臣言行多賴以存如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之言紀官子革之誦祈招且有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王應麟漢制考序嘗歷舉之顧棟高陳澧皆引之以爲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記載誠善而於春秋之微言大義實少發明則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問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讜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荅曰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也非傳春秋之旨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其當示於後代者自可載於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耽玩文彩記事迹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卽請觀此傳焉錫瑞案陸氏自言其所作集傳不取左氏無經之傳之義治春秋者皆當知此義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傳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經本不待傳而明故漢代春秋立學者止有公羊並無左氏而春秋經未嘗不明其後左氏盛行又專用杜預集解學者遂執左氏之說爲春秋之義且據杜氏之說爲左氏之義而春秋可廢矣分別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時工部尙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議載令狐澄大中遺事

孫光憲北夢瑣言陳商在唐代不以經學名乃能分別夫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作史與史記漢書等列以杜預參貫經傳爲非是可謂卓識其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卽漢博士云邱明不傳春秋之說也非緣飾經旨卽晉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爲經發之說也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敎有一字襃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襃貶之義杜預孔穎達不知此意必欲混合爲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

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鄭二家分左右袒皆未盡得二傳之旨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愼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錫瑞案戴宏漢人其言當可信據左氏書先出而不傳口授之義公羊書後出而實得口授之傳此漢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爲甚四家易之於費氏易三家尚書之於古文尚書三家詩之於毛詩雖不並行未聞其相攻擊（漢博士惟以尚書爲備亦未嘗攻古文）惟劉歆請立左氏則博士以左邱明不傳春秋抵之韓歆請立左氏則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李育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四十一事何休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

廢疾隗禧謂左氏爲相斫書不足學錫瑞謂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各經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蓋他經雖義說不同尙未大相反對惟左氏與公羊不止義例不合卽事實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爲父子昭定爲兄弟公羊以文宣爲兄弟昭定爲父子魯十二公倫序已大不同左氏經作君氏卒以爲魯之聲子公羊經作尹氏卒以爲周之世卿所傳之經一字不同而一以爲婦人一以爲男子乖異至此豈可並立平心而論以左氏爲相斫書則詆之大過亦由治左氏者專取莫敖采樵欒枝曳柴之類有以致之以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專以繁簡詳略言之不關大義鄭衆賈逵長義不傳賈所舉左氏深於君父不可據己見前李育羊弼書亦不傳何休墨守僅存一二廢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爲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且駁論多瑣細惟兵諫喪娶數條於大義有關鄭發墨守亦僅存一二起廢疾亦得失互見鍼膏肓多强說以文公喪娶爲權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後漢書於鄭康成鍼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興蓋鄭君雖先習公羊而意重古學常軒左氏而輕公羊重其學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漢以後治公羊者如晉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見北史儒林傳云何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而其傳載習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傳又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則以爲河北行公羊似非實錄唐志公羊疏無撰人名氏崇文總目或云徐彥郡齋讀書志引李獻民說同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王應麟小學紺珠謂公羊疏徐彥撰宋志直云徐彥公羊疏三十卷嚴可均曰不知何據卽徐彥亦不知何代人東晉有徐彥與徐衆同時見通典九十五又

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今世皆云唐徐彥尤無所據蓋涉徐彥伯而譌耳疏先設問荅與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無此體例所引書百二十許種最晚者郭璞庾蔚之餘皆先秦漢魏開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齊梁陳隋唐無此官制惟北齊有之則此疏北齊人撰也洪頤煊姚範之說略同王鳴盛以爲卽北史徐遵明攷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據北史所載遵明傳鄭易尙書三禮服氏春秋未聞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治公羊學者則謂彥卽遵明尙在疑似之間若以葬桓王一條同於楊士勛穀梁疏謂徐襲楊疏當在楊後又安知楊士勛非襲徐疏乎

論春秋必有例劉逢祿許桂林釋例大有功於公羊穀梁杜預釋例亦有功於左氏特不當以凡例爲周公所作

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亂經解引此爲夫子自道是猶孟子兩引孔子之語皆聖人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最可憑信古無例字屬辭比事卽比例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爲春秋教春秋文簡義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亂亂由於無比例是後世說經之弊夫子已豫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傳著於竹帛已爲之作條例董仲舒曰春秋無達例則董子時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條例散見解詁未有專書何休文謚例僅見於疏所引公羊傳條例見於七錄今佚劉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以發明之其釋時月日例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爲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推闡甚精穀梁時月日例更密於公羊許桂林作穀梁釋例以發明之其有功於穀梁與劉逢祿有功於公羊相等范甯解穀梁亦有例　四庫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陳澧曰楊疏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據此則公羊穀梁二家說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潁容已有釋例在杜預之前左氏傳本無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陳澧曰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

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歛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與小歛乎此無可置辨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錫瑞案二條爲後人附益固無可疑卽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鄭賈潁已言例在前則非杜預所創特不當以舊例爲周公所定耳

論日月時正變例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變例以日月時爲最著明正例日則變例時正例時則變例日而月在時日之間公羊穀梁說已詳

斷而後人猶疑之者以解者繁雜未有簡明之說以括之也今振春秋之例討賊侵伐常事與不以日月計者皆例時以月為變者不以月計也春秋以月計時事以月分尊卑除二者之外遂不以日月為例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宗朝災祭事盟戰所關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日小事則從略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戰一切小事皆例時大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如是也至於輕事而重之則變時而日月焉重事而輕之則變日而月時焉事以大小為準例以時日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中為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為正月為變時為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為變日為變之甚此時為正月為變日為

尤變之例也又如朝時也變之則月尤變則日用將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為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尤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時之為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例從時而日從日而時皆變之尤甚者有條不紊綱目明白先儒因有記時分早暮二例遂徧推之則正例有三等無以進退而於二主之間又添一主則正變不明端委朦混治絲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淺人以為經承舊史或時或月或日皆無義例則斷爛朝報可為確論矣

論三傳以後說春秋者亦多言例以為本無例者非是

洪興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厤者因周天之數以為度錫瑞案洪氏此說比例正合聖人作春秋當時嘗自定例與否誠未可知而學者觀聖人之書譬如觀天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各成義例皆有可通治厤者因周天之數以為度不得以為非天之度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豈得以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經義考論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實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增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甯也曰門例王鉞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

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崔子方字）謂聖人之書總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案諸家書多不傳未能考其得失惟陸淳纂例兼采三傳崔子方本例多本公穀能成一家之言其後趙汸春秋屬辭為最著孔廣森公羊通義本之謂知春秋者惟趙汸一人或謂趙汸崔子方無三科九旨以統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絀是二家之書亦未盡善蓋日月例公穀已極詳密崔子方等更求詳於公穀之外又不盡用公穀之義未免過於穿鑿然例雖未盡善猶愈於全不言例者全無例則必失亂矣後人矯言例者

支離破碎之過謂春秋本無例例出後儒傅會鄭樵謂例非春秋之法爲此說者非獨不明春秋之義並不知著書作文之體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記漢書自序卽其義例所在後世修史先定凡例詳略增損分別合幷或著錄或不著錄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卽自著一部書或注古人之書其引用書傳編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於簡端卽爲人撰碑志墓銘其述祖考子孫官爵事實亦有例故有墓銘舉例金石三例等書惟日錄筆記隨手紀載乃無義例再下則胥吏之檔案市井之簿錄耳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乃謂其全無例義同於檔案簿錄比後儒之著書作文者猶不逮焉誠不知何說也

論啖助說左氏具有特識說公穀得失參半公穀大義散配經文以傳攷之確有可徵

春秋雜采三傳自啖助始三傳得失議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幷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不

以原情爲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糅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原注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强通踳駮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誡則然矣其文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原注詳內以略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

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錫瑞案啖氏春秋之學非專家故所說有得有失其說左氏具有特見說公穀則得失參半謂三傳皆後學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與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穀梁啖氏並言左氏亦以爲門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傳而不盡信三傳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傳非邱明自作比趙匡之論爲更平允謂公穀得子夏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所見尤精既云二傳傳經密於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數千聖人詳示後人無所謂不夷曠若其矛盾穿鑿正由散配經文時致誤與左氏之徒附益迂誕正相等耳公穀釋經雖密亦或有經無傳經所書者間無其說不書者以義說之實所罕見啖氏知不

告則不書不知春秋卽告者亦多不書聖人筆削大率筆者一而削者十若從舊史赴告全錄則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爲魯史何名修春秋駁左氏家經承舊史尤爲明快知啖氏云公穀大義散配經文之說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條公羊以之說宋宣穀梁以之說魯隱是二家據春秋大居正之大義散配經文而參差不同之明證也公羊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未知其爲齊與曹與是公羊家據春秋譏世子之大義散配經文而未知其屬齊世子屬曹世子游移莫決之明證也明乎此則於傳義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見及此可謂卓識矣

論啖趙陸不守家法未嘗無扶微學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三傳專門之學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詁序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據此則漢之治公羊者未嘗不兼采三傳也杜預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孔疏云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疏序又云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據此則漢之治左氏者未嘗不兼采三傳也范武子穀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爲顯著惟諸人兼采三傳仍是專主一家間取二家之說裨補其義晉劉兆作春秋調人三萬言又爲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似已合三傳爲一書而其書不傳今世所傳合三傳爲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爲一書變專門爲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爲最優胡安國爲最顯劉敞春秋傳本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合爲一傳陳澧糾其刪改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錄左傳而改之云太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既信公穀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孔沖遠所謂方鑿圓枘者胡安國春秋傳雜采三傳參以己意朱子已駁其王不稱天以宰咺爲冢宰桓公不書秋冬貶滕稱子之類其說有本於公穀者有胡氏自爲說出公穀之外者葢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如啖趙陸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說得好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

經駮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案吳氏極推二子得聖人之義勝於漢儒之不合不公葢自唐宋以後春秋無復專門之學故不知專門之善而反以爲非後儒多歸咎於昌黎三傳束閣之言見昌黎贈玉川子盧仝詩詆啖趙陸不守家法而據啖子曰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則其時春秋之學不講可知唐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公羊穀梁殆絕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公羊穀梁殆將絕廢啖氏正當其時於經學廢墜之餘爲舉世不爲之事使公穀二傳復明於世雖不守家法不得謂其無扶微學之功也

論公穀傳義左氏傳事其事亦有不可據者不得以親見國史而盡信之

自啖助斟酌三傳各取其長云左氏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宋人推衍其說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卻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呂大圭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吳澄曰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錫瑞案諸說皆有所見朱子之說尤晰惟兼采三傳亦必有啖趙諸人之學識

方能別擇初學不守家法必至茫無把握而陷於春秋之失亂公穀精於義左氏詳於事誠如諸儒之說春秋重義不重事治春秋者當先求公穀之義而以左氏之事證之乃可互相發明不至妄生疑難（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之說）若但攷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義將並傳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預孔穎達諸人從傳駮經非聖無法正猶齊人知有孟嘗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證春秋之義可也據左氏之義以為春秋之義不可也左氏不傳春秋本無義例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始有章句義理杜預排斥二傳始專發左氏義劉歆杜預之義明而孔子春秋之義隱左氏凡例書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陸淳已駁弒君滅國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指孔父荀息諸人左氏亦無貶諸人明文惟論荀息有君子曰）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此是實事史官據事直書卻不礙）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卻是儒者議論案朱子說是也且殤公立而被弒所謂其子饗之安在非但不明義理並不合事實左氏於敘事中攙入書法或首尾橫決文理難通如鄭伯克段于鄢傳文太叔出奔共下接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難之也云云乃曰遂寘姜氏於城潁遂寘字上無所承文理鶻突若刪去書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潁則一氣相承矣其他書曰君子曰亦多類此為後人攙入無疑也諸儒多云左氏親見國史事必不誤亦未盡然姑舉一二證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解曰暨與也燕與齊平

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為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卽燕與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為得杜則從許說也案疏舉經例甚明當從公穀而左氏本年傳明云齊燕平之月則左實以為燕與齊平賈解左氏仍從公穀（孔疏云賈逵雜采公穀此其一證）許服杜則以左解左然左實與書法不合親見聖人親見國史者何以有此誤乎左氏傳衞宣公烝於夷姜

生急子爲之妻于齊而美公烝之生壽及朔夫宣公烝庶母必在即位之後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壽及朔朔能譖兄壽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衞人立晉在隱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謂烝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應容其弟濁亂宮闈石碏未必立此穢德彰聞之公子史記云愛夫人夷姜不云烝淫則左氏未可信（洪邁謂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曉也）晉獻公烝齊姜近人亦有疑之者遵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帥師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盡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盡信左氏）公羊傳惟季姬使鄫子請已單伯淫子叔姬叔術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於此數事皆無說或以不關大義或亦疑而不信學者於此等處闕疑可也（解詁是章句不得不解傳繁露說大義故於此數條皆無說學者亦不必强說）

論劉知幾詆毀春秋並及孔子由誤信杜預孔穎達不知從公穀以求聖經

說春秋者唐劉知幾爲最謬其作史通有惑經申左二篇詆毀春秋並詆孔子曰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衞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不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錫瑞案劉氏但曉史法不通經義專據左氏不讀公穀故不知春秋爲尊親諱其書不書皆有義例非可以史法善惡必書繩之左氏傳云孫甯出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子以爲臣出君不可訓故更之曰衞侯衎出奔齊以君自出爲文天王狩于河陽其義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是隱諱之義左氏亦知之而續經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則與春秋不書孫甯出君之義相背是左氏於春秋隱諱之旨半明半昧劉氏則全不知夫吳爲伯主故恥不書公及戎盟本無庸諱且及戎盟隱桓二年凡兩見劉舉桓而失隱知其讀春秋不熟矣劉氏又曰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反不討賊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案劉氏此說亦由不解隱諱之義鄭伯髡原如會卒於操公羊傳明以爲隱以爲弒以爲爲中國諱楚子卷齊侯陽生卒公羊無說左氏亦但於鄭伯之卒云以瘧疾赴於諸侯楚郟敖齊悼公左氏以爲弒而不云以疾赴劉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據反不討賊本晉史之舊文藥不親嘗由君子之聽

止是二君之弒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舊文書之以著忠臣孝子之義若齊鄭楚三君其國無董狐之直筆國史本不書弒夫子豈得信傳聞之說遽加人以弒逆之罪乎至鄭伯隱諱又是一義劉氏不明其義而幷爲一談斯惑矣魯桓弒隱但書公薨劉氏以爲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不知南董非崔趙之臣故可直書孔子是魯臣於其先君篡弒不可直書劉氏在唐曾爲史官試問其於唐代之事能直書無隱否乃以此惑聖經並疑孟子之言爲烏有固由讀書粗疏持論獷悍亦由誤信杜預孔穎達不知從公穀以求聖經也

論劉知幾據竹書以詆聖經其惑始於杜預唐之陸淳劉貺已駁正其失

且劉氏受惑之處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

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紀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又案晉自魯閔公以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又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於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於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

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錫瑞案劉氏據左傳而疑經謂經全因舊史已是大惑又據竹書而疑經謂經何以不改舊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實始於杜預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論汲冢書云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胡渭曰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

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案胡氏此說足解杜氏之惑卽足解劉氏之惑春秋傳於子夏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魏人必有從之受春秋者紀年作於魏哀王時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書法明是倣春秋杜氏乃疑古史書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倣此等書爲之而益堅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思著書年代先後具有明徵但有後人襲前人未有前人襲後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紀年在百年後猶之史記在漢書前三國志在後漢書前若有謂史公襲班書陳壽襲范書人未有不啞然笑者杜氏之惑何異於是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授經於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荅曰彭城劉惠卿貺名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

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於齊人殲於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爲之也劉之此論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經改爲紀子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爲魯結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是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圣春秋作段魯桓公紀侯莒子盟於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案劉貺陸淳皆唐人曾見紀年全書其說可憑陸年輩後於劉知幾其說正可

駁劉以齊人殲於遂鄭棄其師爲夫子襃貶之特筆遠勝劉說以爲出瑣語晉春秋矣陸通經學劉不通經故優劣判然也

論春秋家左傳家當分爲二如劉知幾說

劉知幾說春秋雖謬猶知春秋左傳之分其論史體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前二家經也後二家史也中二家左傳國語則在經史之間是劉知幾猶知春秋家與左傳家體例不同當分爲二不當合爲一也古經傳皆別行據漢書藝文志與左傳序孔疏具有明證熹平石經公羊春秋有傳無經漢時專主公羊故直以公羊爲春秋後世孤行左傳又直以左傳爲春秋公羊字字解經經傳相附以公羊爲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經經傳不相附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以左氏爲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經正義春秋主左氏傳

公羊穀梁雖在中經小經之列而習此二經者殆絕唐時如啖趙陸兼通三傳者甚少如陳商能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者更別無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經注疏公穀稱公羊穀梁左氏稱春秋左傳明以春秋專屬左氏而屏公穀於春秋之外夫以公穀之字字解經者不以春秋屬之左氏之本不解經者獨以春秋屬之宜乎學者止知有左氏傳不知有春秋經聖人之作經爲萬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邁容齋續筆有紹聖廢春秋一條云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說彼悍然廢春秋者罪誠大矣然亦豈非唐宋以來不尊春秋有以階之厲乎宋人以春秋專屬左傳由於唐作正義但取左傳漢人以禮經專屬儀禮而唐作正義但取禮記故後世以禮記取士論者譏其舍經用傳禮記體大物博雖有解儀禮數篇之義而非盡解儀禮不得全謂之傳若左氏明明春秋之傳傳又不與經合而後世左氏孤行舍經用傳較之舍儀禮而用禮記者蓋有甚焉王應麟困學紀聞先列春秋繼以左傳公羊穀梁分別尙晰學者當知如此分別則經傳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專屬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後之治左氏者能詮擇經義解說凡例可附於春秋家若專攷長厤地名人名事實或參以議論者止可入左氏家以與聖經大義無關止可謂之史學不得謂之經學也

論孔子作春秋增損改易之迹可尋非徒因仍舊史

陳壽祺曰竊觀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

有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衞侯衎出奔齊晉文公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妾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略於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十六年葢承屢祲之後書以示幸王臣書氏惟見隱三

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蓋兆世卿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他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襃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死節公子季友公弟叔肸稱字季子高子稱子所以嘉其賢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弒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迹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蹤衮鉞然後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襃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子何爲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錫瑞案陳氏引春秋書法兼采三傳求其增損改易之迹可謂深切著明卽

此足見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其說近是而實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憑空結撰其承舊史是應有之事魯史亦非能憑臆揑造其承赴告亦是應有之事左氏家說本非全然無理特後人視之過泥持之太堅謂春秋止是鈔錄舊文尙不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襲三國志新五代史唐書之因舊五代史唐書猶有增損改易之功則春秋一書於魯史爲重臺於左傳爲疣贅宋人廢之誠不爲過矣而春秋經豈若是乎

論宋五子說春秋有特見與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預以後之陋見謬解

宋五子於春秋無專書而說春秋皆有特見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聖人先襃其功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預每到不通處不云傳誤云經誤可怪是何識見錫瑞案春秋始誤於杜預而極謬於劉知幾當以宋五子之說正之

其說與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卽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非卽爲漢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非卽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旨乎曰功過不相揜非卽善善從長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卽作春秋垂空言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時四語爲證非卽損益四代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之旨乎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豈得如杜預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豈得如杜預云孔子多鈔魯史舊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與門人講說卽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之意而史記以魯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傳旨之外則邱明不得口受不當如劉歆輕口說而重傳記矣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公穀皆子夏弟子未必親見孔子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

明是一是二古無明文不必如劉歆云邱明親見聖人荀崧云邱明造膝親受矣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尤道盡杜預以後諸儒之陋見謬解春秋經世莊子嘗言之矣其義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預以後不明此義其高者以爲懲惡勸善僅同良史直書其下者以爲錄舊增新不過鈔胥校對其失由於專據左氏不治公穀於孔子所以爲後王立法以馴致太平者全未夢見孟子所稱爲天下一治功可繼羣聖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專門未必深求公穀二傳乃獨能知微言大義不惑於杜預諸人淺陋之見由其學識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與古人不謀而合也程子曰大義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以證之至於微辭奧義時措咸宜程朱以爲難知者學者能研求

公穀二傳當知之矣

論斷爛朝報之說不必專罪王安石朱子疑胡傳並疑公穀故於春秋不能自信於心

困學紀聞引王介甫荅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錫瑞案此諸說可爲安石平反然春秋之義具在三傳安石過爲高論以三傳不足信則春秋不廢而廢矣以春秋經爲難知何不深求三傳至於斷爛朝報則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預謬解人之視春秋者莫不如是專信左氏家經承舊史之說一年之中寥寥數事信手鈔錄並無義例則是朝報而已不信公穀家一字褒貶之義日月名氏爵號有不具者皆爲闕文萬六千餘字而闕文百數十條則是朝報之斷爛者而已如杜預孔穎達之說春秋實是斷爛朝報並不爲誣若不謂然則當罪杜孔不當罪宋人矣困學紀聞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王應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條繼引朱文公說蓋謂朱子亦以春秋爲難知與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謂春秋義例窺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亂宋災故既引以證程子所云大義又云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窺其一二者朱子學最篤實故於春秋之義但信其分明可據者若其義稍隱或不見經而但見傳則皆

不敢信據當時盛行胡傳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卻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案胡傳議論苛碎多出公穀之外朱子懲胡傳之苛碎遂並不信公穀一字褒貶之義以爲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則仍惑於杜預孔穎達而與孟子程子之說不合矣朱子謂春秋自難理會足見朱子矜慎遠勝強不知爲知者但亦有矜慎太過處胡傳不可盡信而公穀近古則可信能深攷公羊之微言大義參以穀梁之例又參以左氏所載事實亦可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謂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則聖人往矣安得復有聖人以朱子之賢猶不敢自信安得復有自信與聖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經將沈霾終古矣公

羊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朱子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夫二書不得見學者無如何也三傳猶幸存學者所當信也亦何必矜慎太過而不措一辭乎

論據朱子之說足證春秋是經非史學春秋者當重義不重事朱子曰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卻說得聖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一字不敢胡亂下又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正誼明道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之詳略或書

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霸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爲霸者作耶若是爲霸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以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錫瑞案據朱子之說可知學者當以春秋爲經不當以春秋爲史當重春秋之義不當重春秋之事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即借事明義也謂一字不敢胡亂下即一字褒貶也謂書字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亦即一字褒貶之旨正誼明道權衡萬世惟在春秋一經若置經而求傳舍義而論事則不過較量齊魯之短長宋襄晉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

王者之迹故孟子斷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魯之舊史止有其事則齊桓晉文而無其義故孔子裁之以義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是經不是史重義不重事即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證之左氏敘事詳而釋義略仍如魯史其事其文之舊非但侈陳桓文春秋雖褒桓文實與而文不與孟子深於春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蓋裁之以義不當侈陳其事並晉悼之霸亦侈陳之何劭公不許晉悼之霸鄭君以爲鄉曲之學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猶無足道何論晉悼以鄭君之學而所見如此何怪後之學者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用唉助語)或且樂道陰謀詭計如魏禧作左傳經世又纂左氏兵謀兵法以張其談與春秋無義戰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謂止說得伯業權譎更開眼不得者試思春秋爲王道作豈專論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雖觕即指胡安定孫泰山諸人胡

書不傳孫氏尊王發微論雖近苛尚能比附春秋之義以其重義不重事是經不是史故文字雖觕而與聖人之旨猶近也後來止說伯業權譎雖由其人識見卑陋亦由專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經而其流弊遂至於此以其重事不重義是史不是經故議論猥多而與聖人之旨愈遠也學春秋者觀朱子之論可以審所去取矣論杜預專主左氏似乎春秋全無關繫無用處不如啖趙陸胡說春秋尚有見解

凡書必有關繫有用處然後人人尊信誦習若無關繫無用處雖間存於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誦習者尟矣漢人之尊春秋在易詩書之上一則以爲諸經止是孔子贊修不如春秋爲孔子手作二則孔子贊修諸經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義顯然可見三則諸經雖爲後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

之顯故爲漢定道多專屬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決時事是漢人以春秋爲有關繫有用處人人尊信誦習由專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傳出而一變左氏自成一家之書亦未嘗與公羊抵牾而偏護古文者務張大其說以駁異今文自劉歆韓歆欲以左氏立學爲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對愈甚賈逵已將臆造之說爲左氏之說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猶采公穀至杜預出乃盡棄二傳專執韓宣周禮在魯一語以左氏傳五十凡例盡屬周公孔子止是鈔錄成文並無襃貶筆削又安得有微言大義與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預所說春秋一經全無關繫亦無用處由於力反先儒之說不信漢儒之論不顧孟子之文以致聖人所作之經沈廢擱棄良可浩歎啖助在唐時已云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翫其文采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蓋左氏傳本是史籍並無

春秋微旨在內止有事實文采可翫自漢以後六朝及唐皆好尙文辭不重經術故左氏傳專行於世春秋經義委之榛蕪啖趙陸始兼采三傳不專主左氏推明孔子襃貶之例不以凡例屬周公雖未能上窺微言而視杜預孔穎達以春秋爲錄成文而無關繫者所見固已卓矣宋儒通學啖趙遺風至程子出乃於孔子作春秋爲後王立法之意有所窺見其春秋傳自序曰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自漢以後論春秋者尟知此義惜其傳作於晚年略舉大義襄昭以後尤略書止二卷胡安國師程子其作傳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說爲據本鼂陳二氏之說其序曰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錫瑞案胡氏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爲己任足以發明春秋素王之義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尤足證明春秋借事明義之旨假魯史以寓王法卽託王於魯也撥亂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傳不能篤守公羊故雖窺見微言未盡原本古義間涉穿鑿不愜人心而視前儒以春秋爲託空言而無用

處者其見爲更卓矣近漢學家不取通學啖趙陸胡皆致不滿竊謂諸家雖非專門然猶知春秋有關繫有用處故其所著之書體例雖雜猶於春秋有關繫有用處若專主左氏者專執杜孔之說並不知春秋有關繫有用處則其所著之書攷證雖詳亦於春秋無關繫無用處也

論春秋一字襃貶不得指爲闕文

鄭樵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襃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襃者有以爲襃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襃貶者意在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襃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襃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

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載鄭棄其師齊人殲於遂之說前已辨之（案此卽劉知幾之說前已辨之）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劒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爲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顧棟高曰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於一字上求褒貶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說）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有以春秋爲有筆無削者是卽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卽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於襄公親

送葬楚子昭公昏於吳豈有不遺卿大夫往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於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於吳不書而於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於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爲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爲經世大典乎

錫瑞案以春秋爲一字褒貶公穀之古義也以爲有貶無褒孫復之新說也以爲褒貶俱無後世習左氏者之蔑言也鄭樵幷三傳皆不信故於三說皆不取其不取後二說是也不取前一說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貶兩漢諸儒及晉范甯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學者不信公穀於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時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國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類人皆不得其解聖人豈故爲是參差以貽後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非字字有褒貶之義安得有數千之旨若如杜預孔穎達說其不具者概爲闕文則斷爛朝報之譏誠不免矣顧氏於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書實出宋章沖程公說之上惟其春秋之學專主左氏惑於杜孔之說故以鄭氏爲是其春秋闕文表於一字褒貶之處皆以爲偶闕且謂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旣辨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立學官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

激使然哉夫蔑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敎之心則一也案顧氏之說非是斷爛朝報之說起而春秋廢正由說春秋者闕文太多之故南宋諸儒力反其說如胡文定者其穿鑿或出公穀之外誠未免求之過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穀之故說則可信文定反斷爛朝報之說顧氏以爲矯枉過正顧氏反文定一字褒貶之說以聖經爲斷闕不全則仍是斷爛朝報之說矣獨不爲矯枉過正乎春秋經惟夏五伯于陽實是闕文其餘後世以爲闕者皆有說以處之並非斷闕不全如文定之說猶不失爲過崇聖經如顧氏之說已不免於蔑棄聖經矣（黃澤曰屈經申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申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

論經史分別甚明讀經者不得以史法繩春秋修史者亦不當以春秋書法爲史法

劉敞曰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爲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曹劌之言以爲御孫誤）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爲之臣子率意爲君父諱非也臣之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爲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爲史仲尼修之則爲經經出於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爲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產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石必待揀擇

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石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錫瑞案劉氏分別經史義極精確郎以左氏傳義駁杜預經出舊史之非尤足以關其口春秋是爲萬世作經爲後人立法聖人特筆空前絕後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書前古未有（本張橫渠說）則不得謂前有所承後莫能繼則不得云後人可續乃後之讀經者既不知聖人所作是經而誤以史法繩之於是經義亂（如劉知幾惑經中左之類）後之修史者又不知非聖人不能作經而誤以史書擬之於是史法亦亂（如沈既濟之類）司馬遷班固世稱良史所著史記漢書多得春秋之義然其書不敢學一字褒貶只是據事直書揚雄僭易作太元仿論語作法言而不敢擬春秋王通始擬春秋作元經論者以爲宋阮逸僞作蓋隋以前猶知古義唐宋以下議論始繁唐沈既濟請中宗

曰帝在房陵孫甫范祖禹用其說以春秋公在乾侯爲比程迥駁之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於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於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駁是矣而未盡也敬王與王子朝雖有東王西王之稱士伯問介眾而辭王子朝則當時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鄭諸侯推戴更無異說是春秋書天王據實直書也昭公出奔在外魯國未別立君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士鞅以爲季孫事君如在國齊晉諸國亦皆以君禮待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是春秋書公亦據實直書也若唐中宗已廢爲廬陵王武后自稱則天皇帝今書廬陵王曰帝則唐有兩帝矣若奪則天之帝以與廬陵則不據實直書而變亂當時之事實雖聖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晉地故書在與公在楚同義房

陵唐地不當引以爲比唐鑑書帝在東宮尤不可通非止劉知幾貌同心異之誚錢大昕已辨之歐陽修五代史朱子綱目亦有此失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錢大昕亦已辨之王鳴盛論五代史曰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卻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筆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引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又論孫甫唐史論斷云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奪讀史者宜詳考其事實不必憑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

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聖人筆削此一時習氣王氏此說切中作史者妄擬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經不是史經非可僭擬者也（黃澤曰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論春秋權衡駁左氏及杜解多精確駁公穀則未得其旨

劉敞曰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爲左氏者皆恥之因其護曰邱明受經於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嘗授經於邱明邱明未嘗受經於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凡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襃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學者可勿思

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苟唯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皆因而不改則何貴於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又何以云非聖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聖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秋之名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卽用舊史爾觀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赴告之詞也春秋雖據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簡牘雖有闕失其史非聖人所遺也如謂史之記從赴告而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懼如謂春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於聖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霄入於鄭鄭人殺良霄欒盈入於晉晉人殺欒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記陳宗豎乃曰陳宗豎入於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仲尼之所修異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叛此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也如謂經之闕文皆聖人所遺者苟傳有所說而不與經同盡可歸過於經何賴於傳之解經哉故春秋者出於舊史者也而春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於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也傳者出於經者也而傳非經之本也今傳與經違是本末反矣錫瑞案劉氏春秋權衡爲世所稱以愚觀之惟駁左氏傳及杜

預集解說多精確葢左氏傳事不傳義本無所謂義例杜氏傳會多不可據故劉氏所駁多中肯公穀二傳各有義例非會通全經之旨必至多所窒礙誠能融會貫通則人所見爲窒礙者皆有說以處此枚乘曰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專求字句則多見窒礙此所謂銖銖而積寸寸而度也會通全文則少所窒礙此所謂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書其中又有非常異義若不大通義例精究微言則但能見淺而不能見深凡所爲三科九旨一字襃貶時月日例之類皆以爲橫生枝節妄立異端不知游夏不能贊一辭者義正在此不達乎此則雖知經承舊史之謬而不知聖人作經以敎萬世其異於舊史者究竟安在經史之異豈僅在一字一句間乎劉氏博學精識而春秋非專門故雖知左氏杜預之非而未

曉公穀二傳之是其所駁多字句瑣細不關大義其大義明著者又或詆而不信故權衡一書駁左氏及杜預者多可取駁二傳者可取甚尠其合併三傳爲劉氏傳尤近童牛角馬鄭伯克段一事陳澧已駁其非

論呂大圭以後世猜防之見疑古義宋儒說經多有此失

呂大圭曰公羊論隱公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

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益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讐爲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

乎錫瑞案宋儒不信古義而好駁難是一時風氣不足怪其最不可訓者則誤沿當時猜防疑忌之習反以古訓爲助亂之階非止上誣古人且恐下惑後世胡安國春秋傳發明尊王攘夷之義於南宋初切中時勢而解翬帥師之類以權臣主兵爲大戒王夫之論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趨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駁胡傳誠非苛論宋懲黃袍加身之事首奪將帥之權子孫傳爲家法賢者限於習俗南宋之初欲雪國恥正賴師武臣力乃諸將稍稍振起秦檜奪其兵而殺之廢之胡氏與檜薰蕕不同而誤加推薦蓋由於議論之偶合而實因經義之不明岳侯之死雖未可以咎胡而解經不精以致誤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呂氏此論多以後世之亂歸咎漢人不知漢人但解經義何能豫防後世之亂奸人引古藉口何所

不至曹丕自比舜禹豈得以舜禹禪讓爲非王莽自比周公豈得以周公居攝爲誤廢君者自比伊尹豈得疑伊尹爲篡反上者自比湯武豈得疑湯武爲弒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爲讐歸咎公穀孔子作春秋時已有弒君父者亦公穀爲之乎黜周王魯變文從質母弟稱弟母以子貴親親立弟尊尊立孫公羊雖不皆有明文董子當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其書已有明文呂氏但責何休而不知其本於董子是董子書並未得見何足以言春秋義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並無語弊呂以爲非將來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諸侯分土有不純臣之義封建時本如是豈可以一統時世並論乎容齋隨筆有二傳誤後世一條以左氏大義滅親公羊母以子貴並論與呂氏所見同

論黃澤趙汸說春秋有可取者而誤信杜預仍明昧參半

黃澤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卽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卽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錫瑞案黃氏之說甚是據此可見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時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滅圍入等事故柳宗元陸淳皆有此疑黃氏所見與柳氏陸氏同而說加詳然則韓宣之單辭杜預之謬解不當以汨亂春秋明矣乃黃氏既知此義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案黃氏前後之說大相矛盾謂凡例本周公遺法然則伐滅圍入周公之時已有之乎魯史與諸國迥然不同然則孟子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又何說乎此等皆由惑於杜預之說先入爲主故雖於春秋有所窺見而其說半明半昧凡經學所以不明者由爲前人之說所壓不知前人與前人說各不同有是有非所當審擇其審擇是非之法當覩前人之年代先後與其人之賢否如杜預解春秋與孟子全然反對以年代論則孟子在五百餘年之前杜預在五百餘年之後以賢否論則孟子爲命世亞聖杜預爲黨逆亂臣其所說之是非自不待辨而決而自杜解孤行之後學春秋者誤守其說盡反孟子之說以從之黃氏於

春秋自謂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間有所窺而大義微言終不能喻也其徒趙汸說春秋亦得失互見大率本其師說黃氏謂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蓋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乃稟君命使其刋正又謂公羊氏五世傳春秋左氏增年傳文亦當是其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二說皆有思想而無所依據

論趙汸說春秋策書筆削近是孔廣森深取其書而亦不免有誤

趙汸春秋集傳序曰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

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事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

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恆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是非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有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强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卻爲功然則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

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錫瑞案趙氏分別策書筆削語多近是春秋屬辭本此立說孔廣森深取其書惟其書學非專門仍有未盡是者如隱公不

書卽位以成公意桓公書卽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見弒公夫人出奔曰孫凡此等皆春秋特筆未必魯史有此書法趙氏以爲存策書之大體是猶惑於杜預之說又信其師黃澤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國史之文不知聖人口授微言實是私修而非官書不信古義而臆造不經故其所著集傳屬辭仍不免有誤也

論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已駁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傳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傳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時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謂一字千金孔疏解釋詳明自宋以前皆無異義胡安國春秋傳始有夏時

冠周月之說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子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黃澤曰近世士大夫多闢春秋用周正之說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卻未見有如此者錫瑞

案春秋本魯史舊文魯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爲周正無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時事必不擅改周厤以致事實不明春秋之書無冰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則春無冰何足爲異又書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則十月隕霜何足爲異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則六月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至六月不得雨耕種矣惟六月爲周正建巳之月得雨猶可耕種故春秋是年不書旱亦不書饑傳曰不爲災也此顯有可據者乃胡氏諸人好逞異說此宋人說經所以多不可從朱子不以胡傳爲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爲最篤實乃其弟子蔡沈解尚書以爲商周不改月不守師說殊不可解春秋爲後王立法漢儒以爲素王改制實有可據而後人必不信春秋雖爲後王立法不能擅改時王正朔

宋儒以爲夏時冠周月實不可據而後人反信之是末師而非往古豈非顚倒之甚

論三傳皆專門之學學者宜專治一家治一家又各有所從入

漢十四博士今文之學今多不傳施孟梁邱京易歐陽夏侯尚書齊魯韓詩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猶存穀梁亦存全書此天之未喪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傳雖存若亡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已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幸而唐人雖以左氏列於五經而公羊爲中經穀梁爲小經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習者雖少見李元瓘楊瑒所奏而書猶不至亡啖趙陸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趙陸之派說春秋多兼采公穀故未至如韓詩之亡於北宋惟宋尙通學不主專門合三傳爲一家是合五金爲一爐而治之合三牲魚腊爲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書其義由

孔子一手所定比詩書易禮不同學春秋必會通全經非可枝枝節節而爲之者若一條從左氏一條從公羊一條從穀梁一條從唐宋諸儒雖古義略傳必不免於春秋失亂之弊故春秋一經尤重專門之學　國朝稽古漢學中興孔廣森作公羊通義阮元稱爲孤家專學然其書不守何氏義例多采後儒之說又不信黜周王魯科旨以新周比新鄭雖有蓽路藍縷之功不無買櫝還珠之憾惟何氏解詁與徐疏簡奧難讀陳立書又太繁治公羊者可從通義先入再觀注疏常州學派多主公羊莊存與作春秋正辭傳之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諸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徒陳立作公羊義疏治公羊者當觀凌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義及劉逢祿所作釋例以求何氏條例再覽陳立義疏以求大備斯不愧專門之學矣許桂林作穀梁釋例柳興宗作穀梁大義述鍾文烝作

穀梁補注亦成一家之言穀梁不傳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時月日例與公羊大同小異詳略互見可以補公羊所未及治穀梁者先觀范解楊疏及許桂林釋時月日例許書簡而有法如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何休廢疾已引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卒難之鄭君所釋亦不可通許據左氏公不與小斂謂不與小斂卽是惡乃得其解柳興恩鍾文烝皆據穀梁謹始謂隱公之讓爲不能正始柳興恩至以亂臣賊子斥隱公夫以讓國之賢君而斥爲亂賊則篡弒之桓公將何以處之乎春秋善善從長必不如此深刻穀梁惡桓而善隱其義亦不如此之刻也穀梁義例多比附公羊故治穀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穀梁如穀梁桓二年傳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證成九年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是比附公羊爲親者諱而失其旨之證（春秋爲親者諱惟晉）昭二十一年傳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是比附公羊譏二名而失其旨之證若左氏不傳春秋亦有譏二名之說云先名武庚乍名祿父則尤不知而強說者治左氏者先觀杜解孔疏再及李貽德賈服輯述以參攷古義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以綜覽事實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學於春秋之微言大義無甚發明

論俞正燮說春秋最謬乃不通經義不合史事疑誤後學之妄言近人說春秋者俞正燮爲最謬其公羊傳及注論曰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謂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錫瑞案漢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穀梁非尊公羊者通經致用乃西漢今文之學

簡明有用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之類非止春秋一經俞云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張湯佞臣似指公孫宏史記酷吏列傳曰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宏數稱其美又平準書曰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據史記則宏湯希世用事見公羊傳有貶絕之義無將之誅傅會之以行慘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爲公羊罪案則莊子云儒以詩禮發冢可以發冢歸罪詩禮王莽動託周官可以王莽歸罪周官乎公羊傳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孫宏受學胡毋生則公羊成書必不在宏湯用事之後據俞氏說似作公羊傳者集宏湯之言爲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湯則胡毋生之

前酷吏佞臣爲何人更無可據漢書董仲舒傳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後漢書應劭傳曰故膠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三事動以經對據此則張湯用法嘗詢仲舒漢藝文志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覽共載六事引春秋義以斷當時之獄多以爲某人罪不當坐蓋以漢法嚴酷持議多歸仁恕與宏湯之慘刻異趣繁露郊祀對仲舒荅張湯問鳧鷖之類亦不盡屬刑法則不能以張湯之法歸咎仲舒尤不能歸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書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呂步舒之獄以俞氏之博似並未見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詁曰自王者言之屈還世子在三公下引禮喪服爲證何氏解禮卽不當亦無關春秋大義俞以此爲何氏罪案謂以己得公府掾之故論古人當平心靜氣不當鍛鍊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鍛鍊謂何氏因己爲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己爲時相所抑故卑抑三公乎俞爲董諱所抑不得進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公羊家說與孟子合若左氏家說經承舊史無素王之法則天子之事安在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如其說則君無道而弒君之臣無罪傳文於殉君之孔父荀息並無褒辭而弒君之趙盾欒書反加稱許且有君臣無常位之言左氏據事直書初無成見杜預張大其說與春秋之義相反是春秋成而亂臣賊子喜矣如俞氏說不亦可云左氏集亂臣賊子之言謂之經義乎俞氏曰左氏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請爲更正之曰公羊傳經學也一字褒貶孔子作春

秋之義本如是也左氏傳史學也據事直書不立褒貶雖不傳春秋而書不可廢也俞氏所說乃不通經義不合史事疑誤後學之妄言也

論春秋明王道絀詐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

嘗讀春秋而有感焉春秋據亂而作亂莫甚於戰爭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今據公羊之傳推孟子之義而知孟子之善說春秋也春秋託始於隱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然則後之滅人國者皆春秋之所疾矣四年莒人入杞取牟婁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然則後之取人邑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桓七年焚咸邱傳曰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然則後之以火攻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春秋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左氏凡例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卽詐戰皆陳曰戰卽偏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僖二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犂獲莒挐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傳皆以爲偏戰是彼善於此者猶愈於詐戰也宋楚戰泓傳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是宋襄戰泓爲善之善者故夫子特筆褒之董子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記宋世家贊淮南泰族訓白虎通號篇何氏穀梁廢疾皆褒宋襄錫瑞案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

義也據此則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本古軍禮之遺古禮不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之言談兵者謂兵不厭詐宋襄獨行古禮宜世皆迂之矣穀梁左氏不以宋襄爲是狃於後世詐力之見左氏書之善在明典禮詳事實而殘人武夫但以爲善言兵故隗禧以左氏爲相斫書左氏述子魚之言訾宋襄者以爲口實不知宋世家亦載子魚兵以勝爲功之言而史公作贊必褒宋襄之禮讓者以春秋撥亂之旨具在此也當其時戰禍亟矣獨有一宋襄公能明王道絀詐力故春秋特褒之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以爲後之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則戰禍少紓民命可保矣春秋時宋華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後墨翟宋牼以禁攻寢兵爲務似聞宋襄仁義之風而興起者左氏載子罕之言以斥向戌似亦近正然不得以弭兵爲非兵雖不能終弭弭一日緩一日之禍也痛乎何劭公之言火攻也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不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今之戰事專尚火攻其暴而不仁又百倍於東周之世西人近講公法開弭兵會似得墨子兼愛非攻之旨若進之以春秋之義明王道絀詐力戰禍庶少瘥乎

餘姚盧抱經氏緝

經典釋文攷證

孫宣公孟子音義
宋元憲公國語補音　嗣出

常州龍城書院開雕

經典釋文序錄攷證

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盧文弨緝

序

質文詳略○舊田在上今從宋本移左與說文合下並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案鄭康成論語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儀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有正名一卷皆謂字也學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丁氏杰云癸卯盖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之開皇三年也李仁甫云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非也臧生鏞堂云案唐書本傳云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德明始冠與下坐自太建中至至德癸卯約計十年陸氏盖已三十矣又本傳云高祖已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然則德明之卒當在高祖之初明甚以釋文書不具年月故詳辨之及老莊尒○舊作爾今從宋本下並同雅等音合為三袟三十卷○說文帙書衣也从巾失聲或從衣作袠袟即袠字下文作帙同号○舊作號今從宋本曰經典釋文

條例

方復具○舊譌其今從宋本錄唯孝經童蒙始學老子衆本多乖是以二書特紀全句○案今本二書亦不盡標全句示傳○當作博下云示博異聞語意正同聞見覽者察其衷○舊譌作哀焉然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顏氏家訓音辭云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孫炎始為反語魏朝以降蔓衍寔繁○家訓又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之推所言與陸氏正同反音翻蔓衍寔繁舊但作漸繁二字今從佩觿改補音訛字替○說文有譌無詭又替从竝从白或下從日作普或上從兟作朁惟替為俗字陸氏自依世所通行者典○舊譌與今校改籍之文子思讀詩師資已別○詩維天之命正義引鄭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文

心雕龍練字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皆師資不同之證　數家競爽○爽爲正字下一橫畫本無而唐人多用之石經亦爾　踳○舊譌路今據宋本改正駮○駁字爲正非一　定蘭臺漆○後漢儒林傳作桼是正字書經字未盈一紀尋復廢焉○案范史云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然則石經之廢即在此時矣

傳○此當作博字據漢書藝文志改正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　終以自弊○亦當從漢書作敝　經籍○舊譌藉文字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段氏玉裁曰廣韻廿六桓驩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鴅說文口部吺字下徐鍇本注曰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吺又後來郭忠恕所定遂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皆不可信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乖○正字上從北　祛○宋本作袪兹弊亦恐還是鷇音更成無辯○莊子齊物論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郭象注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釋文鷇苦豆反李音殼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案當從李軌音殼佩觿說反切之誤亦云其鷇音有如此者

及夫自敗蒲邁反敗他補邁反○案蒲字補字舊皆譌作薄下邁字舊作敗今據宋本及廣韻改正顏氏家訓云江南學士讀左傳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據顏此言是以補敗反不可信也況方以自敗敗他二字音殊乃用之作翻切令人將何從乎左傳隱元年音義敗宋必邁反敗他也亦是邁字更無可疑　之殊自壞呼怪反○宋本作乎怪反壞撤音怪之異

如而靡異○案如而古雖往往通用然二字本義自不同竟以爲無異則非邪也二字亦同此　邪也非殊○顏之推云邪者未定之詞而北人即呼爲也亦爲誤矣案北齊人讀易繫辭乾坤其易之門戶邪邪字爲也又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也字當爲邪　其辯復重也○舊脫也字今據佩觿補　復音服反也

又以登升共爲一韻攻公分作兩音如此之儔恐非爲得○廣韻登在十七登升在十六蒸陸氏在隋世與陸法言等所見正同故以合爲一韻者非然古音十六蒸十七登同在弟六部詩緜六章登與馮與勝韻椒聊一章升與朋韻大保六章升與恆崩韻無羊

三章升與崩肱韻今馮與勝皆在十六蒸朋恆崩肱皆在十七登生民八章登升爲韻爾雅釋詁登陞也儀禮喪服傳冠六升衰三升鄭注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左氏隱五年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正義曰服虔以登爲升皆登升一韻之證也顏之推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案廣韻一東攻與公功工皆古紅切是法言之推德明所見俱以攻公爲一音也然唐韻二冬又載攻字古冬切與古琮切正同是攻公作兩音非盡屬無據要古音本同可知

席下爲帶○顏之推作席中加帶佩觿作席下著帶此爲字是加與著皆非　惡上安西○佩觿西作西今俗書惡字多從之　直是字譌○此譌字亦用正體宋本仍作訛　如寵字爲竉○竉字舊仍作龍譌今據宋本改顏之推語尤可證　錫字爲鍚音陽○陽舊譌作腸　若斯○舊本若字作其斯字未刻今據佩觿補正之流

又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約勑字本從束唐人多作來旁此書蓋然　水旁作曷俗以爲飢渴字字書以爲水竭之字○書泰誓中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孔傳言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釋文及足利古本皆作渴此正體之猶存者陸氏音渴爲苦曷苦蓋二反是仍誤讀作飢渴字矣注疏本釋文徑改爲竭亦不足據

次第

周易　連山久亡○新唐書連山十卷司馬膺注疑假託今亦不傳　歸藏不行於世○案歸藏亦假託陸但云不行於世是隋時此書尚存也經籍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唐人類書亦多引二書

古文尚書　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案隋唐時今文三家之學已亡之久矣隋志有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是祕府猶存今文殘碑故陸以爲闕

莊子　雖○此雖字當作既是子書

爾雅　爾雅周公○案下脫所作二字　衆家皆以爾雅居經典之後在諸子之前今微爲異○案爾雅當從衆家在經典之後陸氏乃以殿老莊之末不免失次

注解傳述人
是爲　○此二字舊未刻今補
十翼
傳卽十翼也　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爲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此下舊空二字案隋志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撰當卽指此書所脫蓋不止二字
子乘授
齊田何子莊　○漢書儒林傳作子裝
齊服生　号服先○舊作号服光今從宋本師古注漢書引劉向別錄曰號服光
同授淄川楊何　字叔一本作字叔元太中大夫○漢書云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此一本六字蓋後人校語
禹授淮陽彭宣　大司空○宋本作大司馬誤
及沛翟牧　字子況○漢書作兄
觟陽鴻　○李賢注後漢書儒林傳曰姓觟陽名鴻觟音胡瓦反
充宗授平陵士孫張　○師古曰姓士孫名張
後漢范　○舊譌作苑今據宋本改與後漢書本傳及儒林傳合
升傳梁丘易　一本作傳孟氏易○案此亦後人校語所言一本亦甚謬
以授京兆楊政　字子行○舊作七行誤據范書改正
河南乘閎　一本作桑閎○此後人校語師古曰乘音食證反不作桑
後漢戴馮　汝南平輿人○范書作憑平輿宋本作與

孫期　字仲奇○范書字仲或此或別有所據
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七錄云直易章句四卷殘缺○據漢書云無章句則此亦後人託作
楊叔元　○宋本無元字與漢書正同當從之前淄川下亦止云字叔
北海鄭玄　○此下注宋本多脫落亦時有異同徵不至作不起五經中候作緯候案鄭注五經緯及尚書中候宋本是也又駁許慎五經異議駁作破議當本作誼今作義去公羊墨守去今作發起穀梁廢疾廢宋作發
及蘭陵毋　○舊作母據宋本改
將永
今亦用韓本　○下當提行舊誤連
子夏易傳三卷　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案漢志易傳韓氏二篇名嬰據陸引七略知子夏易傳卽韓嬰所撰稱子夏者或嬰之字或後人誤加劉向父子當必不誤宜以七略所言爲正而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不知漢志本有丁氏八篇名寬與韓氏兩列安得并合爲一張璠云馯臂子弓所作則漢志何以不載釋文及隋志俱託之卜子夏傳更不足據今所有者乃唐張弧偽作與正義所引迥不同
孟喜章句十卷　○漢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隋志孟喜章句八卷殘缺
京房章句十二卷　七錄云十卷○隋志同

馬融傳十卷　○隋志云梁有馬融注一卷亾一卷乃十卷之誤唐志正作十卷
鄭玄注十卷　○隋志九卷
宋衷注九卷　後漢荊州五等從事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云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亾唐志亦作宋忠
虞翻注十卷　○隋唐志皆九卷
陸績述十三卷　○唐志亦十三卷隋志作注十五卷五字疑誤
董遇章句十二卷　七志七錄竝云十卷○隋志亦云梁有十卷
王弼注七卷　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七志云注易十卷○案隋志周易十卷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然則輔嗣之書本七卷合之康伯所注三卷成十卷七志隋志言十卷者皆合計之耳唐志王弼注七卷又大衍論三卷竝出於臆見與
王廙注十二卷　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作三卷云殘缺梁有十卷
張璠集解十二卷　七志云十卷○唐志張璠集解十卷又略論一卷隋志周易八卷晉著作郎張璠注殘缺梁有十卷唐志載十卷又略論一卷
黃穎注十卷　○隋志作四卷云梁有十卷今殘缺唐志猶作十卷隋志於古書存亾全闕皆注明最可法唐志巳不能核實但錄舊文而巳
蜀才注十卷　姓范名長生一名賢

○案李雄尊之爲范賢非名也
荀爽九家集注十卷　注內又有張氏朱氏○又舊譌文今改正
謝万　○六朝人萬往往作万
近代梁褚仲都陳周弘正竝作易義　○竝載隋志
書者本王之号　○舊作號今從宋本下竝同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　古文官書云○舊本官書誤作尚書案隋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在小學類今據改正顏師古注漢書儒林傳於伏生下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作尚字非是段氏有衛宏官書考一篇
生授同郡兒寬　○漢書作倪寬
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　○漢書高字子陽
作尚書章句　○漢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東京最盛　榮子郁以書授章帝○舊作和帝宋本作章與後漢書合今據改又郁子焉復以書授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宋本安帝作和帝太尉作太常案桓焉傳云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五年代王龔爲太尉宋本皆非也詳考之以見宋本不可盡信
山拊授　○舊譌作受
同縣李尋
恭授魯馮賓　○宋本作馮文與漢書不合
成

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漢書云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以授都尉朝○師古曰朝名都尉姓故遐書多古文說○漢書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惲授河南乘欽一本作桑欽○五字後人校語作桑與漢書合桑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案馬鄭王肅所注皆孔壁眞古文德明以晉出孔傳本爲古文而指馬鄭王所注爲今文謬甚

豫章內史枚賾○段云當從後作頤字是古人名頤則字眞此枚頤字仲眞後莊子注李頤字景眞從眘徽五典以下○今書作愼徽陸所據蓋宋齊舊本說文愼古文作眘下从日此從日非案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於舊作說今從段校改往字舊無今據宋本補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臧生云此今文猶今字蓋孔傳本隸古定尙多古字范則直改爲今字而已段云今當作古非是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多用王范之注補之

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臧琳曰舜典經傳一篇陸氏釋文用王肅本孔氏正義用姚方興本本自不同今舜典音義所標注中字皆與正義本同無一字出姚本之外者書釋文之被後人竄改此篇最甚

馬融注十一卷○隋志同唐志馬融傳十卷王肅注十卷○唐志同隋志作十一卷謝沈注十五卷東晉尙書祠部郎○隋志同唐志作十三卷祠字舊空今據隋志補李顒注十卷○隋志十一卷范甯集解十卷○隋志古文尙書舜典一卷范甯注梁有尙書十卷范甯注亾蓋范書本十卷因孔傳闕舜典故取范所注舜典以補孔傳之闕後范所注本書亾而舜典一篇獨以傳合孔傳得存也姜道盛集解十卷○隋志作集釋尙書十一卷

膠東內史闕門慶忌○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兒中徐公兒中縣名○蘇林曰縣名李奇曰邑名師古以李說爲是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案後漢儒林傳治齊詩者有伏恭任末景鸞不言陳元方淮南賁○師古曰賁音肥生受之順授東

海髮福一本作段福○此後人校語漢書亦作髮福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宋本萇作長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案朋於王之語陸氏當有所受然則孫毓之評不足爲據也齊詩久亾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與陸氏所言正同齊詩亾在三國時故晉宋六朝皆無有稱引者而王應麟詩考乃有齊詩一類自漢書本文外無一字可信也

馬融注十卷無下秩○隋志云梁有毛詩十卷亾蓋馬所注本二十卷至六朝時殘闕止存十卷陸氏尙見及之故標其目至唐人修隋書幷十卷亦亾也故唐志不著錄謝沈注二十卷江熙注二十卷○隋志皆云亾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大叔裘隱○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徐整撰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此云暢謂暢明鄭旨隱謂詮發隱義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烏程令○隋志璣作機又程字舊空據隋志補近吳興沈重

亦撰詩音義○隋志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

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云舊譌公據曲禮正義引改正以○以字舊未刻今補付書館蒼○蒼字舊未刻授沛聞人通漢○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盧植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案史記封禪書曰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又曰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語本此近何氏焯云非今所傳王制盧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臧生云案曲禮正義引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然則大小戴記各自傳述非互相刪幷也考漢書儒林傳大小戴及慶氏皆后倉弟子小戴授梁人橋仁後漢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以受於小戴者本四十九篇故章句之數同也又曹褒傳云父充持慶氏禮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慶普所傳記亦四十九篇與小戴同受於后倉本如是隋志或於陳邵之言且云

戴聖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此說甚謬學者無爲所惑也

予本治小戴禮○此謂儀禮十七篇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案喪服篇兩漢已別行故馬融王肅亦單注此篇

馬融注周官○隋志稱周官禮十二卷　干寶注十三卷○隋唐志皆作十二卷隋志又有伊說注十二卷

裴松之○隋志集注喪服經傳一卷　雷次宗○隋志略注喪服經傳一卷　蔡超○隋志集注喪服經傳二卷　田儁之○隋志集解喪服經傳二卷　劉道拔○隋志梁有喪服經傳一卷宋徵士劉道拔注亾　周續之○隋志無

盧植注禮記二十卷○唐志亦二十卷隋志作十卷脫二字　孫炎注二十九卷○隋唐志皆三十卷　庾蔚之略解十卷字季隨○舊脫季字考冊府元龜六百六蔚之字季隨員外散騎常侍今據補

鄭玄○隋志儀禮梁有鄭玄音二卷又有禮記音一卷亾　王肅七錄唯云撰禮記音○隋志亦云禮記音一卷亾

李軌○隋志梁有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亾　劉昌宗○隋志周禮音三卷餘同釋文　徐邈周禮音一卷七錄無禮記音三卷○隋志云梁有禮記音三卷亾無周禮音舊七字三字皆空闕今補　謝楨○隋志梁有射貞禮記音一卷蓋卽謝楨也又有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　曹耽東晉安北諮議參軍禮記音二卷○舊脫晉字北譌作人參軍下空闕二字今皆據隋志補正　尹毅禮記音二卷○舊作一卷今據隋志改　蔡謨禮記音二卷○舊止存音卷二字據隋志補　徐爰禮記音三卷○隋志二卷　王曉○舊此下多空今案唯闕北字補之　沈重撰周○周字舊誤作問今從段氏校改禮禮記音　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隋志皇侃有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陸蓋指講疏也

故有公羊穀梁風俗通云子夏門人○此當在風俗通闕文姓氏篇中陸云名赤本之桓譚七錄云名俶顏師古注漢書云名喜氏說最先後人多從之鄒氏夾氏之傳　故不顯于桓後百餘年○百舊世識有今據宋本改　弘授嚴彭祖及顏安樂字翁孫○漢書作字公孫　以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　又○宋本又字空闕　疎廣事孟卿　唯魯榮廣浩○舊浩作皓同漢書今從宋本下同　星公二人受焉

蔡千秋梁周慶丁姓○師古曰姓丁名姓　皆從廣受　姓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　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漢志有鐸氏微三篇　椒傳趙人虞卿趙相○漢志有虞氏微傳二篇　況傳武威張蒼○漢志有張氏微十篇

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後漢書本傳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歆受左氏學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　魏司徒王朗○隋志春秋左氏傳十二卷王朗注　陳郡潁容作春秋條例○儒林傳云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孫毓注二十八卷○隋志春秋左氏傳義十八卷　服虔音一卷○隋志云梁有服虔音三卷亾　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春秋正義序亦作何字隋志作阿　撰春秋

義疏闕下袟○隋志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　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隋志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　王愆期注十二卷○隋志十三卷　李軌音一卷　江惇音一卷○見隋志　尹○舊作僎譌　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　唐固注十二卷字子正丹陽人○子正丹陽四字舊闕今補　糜信注十二卷魏樂平太守○隋志作平樂　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志作十四卷又云疑漢人案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李賢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卽段肅隋志疑爲漢人是矣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漢志長孫氏說二篇江氏翼氏后氏安昌侯說各一篇

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案陸氏以馬融所注爲古文孝經隋志屬之今文誤也

相承以爲鄭玄○案此書當成於康成孫小同　孔安國○隋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

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案隋初所得乃劉炫僞作亦亡近得於日本國者與諸書所引孔傳有同者未知即劉炫本否馬融鄭衆○隋志梁有馬融鄭衆注二卷亡鄭玄王肅蘇林何晏劉邵○隋志孝經一卷鄭氏王肅解梁有蘇林何晏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韋昭○隋志孝經解讚一卷徐整○隋志孝經嘿注一卷謝万○隋志集解孝經一卷虞槃佑○隋志作虞槃佐車胤東晉丹陽尹○舊丹字空闕隋志作丹楊尹今據補正陽當作楊以山多赤柳得名王玄載下邳人○舊下字誤爲大邳字空闕今補正隋志作載老子有王玄載注釋文亦作載此載字誤也皇侃撰義疏○隋志三卷

合成一法○法疑袟字之譌

魯論語者魯人所傳○漢志魯二十篇

別有問王王古玉字許愼說文解字引逸論語言玉者即此篇逸文也知道二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云者字舊譌音孔安國爲傳○段云何晏集解所載孔注甚淺陋蓋亦如僞書孝經傳爲後人託作西京孔子國未嘗著書也後漢馬融亦

注之○案陸氏以馬融所注爲古文論語與何晏集解序合皇侃義疏序及隋志皆屬之魯論誤也後漢包咸字子長○後漢儒林本傳字子良皇侃同此容誤周氏竝爲章句崔豹注十卷○隋志論語集義八卷梁十卷李充集注十卷東晉人○隋志晉著作郎孟釐注十卷一云孟陋○隋志云梁有盈氏及孟釐注各十卷亡徐邈音一卷○隋志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皇侃撰義疏○隋志十卷

此人君○漢志本作君人此蓋後人所乙改南面之術也河上公章句四卷○段云此非西漢人所著書內有詮發王弼義者是王弼以後人作王尚述二卷○案隋志云王尚述注是王氏名尚述也此脫注字蓋誤以述字當之唐志王尚注二卷是作單名尚矣然王氏字若曾述字必其名也孟子○隋志作孟氏注二卷王生內○隋志王生解二卷無內字解二卷釋慧嚴○嚴字舊闕據隋志補注二卷顧懽堂誥四卷一作老子義疏○隋志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節解二卷不詳作者或云老子所作○隋志老子節解二卷亦不載

姓氏或云老子老子二字必非陸氏本文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講疏○隋志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

梁國蒙縣人也○漢志云宋人今以郭爲主○今字舊脫依前例補司馬彪注二十一卷○隋志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隋志三十卷目一卷云梁七錄三十三卷案今篇數與此同而卷則併爲十矣孟氏注十八卷○隋志梁尚有錄一卷王○隋志作李叔之義疏三卷徐邈音三卷○隋志更有莊子集音三卷亦徐撰

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案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揖云周公著爾雅一篇此蓋指釋詁一篇也又云今俗所傳三篇篇當爲卷摠指二十篇也或言以下張意謂後人所增足者有此數說前漢終軍始受豹鼠之賜○此光武時竇攸事郭璞誤屬之終軍而

陸氏亦沿其誤爾雅音義攷證載臧氏說甚詳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案李善注文選羽獵賦引作郭舍人考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初有幸倡郭舍人常侍左右注爾雅者疑非此人樊光注六卷沈旋疑非光注○案春秋正義引樊光注詩正義作某氏注殆因沈旋之疑也據此可見某氏即樊光耳李巡注三卷○詩正義曰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案見後漢書宦者傳蔡邕石經之刻李黃門白帝兆其謀也孫炎注三卷○隋志七卷唐志六卷郭璞注三卷○今本同隋志作五卷誤梁有沈旋集衆家之注○隋志集注爾雅十卷梁黃門郎沈璇注

周易音義攷證

上經

易 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月正從日勿○宋本作字從日月無下字正從日勿四字諸本皆無今據明錢求赤影宋本補說者以勿爲日之光彩

乾 依字作倝下乙倝從旦㫃㫃音偃○作倝下乙舊本作乾下乙又倝從旦㫃作乾從旦㫃皆譌今從錢本正案說文乾从乙倝聲倝从旦㫃聲㫃讀若偃後人音古案切

无 通於元者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通於元譌本作通於无譌即乾元坤元自無而之有者也元字左旁上徹爲无故言通於元若无通於无則不辭矣今從雅雨堂盧本正王育舊作王述譌據說文改正案育後漢章帝時人作大篆解說見唐元度十體書此所說即其人天府西北雅雨本作天閼西北乃近人語

猶與 ○注疏舊本作猶豫孔氏不與陸氏同也官本乃改釋文從之非

則佞邪 字又作耶似嗟反○語辭之邪俗或作耶此耶邪正之邪亦作耶更不可訓

之長 張丈反○書內多作丁丈反毛居正云作丁丈反者吳音也然則此書內凡張丈反皆疑出宋

人所改廣韻亦有丁丈一音毛說非今官本多作之丈反

不成名 一本作不成乎名○今注疏本有乎字

无悶 門遜反○明神廟十四年注疏本後載易釋文一卷較通志堂本爲勝此作門遜反

確乎 鄭云堅高之貌說文云高至○錢本凡貌字但作皃此下亦多同案說文確作寉

尟克 本亦作鮮○錢毛注疏本皆作鮮克官本亦依釋文改之

解怠 佳賣反○神廟本作諸賣反

上下 並如字王肅上音時掌反○毛居正云若上音時掌反則下當音遐嫁反

流濕 申入反○案說文溼爲燥溼字濕與濟濕字同此通用無別今俗亦然

以辯 徐扶免反○毛本辯作辨後亦作辨錢作辯說文辯治也辨判也此似當作辨然經典每通用下不更出

其唯聖人乎 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洪氏隨筆引後結下有句字

巛 本又作坤坤今字也○舊大書坤下云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宋本巳如此案以巛爲今字其謬顯然今從雅雨本益注疏本作坤後人誤并此改之補氏錢從舊本但於本又作巛下云巛坤古今字也增二字義差可通巛六畫中不連連者係用字

利牝 又扶死反○監本作扶允反譌日本所作考文亦謂其誤案扶死音近否卦之

否今流俗所呼皆用此音

喪朋 ○喪說文从哭从亾書內多用之此獨作喪後人改也今依舊本

閉 必計反字林兵結反○必舊本作心今從錢本明監本正兵舊作方今從神廟本

之飾 本或作飭俗字○宋本飾作飭亦俗

坤至柔 本或有文言曰者○今注疏本有文言曰

餘殃 說文云凶也○案今說文凶作咎

嫌 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案王應麟王荀鄭氏用易云謙讀如犖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謙慊雜也謂古書篆本作立心之慊因與水傷謙相近故誤作謙明監本詩正義亦如此惠氏棟慊灑文誤據岳本不可從詩正義訓慊於無陽爲心遊兼鄭從水過兼言義當作慊鄭經誤作慊也

屯

則否 備鄙反○舊作都部反今從神廟本

而不寧 鄭讀而曰能○案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正義引此作耐不寧竊疑後人依禮記正文改之觀下云說苑能字皆爲而則知彼正義亦必是而字不作耐

經論 本亦作綸○注疏本作綸

邅如 馬云難行不進之貌○臧氏琳云說文辵部無邅字走部趁邅也邅趁也馬部驙驙馬載重難行也驙趁驙也易曰乘馬驙如然則邅如字當作驙說文當作屯如驙

如作乘馬者涉下而誤載重難行之義與馬融難行不進之貌正合則馬氏亦當作驙今作邅者蓋古或借作趨字辵與走偏傍相近遂誤作邅也

班如 如字鄭本作般○臧氏琳云正義引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班旋不進義當作般然則馬融亦讀班爲般與鄭本合古般班字通書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左傳成十三年鄭公子般自晉求入于大宮釋文般本亦作班漢書禮樂志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王弼云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則王意亦作般陸德明云如字此誤也

媾 古后反○案下賁睽震等卦俱音古豆反是此非也

以從 鄭黃子用反○子舊作于謬今從錢本正古易音訓周易會通及監本皆同

博施 式豉反及下文皆同○監本作下及文皆同非

漣如 說文云泣下也○案說文云注下也引易此文然則陸德必本是犍字說文漣爲濁之重文非此義

阮 ○舊本作厄今據宋本正錢本雅雨本並同

蒙

童 字書作僮○案說文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其未冠者之稱作僮然經典中皆通用無別

楛 廣雅云柤謂之楛械謂之桎○廣雅舊本作小附雅錢本作小廣雅明監本同案小爾雅及廣雅今皆無此文

童蒙求我 一本作來求我○案呂氏春秋勸學云往教者不化高誘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

徃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然則古本易經本有來字

苞蒙 ○舊本作包蒙今據錢本正明監本雅雨本竝同二字本通用毛居正以苞字爲誤是宋本元作苞後人或因毛說改作包非是泰卦苞荒亦同論語集解包氏皇侃本亦竝作苞氏

需 字從雨重而者非○舊本雨作雨誤蓋字從雨先明字之正體也重而者非乃言俗作之誤若以雨重而連讀實不成語今改正

有孚 又作步○錢本作尃同

利用恆未失常也 本亦有无答者○注疏本有无答

于沙 鄭作沚○沚舊本作沚從惠氏改沚與沙同

訟 惕 王注惕中吉下者非○注疏本惕中吉下

渝 鄭云然也○鄭本常本作俞

鞶 音帶亦作帶○注疏本作帶案禮記雜記率帶亦與此同

褫 本又作褫○褫或體舊本褫儿下作而誤今改正

師 貞丈人 丈人嚴莊之稱○錢本嚴莊作莊嚴

天寵 鄭云光燿也○舊本燿作燿非今從錢本正

有禽 徐本作擒○臧氏琳云集解載荀爽曰二師師擒五知古文易本作田有擒李鼎祚曰六五居尊失位蔡猶殷紂而被武王擒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徐仙氏易音據王弼注則王本作擒也

文弨案既假言田獵則假言禽獸亦可古擒亦竝作禽即訓爲擒亦不必改字但周公意恐不如此

比 徐又甫履反○甫舊本作補今據錢本正案毛居正每以徐音中甫字當作補或作誧後人即依毛說改之甚非是今於似此者悉復其舊

小畜 蒸 職膺反○膺舊本作膺今從宋本錢本明監本雅雨本竝同

車說 說文云解也○今說文作說釋也

履 不𢝊 ○毛注疏本作咥

跛 依字作跛○跛舊本作破譌今從雅雨本正

泰 彙 董作夤出也鄭云勤也○案呂氏音訓云董作夤出也鄭作夤勤也似此有脫文

苞 本又作包○舊本苞包互易今依錢本正神廟本同

荒 本亦作巟○舊作巟譌

篇篇 ○注疏本作翩翩

同人 辯物 ○注疏本作辨

繫吝 ○注疏本作係吝官本改從釋文

褊狹 ○褊毛注疏本作偏官本改從釋文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 一本作反則得得則吉也○集解作反則得則得則則吉也錢本同

大有 大車 蜀才作輿○顏之推云蜀才范長生也注疏本作蜀本係誤改

其彭 虞作尪姚云彭旁徐音同○尪舊從九譌今改正宋本錢本徐音同皆作俗音同

至知 ○注疏本作聖知

謙 名者聲名聞之謂也 ○注疏本經注皆作鳴謙陸氏所見本必是名謙注亦作名者毛居正欲改作鳴者是不知陸孔兩家之本不相同也神廟本作鳴

征邑 本或作征邑國者非○注疏本有邑字

豫 睢 字林火隹反○隹舊作佳譌今依神廟本改正

簪 王肅又祖感反○毛居正欲改感爲咸不可從

觀 盥而不薦 本又作荐同○舊本作王又作荐非是今據神廟本改正

神道設教 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注疏本有以字

盡夫觀盛 故觀至 大觀在上 王肅音官

以觀天下 徐唯此一字作官音

觀盥而不薦 觀之爲道 而以觀感 風行地上觀 處於觀時 君子處大觀

之時 處大觀之時 大觀廣鑒 亦音官

居觀之時 爲觀之主 觀之盛也 從盡夫觀盛以下竝官喚反餘不出者竝音官○此十五觀字竝官喚反中閒亦有可讀官者三字若如注疏本但一例作小字夾雜不清殊不易了即此觀之釋文必用單行本方爲善矣 觀之盛也注疏本作觀之極者也

噬嗑 滅止 本亦作趾○注疏本作趾

械 戶戒反○戶舊作口譌今從神廟本改正

不行也 本或作止不行也○本或二字舊倒今據宋本乙正神廟本雅雨本同

脃 ○注疏本作脆字俗

胏 字林作䏢○舊本䏢譌作含今從神廟本正

未光大也 本亦無大字○案大非衍不當有

何校 又音河○本作又音何今改正又荷擔宋本從木作檐後多同

賁 鄭云變也○宋本作有也不可從

解天 音蟹下同○注疏本自作觀天宋本錢本官本皆從釋文作解天解人不知與疏不相應也神廟本易釋文作觀天音官

其須 字從彡水旁作須非○舊本脫須字從神廟本補

皤 說文云老人皃鄭陸作蹯○案今說文作老人白也宋本凡貌字多作皃此白下也字文

不全轉寫遂改作貌字耳又踏穆謭燔顧氏易音引作踏且引蔡邕獺爲證經義考亦同今據改正
翰 鄭云幹也○本作白也據雅雨本正亦見檀弓正義
寇難 乃旦反下同○案下文及下卦並不見有難字官本無下同二字當以衍去之
賁于丘園 黃本賁作世○世字難曉或作賁之譌
剝以殞 ○注疏本作隕
六三剝无咎 一本作剝之无咎非○注疏本有之字
所庇 本又作庇○注疏本作庇○
復 音服反也○神廟本作音復
朋來 京作崩○舊崩譌從艸今據宋本神廟本改正字書無萠字
頻復 馬云憂嚬也○舊本作憂頻今從神廟本
頻戚 ○注疏本皆作蹙
有灾 本又作災○注疏本作災
无妄
不佑 本又作祐馬作右○注疏本作祐說文云助也案右爲古文佑乃俗字隸以此爲正非是
畬 說文云二歲治田也○今說文亦是三歲
大畜
煇 音揮○毛注疏本作輝輝俗字官本依釋文作煇舊本音輝官本同今從宋本錢本音揮神廟本同

利已 下及注已則能已同○能已注疏本作故能利已行利字
輹 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菟在軸上又曰輹伏於軸上○今釋名云屐似人屐也此引以釋此輹遂臆改作輹可不必依本文考說文輹車軸縛也引易此文又轐字云車伏兔也引考工記加軫與轐焉此所引專釋輹字亦可不必細別兔菟古通用
險阨 本亦作厄○毛注疏本作厄官本從釋文作阨
之牙 鄭讀爲互○古牙互通用
頤
朶 京作揣○朶說文作朶揣舊本從木譌今從宋本錢本正
而脚 ○注疏本無而字
虎視 又市止反○市舊本作常今從錢本正神廟本同
眈眈 ○眈從目官本從耳譌
逐逐 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荀作悠悠劉作覽○臧氏琳云說文跾疾也一謂與辭云速也合長也一謂與劉云遠也合貪利則欲速而志爲遠此字當從劉表作悠攸悠皆借用同辭字漢書敘傳下其欲攸攸師古引易其欲攸攸云攸攸欲利之見攸亦攸之俗字然亦可見本不作逐也虞喜妄云攸當爲逐王弼等同之漢易皆不作逐志林虞喜所作舊作字林非今從宋本錢本正通志堂原刻本作字林後改作志林錢本無攸字
施賢 ○宋

本作賓不必從
大過
稊 ○說文無稊字毛居正謂當作荑亦無左證伊川易傳云稊根也劉越石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稊謂枯根也
則稊 ○舊本作穉今從宋本注疏本作稚係俗字
習坎
洊 干作荐○錢本神廟本雅雨本荐作薦
窞 說文云坎中更有坎○今說文作坎中小坎也與字林同此引字林坎中小坎則陸所見說文不與今同又徒感反宋本作陵感反
處欲 亦作坎字○注疏本作坎
象曰樽酒簋 一本更有貳字○注疏本有貳字宋子謂因誤讀而致衍
離
牝 徐又扶死反○官本扶忍反非今從宋本與坤卦同錢本雅雨本並同神廟本扶允反
外
强 ○注疏本作外彊
警 ○李氏易傳同引注作敬
涕 徐他米反又音弟○毛居正欲改弟爲替則與他米反無異或當作又音體見禮記檀弓音
鼔 古文若皆如此○舊本正文仍作若字則與注不相應雅雨本作鼓或又作皷皆譌今案古文當爲鼔
下經

咸
脢 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今說文背肉無脊字
恒
餘纑 廣雅云績也○今廣雅作繬同
而分 ○舊在德行語兩條下誤今移正
夫
靜 音扶○宋本錢本皆無此條舊本有雜在遯卦之下今從官本移正
遯 序卦云遯者退也○宋本作遂者
係遯 古詣反本或作繫○毛居正云當作胡詣反案後繫辭徐音胡詣反此不必同毛本注內俱作繫宋本錢本並同
憊 廣雅云極也○今廣雅作備
縉 ○注疏本作縉
大壯 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傷爲壯○舊傷壯互易今依方言注正
而愼禮也 愼或作順○注疏本作順
羝羊 廣雅云吳羊曰羝○案廣雅吳羊三歲曰羝
于易 鄭音亦謂佼易也○佼舊本作役今從宋本錢本神廟本與佼通又謂疆埸神廟本官本埸作場
險難 如字亦乃旦反○浙氏錢云亦當作又
猶與 一本作預○預當本作豫後來避諱改之
不詳 ○注疏本元作不詳今亦從釋文

晉
三　徐息悊反○疑是息暫反
鼫　子夏傳作碩鼠鼫鼠五技鼠也○錢本鼫鼠亦作碩鼠
明夷
遠遁　○注疏本作遯
夷于　京作睇○舊本京作亦今從宋本正神廟本同
用拯　說文云舉也○今說文作上舉也此下引字林云上舉則說文本無上字
示行　示或作亦○毛注疏本示作是錢本同疑此當本作是行是或作示為得
然後而免也　一本作然後乃獲免也○今注疏本作然後乃免也足利所傳古本作然後獲免也案而字當讀為能諸本皆非也
睽　說文云月不用聽也○聽舊本作視乃安人所改聽者順從之意今據宋本正與說文正合
于巷　廣雅云居也字書作衙○今廣雅作衙與巷同
掣　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也○今說文作一角仰也意亦無與
詭　久委反○久本作女誘今從神廟本改正
四剡　說文或作騃字○案或字疑衍
解
坼　說文云裂也○說文坼作埤
蟠結　○注疏本蟠作盤
或有遇　遇或作過
咎　○注疏本作過咎錢本釋文作或有過咎非其理也注一本無此八字過或作遇雅雨本從之今依舊本
用射　食亦反注下同○舊本作下注同今據宋本正神廟本同
損　虧減之義也○虧雅雨從神廟本作省
用享　○毛居正云用亨作享誤益卦用亨萃卦孝亨困卦亨祀鼎卦以亨注亨上帝渙卦亨于帝並作享誤今案毛說非也古享亦作亨音二字通用凡悖轉錞淳醇哼敦鎛等字之從享者何當不得聲而謂二字必有異也神廟本作用亨益從毛說誤改
懲　鄭云猶清也劉作澂云清也○澂注疏本作懲澂舊本作懲據訓云清也則當作澂
以上　○注疏本以作已案以已二字同
化淳　○毛本注作醇各本並作淳
知者　○毛本作智者
益
之處　昌預反○當作昌慮反此誤
用享　○舊本作用享今從宋本神廟本作亨
不費　○舊作用費誤今改正
无厭　○无舊作無今改正
偏辭　孟作徧云周匝也○宋本匝作市
夬
則邪　○注疏本作則柔邪
陸　陸當陸也虞云莧說也陸和也○舊作陸商陸也則與馬鄭同非又說也作費也或作其也和也作商也皆誤今據宋本正莧通莞啟訓說陸通睦啟訓和
柔脆　○作嗁俗今依前噬嗑卦為正官本正作脆

姤
用娶　○注疏本作取
正乃　正亦作匹○宋本錢本注疏並皆作匹唯毛本依此作正官本同
誥　鄭作詰正也○舊本正也誥作止也今從神廟本改
柅　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跌也○廣雅柅從手作抳檷舊作檷今從錢本明神廟本同釋文於爾字多有從說文作衛者絡絲跌今說文作絡絲檷案廣雅亦作跌則跌字非誤
萃　在季反○舊作任李反誤今從神廟本
亨　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案程子亦云羨文
愞　○毛注疏本作懦官本從釋文
妃　○錢毛注疏本皆作配官本從釋文
未光也　一本作志未光也○注疏釋文本有志字
涕　徐音體
洟　他麗反又音夷○檀弓涕他計反洟音夷廣韻涕音體又與洟同音替則洟亦可讀他禮反毛居正欲改涕他麗反徐音體洟音夷似可不必
困
數歲　色主反○舊本色往反誤案書內皆作色主毛居正亦謂當作主今改正
遲遲　本或作遲遲○注疏本作遲遲
藟　毛詩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嬰薁○詩周南釋文引草木疏作一名巨荒似燕薁此似誤
井　廣雅云井深也鄭云井法也字林作井○案說文井作井中有點則字林當是井無點廣雅釋詁云井瀆也又作云井深也一無點一有點據陸云字林作井則陸本皆作井後人改同一體廣雅作井而陸先引之可見字林作井之外儿廾皆當作井
甕　說文作甕○雍舊本作甕觀注云鄭作甕則正文非甕明矣今從雅雨本正說文甕從雖同一字
无與之也　一本作則莫之與也○今注疏本與一本同
甃　馬云為瓦裏下達上也○裏毛居正云裏之誤未知何據
革
堅韌　○舊本作韌今據宋本錢本改各本多同唯神廟本萬卷堂本毛本作韌案韌與韌刃忍並通用
鼎
賢愚別尊卑序　本亦作有別有序○注疏本有兩有字
以享　注享上帝同○同字舊本脫宋本有
是覆　○今注云則是為覆鼎也據此知為字衍
趾倒　丁老反○毛居正云王注鼎覆則趾倒矣此是顛倒之倒當音丁耄反是去聲非上聲傾倒之倒作丁老誤
以為子　于偽反○本無子字案上云取妾以為室主為如字讀下得妾以為子乃當云于偽反不出子字則不明今補之

金鉉 又古冥反一音古螢反○鉉亦作扃故有此音

震

以成 咸亦作成○舊咸作盛今從錢本改神廟本官本同

解慢 ○毛注疏本作僻慢官本從釋文

祝 徐市志反○舊志作至今從錢本作志與頤卦同

艮

鈃邪 ○鈃俗字當作豪

不承 音拯救之拯○注疏本作不拯案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殷敬順釋文云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今方言作出休為抍皆與拯通

漸

于干 毛傳詩云涯也○官本改作毛詩傳云非書內毛詩二字連者皆後人所改

于陸 陸高之頂也○此與注同監本雅雨本俱作高山頂也則與馬說無異非也

孕 說文云懷子曰孕○案說文懷作褢

桷 說文云秦曰榱周謂之椽○案今說文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其文不同

歸妹

知弊 ○注疏本作知敝

不正无應 本亦作不應○舊不應作正文无應作注今從錢本互易

承筐 鄭作匡○舊本筐匡互易刪此條今從錢本與王海同神廟本亦正文作筐

豐 依字作豐今竝三直畫猶是變體若曲下作者禮字耳鄭云豐之言腆○說文本作豐故云三直猶變體舊本亦作三直此傳寫之譌又者字舊本作豆今從宋本蓋止論上形也又腆舊作僎今從錢本神廟本王海同

則昃 孟作稷○案稷古與昃通用穀梁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左氏作昃隸釋堯母碑日稷不夏即日昃不暇又郙閣碑勿勞日稷費鳳碑乾乾日稷皆同

則溢 本或作則方溢者非○今注疏本作則方溢

蔀 略例云大暗謂之蔀○謂之舊本倒今從略例正

沛 子夏作茀傳云小也鄭于作茀云祭祀之蔽膝○舊本鄭于作茀之茀作韋字乃後人所臆改不知訓小之茀乃蔽茀之茀鄭于作茀乃朱茀之茀二字義本不同今從宋本正錢本同

豐其屋 說文作豐○舊豐作豐今依本書改正

闃 苦鶪反○闃與鶪竝從狊下作犬舊本闃下從六鶪從貝皆譌今改正

旅

喪牛之凶 本亦作喪牛于易○注疏本作喪牛于易

巽

巽弟 本亦作悌○注疏本作悌

頻顣 ○注疏本作蹙

兌

黨繫 本亦作係○注疏本作係

渙

以逝 逝又作遊○注疏本作遊

危劇 本又作危處○注疏本作危劇

丘墟 ○毛注疏本作虛官本改從釋文

血去 ○舊本俱在逝字下係誤倒今移正

中孚

畜之 許六反本或作歊○注疏本作歊

爾靡 本又作糜○糜本作糜譌下坤卦作糜則此不作糜今從宋本正

罷 徐扶彼反○神廟本官本雅雨本作扶波譌

小過

不宜上 時掌反注同下及文不宜上上六注上極何○館校改作注及下文不宜上上六注上極同案極字舊本譌亦館校可從餘且仍舊

于僭 ○于注疏本作於與下同

故令 力呈反下同○舊本作注同非今從官本

鴆 本亦作酖○毛注疏本作酖官本改從釋文

上六弗遇 王付反○王舊作王今從錢本毛本官本同

既濟 節計反○官本作節既反

衣袽 說文作絮云絮緼也○絮舊本作絮無絮字案說文作絮云絮緼也幷引易此文今從改補

有郄 ○注疏本作有隙

未濟

各得其所 一本得作當○注疏本作當

循難 ○毛本循作靖各本竝同釋文自作循

周易繫辭上 字從毄下系若直作毄下系者音口奚反非○舊脫下系二字案系系二字不同說文各分部系讀若覩此則下從系今補之但書內皆作繫矣然正體不可不知又受辛者宜辭之舊脫宜之二字亦據本書增

其易之門 本亦作其易之門戶○注疏本有戶字

縣象 ○注疏本作懸象

霆 蜀才云霆為電○舊本霆作霆非

所樂 音岳○毛居正云當音洛今案此書內多兼兩音或三音可不改

震无咎 周云救也○震通作振故可訓救本或作威也誤

弥 本又作彌○注疏本二字互易下注中彌字宋本竝作弥

天下之道 一本作天地○注疏本作天地

燗燼 ○注疏本作網緇官本改從釋文

則有經營之功也 一本功作迹○毛注疏本作跡官本作迹

爻法 蜀才作效○注疏本爻作效

乎迹 本又作遁音尒○錢本神廟本大字作遁注作迹音尒疑是

也專 陸作摶音同○摶舊作摶譌今定作摶左氏昭廿年傳答琴瑟之專壹亦作摶史記始皇本紀摶心

揖志皆與專同 **惡之** ○舊訛倒今從官本改正 **靡之** 本又作縻○舊靡縻互易今從宋本正累

家本竝同 **愼斯術也** 一本作順師用義○師用義三字疑臧生云是陸氏之師用順字為義

不德 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置德古通用大戴哀公問五義云躬行忠信其心不置荀子哀公篇言

忠信而心不德 **下人** 遐嫁反後同○後同二字疑衍官本刪 **為易者** 本又云作易者○注

疏本作作易者 **冶容** 王肅云作野音也○案此七字衍必冶音也及王肅作野音妖野俱已見此文寫者

妄增入以勻字數耳 **酬酢** 京作醻○案說文酢醶也醋客酌主人也後來每互易用之京氏尚不失其舊

以言者 下三句無以字一本四句皆有○注疏本皆有 **者夫** 音符下同○下同本作如字譌

今據宋本正 **莫善乎蓍龜** 本亦作莫大○注疏本作莫大案漢書蓺文志白虎通何休注公羊

賈氏儀禮疏皆作善 **淵奧** ○淵舊本作之疑避唐諱因致譌今依毛本正 **默而成** 本或作默

而成之○注疏本有之字

繫辭下

貞觀 官喚反○喚舊本作換譌今依前例作喚宋本錢本作煥 **曰人** 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

○注疏本作仁卞舊譌卜今從錢本正神廟本譌作王 **為罟** 黃本作為罔罟○注疏本作為罔罟

為耒 說文云耒手耕曲木垂所作字林同力佳反○案說文耒手耕曲木舊本耒譌作耜無手耕二字今據本

書改補又力作誤作力佳今改正又下本或下舊無作字據錢本增補 **嚽** 市制反○此與前同宋本錢本

神廟本皆作市利反 **以別** 一本作辯○毛注疏本作辨官本作辯 **拎** 本又作剡○注疏本作剡

挾 本亦作剡○注疏本作剡 **棺椁** ○注疏本作槨 **龍蛇** 本又作蚍同○蛇蚍二字舊互

易今從宋本移正注疏本正文作蛇 **全身** 本亦作存身○注疏本作存身 **死其** 其亦作期○注

疏本作期 **減止** 本亦作趾○注疏本作趾 **尠不** 本亦作鮮○注疏本作鮮 **介于** 眾家

作砎○砎舊譌介今從雅雨本正 **斷可** 丁亂反注同○注不見有斷字官本遂刪去注同二字殊疑注

中定之於始陸所見必是斷之於始故云注同未便遽刪 **數也** 色主反○主舊作柱譌宋本作挂亦非仍

據前後例改作主 **爻繇** ○繇字從系神廟本作繇譌字書無此字 **而中** 丁仲反○錢本神廟

本作之仲反 **亹亹** 鄭云沒沒也○沒沒舊作汲汲譌今據宋本正錢本神廟本同沒沒猶言勉勉

探射 ○注疏本作探討是後人所改古本宋本錢本足利本竝是射字

說卦

蓍 其上常有雲氣覆之○史記雲氣作青雲 **晅** 況晚反京云乾也本又作晅徐古鄭反又音香元反○注

疏本作烜舊本晅作晅非應從亘得聲若香元則仍作晅字 **烜** 王肅云呼但反○錢本神廟本雅雨本作

呼旦反案下云徐音涉則王必非呼旦反此呼但反自音罕 **水火不相逮** 鄭宋陸王肅王虞無

不字○注疏本無不字 **中男** 丁仲反○毛居正云當作丁眾反案神廟本作之仲反 **為釜**

房甫反○錢本扶古反 **為旉** 鋪為花貌謂之蔌○案錢本神廟本花貌作花蘤 **萑** 音丸○萑

正字作蘤此省文也 **的顙** ○說文無的字雅雨本改從目 **反生** 麻豆之屬○舊作麻豆錢本神

廟本皆作蹠豆從之作麻恐後人所改 **為亟** 王肅去記反○錢本神廟本記皆作冀 **驚** 本又

作驚同○注疏本作驚乃正字陸不辨失之 **蟹** 戶買反○本作戶賣反毛居正云當音戶買反蟹字無去

聲案解卦音蟹解字亦無去聲考禮記檀弓蟹有匡月令稚蟹皆戶買反則賣字實傳寫之誤雅雨本從神廟本作

買今從之 **為蠃** 力禾反京作螺姚作蠡○案蠃螺蠡三字音皆同 **果蓏** 應劭云○舊本劭字從方

諸書多同神廟本作卲是今從之 **彖** 徐丁遜反○徐本必作啄字故有此音錢本神廟本作于秡反非

序卦

之稺 ○雅雨本作稺後稺字亦同說文犀从牛从尾犀字從犀稺字卻從犀疑誤

雜卦 韓云雜糅眾卦也孟云雜亂也○注疏官本脫韓注并釋文亦多不全

周易略例 或有題為第十者後人輒加之耳○案古本序卦雜卦本附說卦之後不別標題故此為第十

陸氏則序卦第十雜卦第十一故轉以此所題為後人所加

明彖 **動不能制動** ○句上官本有夫字衍下貞夫始音符則此字不當有錢本同 **琁**

○官本作璇

明爻通變 善又作繕○案注云通變治也似繕字是

明卦適變通爻　要其一遙反○注前句本作會其終也官本亦作要其與末句同又此五字改作要音邀

辯位　無六爻○無錢本作无官本同下同

卦略

所贍市豔反○市舊作常譌從錢本正神廟本同　觸藩○官本作藩　洽乃本亦作合○亦舊本作又今從錢本作亦

尚書音義上考證

案宋崇文總目云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據此則今尚書釋文已非復陸氏之舊所標經注兩字者多刪去一字有必不可省者而亦省之今於古文有可攷者著其本字然依傍字部改易經文如陸氏穿鑿之譏庶免焉

尚書序

訓凡十六篇正三○三字舊脫今補　濟南○舊無南字今補此卷經後人刪易凡陸所連引者非所音字都去之如此處濟音子禮反而南字似閒遂刪去不知陸有郡名也三字濟南是郡名但濟一字可爲郡名乎

皐本又作咎　陶本又作繇○案漢書皆作皐繇繇從言是正體說文皐亦本作皋

堯典

堯馬融云諡也○諡舊作謚依宋本乃說文本字下並同　嵎夷○夷字舊刪去今案陸有釋補之

出日上尺遂反○上字亦後人所增他經無此例下並同不重出　平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案詩桑柔荓云不逮荓使也此作苹或可通　餞馬云滅也○段氏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　爭鬭也○陸每音爭鬭之爭但辨音不讀諫爭之爭耳義固不煩釋也此亦後人所改　僝○官本作僝非說文僝字下引虞書無僝字

舜典

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舊頤作賾宋本作梅頤案前序錄作枚賾近代所引皆作梅賾段云頤字是說見首卷又亾字舊譌云今改正

守本或作狩○本字舊無毛注疏本有據補　贄本又作摯○案說文摯握持也正合執摯義無贄字

四朝鄭云四朝四秊朝京師也○秊古年字舊譌季今改正

大禹謨

矢本又作夭○案夭古矢字隸釋成陽令唐扶頌惟直如夭太玄羲次六得夭夫又爭次八狠烈口夭枉其後隋書天夭枉夭皆作夭今字書有不載夭字者故具證之　寧安也說文安寧如此願辭也○此文有譌案說

文宀部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又丂部寍願詞也从丂寍聲古與甯通甯亦訓所願也今安寍字誤作寧詞亦不當作辭段云經文本作寍開寶改爲寧釋文必本作寍云安也說文安寧字如此寧願辭也

奄 於𥳑反○段云𥳑當本是撿字

戾 連悌反○悌舊作弟譌今從注疏本改

𢢽 佳賣反○官注疏本音義𢢽作解舊佳賣作于賣譌今依下文改

號 戶高反○戶舊作乢譌今依注疏本改

臯陶謨

惄 ○今書作惄

儼 馬徐魚撿反○舊撿作簡今從宋本

益稷

輴 漢書作橇如淳音毳謂以板置泥上○舊無謂字據史記集解補注疏本謂字譌匯上毳字

眣 公犬反○注疏本作工大反此後亦同

䱉 馬本作根○漢書作根

彝 ○鄭云宗彝虎蜼○舊蜼譌作也今依正義改

粉米 說文作黺○案說文無黺字此當仍作米

出 又尺遂反○舊尺作勑今從宋本

互 音沍○沍乃沍之變體注疏本作音護

鏞 音庸○經本作庸開寶始改此疑後人所增

蹌 說文作牄云鳥獸求食聲○舊牄譌作槍今依本書改正說文云鳥獸來食聲也不作求字

𢢽 佳賣反○賣舊譌賣今改正

禹貢

島 馬云島夷北夷國○經本作鳥開寶中改案史記禹本紀作鳥夷集解引鄭云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

畎 徐本作甽谷○甽舊仍作畎說文古文作甽篆文作畎本字作く谷下當有也字

鉛 字從台○釋文於鉛沿等字多從俗作公不能悉正今此明云從台而舊猶從公不相應矣改之

漸包 字或作芭非叢生也○經文包本作芭開寶乃互易之芭正是叢生安得云非其義改之迹宛然

達于河 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案說文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無南字此作湖非

底 之履反致也史記作致○底舊作底又作致譌音致今皆改正

旄 音毛○段云經文羽旄開寶改作羽毛遂以此字例移於犀字下

九江 張須元綠江圖○舊元作无元今從宋本

箘 韋昭一名聆風○韋昭下當有云字

璣 玉篇渠依居沂二反○今玉篇作渠氣

滎 ○經文本作熒注同

導 音道○必無此音理經本作道陸音導後人倒易之舛謬之甚下同

荷 又工可反○舊工譌士今依前改正

璆 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陸本必本是下鏐字史記集解引鄭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因人之孔傳下遂改鏐爲璆傳云璆玉名此殊不相合下又有案郭注爾雅鏐即紫磨金十字與上文復鏐亦譌璆此又後人妄增改

崐崘 ○史記作昆侖陸本當亦爾

道 音導○舊亦仍前之譌今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正文竝作道據改正

太行 ○案釋文內太竝作大此亦宋所改易下竝同

隩 ○玉篇墺字下引夏書四墺旣宅本亦作隩

甘誓

勦 馬本作剿○經文勦本作劋絕也若勦字玉篇訓勞也此亦開寶所改剿與劋同舊譌巢亦據玉篇改正

五子之歌

猒 ○本今作厭

胤征

赦 亦作赦○赦俗字

契 息列反○舊列譌例今依前改

帝告釐沃 此五亾篇○并湯征女鳩女方爲五篇此字上有脫文

仲虺之誥

奚 弦雞反○舊本無從注疏本補

𢢽 工債反○案前後皆作佳賣反

太甲中

厭 ○此音傳中無厭之厭今本多作斁宋本作厭厭與釋文合足利古本亦同

盤庚上

斆 戶敎反又如字○舊無又如字依宋本增

聒聒 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案說文作懖懖从心銛聲或从耳說拒字當有

昏 本或作暋○案鄭作昏讀暋暋勉也今書亦竝作昏而今說文昏字从日氐省云氐者下也一曰民聲又散字从攴昏聲冒也引書散不畏死陳氏樹華云說文从昏之字不一暋字注云暋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今說文云云乃徐鉉之誤然則此昏字當由唐人避諱所改五經文字中凡從民之字俱作氏是其證

奉 孚勇反注同○舊無注同二字從宋本增

嚮 ○經當本作鄉

遲 徐持夷反○遲

籒文正作遟或作迟特夷當是侍夷

盤庚中

亶 誠也○舊作誠也今注亦作用誠案宋元本足利古本皆作誠字今據改 迓 御○經文本作開寶改爲迓 不易 ○舊無不字下易種亦無種字以此易相混皆出後人所妄删也今俱補正

說命下

酢 七故反○舊酢作醋今傳亦同此後人所改也陸氏於內則爾雅並作酢字今據改正

高宗肜日

昵 ○經文本作尼注中昵並當作尼開寶乃添日旁

微子

酗 說文作酌云醉醟○舊醉譌作酒今改正 醟 說文于命反酌酒也○今說文無酒字 懈 ○今傳作解

尚書音義下考證

泰誓中

渴 苦曷反○官本注作竭字音巨列反案此渴曰當如公羊渴葬之渴似不當作竭

泰誓下

斮 又七略反○七舊作士今依毛居正改

牧誓

戎車 釋名云古者聲如居○音居是也車古皆尺遮反之說不可信 牝 頻引反徐又扶忍反○案又易坤卦音頻忍反徐邈扶忍反又扶死反此作頻引反刪去扶死一音殊闕略 刺 七亦反○書內刺皆作剌誤今改正下並同 逷 ○本是御字開寶所改書內並同

武成

魄 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也舊作貌今從本書改 窋 ○舊作窟案永懷本作窋明監本今官本皆同從之別本多作窟 治 ○舊在所任下誤今移正

洪範

儼 魚檢反○檢舊作餘今從宋本 罹 ○經本作離開寶改之 陂 舊本作頗音普多反○陂乃唐明皇所改疑頗與義韻不協因博詢羣臣而改爲陂不知義古音俄正與頗韻協不當改陂陸氏在唐初必然作頗字足利古本作頗此亦宋人改之今改正 能治 直吏反○舊在禦字下誤今移正 燮 ○舊下從火譌 辟 徐甫亦反○甫舊作補案毛居正謂甫當作補後人即以其說改之非陸氏之舊 蒙 ○本作雺開寶改之下亦同 驛 ○本作圛 燠 ○足利古本作煥宋本同正義本作燠 治 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案治其職不當與政治同音正誤已言之然不止一處

旅獒

獒 馬云作豪酋豪也○云字當在作豪下案正義載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說與馬同篇亡今之旅獒因書序有此二字而僞作也余外祖馮氏景曰周書王會解四夷獻犬

者三皆非西旅竹書紀年亦不載張揖廣雅其釋犬屬曰殷虞晉獒楚黃韓盧宋浞張華博物志亦云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畜犬名獒若果有獻獒之事何以不舉周而但言晉乎然則獒當讀豪馬鄭兩大儒之說眞無可疑矣

底之履反○宋本之視反下篇同　不易羊隻反○隻舊譌質今從宋本改正廣韻作羊益反

累○本作纍開寶改累下並同　巺○注疏本作匱案說文作𠥓周禮作匱小𠥓大同　巢徐呂交反○毛云呂當作石

金縢

差初賣反○舊賣譌責今改正　辟說文作𨐨○𨐨舊譌辟今依本書改正

大誥爾多邦一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舊但標邦字今依陸氏通例補四字

微子之命

猒○今注疏本作厭

康誥

乃洪大誥治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據此豈陸本本無周公咸勤四字耶迺當作廼猶不失乃字意

酒誥

文王第稱穆差弗爲穆○宋本作羌弗　差初佳反○佳舊譌隹今改正

梓材

梓本亦作杍○尚書大傳作杍　茨○舊下作次譌今改正　斁杜路反說文云讀與羅同○杜舊作在此依宋本說文讀若雀與此不同

洛誥

頒徐甫云反馬云猶也○猶下脫一字以音求之或是分字　蘉徐莫剛反○段云當作莫崩反見五經文字　旁○本作方開寶中改

多士

畀○舊在治字下誤今移正　秉爲于僞反注同○舊無注同二字依注疏本增　巳上○注疏本巳作以足利古本作巳　逖他力反○段云當作他歷反

無逸

諺魚變反○此音與大學同宋本作五旦反與論語喭音同　治直吏反○經云治民祗懼不當作去聲此卷內凡治字音多誤　供○本作共

君奭

尹摯○足利古本作伊尹後改伊摯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正作伊摯舊摯譌執今改正　南宮括工活反○工舊譌土今據宋本改　奔走鄭箋云奔走使人歸趨○句下箋本有之字此脫

多方

費誓○費本作粊開寶中改下同　懫說文之二反○案說文作懥忿戾也从至至而復遜遜遁也引此文

顧命

憑○本作馮開寶中改下同　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鄭注周禮司几筵及天府並作成王崩　綢○字本作鄉　篾○段云當作蔑　車渠車輞也○輞舊譌軔今改正　戺音俟徐音士○舊無徐音士三字注疏本有　卞○字本作弁　咤說文作託丁故反○舊託譌詫丁譌下俱依宋本改正

康王之誥

甑力甑反○舊反譌又今改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馬本從此巳下爲康王之誥○舊截去上六字但標甸男衞三字似全不識文理今補之

畢命

施始豉反○舊豉譌鼓今改正　人少詩照反○案經云罔曰民寡傳云無曰人少不足治也則非長少之少此音殊謬

冏命

冏 字亦作臩○舊譌作槩今改正　憸 本亦作恖○恖舊作思譌今改正

呂刑

贖 音蜀注及下同○舊無及字今補　耄 本亦作薹○案說文止有薹字从老从蒿省　君帝 君宜作皇○段云本作皇帝注君皇二字當互易　鍰 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案爾雅當本是小雅謂小爾雅也說文鍰鋝也此十六字譌浦云衍說文十銖脫一字二十五分下脫銖字當據此補之　抍 必政反○舊政譌致今改正

費誓

不闕 舊讀皆作開○闕通志堂本作開案云舊讀皆作開則此字當尚未改從今字今故依本字作闕段云作開當是音開　杜 本又作敗○案梓材惟其塗丹雘塗亦本作斁

秦誓

隉 ○宋本作隉從毀省

毛詩音義上攷證

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正義作詁云今定本作故案漢書藝文志多作故

關雎 所以風 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案劉獻詩序義崔靈恩集注皆從徐讀并易字爲諷陸氏從沈重音如字沈說云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此說比諷字義尤精今人言風化風聲並未有從諷音者且古人音多不隨義爲區別詳見余鍾山札記中　歎之 湯贊反○湯舊譌傷今從宋本正注疏本亦同贊上本從犾陸皆從犾非是　之苛 本亦作荷音何○舊譌作音同宋本注疏本皆作音何　騺 本亦作鷙○鷙舊譌騺案廣韻鷙下有騺字云俗是知騺字亦俗作騺也　雎鳩 鳥之有至別者○當作鳥之至而有別者案毛傳云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皆不以至別連文此似誤　興也 案興是譬諭之名○諭舊作喩今從宋本注疏本同　好逑 本亦作仇○臧氏琳云毛詩多借仇怨之仇爲匹耦之逑此亦當爾今作逑者恐是後人改從正字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皆引作君子好仇可證

本作仇也　荇 本亦作莕○案爾雅釋草作莕　之菹 字又作葅○注疏本作葅說文有菹無葅　輾 本亦作展○案王逸楚辭章句十六引詩展轉反側李賢注後漢書光武帝紀李善注潘岳秋興賦並同說文無輾字當以作展爲正　其一章 ○舊復章字今刪　四句　葛覃 本亦作蕈○案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俱云覃或作蕈　萋萋 茂盛皃○舊皃作貌今從宋本下放此　叢木 一本作最作外反○案最乃取之譌取才句切說文積也最犯而取也顏氏家訓藏周積之劉昌宗又音徂會反祖會反則已譌爲最矣　是艾 本亦作刈○案艾是假借字刈是正字釋訓釋文又作乂注疏本作刈　是濩 胡郭反煑也○案石經爾雅作是鑊今本毛傳作濩煑之也足利古本無之字以陸本證之良是詩正義云以濩煑之於鑊故曰濩煑之非訓濩爲煑若毛本依爾雅作煑之孔又何用費辭乎　猒也 本亦作厭○注疏本作厭　謂嫁曰歸 本亦無曰字○案論語八佾音義云謂嫁爲歸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據此知毛詩論語注古本皆作婦人謂嫁歸也　害澣 害戶劃反曷何也○今毛傳作曷何也曷字當仍經文作害爲是釋文曷字亦衍文

卷耳

崔嵬 毛云崔嵬土山之戴石也毛此注及下釋砠與爾雅異○舊毛

云作毛公爾雅異作爾雅同今俱改正也字傳本作者足利本作者也案者字不可省我姑說文作夃
○案說文夃从乃从夊乃隸作乃許以毛詩姑字古文假借作夃詩之義不以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也此段氏玉裁
假借說兕字又作兒○注疏本作兒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古本作兕案兕爲俗字說文本作冢又載古
文作兒觥字又作觥○案注疏本作觥足利本作觥砠矣本亦作砠○舊譌作碰矣今改正五經文
字云碰亦作砠見詩風與釋文合注疏本作岨瘏矣本又作居非○案釋詁釋文云瘏詩作居是可知爾
雅正字作瘏毛詩假借作居矣陸以病義立从疒故於此又只爲非痡矣本又作鋪同○案釋詁釋文云
痡詩作鋪今雨無正淪胥以鋪傳鋪病也尚作鋪字此篇則陸氏以前人已改作痡矣痡病也一本
作痡亦病也者非○注疏本有亦字樛木馬融韓詩本並作朻○臧氏云古樛朻互通爾雅釋木下
句曰朻釋文朻本又作樛之心焉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注疏本有鄭注纍
之本又作蘽○楚辭章句十六引作蘽縈之本又作縈○注疏本作縈螽斯詵
說文作舜○案今說文脫舜字蓋唐本說文舜下引此詩蚣蝑江東呼爲蚳蝑○方言注作江東呼
蚳蝑案卽蚣蝑也菟罝菟又作兔○注疏本作兔芣苢擷一本作襭同○
注疏本作襭足利本作擷漢廣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案正義云經
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言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
輒改耳案韓詩外傳作不可休思毛亦當同據陸孔之言則所見本皆已譌作休息毛公作傳時則本作不可休思
也泭或作柎○足利本作柎言秣說文云食馬穀也○段云說文餘食馬穀也無秣字廣韻
秣同餘汝墳常武傳云墳涯也○案常武从水作濆能閔其君子一本有婦
人二字○注疏本有惄如本又作愵○注疏本作惄蔡伯喈石經凡叔字皆作尗釋文本之調又作
輖○後蜀石經作輖頳尾說文作䞓又作赬○案釋文頳卽赬之譌五經文字云䞓赬二同釋文作頳然則張
參所見釋文本作頳尾也如燬字書作娓音毀說文同○說文引詩王室如妮爲疎疎亦作疏
○注疏本作疏麟之止本亦作趾兩通○注疏本作趾俗字也鄭注儀禮云今文止作趾是止爲
古文也俗本乙改之說文以止爲足無趾字題也郭璞注爾雅額也○額舊譌頭今改正

召南鵲巢第二

鵲巢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侍也○案古迎迓字多作御書牧誓正義引作百兩
迓之或作訝皆非也毛傳云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是毛讀御爲迓故箋申之云御迎也王肅欲與鄭異
故御讀如字而訓爲侍雖遂毛而失毛意矣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疑無之字是朱子集傳方
有也采蘩蚤也本多作早○注疏本作早髲鄭音髲○髲字誤鄭云只被婦人之
紛是鄭音髲爲彼也草蟲鼈本又作鱉○从魚者俗字說文有鼈無鱉采蘋
浮者曰藻○王應麟詩考作浮者曰薸音瓢當據曰改正音瓢二字亦釋文本有大萍本又作萍一本
作苹○足利本作萍案說文萍苹也蘋大萍也則作蘋爲正作萍爲或體萍又蘋之省涯也本亦作厓
○足利本作涯注疏本作厓亨也本又作烹○足利本作烹字俗古烹煮字皆作亨魚湆
○字本從泣下肉今經典茲作泣下日共齍本或作粢○注疏本作粢案古之粢字多作齍見周禮
甘棠名奭○字當作奭今經典多作奭所茇說文作废云草舍也○毛傳茇
草舍也與周禮注茇舍訓草止正同今說文废舍也無草字蓋卽以废爲止去也○注疏本無也字足
利本有所憩本又作揭○舊憩字舌在左旁今從宋本正所說本或作稅○郭璞注爾雅
釋詁李善注曹植應詔詩皆引作稅爲行露夜莫本又作暮○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
毛本因長改釋文爲露本又作暮足利古本于箋夙早也下有夜暮也三字與釋文正合宋本亦不作露字
紂帛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案古紂字多作純見鄭康成周禮禮記論語等注據陸氏此
言知正文本作純帛注疏本作紂帛後人因亦改此正義亦作純帛云定本作紂字是注疏本從定本也我
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案才容反此訟字古音書嚚訟可乎馬融本訟字作庸史記作凶可證陸氏以徐爲
取韻其實古人無平側之分雖才用反亦未嘗不與韻協也羔羊五它本或作紽○注
疏本作紽委蛇本又作蛇同韓詩作逶迤○注疏本作蛇李善注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引毛詩作逶迤
逶迤引傳亦同緎縫也一本作緎猶縫也○足利本有猶字殷其靁靁亦作雷○初
學記一引作觜摽有梅鄉晚又作向○足利本作向小星寔

命 韓詩作實云有也○案韓奕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據此則韓詩因聲相近而誤作實遂如字讀而訓爲有也

江有汜

有嫡 ○或疑當作嫡能案上文嫡能自悔也與下嫡亦自悔也詩意皆複疑陸氏所見詩序本作勤而無怨能悔過也故嫡字至此方出

道江 本亦作導○足利本作導

野有死麕 本亦作麕○注疏本作麕昭元年左傳作麕

苞 道茆反○注疏本作包唐石經同二字本通用說文勹象包褒之形苞之正訓乃草也不當以苞爲正字而以包爲非道茆注疏本作道芋周禮醃人茆菹鄭讀爲茅後來二字亦通用易姤卦包有魚鄭百交反几經典中所音無非平聲若謂茆當讀卯則陸氏何不卯音道卯之更明白乎且說文玉篇茆皆音柳今若切苞爲道卯道柳實恐駭俗因有疑迶茆與迶茅異讀者故爲辨之

何彼禯矣 ○今俗本禯譌作襛集注宋本亦尚作禯

雖王姬 一本作雖則王姬○正義作雖則王姬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

車服 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此乃韋駮釋名之文其說非是凡詩車字多爲居音劉成國釋名之言是也

繪 本又作繢○注疏本作繢案說文當作繪作繢義別

騶虞

壹發 徐音廢○案古廢發

毛詩音義上攷證　四

聲同古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

邶 本又作鄁○顏師古注漢書敘傳下引作鄁

柏舟第三

柏舟

汎流貌 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案汎彼柏舟毛傳汎流貌亦汎其流毛傳亦汎汎其流上句單言汎下句重言汎汎故正義釋經云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上句單言汎之證也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此下句重言汎汎之證也與陸氏正同今注疏誤從王肅注作汎汎流貌肅於毛詩傳多所增改非陸氏此言後人孰知之

以敖 本亦作遨○案文選注引詩皆作以遨以遊

匪監 本又作鑒○注疏本作鑒

棣棣 本或作逑○案禮記孔子閒居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皆引詩威儀逑逑古逑棣聲同何被襛矣唐棣字林大內反

儼然 本或作嚴○案古儼字多作嚴曲禮儼若思釋文作嚴論語子張望之儼然釋文儼然本或作嚴

愠于 怒也○案正義則本是怨也亦通

遘閔 本或作覯○注疏本作覯王逸楚辭章句十四顏師古注漢書敘傳皆引作覯

寤辟 本又作擘○足利本作擘

迭而 韓詩作臷○臷當作臷下同

綠衣

俾訧 譌法云○譌舊作譌茲從

宋本五經文字謂說文作誥今兩徐本皆誤作譌

燕燕

于南 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案古音南讀如任沈以乃林反爲協句非

實勞 實是也本亦作寔○疑陸氏本作寔勞寔是也本亦作實後人據注疏本乙改

塞淵 崔集注本作實○案俗本作實定本作㾓正義從俗本皆舜典正義云詩毛傳訓塞爲實定本作㾓非是說文心部㥶實也从心塞省聲是毛詩借塞爲㥶也

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 俗本或作以予則窮而作是詩也誤○足利本作故作是詩也正義本并無之詩二字

我顧 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案商頌韋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徐音與漢書正合皆古音也陸氏不知故皆以爲協韻

終風

疌 本又作嚏又作寔鄭作嚏○案崔集注作疌是六朝舊本皆然故陸氏從之嚏卽疌之異文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詩願言則嚏正義則從王肅作寔今注疏本經文從鄭箋作嚏說文引詩亦同

擊鼓

闊 韓詩云約束也○案李善注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也

成說 鄭相愛說也○愛舊譌憂今改正

與之約 一本作與之約誓○注疏本有誓字

洵 韓詩作夐○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引正作夐

毛詩音義上攷證　五

凱風

棘心 俗作棘○案魏風園有棘亦云俗作棘今注疏本並改作棟玉篇棗俗作棘此正相同

雄雉

不恤 本亦作卹○段云說文引書無忘子卹李善注精田賦引書惟刑之卹哉今衛包皆改作恤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雖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據段說知古本毛詩亦本作卹攷魏石經尚書大誥篇卹字有古文篆文隷字三體皆从卩而不從心漢街彌碑優卹氏隱張納功德敘卹濆隷釋亦皆从卩疑說文心部字是後人所增

自貽 本亦作詒○注疏本作詒

不忮 之豉反○豉舊譌跂今改正

匏有苦葉

揭揭衣 一本作揭褰衣○注疏本作揭褰衣

軌 舊龜美反依傳意安音犯○段云軌非轍跡之專名毛傳本作由軌以下爲軌此以車之高下言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兩輪之閒爲軌此以車之廣狹言軌也毛傳以下誤作以上故以車軾前之軌解之而禮記少儀正義閒成石經竟作濟盈不濡軌釋文軌舊龜美反是晉宋古本皆作軌也

旭 許玉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案字休之音與說文讀若勖同勖从力冐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蹻蹻憍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

谷風

匪勉 本亦作僶○白帖十七引詩僶俛同心

與藚 本又作藚○足利本作蒿
有違 韓詩云違很也○很舊譌張今依注疏本正
宴爾 本又作燕○爾舊作尔今從宋本足利本宴作燕
故見渭濁 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案正義渭作謂定本作故見其濁足利本與定本同
無發我笱 ○今本同上句皆作毋
肆 勞也爾雅作勩○案正義曰肄勞釋詁文爾雅或作勩是爾雅亦本有作肄者
旄丘 或作古丠字○丠舊譌北今改正
叜延 又音延○今本皆作延足利本作延
璅兮 依字作瑣○唐石經作璅注疏本同
流 本又作鷁○釋鳥釋文作鶂
褎如 本亦作裒由救反○正誤云裒當作褎案說文袖爲褎之俗字則作褎良是由舊譌申今從宋本注疏本同
節兮
泠官 字亦作伶○足利本作伶注疏本作伶
泉水
思之至也 一本思作恩○正義作思云定本作思字
毖彼 說文作眇○段云說文眇注讀若詩云泌彼泉水不作眇字陸氏誤
于禰 韓詩作坭○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昔卽韓詩坭字之異文
北門
投擿 與擲同本或作摘非○注疏本作擲
摧我 音千隹子隹二反○千隹舊譌于隹今改正
北風
虛虛也

一本作虛徐也○臧氏云正義作虛徐也云傳質詁訓豈經文耳非訓虛爲徐蓋虛徐卽虛邪也釋文作虛虛也今注疏本同非是
靜女
踟 直知反○直舊譌貞今改正
說懌 說本又作悅○白帖引作悅
新臺
泚 玉色鮮也○舊作新色今從說文改
有洒 韓詩作漼○段云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與泚瀰同部與洒浼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浘浘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
二子乘舟
駛疾 一本作迅疾○注疏本作迅疾

鄘柏舟第四

柏舟
兩髦 說文作髳○說文髮正字髳省文
不亮 本亦作諒○注疏本作諒爲正字
君子偕老
佗佗 ○宋本作他他讀詩紀引釋文亦作他他是作佗佗者後人依注疏本改
揄 字又作褕○注疏本作褕
狄 本亦作翟○注疏本作翟足利本作狄
玼 玉色鮮也沈云王肅本或作瑳○玉色舊誤作新色今從說文玼瑳蓋古今字周禮內司服音義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陸據舊本以前後分之非也
鬒 說文云髮稠也○說文正作㐱重文作鬒
晳也 ○當從白作晳

冬衣 ○正義本無此二字云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綌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足利古本又作冬則衣較釋文及俗本多一則字
於君子 一本無子字○注疏本無
媛也 援取也○許氏烜云取乃助字之譌當改正
桑中
行也 ○注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
列國之女 一本作列國之長女○注疏本有長字
定之方中
衛爲狄所滅 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正義作狄人足利本作衛懿公爲狄人所滅
熒澤 ○注疏本从水作熒非
東徙 音墊○注疏本作墊
彼虛 本或作墟○水經注入引作墟
能說 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古遂述聲同禮記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
爲卿大夫 一本無卿字○注疏本無
騋牝 徐扶死反○舊作扶允是妥改今從宋本注疏本亦不誤
過禮 一本作過禮制○注疏本有制字
相長 張丈反○注疏宋本作丁丈反是

衛淇奧第五

淇奧
綠竹 竹萹竹也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萹筑也石經同○萹舊俱譌从竹今從宋本正下同臧氏云說文筑萹筑也藩水萹筑也是毛詩作筑以爲岸萹筑竹是假借字韓詩作藩以爲水萹筑陸氏隋唐間人此所言石經指漢熹平石經也漢石經詩爲魯詩是韓魯詩同作藩字經言瞻彼淇奧則言水萹筑是韓魯較毛爲勝

之烈 一本作之餘烈注疏本有餘字○
有匪 本又作斐○大學作斐
琇 說文作琇○琇舊亦作琇今依本書正
猗 ○北宋本从犬見賈昌朝羣經音𤡩犬部正義宋本及足利本皆从人
有弛 本亦作施○張弛字从弓爲正
碩人
衣錦 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注疏本作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足利本每句上下皆有衣字非是
褧 說文作檾○說文褧下又引詩與今同案獄爲衆屬字或借褧如言此詩之義說文於灘下亦引詩或出於魯韓未可知而衣錦麻衣似非辭
齋 本亦作蟜○注疏本作蟜
盼兮 ○舊作盼兮譌今改正
說于 本或作稅○文選入注揖引詩作稅張
用逷 本亦作逖○注疏本作逖
孽孽 韓詩作巘○高誘注呂氏春秋過理篇引詩庶姜𧔥𧔥凡高所引多同韓詩
朅 此音巳見於經○宋本有此條然誤仍之
氓
弃背 ○注疏本作棄背
佚也 ○注疏本作泆也
體無 韓詩作履履幸

也○禮記坊記引詩履無咎言鄭注履禮也

之繇 ○宋本系上加卜是後人妄造今不從

桑甚 本又作椹○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甚字

之宴 本或作丱者非○正義曰釋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案甫田傳丱幼稚也於此無傳作丱非

竹竿

遠兄 ○俗本作遠父母兄弟此與唐石經及諸舊本皆作遠兄弟父母

滺滺 本亦作滺○注疏本作滺五經文字云滺字書無此字見詩亦作攸案此字當從張參說作攸說文攸木从水省更加水旁作滺非今本又滺下加心更謬

芄蘭

悸

蔓於地 本或作蔓莚於地者後人輒加耳○注疏本有延字

河廣

容刀 說文作舠○正義曰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案今本說文脫舠字可據陸孔之書補之

伯兮

殳 本亦作杸○宋注疏本作杸

諼草 本又作萱○文選注初學記白帖皆引作萱

善忘 ○注疏本無善字足利本有

木瓜

結己國以爲恩也 一本作結己國之恩也○足利本以爲恩也注疏本作之恩也

瑤 說文云美石○正義本毛傳亦作美石

王黍離第六

黍離

昊天 字書从日夰聲夰音工老反○案說文如此隸書改从天失諧聲之旨

君子于役

于時 本亦作塒○注疏本作塒羣經音義同陸作時

弋 本亦作杙○注疏本作杙

君子陽陽

只且 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案正義云其且相與樂此而已注疏本箋且作自非足利本作其且樂此而已與釋文正義合釋文作且二字蓋後人妄增

揚之水

束蒲 如字毛云草也鄭云蒲柳也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案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爲不協箋義爲長不知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也

中谷有蓷

飢 本又作饑○此饑饉之饑當从幾注疏本作饑是

暵 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鸂又作灘皆他安反○案說文引詩鸂其乾矣又灘俗鸂从隹

嘆矣 本亦作歎○注疏本唐石經並作嘆今俗本作歎

歎矣 本又作嘯○足利本作嘯五經文字云嘯詩亦作歎

兔爰

所採 本亦作採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注疏本作躁正義云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採義並得通

百罹 本又作離○文選卄五李善注引作離

吪 本亦作訛○說文有吪無訛

葛藟

刺桓王 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正義本作平王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

水涯 本亦作厓○注疏本作厓

王又無母恩也 一本作王后○正義曰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不通案作后必後人妄改不足據

漘 夷上洒下不漘○不昔妄改作曰今從宋本正

大車

曒日 本又作皎○列女傳四引作皎

丘中有麻

埆 本或作逮此從孫義而誤耳○案逮乃遠字之譌當改正正義曰定本云邱中墝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據此則唐定本誤從孫毓改也正義亦用俗本其云邱中墝遠舊本墝遠中閒衍一埆字今去之

詒我 ○注疏本作貽

鄭緇衣第七

緇衣

敝 本又作弊○足利本作弊

之粲 ○宋本依陸氏之舊作粲書內並同案說文奴讀若殘粲從奴得聲不當依宋本今改正

餐也 ○舊脫也字今補

將仲子

忍 本亦作刃依字木旁作刃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浦云木字疑當作韋案足利本作紉

大叔于田

而勇 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注疏本有好字

叔于田 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詩首句正義本有大字與序同

襢 本又作袒○水經注十三文選注五皆引詩作袒

毋 本亦作無○注疏本作無

鴇 依字作鴇○舊仍从鳥非今改正

嫚 本又作慢○注疏本作慢足利本作嫚

清人

高克 一本作剋○足利本作剋

而御 ○注疏本作禦

駟四馬也 一本駟介四馬也○足利本有介字

二矛 縱音錯江反○江舊作工今從宋本正又上引方言鑣今本書作鑣

逍 本又作消

遙 本又作搖○案說文有消搖無逍遙字林始从辶

謂將 ○注疏本謂誤作爲

羔裘 字或作求○惠云求古文裘見說文及鄭箋

遵大路

故也 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段云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而孔門盛行之兮在第十六部也在第十七部部異而音近此篇二也字皆作兮古本也

魗 本亦作𣀦又作𣀦市由反○案說文𣀦棄也引詩無我𣀦兮毛傳魗棄也正爲說文所本釋文本又作𣀦字又相合魗乃俗字𣀦卽𣀦之譌舉此見經典之字本與說文合特唐以來多俗寫然見於釋文者往往猶存其眞

女曰雞鳴

有爛 ○舊作爛與注疏本

同今從宋本　蚤於本亦作早○注疏本作早　緊本亦作繳○注疏本作繳　穀本亦作肴○注疏本作肴

有女同車　瑲御字書作瑲○增注疏本作瑲疑作瑲　山有扶蘇　苕本又作歒又作苕○歒舊作欲據澤改陂音義改舊作苕據爾雅音義改　僨本亦作顛○注疏本作顛

往睹本亦作覩○注疏本作覩　有橋本亦作猗毛作橋其騎反王云高也鄭作橋苕老反桔橋也○案箋云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不言橋當爲橋是經本作橋松而不作橋松也王肅云高也是作奇作橋名皆王肅本益毛詩作橋三家詩作橋肅因據之以改毛而雜鄭也

丰　堂兮毛如字○毛舊作並今從肅改　紂衣本或作純又作絅○案當本作純足利本作絅紂

又易以豉反○正義讀易作變易解如字　東門之墠依字當作墠正義曰今定本作墠○案諸本字皆作壇注疏本作壇與定本同惠氏據此墠字讀音所曰據唐石經本皆作墠又本作壇經亦作壇○注疏本作瑒作瑒

子衿　世亂本或作世亂○注以世字作在下者　碩

挑兮說文作叏本又作挑○說文叏部引作挑初學記十八仍引作挑　小達

兮挑達往來相見貌此見貌說文云行不相遇也○傳作往來見貌字本亦作達○案說文本書改作　出

其東門　我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案予鳥貝作云員古文作云則作云者古文也○正維河　魂云員本又作云員此韓古文也案足月

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又作云員作魂正義云見毛詩本又作云古本亦作員○注疏本或作芳　茅秀

禮地官九可見毛詩注作秀然二字古亦通用本或作芳芳案周

小正四月王萯秀毛詩作秀萯二字舊本亦通用夏作芳

本亦作虞月令作虞○　野有蔓草　漙兮本亦作團注○太足利本作團○足利本　與娛

足利本作虞　覽皆引作團

作團　遵本亦作逅○注疏本作逅　溱洧說文溱作溱從水秦聲在今鄭縣○太平御覽引作

聲之在今本苕此詩一章皆作與溱人韻二章文及洧與士韻作溱段云鄭本注作出溱水

圖之水今作溱外傳孟子一作溱洧說文洧水出鄭國之溱

誤也　渙渙說文作汎汎从水凡聲胡官反切○段云許書之以汎爲汎必本體別作洧

兮蕑香也韓詩云蓮也○蕑字不生云蕑與蓮也太平御覽三十澤之蘭

引韓詩蘭蘭當爲蓮可證蕑而後得云蕑與蓮之是兩物鄭箋三

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　蕑

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蕑之蕑也亦有譌釋文本毛傳必本當

是蕑香草也故又引韓詩之蕑以明同異後人據毛注疏本本

以改釋文其誤遂至於此下文瞬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

草也則此傳亦當作香草今作蘭香無理之甚此臆改之

驗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蕑即蘭香草也蕑即蘭此用韓詩

香草也正本毛傳若傳本作蘭蘭也陸璣何煩言蕑即蘭

乎　士曰既且音徂○足利本作徂下同　洵韓詩作恂○漢書地理志作恂

盱　瀏力九反○舊作力九反今從宋本

齊雞鳴第八

雞鳴　妃其本亦作配○注疏本作配　卿大夫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遥反○案朝

聽政乃如字此作卿大夫朝會誤也　還　猱崔集注本作嶩○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嶩亦作嶩

東方未明　壺○宋本作壺　南山　公謚本○注疏本作謚

彭生乘一本作彭生乘公○注疏本有公字與左同　洋佚本○注疏本作泆

拔藝字一本作藝八不引作藝藝　衡亦作橫字○禮記引作橫

即藝之俗拔○白帖字亦从云孔子閒居字亦作藝

丱兮○宋本作丱○五經文字云丱古患反見　見兮本一

詩風分以周禮礦作丱此從舊略有別

作見之○正義作見之足利古本同

見之見利○古本同　敝笱　鰥毛古頑反大魚也鄭古魂反魚子也○正義曰

鯤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古

蓋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魚禁鯤鮞是亦以鯤爲魚

子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引詩弊笱在梁其魚魴鯤是鄭

箋本作鯤然則昆之昆說文作䲀是眾亦有昆音似可無

區別宋本誤鰥　載驅　簟笰朱鞹同○注疏本鞹作鞹玉篇竹部所引

作鞹　鰥　本○注疏作境　儦儦○舊作儦儦今從宋本　猗嗟　頎若正義本

石經俱作頎而　巧趨本又作趍○足利本作趍說文趍趨也趍與趨義亦相近故經典中每

通用

魏葛屨第九

葛屨　摻摻說文作攕○說文手部戈部皆引作攕攕又見玉篇手部　汾沮洳

其君子一本無子字○足利本有子字正義本無　園有桃　之殽本又作肴○初

學記廿四引作肴　陟岵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段云爾雅說文皆誤反當從毛

詩傳
國迫而數侵削 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今注疏本與陸本同足利本有小字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是孔本與陸所言誤本同也
十畝之間
閑閑 本亦作閑○白帖八十二引作桑柘閑閑
伐檀
寘之 ○舊脫之字從宋本補
猗 本亦作漪○文選注引作漪爾雅釋水同
素餐 說文作餐云或從水○餐字舊互誤今從宋本改足利本從水作湌
之漘 本亦作脣○鄭注易緯乾鑿度引作脣
素飧 ○舊飧譌飱今改正注飦舊作飯今從宋本改爾雅釋言音引字林亦同
碩鼠
貫女 徐音官○惠云貫石經魯詩作宦貫當讀爲宦徐音官官當是宦字之誤舊作宦更譌
倈我 本亦作來○注疏本作來
咏 本亦作永同音詠○注疏本作詠永足利本作詠
喜說 ○舊譌悅今改正

唐蟋蟀第十

山有樞 本或作蓲烏侯反○段云爾雅樞茎釋文樞烏侯反本或作蓲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石經魯詩作蓲詩釋文當本作樞唐石經譌爲尸樞字而俗本因之
埽 本又作掃下同○注疏本下作掃

弗婁 馬云牽也○案孟子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劉熙注摟牽也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摟據馬融訓牽毛詩箋本作摟
是愉 鄭作偷○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偷
弗鼓 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也據此知孔本作弗擊弗考毛傳考擊也作考亦擊也文選廿六李善注引詩弗擊弗考
揚之水
爲宵 本亦作綃○注疏本作綃案儀禮士昏禮注禮記郊特牲注皆引詩作綃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引詩作宵是綃衣古只作宵衣也
粼粼 利新反本又作磷○鄰鄰宋本作粼案說文从巛作粼是正體文選注廿三引詩作粼利舊譌刊今改正
椒聊
一株 ○舊株从手今依宋本正
朋比 ○正義釋傳從鄭義
匊 本又作掬足利本作掬
綢繆
覯 本又作逅○注疏本作逅足利本作覯
粲者 字林作粲○案廣韻粲下引詩傳云三女爲粲是詩亦有作粲者
杕杜 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本竝木旁施大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
睘睘 本亦作煢又作焭○睘當作瞏書洪範正義引作煢煢文選張衡思玄賦注引作焭焭
羔裘
不卹 本亦作恤○注疏本作恤然作卹是
豹褎 本又作褎○注疏本作褎
鴇羽 ○舊脫羽字從宋本補
政役 ○注疏本作征足利本作政
無衣
且奧 本又作燠○案古燠煖字多作奧注疏本作燠足利本作奧
葛生
齊則 本亦作齋○足利本作齋
采苓
爲言 本或作僞字非○正義云定本作僞言足利本同白帖九十二亦引作僞

秦車鄰第十一

車鄰 又作轔○漢書地理志作車轔五經文字云轔詩本亦作鄰
秦仲始大 絕句或連下句非○正義曰王肅云秦仲修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
寺人 本或作侍字○古侍字多作寺
其耋 ○宋本作耋不必從
駟驖 一
歇 本又作猲
驕 本又作獢○案說文犬部爾雅釋畜注漢書地理志注皆引詩載獫猲獢
小戎
五楘 本又作鞪○鞪宋本作楘注疏本誤分作楘革二字說文但作鞪
靳環 本又作靷○注疏本作靷
騧 本又作騧○注疏本作騧
蒙伐 本或作瞂○舊瞂譌作瞂王篇盾部引詩蒙瞂有苑伐发聲相近

竹閉 木一作秘鄭注周禮云弓檠曰秘秘音悲位反徐邊惠反○案兩秘字當從下一例萆旁作鄭注弓人引詩竹秘緄縢又注疏本弓綮曰秘之秘亦作秘惠舊譌惠今從注疏本正
蒹葭
萋萋 本亦作淒○唐石經宋本皆作淒淒
終南
有條 本亦作樤○足利本作樤
淳 本亦作厚○注疏本作厚足利本作淳
有紀 本亦作杞○正義曰集注本作杞定本作紀
黃鳥
殲我 又息廉反○注疏本作徐又息廉反
可贖 食燭反又音樹○此條舊脫據注疏本補
晨風
鴥 說文作鴆○今本說文亦作鴥
樹檖 或作遂○案說文引詩作稼遂疑當作稼
無衣
同澤 說文作稃云袴也○今箋中澤字亦从衣非是說文袴作袴
渭陽
麗姬 本又作驪○足利本作孋
屋 如字具也○此條有脫文疑當作毛如字宅也鄭音握具也
權輿
四簋 皆容一斗二升○斗舊譌升今改正

毛詩音義中攷證

陳宛丘第十二

宛丘 毛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illegible]云中央隆高○正義從毛傳李巡孫炎說爾雅皆云中央下劉熙釋名亦何郭說非 東門之枌 婆 說文作媻○說文女部婆下引詩市也媻娑 穀旦 鄭音旦明也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經本作旦字故箋云旦明也王肅妄改爲且徐雖不從苟且之義但已爲王所惑其經說作且矣 于差 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案古差嗟同聲故毛詩作于差韓詩作于嗟然毛詩可嗟字皆作嗟而不作差如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之類可證此既作差自當從鄭訓爲擇王肅往往從三家以改毛氏此條尤爲證明

衡門 以樂 樂本又作𤻲沈云遂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𤻲字當從疒下樂案說文云𤻲治也𤻲或療字也○𤻲字當從疒下樂之𤻲舊訛療今改正自案說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𤻲飢臧生云鄭作𤻲飢不云樂當爲𤻲是經本作𤻲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經文作𤻲飢

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本皆作可以𤻲飢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以樂飢爲樂道忘飢說甚支離必非毛語

墓門 陳它 本亦作佗○注疏本作佗 殺君 本又作弑○注疏本作弑 以 斯 爾雅云斯侈離也○爾雅侈作誃音多 不睹 又作覩○注疏本作覩 有鴞 于驕反○于舊作戶今從注疏本與泮水同 柟也 如鹽反○柟注疏本作柟是如舊譌冉浦據終南音義改

防有鵲巢 邛有 ○邛舊譌卬今從宋本正 侜 有廱蔽也○廱舊作壅今從宋本 令 字書作瓴 適 字書作甋○注疏本作瓴甋

月出 皦兮 本又作皎○注疏本作皎文選注十三引作皦五經文字云皦皎今詩風通用之 佼人 字又作姣 僚兮 字又作嫽○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姣人嫽兮 劉兮 本又作懰○注疏本作懰羣經音辨作劉 慘兮 ○五經文字懆干到反見詩風則此當作懆陸音非

株林 乘驕 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案沈重之說是也注疏本兩篇皆作駒釋文于小雅亦云駒本亦作驕

澤陂 夫 本亦作芙 渠 本亦作蕖○注疏本作芙蕖 輾轉 本又作展○作展是高誘注淮南子說山訓引作展

檜羔裘第十三

滎波之南○滎舊譌熒今從宋本正又下子男舊作子南古通用今宜別

羔裘 見君 賢遍反○賢舊譌實今改正 隰有萇楚 猗 本亦作猗○足利本作猗 匪風 溉之 本又作概○說文手部摡滌也引詩摡之釜鬵特牲饋食禮釋文亦从手

曹蜉蝣第十四

蜉蝣 國小而迫 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注疏本有昭公二字 候人 何戈 何可反又音河揭也○注疏本音何作音荷非何可反即是音荷不必復言也○足利本經作荷字揭舊誤獨今改正 赤芾 沈又市味反○沈重蓍讀如蔽芾甘棠之芾然非是 鳲鳩 本亦作尸○漢書鮑宣傳作尸鳩荀子勸學篇引詩尸鳩在桑 伊騏 或亦作璂○案說文璂或从其此當爲或亦作璂

柜榛 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案字林榛桼不同音亦殊異陸氏混而爲一段氏嘗正其誤 洌 ○毛傳冽寒貌當從注疏本从仌此及石經皆从水誤 浸 本又作浸○注疏本作浸

豳七月第十五

於漢屬右扶風郇邑○郇漢志鄭譜俱作栒

七月 觱發 說文作滭○滭舊譌畢今改正發說文作泼 饁 字林于劫反○于舊譌手今從注疏本正 迨及 ○注疏本作殆及 鵙 圭覓反○鵙當作鵙覓舊作覓俗 隊 ○注疏本作墜 莎雞 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疑當從注疏本作舊多作沙今作莎 訊 本又作迅○足利本作迅 篳戶 ○宋本從艸注疏本亦同 曰爲 漢書作聿爲○見食貨志引古聿字多作曰此云一讀而實反非 重穋 本又作稑○周禮內宰注引作種稑本初學記三白帖八十一並同 兕 本或作光○足利本作光即光之譌 觥 本亦作觵○月令注作觵說文正字作觵俗字作觥 無疆 竟也或音注爲境非○足利本作境

鴟鴞 以遺 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曰定本貽作遺字

據此知古本毛詩皆作貽 **孫子** 本又作孺○注疏本作孺 **畜** 本亦作蓄○注疏本作蓄 **租** 子胡

反本又作祖爲也○舊注中亦作租段云正義曰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祖爲也釋文與正義正合作

祖詁今改正 **卒屠** 本又作瘏○注疏本作瘏古本毛詩皆以屠爲瘏 **撠挶** ○俗注疏本從

木古本宋本並從手 **翛翛** ○正義曰定本消消作翛翛唐石經呂氏讀詩紀皆作翛翛 **東**

山 **勿士行** 毛音衡鄭音衡王戶剛反○臧氏云經本作衡枚箋云初無衡枚之事王肅改衡爲行定

本爲所惑因增鄭箋作初無行陳衡枚之事以行陳釋經之行以衡枚釋經之枚陸氏音鄭箋無行爲戶剛反則經

中行字音亦肅同乃以戶剛反爲王音鄭則音衡是其學識不書無據何於箋中又憒憒也顧生明云以行枚爲行

陳衡枚猶以樂飢爲樂道忘飢語意不可通文弨案經行字似不須改毛音衡横之於戶中也鄭音衡亦就行讀爲

衡王亦不改字而改其音義耳 **蠨** 音蕭說文作蟰音夙○段云蠨正蟰俗一切經音義引作蠨蛸在戶云上

音蕭下蕭蕭此古字古音也文弨案說文蕭蕭蠨等字皆云蕭聲今皆讀若消是蠨亦本可讀蕭也 **疃** 本又

作畽○說文田部廣韻皆引作町疃 **括樓** ○二字注疏本並从木足利本並从手 **作騶** 又作

緅○注疏本作緅 **鸛** 本又作雚○說文雚部引作雚 **螘** 又作蟻○足利本作蟻 **栗薪**

韓詩作蔘衆薪也○舊蔘作蔘衆作衆今從注疏本王氏詩攷所栽正同 **樂之** 音洛○舊謌音樂今從注

疏本正 **破斧** **訛** 又作吪○注疏本作吪足利古本及爾雅釋言注皆作訛案說文有吪無

訛 **伐柯** **取妻** 本亦作娶○足利本作娶 **九罭** **袞衣** 六冕之第

二章也○舊章謌者今改正 **卷龍** 卷冕衣○衣舊謌反今改正 **所賁** 本或作齎同○注疏

本作齎是 **狼跋** **載疐** 本又作疌○終風願言則疐釋文作疌

鹿鳴之什第十六

鹿鳴 **蓱** 音瓶○瓶舊謌瓢今改正 **蒿菣** 字又作墼○注疏本字又作字林

四牡 **倭遲** 韓詩作倭夷○臧氏曰文選注引韓詩皆作威夷薛君注威夷險也葢威畏也夷傷也故

云險 **愨謹** ○宋本作殼 **皇皇者華** **咨** 本亦作諮○淮南脩務訓引周爰諮

謀卽下章咨謀之異文也 **諏** **常棣** **不** 鄭改作柎○宋本拊从手注疏本同 **脊** 又作

鶺 **令** 本亦作鴒○左氏昭七年傳引作鶺鴒 **切切然** 定本作切切偲偲然○宋本正義作切切節

節然 **且湛** 荅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荅舊作答今從注疏本禮記中庸韓詩外傳八皆引詩作

耽 **妻帑** 今讀音孥也○孥字舊誤分爲奴子兩字今改正 **伐木** **許許** 柹貌

○旹柿作柹下文同今從宋本 **遠之** 于万反○万舊作萬宋本多作万六朝人以此代萬字 **坎**

坎 說文作竷○竷舊謌發今改正 **蹲蹲** 本或作墫○說文玉篇皆引詩作墫 **天保**

戩 ○注疏本从晉从戈此俗爲 **汲汲** 己及反○宋本七及反 **禴** 本又作礿○足利本作礿

禮記王制注引詩作礿 **嘗** ○宋本作常皆俗爲下當從旨爲正 **之恆** 本亦作絙沈古桓反○正

義作絙云集注定本絙作恆白帖一引作搬沈音謌 **采薇** **昆夷** 本又作混○皇矣釋文混

夷皆昆正義亦作混又引此序西有混夷之患爲證今此正義亦作昆孟子文王事混夷趙岐注引詩混夷駾矣宋

石經宋板皆然今本孟子作昆 **玁** 本或作獫 **狁** 本亦作允○漢書句奴傳引詩獫允之故 **莫止**

本或作暮○注疏本作莫正義作暮云集本定本暮作莫 **脕** 或作早晚字非也○足利本正作晚正義作脕

云定本作晚脕之時 **象弭** 以象骨爲之○舊脫骨字今補 **解紒** 本又作紛芳云反○紛必紒字

形近之謌陸亦隨字爲音誤甚 **曰戒** 音越又人栗反○一切經音義六引詩毖不日誠 **出**

車 **憂其馬之不正** 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正義曰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

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于襄** 本或作擾○舊唐書陸贊傳引作擾 **而御** 或作鄉○注疏本作

鄉 **杕杜** **睆** 字從白或作日邊○據陸語正文當作睆 **幝幝** 韓詩作緌○案說文

緌偏緩 **魚麗** **于罶** ○宋本作罶 **鱨** 楊也○楊宋注疏本同足利古本作鯣今

注疏本作揚 **鯊** 字亦作魦宋本作魦○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 一本作草木不

折不芟定本芟作操○正義曰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案陸氏

從定本孔氏從俗本定本芟作採則以不操斧斤入山林爲句注疏本從定本則不入山林之不字當衍今有不字

誤 **君子有酒旨** 句絕 **且多** 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案陸氏離經與鄭箋允

協今人多讀旨且多爲句誠非 **鮎** 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鯰爲鯇鱨爲鯉○案爾雅釋魚鱧鯇舍人曰鱧一

名鯇孫炎曰鯉鯇一魚陸所指先儒即謂注爾雅者舍人孫炎等也正義曰徧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或作鱧鯉定本鱧鮦鮦與鱺音同可證毛傳本作鱧鯇故漢人注爾雅多從毛讀自郭璞始易漢儒家法後人遂改毛傳依郭璞作鮦可謂無理之至陸孔皆誤從定本此雖云毛以鱧為鯇而上文仍大書鮦字音直冢反何其識之不能定也

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南有嘉魚 摷罩 沈旋力到反○此旋字後人妄增當刪之沈旋是爾雅音沈重是毛詩音人往往致誤

南山有臺 保艾 沈音刈○刈舊譌別今從注疏本正

蓼蕭 豈 本亦作愷 弟 本亦作悌○足利本作愷悌 樂也 ○今本毛傳無也字足利本有

湛露 厭厭 韓詩作愔愔○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良人知古厭愔聲相近也

陔 節 字亦作祴○周禮鍾師祴夏音陔

彤弓 所懷 說文作鐀○鐀舊作饋今從宋本正

六月 共武 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段云毛詩恭敬字皆作恭惟韓奕虔共爾位箋云

古之恭字或作共與毛傳異然云或作則知偶一有之非其常也據此知王肅音共為恭非也徐仙民為王所惑

織文 ○臧氏云經必本作識文識即古旗幟字毛鄭更無異說周禮司常疏兩引詩識文鳥章自唐石經誤從糸旁今本俱作織

白茷 本又作旆○注疏本作旆正義本作茷云茷與旆古今字今疏多誤作旆

央央 音英○出其東門正義引作英英此疏今亦作央央

徽織 ○徽當從注疏本作徽與說文同

鉤股 音古今經注作犖無股字○案今經注八字此後人校釋文之言非陸氏語正義曰定本鉤犖作鉤般般與股形相近爾雅鉤般李巡本作鉤股

采芑 莅止 本又作莅○注疏本作莅足利本作莅

瑲瑲 本亦作鎗○五經文字云詩或作鎗

有創 本或作瑲○注疏本作瑲足利本作創

車攻 齊豪 依字作毫也○正義與足利本正作毫疑非舊

甫草 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今注疏本竟改箋甫田為圃田非

大艾 ○注疏本作大芟

鼛 本又作鼛○注疏古本宋本皆作鼛

之左者之左 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注疏本皆無上之字足利古本竝有

雖數 ○注疏本作維數

搏獸 音博舊音付○段云經文本作薄狩僕文為鄭箋作

音

夬 本又作決或作抉○集韻同釋文作夬注疏本作決周禮繕人注引詩作抉

舉柴 說文作柴士責反○說文手部柴積也引詩助我舉柴

右觡 一本作觡○觡本作觡從公羊傳臧生云觡乃觡字形近之訛五經文字觡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觡見詩春秋傳指公羊桓四年傳詩即此傳然則觡觡二字同今公羊傳作觡毛詩傳作觡玉篇廣韻俱無皆觡之譌也廣韻三十小觡肩骨義本此

謹 又作詮○注疏本作又音暄

吉日 禱 說文作禂○說文禂禱牲祭馬也引詩既禡既禂

鹿牝 又扶死反○皆作扶允反非

麌牡 下音茂○正義本作麌牝宋本皆作牝

其祁 鄭改作麌○正義曰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麌孔有與鄭同據此知三家詩本有作麌者故鄭氏從之非輕改字也二字古音亦相近

大兕 本又作兕○宋本作兕

鴻鴈之什第十八 ○通志堂本闕此題今補

鴻鴈 ○毛注疏本作雁案說文雁知時鳥鴈鵝也則此當作雁注疏監本皆從釋文作鴈矣

矜寡 本又作鰥○案經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字鰥字有別此當作鰥為是

庭燎 將將 本或

作鏘○古本作鏘文選注二十引詩鑾聲鏘鏘

且也 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經本當作今本此四字是後人校語注疏本作旦也或據注疏本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且毛傳本訓央為且釋文於未央下歷引毛鄭許王等說可見作且為是正義引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為旦也而正義注疏本皆誤從之

晰晰 本又作晢○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庭燎晢晢

鄉晨 字又作鬻○足利本作鬻

鶴鳴 它山 古他字○注疏本作他山古本宋本皆作他唐石經同

為錯 千故反○千舊譌乎今從宋本

祈父 𠷎 此古疇字本又作壽○蓋鄭本古文尚書𠷎字若此今注疏本及尚書竟作疇後人改也

白駒 於焉 於虔反又如字○案箋云賢人今於何遊息乎則焉當於虔反今人多讀為如字非也

賁然 徐音奔○案鶉之奔奔左氏襄二十年傳禮記表記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皆引作鶉之賁賁是賁奔聲同之驗徐音是也

逝思 字又作逝○注疏本作逝足利古本作逝

我行其野 牛蘛 本又作蘛○注疏本作蘛

斯干 落之 或作樂非○正義作樂之云定本集注皆作落今疏多誤幾不可讀

詢病 ○注疏本作詬

姜嫄 本或作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知古祇作原也

堅致 本亦作緻○足利本作緻

斯革 韓詩作鞠○鞠舊譌勒今從宋本與詩考同段云廣雅釋器鞠猶翼也此用韓詩革鞠異字而同音毛以段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

冥幼 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曰冥幼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熒熒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據此知古本爾雅作冥窈也毛傳本之故鄭箋申之云冥夜也蓋至夜則闇窈也王肅妄改爲幼也郭璞爾雅誤從之崔靈恩音杳是集注本毛傳尚作窈也說文本作冥窈也今誚爲幽也

下莞 徐又九遠反○注疏本作九完反是遂似宋人避桓嫌名改

以樂 本亦作落○正義作樂云定本作落毛注疏本作樂宋本作落

裼 韓詩作裼○說文引作裼裼郎裼之省

褓也 齊人名小兒被爲褓○小舊譌少今從宋本注疏本同

母詒 本又作貽○足利本作貽

無羊

濈濈 本又作觭○宋本觭作渭

呵 音滿洩○今爾雅注疏本脫此三字朱本及明刻單郭注本皆有此三字

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節南山

家父 注及下同○舊作下及注同今從宋本注疏本亦如此

巖巖 本或作嚴○臧氏云正義本作嚴羣經音辨卩部引亦作嚴

如悏 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蓺也○段云說文炎小蓺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炎今各本皆誤蓺舊作熱據說文改

斷也 ○注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

山眣 ○今本箋作倚之眣谷使之齊均也無山字

重也 ○注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下句同

是毗 王作埤○隋書律歷志引詩天子是裨蓋王本

卑民 本又作俾○注疏本作俾荀子宥坐篇引作卑

怨之 本亦作訴○足利本作訴

式己 毛音以鄭音紀○案箋云用能紀理其事也當作用己理其事也能字衍文足利本作己理正義爲鄭釋經云用己身親理政事釋箋云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當爲己身之己可證今注疏本箋作紀者誤從釋文之音妄改也

瑣瑣 本或作璅○足利本作璅璅

反復 本又作覆○足利本作覆

縮小

日見 ○此二條舊誤倒今移正

相酬 又作醻○注疏本作醻足利本作酬

正月

作緊 ○注疏本作爲緊

訕之 ○訕乃訕之譌注疏本石經俱作訕是也陸氏自作訕注云本又作訕今若改從正體則不必云本又作訕矣

不局 本又作跼○足利本作跼後漢書仲長統傳注蔡邕傳注李固傳注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皆引詩作跼

不蹐 說文小步也○此見說文足部引詩與今同又走部趚側行也引詩作不趚

有苑 ○宋本苑作苑二字本通白帖入十引詩有苑其特

戚之 本或作滅○左傳昭元年漢書外戚傳呂覽疑似篇注列女傳七皆引作誠

婁顧 又作屢○注疏本作屢古本毛詩屢字多作婁如屢豐年亦本作婁

嘉肴 本又作殽○注疏本作殽

仳仳 說文作佌音徙○說文佌小兒引詩佌佌彼有屋

方穀 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注疏本作方有穀似正義已衍有字

十月之交

夏八 ○注疏本作夏之八月此無之字上句周之十月足利古本亦無之字

崒 本亦作卒○漢書劉向傳作卒博物志同

歷 ○注疏本作𣀮

方處 一本作爔○小徐本說文引詩作爔

抑此 徐音噫韓詩云意也○古抑意通魯論語抑與之與作意與之與

趣農 本又作趨○注疏本作趨

不牀 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許以鄭爲改字○惠云王肅改字反謂康成臧氏云上文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此曰子不牀箋云牀殘也臧字牀字最有區別如鄭改字宜於箋中云被當爲牀必不遽易本經也蓋三家詩本有作臧者故肅據之以改毛氏而與鄭爲異陸氏謂孫毓朋於王故反誣鄭也

下共 本亦作供○注疏本作供

強之 ○強注疏本作彊

囂囂 韓詩作謷謷○謷注疏本作嗸

噂 說文作僔云聚也○說文口部引詩仍與今同

嗒 本又作杳○注疏本作杳足利本作嗒

天隋 ○注疏本作天墮

我里 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案爾雅釋詁瘇病也疏云瘇里音義同毛以里爲瘇之假借鄭則如字讀樊光引詩與鄭同王篇引詩悠悠我瘇此陸所謂後人改也如毛本作瘇字鄭安得竟訓爲居

雨無正

昊天疾威 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今臧氏戴氏從正義段從釋文

不退 徐音退本又作退○注疏本作退非也今官本改從釋文理雖是然非疏之舊

用訊 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又音碎○案音信下當有本又作誶四字此與墓門俱當作誶唐以來本皆作訊非

遻 本亦作遻○注疏本作逆古當作遻

急笮 本又作迮○注疏本作迮

小旻

回遹 韓詩作歃○文選注引作沃又作穴

胡底 ○注疏本作胡底是說文底山居一曰下故作致至用底乃砥厲正字唐人往往誤用此段氏說

或否 方九

反徐音鄙○案否字古音讀若鄙如古文尚書否德忝帝位今文尚書鄙德忝帝位古論語予所否者魯論語予所
鄙者可證　靡膴　毛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法也○正義用鄭說　徒搏　○注疏本作徒博足
利本作博　恐隊　本又作墜○注疏本作墜　小宛　○宋本作小苑國語晉語四引詩宛彼鳴
鳩宋庠補音曰宛詩作苑與釋文正合　溫藉　○正義曰藴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經中作溫省蓋古字
通用據此知正義作藴藉今注疏本同陸作溫藉　羸　蠮於結反○結舊譌縣今從宋本正　令　本亦
作鴒○足利本作鴒潛夫論讚學引詩作鵲鴒　宜岸　韓詩作犴○周禮射人注引詩宜豻宜獄說文鹽鐵
論皆引作宜豻　恐隕　于敏反○于舊譌丁今從注疏本正　小弁　鞫爲　○唐石經
注疏本宋板皆作鞫此从匊蓋後人所改　如擣　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說文疛小腹痛从疒肘省聲惠
云疛見呂氏春秋疛與草協猶酒與老協　疢如　又作疹同○文選注二十四引詩疢如疾首疢即疹字之
譌變　伎伎　本亦作跂○白帖九十七引作跂　壞木　說文㾐瘣○樊光注爾雅引詩譬彼瘣木
或墐　說文作殣○九經字樣引詩亦作殣蓋本說文　先毆　又作驅同○注疏本作驅　默

存　本亦作嘿○足利本作嘿　巧言　此憮　○憮舊從心旁譌今改正下同　憮傲
本又作放○注疏本作敖足利本作傲　大憮　本或作泰○唐石經足利本皆作泰新序節士篇引作太
旣涵　韓詩作減○惠云涵與減古字通　止共　本又作恭○案韓詩外傳四引詩匪其止恭則
作恭者韓詩也鄭箋云不共其職事是毛詩本作共　不共　本亦作供○據此則上止共亦當作本亦作供
莫之　一本作讀○漢書敘傳注引詩作讀　遇犬　如字世讀作愚非也○案正義則王肅如字讀
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則讀作愚蔡是鄭義不得以爲非　之麋　本又作湄○麋古文假借字爾
雅釋水注引詩作湄此三家詩故用今文　儳能　○注疏本作素足利本作儳　何人斯
晵女　本又作覩○注疏本作覩　不媿　或作愧○注疏本作愧足利本作媿　說也　○注
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　已極　古以字本作以○注疏本作以足利本作已　巷伯
巷伯奄官　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注疏本以此四字爲序文陸作鄭注　縮屋　又作摍同○足
利本作摍正義作摍案說文手部摍蹴引也則當從正義　踵　○正義曰定本踵作蹟　緝緝　說文

作咠云咠語也○咠舊譌作爲今從宋本正　翩翩　手又作扁○白帖九十三引作扁扁　作爲此
詩　一本云作爲作詩○正義曰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今案作爲
作詩似非辭足利本箋作起也爲作也蓋一本必是作而爲詩上作訓起下爲訓家父作誦吉甫作頌之作於義爲
長

谷風之什第二十

大東　共之　本又作恭○當作本又作供　睠言　本又作眷○後漢書劉陶傳杼子杼生篇
皆引作㭉　柚　本又作軸○段云機柚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檞柚字丙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
無寢　字又作浸○注疏本作浸　穫薪　鄭落木名也字則空作木秀○爾雅釋文隊引詩作木秀　契契
苦計反○苦舊譌芳今從注疏本正　憚人　字亦作癉○爾雅釋詁注引作癉　濕腐　○毛注疏
本烝作壅是　畜之　○注疏本作畜　舟楫　字又作檝○注疏本作檝　鞙鞙　字或作琄
○爾雅釋訓作瑲　闓置　字亦作閶○古閶字多作閶　跂彼　說文作岐○岐舊譌岐今改正

有斗　沈音主○案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孟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注斗所以沃尸也釋文
依注音主　蚪　本又作蚪○蚪蚪亦作蚪譌案說文作蚪从斗蚪聲夾日衰也从卌从大大人也此書從大之
字每多一詳非作爾百更譌　四月　鶉　字或作鷻○段云說文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
匪鷙今詩鴞爲鷙之譌鳶爲鶚之譌案釋文知麃時本鶚字尚未譌　北山　叫　本又作嘂○嘂
舊譌嚻　慘慘　字亦作懆○作懆字是七疏反非也　偃卬　本又作仰○注疏本作仰
無將大車　疵兮　都醴反○疵當本作疵與觀療音同或從氏與從民晉亦可相通陸音都禮反
誤　雍兮　字亦作壅○足利本作壅今俗本作離　小明　方除　若依爾雅則宜
餘舒二音○正義曰今爾雅除作余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　鼓鍾　之
樂　○舊無之字今補　赫　本又作昧○注疏本作昧　楚茨　于祊　說文作鬃○說
文重文作祊云鬃或从方　庶胗　字又作侈○正義曰庶侈也釋言文衆今本作侈　受報　古雅
反○舊古假反譌今改正　神耆　○注疏本作神嗜　旣筐　本亦作匡○足利本作筐注疏本作

匡案鄭箋本作筐筥字王肅改爲匡正字 擣 又音芮〇擣注疏本作擣芮舊譌芮 祭禮畢 禮或作祀〇注疏本作祭禮

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甫田 倬彼 韓詩作菿音同云菿卓也〇案玉篇於艸部引韓詩作菿此从竹誤也〇段云爾雅菿大也說文菿艸大也从艸到聲今本兩書皆有誤 芸 本又作耘〇注疏本作耘足利本作芸漢書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芓 肆 字亦作肄同〇注疏本作肆 以御 牙嫁反〇召南五嫁反後思齊亦作牙嫁疑牙或孚之誤 饋也 巨隗反〇隗舊作愧今從注疏本 年收 〇箋本作言豐年收入踰前今注疏本誤倒作年豐

大田 不稂 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〇莠今本說文作秀譌爾雅釋文亦作莠 螣 說文作蟘〇今本說文譌作蟦 興雨 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〇案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引作興雨顏之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以興雨爲是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屏號起雨起即興也詩之興正承有滃而言耳 祁祁 〇注疏本作祈祈

瞻彼洛

矣 琫 佩刀鞘上飾〇宋本鞘作削 璗 字又作瑒〇足利本作瑒 能斷 〇注疏本作能制斷

桑扈 樂胥 鄭徐思敘反有才知之稱〇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諝說文諝知也 其觩 本或作觓〇說文觓角兒引詩兕觵其觓

鴛鴦 摧 采臥反〇案傳云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故陸即作莝音 芻也 〇也朱本譌之 與於 音豫〇今注無與於字箋云有事乃予之穀足利本予作與然亦不當音豫

頍弁 燕樂 又作宴〇注疏本作宴足利本作燕 何期 本亦作其音基辭也王如字〇據此知古本毛詩作其鄭箋訓爲辭王肅改爲期作期時解此章正義脫去遂無可取證 霰 字亦作䨘〇䨘舊譌霓今從注疏本爾雅釋文注引詩作䨘

車舝 〇舊上譌士字頭今改正 美好之少女 本亦作季女〇箋訓季爲少仍作季非 行如是 一本無行字〇注疏本無足利本有 仰止 本或作仰之〇表記釋文亦云或作仰之史記三王世家曰高山仰之說文引作高山仰止 慰怨也 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意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〇定本傳作慰安也正義從之怨也是王肅義非申毛

青蠅 營營 說文作謍云小聲也〇此見言部又爻部黽部所引皆同今詩 愷悌 〇注疏本作豈弟足利本作愷悌

賓之初筵 殽核 〇注疏本肴作殽 其非祭與 本作乎又作也並非〇正義引箋云其非祭乎乎與義同不得云非 有勺 本亦作的同〇注疏本作的 手仇 毛音求匹也〇傳云自取其匹 人無次也 一本人作又〇注疏本作又 屢 本作婁〇古本屢當皆作婁 媟嫚 下音慢〇嫚慢皆依宋本然並俗字說文有慢無嫚注疏本作嫚亦俗字 僛僛 舞不能自正也注本正或作止〇注疏本作正足利本同或作止非 之俄 廣雅云衺也〇衺舊譌衰

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魚藻 豈樂 本亦作愷〇足利本作愷初學記卅六引詩同

采菽 本亦作叔〇左氏昭十七年傳國語晉語皆作叔 諸侯將朝于王 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〇案正義同一讀 鎮 本作塡〇漢書鎮撫字多作塡塡爲古字 平平 韓詩作便

便〇左傳襄十一年傳引詩便蕃左右 纚 韓詩云筰也〇釋文所引韓詩辥君章句爲多文選注五十八引韓詩纚繫也此韓嬰傳

角弓 騂騂 說文作弲〇今說文觲下引詩觲觲角弓據釋文知唐時說文弲下引詩弲弲角弓 幼穉 音稚〇注疏本作幼稚案正字當作穉 猨屬 字或作猿〇足利本作猿案說文無猨字當作蝯作猨更俗 與屬 音蜀讀者亦音樹〇徐邈多音屬爲樹 曰消 韓詩作聿劉向同〇荀子非相篇引詩晏然聿消亦作聿字

苑柳 徐於阮反〇白帖一百引詩有苑者柳徐音當本作苑 俾予 本作畀〇古俾使之俾多作畀 予極 鄭音棘誅也〇古誅殛之殛多作極書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殛本或作極 四裔 〇裔宋本作褻字譌

都人士 密致 本亦作緻〇注疏本作緻 無隆 俗本作降〇正義曰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我不見 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〇注疏本四章同作不字 菀結 〇注疏本作苑足利本作菀 垂帶 本亦作帶〇注疏本作帶 末揵 其言反又音虔〇其舊作莫今從宋本注疏本亦同又虔舊譌虞今改正

采綠 釣繁 亦作繳同〇注疏本作繳

黍

苗 營謝 一本作營謝邑○注疏本有邑字 轉飾 本又作運○足利本作運 隰桑 臧之 ○注疏本作藏足利本作臧唐石經元刻藏後改臧 白華 歔欷 本亦作嘯○注疏本作嘯足利本作歎 妖大 本又作妓○足利本六經正誤皆作妓 之爕 ○宋本作孌俗 慄慄 亦作慘慘○足利本作慘慘此當作慄作慘非 不別 ○注疏本作不可別

瓠葉 饔 熟曰饔○此三饔字宋本作雍 之蒞 ○注疏本作蒞俗 俗之 一本作俗人○今注疏本作俗之正義及足利本作俗人 漸漸之石 亦作嶄嶄○足利本作嶄嶄 戎翟 本或作狄○注疏本作狄足利本作翟 役久病於外 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足利本有人字又於外俗本譌作在外古宋本皆作於 勞矣 如字孫疏云鄭音遼○案正義亦謂古字多假借遼勞聲相近故遂用之然王肅云維其勞苦孫疏云維其勞病則作勞乃王肅義鄭作遼不作勞也

能水 本又作耐○古耐能多通用 其緇 爾雅系所寢曰緇方言作楷○足利本作其楷案古本爾雅作緇見爾雅音義俗人多改從木 波漣 音連一本作淵○惠云趙即淵之或字音連非也 噣也 本又作蠋○注疏本作蜀蠋之譌 它 音他○注疏本它作他 苕之華 在罶 本又作霤○足利本作霤初學記廿九白帖一所引並同 治日 ○宋本日作曰左不開口即曰字唐石經日多作曰 何草不黃 不矜 ○足利本作不鰥 亐棗 ○宋本作孽

毛詩音義下攷證

文王之什第二十三

文王 哉周 左傳作載○見宣十五年及昭十年傳國語周語亦作載 已上 本作以○足利本作以 身重 廣雅云有娠也○今廣雅釋詁四重身傳也釋言妊娠也 合妃 字亦作配○注疏本作配足利本作妃 俔 說文云譬諭也○諭舊作譬依本書改 保右 音佑○宋本作音祐 涼彼 本亦作諒○足利本作諒文選注五十三引詩同 師帥 亦作率○注疏本作率足利本作帥 坶誓 本又作牧○注疏本作牧今尚書同牧野字說文从土母聲毛本尚作坶坶即坶之誤作牧者古同聲假借字正義引書序注云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益鄭所注尚書及毛詩皆古文也故作牧野歐陽大小夏侯及韓魯詩皆今文也故作坶野箋詩所引之書則今文尚書也注書所引之詩則三家詩也 緜

本由 一本無由字○注疏本有由字正義本無 沮漆 ○臧氏段氏俱云當作漆沮與父韻案正義本作漆沮釋文誤倒而今本皆與之同 封部 ○注疏本作封於部 復 說文作寝○寝舊譌覆今從本書正 翟 ○注疏本作狄 辟惡 本亦作避○足利本作避 膴膴 美也韓詩同○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周原膴膴劉淵林曰膴膴美也此韓詩同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爲美也 爰契 本又作挈○漢書敘傳注引詩爰挈我龜 卑立 ○注疏本作俾 捋也 說文云引取土○案玉篇引說文云引聚也與爾雅正合此作引取土誤正義引說文云引取也也字不誤今說文聚亦譌作取 有侁 本又作亢韓詩作閔○周禮閑人疏引詩作亢玉篇門部文選注六皆引作閔 不殞 ○注疏本作殞孟子盡心下引詩作殞 拔矣 蒲貝反○古犮貝聲近如狠跋亦作狠跙 隊也 ○注疏本作隊

脫然 本亦作兌○注疏本作兌 本 本亦作奔○注疏本作奔 奏 如字本又作走○後漢書何顒傳注引作走 御 本又作禦○注疏本作禦 道 本亦作導○足利本作導 棫樸 楢之 字亦作梄○注疏本作梄 枹木 ○舊譌抱今從注疏本改 豫斬 一本作斦○注疏本作斦 峨峨 ○注疏本作峩峩 楫之 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橈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郭注本解銜字兩楫字本皆作楫陸氏引之大誤又說文櫂不作棹 罔呰 注○

疏毛本閉作網非古宋本同作閉

旱麓 本亦作鹿○國語周語引詩旱鹿

豈弟 本亦作愷又作凱弟亦作悌○足利本皆作愷悌禮記表記說苑政理皆引凱弟君子

瑟彼 字又作璱○說文璱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从玉瑟聲引詩作璱

黃金所以流鬯也 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案正義本與陸氏同又述定本及集注皆有飾字云有飾字於義易曉無飾字者誤此則其或也

藟 字又作蘽○足利本作蘽

思齊 本亦作齋○足利本作齋

殉禰 本又作因○注疏毛本作殉古本宋本皆作因

兄易 ○當作凿

保安無猒也 一本作保安也射猒也非○宋注疏本猒字同毛本作厭舊脫非字今據宋本補注疏本亦有益一本於經文之次不順

烈 鄭作厲○正義曰鄭讀烈依爲厲假

孝弟 本又作悌○注疏本作悌

無斁 毛音亦猒也鄭作擇○臧氏云鄭本毛詩本作擇王肅改爲斁據鄭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知之正義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孔氏此言最精確從此以考鄭王之本易如破竹矣不特此經爲肅所改卽毛傳亦肅所僞撰也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而今本正以爲毛傳

皇矣

其政 鄭作正○唐石經作正

謂殷夏 ○殷字舊譌宋諱脫今補足利本作商注疏本脫謂字

耆之 毛惡也○注疏本毛傳誤作老也

式郭 本又作廓○注疏本作廓

乃眷 本又作睠並音卷同○潛夫論班祿引作睠舊卷譌春今從宋本正

樻 節中腫似扶老○似舊譌以今從注疏本扶老木名

路瘠 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作應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

貉 本又作貊○注疏本作貊

徧服 ○舊譌復今改正

拔 字或作跋○注疏本作跋

以按 本又作遏○孟子梁惠王下引作遏

鄉周 本又作嚮○足利本作嚮

臨 如字韓詩作隆○惠云臨衝當依韓詩作隆衝隆車高所以攻城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後漢改爲臨慮此其證也隆之字曰盛故伏隆改爲伏盛孔疏以臨爲臨下之名近於鑿矣

馘 字又作馘殺而獻其耳也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案說文正作馘或作聝本一字毛傳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解字較諸家最爲完足言殺便有獻首之義故字或從首字林岁爲區別誤甚

是類 本或依說文作禷○爾雅釋天是禷是禡師祭也

仡仡 說文作圪○舊圪譌圪今改正說文圪牆高皃引詩崇墉圪圪九經字樣作圪圪

靈臺

牝也 頻忍反○忍舊作刃非

賁 字亦作鼖○案賁大也從鼓者是後人所改

植者 侍職反○侍舊作特今從宋本

以縣 ○注疏本作懸

瞍 依字作叟蘇口反無眸子也○據陸語則知正文作叟注云依字作瞍俗人妄依注疏本乙改呂氏春秋達鬱注引詩矇叟奏功知古叟字不從目旁目有眹舊作目有眸今從浦校

聘子 莫侯反○侯舊譌佳

下武

登假 本或作遐○注疏足利古本宋本皆作遐

文王有聲

遹 又音述○孫炎注爾雅云遹古述字

淢 字又作洫○五經文字云洫又作淢見詩大雅

匪亟 或作棘○注疏本作棘

其慾 本亦作欲○注疏本作欲

亦氾 字亦作汎○注疏本作汎足利本作氾

必挈 本又作契○注疏本作契古契挈字通

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生民

弓韣 弓衣○衣舊譌也今從宋本注疏本同

齊肅 本亦作齋○足利本作齋

如達 說文云小羊也○臧氏云初學記引說文羍小羊也七月生曰羍然則后稷之生未滿十月如羍羊之生也當從許義

匍 本亦作扶

匐 本亦作服○案谷風匍匐救之禮記檀弓下家語論禮皆引作扶服救之蓋古文作匍匐正字今文作扶服假借字

荏叔 或作菽○注疏本作菽

糜 爾雅作登○今爾雅正作蕢釋文云亦作蔥

恆之 本又作亙○正義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亙字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作亙

肇祀 ○唐石經同作肇今本多作肇俗字也凡經典肇皆當作肈

揄 說文作舀○今說文引詩誤作或簸或舀陸所見本句作或舂或舀故不誤當下句作

浮浮 爾雅說文並作烰○說文引詩烝之烰烰

取牴 字亦作牴○注疏本作牴五經文字牴詩又作牴字

蒩 ○注疏本作蒩

行葦

泥泥 張揖作茫茫○揖舊譌揖今從宋本

年稺 ○注疏本作稚足利本作稺

醯 醢汁也○醯舊作醢

鬲 本又作脳○足利本作脳

如堵 丁古反○丁舊譌寸今從宋本宋注疏本亦作丁

耄 字或作旄○足利本作旄古耄多作旄

既醉

惠施 ○正義同今注疏本誤倒作施惠

壺 鄭捆致也○壼篆文本作齋此似之而非注疏本作壺乃今字捆當從宋本作梱注疏足利本皆從木說文木部有梱字手部無捆

致 ○注疏本作緻

胙 本又作祚○足利本作祚

假樂

且君且王 一本且竝作宜字○注疏本作宜君宜王段云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子子孫孫正用此詩意案箋云或爲諸侯或爲天子兩或字正二且字之訓傳云宜君王天下也此總釋四句大義俗人以爲專釋末句遂誤改且字爲宜

緻 本或作致○注疏本作致

公劉

涖 徐力洎反○宋本力自反洎字疑後人所改

餱 字或作糇○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作乃裹餱糧

盾也 字又作楯○足利本作楯

何子 ○俗本注疏誤作句子

永歎 字或作嘆○唐石經注疏本皆作嘆足利本作歎

甗 本又作巘○注疏本作巘

反復之 本亦作覆○注疏本作覆

乃

依 箋云或扆字○今箋無此語

取厲 本又作礪○足利本作礪說文無礪字

取鍛 本又作碫丁亂反鍛石也說文云碫厲石○足利本作破說文作碫云厲石也引春秋傳鄭公孫碫字子石九經字樣音霞亦云見春秋

材木 一本作林木○林木舊誤材末今改正足利本作林木

迺鄉 本又作嚮文與桑柔篇注同○足利本作嚮又舊作又與卷阿篇注同誤今改正

芮 本又作汭○周禮職方氏注引詩汭坂之即

水涯 字亦作厓○注疏本作厓

曰澳 字或作隩○注疏本作隩所載釋文隩作奧

泂酌

餴 又作饙○說文引作饙

餾 饋餾飪也○飪今爾雅作稔

卷阿

票風 本亦作飄○注疏本作飄

自從 本又作縱○注疏本作縱

施 本又作弛○注疏本作弛

共己 本亦作恭○注疏本作恭

茀 鄭芳沸反○沸宋本作弗

饌几 本亦作撰○注疏本作撰

贊道 本亦作導○足利本作導

令聞 本亦作問○荀子正名篇爾雅釋詁疏皆引作問

聲論 ○注疏本作聲譽足利本作聲論

民勞

繇役 本亦作傜○足利本作傜傜舊從彳宋本從人據改

奸宄 本亦作軌○足利本作軌奸注疏本作姦是

慘不 本亦作憯○注疏本作憯足利本作慘左氏昭二十年傳家語正論解皆引作慘

揉遠 本亦作柔○注疏本作柔

伽 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正義曰尚書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

憯 說文作怋云慨也又釋憯云不憯也○舊怋作晉又釋憯云四字作釋文憯亦今校改

讀 本又作諫○注疏本作諫

爭訟 ○正義及足利本皆同今注疏本脫訟字

板

癉 本又作癉沈本作癉○注疏本作癉正義曰癉病釋詁文案今爾雅作癉病與沈重本正合

泄泄 說文作呭云多

言也○此見口部引詩作呭呭言部訓亦同引詩作詍詍

繹矣 本亦作懌○注疏本作懌足利本作繹左氏襄卅一年傳說苑善說皆作釋

同僚 字又作寮○毛注疏本作僚宋本作寮左氏文七年傳作同寮

蕘 說文云蕘草薪也○案今書無草字

屎 說文作吚○吚舊作吚案爾雅殿屎呻也釋文云說文作唸吚五經文字云說文作吚今本說文作吚從之玉篇廣韻竝同

以共 本亦作供○足利本作供

多辟 ○注疏本作辟足利本作僻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辟段云漢時詩蓋本上作僻下作辟故傳云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為邪僻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併下字釋為邪矣

廓 本又作挐○注疏本作挐足利本作廓

遊羨 本或作衍○注疏本作衍

蕩之什第二十五

蕩

多辟 本又作僻○案箋云其政教又多邪僻則經文本作僻字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

駿刑 本亦作峻○注疏本作峻

教道 本亦作導○足利本作導

滔漫 本亦作慢○注疏本作慢

湎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容宋本作容當從之文選注引韓詩亦作容或有作客者誤也

式呼 崔本作譁或一本作或號或呼○漢書敍傳作式號式譁案箋云醉則號呼相倣式是式法正相倣之意作或非是

奰 本亦作傳○注疏本作傳毛詩傳使字本皆作奰

耽湎 本或作湛○注疏本作湛

螗 青徐謂之蟆蟆○蟆舊誤螟今從宋本正注疏本同

怢於 說文云習也○案今本說文無怢字四月正義亦引說文與此同當據陸孔之書補之

仆也 ○今注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

見貌 ○注疏本作見根貌根字誤倒在見字下

抑

靡喆 本又作哲○注疏本作哲文選注二十三引詩靡喆不思與陸本同

道之 本亦作導○足利本作導

謨 沈云本亦作漠音莫○案巧言聖人莫之釋文莫之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知古謨字多借作謨莫也

耆酒 ○注疏本作嗜

灑也 色懈反○注疏本色解反宋本色蟹反

用遏 沈上言反○宋作土言當是也

反復 本亦作覆○注疏本作覆

則售 一本作雠○注疏本作則其售足利本售作雠

靡不承 一本靡作是○臧氏云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鄭義知經本不作靡字

胎肩 本又作脇○注

疏本作腸 近之也 注一本無之字○疏本無之字○ 不媿 ○注疏本作愧唐石經作媿說文媿正字愧或字 不譖 本亦作僭○注疏本作僭 猶擿 ○注疏本作擿 共人 本亦作恭○注疏本作恭 告之話言 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臧氏云據釋文則知說文詁下引詩告之詁言慎爾出話毛傳詁善言也告之詁言毛傳詁言古之善言也古字與說文故字義同則詩亦必作詁傳故與前有別釋文皆音戶快反則原時本已誤今本說文亦爲後人妄改 賢知 音智○注疏本知作智 而莫 本亦作莽○足利本作莽 諄諄 字又作訰○案爾雅釋訓作訰訰 桑柔 菀彼 ○宋本作苑 言陰 本亦作蔭○足利本作蔭 兄 本亦作況○足利本作況 有偏 本亦作翩○注疏本作翩國語周語下引詩旟旐有翩宋庠補音翩詩作偏 以盡 本亦作燼○注疏本作燼從兩火俗字也足利本作盡案方言二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藎 我圉 鄭改作禦○案古禦字亦多作圉 家 ○注疏本作豚正義曰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豚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案孔氏所言最是然亦爲王肅所惑作豚矣 穡 鄭云吝嗇也○吝舊譌名從宋本及注疏本校改

鄉也 本又作嚮○足利本作嚮 蟊 說文作蚉○古本蟊作蚉是也說文乃作蟊今正文作蟊遂妄改說文 蘖蠥 說文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妖說文本作䄏 者與 ○足利本箋作念所爲下此災害者與與釋文正合注疏本作念天所爲下此災少三字 已譖 本亦作僭○案正義是僭字釋經作僭荐解 大風 毛如字鄭音泰○案爾雅釋天注引詩泰風有疑正義引孫炎注以物豐泰釋之蓋三家詩本有作泰字者故鄭箋從之 赫 本亦作嚇○案正義作嚇一切經音義引詩皆作嚇 職涼 下同○謂下涼曰不可亦毛音良鄭音亮也正義及唐石經下皆作諒與釋文異釋文是也 觝距 或作拒○正義作拒 雲漢 愒雨 本又作渴○注疏本作渴 重也 ○注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 大甚 音太○注疏本作音泰 蘊隆 本又作熅○正義曰溫字定本作蘊溫似字誤 蟲蟲 爾雅作爞韓詩作烔音徒東反○燼皆譌從盡烔譌烔東譌冬今皆改正 兢兢 本又作矜○足利本經注皆作矜矜 炎炎 本或作惔○足利本作惔惔 所莅 本亦作底○注疏本作底 蔭 本亦作廕○注疏本作陰足利本作蔭 如惔 說文云炎燎也○今說文惔憂也不云炎燎案節音義云說文作炎

小爇也此亦當爾 如焚 本又作燓○燓舊譌焚案說文燓燒田也據改正 如熏 本又作燻○注疏本作熏足利古本宋本皆作燻燻字俗 我逝 本亦作遂○案周易逝鄭本作遂 明祀 本或作明神○注疏本作明神案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注引詩敬恭明祀又見隸釋二西岳華山亭碑 施其 本又作弛同○注疏本作弛足利本作施 瞻印 本亦作仰○足利本作仰 何里 如字憂也本又作悝爾雅作痗並同王云痗病也○案爾雅悝憂也痗病也王因箋言憂故改爲病 崧高 維嶽 字亦作𡶳○𡶳俗體正義本作岳初學記五白帖五皆引作岳說文岳爲古文嶽禮記孔子閒居公羊莊四年何休注皆引作嶽此本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爲古文必本作岳 巡守 本亦作狩○足利本作狩 亹亹 勉也○宋本作勉勉也 爾庸 本亦作墉○案作庸則毛鄭訓皆可通墉字非 有俶 本又作俶○俶舊譌併 往近 毛已也鄭辭也○案箋申毛非改毛也 以時 本又作峙○注疏本作峙 贈送也 崔集注本作贈增也○今正義本同崔說文亦云贈增也送字亦王所改 烝民 禮知 音智○注疏本作智 不解 本或作懈下文匪解同○白帖四十一足利本

皆作匪懈 堅強 ○注疏本作彊 我義 ○今注疏本作我儀此誤從唐石經也足利本作義案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據此知正義亦本作義也 將將 本亦作鏘○注疏本作鏘 韓奕 黑水西河 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正義本有書曰 琳 字又作玲○臧氏云據說文則鄭云美石字當作玲孔云美玉字當作琳釋文渾無區別 鞃 又作茀王同○舊脫作字王作三今從毛居正改補臧生云三同謂鞁鞃茀三字音義皆與鞁同不改亦通 烏蠋 爾雅作蠋○段云毛傳厄烏蠋也烏蠋即小爾雅釋名所言烏啄也古啄蠋通陸孔皆牽合爾雅殊左 中鞥 ○注疏本作膺 有且 子餘七救二反○官考證疑七救山非鼎疑七敘 梨 又作黎○注疏本作黎 將將 本亦作鏘○足利本作鏘 曲顧 一本作回顧○案曲顧之文見列女傳白虎通及淮南注回顧是俗人妄改 嘆嘆 本又作慶同○說文有嘆無慶 有貓 本又作猶○足利古本作猶說文無猶猶亦新附有之 其貊 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今說文作北方豸種 獫 本亦作獵○正義作獵又云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 允 本亦作狁○注疏本作狁 貔皮 本亦作豼○足利本作豼 江

漢

命將帥或作率○注疏本作率足利本作帥　循流本亦作順流○正義本作順流今注疏本作循流

共競○注疏本作境　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正義本作王法足利本作王命

非可以兵操切之也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注疏本作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依陸說兵字爲衍文正義作非可以兵急躁之定本作非可急躁切之

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爲劒之文妥加也○案正義曰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卽是附庸定本集注傳皆有附庸字又箋云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然則經文由傳箋而誤衍也

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臧氏云弛是假借字傳作施是正字弛亦當讀爲施定本傳依爾雅作弛字正義非之

常武

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注疏本作舒徐也正義曰定本云舒序非也定本往往同釋文觀箋

如

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臧氏云當作而所致可見正義反石經皆誤作如益鼓於王謂

瞻卬

蝥賊本又作蟊○注疏本作蟊

喆本亦作哲○注疏本作哲

哲知音智○足利本作智案武當作喆知

譖始本又作僭○段云鄭箋譖不信也則當作僭案正義讒譖者皆不信

之言是亦作譖

孔

召旻

邊竟本亦作境○注疏本作境

窳說文云嬾也○正義曰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竪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宀音眠案今本說文宀部脈窳字諸書誤以穴部之竄當之幸陸孔所見本皆有此字當郎據以補正俗本正義亦誤從穴矣

墜○足利本作墜

職兄音況○正義本足利本皆作職況

作自濱鄭氏振之然濱字古但作瀕說文顯水厓頻中閉三郎水也

自頻鄭作濱○列女傳入引詩

隊也文作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清廟本又作庿○足利本作庿

維邑本亦作洛○注疏本作洛足利本作維

維天

之命韓詩云維念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作惟今文作維愚案詩古今文正與尚書相反毛詩爲古文多作維三家詩爲今文多作惟韓詩必本作惟此順毛而改作維耳

成王能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正義本作能厚行之也與崔本同○唐石經注疏本皆作禎正義本作祺云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維清、之祺本又作禎音貞

訓道音導○足利本作導

天作

諸驁直留反又音佾○案佾郎直留反字必誤浦案周官司服又音胄

夷易羊孜反下除易日皆同○除舊讀徐從山井鼎校改

訂說文云評議也○今說文作平議也

昊

天有成命

其命本亦作基○注疏本作基禮記孔子閒居引詩作其

我將

右之本亦作佑○正義本作佑

時邁

守本或作狩○足利本作狩

偏于○鄭箋引書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曰徧于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於二月巡守之下雖有崇望秩於山川而巳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之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衍耳案續漢祭祀志云崇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徧班古今字異與此箋正合集注釋文皆有是隋唐以前六朝舊本竝同非後人所增也

懷柔本亦作濤○正義曰定本作柔集注作濤段云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登歌詞曰昭事先聖懷濤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懷濤百神也當從集注本作濤案正義曰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考某氏注爾雅引詩多本三家是毛詩作懷濤三家詩作懷柔也

猶本亦作獄○猶乃岳之謌說見前正義本傳箋皆作岳

執競

磬筦本亦作管○漢書禮樂志作管

思文

阻

飢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今文尚書作祖飢鄭讀祖爲阻厄也釋文作阻是依鄭所改馬融訓始則從今文讀也

作艾本或作乂○注疏本作乂

來牟字書作麰○趙岐注孟子告子上漢書劉向傳白粿八十一皆引作麰

介音界○注疏本作界非也韓詩足利本皆作介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臣工

鎒槈芸苗也○耨舊作田今依本書改

意嘻意又作噫○注疏本作噫

假

爾郎王茲音格○注疏本箋作格正義及足利本皆作假

浚發本亦作駿○注疏本作駿鹽鐵論取下篇作浚

發發伐也一本無一發字○注疏本發字不重

豐年

及秭數億至萬日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日秭○注疏本作數億至億日秭正義日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日秭

祫本或作洽○注疏本作洽

有瞽

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注疏本作爾合乎祖也正義作而合乎大祖又云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大字

鞉磬字亦作鼗○爾雅釋樂疏引作鼗

祝圉魚呂反○呂舊譌古今從注疏本

賁錫密也方言云張皇也○密告作密今從注疏本

張皇也之也舊誤作反今從宋本今方言張皇作餦餭又乾餭作乾餭：今 **永觀** 古玩反又如字注同○今注疏本箋中無觀字足利本有永長也觀多也正與此合 **潛** 小雅作潛○今小爾雅亦從水 **槮**

也 措槮也○槮字舊譌從米旁今改正 **雝** **宣悊** 本亦作哲同○注疏本作哲 **太**

姒 下音似○舊譌下同姒今從宋本正注疏本音字不誤 **載見** **卑** 本又作俾○注疏本作俾 **有客** **既紬** 又作紬同○注疏本作紬 **武** **耆定** 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老也韓詩音同鄭云惡也○案此讀韓詩音同鄭五字爲句謂韓詩亦同鄭音其義則訓爲惡不與鄭老也同皇矣釋文耆之巨夷反毛惡也鄭老也可證二訓實同一音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 **嬛嬛** 崔本作煢○說文漢書匡衡傳後漢和帝紀皆作煢足利本作煢印煢之譌變 **在疚** 本又作疚○說文作疚 **敢解** 音懈○注疏本解作懈 **敬之** **佛時** 毛符弗反大也○段云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詁廢大也 **小毖** **摩** 本又作擎

○足利本作挈 **載芟** **其芸** 本又作耘○注疏本作耘 **畛易** ○本亦作場注疏本作場 **有略** 字書作挈同○案爾雅釋詁挈利也 **其麃** 說文作穮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閒也○今本說文訓同字林 **有餕** 字又作苾○白帖六十八引詩作有苾 **有椒** 沈作假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段云毛傳餕芳香也假猶餕也假與餕字相配若作椒爲別物不得云猶餕也

良耜 **秋報社稷也** 本或有冬字者非○正義說亦同 **犉牡** 本亦作犉○注疏本作特說文桴作㯂 **絲衣** **繹** 字書作襗○襗舊作釋今改正 **之融** 尚書作肜○注疏本作形 **載** 又音戴同○案爾雅釋言注玉篇頁部皆引詩作戴此非毛詩乃三家詩也據鄭箋云載猶戴也可見 **弁俅俅** 說文作絿○今本說文作俅 **鼐** 國弇上謂之鼒說文作鎡○宋本弁作倉說文云鎡俗从金从玆 **舉鼏** 本亦作鼐○注疏本作舉鼎鼏 **光** 字又作兕○注疏本作兕光乃兕之譌 **觵** 字又作觥○注疏本作觥足利本作觵周禮小胥注閒胥疏皆引作觵 **其觓** 本亦作觩○注疏本作觩 **不虞** 說文作吳吳大言也○舊虞作吳注兩吳字作吳皆譌案王伯厚詩攷作不虞本之史記但今

史記漢書竝作吳然王所見必本是虞字今從之說文吳在矢部竝不從大古虞吳相通虞仲吳越春秋一名吳仲 **不敖** 本又作傲○足利本作傲 **敖嫚** ○注疏本嫚作慢是 **的** 字亦作汋○左傳宣十二年荀子禮論篇皆作汋 **傳相** 直專反○專舊譌尃今從注疏本正 **桓** **婁豐** ○唐石經亦作婁注疏本作屢 **般** **般樂也** 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注疏本以三字爲注正義本作序云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 **喬嶽** 下音岳○正義作岳 **於繹思** 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臧氏云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爲衍文

駉第二十九

駉 說文作驍又作駫同○說文驍良馬也有駫字云馬盛多也駫字下但引四牡駫駫疑此當爲駫 **牧乎** ○注疏本作牧于 **牡馬** 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說文騭馬也是與草木疏同顏之推云河北本爲牧正義作牧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唐石經初刻足利本皆作牧馬段以作牧爲是臧氏據陸璣疏謂三國時本作牡不容有誤文弨細審唐石經是初刻牡後改牧 **駱** 樊孫爾雅竝作白馬黑鬣○正義本

毛傳亦作白馬黑髦曰駱又云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 **繹繹** 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作善走 **有駜** **咽咽** 本又作鼘○文選東京賦注引詩鼓鼘鼘 **歲其有** 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唐石經有下旁增年字足利本作歲其有矣 **詒孫子** 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安加也○足利本作以詒孫子皆是 **泮水** **頖宮** 本多作泮○注疏本作泮宮 **伐伐** 本又作茷○臧氏云茷卽旆之假借字毛傳伐伐言有法度也不作旆字解今唐石經注疏本皆作茷茷非是羣經音辨人部引詩茷作伐伐 **其茆** 音卯徐音柳○卯丣聲相近徐邈音茆爲柳此古音也與下酒老正韻 **蟜蟜** 亦作蟜○注疏本作蟜 **狄彼** 王他歷反遠也孫疏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案毛公於傳無狄遠也之文經作狄字則如字箸矣何必更求其所出王肅訓遠是改狄爲逖也遠字舊譌作逺今從注疏本 **不吳** 鄭如字謹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不吳當依前絲衣作不虞敖鄭讀如字或話本作不娛然正義云鄭讀吳爲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常作讀虞虞與娛古通用王音爲誤亦見正義下當云何作吳音話非不當云同此段文有服誤 **不揚** 余章反○皆不

字脫今補鄭氏本作不揚注疏本同　謹也○注疏本作謹也陸於絲衣亦作謹　其斛○注疏本
作觩舊𩌦貌作𩌦貌從宋本改下同　無斁又作斁同○注疏本作斁　施貌本又作𩌦同○注疏
本作𩌦　致者○注疏本作緻　惵彼說文作慼○段云今說文慼下不引詩𢡜字注讀若詩云
𢝊彼淮夷之𢝊蓋𢝊字當爲慼也　閟宫　天用是馮依一本作馮依其身○正義
作馮依其身然非是　穋本又作稑○呂氏春秋任地注作稑　卑民本又作俾○注疏本作俾
屆極○注疏俗本譌作殛足利本宋本皆作極　乃緂○注疏本作案　有柎○注疏本作斵　不虧○注疏本作虧
足利本作綸　釿䜌字又作鋓○注疏本作鋓案釿字是　大山
本又作泰○注疏本作泰說苑雜言篇白帖五皆引詩作太山　遂荒韓詩作荒○作荒字誤浦疑是作巟　其姣
釋字又作嶧○初學記八引作嶧　枉薛字又作薛○注疏本作薛足利本作薛
○案箋云奕奕姣美也此其字當爲衍文
那第三十

那　正考父本亦作甫○注疏本作甫正義本作父　置我毛如字鄭作植○案古植字作
置箋云置讀曰植此申毛而非改毛也置植音義皆同不當過爲區別　夷繹字又作懌○注疏本作懌
爾雅釋詁怡懌邢疏引詩同　庸鼓依字作鏞○案今爾雅作鏞然釋李巡注云大鍾音聲大鏞大也知
爾雅本同毛詩作庸　蘮本又作蘮○注疏本作鷰　烈祖　總也○注疏本無也
玄鳥　古者喪三年既畢祫於大祖明年禘於羣廟一本
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案正義本與陸氏同注疏本則與陸所云
一本同惠云一本誤　郊禖本亦作高禖○作高禖者是禮記月令毛傳作郊禖　大國與音余
○注疏本無與字足利本與字作也　是何音河本亦作苛○當作音荷下苛字亦荷之誤足利本作何被
是荷左氏隱三年傳同可證也　檐負○檐舊從手今依宋本　·長發　悊字或作哲
○注疏本作哲　作圍○注疏本作俗圍字　桓撥韓詩作發○古撥發音同　昭假非改
字也○舊譌韓改　下土○舊士譌土今從宋本　歸鄉本亦作嚮○足利本作嚮　傳

奏本亦作敖○注疏本作敷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傳奏其勇羣經音辨人部亦引作傳　是緫
本又作鬷○鬷舊譌鬷今從宋本　恐也○注疏本無也字足利本有　殷武　罙
入從冈米云冒也○今說文从冈米云周行也　有梴字音鱣俗作埏○此鱣字宋本作蟬埏字皆無
今補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桷有埏則唐時本有俗從土者

周禮音義上攷證

天官

治官之屬　辨本亦作辯○案說文辨判也辯治也後來多通用　府臧○案府六人注云府治藏則此當云治藏府字誤　掌恭○今注疏本皆作恭人　閽音昏○宋本閽昏皆從氏係依說文誤

大宰　臯古罪字○舊字作反譌今從宋本改官本已正　鮌○注疏本作鯀　曰瑳○注疏本作瑳　槱幹○案今禹貢作杶榦說文杶下引夏書又重文作櫄又榦注疏本作榦　篠簜○注疏本篠作篠庾信宿國公碑用之俗字也　眡滌濯舊眡從氏案書內多從氏與視音亦無不合今從宋本正下放此

小宰　斂弛劉本作施音弛杜作施○注疏本經文作弛注云杜子春弛讀爲施臧生鏞堂云釋文疑是劉本作弛音弛杜作施蓋卽杜之音取之耳　治也下文治其弛舍同○注疏本弛舍作施舍陸本自作弛字

宮正　荷其○荷舊作呵與注疏本同據宋本作荷後人必疑其誤而改之今仍從宋本案荷與何苛訶呵占俱通用

膳夫　脊了彫反○注疏本了作力　醬○此醬之譌據漿人作醬從殹從酒省是正字此與注疏本皆不成字

庖人　六畜許又反○又舊作六譌今從宋本正　乃令力呈反○案注疏本去乃字非是經文凡令自作如字讀此乃令見注始音力呈反若去乃字竟似正文亦與注同矣

內饔　膰○注疏本作蹯　犥本又作皫○注疏本作皫

亨人　肉湆○湆當作湇今各經皆從泣下日

甸師　焫○舊並從艸下丙玉篇同說文止有爇字今依廣韻從芮

天官下

醫師　不瘳○案宋本注引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余氏本亦作無瘳此作不瘳與注疏本不同今注疏本亦改同釋文

食醫　萑音丸○注疏本音桓疑此避宋諱改

疾醫　嗽本亦作欶○說文欶吮也無嗽字玉篇欬上欶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齊部謂欶爲欶則作欶爲正　其贏○注疏本作贏案爾雅釋天夏爲長贏陸云本或作贏是古並通用

瘍醫　黃堥徐音母○舊母作毋則與上無音同非也今從注疏本改

酒正　截昨再反○昨舊譌胙今從宋本正　與臆○宋注疏本作與臆與陸異

凌人　治鑑本或作監○梁云左傳襄九年正義引此文作鑑疑監字當本作鑑　深三尺深尸鴆反○尸舊譌尺今從宋本正

籩人　麷或郎第反○當是本亦作麷　楅本又作楅同○注疏本楅作楅毛本楅譌楅舊作偪亦非今並從宋本正　糗幹○注疏本作乾　蔆芡○蔆舊作菱據宋本正

醢人　蠯徐薄雞反○薄舊作蒲今從宋本　芹說文作菦○案今說文有芹無菦

鹽人　鬻盬音古○注疏本皆作鬻鹽

宮人　絜凊本亦作凊○凊舊亦作清譌依官本改

掌舍　㯻戚疏劉反○當本亦作椽

大府　斥幣徐尺栢反○栢舊作柝譌今從宋本正

玉府　飯唅○今書作含

外府　足枝○舊枝譌拔今從宋本正　幣齎一音祖係反○一音二字舊作又今從宋本改

職內　種○案注云處之使種類相從下又云總爲簿書之種別與大凡是注中有兩種字其音不殊似當有下同二字又種別之別似當作彼列反今皆不著然則陸所見本當是總謂簿書之大凡無種別與三字種別之與大凡義正相反注疏本係誤衍觀賈氏所釋亦似無此三字

司裘　毴音毛○惠氏棟云毴當爲毴此涉下文毴毴而誤

內宰　酳士靳反○本作七靳反今從宋本正　漳○注疏本作淳　番○注疏本作蕃

典婦功　事齋本亦作粢○亦作傳譌亦又注疏本作本又作粢今從宋本正

染人　秋染不從重出○舊出作也今從宋本改　曰希曰蹐○舊誤蹐在前希在後改爾雅亦鵠在前鵠在後今正之

屨人　著服音知略反○一字舊闕今補　之救○監本注作之拘宋本余本注俱作之救案疏作之拘則監本自不誤宋本余本以釋文本改賈疏本非是

地官

教官之屬　其犨○注疏本作犨今官本亦從釋文　盛米○注疏本作齍米

稾人注音槁同苦報反○稾舊作稾譌下當從木與槁賓一字注音槁師之槁故謂之槁注疏本三槁字皆作槁此習於世俗所用而遂改易舊文不知古並無槁字也漢碑亦止有槀字宋本釋文作槁人此正古字之未經後人妄改者注音槁但誤從禾勿作然猶不作槁也卽經文宋本作稾亦誤從禾觀疏以枯槁為言則唐人尚未改字明矣下並放此

圭穴○舊作冗誤今依說文正之與穴字本不同

大司徒　早物音皁本或作皁注同○注疏本自作皁字今官本亦盡改從釋文案說文本無皁字蓋卽以草為皁此以早為皁亦古　鱗物劉本作粼音鱗○舊鱗作麴譌字書無此字攷說文鱗魚也從魚粦聲正與鱗音同集韻鱗字注通作鱗正本說文而傳寫誤作救字頭當并正之　縟毛一音如勇反○當本亦作溽　臞又作臞音猶○臞字舊作耀因下有與考工記耀後音同之語故從之案宋本作臞毛本猶然廛人下亦同益與耀後同音不必卽同其字也今依宋本正　貐○舊作牖今從宋本正　榛

栗側巾反○舊側人反誤依前後文改　筭卒○舊作算今從宋本改二字本通　閒民○此下注疏本有知音智三字宋本無之或陸所見本是智字故不音今不便遽增　睦姻音因○毛本官本姻音因注中亦作姻唯正文作婣疑注疏本皆是姻字婣轉是後人以釋文改耳

小司徒　為淺淺面反○毛本錢面反

鄉師　為藉慈夜反下皆同或云此如字下皆慈夜反○舊無或云二字脫耳今從官本補

黨正　孝弟○注疏本作悌係今字

閭胥　政役○今書作役政

封人　絜清○今書作潔　以豸直氏反○氏舊作氐注疏本作抵今從宋本正　肥

腯徒忽反○忽舊譌忽今從宋本正

鼓人　帗音拂劉音弗○注疏本拂作佛譌案廣韻帗分勿切拂敷勿切二字實不同音今從舊本

發駒本又作眴○眴舊譌朐今依注疏本正

牧人　副○今注疏本作疈　憚共徒旦反○徒舊作得毛本作特皆譌今以音求之正作徒

牛人　犒牛○犒舊作犒今從宋本正說見前　之互劉音護徐音牙○牙舊作乎則與互同音護不煩別出今從宋本正詩楚茨正義引亦作牙

地官下

載師　桼林劉本作桼字之變也○宋本正文作桼林非是乃劉本作桼耳故云字之變舊譌劉本作桼今從段氏改正注疏本作漆林

師氏　以知音智○案經文云孝德以知逆惡則知當如字讀陸音智恐失之

保氏　闕闕○舊本不重今案當與上下一例補之　濟濟皇皇○此濟濟陸又音齊注疏本卽作齊齊　暨暨其器反○案經內亦有其記反一音與詻詻為雙聲尤合

司市　成賈○舊與賈而賈兩賈字俱脫今案文補正　賈氏○舊作賈民與注疏本同不知陸所據自作賈氏今依宋本正注同　斂賒○舊賒作賖係俗字今據宋本正下同　賒貰一時夜反○一下脫音字　廣夾○注疏本作狹　為柎○舊從示今依宋本正毛本同

質人　國基○注疏本作朞

廛人　總布鄭音總○總注疏本作總又總係俗字注疏本作摠下𢫬總作𢫬總

司門　轂○注疏本作繫

司關　令紆○紆俗姦字注疏本作姦是

遂人　致眂○宋本作眂　及窆本作窆○今注疏本作窆
遂師　庀其○注疏本庀作庀　抱磿○本譌作磨今依宋本正
縣正　趨其○注疏本趍作趨
稍人　卒伍　所調○案注文所調在卒伍前此誤倒
委人　賦斂○案經文云掌斂野之賦絕句斂薪芻又句則陸氏當出掌斂二字音力豔反下當有下及注同四字今皆不然竊疑陸所見經文當本是掌野之賦斂薪芻爲一句注中云所斂野之賦語有錯綜正釋賦斂二字不可因此遂謂掌下必當有斂字也今注疏本正文皆作掌斂音義刪去賦字後人無從別之　蕃蘿○余氏注疏本作羅監本毛本皆同釋文
草人　凡糞○注疏本作糞官本依釋文改　彊○各本此字左下皆有土官注疏本去之良是而音義未改今亦姑仍其舊
林衡　林麓○注疏本作麓官本依釋文改

掌蜃　御濕○注疏本御作禦官本依釋文改
囿人　燕樂○注疏本燕作宴
廩人　則接○今注疏本作則共其接盛陸所見本當是則接盛無共其二字觀注云扱以授舂人舂之舂人職云祭祀共其齍盛之米然則非廩人共之明矣注疏本係誤衍　一扱○余氏注疏本一作壹
槁人　毛注疏本作槀與槁同官依釋文改　戔餘音淺本亦作殘○案音淺當作音殘
春官
禮官之屬　女秩○注疏本汝作秩宗此無作字官本依釋文改作女　隮○注疏本作躋
鋪之○注疏本作鋪陳○舊釋作釋譌今改正　鞮許慎云履也○舊作屨也今依宋本正下同說文二徐本皆作革屐也則與下引呂忱說同疑非　味食飲之味○注疏本食飲倒　猶繹字書作釋　蹦鼓○注疏本作蹦鼓　問蓍○案今本占人注云占蓍簭之卦兆吉凶皆在簭人前陸氏何以反音其在後者因知古人祇占龜不兼蓍也今注疏本皆衍蓍字當據此刪之　不

貣○注疏本作貸幷音義亦改從之今官注疏本又盡從釋文
大宗伯　爲禋音祀又作祀○今注疏本鄭注云故書祀作禋譌爲罷此作爲禋與下爲罷一例作爲字是但又作祀三字欠明祀爲禋以其不同也若祀爲祀理不可通禋下鄭司農云禋當爲祀書亦或作祀然則又作祀自指故書而言此句下又作祀三字當爲衍文　磔禳○余氏注疏本作攘毛本同　閔
袚○今注云閔其東徙之數陸所見本其當是袚字　混淪○注疏本作崐崘說文山部無之水部有混淪知古皆借用也史記又作昆侖陸氏於大司樂云崐崘本又作混淪各依字讀非也　淫失○舊作淫泆與注疏本同今依宋本正　蕩滌○今注疏本倒　亨牲○注疏本亨作烹　曰儐○注疏本作擯　純衣○注疏本作紂衣　以筴○注疏本作策
小宗伯　茂也○今注疏本無也字　之齋本又作齎○齎俗字舊作資更譌　腐
脃之脃七歲反膞作脺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脺字但有臎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臎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肪臎者臭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案注疏本作

腐脃之膵脆俗脃字膵則陸氏以爲誤注疏本若從舊則當作腐膵之膵或同釋文而但字俗則當爲腐脃之脃今上作脆下作膵似更譌致說文脃小耎易斷也從肉從絕省此芮切膬耎易破也從肉毳聲七絕切此穿蹟當用易破之膬陸氏猶以聲不協爲疑殊未審也臧氏琳說如此案脃與膬實一聲之轉古音自與今讀異然則聲亦何嘗不協也
肆師　及其祈或巨依反○巨舊譌作旦毛本作區亦臆改今依宋本正　俠室○舊本俠作夾與注疏本同今依宋本作俠　及禜酺也○注疏本無也字
鬱人　焦中○注疏本作燋官本依釋文改
鬯人　壇壝○注疏本作墠壇　蚌曰合漿○余氏注疏本同釋文官本亦同他本作合漿毛本作合漿
司尊彝　挩飾舒銳反下本或作拭○注疏本挩飾作挩拭挩又譌從木惠氏依經文改作涗下字舊脫毛改本爲飾今依例當有下字補之其本字仍依元文

司几筵　馮玉○注疏本作憑玉　柔襦○余氏注疏本作襦譌

天府　賁鼓○注疏本作鼖鼓　數穀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此所音疑誤氏數穀數兩者竝言豈可截去氏字而以數穀數爲文注明云上氏穀之數於天府陸氏何以有此謬誤令人不解

典瑞　薦申○注疏本作搢紳　謂函○注疏本作插官依釋文改　段嘉○注疏本段作瑕官依釋文又誤爲段

典命　樊纓步干反○舊步作畔官本從之毛作步案他處作步字者多今從毛本

司服　以上○注疏本作已上

世婦　而呵○宋天官閽人陸氏正文作苛云本又作呵呵今字故但附出此賈疏內作呵陸氏正文當亦同前作苛今亦作呵殊無定見

家人　亦併蒲令反○舊令譌今據宋本改正與小師音正同

宗伯下

大司樂　育子音胄本亦作胄○惠云敎育子此孔氏古文僞古文作胄子陸氏混而同之非是

能禪○舊作彈與注疏本同今依宋本與音合　鎗鎗○余注疏本作鎗鎗　大蜡士嫁反○士舊作七今從宋本注疏本同禮記音仕詐反

九磬依注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依注舊本注疏本竝作依字係涉下文而誤今正之下云依字則九不音大也

與鬼音餘本亦作輿○舊與與輿字互易今從宋本改正官本毛本竝從釋文

屍出○余注疏本作尸出官本毛本竝從釋文　三侑○余注疏本作三宥

樂師　采齊○注疏本作薺　作跢倉注反○余本倉付反　視瞭○官注疏本作眡瞭

大胥　比樂鄭如字○鄭指庚成舊作劉今從毛本改　爲庇○注疏本作爲庀是

小胥　觵○舊譌從魚今改正　士犆○注疏本作特官本改從釋文

大師　鼓朄○說文作軿此從東譌

小師　搖之本亦作遙○舊遙譌搖今改正莊子逍遙遊亦作搖二字本通　飴餳○舊竝從昜與從易同　六空○注疏本作孔　篪○篪正字此省　併而○舊作併兩今從宋本改注疏本作併兩而吹之案云併則兩可知陸所見本無兩字後人乃改而爲兩

典同　鴿○注疏本作鶴譌　當蹕○余注疏本同今官本毛本竝作蹕例誤

鍾師　夏納○注疏本倒作納夏非　執𠐓○余注疏本同他本有作䫲者

笙師　七空○余注疏本空作孔下注竝同

鎛師　將趨○掌固注作將趨文不同

籥章　伊耆乂作帆○舊帆譌帆今改正　躋堂○此不取躋彼二字亦變例臧云疑鄭注本約舉與後頌旐正相類

大卜　三兆○注疏本作兆官本從釋文而亦不盡改　三夢○注疏本作夢官本改從釋文　作緬○注疏本作爲緬非　之璺○注疏本作璺唯余本同釋文　謂菑音災○宋本音灾

眡高○注疏本作眡高

垐氏本又作菙○舊本作䓕氏與菙字形小異實一字耳今從宋本正　燋李又祖堯反○祖舊作粗今從毛本

占人　以毄○注疏本作繫官本改從釋文

眡祲　如㬥本亦作煇○注疏本作如煇官本改從釋文亦字改作又

大祝　香其○注疏本作薌其官本改釋文而上薌作薌合之薌不改　從持肺○注疏本無持字又胏作肺下竝同官本改從釋文而亦不盡改也　卻左○舊作左卻譌今依鄉飲酒禮乙正

振動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倭當與倭同

小祝　爲名○注疏本作銘官本改從釋文　禎末○舊禎譌作積今改正　識識○案注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與檀弓文合無識識連文官本改注作以死者爲不可別識增一識字是因釋文而誤增也然亦不能合兩字相連蓋陸氏所見本旗字作識識古幟字亦旗類漢書王莽傳旌旗表識師

古注識讀與幟同高祖紀旗幟皆赤下注云幟旗旂之屬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此足明上識字是幟下識字乃記也下司常注亦有徽識語

小史　昭穆 或作佋○集韻載此字毛本作卲譌

馮相氏　南僞 ○舊作譌與注疏本同今依宋本

保章氏　運 ○注疏本作暈官本改從釋文　側匿 朒音女六反○舊缺音字今依例補之

內史　八柄 ○注疏本作枋

御史　數凡 ○注疏本二字倒案注云鄭司農讀掌贊書數則數字在上明矣釋文並不誤

巾車　㚇頯 戶感反○戶本作尺宋本作所今以注疏本皆作戶從之　坐乘 下坐乘皆同○孔云下坐乘止有一當補所并來乘四字方可云皆同　連車 ○注疏本作輦車　謂巤 ○注疏本作巤　攝䑺 音服○注疏本作服官本以音服爲下旒作音非　爲軨 ○注疏本作作軨

都宗人　禂祠 ○注疏本作禱官本改從釋文然於家宗人仍如其舊作禱字皆由不知注疏本與釋文本各據其所見雖強之使無異同也

周禮音義下攷證

夏官

政官之屬　見於 ○注疏本作見于　槀人 ○注疏本下從禾是也此從木與春官之槀人同矣當由轉寫致譌　校人 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注校之校人同○案宋郭忠恕作佩觿因此遂分別校挍二字各異其實古來止行從木之校無從手者且通周禮及他經皆未有如此分別者此語殊可疑　數也 ○注疏本無也字

大司馬　監國 ○注疏本作監一國　乃縣 ○舊本此下有治象直吏反五字案夏官所縣者政象此段內又無他治字明是衍文刪之　將軍 本或作軍將○注疏本作軍將釋文少音工匠反四字　獸行 詩作新○宋本作新非　摝 音鹿李扶表反○李音必所見本或從鹿然二字皆不見說文　車驟 仕救反○仕舊作在毛本作仕今從毛本　吕和 ○注疏本吕作以　麎 音辰又音腎又止尸反○案舊作又音腎止尸反以止尸切腎頻不經見故於止尸反上加一又字今疑腎字當爲衍文若作又音止尸反何其直截蓋仍譌爲祁字耳字林作上刃反當讀如腎　三獲 本亦作獲○舊三作曰與注疏本同今從宋本正爾雅本無曰字說文有猴無獲　弔勞 力報反○舊力作老余本同疑譌他卷作舊力到反今改作力　楨也 ○舊作楨也今從宋本正

司勳　般庚 ○注疏本作盤庚　從與 ○宋注疏本作頙余本作與

量人　國分也 ○舊誤在州涂下今案文乙正

挈壺氏　畚 ○案下當從甶亦作甾此從田譌

射人　治逆 ○舊作治達與注疏本同案注云受而逹之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則與掌復逆者無以異宋本作治逆今從之　能中焉 丁仲反○丁舊譌下今從衆本正

射鳥氏　𪀘 ○注疏本作鴇案說文鴇或從包

掌畜　阜蕃 音煩○余氏注疏本音煩俱通　鷩 ○注疏本作鵜說文作鴃

夏官下

大僕　令聞　力呈反○此五字宋本有在脈石之上各本脫各本於脈石下有遽令力呈反五字此大誤也宋本無案注云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此令字乃使令之令故音力呈反若與遽令三字是經文陸止音遽字並不爲令作音此遽令自讀力政反書內如此者並不音亦無於注文之後轉爲經文作音之理今改正

氾祭　○氾舊作汜今從宋本正

祭僕　九个　古賀反下同○今注疏本作箇徐鉉謂个字無從下筆然經典多有此字不可謂後人所造也鄭氏環曰个當是从介省案九个見注舊下同作注同誤今依孔校改

弁師　玉璂　本亦作琪○孔云琪疑當作璂　反紒　本又作紒○注疏本作反紒釋文本作反紒舊誤作反紛今依孔校改

司弓矢　庾弓　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舊作本或作庾誤今改正　庳　○注疏本誤作痺余本不誤注痺病始從广　散射　素但反○但舊譌旦今依孔校改　軒輖　音周一音丁二反○舊誤作定周反案輖與輊同作丁二反是今從宋本正　倫比　方二反○本作毗志反誤今從宋本正余氏注疏本與上條亦皆同宋本

校人　三乘　○孔云此上養乘乘馬亦當音繩證反陸氏失次　爲毄　○注疏本作繫今官本亦改從釋文

廋人　牡驪　句絕　牝玄　句絕　駒驪　郭璞義異鄭○案今爾雅作牝驪牡玄與此牡牝字互易所謂義異鄭也此注舊本亦皆作牝驪牡玄賈疏亦如是今官本盡改從釋文鄭注禮記檀弓引爾雅文謂牝者色驪牡者色玄與此注疏舊本恐皆因郭本爾雅誤改鄭義陸氏爾雅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是孫炎亦本於鄭也此於牡驪絕句牝玄絕句明白如此而今爾雅本乃反以騋牝句驪牡句此又邢昺之誤也邢氏但牝牡異句讀當與鄭同耳注疏本褭作褭今亦改從釋文

職方氏　篠也　○官注疏本作蓧案說文作筱　熒雒　○余本作熒注作滎今注疏本並從水反　波溠　故今從高貴鄉公○溠字舊脫今依左氏音補　虖　又香刑反○案毛居正云當作香乎

合方氏　相奏　○注疏本作相湊官本亦改從釋文

都司馬　其正　本亦作政音同○注疏本作政舊音同作音下同下字衍刪之

秋官

刑官之屬　貍　○注疏本作理官本亦改從釋文

柞氏　○注唶唶屋笮皆同字文當重

挍剝　○注疏本作刊剝此作挍剝義晌挍從手亦非　蘊崇　○注疏本作藴崇　硩　宅歷反○舊宅譌佗今依孔校改　絜清　○注疏本作潔清　爲繕　○注疏本作爲之繕此或省文

大司寇　趯　○注疏本作躍改釋文亦從之非

小司寇　鍼嚴子　案漢諱明帝名莊○舊諱作書譌今依孔校改　乖子　○舊作晞子與注疏本同案宋本作乖子今誤改　而辟　婢亦反○舊婢作機譌今依孔校改

士師　斟汋　○注疏本作斟酌　數條　○今注疏本作數條案宋本與釋文同是今本誤也

朝士　示于　○注疏本作寘于官本改從釋文　國期　○注疏本作朞　畜積　○注疏本作蓄積

司盟　禮義　音儀○注疏本作禮儀無音今改從釋文有音案義本古儀字

職金　椎拵　○注疏本拵從木作椁

犬人　祓縣　○注疏本作胘縣與爾雅同　罷辜　○注疏本作疈辜今亦改從釋文

司圜　著黑幪　○注疏本作墨幪是

秋官下

雍氏　謂陂　彼宜反○舊彼譌披今從宋本正　爲塹　○注疏本作塹　柴誓　○案說文粊从米北聲周書有粊誓今注疏本作柴又案儀禮既夕記有柲注古文柲作粊並與釋文同廣韻亦同今亦仍之

庶氏　嘉艸　○注疏本作草今改從釋文

赤犮氏　求　○注疏本作蛷今改從釋文

庭氏 詘詘○注疏本作出出與左傳同

銜枚氏 鳴吟○舊作鳴吟譌今從宋本正

大行人 衣版○注疏本作板 屬其幓○案注云旂其屬幓垂者也此屬其二字當是誤倒 餽之 本又作饋○案饋字是說文饋餉也又吳人謂祭曰餽注疏本正作饋 柱地○注疏本柱從手作拄乃俗字古枝柱字皆從木 其摯 本又作贄○注疏本作贄下經文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仍從手 耆慾○注疏本耆作嗜官本改從釋文案王制本作嗜欲

小行人 眡館○眡舊作眂今從宋本正案前後亦竝從氏

司儀 賓拜送 依注賓音擯○案賓拜送幣與上文賓車進賓三揖皆是賓主之賓其音擯者自往下賓亦如之句觀注先釋每事如初後云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正指賓亦如之言若賓拜送幣則往每事如初句之上其爲誤摘顯然此拜送二字當改爲亦如之三字方合 客刪 本又作從○注疏本作從官本改爲从案刪爲篆文從字隸作从釋文本作兩刀誤皆內從字甚多唯此一字作古體

掌客 倍鼎 音裴○注疏本倍作陪案二字古通用 曰總 本又作稯○注疏本作曰稯與聘禮記文同鄭彼注云稯古文作緵則知陸所云又作乃古文也 手把○舊作手杷從木誤今從宋本正 亨○注疏本作烹

冬官

以上○注疏本作巳上 秘也○注疏本無也字 創物 依字作刱○刱從井刃聲舊從并從刃誤今據說文正 鸛鴿○注疏本作鸛鵒同左傳 貉 依字作貈○案說文有貈無貉 鎒枯 舊作栝譌今依宋本正與說文同 搏 李音團劉音博○案劉以釋文作搏故讀隨字改此不分析言之亦略也 鞄甍○案說文覺柔韋也从北皮省敻省今此下似充而又非充乃俗字之至無理者宋本作覺下與瓦形近而譌耳鮑人同 皆插○宋本作皆接案接與插通用儀禮內多有之注疏本作插後人遂併改釋文今以插易明姑仍之

輪人 輪箅○本作筆注疏本同今從宋本正官本同後車人亦同 稹理 本又作縝○舊作本又作稹譌今以義正之作縝 則摯 讀爲槷○槷舊從執譌今依宋本正亦見下文說文作槸 去一 後去三去二皆同○舊作去一去三譌今改之然當云下去三及注去二皆同 丸漆○今官注疏本丸從說文作凡 轄 或作幹俱音管○注疏本作幹毛本改釋文云轄或作幹官本知轄爲誤改作幹而幹字之誤亦未改 不隊 直類反落也○落也二字各本脫宋本有之今據補

輈人 兩輗○官注疏本從說文作輗 不汙○注疏本作汙無甚與唯盡而不汙之盡各本皆譌作淨此不學之人所妥改也宋本作盡而不汙出左氏成十四年傳文賢疏例於此等皆略而不言今因文相比近偶一及之 東碑 音壁○注疏本作東壁各家本因欲并截音義乃改東壁爲圭壁之壁音壁太覺可笑

冶氏 三鋝○三舊誤作二今據宋本正

韗人 之賁○注疏本作鼓 畫繢之事○宋無此四字此本有之亦不可去

㡆氏○案說文作㡆五經文字云㡆又作㡆見周禮皆無艸字頭豈陸氏所見本無其字與 漚絲○經文漚其絲此無其字

冬官下

矢人 鏃也 或七木反○舊七作比譌今依他卷正

陶人 爲甗 沈魚偃反○魚舊譌角據宋本及注疏本正

旅人 墾○宋本作豤案說文本無墾字新附有之云豤聲宋本豤誤當從豕 堅致 直致反○本作直吏反據宋本正後弓人滑致下亦音直致反不誤 儗度○注疏本作擬

梓人 爲簨○注疏本作筍官本亦改從釋文 蜩○注疏本作蜩所載音義仍作蜩 胷鳴○注疏本作胷益從劉本毛本音義作胷鳴本亦作胷鳴今官注疏本盎改作胷鳴 蠙衍 羊忍反○宋本上羊忍反各本脫上字當補之 蚣 息容反○宋本作思容反爾雅息忠反 頭小 音傾李一音悲○注疏本作顒小陸所見本是頭故音傾下似當云本一作顒李音悲今但云李一音悲少欠詳注疏本

幷改音義作頎小音頎恐失陸意

匠人

蓺也 ○注疏本作藝無也字官本從釋文作蓺但不補也字

通廱 ○注疏本作通其壅塞官本廱從釋文

車人

晧落 ○晧本作皓從白宋本從日今據正陸云劉作皓音灰此語亦似有誤

頯疪 ○案注云疪讀爲其顙有疪之疪今陸所引無其字有字當是當去

或作搏 ○注疏本作或爲摶毛本譌或爲搏今官本已改正

爽者 ○注疏本作需者官本亦改從釋文

弓人

不菑畬 ○案今注作不菑而畬而字當是衍文易及禮記坊記皆無而字

物理 才苦反○舊苦譌若今依注疏本改正

𦝫如 ○官注疏本作譬如案後引如下云引依注音譬是陸亦作譬字讀

鐕簪 ○鐕舊誤從艸今依注疏本正

無燀 音譖○舊譌音僣今從宋本注疏本作音潛與譖音同

三侔 本又作栫○栫舊作栫與下復今從宋本正集韻類篇皆有栫字栫字

斥蠖 ○斥卽斥字毛本作斥官注疏本從說文作㡿

儀禮音義攷證

此經注疏本所載音義於釋文[illegible]多文雜以經傳通解中所音遂非陸氏之[illegible]本之不可廢也

士冠禮

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舊本諸侯天子誤倒今注疏本已依朱子說改正則是仕於諸侯句絕不連下讀

以眡 ○注疏本作視

記文 戸交反○舊本無今從通解增

識文 音志○舊作戸交反案文字見上自當先音此音識字爲是今從通解本改正

爲衆 于偽反○案注云其不宿者爲衆賓朱子於賓字句爲讀如字是也陸氏此音誤

直 音値下放此○注疏本作直値反無下放此三字大誤

再染 如豔反下二字同○此殊可疑上云凡染絳當無別音何以舍之而音再染今注疏本作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爾雅釋器作一染再染三染陸氏所見鄭注當全依爾雅元文今又何以但出再染此書通例於相交比者多云下同今何以獨云下二字同又下四入與亦當如上六入與之例音餘此亦闕音疑此書爲後人所顛錯脫落者多矣

以弢 ○舊本上作山下作文譌今依宋本改正注疏本作韜案說文弢滑也又取也唯弢訓弓衣有韜藏義士昏禮內韜髮陸云字又作弢同是鄭取其音同故得通用

笥 息嗣反○注疏本作音嗣

如笭 力丁反○注疏本力呈反譌

玉璂 ○宋本作琪

爲櫝 ○舊本作櫝今從宋本與張淳識誤所引同

袗玄 之刃反劉之愼反一音眞同○案注古文袗爲均故鄭云袗同也卽用古文均字爲訓讀亦當從之若袗字本義說文訓爲元服趙岐注孟子袗畫衣也玉篇緣也皆無訓同者以此知袗當讀爲均陸氏音皆非是之刃士昏禮內作之忍此似脫爛又一音眞同後作又普眞反後同似皆此譌

紒 音計○注疏本音界譌

乃祝 之又反一音之六反注皆同○案書內祝皆有兩音祝史之祝音之六反祝辭之祝多讀之又反如今人所作兒字注疏本全刪此條却有項丁浪反四字爲此書所無案前缺項已音下講反此不須再見又改爲丁浪反更非是

捷柶 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案毛本經文作捷栖此誤也唐石經作建柶張淳云注之扱柶釋文作捷柶故爲作音耳注疏本乃幷經文改之非是他篇亦並作建今官校李如圭集釋本經文定作建柶鄭注云建柶扱柶於醴中陸氏所云亦作扱者是指注言明甚陸氏所見

本是提賈氏所據本是扱扱字可不必改唯經及注首之提栖必當仍還作建栖耳

奠贄 ○注疏本作摯

清糟 子曹反○案今本注止有重醴清糟四字集釋及通解俱於重醴下有稍醢清糟黍醢清糟粱醴清糟十二字全引內則文今本注必後人有意節之近刻集釋既載下三句當於重醴下刪去清糟二字庶合內則元文今陷仍之蓋不疑後人所改而以爲鄭注所有失之矣

扃 鼎扛也○鼎扛舊作扛鼎係誤倒案鄭注云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鼏覆之此十二字今本闕集釋本有陸氏之蓋卽用鄭注爲訓今據乙正

鼏 鼎覆也○舊本作鼏覆也誤注云鼎覆之此云鼏鼎覆也義各有當不必同

螔蝓 音揄劉又音由○注疏本作音兪一音由凡陸氏所引劉音注疏本多刪去間又改易之深沒其所自甚非也後不悉著

涖之 ○注疏本作菈下所載叶音本經傳通解非釋文所有

柎 方于反劉音鈇○宋本柎作拊從手注疏本方于作方夫刪下三字

毋追 ○舊毋作母今據宋本改

而謚 ○舊作諡據宋本改正注並同

士昬禮

鄭云取其陽往而陰來○注疏本無取其二字脫耳案當有

爲殷 居委反○此條舊無案後有以殷居委反劉居綺反一條疑後人割以移此然陸氏於古文今文異字亦時有音今亦依注疏本添入

拂拭 上音弗下音式○此音注也注疏本見經文先有拂几字遂截拂音弗三字於前

逆迎 ○舊本迎作巡必後人所改案書內多作逆迎此不應獨異今據注疏本改正

梧授 ○今注作迎受故注疏本不載此條案張淳梧授作揩授是迎字乃後人所改其授字當作受爲是梧字從木爲正

淯 ○字應從肉泣聲石經從日今亦依元本不改下並同

以殷 ○舊本才訝作丩今改正注疏本移前此則闕

親迎 魚敬反○舊作魚正反譌今改正

謂緣 又以全反○舊全作令譌今改正

紾予 一音之愼反○舊脫音字今補

剡黼 ○注疏本作刺

作憏 ○浦氏鏜疑憏當本作蝶

媵席于奧 ○今經文作媵布席于奧陸氏所見本無布字似無者是

媵御 下御受同音○舊受作授經文亦然皆譌又音字譌作者今皆改正

迺撤 ○注疏本作乃徹

將閱 今本亦作見○集釋本作見

而衣 ○注云筭竹器而衣者今注疏官本作竹器有衣者

蔓蘆 ○集釋本亦從艸各注疏本並從竹然蕢簣皆不見字書五經文字艸部有蔓字音與陸氏同云見禮經注今字書所引作笑篋

段脩 ○注疏本作殿

淬 本或作染如咲反○注疏本作染如汙鐵之汙誤連下文

帥道 音導下帥道同○案下注今作勉帥糈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張淳據此以正下注之誤倒

不餒 ○注文作餧是餒本字

士相見禮

贄 ○集釋作摯下同

謂擯 必刃反○注疏本刃作忍

相者 ○舊本作也據宋本作者是今從之

以索 悉各反注同○經文維之以索今注中止出維字無下三字此云注同是全出注文張淳據此補注悉謂賓疏本或不與陸氏同

猶辨 ○古止作辨俗作辦案鄭注中辦皆作辨張淳疑此處爲後人所改得之今注作辭亦非下同

呫嘗 殺粲有未嘗有呫皿之盟○舊殺粲下無有字張淳云建陽本有有字又下或徐未詳張云監本以詳爲許今皆依其說增改

叟踵 ○舊譌腫今改正

鄉飲酒禮

小辟 ○注疏本作少避

則設 戶孝反○注疏本作則敎案大射燕禮設俱戶敎反此戶孝切亦當作戶敎

復重 直用反○此切當作直龍反

宴樂 ○注疏本作燕樂

葛覃 ○舊作蕈與注疏本同據宋本作覃識誤同今從之下同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云覃亦作蕈

解 古賣反○注疏本作懈下篇同

惰

進奏 ○注疏本作腠

鄉射禮

縣于 ○注疏本于作於大抵經文多作于然石經亦閒有作於者

獲者 劉胡纇反○舊纇作槼今從宋本正

傳命 下傳主人同○舊脫主人二字今補

小辟 ○注疏本作少辟

醋主 ○注疏本醋作酢案醋本古酬酢字酢之本義酸漿也今人二字多互易此書內亦多作酢

取觶 之豉反○毛注疏本有下同二字此無

則爲 下注爲涖同○舊涖作位案下注云立司正爲涖酒爾則當作涖今改正又案下經文云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注疏本有爲于偽反一音此無之益但顧注而忘經文漏也

爲涖 ○案此已見上則爲注中不應重出注疏本無此條

三笴 劉古老反○注疏本作古可反

下鄉 迢嫁反○下有下物自如字讀注疏本刪去鄉字便不明析

而乘 下乘矢同○舊脫矢字今補

踣弓 蒲北反○舊踣譌踣北譌比今俱改正

貢楛 音戶字又作楛○注疏本

栝作栝栝譌栝

騶虞 壯由反○舊作側留反今從宋本

小退遁 ○注疏本小作少

猶勞 ○注疏本猶作尤

樂賢 音洛○舊無此條今據通解補

膴 字林云脊羊豕也○案說文膌脊羊矢徐鍇云肯形象羊矢此作羊豕譌

劵之 音推○案朱子云橫而奉之或誤寫作拳釋文遂以權音令人失笑

說矢 吐活反又始銳反下同○舊脫今依注疏本補

散 ○注疏本作若交反譌釋文三音皆闕

歧踦 ○此歧字依宋本然當作岐爲是

燕禮 若卿大夫有勤勞之事○舊本勤作勤譌今從注疏本改正

樂之 下宴樂同○舊宴作宴今從監本此篇注並同宴見字林五經文字以宴爲宴之重文

若錫 劉音余讀反○劉本錫作錫故音亦異下爲揚亦同

壹弛 尸氏反○壹今注作一毛本尸作戶譌

爲其 下爲恭同○舊恭譌祭今依識誤改

大辭 ○舊大作文譌今依識誤改

則傚 ○注疏本作效

關雎 七徐反○宋本徐作如

燕也

關人 ○案關人見經在前燕也見注在後張淳所見本已倒

不腆 它典反○舊本它作他今從宋本注疏本譌作天

饗時 許兩反或作鄉非○案張淳引注文主國君饗時親進醴其下文闕官校本謂張氏先標饗字於上意欲從釋文改鄉爲饗然疏云饗禮亾無以引證食禮又無酒醴所獻之事故不言而云鄉時也據此則作鄉是官校如此乃毛本注及疏並作饗字不作鄉豈因張說而誤改與鄉當音許亮反○此補字之或體唐人多用之

酏 以支反○舊支誤皮今改正

朱襦

大射儀

巷涂 ○今注作塗

若絺 劉作綌音郤○舊作若絺今依宋本綌字無攷云音郤必本是綌之誤

壺獻 下汁獻並同○舊汁譌注今改正

以醋 ○注疏本作酢

則設 ○今注作做

壹從 ○注疏本壹作一下同

中之 下注於中同○舊中譌次今從宋本改正

捷也 ○注疏本作扱也

爲絹 又于貧反○案絹本亦作絹故有此一音習禮家謂絹字是

眡算 ○注疏本作視

一个 ○舊誤在坐說下案當在歸字上今移正

所儗 ○注疏本作擬

驚 ○注疏本作遺同說文

懽樂 ○注疏本作歎

薪蒸 章淩反○舊淩作凌今從宋本正

聘禮

大宰 音泰下放此○案石經及注疏本宰命司馬上無大字集釋所載鄭注有云諸侯謂司徒爲大宰下又云大宰之屬也則經亦當有大字今本皆無當依陸氏及集釋本補之

于禰 乃禮反○舊無此條毛注疏本有官本同今據增

妃合 ○注疏本作配合

一肆 ○注疏本一作壹

者與 ○據張淳所見本注作共有來者者蓋與字傳寫又誤作者監本疑其後遂刪去一者字非是集釋本亦少一者字今注依釋文作與然朱子疑或是介字

篚方 篚本或作篚外圓內方曰篚內圓外方曰篚○張淳所見諸本竝作篚方因辨之云釋文明若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鄭注云狀如篚而方若易篚以篚字讀之篚義甚明今注疏本作篚方依張淳從釋文也然細篚之器雖有內外方圓不同充當以一望可識者爲定名篚之方在外故石經與集釋皆作篚注當云狀如篚而方若經作篚又何用以篚相擬張欲解注之篚爲篚此是也但質疏那似作篚方云凡篚皆用本而圓此語頗不的

之祧 遠廟爲祧○廟舊本作廟今從宋本下同

旣拚 謂酒埽也○舊酒作灑今從宋本注疏本作埽酒倒

設飫 音孫下及注同○舊脫下及二字案飫見下經及注

今補

六鉶 ○張淳云此卷經注鉶字凡六其二作鉶釋文但爲鉶作音不及鉶字從釋文官校云說文鉶器也鉶似鐘而頸長儀禮公食大夫篇注云菜和羹之器不當作鉶明矣五經文字云鉶鉶上祭器下樂器禮記或通用下字爲祭器明鉶字雖可通用究以作鉶爲正張氏欲盡改鉶從鉶疏矣

侯辨 蒲莧反辨具之辨○古皆以辨爲辨舊作辨誤據前士相見禮改正官注疏本并此小注亦作辨是也

而上 ○注云反而傳而上注疏本譌作而上

縣人 ○注疏本作鄉張云此縣縣之縣宏從日

加萑 音完○注疏本移莞音完音下莞筵字譌案尚書毛詩莞皆音官又音關萑葦之萑乃音完

尚撤 ○此音經文也注疏本移道以飲前乃音注中面撤字且刪去音獵一音果於改作如此

醓醢 他感反又注曰醓醢汁也○下七字疑誤衍

相拜 ○此下經文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疏本音義有今文歸作饋下及記同九字頗似注文而下及記同又不類疑他處移入陸本無

之縛 ○縛爲縞之或體此處當作縛音絹陸反以縛字作正文甚非是劉亦有絹一音今止載劉音須更不寄毛注疏本作縛不依釋文是也官本乃改從釋文舊說文下闕云字今依注疏本補

使之將 一本作使之將兵兵則後加字○注疏本有兵字舊本兵則後

加字誤作將則後加字今改正

于闕 ○張云釋文云於闕宋今作于闕與張所見本不同

不享 ○宋本作不亨

方販 ○今注作板

作約 贊類以為約字○字疑有誤

又賁 ○賁乃齋字之俗陸氏上齋已有音此復加音是其所見本如此也注疏本作齋張氏過泥釋文官校正其誤是已

絜清 ○今注絜作潔

其摯 ○今注疏本同宋本却作贄張同

鞠躬 劉音弓本亦作躳○云劉音弓則讀如本字者多也注疏本作鞠躳張淳云鞠窮恭復語與踧踖相若自論語作鞠躳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閒余采張說甚有理鞠窮踧踖皆雙聲廣雅作鞠鞠云謹敬也胥憲上音邱六反下音邱弓反正讀如鞠窮記下云禁入門鞠躳焉如恐失之魏氏要義云溫本作鞠窮

卷豚 大本反○舊本作徒門反以豚犬本字讀之大誤注疏本作大本反正與玉藻音同今據改張氏所見注作卷逃今本作豚

愈愈 ○注疏本作愉愉

萊易 ○注疏本作陽

日稷 ○舊本因字內加四點下稷字亦同皆誤今改正

公食大夫禮

公食 下注饔食食禮同○舊食字不重今補

曰疋 ○注疏本誤作是

處也 ○注疏本無也字

不紼 ○注疏本作不言紼

于鐙 ○舊本作鐙今案詩于豆于登不作登據改正然金旁作亦非是

設鉶 ○注疏本作鍘

後出 ○此本先者反之注毛本誤以疏作大字道前而以此段注在下由門入升自西階之下舛錯特甚

它時 ○注疏本它作他

駑 ○注云無母此二字當音牟無以免人惑他處有之此疑後人不解而妄刪今補官本但有無音牟三字亦不全余因疑上文毋過注云古文毋爲無則毋字可不音舊反有音安知非改此以贅於前乎

作莞 ○注疏本爲莞

覲禮

覲禮 其靳反○舊靳誤覲今改正

訶者 五嫁反○舊反誤同今改正

禕冕 ○注疏本此上有禰乃禮反此本無

愒 苦蓋反○舊愒誤揭今從宋本正

喪服經傳 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舊隆作降今依注疏本改注疏本喪服下有子夏傳三字引鄭目錄失載喪必有服二句

苴 七如反○注疏本作七餘反

大搹 扼也○今注作扼也張淳謂當從釋文案說文扼爲搹之重文

似不空以扼訓搹說文搹把也

一溢 鄭云二十兩曰溢○舊作二十四兩宋本無四字與注合今從宋本

右縫 ○此條當在前條屬之下誤脫在後注疏本置於升之下鍛之前亦非是今移正

言嫡 本又作適同丁歷反○集釋本作適注同陸氏於後適子始作適云後除適人之類可以意求之其實於此即當作適爲正張淳過泥釋文殊不必

折內 ○注疏本折作畿

越竟 ○注疏本作境

猶使 ○注疏本作叟

不復 ○案注云不復祀別子也今注作不得誤

士喪禮

北庸 本亦作墉○注疏本作墉

以馮 ○注疏本作憑

旗識識之 下音式亦作試○注疏本作下音志

掘坎 其勿反○注疏本其物反

不綪 注作綪說文云綪縈繩也○案說文綪赤繒也非此處義故注讀爲綪說文綪紆未縈繩也多二字

竹笏 ○舊誤笏作音忽案竹笏見經文注云今文笏作忽陸氏不應捨經而音注而繫於侯茶之後若云笏作忽音忽○尤無此理今故移於以廖之上而正之

珵 本又作珽同○注疏本作珽

組綦 一音其記反○注疏本記作計非

於筐 ○於今經作于

櫛於簞 ○注疏本於作用張淳必改從釋文亦不必

繘 劉俱筆反○注疏本筆作必非

用爨 ○注疏本注文作甸人取所撤廟之西北厞薪爨之無用字

處也 ○注疏本無也字

倮裎 ○注疏本倮作裸

足坼 丑宅反○注疏本作恥格反非

不數 ○注云不在數明衣在字衍張淳從釋文

捷也 ○注疏本作插也

于掔 ○掔當從說文作掔

爲藉 才夜反○注疏本不音藉而音爲云于僞反謬

槀 劉古道反○注疏本作姑勞反誤

袍襺 ○注疏本作繭

爲奠 ○注疏本不依釋文音爲字而爲奠字作音有意變更不可爲訓

易服 ○陸氏不標貌易而反與下句服輕者相連失之

今著 ○注疏本作今之著慘頭矣此無之字

東夾 劉古協反○注疏本古作右誤

乃札 必李反○舊李作季今從宋本

爲脾 ○此乃音注注疏本作髀是音經文矣誤

禮坊 ○今注作防

用軸 丈六反○舊本丈作大誤今從注疏本改

釋菜 ○注疏本作采

耆酒 ○此與窟室朝至公焉其四條注疏本不全引注文此遂以無所罷刪之案集釋本所載係全注云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

鞏谷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宵字　楚焞○案注疏本此下有燋哉約反又祖堯反此無似脫　燋
挈本又作契○集釋本作契

既夕禮

饌于○舊于譌子今改正　朝柩○今注作朝正柩正字衍張淳云釋文無正字　用燕○張
淳所見釋文是燕字　挑扐○注疏本扐作仿　之柝○舊本作鞘注疏本同今從宋本張淳同
執筴○今經文作策　御也○御今注作禦　䙝○注疏本作褻　冪○注疏本作幂
箑○舊作翣張淳所見是箑字云此非精翣之翣今據改　則梧○注疏本作括　玩好
○注疏本玩作翫　捨也○今注無也字　堅○集釋所載注檀弓曰夏后氏堅周殷人棺槨今本
脫此九字遂併刪釋文此條　拾更○宋本此注卽在前拾踊下今本注在此而釋文亦隨之　人
諦○舊本作啼今據張淳本改諦與啼通管子豕人立而諦荀子禮論哭泣諦號春秋繁露執贄篇羔殺之不諦
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踡跼而諦皆與啼通　祍而鴆反○舊而譌西今改正　如軛○張淳釋

文本作輗　倮○注疏本作裸　便也○今注無也字　不見○今注不作無下不被同
于豎○當作堅為正　一溢劉音實○注疏本實作寔非　為幕音莫○注疏本作幂
駹亡江反○注疏本亡譌步案周禮牧人尨亦音亡江反　差飾初皆反○注疏本勅賣反非
諸突本又作窔○注疏本作窔　載蓑○注疏本作簑　用茶茅務○注疏本作茅秀
管○注疏本作菅　翫好○翫今注作玩　為柴○舊譌柴毛注疏本又譌作柴張淳所見是為
柴二字　矢猴○舊作猴矢張淳云釋文猴上更有一矢字然則必本作矢猴矢後人刪去其上一矢字
耳上矢字為下猴矢志矢作目非衍文今乙正

士虞禮

作鉉○注疏本作為鉉　捋衣○注疏本作擐衣　既封劉逋鄧反○舊逋譌通今改正
淳尸之純反○宋本之作章注疏本作章皆譌舊之字亦改刻與內則同今從之　妥尸坐安
也○案注作安坐此似誤倒　擩人悅反○舊作而悅反譌今從宋本正　猶隋○注疏本墮之
猶言墮下也言猶二字誤倒聚作墮　猶養予亮反○舊予作才今從宋本注疏本同　為枯劉本
作栝音先古反○栝舊作枯譌今案音改正注疏本先古作先枯譌　為芉○注疏本作作芊譌　不
楬○注疏本作揭　勸彊○注疏本作強　于濟○今注作泲　烏翅○舊作烏翅譌
據周禮注改正宋本同　從也子容反○此音縮從之從注疏本乃置執几從席從下誤　差疏
初賣反○注疏本初作所　揃○注疏本作翦

特牲饋食禮

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注疏本禰作禰
為訊○案集釋本注有今文諏皆為訊六字今本闕　為壁○舊為作作今從宋本改張淳同
鈃○注疏本作鉶　兩敦文都愛反○注疏本變改作壂非　以筴○今注作策　齊
坫○今注作齊于坫　道之○注疏本作導之　朼載○注疏本作匕　刊其苦干
反○舊苦譌若今改正　抽扃古熒反○舊螢作熒今從宋本　東枋○注疏本作柄　炙
章夜反○注疏本夜譌掖　季少○注疏本作小　西碑○今本作壂　作激劉本作徼

音敷○舊敷譌數今依張淳說改　弟婦○注疏本弟作娣

少牢饋食禮

丁己音紀○宋本譌音祀宋于始正之　大廟○注疏本作大廟　圜而于宜反○毛注
疏本作圓于舊譌音今改正　省也○注疏本作省文也文衍字　割亨○注疏本作烹
侈袂本又作移○舊本侈作移今依宋本改　為錫○注本有今文錫為錫注疏本無錫為錫三字
釋文遂無所附麗　隋祭○注疏本作墮　挼于如悅反○舊如帨反譌今從宋本改正
作偏○注疏本作為偏　直於○注疏本作置于　先食啗之○注疏本食作飲官
本從釋文　袂音決○此條有譌錢氏大昕云今本注云古文替為袂袂或為載載替聲相近案袂與裁替聲
不相近載正字當作載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戴戴大猷秩乃與載聲相近祑字當作秩然不知陸氏巳誤為袂
與抑後人妄改與若作秩則當別有音必不音決明甚
有司本或作有司徹○注疏本有徹字

大廟○注疏本作大廟　爲儐○宋本作賓　氾埽○舊氾譌氾今改正注疏本作汎

竝併○注疏本併作拼　臬也○注疏本臬下有實字　碎鉼○注疏本作鉼

胳○注疏本作骼　刳魚口吳反○注疏本作空吳　捼如悅反○舊作如帨反宋本作人悅反今帨字從宋本改悅

以抒○毛注疏本作杼　膮許堯反○音與各經同宋本作呼雕反張云監本呼彫反

作臓○宋本作作臓注疏本作爲臓　延熹○毛注疏本誤延崇宮本已改正

禮記音義一攷證

通志堂別有禮記經注刻本後附釋文四卷係依淳熙四年撫州公庫本而此諸經後有乾德二年開寶三年諸臣銜名似其來更古然頗有不及淳熙本者當由後人改易之故今推擇其善者從之

曲禮

嚴○注疏本作儼　欲不如字一音瀸○舊脫一音瀸三字撫州本有之毛本官本並同案學記情慾下云如字一音瀸此正相同若無一音瀸三字則如字二字亦甚無謂此必後人誤刪今補　貴傶音或本亦作戚○注疏本作戚云音戚本亦作戚大謬今本同釋文　有斎○注疏本作蓄　咎犯○宋本注疏作舅犯　士丐本亦作句○句正字俗作丐今書內多從俗　弗享○注疏本作不褻　不辭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案說文辭不受也受辛宜辭之辭訟也此所引有脫誤　共給○注疏本作供　嬰母○注疏本作鸚鵡官本亦改從釋文不知孔陸本各不同也下皆類此　狌狌○注疏本作猩猩官本改從釋文　禽獸盧本作走獸○案單文則獸亦可稱禽稱禽卽不必言獸今此上明云飛鳥則此自當言走獸何必又贅禽字盧本是也　麀牝舊扶死反○本作舊扶允反譌今從宋本正與他經所音皆合　輕佻○舊作挑與注疏本同案宋本作佻今從之　八十九十曰旄○注疏本作耄　凊本或水旁作非也○水旁作毛本改爲作水旁近人語耳陸本不如此　四皓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官本增二字作東園公綺里季案不增亦可角舊作甪係俗字今從宋本作角讀爲祿李匡乂資暇錄云漢四皓其一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誤也至於改角里寫用里則謚謬矣案今所刻隸釋有四老神坐机作用里乃沿俗誤寫必非本來如此　爲槩○撫本作槪　瞑○注疏本作冥　無誆本或作誆同九況反○毛本誆作廷又衍一誆字誤　便易也○注疏本無也字　瞻無徐如字○注疏本無作毋此本似誤上無誆與此無字義同彼不音此亦何所疑而加音嫯本是母字故有音耳　膺葉○注疏本作靡揭足利古本是葉字今管子書作揲　謂掃○注疏本作埽是　令左卬○注疏本俱作昂足利古本作仰　挈本又作契又作絜皐絜皐依字作桔槔○舊作樗樺撫本作絜皐與細注合今從之注疏本作樗樺　請衽○官注疏本作袵

再辭曰固一本作曰固辭○足利古本作曰固辭也不恙○今注疏本作無恙又上有安否二字疑皆妄增改無作○注疏本作毋作書筴○注疏本作策毋勦○舊從力作勦誤所本從刀今從之應也○注疏本也作者跋半末反○注疏本作本末反誤惡也○注疏本無也字毋褰○注疏本作褰說文作攐同杝○注疏本作椸枷古本無此字○古本注疏本作古文誤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注疏本有名字醢○注疏本作醢慈渫○注疏本作涑后辭○舊作後辭今從撫本注疏本作後辨下亦同案宋本皆作辭酳又士覲反漱口也○舊士作仕漱作歎今從宋本毛本官本同能烹○注疏本作亨濡肉字亦作濡○注疏本作濡是醬也○注疏本無也字少牢徐式照反○舊武照反誤今從撫本毛本官本並同嚌之○今本注疏皆連上足利古本少牢下有醯曰二字則不速齏本又作齊○注疏本作齊梜箸○注疏本挾猶箸也此或省文押所見不同齕之徐胡切反○毛居正以胡切當作胡勿案下滅紇梁紇俱有胡切一香益古讀與醬音相近後人作胡結反其音正相似毛說

不必從拂其○注疏本作佛齊鳥○烏舊誤馬係沿宋本今各本俱改正筴綏○注疏本作策胄○下從冃與從月者別券要○券下從刀注疏本誤從力耶也○注疏本耶作邪是陸氏符通用肥也○注疏本作脆字俗作昭穆時招反○此讀韶也益古來相傳如此以爲爲司馬昭而改音者其說非也心很○非狠者車綏耳隹反○毛本官本作耳崔反誤軍碑○注疏本作壓之使也○注疏本臣不敢煩君使也無之字丘與區丘與區並去求反一讀區音羌剌反又丘于反案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惠氏棟云左傳火焚其旗敢于宗邱並讀爲區當音邱于反此去求羌剌二反皆非也孔氏疏謂邱與區音異而義同亦誤案漢和帝之名當作肇伏侯音兆韋懷引許慎音火可反二音不同冠娶○注疏本作取與前同是也麗○注疏本作驪非贅○注疏本作摯善簡○注疏宋本正德本皆同古本足利本亦同嘉靖本改作躪官本從之毛本更誤作躪自御之依注音訝○釋文所見注必本是訝字今注疏本作迓五禍本又作籍○案爲字不當從雋陸氏不加審擇非也爲縈本又作縈○宋注疏本作縈足

利古本亦同說文有縈無縈

曲禮下

適子丁歷反○舊多歷反今從適例改行舉足一本作行不舉足○注疏本有不字作諡○舊作謚今從宋本正與說文元本合傎○注疏本作顛齊衰本又作齋○作舊誤曰今從衆本廄庫○庫舊誤車今改正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同○注疏本皆與一本同皆爲○注疏本作皆自爲貶損憂民也釋文自當在爲字下不恙○注疏本作無恙與前同皆揖○舊誤置弓一人前今移正某父○注疏本俱作甫卝人苹猛反徐故猛反○注疏本作卯乃童卯字作卝爲是撫本音辜猛反毛本官本皆從之又注疏本故猛反作故孟反非周禮卝人徐音犢犢猛反冶冶氏爲篇鍬○毛本官本作冶氏爲煎金非段本又作瞂○宋本足利古本注疏皆作瞂曰享許兩反○舊作亨今從撫本易經內凡燕贊之字皆作亨有說見前自陝依字當作陝○石經及宋本正文皆作陝注云當作陝從夾爲是舊陝字誤作秋義

無所取今改正天子謂之伯父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注疏本有似非衍於郤○郤舊作郤詬今改正下同自謂寡人一本作自稱○注疏本作自稱曰寡人甓將六反○毛本官本子六反同上篇嬬人○注疏本作孺人使自稱本或作使者自稱○注疏本有者字數畜許又反○毛本官本作許六反非歲徧本又作遍○毛本官本又字作亦腨肥本或作腜○案此正文當作腜肥釋文當作本或作腨覲鄭注云春秋傳作腨則此不作腨明矣釋文下又有作腨徒忽反一音若腨字上先見當云注同下不必更出矣腜各本俱誤腜此段當以左傳釋文互證脡祭他頂反○注疏本作肥頂反誤蘇其字又作箕語箭也○箕疑其嘉疏本又作蔬○注疏本作蔬傎壞○注疏本作顛游目○舊作遊目注疏本同今從撫本大夫與士肆本又作肆○舊肆作互易注疏本從之案內則請肆簡諒釋文亦肆請肆本又作肆則此亦當同今從撫本轂朝丁劣反○注疏本竹劣反是後人所改凡丁字多改作竹後不恐著樊纓○足利本與釋文同注疏本作繁枳椇○注疏本無椇字足利本椇椇椇也與釋文合是今本脫耳

掃○注疏本作埽

檀弓

不樂如字又音洛○舊作又音岳則仍是如字矣今從各家本正　卽周○注疏本作堲下折卽亦同又四周於棺舊棺作家謌今從毛本官本正　乘翰字又作鶾○舊從鳥作鶾謌今改正　孋姬○注疏本作驪　共世子○注疏本作恭　誄之諡也○舊作誄今從宋本　隅坐

不與成人竝音竝○竝爲竝之俗體當以人所習讀曉之耳　臺駘上音胡下音台○毛本官本作下音臺謌　大高一音㘅佐反○書內多作大他佐反文亦云勑字誤下已猶大重肯不足見利考下　皮藏○皮舊從支謌今改正注疏本亦同　副音付○注疏本音仆非　來者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注疏本同一本　離羣上音利○注疏本利作罹此類音同而字俻　精麄　稅○注疏本作說　枻○注疏本作曳　涕音體○亦可讀他米　俗本又作麄○陸作不辨反　之耆○舊作嗜注疏本同今從撫本　委乎○注疏本作萎　來之本又作徠○舊作

俠作挾謌今從注疏本　衛明本又作鄉○注疏本作鄉　如禍○注疏本作如禍毛本官本並改從釋文　干栭○注疏本作盾　埴池依注音貞徹○舊謌徐今改正　飫於頒晚反○注疏本作飯案前云食旁作卞扶万反此不相應之毛本官本皆脫古本足利本有過字　且服也本或作且服過有○唯岳本注音岳　請斿○注疏本又作游本作斿　縱縱依注音總○岳　子瑣依字作瑣○注疏本作瑣　給衰下七雷反○注疏本作七回反　縱依注音總○本作總近本作總依正體　已斂○舊誤置縣棺前今移在前　反復○注疏本作覆岳本古本同釋文　椑

徐旁盂反○毛本官本旁作戾謌　飯者同晚反○此與前一例不盡從下　飾○本又作飾舊作蔑今從各家本　於蘗○注疏本作縿　無緌頭緌　本官本迺作匜　周帀本又作迊○毛本子合反　子合謌子答　能濕與○注疏本作溼是濕同陸氏每不辨　銜枚下莫杯反　○杯舊作坏今依詩周禮音改正　其焉○注疏本作供

檀弓下

爲差

爲差○案注云尊卑以此差之陸所見或不同　頳然○注疏本作顈　子斯依注音子○題名繫字當爲顈說文此從顈省　重與負也○毛注疏本無也字本作重與大誤也與負　笄　袒括　愠哀○舊笄三下閒以縣諸前齊　又袒括在愠哀下今移正　俠本作夾○注疏　羨道音義隱云羨延○音義字疑衍　愠斯　後本皆誤衍文○此句上本有無斯愠一句　班白今從宋本　既注本皆或有於此　懣焉來愆見○宋本空小注二字依通例當補　鄉也

撫本同毛本　嗾叔○注疏本作嗾　諫爭爭闘之爭○此音非疑當音諍　行之　粥○舊行在斂之下今移正　以綷今○案注以爲則不以其母爲改○舊誤其母　斂手○注疏本作斂首是首字○今亦同　爾已○注疏本作以　其母○注疏今　依字音手文所讀　當巧者　爵人爲○之公　改作一本作何盜改母爲母　字也說文爲爾與鄭注不合失之矣　雅在焉故以爲字　弗能不下句○注疏本始作弗　馬㲴注○

疏本作皙漢書古今人表作皙○注疏本作皙是說見前　癈廬○注疏本作敝　攢塗作攢○注疏本塗　有餽　同跛　虛墓○注疏本作墟　粱粻作○注疏本是粻　巳夫音符○舊本毛本官本作扶今從宋本　以祏○注疏本作祏　頓也○注疏本作頓　有殺下○注疏本作下子般殺亦同獄　本亦作發○舊發字下說見前　之畜狗○舊狗字誤脫在畜之下今移正　子貢　然誤今依撫本改正　竅○注疏本作闚　追然○注疏本作退　不雨○舊誤在鄉下今移正而　綦矩○注疏本作槼本說文下同

王制

肥墝本又作墩○注疏本作墝說文有磽墩無墝疏本作墝　覜聘○注疏本作頫聘　章管○注　自陝○舊作陝今從宋本　之涂○注疏本作塗　頫○注疏本作頫　不麛本又作麛麑○案說文麛義別　不揜○注疏本作不掩　之畜○注疏本作蓄　豐耗○注疏本　作耗俗字　鬬字又作頸○俗字　郊鼓○注疏本作鰥　黄

能○注疏本作熊 沛也○注疏本無也字 旃裘○宋注疏本旃作旜今本亦同釋文
相鄉○注疏本作鄉 耆欲○注疏本作嗜欲 傜役○注疏本作繇役 命女
○注疏本作命汝 郵罰俗作郵○舊郵誤郵今據郊特牲改 例也○舊作例人誤今改正
苛察○注疏本作阿察 札書側八反○注疏本作策書音測入反誤 止觀○注
疏本作上觀誤 聖○注疏本作皇 廩力甚反○舊作兵品反誤今依月令音改他處亦多作力稔反
提挈○注疏本作提挈 絜清○注疏本作潔清
月令
於陬○注疏本作諏 宓戲音密又音服○案音服當作虙伏戲本當作虙戲 其器○注
疏本作器 祀竈○注疏本作竃 還乃○注疏本無乃字 帝藉○注疏本作籍後同
徑術○舊作經術今從注疏本 猋風○案說文有猋字無猋字 挻治○注疏本挻作
梴誤 奮鐸○注疏本作奮木鐸 權槩○注疏本作概 小閒○注疏本作少閒

沍寒○注疏本沍作冱 毋無○注疏本作鴾毋 螻○注疏本作螻 蟈 樀也
又丈僞反○宋本僞作爲 挍數○挍當從木 礫礰○注疏本作攦 蛙○舊誤在邱蚓
上今移正 菫挈上皮八反○初學記作蓷挈上音蒲結反官本挈作絜誤 以粗○注疏本作麤
應鍾○宋本撫本皆作鐘 無索○注疏本作毋索 則執○注疏本作縶 耆
欲○舊書作嗜注疏本經文作耆依宋本則此作耆注疏本作嗜足利古本亦同今從改 爲熒○注
疏本作熒 始鷙○注疏本作摯 傜役○注疏本傜作徭撫本傜役與前同 徑音逕○案
此當在耆欲句下 溽暑○注疏本作溽暑 夏日○舊誤置菉地下今移正 菉呼覽
反○舊呼作好誤今依周禮音改 土畜許又反○舊許作呼誤 隄本又作堤○舊堤作提誤
朝宴○注疏本作朝燕 脩囷○注疏本脩作修 務畜○舊誤置坏戶下今移正
僇禽○注疏本僇作戮 之簿徐步各反○舊各作角今從撫本注疏本同 熊蹯
于弓反○舊于作平譌今依詩斯干音改 椓聚○注疏本作涿聚與韓非子史記同漢書古今人表作顏

涿鄒 害處尺慮反○前後俱作昌慮反 爲壟○說文下從土 曷旦苦割反○注疏
本作鶡旦苦割作戶割 麋角解○舊誤在馬籠之下今移正 上行時丈反○案前俱作
時掌反 雞始乳○注疏本無始字 錤音其○注疏本作音基是

禮記音義二攷證

曾子問

於禰〇注疏本於作于
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〇注疏本有奠字
脫〇注疏本作說案脫亦當連衰字
賓長知丈反〇注疏本竹丈反
作謚〇舊作謚今從宋本前後皆同
其詞〇注疏本作辭非
不附祭本或作祔〇注疏本作祔
于坂〇舊從亘非當從互得聲下倣此
塗邇音迩〇注疏本音爾
即周本又作塱〇注疏本作塱
柴〇注疏本作貲案柴說文作柴廣韻作柴

文王世子

壹飯〇注疏本作一飯
九聆本或作齡〇注疏本作齡
莅作〇注疏本作涖下同
干楯〇注疏本作盾
舍采〇注疏本作菜
語說徐始銳反〇舊銳譌說今依宋本改
廣三尺三寸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〇注疏本有三分二字
諸父守貴室本或作守貴宮貴室〇注疏本有貴宮二字

含胡暗反〇舊暗譌諳今從宋本正
則織依注音鍼之林反〇刺也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織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〇案如釋文則注本作纖讀爲鍼鍼刺也鍼刺又見下今注作纖讀爲殲殲刺也正所謂依徐音而改者殲訓爲刺不可通自當從釋文爲是
以樂闋〇案上注有獻畢而樂闋陸氏以注不音然下以樂音洛亦出注又何以音此有舛錯
以樂〇案上以樂闋之下無以樂字唯以樂闋之前有注云師樂爲用此以樂當作師樂當置以樂闋之前方順且上注以樂之亦止當讀如字

禮運

逮一音大計反〇舊大作代今案書內多作大計改之
無匱其媿反〇注疏本作其魏反
遂死疾皃也〇舊作疾貌今從宋本并補也字
掬本亦作臼音蒲侯反〇案臼匊掬字舊作杵臼之臼譌今依宋本改正但不當音蒲侯反上抔音步侯反此音與之同疑當有又作抔三字脫耳
樔本又作巢〇注疏本作巢
合饗〇注疏本合作瓴
及甒大也〇注疏本無也字
以冪〇注疏本

中從莫譌
示號本又作祇〇注疏本作祇
釿本又作鍘〇注疏本作鍘案釿乃樂器此當作鍘下竝同
於乎〇注疏本作嗚呼
孔甯〇注疏本作寧今亦依釋文改
取殺〇注疏本作取殺下不悉著
以治政下文注以治事同〇舊事譌政今依下文改
肅峻〇注疏本作驗
煇光〇注疏本作輝
竝併〇注疏本作并
播於波左反
五行四時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〇注疏本於字正在五行下案前播音波我反此處舊音彼左反注疏本作彼佐反疑皆非
爲畜許又反〇注疏本作許六反譌
畜本又作猶〇注疏本作猶
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〇注疏本以此十五字混入注案宋本并足利古本竝不譌
罷也〇注疏本無也字
不種不亦作弗〇注疏本作弗
有畜〇注疏本作蓄
卝人革猛反〇舊革譌華今改正
而取〇注疏本作娶
之栽〇注疏本作災
澧〇注疏本作醴
胎土才反〇舊土作七譌今依宋本改正上卷音吐來反
而窺〇注疏本作闚

禮器

框懼〇注疏本作匡懼
堵者本又作闍〇注疏本作闍
五重下及注皆同〇舊譌注及下皆同今依宋本撫本正
熏裳〇注疏本作纁
幎〇注疏本作鼏
誠殼本又作愨〇注疏本殼作愨
不摩本又作麾〇注疏本作麾
不萊不亦作弗〇注疏本作弗
於鉼〇注疏本作瓶
詔圜本亦作詔圓〇注疏本圓作衍改詔圓爲詔圓係妄改
順之至也順亦作愼〇注疏本作愼改云順當作愼非古順愼本通
幾之〇注疏本無之字
作護〇注疏本作濩
屬屬之六反〇注疏本之玉反

郊特牲

誠慤〇注疏本作愨
饗禘音藥〇當音樂今音藥者豈以樂尚有兩音之不同與
婁嘆〇注疏本作屢歎
時難〇注疏本作儺
北庸〇注疏本作墉
圜丘〇注疏本圜作圓
氾〇舊作汜譌今改正
卷〇注疏本作衮
冕戴〇注疏本作戴
璪
迎貓字又作貓〇注疏本作猫案說文無猫字貓亦新附有之
蕰財〇注疏本作蘊
既蜡而收〇舊

蜡譌唶今改正　麋鷚字又作鷚字林作膜○宋鷚字無攷宋注疏本作鷚官本同膜舊作膜今從宋本無本正　麷○注疏本作薦　彫○注疏本作雕　俎奇○舊譌寄今改正　冠義注始冠冠而敝之○始冠句冠而歟之又一句舊少一冠字今補　毋追○注疏本作母　執贄○注疏本作摯　說齊字又作說○注疏本作說　脂毒隱義云脂久也久酒有毒○周禮昔酒昔訓爲久此作脂借也周語不厚味質脂毒韋昭訓脂爲亟又一義久酒有毒論殊不然今酒以經久者爲佳

內則

礲○注疏本作䪼　如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注疏本有事字　衿纓○注疏本作纓　苛養本又作癢○注疏本作癢說文無此字　灑埽○注疏本作掃　孺子○注疏本作孺　何止○注疏本作趾　唾涕○注疏本作洟　解也○注疏本無也字　姑子○注疏本作與　解劬○注疏本作倦　榠又呂紹反○舊紹作糾今從宋本與周禮□人同　苞苴○注疏本作包　蜱本又作蚍　蚳本又作蚳○注疏本作蚳蜉蚳字舊宋刻宋本作桴譌官本依

說文改蠶其重文作蚳皆正字也然陸氏於他經注往往作蚳蚳必不於此獨從說文故今定爲蚳字　麐○注疏本作䗪下同下卷䗪爲亦同　蠭本又作蜂○注疏本作蜂說文作蠭古文省作蠭無蜂字　用齏○注疏本作薤齏本多作薤非也　鶉雞羹本又作鶉羹雞羹○注疏本作鶉羹雞羹　鰋人又工孟反○舊工譌下今依宋本改正　麃○注疏本作麃　鹿䴢於僞反○案廣韻作䴢於爲切　云鹿肉音不同　異粻字林丈量反○舊作字林云量也譌今從毛氏正誤改爾雅作丈庚反　齊　喪○注疏本作齊衰譌　三王有音又出注○案宋本注作有讀爲又此陸氏所本也今本作有善爲

注譌　若將依注音牂牝羊也○案郭注及說文以羊爲牡羊此作牝羊依爾雅及毛詩傳牂　涂　背乾塗○宋本作涂注疏本同　鉅音巨具據反○案仲子云其據上似服又字　使湯本一　作使其湯疏本有其字　穰如羊反○舊如羊倒今乙正　脄莫下亦作脫舊脫作脫又今○　從注疏本改　醯與○注疏本作醯醯與　湛諸又直蔭反○舊脫又字今案當有補之　糁食○注疏本作糁　聚焦○注疏本作燋　同柂○注疏本作椸　年未五

十本又作年未滿五十○注疏本有滿字　齊漱側皆反○舊側皆作爭皆今依通例改此當以將御者齊爲句下漱漱二字爲句　者○注疏本作嗜　孩而名之字又作咳○注疏本作咳孝經疏引作孩　三月之末一本作子生三月之末○注疏本有子生二字孝經疏引子生三月無之末二字　請肆○注疏本作肆　條也○注疏本無也字

玉藻

四簋本或作簋○注疏本作簋　朋也○注疏本作背也　燕鄉之細也退謂　傷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傷側也遜君之親黨○注疏本有退也字及遜君之親黨五字謂傷側也之　上依正文亦當有退字此與注疏本皆闕　先飯扶晚反○舊扶作頰今依注疏本改　逡遁○注疏本作逡巡悉但　閒傳直專反○案閒傳篇名此音誤孔云當作直戀反　散送悉旦反○案孔說云　當作譌反此本　不旄○注疏本作髦　青犴○注疏本作犴文○案犴爲犴之重文　無說本又作稅○舊又作亦今從宋本撫本改　裳緝緝也○案此注脫齊下裳下字　爲或

○注疏本作惑案或爲惑本字　與哉○注疏本作災　佩璓徐又作璓同○宋本璓作璓　先君子悉薦反○舊薦作見今從注疏本改　補脫重也○注疏本無也字　慎乎　尊卑也○注疏本乎作於無也字　靡迺○注疏本作匜疑誤　圈豚○注疏本作豚　頤霤○舊托弁行刻刻之下誤今移正　宿宿○注疏本作縮縮　噦咳○注疏本作欬　如睹○注疏本作覩　有下○案注云謂謂傾身以有下也本皆同唯毛本作自下官本同　分陝失冉反○案陝當作陝

明堂位

偝也○注疏本作背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案之字疑當作二字　藩服○注疏本藩皆作蕃　壹見○注疏本作一見　卑侯○注疏本作俾侯　彫篹○注疏本彫作雕　自卷○注疏本作袞　劂○注疏本作摩　桴思○宋注疏本作浮思今改從釋文　左伎○注疏本作仗字是　蕃鬣郭璞兩被髮○爾雅注髮作毛

大○注疏本作泰　大琴徐本作瑟○案今文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豈徐所見本無大瑟而故以琴爲瑟與陸氏引之當亦本無大瑟否則語不可通　憄悚○當從東此從東譌　重牙直龍反○舊於無句之下有重直龍反四字乃因此文而誤衍今刪去　四連○注疏本作四璉　秃土木反○舊土作上譌今從宋本撫本改　黻音弗○案正文作韍注云韍或作黻則不當單音黻字豈陸所見本正文作黻注云黻或作韍與　繐○注疏本作總

喪服小記

別男女○舊女譌子今從宋本正　子期○舊作之期譌案注云女君猶爲子期今據改正　說喪○注疏本說作稅　不貳降一本作隆○宋注疏本作隆今依釋文改降與正義不合　不絕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注疏本有本字

大傳

叶○注疏本作汁兩通　氾配○注疏本氾作汎　省於案爾雅云省卽訓善○孔疑云字衍

〈禮記音義二攷證　五〉

干祫○舊干譌于今改正　不贍○舊贍譌瞻今從宋本正　長長後除注所建者長也竝同○案後注周之禮所建者長也此處宋本亦作建字然建字亦可通今姑沿舊本不改　婚姻○注疏本婚作昏

少儀

適它○注疏本作他　絜清○注疏本作潔　不特○注疏本作犆　扡○注疏本作拖　怠惰○注疏本作墮　爲懽○注疏本作歡　稅屨本或作脫○注疏本作脫宋本或字作又撫本同　稅綬○注疏本稅作說　菅蒯○注疏本菅作管今本亦依釋文作菅　爲騶本又作馴○宋注本作爲馴今亦依釋文改作騶　右鬐○注疏本作鰭　濊○注疏本作穢今亦改從釋文　捲犂之○宋注本作剉離之　有湆○當作湆陸此書通作湇　焄○注疏本作葷　柄尺○注疏本作尺柄倒　嚌之○注疏本作嚌之　揣于本又作換○舊換譌懦今依湳改作換亦見前文　臂臑說文云臂羊矢○案徐錯云以其骨似羊矢故名

九个○注疏本作箇下同　彤幾○注疏本彤作雕

〈禮記音義二攷證　六〉

禮記音義三攷證

學記

樂其 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此音樂其友句也何以先音岳陸氏於當音洛者亦往往音岳如易繫辭傳所樂而玩但音岳或古人不細分別無足怪也但此前有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樂當音五孝反而陸不音豈謂當讀如字音岳而他音皆無當故闕之與 **來洛** 此二字竝從冫或水旁作非段云說文無洛有洛字水乾也○王篇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洛竭也則此注洛當作洛舊水旁作水旁今從注疏本與前後文一例 **始駕者** 一本作始駕馬者○注疏本有馬字

樂記

肉湆 ○湆當從門泣聲陸氏竝皆從日姑仍之 **訶鄒** ○當作鄒為正 **無邪** 字又作耶同似嗟反○陸每以耶同邪不單以餘嗟反作語詞用 **治辨** ○注疏本作辯下同 **獲雜** ○舊作獲唐人往往即讀為獲字究誤今改從正體 **鎗** 七羊反又七衡反○案七衡舊作吐衡毛本作叱衡官本作士衡皆七之誤今改正

雜記

緇裳帷 本或作緇布裳帷○注疏本有布字 **篆** 本亦作薦○注疏本作薦 **世柳** ○注疏本作泄柳 **鴶悲** 本亦作孺○注疏本作孺下似此者不具出 **倨僈** 本亦作慢○注疏本作慢 **紒** 字又作紒○注疏本作紒

喪大記

入諦 本又作啼○注疏本作啼啼案古諦與啼通用管子大匡篇冢人立而諦荀子禮論哭泣諦號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蹶蹈而諦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諦 **巫止** 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注疏本作巫止於門外 **用櫕** ○當從贊後似此者不具出

祭法

繆乎 ○注疏本作謬

祭義

旣濡 本亦作濡○注疏本作濡 **仲尼嘗** ○嘗當從旨凡從甘及下作嘗皆俗字 **濟濟** **者客也** 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注疏本客作容下客以遠亦同正義云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此說殊未然鄭注云客以遠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非孝子所以事親也若兩句皆作容字何須如此分疏正爲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遠正申明容字之義客禮豈可以接親親乎其旨顯然而作正義者反謂於文勢不便殊不可曉 **神見** 一本作神可見○注疏本作神可見 **於廋** 本又作搜○注疏本作搜案廋訓匿搜南越人名犬義皆別此當作蒐 **凍餧** ○案說文餧飢也一曰魚敗曰餧則餧乃餧之本字後人始作餒注疏本作餧 **之差** 本又作之等○注疏本作之等 **爲筴** ○注疏本作策 **耆欲** ○宋注疏本作嗜欲

哀公問

親迎 魚敬反○舊迎敬反誤當是迎本或作逆字有脫誤耳今從前後例作魚敬反

仲尼

眣畝 ○舊作畒畝今從宋本正

坊記

斯驕 本亦作驕○注疏本作驕 **駮親** ○駮當作駁此書多通用五經文字載二字猶有別

禮記音義四攷證

中庸

有佑○宋注疏本作祐後來皆改從釋文　所憾本又作感○古即用感爲憾　治之要也一本作治國之要○注疏本作治國之要無也字　方策○注疏本作策　蜾螺本亦作蠃○注疏本作霍　華嶽本亦作山嶽○案山嶽是也中庸子思所作何爲近舍泰嶽而遠取華左傳山嶽則配天有成文矣當作山嶽無疑　鮫龍○注疏本作蛟　慎德一本又作順○舊注疏本亦作慎惟毛本作順　優優倡優也○此語不曉何義得無竄入歟　明叙○注疏本作序　蠻貉本又作貊○注疏本作貊案說文無貊字　隱遯本又作逝字○宋注疏本作遁足利本作遯今注疏本作居

表記

刈乂本又作艾○注疏本作艾　強焉一本作俛音勉○注疏本作俛　靖共本亦作恭同○毛注疏本作恭今作共當是依釋文改　則慎本亦作古昚字○昚下從月譌今依說文改

緇衣

以錯本亦作措同○注疏本作措　不貳本或作貣○舊貣作貸今依中庸改正　章義○注疏本作善　亶本亦作癉○注疏本作癉　儗射本亦作擬○注疏本作擬　天作孽可逭也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逭也○尚書無也字　不可以逭本又作逭○注疏本作逭是　祁寒○注疏本祁作祈當是誤　是故一本作是以○注疏本作是以

奔喪

奔卷○注疏本作喪　不以數也本亦作不以爲數○注疏本作不以爲數

問喪

之糜本亦作糜同○注疏本作糜　耶中亦作邪○注疏本作邪是　袹頭本或作貊○注疏本作貊袹貊二字皆不見說文釋名作陌頭說文亦無陌字　猶傎○注疏本作顛說文無傎字

三年問

蹢躅○注疏本作躑　踶字或作踟○注疏本作踟

深衣

若卬○注疏本作或卬

投壺

稅屨本亦作脫○注疏本作脫　八筭○注疏本作算下同　請爲勝者立馬俗本或此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注疏本有此五字

儒行

怪妬○注疏本作妒與說文合經典內多作妬字

大學

如瑳○注疏本作磋說文所無　如摩本亦作磨○注疏本作磨說文無磨字　吾聽訟

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注疏本與論語同　賁事本又作僨○注疏本作僨　拒之本亦作矩○注疏本作矩官本改從釋文注仍作矩　偝棄○注疏本作倍棄官本改從釋文　爲巨○注疏本作作巨　若有一个○宋注疏本作介足利古本同說文無个字　無它○注疏本作他　佛戾○注疏本作拂戾　迸諸北孟反○注疏本北皆作比例誤

冠義

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案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正義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以注疏推之經文鄉大夫當作卿大夫而疏之兩鄉字亦卿之譌見大夫不當遺卿注於鄉先生始釋爲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字可見若指地官之鄉大夫則諡偏矣此字沿誤已久陸氏亦不能辨而云竝音香更使後人不復致疑矣

昏義

昏者一本作昏禮者○注疏本作昏禮者昏字注疏本竝同官本依說文改爲昏不知說文氏从低省之訓實

非許氏元文且又明云一日民聲則當從民明甚且蚰部蟁即蚊也又作蟁云蟁或從昬以昬時出也其他从昬之字亦甚多注疏本作昬乃正字不當反改爲昏 **昬** 說文作蔓字林几敏反以比昬爲𧦝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亦易几○比昬疑是此昬案說文昬从己承讀若詩云赤舄己己此段文有脫誤

聘義

拜況 本亦作貺○注疏本作貺說文新附字 **雍** 字又作饔○注疏本作饔○ **亨** 本又作饗○注疏本作饗案說文享作亯獻也饗爲鄉人飲酒義別 **以媿** 本又作愧○注疏本作愧說文媿爲正字愧或从恥者 **一食** 一又作壹○注疏本作壹 **致** 本亦作緻○注疏本作緻 **枯木** 亦作槁○注疏本作槀

春秋左氏音義一攷證

春秋序 本或題爲春秋左氏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舊本左傳中閒無氏字陳氏樹華以爲當有今從補之沈文何陳書作沈文阿然此處宋本作何前注解傳述人內亦作何字仍之 **之乘** 一云兵乘○舊作一云兵車譌今從浦氏鏜校改 **記注** 字或作註○注疏本作註昔內並同 **參會** 七南反○注疏本作士南反譌今改正 **創通** 字書作𠛮○注疏本字書作字林亦腝改浦疑書是亦字正與宋注疏本合當從之

隱公 諡法不尸其位曰隱○舊本諡皆作謚出後人所改以五經文字攷之作諡爲是宋本作𧮫 **皆**

放 ○注疏本作倣下並同 **則衰** ○注疏本作縗 **沼時** 本又作沚○注疏本作沚 **以**

歿 ○注疏本作沒 **是何** 本又作荷○注疏本作荷 **傳見** 一本作具○注疏本作具 **蘊** ○注疏本作縕 **汎城** 音凡○注疏本汎作凡 **強[illegible]** ○注疏本作彊 **伐載** ○注疏本作戴 **公孫閼** 安葛反○注疏本於葛反譌 **沁** 七浸反○注疏本七侵反譌 **鄎** 一本作息○注疏本作息 **請殺** ○注疏本作弒

桓公

粢食 餅也○注疏本作餅也譌 **不鑿** 字林作毇○案說文作糳從毇丵聲糲米一斛舂爲九斗曰糳 **馬膺** 於陵反○舊本於稜反譌今從注疏本改 **築陽** 音逐○注疏本音竹譌 **湏城** 本亦作郎○注疏本作郎 **婁盟** 本又作屢○注疏本作屢 **盧戎** 本或作盧○注疏本作盧戎 **縕于** ○注疏本作於石經于 **曹與** ○注疏本脫曹字 **之椽** 說文云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舊作周謂之椽案說文云榱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今依本書改正

莊公

遜于 本亦作孫○注疏本作孫 **鄑** 子斯反○宋注疏本改作子漸反譌十一年同 **父殺** ○注疏本作弒 **入員** 或作鄖○注疏本作鄖 **讇也** ○據此注當有讇也三字注疏本脫 **解** 古買反○舊作嫌蟹反譌今從注疏本改 **將率** 率又作帥○注疏本作帥 **繩** ○舊本誤作以

語下今乙轉

般庚 步干反本又作盤○注疏本作盤步干作步丹

以畔 ○注疏本作叛反以畔為俗字誤

盍納 胡臘反○注疏本作胡獵反誤

將將 本又作鏘○注疏本作鏘

彊 ○舊本作疆今依石經改

嚮入 本或作向○注疏本作向

鬬穀 漢書作穀○袁氏文云穀無乳義當作穀廣韻穀穀皆乳也舊穀作穀誤宋本正義正作穀今據改

書殺 ○注疏本作言殺

閔公

乘軒 許言反○注疏本作許元反

孔嬰齊殿 丁練反○舊本作丁見反案書內多作丁練反此處注疏本亦作丁練反今從之

熒澤 ○注疏本作滎譌石經作熒

迸散 桑評反○廣韻北評反音亦相似注疏本作必評反

僖公上

常準 ○注疏本作准

懦 傾音讓犬反○舊讓犬作讓丈譌今改正

夏四 ○舊作夏六譌今改正

陳袁 本多作轅○注疏本作轅

漢以為池 本或作漢水以為池水衍字○注疏本有水字

之羭 羊朱反○注疏本并入上羭字下云下羭同音釋文無此例大音犬譌今改正

尨 莫江反○注疏本作莫紅反譌 茸

取焉 本又作娶○注疏本作娶

惡大叔 叔又作州○注疏本作叔又作州譌

耋老 ○注疏本作耊

顛隊 ○注疏本作墜

凱 本亦作愷○注疏本作愷

悌

下邳 蒲悲反○注疏本蒲作滿譌下拔余一條同

小駟 音四○注疏本音士譌

忕也 ○舊忕從大譌今改正

子罃 於耕反○舊作於寅反譌今從注疏本改

絻服 又作免○注疏本作免

曰上天降災 此凡四十二字檢古本皆無○四十二舊作四十七連乃舍諸靈臺數在內也靈臺杜有注則本不連在內故今定為四十二字

無衁 ○舊本衁從皿譌說文在血部引此文五經文字亦同今定從血

講虛 本又作構○注疏本作構

蛾晳 本或作析○注疏本作析

春秋左氏音義二考證

僖中

而隊 ○注疏本作墜

公與斂 本亦作公與小斂○注疏本有小字

為長 于偽反○舊作丁丈反案上文長衛侯已云下注同此當音為字不當音長今改正

不勝 又尺證反○舊尺作升譌今改正

東徑 音經○注疏本作東經

而復之 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注疏本有伐字石經同

適妻 ○注疏本作嫡

早莫 ○注疏本作暮

上嚮 ○注疏本作向

伏戲 ○注疏本作義

所殺 ○注疏本作弒

而御 ○注疏本作禦

以呈 ○注疏本作逞

登陘 ○注疏本作升陘

伯儵 本又作儵○儵字是注疏本作鯈後鼓同

不殁 ○注疏本作沒

駢脅 說文云駢并脅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案說文骨部骿并脅也引此傳舊本作脅并倒今乙正廣雅膀胠胉脅也幹謂之肋與所引微異

而殺 ○注疏本作弒後不盡著

女中宿 一本作女中宿至○注疏本有至字

懼者其衆矣 本或作甚衆矣○注疏本其作甚

子臧之及 一本作之服○注疏本作之服

亨醴 ○注疏本作饗

柩 其救反○舊其久反注疏本其九反皆譌據三十二年音改正

壺飧 ○舊作飱譌今從石經改正下同

至巂 本又作酅○注疏本作酅

為稱 尺證反○舊無此條從注疏本增

適子 ○注疏本作嫡

僖下

責禮也 本或作責無禮者非○注疏本有無字

郤縠 本又作縠○注疏本作縠

猶勱 ○注疏本作勵

上嚮 ○注疏本作向

韅 說文作韅云著掖皮○案今本書作著掖鞥鞥从革弇聲一曰龍頭繞者

靷 說文云引軸也○舊無引字從本書增

鞅 說文云頸皮也○本書作頸靼也靼柔革也从革旦聲

絆 ○說文無

卑 ○注疏本作俾 隊

瓊玣 ○注疏本作弁

夜縋 丈偽反○舊丈作文譌今改正

孟子 本或作孟分○石經本作分後改子

適母 ○注疏本作嫡

猶卒 寸忽反○舊子忽反今從注疏本改

鉏也 本又作鋤○注疏本鉏作鋤

文上

期之日〇注疏本期作朞　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作王使一本作天王使〇釋文
本此句上無王使二字注疏本有之石經錫作賜　惛亂〇注疏本作昏　覆卑〇注疏本作俾
閏上一本無閏字〇舊作一本無上字案注云當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閏上故日逆祀若去上字便不成
文故今定為無閏字文令居之上亦當如前注有今字　適夫人〇注疏本作嫡下多同　平
與〇注疏本作與　而隋〇舊作惰誤今依注疏本改　棐依字作棐〇注疏本作棐
公子變息協反〇注疏本正文脫公字　當也〇注疏本無也字　僻獄〇注疏本正文
作辟刑獄此當是辟獄刑　中行〇注疏本中作仲　王臣本或作壬臣〇舊誤作五臣今據定
四年音改正　廢適〇舊廢誤殷今改正注疏本適作嫡　大皞〇注疏本皞從白非　華
禦事〇注疏本禦作御　能蘗〇注疏本作蘗　戴己一音紀〇舊音杞誤今依十四年音
改　公斝俗作斝〇舊斝作斝注疏本改作婚案斝字見五經文字今從之　僻陋〇注疏本
作僻　公與斂〇注疏本作公與小斂

文下
叔彭生叔又作卅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〇注疏本卅誤州有仲字　御之〇注疏本作禦
彫班〇注疏本作斑石經班　負亭本又作郎〇注疏本作本又作郎誤　未斧〇注疏本
作求嫁　徼福〇注疏本作儆下同　禱求丁老反〇舊作丁考反今從注疏本改　于
棐方尾反〇注疏本方味反　以筴〇注疏本作策　馬檛字林作策〇案當作策　多
齊〇注疏本作齋　子燮昔協反〇注疏本昔協反案前作息協反　汙君汙辱之汙〇注疏本
作污汙辱之也大謬　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子順公説〇舊順作貞今依史記改下同
儵直留反〇儵當作倏　乘馴〇注疏本作騂誤　而監移驗反〇注疏本以驗反似當作以
贍反爲是　以扑字玄從手作木旁非也〇舊扑作枚別從木説文無扑字此手與木必互誤　匿
也女力反〇注疏本女乙反孔云是　獲契古文作卨〇舊作禼誤今改正　契作斯列反〇
與上息列反同上條應云下注同此可不重出　謂鮌〇舊作鯀今從宋本　四窻本亦作聰〇注

疏本作聰
宣上
要取〇注疏本作娶　侵崈〇注疏本作崇　命於楚本或作受命於楚非也〇注疏本有
受字　臧百本或作臧百人者人衍字〇注疏本有人字　宜其禽也一本作宜其爲禽也
〇注疏本有爲字　私感〇注疏本作憾　多鬣字又作鬣〇注疏本作鬣字　彫牆
〇注疏本作雕　祇〇注疏本作提　公嗾說文云使犬也服本作嗾〇案說文作使犬聲段云字書
皆無嗾字當作取案類篇收之音蘇后切云使犬聲　麗姬〇注疏本作驪　之適〇案今注疏本
正文作之適子宋本無子字　所底音旨致也〇案此當作底　承縣〇注疏本作承　御
亂〇注疏本作禦　汏他末反〇注疏本作汰他來反譌　畜于〇注疏本作於　爲于偽
反〇爲當作爲十十字不可當　猶釋去箭〇猶釋二字衍文與箭文不連上文爲釋已見不必更作
吾　恭誅〇注疏本作誅　楚彊〇注疏本作疆譌宋本已然　無儆〇注疏本作勍

誤

春秋左氏音義三攷證

宣下

又儆 ○注疏本皆作徼

僻 ○宋注疏本作俾

倪

于逵 說文作馗云九逵道○舊作九逵道誤今改正

九縣 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官本改莊六年滅鄧在十四年滅息之前而以此爲誤此讀左傳不熟而妄有改易也楚文王伐申過鄧在莊六年伐申還伐鄧鄧未滅也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其明自如此而反以傳文爲誤何其不檢至此

臾 羊朱反○官本毛本皆誤作滋朱反今案前文改正

騑

序當其次 一本作序當其夜○注疏本作夜

二憾 ○感本古憾字後來始改憾今注疏本多已從近體下不具著

求歇 許謁反○注疏本多作許謁反

晉非 字林一皮反○皮字定譌以形脊小之或是袁字

黎氏 ○舊本作黎民譌今改正

必以殉 本或作必以爲殉○注疏本有爲字

宣謝 本又作榭○注疏本作榭

鳩予 徐音豸直是反解也本又作豸注同○注疏本鳩作豸案石經初刻豸後改鳩

以徵 本又作懲○注疏本作懲

成上

止御 ○注疏本作止禦改釋文

鞫居 ○宋本鞫作鞠

右援 音袁○注疏本作音爰

桴 ○注疏本作枹案說文枹擊鼓杖也桴楫棟名今注疏本作枹良是陸氏本不盡依說文後來亦多借用今姑仍之

紲於 ○此下始晉驂馬七南反則此句首本無驂字可知呂東萊春秋集解云一本無驂字正與釋文合

用扃 ○注疏本作蚤從說文

弃逝 補吳反○注疏本弃作棄吳作吾

謂暴 本又作越○注疏本作越

以傳 直戀反○舊直譌中今改正

驛也 ○注疏本無也字

去

盛餼也 ○注疏本無也字

此中呂所邑也 一本作所以邑也○注疏本有以字

平與 ○舊作平與今從宋本

無衎 ○舊作衎今從宋本

前喆 ○注疏本作前哲

勇夫重閉 一音戶旦反○閉或作閇故有此一音

我也 本或作爲我也爲衍字○注疏本有爲字

勿亟 或欺冀反○舊欺與反譌今改正

見生代 ○注疏本見下有其字

糶茷 ○舊本糶作糴案與徒弔杜放土弔三反俱不合攷集韻類篇俱從出作糶今從之

鍼也 ○注疏本

作鍼無也字

成下

不娉 ○注疏本作聘

偯人 本又作鄉人○注疏本作鄉人

璅澤 依字宜作瑣○注疏本作瑣

無瘞 ○案石經作瘞

卑 本亦作俾○注疏本作俾下卑我同

隊

干城 ○宋本在能爲下

伯盧 本亦作盧○注疏本作盧

我君 本或以凡字在死上非○注疏本脫非字

勠力 ○石經亦作勠注疏本作戮誤

蝥賊 爾雅蟲食苗根爲蝥○舊本脫根字今補

芟痍 本又作夷○注疏本作夷

昵就 ○注疏本昵作暱

子般 字林作班○注疏本作班

字林舊脫字從山井脂補字

彊 ○案注作疏

子相 息亮反○舊亮作讓譌今從宋本

兒䑨 ○注疏本作觬

欣時 徐云或作歆亦音欣○舊欣作款辭不近誤也今改正

侯

剡

公子 依字作剸○注疏本作剸

而罷 本亦作疲○注疏本作疲

集睦 集又作輯○注疏本作輯

復從 徐子容反音或如字○音字疑衍

范匄 本又作丐○舊丐作丐則是音勉非也丐乃俗字後人用以代匄

諠 本又作喧

譁 本又作嘩○注疏本作喧嘩

巢車 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案今說文如作加疑誤

掀公 字林云舉出也火氣也○案火氣也乃掀字之訓不當并引此三字當爲衍文

歎萃 ○石經萃從卒

中車 ○舊車誤軍今改正

殺 ○注疏本正文作弒

偃與謀 ○舊脫謀字則與上偃與鉏相混今訂補

讁我 ○注疏本讁作謫

繻日 本亦作向○注疏本作向

反自鄢 一本又作自鄢陵○注疏本作反自鄢陵

而變 必計反○上文有外變當先音注疏本移前

不從 本亦作縱○注疏本作縱

無猒 ○注疏本作厭

襄元

鄼縣 才河反○才河之音本當作鄼後人多只作鄼

伯睔 古困反○宋本睔作困疑譌

弃力 ○舊弃作棄注疏本同今從宋本注同

子相 息亮反注同○舊注誤作皆今改正

于彤 ○石經于作於

銅陽 孟康音紂直九反一音童或音直勇反非○案銅有兩音地名當音紂注疏本直九

作直又誤　昭夏○舊昭作部案宋本作昭　夏納本或作納夏誤○注疏本作納夏　爲
已下注爲言同○注疏本作爲之言　中康○注疏本中作仲　攸家本或作攸處○注疏
本作攸處　蕃縣應劭音皮白褒魯國記云陳子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舊本音皮誤作作
皮今改正案蕃本有皮音漢書古今人表司徒皮即詩之蕃也是不必定爲蕃諱陳子逸舊譌遊今據後漢書蕃傳
改正　合髻本又作結又作紒音同○注疏本作結說文結字見髟部注有髻字無髟紒字　淩戲
○注疏本夌作陵　城棣直計反○注疏本作力計反　遂于郳本或作遂萊于郳○注疏
本有萊字　于鄬字林几吹反○舊本几作几今依宋本　于鄵又禾南反○注疏本禾作采案
七報千消二音於鄵合禾南則太遠得毋鄵或有作鄒者與　所殺○注疏本作弒　上其名
○注疏本正文上作書　參和或音三○注疏本作或作三非　伯業本亦作蒯○注疏本作蒯
而庀○毛注疏本作庀案石經作凥　一个○石經同注疏本作介案說文無个字　今
辟本多卽作譬字○注疏本作譬　孫減○注疏本作減此從古　畚挶○畚下不當從田當

從出挶石經從木作梮　土轝○舊作土輿非今改正　畜本又作畜○注疏本作畜　標
表○標舊本作標六朝人木旁手旁往往互用今定正從木　四庯本又作𤸃○注疏本作𤸃　般
庚字亦作盤○注疏本作盤　士雅苦用反○舊苦譌苦今從宋本改正　晉饑又音機○注疏
本機作幾非　于氾音凡○注疏本音汎譌　更攻○注疏本此下有復扶又反四字案注有
復侵自當有音恐譌也

襄二

狄虒彌徐音彊○舊彊作弥則仍是本字今定作彊　以凡本又作机同○注疏本作机
師帥所類反○案正文云彝師題以旌夏陸所見本注作師師也注疏本作師樂師也蓋本周禮　及
著徐張慮反○舊張譌都今依宋本改正　能御○注疏本作禦下同　東底○舊作底誤今
改正　于亳蒲各反○注疏本作蒲洛反　閒茲命本或作茲盟誤○段云傳廿八年傳宥褕
此盟此云或閒茲盟一也下云司愼司盟說文作司愼司命是也此正命與盟互譌耳陸以盟爲誤非也　縣

鍾○鍾當作鐘舊皆通用　嚮其或作向○注疏本作向　爲汏○舊作汰非今改正
以殁○石經作没淳化永懷足利諸注疏本皆同　昊天胡老反○舊胡考反譌今改正　汏
奓○注疏本汏譌汰奓作侈　卬之本亦作仰○注疏本作仰　匱神乏祀本或作之祀誤
也○案周語上匱神乏祀與此同新序雜事一困民之性乏神之祀金王若虛云之祀未必是誤　非謗
本亦作誹○注疏本作誹　徇於○注疏本作于石經作於　湨古闃反○宋本作古歷反　堵
苟本或作狗○注疏本作狗

春秋左氏音義四攷證

襄三

彪也 ○注疏本無也字 子格 古百反○注疏本古核反 釋感 本作蜮 無鳩 居牛反○注疏本作居九反譌 遂飲 ○注疏本飲馬于重邱上無遂字 郰叔 ○注疏本作郰叔 之皙 ○石經同注疏本作晳譌 執扑 ○案字當作朴 麃 本又作麃○麃俗字注疏本作麤 褢 ○注疏本作懷 乃脫 吐活反○舊吐作物譌今改正 揚豚 ○注疏本揚從木作楊石經永懷足利本皆同釋文 蘧 ○注疏本作蔿 子馮 中子 ○注疏本作仲子 立適 ○注疏本作嫡 將傳 音附 食高厝 音嗣○將傳食絕句高厝二字不應連引 以漆 本或作漆徐音七○漆舊本作淶梁履繩云韓勑禮器碑漆不水解漆亦漆字知作淶為誤 殺之 申志反又如字○注疏本注云終有弒殺之禍弒殺二字不應連文當本是終有見殺之禍後人注弒字於殺字旁傳寫者誤以為改見為弒遂去見字弒殺二字殊不成文觀此知必無弒字也 誠著 直據反○注疏本作

直豫反非 叔罷 ○注疏本作羆 傲之 ○注疏本傲作效 泄命 ○注疏本泄作洩 游販 ○石經同說文亦從目引此傳注疏本從日誤

襄四

有鄣 ○注疏本作障 無解 ○注疏本作懈 臺觀 官喚反○注疏本作古喚反非 隊也 ○注疏本無也字 跳 徒彫反○注疏本作他彫反譌 轢傀 ○注疏本轢作櫟譌淳化本與釋文同 熒廷 本亦作庭○注疏本作庭 纍壘辟也 ○注疏本辟作壁無也字 既沒其言立 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案晉語上作其言立於後世 是以請請罪焉 ○注疏本不重請字 計其 ○注疏本作計基 小阜 扶有反○注疏本作扶又反非 皆踞 俱慮反○注疏本作居慮反 不可取 ○注疏本作娶 閒伐 注閒晉之難同○閒晉之雖卽枉本注注疏本刪之但作注同是也但下文有獲閒則公及注閒隙亦皆同音疑本是注及下文幷注同寫者脫誤耳 陪臣干 徐云讀曰扞○舊扞作扦譌今改正 掫 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擊也○舊無守字

依本書增但昭廿年正義所引亦無守字疑所見本不同 反隊 ○石經作墜 木刊 苦干反○注疏本作古干反譌 祝祓 徐音廢○注疏本廢作沸音同但廢字較易明 後駐 ○注疏本作駐後 妃胡公 本亦作配○注疏本作配 以馮 ○注疏本作憑 鹵 說文云鹵西方鹹地○舊地作也誤今據本書改正 褰裳 本或作褰音騫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注疏本作褰 頷之 本又作領五感反○舊頷作領譌今以說文玉篇定作頷字五感注疏本作戶感亦非今從宋本改注疏本於釋文不依矣

襄五

羈絏 ○注疏本作絏 復怨 恐路反○案上文孫氏怨于晉下文始言復怨于晉今為怨字作音不當并連復字下當有復怨扶又反疑傳寫者失之 公子喜也○喜宋本作憙 諸閱 ○注疏本作閲 先輅 ○注疏本作路 而很 ○注疏本作狠俗 穆公十一子 子罕 惠廚 或作櫥○注疏本作櫥 閔也 ○注疏本無也字 晨厭 ○注疏本作壓 之蠶 本又作蠶

注疏本作蠶 使駟 ○注疏本作騂譌 無媿 ○注疏本作愧 蔽諸侯 徐甫世反服虔王肅董遇皆作弊婢世反一云路也○甫世注疏本作必世譌正義引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據此則陸氏云服虔作弊誤也謂王肅董遇皆作弊則不當槩云路也疑罷也一訓實就弊字生義而正義謂王董與杜同作蔽以蔽掩為義實為膠葛不清 无咎 ○注疏本作無 發泄 ○注疏本作洩 日其 ○石經作日不誤口亦仍是日字 使駟 ○注疏本作騂譌 辯別 ○注疏本作辨別 弗說 ○注疏本作不說

襄六

取弁 本又作卞○注疏本作卞 有慼 ○注疏本作慽 問王子圍之為政 一本無圍字○注疏本無圍字 很也 胡懇反○注疏本很作狠俗又懇作懇 相下 戶嫁反○注疏本遐嫁反 使走 服虔王肅本作吏○注疏本作吏 嗚呼 本又作烏乎○注疏本作烏乎石經作烏呼 汏侈 ○注疏本作汰非 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 一本作與子上

盟絶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句○注疏本有盟字注中作與子上絶句脫盟字誤 褚裿○注疏本作畜
民生幾何○注疏本民作人 三易禳○注疏本作褻石經同 寡君使
丏本又作匃或作正字○注疏本作匃正舊本作丏今據昭六年改正又印段字子石舊本作伯石誤本亦依前注改正
汚人注本疏本又作圬○注疏本作圬 屈狐庸本居勿反○注疏本居作君誤 其傷
多○一本作其傷實多注疏本有實字
昭元
莒展出奔吳注一本作莒展輿○注疏本有輿字 所雍○注疏本作特 誹也方畏反○注疏本誤作特 其使下注
反非○注疏本誤畏本作使出下使召使者同○ 挊之本或作十九年音舊本誤今依改正 樊也無○注疏本字 死麇疏本 ○注
其使注疏本作使出自使出使者誤○ 使尨作○注疏本作尨誤 弁端委○本亦作弁冕端委注疏本有冕字 亦遠
續功○本或作本亦有遠字○注疏本作禹續禹功 惡讙疏或本作詣本作詣○注 不祈又音

○注疏本音右非非 四輔○注疏本作奔 能御○注疏本作禦 耆欲○注疏本作耆 汏侈○注疏本作汰
奏○注疏本作奔走 亢也○注疏本無也字 介休○注疏本又作界
乘遽○注疏本作驛遽本非 殞命○注疏本作隕從說文作 嬪嬙○注疏本又作嬪嬙
疏本作襟 枉衰○注疏本亦作縗○作縗 不顯○注疏本作丕 燥也○注疏本無也
字 筴○注疏本作策 之汰○作汏當

春秋左氏音義五攷證

昭二
三塗○服云大行轘轅崤澠也○舊本作澠今從宋本正並從宋本今從宋本補十九年音義字 浾鄉○或一音隸舊本作隸則當作宋本
大札○當作大死曰札說字見林下十九年傳作舛大死反○舊本上處脫非
盟津作○注疏本作孟津 汏也○注疏下同汏當作 很也
以徇○舊本作狗注疏本作○徇 遶啓疆○舊本作疆今所反 而猳○注疏本作非疆今注當 於
作○脫注雅非同反注二字同今○補舊作狗 衈○從宋本作○改疆作竟
夏疏本作脫反注○ 曰唯二注同今○補舊 從唯字疆今改當讀如古○ 從宋本作諾字詩書諾作諾作復爾爾音爾慈之案爾字從注當
作疏本報 廟也無○注疏本字 挪地○注疏本作地也疏 又披晉
泄○本作泄反疏 坤上 艮下今○舊案前文後乙互轉易 且昳反田結○
反音作洩疏本 禹中○本作注疏隅疏 避難○本作注辟疏 于氾氾○舊
從舊宋本改正 作苗皮反出譌本今 誤

氾今改正於注已見不見注作微疏 輔轢本又作轢同○注疏本作轢昭九年傳重復此此 羊舌四族○見注不錄陸氏
儌本○注作傲疏錄注四字往往自是後人不刪避省重複此此 見鍼○注疏本作鍼中字往往 菫之○注疏本作蓳 而
乃與寺人柳比見字下志作反合比大合丏今改正 柳疏本作久反 良久反作○注九
寺舊本作與人疏本作寺字 当讀如字五
榶石經注疏本作採宋本作同 句作本或作丏舊今改正 楚偉○注疏本作辟
遂泄○本作洩注疏同 士鞅今作相范鞅○舊本改正 游至○注疏本作
同下游 薄天○本作注音疏 黃能今作熊○注疏本作黃能相能黃 公孫泄注○本
作疏本作洩 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本有不能字相 而偃○注疏本作縕
反○今從舊宋本補作甫作 禮
羽從舊本甫正 獿本作獿○注疏本作獿也 必屬說音悅○舊說三字脫
今從注疏本補 音悅
昭三

卑躬○注疏本作僔　適夫人○注疏本作嫡　郎囿苑也於郎地築苑也舊于目反○苑
舊作菀今從宋本　棨城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本或作蠤○正文疑當作斄方與他來反及音來
爲合豢則音力之反注疏本作蠤亦同音陸氏此條不分明注疏本改易亦未是　如卞○注疏本作弁
宋公成何休音恤○案公羊作戌故音恤非讀成爲恤也　蘊利○石經作薀下同永懷足
利本竝同　生蘖○注疏本作孽　北宮他○注疏本作佗　厭慭一音牛轄反○舊牛作五
今從宋本正　非胙○注疏本作祚　捄助○注疏本作救　不可復振扶又反本
亦無此字○注疏本改作木或作沒振大讀　夢以帷一本作夢以其帷○注疏本有其字　之
遂本又作遂○舊遂作造今改正　鄉四月○注疏本作向　復枉○注疏本作復於
有酒如澠學者皆以澠坻之韻不切云澠當爲灘○不切疑當爲不協陸以澠爲是古澠灘實同聲
強禦○注疏本作彊　沽縣字林他乘反○注疏本兼作旅譌　攸乎徐以帝反○舊帝譌
帝今從注疏本改　守于○注疏本作狩　司馬鬷○注疏本作督　呂級本又作汲

○詩齊風譜正義亦作呂汲注疏本改汲　曾居○注疏本作嘗　獲殁○注疏本作殁　數
日色主反○注疏本作所主反當從之

昭四

築壘辟○注疏本作壁　離也依字應作籬○注疏本作籬　觀從謂子干本或
作謂子干曰○注疏本有日字　皆厭又於豔反○注疏本作於輒反　淫芻說文云刈草也○注
疏本刈作割非　以底音旨○當作底　爲墠○注疏本作壇　收介特又古賀反○介
本亦作个故有古賀一音　公子鐸待洛反○舊待作符案後作待洛今從之前亦作徙洛反　郜
又起六反○舊起作超今從宋本正　莅事○注疏本莅作涖　去樂○舊在故爲下例今移前
苟櫟本又作櫟○注疏本作櫟　靜默○注疏本作嘿　恭恪○注疏本作共　放
從○注疏本作縱　僻○注疏本作辟　邪　何厭○注疏本作饜　子齹說文作齹云齹
差跌也在河千多二反○案說文作齹齒差跌兒舊千作干今從宋本正　瑀子○注疏本瑀作孺

其唱○注疏本作倡　己姓音紀又音祀○案音祀則己本一作巳下師己放此　鵻鳩音隹
本又作隹本或作鴇于甕反○舊本鴇作鶬注兩隹字皆作焦又鴇作鶬皆譌宋本即如此今據通典改正孔子世
家補亦同　鶻鵃○案鵃當作鶬官注疏本作鵃　曰希本又作鶬○注疏本作鵒　鄉○注
疏本作向　相搏○注疏本作薄

昭五

將有大祥本或作火祥非也○梁氏履繩云火祥如上年傳所云水祥也不可謂非　身泯面忍
反○舊面作而譌今改正　祓禳芳佛反○舊佛作弗今依注疏本改　僻陋○注疏本僻作辟
紀鄣○注疏本作障　嫠婦○注疏本作嫠　上之人亦謀一本作城上之人亦
課○注疏本有城字　札大死也字林作殀壯列反云夭死也○舊本大死作大死則與字林無異大死蓋謂
死者多也殀舊本作殀今從集韻作殀從少小聲　侯盧○石經作盧　僚也○注疏本無也
字　適母○注疏本作嫡　終夕與燎一本作終夕與於燎○注疏本有於字　不

媿○注疏本作愧　斬艾○注疏本作刈　齊侯至自佃○注疏本作田　遄臺
市專反○舊市譌七今改正　以享○注疏本作烹　以泄○注疏本作洩　周流古本
有作疏者○注疏本作疏　爽鳩氏樂之○注疏本作之樂　盡之本或作盡殺之設衍
字○注疏本有設字　無○注疏本作毋　從不訾○注疏本作呰　豬丘又作丠○舊本
作北譌今從說文正　王子朝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此音潮○舊潮作朝今改正　樊頃
子本或作須○案頃乃其人之諡不應作須　奔平時一本作于平時○注疏本有于字

昭六

將禦○注疏本作御　期焉從旦至莫爲期○宋本杜注作從旦至旦爲期　所厭○注疏本
作壓　以儆○注疏本作徼下同　碎也○注疏本無也字　郁蘖○注疏本作盬
莅問○注疏本作涖　撥不○注疏本作茇　抵之○注疏本作扺　逞其志○舊
枉焉得下案上文有無民而能逞其志當先晉今乙轉亦當有下同二字　矜也○注疏本無也字

裯父○舊裯作裯案前皆作裯石經亦從衣今改正　又愬○注疏本作訴　若泄○注疏本作洩下泄聲同字　可嗇○注疏本作嗇　勠力○注疏本作戮非　春也○注疏本無也字　汏○注疏本作汏非　輈　須眉○注疏本作鬚俗　萑谷○注疏本作萑　關塞○宋本杜注作闕塞　潰嫚○注疏本作僈　以落○注疏本作蕃　于彘直制反○注疏本作直例反　剝亂布角反○注疏本作邦角反　無狀○注疏本作厭　倣　佷○前俱作佷注疏本作猥俗　寘桎字林七外反○注疏官本外作姦係奚改　攸厎○當作底　猙順○石經亦作注疏本作獎獘　狻滑○注疏本作猾　不諂本又作謟○注疏官本改作不諂本又作滔大謬益誤認謟爲諂字而凡從音者皆改從音毛本亦同斯誤然但從音誤耳於釋文尙無改易　臣共○注疏本作恭

春秋左氏音義六攷證

昭七

祁犂力兮反○此爲犂字作音廿九年傳可證注疏本刪去犂字大謬　郲快苦夬反○注疏本苦怪反　鄢將師又音烏戶反○鄢本或作鄔故有此音　多倅○注疏本作倅　末喜○注疏本作妹嬉　妲己下音几○注疏本音紀　孋姬本又作驪○案檀弓釋文有亦作驪三字注疏本作驪　成鱄又音附○鱄或亦作鱄故有此音　莫其爾雅貊莫安定也○案今爾雅莫作嗼　不颺徐常反○注疏本改音揚　帷裘○注疏本作幬　鬱堙○注疏本作湮　其巛○注疏本作坤　文公搜○注疏本作蒐　明厎音旨○當作底　好一本作若好吾○注疏本作若好好吳

定公上

殺叔○注疏本作菽　以敲說文作毃○注疏本說文作敲譌又訓此毃云橫擿也此作從擿譌下又或作擊或作搞作又作茦或作制皆大譌　公孫生○注疏本作姓　鼓鞞○注疏本作鼙　畝也○注疏本無也字　大輅○注疏本作路　倍敦本亦作陪○注疏本作陪兩通　甫田○注疏本作圃　鑢金○注疏本作鑪　草茅○注疏本作莽　堂谿苦兮反○舊苦作芳譌今從孔校改　盤鑑○注疏本作鑒　爲質○注疏本正文作爲之質　苫夷○注疏本作夷

定下

焉○上似脫君字　頭覆○注疏本作傾　尾鬣馬鬣也○注疏本鬣作鬣下同　子爲　不知一本爲作僞○注疏本作僞　陽不知也陽本亦作佯○注疏本作佯　艾字林作豭音艾豭三毛聚居者○豭舊譌豭毛本譌作報今依宋本改正舊又脫豭字依集韻校補

哀上○敬王二十六年卽位六舊譌八今改正

周帀○注疏本作匝　高陪○注疏本作倍　可竢○注疏本作俟　妃嬙本又作廧

或作嫱○舊嫱作樯今依宋本改

夫先自敗也已　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案說苑作夫差

斯役○注疏本作厮　公孫尨○注疏本作龍　所鄉○注疏本作向　攸暨○詩作暨

夫鵠子○注疏本作鵠　子縉○注疏本作鄫　子泄○注疏本作洩

荐之○注疏本作揃　荐雍也○注疏本雍作擁　武子賸○舊作賸今從注疏本改

射陽　食夜反又音亦○舊作食亦反譌今改正　無丕○注疏本作不　御諸○注疏本作禦

繇役　本或作徭○宋本作傜　其燮童○注疏本作僮　髡以　一本作髮之以糸纏○注疏本有之字

譌取○注疏本作娶　羅也○注疏本無也字　蟄者　直立反○注疏本直力反譌官本直切反吏譌正

玉暢　一本作王暢○王即古玉字舊作士譌今從宋本改

錫　音臭歷反○錫或作錫啟有臭歷一音

哀下

子狂　其廷反○注疏本狂作狂廷作廷譌　御之○注疏本作禦下十七年同　掎命○注疏本作婍

褚　中呂反○此與成三年音同注疏本作申呂反譌　返祏○注疏本作反　使諜○注疏本作諜

不泄○注疏本作洩　使與國人　一本作與○注疏本作與

將烹○石經作亨後人加以四點案襄十六年乃亨伊戾昭廿年以亨魚肉並作亨

不謟　本又作滔徒刀反○注疏本作不滔案詩天降滔德亦從水○舊從刀作佗刀今從注疏本改　己氏　又音祀○舊祀作杞今從宋本

昆命于龜　本或從尚書作昆命于元龜○注疏本有元字　親昵○注疏本作暱

濕也○注疏本作隰　磯　凶伐反○舊凶作戶譌今改正　抵徙○舊作抵徙今從宋本改宋本正文亦同

屈肘　竹九反○舊斥九反譌今依成二年改正　劬勞　其俱反○舊其居反譌今改正

多忌○注疏本作忌　卑下之　一本卑作早○注疏本作早

後序○毛本不載官本有之而不載音義　科斗　蟲名形似科斗○疑形似上當有古文二字

春秋公羊音義攷證

序

釀嘲○舊釀作讓譌今從注疏本正

隱公

開辟○注疏本作闢　夫不○注疏本大作天元本及今官本皆作夫　而去　下同○去惡舊本脫惡字文不足今案後文去惡就善補

其處○案注云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則當作期處其字但譌　郤缺○舊郤作郤譌今改正　隱爲　下注爲內作年未注同○舊脫內字今案後文補

歸含○注疏本作含　殺其○注疏本皆作弑　與夷　假借字則時復重出○舊作借假案後多作假借語頓今乙正

傳與　下音与○舊作音與譌宋本作与疑亦未是今本多即作避字○舊避仍作辟今改正

鄭谷○注疏本作障　元率○宋注疏本作帥

邵公○注疏本作召　編年　字林辭類皆布千反○舊千譌干今從宋本改　從適○注疏本作嫡

絜齊○注疏本作潔　廣四○宋本四作卌下哀四同

桓公

嚴然○注疏本作儼　秏減○注疏本秏作耗字俗　日度○注疏本作蒐　左髀　又作膍○注疏本作膍

右髃○注疏本作腢下作中腸腢皆譌詩傳作腸髃亦髃之譌　而酳　又七刃反○注疏本依宋本士刃反

嚴公○注疏本作莊公　以復　下不復同○注疏本作下反復同譌

不愉○注疏本作偸下作柔亦作婾　戮力　字亦作勠○勠字爲正宋本注作勠

協幹　本又作揹○注疏本二字互易　崧高　本亦作嵩○注疏本二字互易　邵忽○注疏本作召

浚洙　音殊○注疏本改作音珠　伏雞　扶又反○注疏本扶六反係妄改　于鄄　規面反○注疏本面作因係妄改　斷脩○注疏本作腶脩

閔公

鹿門　魯南城東門也○注疏本誤入注末

僖公

卒怗 ○注疏本作帖

甯母 ○舊作毋宋本作母今據改

不預 ○注疏本作與

隋也 ○注疏本作惰

是月 或一音撥分反○注疏本本作提月初學記晦日條下引作提月宋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注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為證今本作是乃後人依釋文改之陸氏不云本或作提亦疏漏也

六鶂 ○注疏本依左氏作鶂非

豎刀 ○舊作刁字俗今從宋本作刀刀亦有貂音

獻捷 ○應在溴梁之上此置復出之下音經不音上注也

至巂 又似兗反○本或作傷故有似兗一音

衛雍 又作壅○注疏本二字互易

不琢 又轉反○注疏本琢作塚改釋文作琢大博反

炎甚

欽 鄒誕生○舊誕作深誤今改正下又本或作厥注疏本從厂今從之說文止有厂字云石地也

取菆 ○注疏本作叢

文公

躋僖 本又作隮○注疏本二字互易

喪取 本亦作娶同○注疏本二字互易

而隊 ○注疏本作墜

眣晉 本又作眣丑乙反○舊眣作眣注疏本同今案除本又作眣外凡眣晉曰眣眣瞋俱當作眣今改正注疏本丑作伊謁

伐圈 說文作圈字林曰万反○舊作說文作圈謁今案本書改正又曰舊作白今從宋本作日

輕隋 ○注疏本作惰

佗伎 其綺反○石經佗作他

竹筱 韋昭音如頻○注疏本如頻下衍一反字

宣公

有人何 本又作荷○注疏本二字互易

愬 又訴路反○訴疑蘇

祁彌 ○舊誤在頸之上案文當在而食下今改正

劓不 本又作遻○注疏本二字互易

大貊 ○注疏本作貉

成公

奧若 本又作燠○注疏本二字互易

踦閭 又音於綺反○舊綺作倚今從注疏本改

眣魯 音舜○舊本注疏本皆作眣說見文七年

伯卻 本或作堅○注疏本二字互易

見者 賢徧反下同○舊脫下同二字今從宋本補注疏本亦有

爲重衆 ○舊無衆字注疏本有之案注內有當舉傷君爲重句此爲重讀如字則不容不分別今從注疏本補衆字

蜚林 又音配○注疏本作又作配

襄公

爲中 于僞反下及注並下文鄭爲皆同○注疏官本作爲于僞反下爲中皆同刪去數字以下不見有注故以爲誤衍去之案毛本易爲爲中國諱下本有注云據若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十二字釋文亦全載疏云上注諱伐喪也古本無此注又此段云何氏不注之官本依疏所云故刪去注又節釋文而不知陸氏所見本與疏異也

于操 一音七南反○古操與參往往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摻字者易

見大 ○今本注作見火謁

綴流 一本作贅旒○旒十六年傳可流是後人依釋文改之

至巂 戶圭反又似兗反○舊巂作攜又似兗作因兗今據僖廿六作改正巂本故作僞故有似兗一音

昊粱 本又作溴○注疏本二字互易上日字俱謁自○注疏本二字互易

庚子孔子生 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注上有十有一月四字

愉蹇 本又作驕

仲孫偈 亦作羯同居謁反○注疏本作羯互易釋文又謁亦謁作羯

陳儀 ○此條注疏本謁作注

昭公

虔 本亦作蒐○注疏本二字互易

宋戌 讀左傳者音城○宋戌當作宋公戌脫公字注疏本讀字作註又音城舊本皆作音成今據左傳音改又與君毛本謁與治

可彊 ○注疏本作強

成然 左氏作成熊○注疏本下有穀梁作成虔字六字虔乃虎字之謁此句必陸氏本來有之入唐避諱不知何人刪去虎下字字衍文

橋李 音醉本或作檇○注疏本互易音醉改作音攜謬

大虔 本亦作蒐○注疏本二字互易

鬱斄 ○注疏本作斄

將殺 音試○注疏本作弑名皆不正當音如字

干楯 食允反○舊食尹反今從注疏本

玉戚 千寂反○舊本毛本千作于官本作干案書內多作千今改正

嗛自 ○注疏本作謙

以案 ○注疏本作牧

鄟陵 ○注疏本作鄟謁

伯宵 左氏年下滕子名並作寧○注疏本年作弃誤

荷櫟 亦滴櫟也皆同力狄反一音與灼反○注疏本亦作示謁

負籠 本又作極○注疏本二字互易舊極從手毛本從木是

周愬 本亦作訴○宋注本作訴今同釋文

盱 ○傳有子爲之盱當句絕訓

夏父 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此語大誤傳文甚

明上云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此叔術子也下云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分明如此何以致混

定公

不襄 一或作襲○注疏本衰作蘘一疑是本字
將爲 于僞反下不爲匹爲是注爲子胥同○注疏本不爲匹上有不爲也三字案從不爲也應如字此係後人妄添入
能弊 ○注疏本作敝
曹竫 才井反本亦作靖○注疏本作靖
鋑其 本又作鐵本或作鈠誤○注疏本鐵譌鈠又鈠作鉛
而隊 ○注疏本作墜
馬極 ○作本注疏本極皆從手非今改正
貿柎 又芳于反○注疏本柎從手非又芳皆作方今從注疏本改
公子池 左氏作地○注疏本誤作注
大度 ○注疏本作蒐
晉趙陽 ○注疏本作趙鞅
日燔 又作繙音煩○繙疑膰字之誤
鼷鼠 音兮○注疏本音奚

哀公

厭死 ○注疏本作壓
下吳 ○注疏本作吴
色然 又或作危○舊又作本今從注疏本改
男成 本亦作戌○注疏本二字互易
采樵 ○注疏本采作採
援神 音袁○注疏本音爰
駈除 ○注疏本音驅

春秋穀梁音義攷證

序

七耀 本又作燿○今書作曜是正體
穨 本又作頹同○今書作頹說文止有穨字
也巫 ○案此乃巫覡之巫楊士勛疏謂多敘鬼神之事是也今人引用多誤作誣全不一攷出處
夏隊 ○今書作墜

隱公

皆氏 本又作底○今書作底
時惡 ○案注云入例時惡甚則日時屬上句惡屬下句此當標惡甚二字爲得
隱殺 ○今書作弒案凡經典弒多有作殺者後人往往以名分改之故與陸氏本異後不悉出
若完 本又作兒音丸○兒字乃篆體與完實一字舊譌作皃則與貌同矣今改正
之挈 本又作契○契舊亦作挈譌今據他經改
入郕 音成注同○郕字竝不見注此注同二字乃衍文宋本無注疏本削去之是也
僭侈 又尺氏反○舊氏作是今依宋本改
若令 ○今注作若今似譌

桓公

宋督 ○下當從目此從日乃俗字五經文字云督督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與夷 如字音餘○音餘上左傳音有一字此脫當補
計數 ○舊無計字案今書作計數據石經作計數今從之補此必後人以本書無計字遂刪去之耳
弟御 ○今書作禦
乖旬 ○今書作甸
城向 舒亮反○注疏本作舒尚反則讀如本字矣係謬改不可從
稱數 色戶反○陸氏每音色主反此疑亦後人所改

莊公

則泥 ○今書作則滯說文泥作泥
傍彝 ○今書傍作旁
見于下 ○于今書作於
隕隊 ○今書作墜
道之 ○今書作導之
非適 ○今書作嫡
反惡 ○舊反譌敗今依注疏本改正
犴狠 ○今書犴作豻說文無犴字
令得 ○今書與令得執作與令相執譌令得執正釋與字之義作相字便不可通
雉腒 傳曰堯如腊舜如腒○上如字舊脫
自脩飭 ○今書飭作整
屈完 居勿反○舊屈作屆譌經典內皆作屈今改正下同
衣裳之會十

有一僖元年會打○案穀梁經作會檉見下文又寧母作甯母亦依下條改正　越疆○今書作越竟

不艾魚廢反○注疏本作艸蓋反係妄改　涅佚○今書作涅泆　絕期○今書作朞

閔公

弟御○今書作禦

僖公

是鄉○今書作向　挈其苦結反○舊苦訛去今改正　寧母左氏作甯○案亦當連引母字　以鄉○今書作向　正適○今書作嫡下並同　菆木○今書作欑木　以郚○今書作以隱　豎刀○舊作刁字俗諸子書亦尚有作刀字者今據改正　甸師徒徧反○舊徒作扶今從毛本桓公內音徒薦反　至犒又似竟反○當是本或作犒故有似竟一音

文公

喪取○今書作娶　而冠工喚反○舊工訛江今改正　巳亟去冀反數也注同○案數也亦當標明作音襄公內音所角反此亦當同　敬嬴依公羊應作頃熊○公羊舊訛作左傳依官本改正

宣公

泄冶○石經泄作洩此猶未爲唐諱　不冠工亂反○舊亂作翫今依注疏本改　先穀○石經作穀　謂摡章棃反○舊章訛草據宋本改正

成公

良夫跛彼可反○舊波訛彼據宋本正　謂笑其蹤跛○今書無蹤字　鄉之本又作嚮亦作向○今書作向之本又作鄉亦作嚮　一稱尺證反注同○舊無注同二字宋本有

襄公

杞姓○舊脫姓字今補　公子溼本又作隰同音濕○舊作公子濕則不當云音濕毛注疏本前後皆作溼今從之案溼爲中入反濕卽漯字他合反二字音不同然陸往往不辨如易水流溼作水流濕是溼音濕乃其本文如此但隰當音習何以亦云同音濕今注疏本俱刪去此三字　于柤莊加反○舊加訛如今改正

昭公

子卷左氏作麇○舊麇訛麋今改正　陳火左氏作災○宋本災作灾　子痤在禾反○案前經文作座在禾反此處宋本在戈反　注乎○毛注疏本注作詳　之稱尺證反○此二字無所附麗注云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豈陸所見本之辭作之稱與然未安　弟子○今書作孛子　羈貫羈又作羇○舊羇亦作羇譌今改正　適兒○今書作嫡　鸜本又作鸛音權○舊權作灌案公羊音權此哀末年亦同今據改正　郤宛○石經郤作郄係俗字　祁犁○今書作犂　適歷丁歷反○舊丁狄反乃音下歷字歷字例不作音注疏本作丁歷反正音上適字與嫡音同今據改正

定公

臯鼬由又反○舊由訛臾據左傳音改　撻平土達反○舊土訛上今改正他經土亦作吐　能亢御之○今書作能抗禦之　不肖音笑○舊笑作笑今從宋本　屬其章玉反○舊章訛意據宋本正

渠蒢○宋本篨從竹今注疏本皆作蒢

哀公

監門○舊無門字案當有補之　鋝○今書作寽　邪也○今書無也字　西郛音孚○舊闕此條據注疏本補

孝經音義攷證

鄭氏注 相承以爲鄭玄○鄭志目錄記康成所注書竝未有孝經說者謂其孫鄭小同所注今已亾失釋文依鄭注作音義而今本則唐明皇所注以釋文附之自多不合校此書者往往云本今無即入之陸氏書中殊爲混殽今作異附以別之近海鹽陳氏鱣集孝經鄭注爲一編其有可證者即附見此書之下

開宗明義章

仲尼 又音夷字作𡰥古夷字也○舊𡰥作尼譌今改正 曾子 名參字子與或作參音同義別○案此作參當謂天上參乘也乃云字子與則與作參者義竝無別不知陸意云何 先王 三王禹始傳於子於夏殷天○舊子亦作殷今改正然於殷配天之文亦有脫或當謂殷亦世及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際之意得無如此 有至德 王云孝爲德之至也○爲德之德舊脫今補 孝悌 ●本今無此字○案孝悌見鄭注陸氏於上文明引鄭云至德孝悌也 卌強而仕 ○卌爲四十字廣韻二十六緝有卌字先立切

引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 縣車致仕 ●自父母至仕字本今無○疏引鄭注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卌彊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行步不逮縣車致仕是立身爲終也 毋念 爾雅云勿念也○孔氏校經錄云今爾雅作勿忘也 聿 爾雅循也述也○孔云爾雅下當有云字

天子章

形見 ●本今無○經云形於四海注形見也舊形作刑與經互異今改正 引辟 上鹿艾反辟止本或作譬同●本今無○案鹿艾反乃爲上類之作音止字疑衍本字板脫今補或止字即本之譌李善注文選與孫皓書引引譬連類

諸侯章

危待 ●本今無○危待也是鄭注 滿而不溢 ○明皇注即用鄭注見疏

卿大夫章

服山龍華蟲 素積 ●自山龍至茲亦反本今無○北堂書鈔百二十八周禮小宗伯疏文選大將軍讌會詩注俱引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陸云字或作絑絑舊譌絨今改正又皆謂文繡也下儀禮少牢饋食禮疏引田獵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

士章

食稟 公羊傳云廩賜穀祿也○稟爲穀俗字本作穀但小變耳從殺非也 之爲祿 ○舊爲下有於僞反三字是妄人所增宋本與祿字及下始字皆空白今依陸注內補

庶人章

分別五土 丘陵阪險 宜棗棘 ●自丘陵至棘本今無○案疏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亦鄭注明皇用之下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棘見初學記五太平御覽三十六引 民之易 ○見因教化民之易也疏云亦用鄭注 赫 本又作菻○菻舊作赤亦譌菻亦俗字此書內閒有之

孝治章

聘問 ○此以下亦今無案周禮大行人疏御覽百四十七引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 五年一巡守 ○亦今無案禮記王制正義引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五年一巡守

聖治章

故異其處 ○以下亦今無案疏引鄭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明堂上圜下方八牖四闥又南齊書禮志引上帝者天之別名又史記封禪書集解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神無二主故異其處辟后稷也 越嘗 ○即越裳又作越常 行思可樂 如字音洛○孔云如字疑當在行字下 難

進而盡中 ○中古與忠通用

紀孝行章

擗踊 ○明皇注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用鄭注北堂書鈔九十三引

五刑章

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女子宮閉之宮字或作椓字○開即閉之變體椓舊譌椓椓者去牛羊之勢也宮刑臏○舊脫今補呂刑作剕尚與刖似今改正臏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臏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舊空一字未刻今案無脫文男女不與○古與以通用尚書大傳作以禮交者宮割周禮無割字○字字舊脫今補壞音怪人○此上四字亦今補垣牆開人關闔者臏二字今補下舊空字未刻案無脫文手殺人者大辟非侮聖人者●已下十四字本今無○舊已下空字下空今下空此所補亦未必確人行者○上當有非字

廣至德章

語之○明皇注本依鄭文選讓中書令表注又竟陵王行狀注俱引言教不必門到戶至日見而日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天子父○舊脫今補事三老天子兄事○舊譌弟今改正五更

諫諍章

諫諍諍鬭也此字從丮音戟逆反兩丮相對門也○釋文於諸經鬭但從門而此獨加辨正則鬭字自不當仍從門今改正下門字亦同丮字亦依說文作丮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本亦作承○承舊仍作丞譌今改正此段亦本今無案後漢書劉瑜傳注引七人謂三公及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則身離於令名○孔云身下脫不字陷陷從爪下非下同○舊譌不同今改正上一下字似可省

感應章

神明章本又作彰○注疏本作彰矣事生者易故重其文也●本今無○案疏引鄭云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也莫不被○疏引鄭云義取德教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

事君章

死君之難○文選三良詩注引鄭注死君之難爲盡忠

喪親章

死事未見○見明皇注疏云此依鄭注案此下云故發此章明皇注作此事非哭不偯說文作悠○舊悠譌怒今依本書正服也○服字本從舟舊作般則譌矣今改正醎酸禮三年之喪食無鹽豉○豉舊作酸譌今改正毀瘠情昔反○情昔二字舊未刻今補羸瘦○舊作瘦譌今改正文選宋孝武貴妃誄注引此下有孝子有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此亦鄭注明皇依之字何有改易此上疏并引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二句再期○案禮記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鄭注當引此文

論語音義攷證

論語序

壞得 音恠○恠俗體正字當作怪

學而第一

有朋 有或作友非○有朋自遠方來與呂氏春秋貴直論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盧氏謂作友非語是

不慍 鄭云怨也○案何訓慍爲怒非

孝弟 ○皇本作悌下並同

曾參 所金反又七南反○案曾子字子輿當讀爲七南反與驂同而今人咸不然孝經音義止有所林反一音非

道 本或作導○皇本作導

雖大賦 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皇邢二本並作雖大國之賦

好色 下章好學同○章舊譌至今改正

毋友 音無本亦作無○皇邢本並作無

譱 準忍反○舊忍譌刃今據書內音改

子貢 本亦作贛○案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是贛乃贛之譌今從臧氏琳校正

摩 一本作磨○皇邢本皆作磨

患不知也 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凡今本云云皆與時下本同此出後來校者之詞非陸氏本文今皆作黑圈閒隔之

爲政第二

猶北辰之不移 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案皇疏有譬字

道之 ○皇本作導

先生饌 士春反鄭作餕○案初學記引鄭注云食餘曰餕又案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嘗食䬸者又䬸有以也注云古文䬸皆作餕又有司徹乃䬸如饋注云古文䬸作餕䬸卽饌字然則餕䬸特今古文異耳舊士眷譌上春今改正

曾 皇偘云○舊作皇偘今據宋本改

誨女 ○今書作汝

枉 紆往反○舊往譌枉今改正

孝于 一本作孝乎○案王氏鳴盛云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載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五經篇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並同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衛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爲句矣此因僞書而幷亂論語之文也獻生編棠云案皇本經注皆作孝于惟孝疏又云于於也父毋歿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所以互見之也初學記十七人事上引論語曰孝乎惟孝愚於王氏所引外又得此兩證

奚其爲爲政也 一本無爲字○皇邢本皆無也字

栀 又作梡○皇本作栀邢本作軏

可知也 ○案也字古亦與邪通

八佾第三

撤 本或作徹○皇邢本皆作徹

旅 按祭山曰旅○舊按譌接今從注疏本改

多筭 ●本今作筭○案筭乃俗字皇邢本作算說文筭計歷數者从竹弄算數也从竹具是當定從今本

盼兮 ○舊盼譌盼今改正

絢兮 鄭云文成章曰絢○案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作文章成曰絢

禘 大計反大祭也○舊譌作又祭也今據詩禮音改正

爲序 下注同○舊脫下字今補

鬱暢 ●本今作鬯○舊正文亦作鬯誤案夏小正正月始用暢暢卽鬯也又案禮記雜記上暢臼以椈釋文云暢本亦作鬯此文亦與之同可知今改正

問社 鄭本作土○案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

謂嫁爲歸 ●本今作曰歸○邢本作曰歸皇尚作爲歸

從之 何讀爲縱○案御覽五百六十四載鄭注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則此字本依鄭讀也

繹 志意條達之貌○案後漢班固傳注引條作調

木鐸 直洛反○舊直略譌今改正

里仁第四

知 音智○皇本作智

造次 蒼卒也○舊蒼作倉今從宋本兩皆通

僵 ●本今作偃○案邢本作偃皇仍作僵

好仁 下及注同○案舊倒作注及下同非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乎語辭○案皇邢本皆作孔注

君數 梁武帝音色具反○案梁音則讀數爲屢

公冶長第五

紲 ●本今作絏○案唐石經避諱凡从世字皆改从曳今本從之釋文作於隋末以前尚不爲唐諱皇本亦尚作紲

宮韜 本又作縚○皇邢本皆作縚官本同家語作韜史記索隱引之亦作縚

彫 本或作凋同○皇本及唐石經作彫邢本作雕疑誤

賦 魯論作傅○案賦傳音同舊譌作傅今改正

吾與

爾本或作女○皇雕○皇本坧本或作栝○皇本，
邢本皆作女作彫作坧邢本作坧
椳或作鍰○邢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
作鍰皇作撰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案說文
以撰爲古續字是續卿撰與撰聲相近今史記作申天
堂索毁引宋語作申鍰今家語作申續疑續之誤
道元亨○傳本元亨在天椳本又作椳章悅反○舊
道前誤今移正椳調椳章諺草今皆改
正其知音智注同○皇本知作智暫音智作音鄭諺又
注同作下同案下文未知別有音則下字亦諺
分從官名斅本文作毀○皆本作裘未知鄭音智注
本改正乃斅之諺邢本作殺及下同○
案漢書吉今人長中論智行論論崔子魯讀崔爲高○
衡問孔篇皆讀爲智長鄭氏丶之恐氏棟云王尭
論滿日作當爲史亦得高官將相長史稻吉弒本又作
大大尚予也安能別之諡用爵論謂之言殺○案
畝毀字古多道用憲問篇殺裏本今作畝畝簡碎本亦
本亦作殺可諡公羊殺衆釋文畝殺字亦遊用作遊
○皇本伯夷一本名元○案釋文本云名允字公信名
作遊與字正合此一本作元四字疑亦後人所
加色足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焉衛璀於虞反爲
也○皇邢本皆有子曰字下何首○案皇

疏引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某者由不能好
學如某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某也
雍也第六
言任諸侯治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案
邢本與釋文本同語簡而意明皇本作言任
諸侯可使治國政注同○舊本誤作語魚據反
也疑份人姿加大簡下同今依官本改○案皇
本亦作語使者邢作訛及如一本及字作反○案皇本
乃淺人姿改當據校正作及然疏云言人若不有
說鯱侯反宏有宋閉美若二者蒞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
也反疑字誤當與注同作及下云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
也通者日侯與注與故日反也文質彬彬說文作份○
此爲就反字通之邢本作反案說文份下
引論語文質份份从云彬古讀●本今作蹟○作蹟門
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者邢本皇本向作讀、
知者樂音洛注同○舊作五孝反下同是知者脩○邢
樂水之樂音已見上明誤無疑今改正本作
躓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滅氏琳云集
鄉邢非不遊道君子乃成德之稱不
嫌其遊非於道顏淵騫此章再見正文矢之蔡誤云矢
無君子字知也遊亦無有者爲得也陳也○案

皇疏載蔡謨說有云前書敘曰皐陶矢所否鄭繆方有
駁誤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反不也王
弼李充備部反○案皇疏校繆擔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
爲聖者之事又王弼曰否泰有命李充曰夫衛遊消遊否則
聖人亦否故等以爲男子者集解本皆衛或不達其義
曰予所否者安夫等字非也●今注云
舊以南子者○滅氏琳云孔以南子是女人今稱爲子是
同等於男子之稱矣所以同等爲男子者以其爲盛公夫
人本有小君之稱故曰子也行不遂此注姿去等字作以
爲男子者故陛氏孫之今注云云此後人校者之辭疏云
先儒舊有此邪也則宋時已誤案皇本云等以爲故孔
南子者稱男字作南南男古亦通用餘並同釋文
子一本作夫子○皇、之祝●本亦作咒○此亦後人校
邢本皆作夫子語皇邢本並作咒宋本作咒
字小變
皆份體
述而第七凡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注疏本作舊
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皆作大
字亦後人所改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陛分章邢本合之故比舊少一章
不復本或無復字非○案陛所見經文或有無復字者舊
人讀法似以甚矣吾衰也久矣爲句則下自當有復

字若依今人讀甚矣吾衰也五字爲句則下句但作久矣
不夢見周公並吾字亦可省故陛說謂無復字非此語自
無可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舊以爲別章今並合前章
議○案邢亦別章此所謂今文
朱子本也若依朱子本則前當云今三十七章比舊少二
章矣皇本亦合章者後人傳寫失之下亾而爲有亦同
與爾與及也或云與謀也○案孔注與許字當作及字解
謀也一訓不可通考皇疏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
此也謀必馮河字亦作憑○大音泰○皇本作疏
許字之謂皇本作憑大邢本改太
本或作疏○食如字謂菜食也一晉嗣飯也○案孔我
皇本作疏云疏食菜食當如字讀今皆音嗣非
三人行一本無我字○皇本亦作我三人行邢本無我字
考唐不經亦有晁氏云公武云蜀石經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上又有我字案注云言我三人必得我師焉本或
行本無賢恐經文我字恐是因注誤衍作必
有○皇本及唐石經皆有亾而爲有●此舊爲別章今並
作必得邢本作必有與前章合○此非陛
氏本難與言絕句○皇疏云琳公曰此八字道爲一句
文言此鄉有一蔡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
惡也案此說與注意不揖說文擴云擴也君娶●本今
合當從陛氏於此絕句○擴古讓字作取○

皇作娶邢作取

子疾 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案皇疏云疾甚曰病是本有病字

有之誄曰 說文作讄或云云作讄禱也讄累功德以求福也云以誄爲讄也○案說文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累省聲誄謚也字當移於禱之下云其作誄者字之誤○案釋文今改正

坦蕩蕩 舊皆讀坦蕩爲坦湯但坦湯之湯亦讀湯字音故仍之以段氏玉裁論語不必二字皆異文但語有輕重耳詩宛邱湯字思以坦蕩蕩爲坦湯○一本作子之湯亦讀湯但語

子溫而厲 一皇本作子曰君子○案今皇本脫曰字疏云亦有云子曰者

泰伯第八

民無得 本亦作德○臧氏云王肅注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王德也是集解本作無得後漢丁鴻傳論引作無德李賢引鄭注本作云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作無德古注家以得爲德者不著故人無得而稱也

則葸 慇懃貌○案慇懃舊作殼質乃說之通用鄭義亦從得後漢班固傳注引作殼質慇今之從

君子也 ○一本作君子人也皇邢皆有人字

不易 引孫音亦○案皇疏引孫綽曰不易已

得也 教勸中人已下

惡 古臣字●本今作臣○案先進亦云惡古文臣字今前後無有作惡者皆是後人改

予有亂十人 臣字或作亂非○案今皇本亦衍臣字然考其疏云亂理也武王曰我有理天下者有十人也則本無臣字邢疏有臣字

參分 七南反本又作三三○皇本作參疏云參三也邢本亦作三竟

子罕第九

也純 鄭作側基反○案禮記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是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緇字即論語作本或作暂○皇此文不明者今作絲也純

悅 作忽木今作悅邢作恍惚○皇作恍惚

行詐 ○案詐前今舊誤倒在行下今移正

嘗暴 本或作嘗邢作暂

少差 詐本有下同從二

而沽 字賣也○無下案沽注疏本有爲可

韞 鄭云藏也今改正

少年 皇本今作年少○本作年少

衣弊 皇作弊邢作敝●本今作敝○

縕 絮也鄭云

鄉黨第十

○舊本作枲也案集解載孔曰枲若鄭如與孔同陸又何必引鄭藝文類聚三十五引鄭作絮也又鄭注玉藻亦以縕爲舊絮今據以改正

狐貉 依字當作貈○案說文貈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作狐貉

後彫 依字當作凋○皇本作凋

沒階趨 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臧氏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趨進儐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惟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人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也趨進馳

俗以代趨字非

領褻 字亦作袖○皇邢皆作袖

齊必 本或作齊○皇作齊

袗 本又作紾

六○趨邢本作紾軫芍之紾衣或作單說文兼義別疑○校者本作蕺字今從古從○案朱玉從邢字本作從古字必今從古從案郊特牲子反云本忍乃爲說從俗說作裘

君 本或作萃○邢作萃

瓜祭 魯讀瓜爲必

儺 ○案郊特牲鄉人禓注云禓或爲獻或爲儺爲獻故往往異文

遺孔 本今無此

廄 本今無邢自朝退○案皇本載孔注云遺孔子藥也與陸本正合邢本則作饋孔子藥校者不知饋即遺字因云本今無朝夫子家作廐歸也孔子罷朝君之問不問馬臣本說王問人疑誤也王先字君

若爲嘗食 然有一君字作若爲君嘗食然○先嘗食然○邢本刑德集解載鄭注云君若嘗食然之饋也論語云本作先嘗食然本或作君若爲嘗食然

居不客 皇本作容邢本或作容

拖 皇本或作拖邢皆作拖○

車中 魯讀車中內顧古論語今作車中內顧○案漢書成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古論語內顧張說文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漢書云內顧謂不外視東京賦下臣之私也李善注塞語內

不內顧 言今以別古論語中日內顧皆注內顧○案

梔 作本今作梔今選作梔皇本論語作車中內顧中邢作一作本中作車中皇

時哉 作時哉本作時哉時哉○案皇疏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者言山梁雌雉得其時也孔子見而歎之也所以失時者言是時人不得其時路指以夫子之言時哉雌雉得時哉而人所以不得也

共 皇本作供又作供○

之 本又作供

先進第十一

德行鄭云以合前章○案鄭云疑當作鄭氏朱子亦合前章**康子問弟子孰爲好**

學一本作季康子○皇邢本皆有季字**無楟**古鄭反○案之楟見上文當音目當有下同二字今音無

楟誤爲**焉能**上於虔反下同○舊本無下同二字於例當有今補之然穀者尚多也**仍舊**魯讀

仍爲仁○悉氏悚云揚雜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予不仁用魯論也**藏名**才浪反○皆藏名二

字作細皆拒才瀆反下正文止行藏字今訂正**販**普半反●本今作畔○案販售作叛是因偏傍相近而誤

或淺人所改皇本注云失於販咳廣韻二十九撰吸吸畛失容博撰切正本此邢作畔非**是與**音餘○案

邢疏云謂曰無擇言所論說皆垂厚是善人與又云孔子謙不止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明邢亦音餘朱予如字讀

曾晳史記云皆敵字皆○皆謗作皆藏字皆據宋本改**般瀕**本或作見○皇作般見邢作般

顧巳卜誤作衆斟**鏗爾**投瑟聲●本今作瑟聲○投瑟聲舊謗作投琴聲今改正又皇邢本皆作投瑟

之聲面疏中俱云投瑟聲無之字也疑當作卞今作投瑟之聲**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

也○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本亦作暮○皇作暮**沂**水名也○舊本大書沂水今刪水字

而歸鄭本作饋○案論衡明雩云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蓋古論語故鄭本之**焉**於虔反●

本今無此字○案此焉字即安見方六七十之安字異文古焉安二字往往通用禮記三年問爲字荀子禮論篇皆

作安按皆不知因云本今無**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案皇本正如此古而如字

通用之字蓋術文

顏淵第十二

別者○皇本注有者字邢本脫**吾豈得而食諸**●本今作吾得○正文舊作吾焉得而食

諸則與注中同矣皇本作豈今據改正邢本作吾得而食諸疑脫一字史記仲尼世家亦作吾豈得而食諸又太平

御覽六百廿二引論語惡吾得而食諸惡吾字蓋例**以折**魯讀折爲制○案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

引作折則刑是制折古以聲近互通**之帥**○案陸不音經文子帥而音注中之帥疑誤**情慾**

●本今作欲○皇本亦作欲**草尚**本或作上○邢作上**問知**音智○皇本作智**鄉**

也又作斷同○皇作斷・**有相切磋**●本今作友○邢作友皇友有二字皆具

子路第十三

先道●本今作導○皇邢皆作導**曰毋倦**●本今作無○皇邢皆作無**之迂**枉也

○舊謗狂也今改正**所錯**本又作措○皇邢皆作措**縱**又作縱同○皇邢皆作縱**葉公**

舒涉反下同●本今作葉○舊正文亦作葉公則校者不必云本今作葉矣蓋唐人避諱改葉爲葉宋時乃復其舊

耳**毋欲**●本今作無○案古毋無字通用後人過於區別非也皇邢皆作無**直躬**鄭本作弓

云直人名弓○案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直躬

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躳同孔本作躬而皆以躬爲人名**父爲**下同○舊

謗作注同今改正**猶弟**亦作悌同○皇本作悌

憲問第十四

在朝●本今作在其朝○皇邢皆有其字**言孫**音遜○皇本作遜案高誘注淮南覽冥訓章懷注後

漢書第五倫郭太等傳俱引作遜**蔬**●本今作疏○皇作蔬邢作疏**公綽**本又作綽○舊綽謗

禕案汗簡下之一綽作綽云見古論語今據改正**卞莊子**鄭云秦大夫○丁生履恒云韓詩外傳十

魯與師卞莊子請行則莊子是魯人宋本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後漢書班固崔駰等傳亦皆以莊子爲

魯人顏生明云引鄭氏秦人之說殊誤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公孫拔**○皇

本正作拔邢謗作枝錢生云鄭氏注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名拔亦可證**殺襄**●本今作弒○皇邢皆作

弒**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案今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皇邢疏所引皆同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葵邱則陸氏

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

也僖九年盟于葵邱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振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

陽穀穀梁疏所言與公羊傳一一印合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矣・**大夫僎**本又作撰○舊撰作僎與

正文小變其形實同一字誤也當作本又作撰古撰僎同字先進之僎士兌反鄭作撰**子曰衛靈**

公之無道　一本作子言鄭本同○皇作子曰邢作子言作子言是今皇本無道下又加久字考之疏本無

弒簡　本亦作殺○皇本作殺疏中同

之三子告　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案陸氏但以此之字本或作二今皇本并上文公曰告夫三子君曰告夫三子者亦皆作二三子蓋後人展轉增加

知者　音智○皇作智

使者　所吏反下及注同○使者出方音所吏反今本多刪去者字覓假上文使人之使亦如是讀誤矣朱子集註本即繫音於使人於孔子句之下皆因此致誤

方人　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以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古論謗字作方益以聲相近而通借

反怨　本或作冤○古怨與冤通

某何　或作某何鄭作某何是●本今作某何為是○案或作某何下必覓一為字今皇邢皆作某何為是然皇疏云言某何是為栖栖乎則皇亦本作某何是

辟世　音避○皇本作避

不解　●本今作不能解○皇邢本皆有能字

諒陰　鄭讀諒為梁鶡○案鶡舊譌鴿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楬謂之梁闇讀如鶡鴠之鶡闇謂廬也今據改正又春秋正義二後漢書注四十四引鄭論語注諒闇謂凶廬也是與禮注同義

治也　●本今作治者○邢本作治者皇本者也二字並有

長無　○案各本長下皆有而字陸本或無之抑誤脫也

衛靈公第十五

問陳　●本今作陳○案顏氏家訓書證云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唯王羲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據此則陳字從車六朝時本已如此今皇邢作陳又後改也

絕糧　鄭本作粻音張云糧也○案粻糧也爾雅釋言文舊云字譌作下今據改正糧皇作粮字俗

蠻貊　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案貉舊譌貌今改正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柂　●本今作輒○皇邢皆作輒

知者　音智○皇本作智下才知同

行小慧　魯讀慧為惠○案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注心不慧韓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顏氏家訓歸心云辨才智惠義並當作慧是慧惠古通今皇本尚作小惠

為質　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案正文為質當作義以為質臧氏云下方云君子哉明不當先有君子

孫以　音遜○皇本作遜

今亾矣夫　○皇本作今則亾矣夫多一則

字

涖之　○皇本作莅之

季氏第十六

宓　本亦作伏○皇作宓邢作伏

邦域　邦或作封○惠云且在邦域之中孔氏云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依孔注邦當作封古字邦封同案邢疏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又云顓臾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則邢作疏時本作在封域之中不知何時依釋文正字改

於匣　●本今作柙○皇邢皆作柙

於檟　注同○舊誤作下同今改正

必為子孫憂　本或作後世必為子孫憂○案今皇邢本皆有後世字然皇疏云不言季孫是貪顓臾欲伐取之而假云顓臾固而近費恐為子孫憂疑本無後世字

政治　●本今作理○皇作治邢作理是唐已後本

府　又作楯○皇邢本作僻

便辟　下婢亦反○案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為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年論語音便辟為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為譬本鄭注也馬融則讀為避與鄭義不異故皇本注中作避乃惠云馬鄭皆讀辟為譬誤

躁　魯讀躁為傲○案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

趣鄉　本又作向○皇邢皆作向

陳亢　○案說文作伉

陽貨第十七

莧爾　●本今作莞○惠云周易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虞翻注云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漢以來皆作莧唐石經作莞非廣雅莧笑也疑莞字小變皇邢本皆作莞爾

涅而　○舊涅作涅非今改正

如鄉　又作向同○皇邢俱作向

穿踰　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臾一音豆○案舊本引說文作穿窬本戶今據本書訂正唐韻窬羊朱切皇疏引傳云篳門圭窬窬竇也據孔注窬牆也陸氏作踰則當讀為孟子踰東家牆之踰乃皇邢本皆作窬義疏釋文說多混

是敗亂　敗或作賊字○皇邢皆作賊陸作敗疑非

趣鄉　●本今作向○案皇作向此承一曰鄉向也來不宜仍作鄉字邢本作嚮亦通

與哉　本或作無哉○案本作字當衍

能說　●本今作悅○皇邢俱作悅

孺悲　字亦作孺○孺乃俗孺字

期已久矣　一本作其○案疑作朞

據樂　又音洛○舊譌音樂今改正

淫慾　●本今作欲○皇作慾邢作欲

而窒　魯讀窒為室○惠云韓勑修孔廟後碑亦以窒為室

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空中徐廣曰空一作窒知室與窒通

不孫音遜○皇本作遜

微子第十八

齊人歸鄭作饋○案書中歸字鄭本多作饋　孔子下鄭云下堂出門也○案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云云可爲下堂出門之證　處也●本今無也字○邢本無皇本有　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某之徒與○案此正文當作是魯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即是魯二字之異文　滔滔鄭本作悠悠○案史記孔子世家載論語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裴駰集解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又文選四十九干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并孔注而改之誤甚　辟人音避○皇作避蔡邕石經論語殘碑亦作避世　耰○案說文木部櫌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字不从耒蔡邕石經作櫌不輟　徒與誰與○案今本皆作徒與而誰與　篠本又作條又作蓧○案說文蓧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蓧是蓧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篠乃條枚字說文云小枝論語作荷條於六書爲假借今作篠不省集解載包咸注篠竹器與說文異皇本竟作篠疏云以杖擔一器籮簏之屬則其誤已久　植其○案隸釋載石經殘碑植作置古置植字通　而芸多作耘○案隸釋載石經作耘　己知音紀一音以○案皇疏云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邢疏云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則皆音紀然音以是　亞○舊倒在摯上今移正　鼗亦作鞉○皇作鞉邢作鼗　不弛●本今作施○案皇邢朱本皆作施集注云陸氏本作弛禰本同　周有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案晉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上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　生○邢本云生八子與釋文合皇本作得八子

子張第十九

距●本今作拒○案蔡邕石經及皇本皆作距○邢作拒非　恐泥乃細反注同○舊作下同誤今從官本正　儼然本或作嚴○皇本作嚴然邢本作儼然古嚴儼通曲禮儼若思釋文作嚴　厲如字下厲己同　厲王云病也鄭讀爲賴恃賴也　己居止反下同○案舊本自王云病也至居止反下同皆作小字連於上條之下誤也正文厲己之厲舊本無今皆爲補正之　洒掃正作灑經典○案經典下有脫文當云經典相承作洒說文灑汎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經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埽是借用說文洒滌字也　輕漂○今邢注作輕剽　焉學下焉不學同○案焉不學舊脫焉字今補　闚○皇本作闚邢本作窺　爲知音智○皇本作智　道之音導○皇本作導

堯曰第二十

則說音悅○皇本作公則民悅因注衍民字　內●本今作納○皇作內邢作納古納字多作內俗人往往改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案上子張問章亦稱孔子曰以此篇紀堯舜禹湯武王之事故稱姓以別之皇邢兩本皆與釋文同朱子本脫孔字

老子音義攷證

道經

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 ○舊以字在漢文上誤今改正

弱其志 ○舊在隆之稱也上誤案本文云弱其志強其骨今移於強字上 淵畣 ○今本皆作兮 萬物

舍 又作拾○舊拾仍作舍譌今改正 有為 ○舊有字未刻今補 掘 又求月反河上本作屈○求字本字舊俱未刻今補

多言數窮 顧云勢數也○舊數字未刻今補此下舊向空四五格未刻

玄牝 舊音扶死反○舊音譌云死譌比今皆改正 處 一本作居○舊作本合作居 惡 烏路反注及下同○舊譌注作同也今改正

不爭 ○案王弼注雖應而不偕不作昌字 以知乎 ○今文云明白四達能無為乎注作能無以為乎河上本正文作能無以知乎此所音河上本也

恃 河上本作侍○侍字舊未刻今補 挺 ○諸家本竝作挺古無挺字 埴 釋名云埴膱○膱舊譌職今據本書正

貴 河上云畏也○舊云字作公今依前後文改 不皦 明式云胡老反○明式不知何人不見序錄

繩 河上本作繩○當是作繩繩少一繩字衆家攷異俱不言 恍 ○今文作恍後惟恍惟惚、同

卒 子恤反○舊子譌千今改正 几物 本作夫○河上公作大 無所容

鋒刃 ○王注作兵戈無所容其鋒刃有其字 行施 始豉反○舊豉作致譌今改正 則濡

○王注則相濡之德生也有相字 行 ○王注仁義人之善也人本或作行 氈 本作旃○王注作氈鄉之民必知旃裘

截鴞 ○王注鵠作鶴道藏本同二字本通用 若亨 河上公作饗○諸本皆作如享宋本饗作鄕

廓 河上本作泊○今文我獨泊兮其未兆王弼本泊作廓藏本作怕說文怕無為也藏本爲是今王弼木、作泊古本作魄

飂 梁簡文作飄河上作飂兮○舊簡文祇作飄下又下作字亦脫今移正并補

德之容 簡文云狀也○舊脫文字今補 窈 ○舊下從幼譌今改正 冥 兮○

○今文敝則新河上公作弊藏本同王弼作弊 道者於道 河上公於道者絕句○今文云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淮南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河上本當作故從事於道者於道不重道者字又無同字

宗 本亦作寂 寥 河上云寥空無形也○今本作寂兮寥兮畢氏沅云寂俗字說文無寥寞字寥當作

廖寞當作寥 宴處 ○河上本宴作燕易州開元石刻同 無轍 梁云應車邊○梁當謂梁武

跡 河上作迹○今文作無轍迹案說文無轍字莊子戰國策史記皆以軼為轍 無瑕謫 ○今文作讁與易州石刻同俗字也

所好 ○今書中無此二字惟王注云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或可欲有作所好者

裕 ○今文亦無案王注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於當裕字之譌 長 ○今文無官長自在下文此疑衍

楑 ○注式楑則也舊楑從手譌今改正 無割 ○今正文作不割注作無割 物或

歔 河上本作呴○案正文物下本有或行或隨此省去之耳說文無呴字畢疑應作欨說文吹也 治 直吏

反○王注云為治者務欲立功生事今本治作始亦通 恬淡 本亦作倓河上本作恢簡文作恬淡○今文作恬淡易州石刻同王弼作恬澹說文倓安也非此義恢亦形近而誤簡文下舊脫作字今補、 名分

符問反○符舊譌憤今改正 道汎 ○舊譌氾今改正 於易 ○王注圖難於其易有其字案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二句本老子語見德經

淡 徒暫反又徒覽反○舊脫又字今補 說 音悅

○王注感悅不作說 將欲翕 簡文作歙○今文作歙說文無翕字韓非子作翕傅奕本同舊簡下脫文字今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各本無名之樸四字 夫亦將無欲

德經

一本四十三章○章字舊脫今補此當連上篇舊空數行非是

舍本 ○今王注作捨母案此下今王注有脫文上云本在無為母在無名下云捨母而適其子則上句當云棄本而逐其末脫四字又下云捨其母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仍作捨母 穢 ○王注今作務而治蕪

耽 ○今無此字 將恐蹶 其月反又其月反○舊脫又字今補 珞 音洛○舊作音絡今從宋本

夷道若纇 簡文云疵也○疵舊譌之今改正 內 如銳反又若對反○王注纇坰也不作內說文無坰字以音求之當與由塊字同若對疑當作苦對

而已不作恭 藏 才良反○舊才浪反今從宋本文云多藏必厚亡兩音皆通 恭 一作供○王注云貸之非唯供其乏 獘 婢世反○舊作

弊今從宋本是河上公王弼本也傅奕本作敝婢世舊作婢庶譌亦從宋本正 不爲 于僞反○案王注云

隨物而成不爲一象爲似當讀如字 不窺 ○今文作闚韓非子同 羑牖 二同由九反○今文無羑

字陸蒸記異文也下寇丸稗坦竝出皆與此同 注 ○百姓皆注其耳目諸本皆有此句聚珍板誤脫去

咳本或作孩○河上本作孩

錯○今文作措

黿蚖二音元

蟺○王注無黿字陸記異文說見上

襲○王注蚖蟺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陸所見本鑿字必作襲

埤○今本王注埤作卑

餌而志反○而志二字宋本空舊補如止二字今案前篇樂與餌音而志反此必當同非臆改也

毒之今作育余熟反○舊余字未刻今補

陰○今王注作隂

其兌簡文云言也○文字脫也字未刻今皆補正

絜好○今王注絜作潔非明刻作絜

盜夸非道也哉○今文不重盜夸二字衍宋本有

比○今王注作彼皆然也似誤

全作子垂反○舊子作字今從宋本

激拂○藏本作沸今本同似非

不耀○今文作不燿

莫如嗇○今文如作若韓非作如

以道蒞古無此字說文作隸○舊古字脫今補

庇又本祕反○舊脫又字今補

辟匹亦反○今王注物援而民辟卽作辟字

繟坦○河上本又作墠三字音相近得通用梁王尚梁下當脫武字

是大匠斲○藏本常有司殺者殺夫司殺者是大匠斲此王弼本也明皇本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僻治○二字舊倒案注云民之所以辟治之所以亂辟在治前今移正

身去○王注如惟無身去私乎今本去私作無私

老子音義攷證 三

莊子音義上攷證

逍遙遊

鵬故以朋爲朋黨字○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義改正

何厝七故反本又作措○案說文厝厲石也措置也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

摶徒端反一音博○當云本一作拊音傅陸氏於攷工記之摶埴亦云劉音傅不分別字體非是

扶搖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舊下上倒今據爾雅注乙正

所馮○今注作憑

色邪餘嗟反○舊也嗟反今據易釋文正

培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今本三作一非

枋崔云木也或曰木名○今本作崔云木也與下複係字誤

朝菌○案菌芝類故字從艸支遁潘尼以木槿當之說殊誤

晦朔晦冥也朔旦也○此以一日之蚤莫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爲解

惠蛄本亦作蟪同○今本作蟪係說文新附字

冥靈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歲爲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爲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爲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

莊子音義上攷證 一

彭祖籛音翦○案玉篇子踐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或據廣韻改作音箋非是

羊角○舊脫羊字依今莊子本補

无己○今本无作無下竝同

天下治得以治者皆同○舊脫者字今據注本補

偃鼠鼢音扶問反○舊無音字今案凡不見正文及注之字而加音者例有音字今依前後例增

樽本亦作尊○案尊乃正體

纓紱字或作紼○今注本作纓紼案說文紼亂系也此纓紼當作嬰拂解不當以爲冠紱紱亦俗字說文本作市重文作韍正

世蘄○舊蘄作鄿譌今從宋本

粃本又作秕○案說文作秕

穅字亦作糠音康○舊本糠作康今依注本改糠亦俗字似當云音康字亦作康爲是疑後人亂之而又妄改也康已從米何必又贅米旁

窅然徐烏了反郭武駢反○郭必以爲賓字故如此音

之竟本亦作境○今注作境

澼郭李恪歷反辟聲○案今本書作澼聲疑洴澼是擊絮之聲洴澼二字本雙聲蓋亦象其聲也

不拘坼○坼俗本多從手非

漂說文作瀲○瀲舊譌作敝今改正

不慮以爲大樽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縛舊作縛今從宋本正

蓬之心曲士之謂○士舊譌上今改正

機辟毗亦反○案當作毗亦反

齊物論

隱机 李本作几○案今本作几

荅焉 本又作嗒解體貌○今本作嗒案解體卽趙岐孟子注所云解罷枝也

寂莫 ○寂舊譌家今案大宗師云其容寂釋文云本亦作寂崔本作宋據改正方言云寂安靜也漢人碑版多作此字老子銘題虛無之清寂張公神碑罝界寂靜成皋令任伯嗣碑官朝寂靜巴郡太守張納碑四竟寂謐博陵太守孔彪碑寂今冥冥皆如此作今注作寂莫

女聞 音汝下皆同○上汝如何以不一律作女

畏隹 醉癸反○隹舊本作佳今莊子衆家本皆作隹韻會支韻內引此似亦可讀追此所音雕皆仄聲然實與作本音皆相近故從衆家本改正

謞者 音孝○舊音考譌今注本音孝從之

譹者 ○舊脫者字今增與衆句一例

刀刀 ○舊俱作刁俗今改依正體

苶然 乃結反○苶當作茶字小變耳今注本乃作薾說文引詩彼薾維何音義與此異

恢 簡文本作弔○案弔音的下悅字與說同弔說見下文

堅白 設矛伐之說爲堅○伐卽盾也亦作戚又作戚音皆同

確斯 斯又作濺音賜○斯訓盡與濺賜義並同

纖介 ○今本介作芥

有左有右 崔本作宥拒宥也○舊作崔本作有譌案下云在宥也則當作宥明甚今改正

皇帝 本又作黃帝○皇黃通用今本作黃帝

聽熒 向崔本作䔲榮○字彙補云䔲字見釋典中隨函云䔲與輝同

旁日月 崔本作誇○官本校本改誇爲傍未必是

脗 无波際之貌○今注本波作彼倪誤

涽 ○舊作湣宋本從氏并注中昏湣並從氏今從之

弔 如字又音的○舊脫又字今補

天倪 李音崖班固曰天研○舊本崖譌崔今據大宗師篇改正倪音近研故計倪亦作計研

无特 向云無持者行止無常也○今本無持作無特

養生主

以慊 苦簟反足也○古與慊恨之慊同一聲並不以音慊者爲足之正詁

庖丁 崔本作胞同○禮記祭統輝胞亦與庖同

砉然 向呼鵙反○舊鵙皆從貝非今正從貝下並同

大郤 ○從谷從卩舊從谷從卩非今改正

道大窾 音導窾又苦禾反○今本道作導窾與科通故亦同音

戕之 ○戕從爿得聲舊本山下又譌今改正

人間世

若蕉 其澤如見芟夷○蕉亦同樵故可訓芟夷

相札 亦作軋○今本作軋

而強 ○今本作彊書內並同不重出

叢支 ○今本作枝

語我 魚據反○舊作魚豫反譌今改正

曰齊 本亦作齋○今本作齋

睥天 ○舊本睥從白今依注本從日

絕迹易无 絕句○此讀謬甚何不依注

常語 ○今本書常作當

大至 本亦作泰○今本書作泰

痕 疑賁反

疵 士賁反○益讀與眦呲同

顏闔 向崔本作盍○今本盍作盞

摸格 ○今本摸從木作模

櫟 一云櫟也○櫟衆本作采譌今從宋本正

義舉 ○今本書舉作喻

咲 崔作梟許救反○舊作崔云穀云字譌今改正

宜秋 ○今本書秋作楸

求樿 ○舊本樿從示譌注同今改正

疛 司馬云隱削也○舊脫云字今增

三鍾 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舊本六譌斛今改正

卻曲 字書作巴廣雅云因曲也○案今說文廣雅俱作迼

德充符

脫屨 本亦作屣○今本書作屣

叔山无趾 李云叔山字○字疑氏

幻 亦作㓜○舊本㓜作幻案說文作幺從反予

翣資 李云資送也○李下舊無云字案當有今增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今本書乎作於

大宗師

不強 ○今本書作彊

翛然 郭與久反○舊久譌冬今從宋本正

捐 郭作揖○捐舊譌損案下方云或作揖則此當作揖

容寂 ○舊本譌家今改正說見前本書作寂

與乎 如字又音豫同云疑貌○同當是向字之誤

其觚 王云特立不羣也○案注本不羣作不倚

善妖 ○今本作夭

在大極之先 一本作之先未○今本作一本作先之無未字

維斗 北斗所以爲天下綱維○今本天下作天之

年長 張丈反○今本作丁丈反與前後同

孺子 本亦作孺○今本作孺是正體

於頂 崔本作釘音項○舊作釘音頂今本作釘音項據宋本釘音項頸釘爲釘之譌参酌改正

決疣 胡亂反○今本正文亦作疣音義作疣胡蚘反恐脫改

塵垢 齊人以風塵爲璲垛○舊璲作遂今本作璲乃璲字之譌今改正

蟄 ○說文作蟄亦作齋陸每從救譌今從隸省作蟄下並同

坐忘○依次當在蹙然之前

應帝王

不譲○今本作不頌　係崔本作繫或作瞉○瞉舊作繫與上複今定作瞉見漢書　相女○今本作汝　得厝○今本作措　爲弟徐音頽丈回反　靡弟靡不窮之貌○後正字通弟作弔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云弟靡不窮見正本此列子黃帝篇作茅靡

莊子音義中攷證

駢拇

枝指崔云音歧謂指有歧也○歧當作岐後人強分之　煌煌廣雅云光也○舊作光光也今據本書刪一光字　蒿目李云快性之貌○今本快作決

馬蹄

馵馬音之樹反○舊本無音字案例當有增　棧編木作靈似牀曰棧以禦濕也崔云木棚也○靈卽櫺字濕當作溼後人多混用棚疑當作柵　擿辟○今本作僻　犧尊○今本作樽俗　情性不離○今本情性作性情　竊轡盜鞎轡也○舊鞎譌粗今改正說文車前革曰鞎　縣企○今本作跂

胠篋

知可本或作知可否○今本有否字　塞瞽曠○今本無瞽字　工倕一音睡○舊本音譌名今據達生篇改正　之帥○今本作率　罔罟○今本罔作網　而說○今本作悅　啍啍向本作哼音亨○此與下俱作哼哼案從亨亦可得亨音

在宥

獊囊○今本獊作傖　嵁巖○今本作岩

天地

瞉食爾雅云生哺瞉○舊生譌主今改正　自爲遽○今本作處　如標校○今本校作枝

天道

脈○今本作眜　中準○今本作准　幾乎後言長也○舊本後作復未詳　有數李云色注反○案前後俱作色主反此注字疑譌

天運

孝弟音悌○舊本作孝悌音弟此因今本作悌而妄改也若作悌字則更無兩讀又何用音此如他卷道音導亦有倒作導音道者皆出後人所變亂今正之　之懼案說文懼是正字愯古文○說文愳爲古文懼字有愯字與聳同非懼字重文並無愯字不知陸氏所據

刻意

鮒魚○今本鮒作鈞

秋水

盳洋○今本盳作望　五常之所連○今本作五帝　跉卓○今本卓作踔　赴水司馬本作路云赴也○赴疑是仆字　捘○今本作搜　豪梁○今本豪作濠　鯈魚○鯈當作儵注同此書內多混用又鯛黑鰦也舊鯛譌鮋今據爾雅改正

至樂

職職李云繁殖貌○舊殖譌植今改正　皇帝○今本作黃帝案皇黃古通用陸氏謂三皇五帝非

鰷又音攸○今本作又音篠　列子行食於道從○殷敬順列子天瑞篇釋文云莊子從作徒司馬云徒道旁也本或作從與此本異　得水則爲鼃此古絕字○古絕字當作𢇍此鼃乃繼字　其名爲乾餘骨○殷敬順列子本作乾餘胥云莊子作骨案今列子亦作骨　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案列子作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　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　青寧○殷敬順云莊子從羊奚至青寧連爲一句司馬之說同如是郭本乃分之列子箰作筍

達生

遻○今本作遻也作矜也譌今據本書改正　拘豎若株駒也○也字未刻依宋本補　殙說文云殙瞀也○今本殙作殙瞀瞀　鐫李尋恚反信醉反○信醉上脫又字　去反○今本作公反　方皇○今本作彷徨　毻○今本作耗非　跛波我反○舊作彼我反譌今改正　鶡○今本作鴝

山木

夫出○今本作夫子出　則劌○今本作挫　伐樹於衛○今本衛作宋陸氏與下句宋衛當互易　膝○今本作膝　見心○今本作見剖心

田子方

大絜○今本作潔　直○今本作眞　遺蛇○今本遺作逶　而干○今本作乾　之令○今本作命

知北遊

弇水李云弇水名○今本作弇水水名以下白水例之重者是　隱机○今本作几　投杖○今本作於杖　絪縕○今本作煙熅　茀薛○今本作稊稗　大馬之捶鉤者捶者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玷捶鉤舊本作玷捶鐵今依宋本改正別本同　未有子孫　而有孫子○今本孫子亦作子孫

莊子音義下攷證

庚桑○今書有楚字

大壤本亦作穰○案列子天瑞篇亦以壤同穰　而扶○作樠　南榮趎淮南作南榮疇云軟踦趺步百舍不休亦作疇○案今淮南脩務訓作疇舊軟踦謌軟蹻今據本書改正高誘注軟猶箸蹻履趺趣也軟所所切蹻其略切跌音決箸卽著直略切趣猶趨今淮南或無步字脫也　贏糧一音果○音果字或有作羸者

外獲○今書作穫　徇○今書作侚　本剽本亦作摽○摽當作標

胞本亦作庖○案胞與庖通禮記祭統煇胞翟閽注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徐无鬼

示日音視○今書作視日舊音視仍譌作示今改正　金版○今書作板　艮位其空○今書艮作跟

非或卄下作者非也○卄卽草字頭卄下作乃俗非字舊卄作非譌今改正　諸廖○今書作諂朋

郢人漢書音義作獿人○獿人舊譌作㺜人案漢書揚雄解嘲云獿人亾則匠石輟斤今

據改正卄同又音鐃舊譌音混別本音溫亦譌俱改正　攫司馬本作攫○攫不應與上同或是玃字之誤

夫物之尤也○今書夫下有子字　田禾○卽齊太公和　於宎字又作窔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案爾雅釋宮東南隅謂之窔其東北隅乃宧也又案說文窔戶樞聲室之東南隅宎但訓深

然身食肉終○今書終上有而字　煖室○今書作安室

則陽

擉一音捉○舊捉作促譌今改正　魏瑩郭本作罃音罌罃之瑩今本多作瑩○舊作罃與作瑩互易文頗不順且今書實多作瑩字今改正史表梁惠王之名作罃　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案今書有牟字史記威王名因齊戰國策亦同　抶郭云抶○舊抶仍作扶譌今書內所載音義作抶姑從之或疑是扶亦不訓擊

稷稷本又作稷一本作稷○兩稷字疑有一譌　捐其○今書捐作損

滅裂司馬彪云鹵莽猶麤粗也○案麤千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如春秋繁露俞子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麤衕連用者亦多猶麤粗也有欲改

爲粗疏者故正之　辜元嘉本作幸人○幸或是辠之誤　所搏弊○今書作幣

丘里之言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舊土作士今書內音義作土字從之　淳淳王云流動流貌○兩流字疑衍其一

比于大澤○今書于作於

外物

外物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宋本必作心　大鈞本亦作鈞○鈞舊譌約宋本同今改正

牿說文云騁牛也○舊無牛字據說文增　夫而○今書而作汝　到植○到古倒字

娍柢音千米反○舊米作禾今從宋本　踣徐芳附反音豆反○二音之閒當有又字下似此者不盡出

荃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案如或所云是潛也見詩周頌

寓言

卮言字又作巵○巵舊作卮案說文作卮下从卪今多省作巵若作卮則不必云又作矣　如鸛○今書作觀

景本或作影○影字係陶宏景所撰非古字

讓王

攫俱碧俱縛二反又史虢反○舊作俱碧反俱縛反或又史虢反譌今皆從宋本改正　種○今書作腫

飦一音下謂子餅○飦舊譌餅今改正　愀又七了子了二反又七遙反○舊作七了反子了反今改正下七遙反舊脫七字亦補正

魏闕淮南作魏○案今淮南亦作魏　削然亦作稍○宋本作稍

共伯得乎共首紀年云共伯和卽干王位○案今竹書作攝行天子事　畒○字俗說文作畮亦作畝爲正

強力李云阻兵須力○舊阻譌徂今改正

盜跖

摓衣○今書作縫衣　危冠背負殺牛○今書音義作殺斗案史記作佩殺豚　編虎須○今書作編虎須舊亦作須今從宋本作須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疑父母二字當互易

說劍

无厭 ○今書作不厭　以幣從 一本作以幣從者○舊者譌軍今改正今書有者字

漁父

工技 ○今書作國技　難語 ○今書作難語

列禦寇

吾驚焉 李云見人感己卽遠驚也○舊感作惑譌今書音義作見人感己卽遠道故驚也此仍有脫誤

而鏊 ○舊作鏊譌今改正卷內同　之地 地蛇者山川茶煉也○宋本茶字空　三 一本作三年○今書作三年

愼於兵 ○今書愼作順　道物 ○今書作導物　戉 ○今書作鉞

訙之 本又作訊○說文有訊無訙訙俗字　懁 音環王云研羿也外愼研羿○今書音義作音儇兩研字俱作堅

孰協唇許 協同也○舊作協同也今從宋本　驕稺 ○今書作穉

鍛之 ○鍛舊從段譌今改正

天下

衰矣 ○今書作喪矣　有夏 ○今書作有大夏下有濩亦作有大濩　湮洪水 引禹之儉○舊儉譌險今改正

甚雨 ○今書作沐甚風櫛疾雨此以甚雨在櫛字上當本是沐甚雨櫛疾風文義較順淮南脩務訓云禹沐浴霪雨櫛扶風可以爲證淮南浴字乃衍文李善注文選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引淮南作沐淫雨櫛疾風

不當 ○作不墓是　无軟 ○今書作無耎　而儻 ○今書時恣縱而不儻有不字

今日適越而昔至 萬物入于一物而物無朕○今書朕作朕案朕與騈同朕訓目精義皆不合似當作朕兆之朕

卵有毛 則性之明遠有習於生○遠舊作遠今書作遠從之

火不熱 如處火之鳥○舊處火作處水譌今改正

好事 夫不失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云云○案不失二字疑衍文神宋本作伸又下列斯文於後世舊脫後字今補又從事發有辭之教今書發作展

爾雅音義上攷證

今邢昺爾雅注疏中音義多卽邢氏所定不全用陸氏元文其正文與陸氏本往往異同今官本以陸氏音義入之邢氏注疏中不難改易刪節以求合於邢氏甚失其舊故釋文一書斷斷當別行也至書中有本今云云者當是後人以邢本參校所謂今者卽指邢本竝非陸氏元文亦混入其中論語孝經與時下本不合者竝加此語讀者當分別觀之

爾雅序

大爾雅 字亦作疋○案背疏等字皆從疋俗遂以同雅者改作疋此安作也案背亦有寫音是正可讀雅明矣

鈐鍵 小雅云鍵謂之鑰○舊本作小爾雅今從宋本唐人所引小爾雅多有作小雅者省文耳

註 ○官本作注

㭘 本又作拾廣雅云拾收也○兩拾字舊皆從木案廣雅係從手玉篇廣韻俱同廣韻音又與陸同今定爲拾

剟 說文云刊也○舊作利也譌今改從本書

礫 說文云小礪石○案今說文云小石字林云礎礫此所引不同

搴 字又作攓○攓舊上從與譌今改正

祛 ○官本同毛本作祛從示韻會有此字後來凡除去義皆用之與袪別

踢 鄭氏音拘揭○案陸氏於釋器斫斸下云本或作拘揭字亦皆從手然似當木旁作考工記車人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鄭注引爾雅句欘謂之定則從木乃正字唐人於從木字往往從手書內因此致譌

釋詁第一

箌 說文云草大也○案說文艸部菣艸大也竹部箌訓艸木到捸陸氏卯今本說文誤然訓爲艸大則字當從艸今爾雅亦從竹疑皆誤

般 郭音府孫云古居字顧子公反○邢本般音宗官本載釋文而又兼取音宗一音與頟之子公反亦不合不當闢入

貢 字或作贛同○案說文贛從貝贛省聲此文下從貢非也

適 孫云古述字讀聿一音橘○古述字下舊作讀聿一音餘橘反案餘橘卽聿何一音之有今據宋本正

謨 舍人云心之謀也○謀舊作謨今從毛本官本改

諏 子須反○毛本諷譌趣官本子須作子頭係妥改

踰

究 ○正文諏究連文次則謨又次則敵犟此本究謨皆在敵犟下失其次未必陸氏本與今不同

矩 俱宇反○案矩字正文先已兩見似當在上範字下作音并云下同

皋 秦始皇以其字似皇字改從四非○罪字上從网隸變作四舊譌作從四今改正

兒 本今皆作皃○邢本作皃凡本今云云皆後人所增

入何以明之卽如此條若出陸氏亦當先云古今反一音如字本或作觳不應於觳字下方云一音如字 **畜** ○邢本作壽 **隋** ○邢本作隨 **諶** 甚針反○此後及他經皆作市林反 **淮汭** ○注所引方言與今本正合毛本作淮酒官本同 **壺** 胡臘反○舊臘作獵譌今改正 **謚** 時至反○舊作諡案五經文字諡謚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則爾雅亦必本是諡字與石經同毛刻三諡字俱係改刻痕迹宛然乃依今本說文之誤所致官本從之時至作詩至亦非 **頠** 孫郭五果反○果舊作鬼今從宋本正 **碩** 石落也○官本作殞譌此訓石落自當從石 **誶** 郭音碎告也○邢本作訊官本但留訊音信三字餘皆刪案後漢張衡傳思玄賦注引爾雅正作誶此與訊字雖可通用然當各依本文 **屎** ○邢本作矢 **怵** ○邢本作果 **夸** ○邢本作誇 **愸** ○邢本作黎 **蠠** 本或作蠠說文曰蠠古文蜜字○官本蜜作密案密勿蠠沒黽勉皆同義但說文蠠蠭甘飴也或從宓作蜜則從虫爲是 **𢾭** ○邢本作敦 **偭** ○邢本作勔 **陽** 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兩賜字舊作賜如此何必云又如字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疑注本作賚卜畀賜與也故下又承明云與猶予也以陽

爲賜正與音合上條音予余並羊如反此音羊汝反其分明如此且君子日賜小人日與不必連文夫以陽爲賜此古人改字之法下云因通其名故又以賜爲予我義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遂妄改日爲音賜今幸得宋本正之 **道** ○邢本作導 **咭** ○字從日邢本從白非 **擘** 郭音義本與擘指物同○舊擘指俱誤從立心案悍悎無義字書亦無悎字擘指物謂拂拭物也今改正 **疇** 本又作爲○舊作本又作螽譌今據易否卦釋文改正 **蟨** 廣雅云整劇也○案今書作極也劇極本通 **蕪** 古本作隸○隸字可疑似當依說文作蕘乃蕪古字形近遂譌 **裒** 字本或作捊○捊舊譌從木今案文義正 **摟** 本或作樓非○俗本摟樓互易大誤 **逮** 本或作逮○逮舊作逮今案字書改 **肅亟** 字又作苟○苟舊本作急是後人妄改益誤以苟爲苟字耳苟音急敬字從此宋本不誤今據改正 **瘏** 詩作屠○今詩亦作瘏 **疷** ○邢本作疵注同 **痗** 一音晦○舊晦作晦案官本作晦與廣韻同今從之詩釋文音侮侮亦讀晦 **瘼** 今經注無此字○邢本無此字此六字疑亦校者所增 **勛** 字或作勃○勃舊作勃譌依宋本正 **邛** ○傳從卩旁非今改正 **敉** 本又作餂○餂舊本作餂係俗字今改正 **嘗** ○下本從旨從甘亦或體此

祇 ○舊作祇案此訓敬當作祗今改正 **替** ○毛注疏本作普乃正體下同陸本從俗體 **底** ○注疏本作底是陸氏誤以底爲非 **嘴幾** ○注疏本此下有烖音哉三字陸本無 **埤** 又音埤○舊作又音婢似未當宋本空此一字案埤本有裨婢兩音上音避支反此當音婢今改正 **祆** ○說文作祅諸經注中多省作祆注疏本作妖删去本又作妖同五字 **底** 丁禮反 **底** 之視反○今注疏正文底作廢郤氏音涵所見宋本是底字又注疏本作底丁視反亦誤當一依陸氏爲是 **弛易** 施李音尸紙反下音亦顧謝本弛作施并易皆以或反○爾雅上文矢弛也音尸紙反下文弛易也陸氏僞引施李音尸紙反下音亦者以顧謝與易同音以或反故須別出注疏本删去施李一音竟似施李亦讀尸弛之弛爲以或反矣此謚疑爲垂複而删之不知其不可通也 **瘵** 又作瘵同○瘵乃正體注疏本瘵與瘵互易 **諝** 沈勑檢反○此上當云又或作諸方與沈音合 **諶** ○邢本作忱 **堙** ○邢本作堙 **慣** 本又作貫又作道○邢本作貫說文遺始訓習 **渴** ○邢本作𤎼 **𤎼** ○邢本作無 **埽** ○邢本作埽 **閒** 施胡瞎反○案閒有錯音說文𩬊鬄禿也從髟閒聲玉篇音苦閑口瞎二切廣韻格八切則知施音自有所本 **饋也**

本或作餽同○案說文饋餉也餽吳人謂祭日餽義各不同陸氏於此不能辨 **憩** ○俗本自在左舌在右非 **艾** ○邢本此下有長丁丈反陸本無 **傳也** ○注疏本此上爲歷作音案歷字上已兩見今特音此不解所謂 **稷禾** 一本作獲禾○○邢本作獲 **爲褐** ○邢本作鬲 **杅** 本或作桦又作不○桦舊上從大又不譌作本俱案字書改正 **訶** 本又作迈○邢本作迈 **嘆** ○注疏本此下有寔音石陸本無案公羊釋文音而力反廣韻常職切寔職韻內石在昔韻內不當以石音寔 **殊** ○邢本作求 **苳** 本又作終○邢本作終 **殆** ○邢本作落

釋言第二

距 ○邢本作岠 **返** 春秋傳作彼從彳○今三傳不見有彼字 **徠** ○邢本作來 **敖憮** ○邢本作憮譌 **婁** ○邢本作屢 **饙** 說文作餴云滫飯也○舊餴作餴下亦同又滫作脩今皆據本書改正 **飫** 字又作餙俗作飯○注疏本餝作飯餠譌餠 **齡** ○邢本作矜 **辯** ○邢本作𢡬 **莛** ○邢本作延 **佻** 他雕反○官本作他調反非 **強** ○邢本作𡒄 **邕** ○邢

本作邑說文止有邑字與邑通用此邑疑葛者作此變體詩桑柔仍作邑

凌 案郭注意當作㥄埤蒼云㥄慄也樊本作凌○舊作㥄爲作陵㥄慄爲凌慄案郭注云凌慄本之西京賦百禽㥄遽語當從立心爲是宋本埤蒼㥄正從立心陸意郎承郭注爲說則兩字皆當作㥄爲是淮南兵略訓諸侯莫不慴㥄鶡冠子獨知篇登高者下人代之㥄皆是㥄字又案羽獵賦虎豹之凌遽字又從冫

稱 尺證反○案此音稱好也之稱上文偁舉也自從立入讀如字官本乃將稱字音係於偁下誤也

併 ○邢本作並

瘞 或作陛同○瘞當作瘞說文從土夾聲陈俗字舊吏認陈今改正

蛙 字林巳穎反○案詩釋文引作口穎反

粘 字林又丈庚反○文舊作文今定作文

評 ○邢本作呼

龕 本今作龕○今邢本亦從合案九經字樣作龕從今得聲然合字亦從合者究以從合爲是

咨 與上同亦從苔反○嘉靖閒吳元恭翻刻宋板郭注單行本今荊楚人皆云遝下有音咨二字陸氏故有此一音注疏本無之遂併刪釋文

俯 字又作偁○舊俯字人旁模糊官本遂作府

囂 五刀反○舊上刀反語今從宋本正

肯 或作古肎字字林作肎並同○肎舊亦作胃爲今改正或以肎亦改爲可此未必然此云並同若皆作肎字何並之有今字林皆不傳姑仍其舊可也

飧 本又作餐字林作飧○邢本作餐舊飧字從歹陸引字林作飧則正文飧字本從夕食可知

𩛥 ○邢本作麥

跆 廣雅云跆代也○代舊作我語今據宋本正

擩 ○邢本作孺

晠 ○邢本作盛

燓 又作燓○作燓下從犬舊從大譌今改正邢本作燓近遂互易釋文

愧惄 方言云悔懼被愧也皆曰悔又云僛恧愳也○舊悔作悔愧也作愳也僛作僛下同今俱依本書改正

閱 ○閱當從門陸凡從門者皆從門石經亦然

碎況 ○邢本作聲又況從冫非

姑 郭注言𪒠姑也○郭注舊脫姑字今據方言注補

姸 說文云妍妍也○妍說文本作妍經典多通用

忕 石世反○忕從大得聲從犬者譌毛本作伏更譌

㢟 字當作次又作誕○邢本作誕

華 胡瓜反

皇 胡光反○案舊本作皇華也說文䕜萼榮也亦同唯石經作華皇也邵本從之案皇字易識釋詁首見陸不爲作音於此何所疑或而爲之作音乎因注引釋草曰葟華榮故爲葟字作音耳傳寫脫去艸頭遂以皇字爲正文在華字之下其實非也郭於釋草引此文作皇華也是其明證皇字當改作葟

釋訓第三

繩繩 ○邢本作憴憴

業業 魚怯反○舊作魚法反今從宋本正官本同

吿縣 ○注疏本作懸

惈 ○邢本作果

蒸蒸 ○邢本作烝烝

萌萌 施以朋反○以舊作云今依宋本正

重語 直用反又直龍反○今本經注皆不見有重語字案疏引郭云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則知郭注皆寬綽也下本有此十九字故陸氏爲作音臧生鏞堂見宋本郎本鍾本並有之今邵本郭注已全補

紃 因春昌訟二反本無此字○臧云紃此郭注爲詘字作音也今注闕此故校者云本今無此字脫今字沿當作沿爲正下同

懆 本又作𢡕說文云大呼也自冤也○案說文作大呼自冤與此不同亦不可必以此爲誤

洄洄 郭音韋音義云本或作𢅛音章○案上音韋二字衍衍本皆從巾下字林亦同案說文從衣今改正字林亦改云重衣貌則皆非從巾今亦改正

蕩蕩 ○邢本作盪盪

皆哀 ○邢本作邪

蒸 ○邢本作蓁

慇慇 ○邢本作殷殷

傳傳 施遒莫反○案施音與博甚遠豈本或有作博者與

應 ○邢本作褫

耘 ○邢本作芸

蒸 ○邢本作烝

載 ○邢本作戴

諻諻 詩作喤喤華盲反字書鍠鍠樂之聲也又作鍠一音胡光反○注疏本作鍠鍠但音鍠胡光反餘皆不載案宋本字書鍠鍠上一鍠字作云但其下不應云又作鍠疑本是字書云鍠鍠樂之和也差可通

禳禳 ○邢本作禳案潛夫論引詩正作禳穰

契契 苦結反詩云契契字又作口苦計反○字又作下舊不空然必有脫字案大東詩契契寤歎云苦計反擊鼓死生契闊又云本又作挈前釋詁契字下云郭苦計反字又作挈苦結反以此參證則此苦結與苦計當互易所空當補挈字

竭 本又作渴巨列反○渴字舊未刻邵據說文補案首卷條例云水旁作易俗以爲飢渴之字字書以爲水竭之字改使驚俗故此渴字但見注中後人不知渴正是渴本字遂疑而未刻耳

燕燕 ○邢本作晏

閒 音閑○注疏本作閑云附音閒所改甚謬

儵儵 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我里○里舊作思譌甚誤以爲引雄雉而不知與此罹禍毒也不相涉所引乃十月之交篇今從宋本正之

翰贊 ○陸有音今無此二字注疏本以無所附麗刪去之臧云翰贊二字郭氏爲經瑁字作音也陸所見郭注必本有此二字故爲作音

灌灌 ○邢本作慛

悠悠 又作恍○恍舊作恍今從宋本正官本同

泄泄 ○邢本作渫乃俗字

熇 ○陸亦有音經云熇讀今詩板之篇作熇熇郭必引此而今注缺之耳

鞏 本或作瘁說文云引而縱之○瘁舊作摩今案說文惡省

穀今改正
抴○臧云注謂牽挽所見宋明舊刻單注本皆作謂牽抴邵氏正義引宋本同抴即抴之異文
不𦓝○邢本作俟
琢本或作琢非也○舊琢亦作琢譌今案當爲琢
烜○邢本作烜
是乂音刈○注疏本作刈云刈音乂謬
鍍○邢本作護
好援○邢本作媛
嗲○邢本作彥
馮河依字當作淜○淜字舊宋刻官本作憑譌今據說文正宋本依倚亦似淜字
檝○邢本作楫
蘧巨居反○居舊作原譌據宋本正官本同
夻眦下昇尸反字書作躬胅○舊本尸譌口官本作以亦譌今據宋本正胅亦作胅
薜○邢本作擗
殿屎或作欲欸說文作唸吚郭音香惟反又上音丁念反○欲從欠舊從攵非吚舊作吚譌又上字舊在郭字下亦誤今竝改正

釋親第四

適者○邢本作嫡
秾音來本亦作來○注疏本作來云來音俫謬
嫆○邢本作嫂
秭○邢本作姊
少姑詩照反○詩舊譌證今依前後文改
兄妐○邢本作公

爾雅音義中攷證

釋宮第五

○舊桐宮作同宮又宮謂之室作或謂之室皆譌官本皆巳正之
窻○毛本作窗案說文作囱或從穴作窗又作窻陸多從俗官本改愡亦或體
媿○邢本作愧
㝥說文云深貌本或作窔又作窔同○案說文宧冥也宧窔深也宧戶樞聲室之東南隅則此正文當作宧從宀不從穴作宧窔陸皆失之
楣說文云楣秦名屋櫋聯也○舊引說文無楣字易與上楣字混今從段氏玉裁增
垝本又作庋同○庋舊作庋因形近而譌邵本作庋是也
栖○邢本作棲
鏁○邢本作鎖玉篇鎖俗作鏁
檓本或作棁○邢本作棁
樀郭又他赤反○他舊作也今從邵校改
簃丈知反○丈舊譌文今從宋本改下丈誅同
廚本或作廚丈誅反○官本廚作廚非
遾○邢本經文作笮
著乎○各本乎俱作于
所以止扉謂之閎本亦作閣○案閣字是閎非也引左傳高其閈閎彼釋文云本或作閣是郭氏所據本也今邵本巳俱改正
甂力解反○宋本作力解反解乃解之譌舊作力竹非
壼本或作壺或作韋○字當作𠱁此譌邢本作壺又韋字從閣省
隱○邢本作庴
歧旁○案歧同企此當從邢本作跂是
彴廣雅云獨梁也○舊作步

橋也係沿上文而誤今據本書改正
陝今人以陝弘農縣字書陝之字音失冉反狹代陝行之久矣○陝本陝隘字宏農之陝本從夾與從夾者元不相同陸氏不細別言今人以陝爲宏農縣之字而陝之本義爲陝隘者皆以狹代之故今諸經中凡涉陝縣俱作陝矣以陝舊亦作以陝非今改正

釋器第六

豋本文作鐙○登上從月從又右手持肉乃于豆于登之登注同舊從登注之登誤今改正
斳本或作揭○揭當從木說巳見郭序中
斛○注疏本作則今據宋本正正五經文字云斛古鈌字
䩞本或作鞬郭云古鏽字○邢本作鞬鏽譌作插邢氏之妄增也今改正
𤗻本或作業○邢本作業
揔○邢本作總是正體
約○此下毛本有分音粉官本從之案律謂之分依注當讀如字此文
褸又作褸○褸舊譌樓
袷○邢本作領
帴○邢本作襜
鯌○邢本作鱗
冰孫本作凝○說文仌乃冰字冰乃凝字孫以冰爲凝是也
日
瑴說文云二玉相合爲珏○案說文王與珏本無點傳寫失之
滑○字當從肉作滑今經典皆作泣下
斮本或作脂○案說文斮絕

也厝厲石也耳先絕斷而後加磨厲兩義俱通注疏本作劘乃俗字說文所無
雕○案說文玉部琱治玉也今經典諸書皆借用雕字
璞字又作樸○邢本作樸案說文無璞字木部樸云木素也則作樸字爲是
𢇍許云反○許舊作詩譌今依通例改
箏側士反○舊作側子反今從宋本改
辨郭普遍反孫蒲莧反○郭以辨爲辨治之辨孫所音當是說文辦字判也從刀辛聲

釋樂第七

灑音多變布出如灑也○案邢疏引下句作如灑出也
𨋢本亦作𢅥○案說文本作𢅥從巾束聲則當以𨋢爲正此從車束者乃譌體
犂錧江南人呼犂刃爲錧○刃舊作刀譌今改正說文無錧字初學記十六引作犂瑲瑲與管同
篪字又作鯱世本云蘇成公所作○說文鯱爲正體重文作篪蘇成公作篪暴辛公作塤古史考以世本爲謬高誘注淮南精神訓蘇諡信暴諡恒又不同
似稱○邢本作如稱稱字俗
鏞音博○宋本鍾郎諸家本郭注元有音博二字陸氏所見本或無之不則當如下剡郭音飄之例矣
棧李云蔑也東音太與元年曾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鍾長三寸口徑四寸○舊本太與脫太字今補案昔書郭

幾傳云鍾長七寸三分口徑四寸半似晉書得之若長僅三寸則較之口徑反少一寸不成其爲鍾矣　**併**　又并之去聲○案與郭所音殊不似必後人妄竄入　**籥**　本或作侖○案說文侖爲樂之竹管其作籥者乃書僮竹笘也陛氏不能分辨　**簅**　音產字又作產○說文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爾雅亦作大籥謂之笙當由本各不同然笙有專名似非也　**徒吹**　○本或作歔字周禮作歔　爲籥之省文說文吹噓也義別今經典通用吹　**咢**　字林或作噩○臧云林疑是說文噩即咢之正體安得云字林或字　**修**　本作脩字○修當謂聲修長作脩無義

釋天第八

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舊引釋名脫冀字今據本書補又下天坦也本書作垣也誤各書所引俱作坦　**昊**　○說文夰部界春曰界天元氣夰夰夰古老切以此得聲隸變爲天今無有不作昊者矣　**晧**　○俗本多從白非　**灝**　本或作灝○宮本作灝乃正體　**廱**　○那本作雍　**單**　又音蟬　**閼**　李云上也又於虔反○案史記屈賈列傳索隱云孫炎本作蟬焉此又一音乃孫讀也上也舊本作土也歷書天官書注皆作

止屈賈傳索隱引李巡曰言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閼起也然則上與起義相合作土作止皆以形近致譌今改正　**噩**　本或作咢字韋昭音折埒○廣韻十九鐸正引作咢坼埒舊本皆譌從手今依國語音改正折埒即垠埒　**閹**　漢書作掩同○同字舊闕今據宋本補　**颽**　又作凱○那本作凱案說文無颽字　**涼**　本或作古颷字○案作颷者與說文合汗簡載古爾雅同　**焚**　○那本作焚　**穨**　本或作積隤○宋注疏本作積今本俱依釋文作穨俗　**猋**　字林作飆○案說文本作飆禮記月令作焱蓋省文字林從三火乃三犬之誤　**霾**　本今作霾○霾乃正字見說文　**雺**　或作霿○舊本霧作務譌案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從雨敄聲霚籒文省今據改正　**霧**　字林作霧本亦作霿○霧乃霿之譌說文作霿字林省目爲卩遂致譌　**蝃蝀**　詩作東○案詩不見有作東者　**霓**　本或作蜺○案說文作霓注疏本同　**霆**　○官本譌作庭又下衍霓字宋本及舊本皆衍案陸氏於上霓字作晉不云下同又檢文選東都賦注初學記一白帖二書鈔一百五十二事類賦三皆無霓字　**激**　○俗本譌作擊宋本及諸舊本不誤　**霓**　本或作霰𩅟○案說文霰稷雪也從雨散聲霓霰或從見𩅟小雨財零也從雨鮮聲讀若斯則霰爲正字霓爲或字𩅟字義別

不當用今推毛注疏本作霰宋本及舊本官校本皆作霓　**霄**　本亦作消○宋本注中作消案說文雨部本有霄字　**涷**　郭音東○案宋本注末有涷音東西之東六字葛本同　**以上**　○注疏本作巳上　**霽**　一音祖細反○舊亦作蒨二反今從宋本正又宋刻郭注本有音舊譌字俗本多刪　**耗**　○耗爲正字俗作耗　**顁**　本或作定○作字舊譌非今改正那本作定　作鼎○舊本鼎譌鼎今改正　**咮**　說文云喙口也○那本又作壁注云朱鳥之口多譌爲名　**壁**　○那本又作壁　**昴**　本或　**何**　說文　云儋也○案說文本作儋今多作正體而書內又往往從木說文作儋乃多之作舊譌酢今改　**禷**　音類經典作類○說文作禷　**鞾**　今又作酢反本　正那本作甚改　**禱**　壽聲與禂又不同此禱說文作禂馬祭也當用禂從示周聲是詩禱告　事求福也從則既禱既禂○案字書爲禱釋二字字釋疑日既禱既禂毛詩絲衣音義云釋字書作復義皆曲賈公彥云　**復胙**　本作祚又福也胙作亦祭肉也於義並同○案所言二復作胙前日之禮也當從胙日之祭楊士勸云復胙者復祭　**繹**　本二宋作本所改刪釋文非疏云之說文從齒或作禰從示○滅　**獮**　氏琳云玉篇作獵然說文有

禰無錢則從禰爲正據釋文此語及玉篇則知今本說文作禰者非是其禰字小徐於犬部移入示部改爲禰然尚不易秋用之訓大徐改云親廟也以爲祖禰字又以爲新附則云失矣　**獠**　郭音遼○案郭注亦呼獵爲燎下宋本及舊單注本皆有音遼二字注疏本多刪陸氏又云或作燎放說文火部燹爲柴祭天字也義別犬部云獠獵也則正當用從犬字又詩伐檀正義引郭注云獠猶燎也知作燎者爲非矣　**畢**　本又作畢○案說文華部畢田罔也從華象畢形微也則加网者非是那本作畢　**縿**　本或作襳又作繆緘衫字○案說文糸部云繆旋旗之游也從糸參聲則作繆者是也餘皆非　**旒**　本又作旒○案說文有旒無旒　**旂**　○案交龍爲旂注譌作蛟龍宋本及諸本皆然惟詩正義公羊疏引郭注皆不誤

釋地第九

漢南曰荊州　○案陸氏九州皆引李巡說荊州徐州營州皆缺今補之書禹貢正義公羊疏七及邢疏皆引李云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荊強也　**濟**　本又作泲○案說文泲沇也東入於海從水𠂔聲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從水齊聲則濟泲字義別今經典皆通作濟　**濟東曰徐州**　○書

禹貢正義公羊疏七邪疏皆引李巡曰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齊曰營州○案公羊疏七引李巡曰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爲青州

陓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臧氏琳云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淮南子墜形訓秦之陽紆又修務訓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風俗通義山澤續漢志郡國皆引爾雅秦有陽紆是舊本皆爲紆字孫炎於于反則其本亦作紆而不作陓也惟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華與陓音相近而不見有作陓者陸氏據郭以舊本爲非失之不攷

灉○邪本作雝

大湖○邪本作太

熒○邪本從亦作滎

穫○邪本作護

滕○邪本作滕

醫李本作毉○案說文巫部無毉酉部有醫注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李本從巫豈以此歟古者巫醫同稱

珣說文云周書所謂夷玉讀若宣○案顧命夷玉馬融王肅皆云東夷之美玉鄭康成云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與許氏合孔傳訓夷爲常非也夷玉舊譌爲美玉今據本書改正

崐崘○俗閒注疏本山皆在上宋本單注本在旁下釋水亦同

琅○邪本作垠是宋本鄭樵本作郎俗

厈山○注疏本多作斤山宋本同近人本遂改作斤以爲即周禮沂山省非

鰈本或作鰨○案說文魚部

有鰨鰈爲新附字非也

翼又作巽○舊本作又作翼譌今案當爲巽乃翼本字

鶼鶼○說文鳥部無鶼字釋鳥篇李巡及衆家作兼則此亦當作兼

邛邛○舊從卩今據宋本改

驉本或作虛又作猇同許俱反○邪本作虛許俱舊作許伯譌今改正

蟨郭音厥○案注中名之爲蟨鼠下宋本及舊本單注本皆有音厥二字文選注廿三引郭亦有俗本多刪去

枳○邪本作軹譌

牧田敶也○舊本敶字多譌作敕案說文敶列也今據改正下並同

陂者又作坡郭皆音何反○皆舊作音今從宋本正蓋兼陂坡故云皆

邠說文作汃○舊汃譌作汾今據本書改正

大平○邪本作太今本改釋文爲太音泰不亦贅乎

濛○邪本作蒙

釋丘第十

鑯○宋單注本同即今之所謂尖也邪本作鐵非

如乘○邪本作椉

泥依字作尼又作坭○坭似屔之譌案說文丘部云屔反頂受水丘從丘泥省聲當用此爲正泥尼義別說文無坭字

汚音烏又烏花反○案此當與洼同史記滑稽傳之所謂汙邪也則烏花反爲正音若音烏說文訓爲薉者是與注意不合注疏本汙作汗

涂○宋本作當涂邪本作堂塗

迤字或作迆說文云迆邪行也○案說文迆袞行也作迆不作迦袞邪同邪本作迦

畞本或作畝○邪本作畝案說文本作畮或作田十久作畝畝乃俗字

隴界本又作壟○案說文有壠無隴

傑本今作桀○邪本作桀宋單注本作傑

隈字林一回反○回舊譌由今改正

鞫○注疏本作隈刪釋文案詩公劉正義引爾雅作鞫與釋文本同邵云說文澳隈崖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隈左傳疏引爾雅亦作隈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鞫

釋山第十一

華字林作崋○案說文作崋從山華省聲

崧又作嵩○案說文二字皆無崇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

嶠字林作嶠○案說文無嶠字新附有之史記五帝本紀葬橋山張守節引爾雅山銳而高曰嶠知本借橋字

巋或作屺○案說文無巋字邪本作屺是

岡又作岀○岀譌字

崒子恤才戌二反○案詩釋文云崒傳子恤反崒依爾雅音徂恤反今此乃作李音殊不契勘

厜本或作屠又作塞

㕒本或作展又作岌○案說文只有厜㕒字

嵒○邪本作巖

盛謂山形如黍稷之在器○案此語頗

曲郭宋云然先儒亦闕未詳所本疑出後人

磝字或作磽○案說文磽磬石也無磝字

礐字或作確又作墩又作堨○案說文礐石聲確礐石也則作確爲是餘皆非

磐今作盤同○邪本作盤

渟亦作停○邪本作停

泰山○此下邵本據詩禮記正義補郭注甚多今附見於此泰山爲東嶽下云在奉高縣西北華山爲西嶽下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霍山爲南嶽下云在衡陽湘南縣南今在廬江灊縣西即天柱山灊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來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恆山爲北嶽下云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嵩高爲中嶽下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別名以下十一字文邵從春秋左傳正義所引補但灊邃讖大等字釋文何以無音將無陸所見本亦缺邪

臨河河或作魚依反○或作下疑有缺文以魚依之音攷之或是沂字

釋水第十二

霤○邪本作溜

仄本亦作側汱○汱舊譌以今校正

復還○今注疏本多作河水決出而

復入無還字宋本作河水決出復還入與釋文合

沱 或作汜音似○注疏本多作汜宋本及郎鍾單注本皆作沱與釋文合

尾 字或作泥尾同○案尻疑當作尾

厬 字又作氿○案說文氿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曰水醮曰氿

滸 呼五反○舊譌為字五反今校正

道江 ○邢本作導

過 又作渦本或作過○案說文水部渦水受淮陽扶溝浪湯渠東入淮從水過聲則作過是

洵 ○說文云洵過中水也從水旬聲

潁 水出陽成陽乾山○案陽成漢志作陽城古成城通又陽乾山舊無陽字今據漢志補

濆 字林作涓眾爾雅本亦作涓○案說文引爾雅曰汝為涓

瀾 ○邢本作瀾

俓 ○邢本作徑

洲 音州

小洲曰陼 字又作渚或直云小洲曰渚○上文水中可居者曰洲似洲字本屬上然觀或直云小洲曰陼之語又似本有連下句者陼初學記六引作渚

河出崐崘虛色白 ○敦薨之水舊作數葵今據北山經改其水停西域傳作亭居

汩 流水也○舊譌作流氷今校正

潊 ○字從水從敘舊從敕首譌今改正

大 孫如字○邢本作太案李巡孫炎竝如字則作太非

般 ○邢本作盤

九河 胡蘇在東莞縣○邢疏本作東光云定本東莞莞字誤

爾雅音義下攷證

釋草第十三

葱 本又作蔥○葱俗字邢本葱作悤今從宋本

葝 ○案廣韻十八隊作花山䪥菲蒲昧切本亦作勤

麤 本今作麤○案俗本作粗宋單注本作麤

董 ○邢本作菫

爲日 ○今注脫爲字案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皆有月令正義引某氏注亦有

烝 ○邢本作蒸

薊 廣雅云朮山薊也○舊脫山字今據本書補

埽 ○邢本作埽非下同

录 ○邢本作菉

撈 本又作萄○萄俗字

咍 本亦作咲又作敵○邢本作咲說文有咍字無咲敵字催見注

彫 丁遼反○丁舊譌一今案他篇改

蔦 作見反沈又平兆反○沈音當本作蕉字蔗亦草也形相近釋文內蔗音皮兆反或平表反

葦 ○一切經音義引作萊鼠莞孫氏星衍云薢俗字

薢 ○案注云似薺葉細吳本郎本皆有似字與類聚八十二同俗本多脫似字

蒨 本或作茜○案郎本鍾本皆作茜詩正義引李巡注同與說文合

栝樓 本或作萿蔞○案說文艸部萿萿婁果蓏也從艸昏聲

萑 音隹○舊隹譌佳今從宋本正

蘦 ○邢本作謚

眾秫 ○齊民要術二引爾雅粟秫也

尗 本亦作菽○尗字與說文合邢本上作叔下作菽案詩正義太平御覽皆引郭注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粱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又見邢疏今本止存末句

捲 ○說文作總五經文字引作總

莣 ○從公譌當從台

蘾 ○邢本作蔆案下澤烏薞注云卽上蘾也則蔆字誤

煼 字或作鬻焆炒鬻嬰嬰七字竝音初卯反說文云火乾物也○說文止有鬻字云熬也從鬻芻聲徐鉉以煼炒皆非是

萉 郭音蔽○案後漢書注引爾雅作突蘆萉云萉字或作菔

籥 ○案引說文大竹也大舊譌人又引說文大竹箭也竹舊譌作今竝校改

莕 本亦作荇說文作荇○案說文莕萎餘也從艸杏聲荇莕或從行洞與陸所引異益陸得之

余 本或作荼非○案說文若葵二字下皆引作餘

蓾 案謂之蕒○舊蕒譌蕒今依說文改正

葵 ○邢本作委

荷芓熒 ○案說文艸部云芋熒駒也則荷字本不從艸中山經熊耳山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荸苛郭音亭寧盯臍二音駢校本疑卽此芋熒

竹 本又作筑○案齊民要術十引作筑

葴 之金反○案宋本注末有音針二字

蘘 本今作寒○案說文艸部無蘘字邢本作寒是

芙

光英本亦作決光本或作茪○案說文無英茪二字則字當作決光芍戶了反○舊戶作尸謁了官本

作予案後鵜中的亦有戶了一音官本皆改作予非茈本又作蘢○案玉篇艸部作蕪後漢書注十一云續

漢書作符皆薡音頂董本或作蘢○案說文無蘢字董字下云鼎董也從艸童聲則作董非䅗

○一切經音義引作芟薊○邪本作蓟是蘻詩作麋本亦作董○麋舊詔麋今校改詩正義十七

之一引作蘀稌稃但江東人呼爲傾○舊詔作傾今改正下同蘈○邪本作須䖸

本或作茦又作蚜○案詩正義引此正作茦敫○邪本作鼓菝○邪本作菝積案菝下無稷菝

陸氏於注中今繁襲也光音繁後方爲稷此字作音可知經本無襪字說文媄艸也薩○邪本字作離

蘋○邪本作須苴鞔苴履底○鞔當作貰今邪本作鞔氈氈○俗本脫亶字炎元恭校刊宋

本有之㲝本今作蚝○邪本作蚝麋○邪本作藥藾○邪本作藜宋本作藜卽藜之小變

也蘇○案說文艸部無棘御覽九百九十八作棘孫炎曰一名白棘蒋說文云或作萼字○案今

說文正作蒋字或從爻作蒋菸字或作苂○說文無菸有苂字云艸也藩一名提母○舊作蝭

母案下文有一名蝭母不應重出宋本前作提母據改蒿一名及舄○舊作及蕩今據宋本改麂

○邪本作胣藿字又作藋○案說文作藋莛○邪本作莛媞尼兮反○御覽九百九十七作

大兮反隋戈亟征規二反廣雅云帶也○舊戈謁弋汉帶作蔗今依本書改莞本或作睆○舊

睆作睆謁臧氏琳云案說文莞艸也睆夫離也蒤莞乃借字荷夫得通用今據改正芙渠本又作葉○邪

本依說文作華其葉蕸字或作葭○案說文有葭無蕸藝文類聚八十二引作葭初學記廿七作其葉

荷茄蔤本今作苕○邪本依說文作苕藕字亦作蒴○案說文藕芙葉根從艸水禺聲以其出

於水中故從水此從耒從人並非爲龍○邪本作龍虋本或作贅○儀禮喪服疏引孫氏注

本作贊莧閒辨反○舊作閒辨反謁今改正蘠○藝文類聚八十一作薔孌亦作豐字

○藝文類聚引作豐莘○邪本作荓荓○邪本作荓藻廣雅云藪薢也○案藪舊作藥謁今

依本書改正蕢說文作蕢○案說文蕢大薢也薚○邪本作蓐萊蘇杍反○今本澤烏

䕀無蒸字案前有蘆烏蒸陸本此處必是澤烏蒸郭注卽上蒇也是今本烏蘆乃烏蒸之謁石經宋本兹作蒸當據

改正結○邪本作結陵本今作淩○邪本蔆作淩舊陵亦作蔆今案當從水擽匹悲反孫

居郡反又居葦反○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作菱蔽麋十八引作蓤蔽麋作麋與匹悲反同當讀爲眉作麋與孫居

部居葦反合當讀爲因錢氏大昕曰說文無擽字當用孫音而作擽字凡艸木之名多取雙聲蔽擽亦雙聲也

麃又皮表反○舊謁皮耒反今校正蒲○邪本作苦蘑○邪本作唐蓋○說文無

益字宋鄭樵注本作郤董萓郭音靳○䍐注本注末有音邪二字䒗○邪本作戎学

○邪本謁作葶音孚石經宋本菈作学倚藹○邪本作蕳茳○邪本作菈蕮萆

本多無此字○臧氏琳云說文揭芎與也然則說文亦以蒻爲芎與不名蒻車也據陸氏云本多無此字則知古本

爾雅作蒻芎與證說文合郭璞因離騷謂之蒻車故援以蔡之後人因增經字耳輿字或作莫張家並作蔡○

案說文無與字蔡字注云黃蔡職也從艸除聲卽上藏黃蔡也罷家菭以䓴近借用郭作與與說文同終

○邪本作荄莖豬音除○案玉篇作著直閲切荼○邪本作蒤委字或作萎○舊萎作

蘘謁今改正蓼音了○舊脫蓼字音了二字卽附上荼字末誤今補正菇○邪本作姑

觚瓠音鈞又五侯反○邪本作鈞瓠居○邪本作車箨施音繹本今作箨○邪本經文亦從

衣徭徭菈從夆日菌○邪本作鹵涑郭云款涑也○邪本作款冬宋本作款涑蕍○此目芴

舊謁作菌芴邪本作又葷辭作反○舊辭謁亂今改正莌字又作菽○官注疏本作菽與豬葉

反不合字云阻留反則菽漢音也箭○邪本作箭素又作索○案素索古書往往互用禮記素

隱行怪漢書作索孔安國書序八索釋文徐音素本或作素夫謝方于反孫音苻○案夫扶也大夫者言

能大扶持人也夫婦大夫字古多讀若扶孫音是也蕠○邪本作蕠荼○邪本作涂怙

音戶○今本經注皆無此字曾見吳刊宋本及鍾人傑本江東呼芇下有音怙二字方却郭注本有此故陸氏音之

郎奎金本作江東呼音怙但脫一芇字耳蘦○邪本作唐菽本文作遂○藝文類聚八十二引爾

雅菽牡芧也邪本作遂菤耳廣雅云苓耳苍耳菫常泉胡泉之類耳○案今本書苓耳菫常泉胡泉

耳也無蒼耳蘦○舊作蘦今從注疏本作蘦邛○舊作卬謁今校改檠○邪本作檠

蒠字亦作苬○案今本經文作蒠注中作苬必有一誤廣頭十陽蒠字下引爾雅經注皆作蒠是也

菂 ○邢本作的
莿勃莿 勃蒲沒反○舊本勃入注作大字重見非○今改
蕀 ○邢本作蕀
菟 廣雅云蕀菟遠志也○舊譌蕀菟宋本同本作菟今定從廣雅作菟
荻 音秋○說文萩蕭也邢本作荻音狄石經宋本皆作萩與釋文合
藻 一名薚○案薚卽薚字之譌諸字書俱無薚字
萇 直良反○邢本作長直舊譌且今改正
芅 字亦作弋○邢本亦從艸宋鄭樵注本作弋
莛 本今作延○邢本作延
苢 馬舄也○舄舊譌扁今改正宋本注末尚有周書所載同名耳非此芣苢十一字御覽九百九十所引正同
蔦 本今作舄○邢本作舄
蘪 ○邢本作蘪
莩 注音俘同○案吳本郎本鋪本注末並有音俘二字
蓫 本今作萑音桓○邢本作萑然此本今或是本亦之譌
藘 郭音巨○鋪本注末有音巨二字
蓳 本亦作皇○案說文鬭部鬭下引爾雅曰鬭蕚也堇鬭或從艸皇據此則爾雅本作鬭其作蓳者或字今本作皇則鬭同字耳
卷施 施或作蓏○宋本鄭樵注本皆作蓏
茇 字又作蔽廣雅云根也○蔽舊作芰案廣雅蔽茇荄根也段云此分芍茇芰根爲二條誤此艾字當作蔽廣韻蔽草根亦竹筍也或作茇又引郭云江東呼藕根今改正

釋木第十四 匹卜反○舊譌之卜反今改正
槄 他刀反○舊譌地刀反今改正
榜 案方志云樻榜榜漆相似如一○詩山有樞正義引郭注漆樹下有俗語云云陸所見本無之榜經注竝同書正義引方志作榜
桼 ○邢本作漆
旨 ○注疏本多脫日字
椵 ○舊從段譌今改正
柀 音彼○舊作音披今從宋本改
黏 字或作杉○太平御覽引郭注云黏或作杉
皮厚 戶豆反○舊譌作尸豆今改正
飤 本今作飼○邢本作飼又舊一曰餅也作餅也譌今改正
棶 ○邢本作來
檽 字又作栭○邢本作栭依說文
樂 本今作㭨○邢本作㭨
檴 詩云無浸檴薪○詩大東作薪是檴薪
栝 本今作杯○邢本作杯
楝 本今作味○今邢本亦作萊
櫙 詩云山有櫙是也本或作蘊同○太平御覽引郭注首有詩曰山有蘊○注疏本皆譌作裓單注本皆作裓
枓 ○字從丩舊從斗非今改正
楥 分計反○似當作計分反讀杜詩者俱音溪
榆 又致均反○舊譌致的反今從官本正
疷 本又作㭤○注疏本撫木旁作疷譌今改正下同
楩 楩木似豫章○楩字舊譌梗今改正
諸慮 施力據反○舊譌力積今改正

樝 本今作蠡○邢本作蠡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作柤
樆 郭音步○吳本郎本鍾本注末皆有音步二字齊民要術十四所引正同
杬 ○俗本多譌作杭石經宋本皆不誤釋文云又作芫案說文艸部芫魚毒也從艸元聲木部無杬字顏師古注急就章云芫華一名魚毒漁人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芫字或作杬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杬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緜杬杶櫨者耳非毒魚之杬也
楓 說文云木厚○舊作本厚今改正
欇欇 ○文選注四藝文類聚八十九所引皆無木旁太平御覽作之葉反
歧 ○注疏本作岐是此下亦作岐說文無歧字
宛 於阮反○舊於院反譌今依釋邱音改
楔 乙耕反○舊乙譌作乞今改正
休 又作林○案爾雅多俗字釋草篇多加艸遂有接余而爲菨荼者釋文篇多加木遂有休字而改爲林者
痤 ○俗本多作座援宋本作座棪
蹶 本亦作𨇤○廣韻十三祭作𨇤太平御覽同又御覽𨇤音歲
泄 ○石經御覽皆作泚邢本作洩
枹 遒旁反○似當作遒茇反
采薪卽薪 樸者相追附也○舊本追作追譌考工記孔疏云樸屬謂根枝追逵相附若之親今據改正
樕 音速○齊民要術十引作楗
阯 ○邢本作趾
炕 郭云張也○初學記引孫炎注

云磊合也炕張之顧野王本此
橵 ○邢本作散從昔是也舊日作月非今改正下又謂蠡撒舊誤作撒今案蠡撒字當改作散
樻 ○邢本作灌
苻婁 樊引詩云譬彼瘣木○今詩作壞說文斤部引詩亦作瘣
棫 字林于貝反○注疏本于貝反譌
㰅 ○舊本釋文及注疏本皆作㰅石經作𣝣今致宋單注本作爾宋本釋文同因據改正
荼 音直加反○直舊譌眞今據宋本改
楸樸 ○邢本作樸案撒樸邢疏所引皆是僕楸云文離別其實一也或者傳寫誤據此則宋本皆然故今亦不遂改轉
殭 ○邢本作櫃
樊 ○官本作弊非
留 字林作榴同側吏反○邢本作榴又吏作利
蔽 必世反○此音蔽者縣句與上文本自作弊不同邢本亦作弊字大誤
樕 郭云逝魚例二反○注疏本云作魚案魚逝反巳見上此不當復見作云逝是
擢 ○邢本從木單注宋本從手
喬 阮孝緒音倚○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爾雅曰喬高曲也與阮義合
柷 本今作祝○石經宋本鄭樵本皆作祝邢本從木
茦 ○邢本作椒
茰 所留反又所于反○郭注茱萸子聚生成房貌陸氏音此今注疏本皆譌作茱萸茱下文自有茱萸陸氏先音茱後音萸則萸字不得先見乎又音舟于則字或作萸
寬 ○舊上從土譌石經作寬嫁改

正澁字又作澀又作澀○澁宋本同邢本作澀擢字
字上下兩止相對舊本上作兩刃譌從
手○今注疏櫂○邢本
本多從木作濯

釋蟲第十五

螜○此卽廣雅之蟹蜺蠹也今本郭注單蜓○方言云
與邢疏所引舍人李巡說正相合以下據本
書補自閟而東云云二十七字蜅郭音黃○邢本蟒作
又蛆蚭舊蛆譌從刃今改正案宋本作蟒注宋
有音莪二字縣○邢本蠽本今作蠀○邢本作茅本
與釋文合作縣縣官本改從釋文或
作蘇○說文有蟊字蛈本或作沐非○案說文虫部無
又義別則作茅是字古當借用沐陸氏以字不
從虫而以蟧又力幺反○舊譌諸慮本或作蠅○
爲非誤力公反今改正說文無蠅字
陝○邢本蛂○臧氏琳云說文虫部蛢蛂蟥以翼鳴者
作挾從虫并聲蒲經切鄭注考工記云翼鳴發
皇屬然則此蟲名蛂一名蟥蛢注云今江東呼黃蛢疑誤
也案單注本郭云今江東呼黃蛢音瓶一切經音義十五
引爾雅注云江南呼爲黃瓦然則黃下本有瓦字蛢字連
下音瓶郭氏原不以蟥蛢連讀御覽引孫炎云翼在甲裏

郭璞云甲蟲也以其有蟥本或作黃○案說文蟥蛢蟥也
甲所以得黃氏之名鈌從虫黃聲乎光切則作蟥蟥爲正
字父字或作釜○案說文蛇或作騃非○案說文有
也無釜字俗人爻加虫騃無蠬蠬字俗陸以爲
蟲名不當從馬斯蘁字又作施○蝆郭音羊本或作
應以來多俗字也案說文作蟗羊說文作羊字
林作蚌弋丈反云搔蚌也○案單注本呼爲芊子下有音
羊姓三字與釋文合注疏本多刪說文蟗字下引作蝆又
蝆字下云搔蚌不過本或作蝎○案說文蟗字注云蟗
也從虫芊聲蠰不過也則字不從虫月令正義
所引亦作蝎然宋本蟷螳本今作蝶○案說文蠰堂蠰
記作過則作蝎者非也月令正義引孫炎郭璞注
皆作蝗邢蘱字亦作蠽○毛本注疏作蜻○邢本蛚
本作蟌非蘱宋本與官本皆作蠽作青
○邢本螾○邢本蠽○邢本蚣本亦作蛴○此音
作劉作負作蛻注也邢本亦作蚣
舊引字林脫馬字任氏大春黍本或作蛴蝾○蠰○
蜡所作字林考迭有之邢本作蛴蝾舊
字又作蠰下衍一誤字案蚕○毛本注疏譌作蟲蝶
衮本作褰非誤也刪之宋本官本皆不誤
○邢本螇蚸說文云名蚚文○邢本螇作蜥○邢本
作寒蝗蚚字舊譌斫今據本書改作蛥說

文蟶丁蟶負勞蠶○說文作蠶此改亦鼠負本亦作
也則從虫非作亦譌上下並同蝜○蝜
舊作婦與下亦食○邢本蠶○毛本注螒字林作
作婦複今校改作饕疏譌作蚕螒○案
今注疏樗廣雅云樗鳩○舊鳩憙○邢本螳本亦
作翰作鳴譌據本蕃改正作喜作蛾
俗作蟻字音同案說文蛾羅也蟻或作義蛾蠶化飛蛾也
並非蝗字○案今本說文虫部蛾字作蛾蝕部又有蠶字
云蠶化飛蟲又從虫作蠶徐鉉於蛾字下云蝕部已有蠶
此重出今此所引作蟻不重出也然今說文蛾羅之訓與
爾雅蠶羅正相合古蛾蟻二字多通用蛾可爲蟻蛾亦可
爲蛾也今仍舊本不改然疑案說文云云以亦校者駁正
之虰○說文蘸下注本作蘸丁蟶也蘸丁二字爲句俗
語本乃刪去注中蘸字而以丁蟶爲句大誤邢疏亦
沿誤本玉篇虰字注云蘸虰駁○邢本鼄說文字林
也蘸字注云蘸虰蟲也可證作駁是從蚰○此
必譌誤疑說文鼅說文作鼅○舊正文作鼄則不當云
字從尉衍林字說文作鼅蛛官本經作鼅今從之
掇章悅反本或作掇拾字非○翻刻宋本及郎本鍾本
皆於郭注本本有音掇二字故陸作大字而加音其
云本或作掇拾非謂郭本無拾字蟷郭音倬○舊本單
也若作音掇拾則當音丁括反矣注有音倬二字與

釋文蛜本今作伊○詩幽蟏詩作蟏○石經宋本鍾
合風正義引作伊本鄭注本一切經音義
廿五並作蟏陸旣云詩作蟏可蠻司馬相如作蛔字○
郄爾雅不作蟏矣今本從艸誤舊引說文蛔字作幽
今據本蠃○石經宋本鍾本並作細要本今作胥○
書改彖俗本注疏皆從虫非宋本作胥注
疏本作腰又下蟓丘勿反○舊譌作立勿螢本今作
蠶字譌作蟲反官本作五勿反亦誤熒○邢
本作蝎○邢本饑○邢本饑木今作鎒○注疏本
癸作烏作饑作鎒譌宋本作鎒與
釋文䖵字又作蟥又作蚩○一切經音義七引作蚩石
合經宋本鄭鍾本並作蟥皆與釋文注合邢本作
蟥則蟥之蠛本今作賊○
譌體也邢本作賊

釋魚第十六

頷○邢本鮎舍人本無此字○案詩正義引孫炎曰
作頷鰋名鮎又見邢疏則孫炎本亦有此字
鮫說文云大鮎也○案鱓胡本反又下短反一本作故
說文作鯆不作鯁本反○案鱓卽鯇也鯇郭胡
本反作鮪郭亦胡本反可知一本作效本反此後人校釋
文之言六字非陸氏語宋郭注本鱓作鱓疑與釋文下短

反之音相合

鰼 音習○舊本無鰼字音據毛注疏本補

鰝 郭音部○案宋本注末有音鄭部三字與釋文合鍾本作音鄭此與郎本作音郎各脫一字

酆 芳弓反○俗本刪削郭注中之音則陸氏此條無所附矣詳鰝字說

是 本或作鯷非○案說文無鯷字

鱁 ○邢本作鰌

鮥 一曰出江東○舊無東字據說文補

咯 ○邢本作唉俗

鱦 郭音繩○宋本注末有郭音下鮛字亦同

叔 字林作鮛同○邢本作鮛

魱 郭音胡○宋本與郎本鍾本注末有郭音

魾 音丕又音毗○宋本及諸家本郭注末有音毗二字

科 字或作蝌○一切經音義四引作蚪

活東 舍人本作頤東○舊本頤作顉字譌今依音改

蟼 字又作蟆音麻○邢本作蟆麻舊作麻譌

從 ○邢本作縱

鼁 ○舊本譌從齒今據說文改戴氏震曰蘢齒作蘢說文蘢七宿切蘢或從兩作龜又龜式支切引詩得此龜龜龜當同龜說文說陸音龜爲秋亦非是案戴氏說核之兩雅誠是但龜字從齒得聲似音秋亦非誤

蠩 ○邢本作諸

蚥 ○一切經音義十引作去父

蠦 ○邢本作盧

陝 ○邢本作狹

龜 字又作黽○舊譌作黽案說文黽古文龜今據改正

蠃 注作螺字○今本注中無螺蠃字疑注字誤

蝸牛 工花反或工禾反○案說文虫部蝸蝸蠃也從虫咼聲徐音古媧切後漢書注八十八引郭注云蝸牛音瓜

蟚 本今作彭○今注疏本皆作彭宋單注本及鄭樵引郭皆作彭凡釋文云本今作某者皆與邢本合其有不合者則又今本所改易也

珧 唯柱可食耳○柱字舊作杜譌案今可食者其柱耳故定為柱字

倗 ○邢本作庳

賅 字亦作菸○蓺文類聚八十四引作菸

鰿 ○邢本省作鯖

貽 本又作胎○藝文類聚引作胎

蚔 ○邢本作蚳蓺文類聚作蚔與陸合

蜠 ○蜠乃俗字說文所無蓺文類聚引作困當從之

蟦 本或作鰿又作資又作鯖○蓺文類聚引作責

楕 ○蓺文類聚引作惰

陝 ○邢本作狹

螣 直錦反字又作朕○螣舊作騰案石經作螣宋鄭樵注本作螣釋文螣字又作朕朕卽螣字但省虫耳螣字雖譌小注朕字尚未誤也與下螣蛇字不同注疏本螣字二字卽以又作螣連上爲文失之矣又螣蛇遊霧霧字末刻今校補

蝮 ○邢本作螟

虫 ○邢本作虺

蠵 字林云大龜以胃鳴○舊譌作大龜似猬也據羣經音辨改

燚 ○邢本作簌

釋鳥第十七

鴉 ○毛本譌作鶉官本巳改正

鶋 居勿反○舊作辰勿反譌

鷶 郭力買反苻户反○郭力買反下脫一字案淮南子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高誘注鵻禮爾雅謂禪笠孫氏志祖云郎鵃鵃也與鵻禮禪笠音皆相近

臼 如字本或作鳴○邢本作鳴毛本鳴又譌作鵙

鷙 ○邢本作摯

鷬 ○邢本作鵙

鉤 ○邢本作鵻

麋 ○邢本作麋

駮 布角反○宋本注江東呼烏鵽下有音駮二字故陸爲之音郎本亦有駮作駮

鴚 郭音加○單注本今江東呼鴚下有音加二字

鼎 ○邢本作鳴

與 音餘樊孫本作鵽○案今本多作與石經宋本諸本皆同

鴇 ○邢本作鵠

鷲 字或作鶊廣雅云口也○案廣雅作衆

鶚 音淫○邢郭注本有音淫二字

鳶 說文作屘鳥旛文也○舊脫鳥字據說文補

鸗 ○宋本作鸗俗本注疏作聽

鳳 ○案引說文鳳象今本作鳳之象也又麐前鹿後今本作鴻前麐後蛇頸魚尾下今本有鸛顙鴛思四字引毛詩草木疏皆負仁舊負譌作角五則沒身居之舊沒譌作爲皆改正

鴽 ○邢本作鴑

鷽 ○引小雅舊作小爾雅據宋本無爾字從之

母 ○舊作母案陸云如字李音無則當作母

鷚 ○邢本作密

鶧 ○邢本作英

劉 字或作留音留○上留字譌疑當爲鷚

爰居 樊云似鳳皇○莊子音義中引作形似鳳皇

鳻 本亦作分

鶞 本亦作遊○春秋正義引樊光注云鳸鳻言分循也春鳥分循五土之宜此作遊遁循巡古皆通用

婟 一本作誑皆同嫪力報反○誑舊譌談今改正嫪下當有音字

庳 ○邢本作痺與單注本同石經鄭本作庫

鶡 郭音施○單注本注末有音施二字

愬 呼濫反○一切經音義十四引郭注有愬音呼濫反五字

胡 ○邢本作鷚

鷰 ○邢本作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作狂鳥注引爾雅同今山海經狂譌狂唯藏本不誤

鷸 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卽翠鳥毛也○春秋正義引郭注生鬱林下有鄭子臧好鷸冠以此鳥之羽飾冠十三字較今本爲詳

鸉 音楊○石經宋本郭注本皆同釋文俗本分爲二字

鷂 本或作鴟郭云皆古蚊字○案今本郭注無此語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作蚊

鵯 ○邢本作鵝

鶯 ○邢本作瑩

鴃 ○邢本作鴂

跂 ○邢本作枝從說文

來鳩 ○邢本作鶆宋本春秋正義引樊光注作來

爽鳩 ○邢本作鷞

鵹 說文作鵹云其色鵹黑而黃也又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舊又作文譌說文鵹字下云鵹黃也一曰楚雀也云云又離字下云黃倉庚也云云今據改正

數寸 所主

反○舊脫數字今補 **鉚** ○邢本作鈕 **翟** ○邢本作鸐案從隹巳是鳥更加鳥旁非 **鴮** ○邢本作白非 **鶨** 本亦作彖或作𨂖○案說文無鶨𨂖字蓋古通用彖 **鵙** ○石經同宋本及注疏本作鵙 **猰** ○舊因字內加四點非字林作叜亦同今俱改正藝文類聚入十二引作猰 **鳶** 字亦作戠○案戠俗字 **蹼** ○邢本作蹼 **蹼屬** ○舊作蹼今從宋本 **鶩** 說文作鶩云鳥大雛也○案說文鶩天鵝也文見前不與鶩同訓 **鷇** ○邢本作鷇文選注三引作鷇同釋文三十四又引作黎

釋獸第十八

麎 字林上尸反○案毛詩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正義載某氏注爾雅引詩云其麎孔有蓋麎與祁聲同文異上尸皆作上以益安改 **麆** 本又作速○說文籀文速作速段云廣雅蹝跡解亢跡也四字正解爾雅曹憲音跡為四迹然則爾雅速本作迹從鹿速石鼓詩亦當讀麆速案說文有麆字云鹿迹也從鹿速聲徐桑谷反疑此誤 **麌** 一作麌○案說文無麌字口部引詩麌麌從鹿吳聲此麌不成字必是麌字之誤從鹿便省處為吳從虞不當 復從鹿 **娩** 本或作娩○娩字舊作娩茲從宋本正邢本作娩 **迒** ○舊引諸詮之誤作諸詮之今

改正下同 **橧** 舊本多作繒帛字非方言作木旁○案詩漸漸之石箋作繒毛詩音義云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據此可知爾雅本作繒不與方言同蓋古字多假借耳 **蹢** ○邢本作蹢 **虦** 郭昨閑反○注疏本昨誘作御覽作上蓋反又注中竊淺也下有或曰竊毛麃毛也七字 **貀** ○貀舊作貀誤今改正邢本作祗 **碎濕** 必亦反○此音搩字也注疏本乃刪去疋字譔甚濕與搩濕字陸多通用 **儵** 本今作虪○案說文虎部虪黑虎也從虎儵聲則作儵是也邢本作虪 **子狗** ○案說文狗在犬部豸部無狗字釋文謂本或作狗此俗字也 **麙** 本或作羬○案說文鹿部有麙字以為山羊犬部無羬字然則古通用麙字作羬非也 **狸** 字又作貍同乃老反○案詩正義引郭注其蜼者名貍下有貍乃刀反四字今江東通呼邢本作羆 **貔** 毛詩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羆○舊本草木謂草本又羆作熊據詩釋文正義皆作羆下云一名執夾則作羆是今改正 **縠** 本又作殺○詩正義引作殺 **麔** 字本作澤○案麔澤古音相近詩無獸或作無射可議 **麇** 本或作麔○邢本作麔 **貜** 或亾半反○半舊誤羊據宋本改 **犴** 本又作犴說文或犴字○案說文豸部犴胡地野狗從豸干聲犴犴或從犬詩曰宜犴宜獄是犴正字詩小雅犴今

作岸 **麠** 本或作麖同○案說文鹿部麠大鹿也牛尾一角從鹿畺聲麖或從京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作麖 **麂** 字又作麂音几○案說文鹿部麂大麋也狗足從鹿旨聲麂或從几 **猰** 字又作猰或作寏晉灼音內言餔○案說文豸部犬部皆無此字徐鉉新附云猰貐獸名從犬契聲烏黠切說文於貐字下注有猰字北山經注引作寏寏似貙與釋文或作寏正合然說文有寏無猰晉灼音內言餔此古人讀法必日相傳授乃得字之正音 **貐** 字或作寏○案說文貐猰貐似貙虎爪食人迅走從豸俞聲 **麑** 字又作猊牛寏反○案漢書注九十六初學記廿九文選注一引爾雅皆作猊但說文犬部無此字鹿部云麑狻麑獸也從鹿兒聲則作麑為正 **騶** 本又作鵴○案漢書五十七上張揖注引作鵴說文無騶字 **麐** 字林力人反本又作麟牝騏也一音力珍反○案春秋正義引李巡注作麟攷說文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麐牝麒也從鹿吝聲則作麐為正以聲同通借也 **貄** 本又作貄亦作肆○案說文無貄貄字如古通用肆 **兕** 本又作光徐履反○案毛詩音義上光字又作兕考說文云彖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兕古文從几則知今作彖者本古文小變之光乃俗體 **屖** 俗作屖非○說文屖從尾舊屖亦作屖誤 **彙** 本或作猬又作蝟亦作同音謂○案說文希

部云彙蟲似豪豬者從希胃省聲蝟或從虫則彙本作彙蝟作彙猬彙者皆非 **蟠** 說文作番古文作丑并音煩○案說文采部番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附袁切蹞番或從足從煩丑古文番此引說文古文丑誤作母字今據本書校正 **㺃** 字林或作狃○注疏本無林字此疑衍 **猱** 奴刀反本或作獿郭女救反○獿當為獿方與奴刀音合郭音似又本從憂也 **猨** 本今作蝯○邢本作蝯案說文虫部云蝯善援禺屬從虫爰聲徐鉉云今俗別作玃非是 **玃** 字亦作貜俱縛反說文云大母猴也○案說文豸部云貜莫貜也從豸矍聲玃母猴也從犬矍聲爾雅云玃父善顧攫持人也則字當從犬 **貑** 本或作麚○案說文有麚無貑 **盻** ○邢本作盼誤 **豭** 音加○案說文豸部引爾雅作猳豕部云猳牡豕也從豕叚聲 **蜼** 或餘季餘水二反○舊作餘李今據宋本改 **峰** 本今作峯○毛注疏本作峰宋本作峯官本同 **嗁** 杜奚反作啼同○案說文口部云嗁號也從口虒聲無啼字邢本作啼舊杜奚誤作社奚今據宋本改 **阯** ○邢本作趾舊阯字在豯字下說今移正 **豯** 音溪本今作豨○邢本作豨 **豚** 從門反字亦作㹠字林云小豕也說文作豚又云籀文也○案說文豚小豕也從彖省象形從又持肉以給祠祀豚篆文從肉豕此當云說文作豚又云

豚貓文也今說文作篆疑誤　泄　○邪本作洩　鼢　字亦作蚡扶粉扶云二反說文云地中行鼠伯
勞所作也一音偃廣雅云鼴鼠也字或作鼴同方言謂之犁鼠○案說文鼠部鼴地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偃鼠從
鼠分聲蚡或從虫分聲無鼴字此引作地中行鼠蓋說文脫中字說文一曰偃鼠此作一音偃則說文爲是鼹舊作
鼹據宋本改犂鼠之易謂之坻見方言六李善注籍田賦亦引作犁鼠與此同　鼮　郭音生○單注本有音牲
二字　終軍　○臧氏琳云廣韻御覽類聚並引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
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
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文選任彦升表注引摯虞三輔決錄文亦大同酈道元注水經穀水亦以爲光武
之事郭璞蓋是傳聞之誤　鼰　○邪本作鼮宋本單注同釋文　齛　郭音泄○鄭樵注本同邪本作齥非
單注本郭注有音滿洩三字　齣　字書以爲古齝字○案說文有齝無齣　齸　字或作嗌於亦反○
案說文齸鹿麋粻從齒益聲口部云嗌咽也　鰓　西才反○邪本作顋　狊　○注疏本誤臭　翨
本或作翅又作翄○案說文羽部翨鳥之彊羽猛者從羽是聲翅翼也從羽支聲則此當作翨邪本作翄即翨之變

體

釋畜第十九

騉　本亦作昆○漢書十九上如淳注引爾雅作昆　蹄　字或作蹏○如淳引作蹏　趼　本或作研○如淳注引作
研　善陞　本亦作升○如淳引作升　駥　字或作驕○案說文作駥從馬戎聲　驈　字或作騂○案
說文驈驪馬白胯也從馬矞聲詩曰有驈有騂則作騂者非　駺　本多作狼○案說文有狼無駺知古通借
作狼　的　字林作駒○案初學記載爾雅亦作的則今注疏本作駒非　宜乘　○邪本作乘
驪牡　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臧氏琳云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曰騋牡驪牝玄然則鄭所見爾雅亦
上騋牡爲牡非孫私改也周禮音義云牡驪絕句牝玄絕句郭璞義異鄭蓋郭璞作騋牝驪牡不與鄭孫騋牡驪牝
玄同故云義異鄭也檀弓注引爾雅曰騋牝驪牡玄此注蓋近人依郭璞爾雅妄改當以廋人注爲正檀弓正義云
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玄駒小馬猶異鄭也據此則知禮記注本不作騋牝而作騋牡本不以玄駒爲讀而連
上驪牡至玄句總耳　騕　烏了反○舊烏作烏誇今改正　父　本或作駁俗字○邪本作駁案此正如釋

蟲蠼則父父字或作蚤字　草馬　魏志云教民畜牸牛騲馬○注疏本牸作牸誤今改正　騝　郭音
虔本或作鶩去虔反○案說文無騝字鶩字義別從馬爽省聲　騽　說文作驔音簟○案說文驔驪馬黃脊從
馬覃聲讀若簟　驄　○宋本注同別本多作驄　驎　本或作騂○邪本作騂案說文無騂字　騅
音佳○舊本音佳誤今改正　騢　說文云馬赤白雜色文似鰕魚也○案今本說文作馬赤白雜毛從馬叚
聲謂色似鰕魚也疑有誤當從此所引注　白馬黑鬣　舍人同眾家並作髦○案毛詩傳曰白馬黑鬣
曰騶正義云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驚則孔本詩傳元作髦　駱　音洛○注疏本音樂非　駩　本或作騂○注
疏本驚作鱀誤　瞯　本又作瞯說文云戴目也○邪本作瞯案說文目部瞯戴目也從目閒聲江淮之閒謂視
曰瞯　魚　本又作䮾字林作䮾○案說文無䮾字　騰　本亦作慘○邪本作欆　駝　○邪本作
騅宋單注本作駝　犪　本或作慢○宋本作慢注疏本誤作慢然說文無慢字知古通用慢　犩　○案
說文無此字注疏本皆同釋文惟單注宋本作魏攷中由經注引爾雅作魏知郭本作魏宋本誠足爲珍　欆
巨馳反字林云牛柔謹也顧如小如照二反○案說文止有慢字牛柔謹也從牛燮聲此即顧野王所音者若巨龜

反則字當從斐不可混并　髦　○邪本作旄　低卬　○邪本作仰　觢　字或作挈○案說文
角部觢一角仰也從角切聲易曰其牛觢牛部無觢字則從角爲正　牰　本或作褎○舊褎誤褎案說文牛部
無牰字衣部云褎袂也從衣采聲袖俗褎從由是古通借用褎袂字也褎博毛反音義別今據改正　羒　又作
牞同符云反字林云羝羊○羝舊誤牂案經明云牡羒牝牂詩牂羊墳首毛傳亦以爲牝羊則羒當爲牡羊羝牡羊
也說文亦作牂羊羳誤牛部無物字　羝　字林云牡羊也○案說文羝牡羊也與爾雅經注正合舊引字林牡
羊作牂羊誤今改正　迺　○邪本作丽廣韻三十三綫引作市　獫　字林作猲○案說文犬部猲短喙犬
也詩曰載獫猲獢爾雅曰短喙犬謂之猲獢釋文作獫本或作獫　雜　字或作餘○說文作部無雜字知古
通用餘　雛　○邪疏本誤作雞宋本注不誤　僆　郭音練○單注本有音練二字　戎　本亦作駥
○邪本作駥後漢書注引爾雅馬八尺爲龍不作駥　羬　本亦作麙○說文有麙無麙　彘　直例反○
舊誤作直列反今據宋本改　鵾　字或作鶤○案說文鳥部鶤鶤雞也從鳥軍聲讀若運則從昆者非

經典釋文卷第三十終　○舊無終字宋本有

宋本十三經注疏挍勘記二百十七卷附釋文挍勘記廿六卷

十三經注疏倂釋文挍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人道爲傳注以闡明六經猶天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釐百工也孔子既沒七十子終而經多岐惑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最鉅而其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蓋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而爲正義焉貞觀中有陸德明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說參差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顏師古奉敕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

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合集爲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尚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爲孔穎達賈公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以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尠矣有求宋本以爲正者時代相積而愈譌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凡宋

本之書絶少大勝今本之處況挍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皆學識未至醇玼錯出貿中未有漢本唐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自諸生時至今挍誤有年病有明南北雕及琴川毛氏十三經注疏本紕繆百出近年巡撫浙中復取在館時奉
敕挍石經儀禮之例衡之羣經又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集諸名士授簡詁經精舍令詳其異同抄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篝燈爇燭定其是非復以家居讀禮數年卒業於鄭氏三禮條分縷析犂然悉當成此巨編俾好古之士知讀注疏釋文者以是鱗次櫛比詳勘而丹黃之庶不爲南北雕及毛本所圉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得漢唐本其在我
朝挍唐之陸德明釋文爲無譲矣抑挍讎經注之書亦猶測量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象數有差焉則隨時修正之千百年而經注之譌又或滋蔓焉亦隨時整飭之又烏知今日之不譌者後日不且譌哉所望測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

嘉慶戊辰酉月金壇前玉屏縣知縣臣段玉裁敬記

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挍勘記凡例

一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凡十經以宋版十行本爲據孝經以翻宋本爲據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雕版南宋遞有修補下至明正德間其版猶存爲注疏中之善本與日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偁宋版多合惟考文所載漏略甚多今依原書挍出凡與明神廟間國子監本明閩中御史李元陽本及崇禎間汲古閣毛晉本字有多寡文有異同處皆詳載之

一儀禮爾雅無十行本而有北宋時所刊之單疏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禮記正義宋本亦多缺泐依惠棟所挍南宋本補録穀梁傳據影宋鈔單疏本（惜文公以上缺）周易依盧文弨所挍錢孫保影宋本左氏傳據宋慶元間所刻三十六卷本此六經義疏又在宋十行本之上

一今學者所習不外閩本監本毛本大較閩本即出於宋十行監本出於閩毛本又出於監閩監二本錯字略少脫簡特多毛詩或逸數章周禮間缺一職毛本詩少譜序左傳失刊後序且魯魚亥豕之訛觸處皆是猝不可理近日坊間又將毛本重刊則譌字又倍之今以單疏本宋本訂三本之失三本之失不及悉載其謬誤特甚

者必爲之舉正也
一此校以宋本爲據上考之經典釋文開成石經論語則
考之皇侃義疏孟子則考之孫奭音義宋高宗御書石
經及何焯校不全北宋蜀大字本經注孝經則考之唐
石臺本經注餘若宋小字本毛詩經注嚴本儀禮經注
李如圭儀禮集解內鄭注錢孫保所校宋周禮經注宋
監本禮記經注不全北宋刻小字本及不全宋本春秋
經傳集解又淳熙本春秋經傳集解惠棟所校宋鄂州
本公羊經注何煌所校宋穀梁經注殘本元雪窻本爾
雅經注及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相臺岳珂所刻

各本經注嘉靖間仿宋刻三禮經注並爲參校輒附折
衷之語
一經注之傳於唐者自孔穎達賈公彥義疏本外一曰陸
德明本經典釋文所載之大字是也一曰顏師古本義
疏中所載之定本是也記中凡遇二本並爲載入
一近日校經之書莫詳於嘉善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及
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東都講官物觀所撰七經孟
子考文補遺二書多詳備可觀但浦鏜雖研覈孜孜惜
未見古來善本又以近時文體讀唐代義疏往往疑所
不當疑又援俗刻他書肆意竄改不知他書不必盡同

義疏所引而他書之俗刻尤非唐代所傳之本也至若
山井鼎物觀於易詩左傳論語孟子其所謂宋本注疏
者與宋十行本相同惟禮記一書未見宋刻絕無闕字
之本而其所謂古本又多攟摭於釋文正義中亦仍不
免錯誤其餘則私爲改易更喜何中增加虛字尤失古
義故記中於此二書多慎取之間亦辨其似是而非之
處不欲多言滋蔓也
一經典釋文明代無單行之本崇禎間震澤葉林宗仿明
閣本影寫一部
國朝徐乾學取以刻入通志堂經解盧文弨又刻之抱經堂

雖皆據原書訂正亦或是非互易弃瑜録瑕今仍取原
書以校徐盧兩刻拾遺訂誤分配各經孟子則取通志
堂音義以孔繼涵微波榭本韓岱雲本盧文弨本附校
於後
一釋文義疏以外唐以前之本雖不可見然古書傳引確
然有據者如水經注之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通典
之引攷工記韗鼓瑕如積環注韗謂急諸如此類皆足
以訂正義本之失我
朝文教深厚治經者多以根柢之學研求古義學識超軼前
代凡事涉校勘擇其精粹其他通論大義之書槩不湝

大也

一諸經皆舊有挍本復就江浙經生授經分挍復加親勘定其是非以成是記

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挍勘記揔目

周易挍勘記九卷略例挍勘記一卷

附釋文挍勘記一卷

尚書挍勘記二十卷

附釋文挍勘記二卷

毛詩挍勘記七卷

附釋文挍勘記三卷

周禮挍勘記十二卷

附釋文挍勘記二卷

儀禮挍勘記十七卷

附釋文挍勘記一卷

禮記挍勘記六十三卷

附釋文挍勘記四卷

春秋左氏傳挍勘記三十六卷

附釋文挍勘記六卷

春秋公羊傳挍勘記十一卷

附釋文挍勘記一卷

春秋穀梁傳挍勘記十二卷

附釋文挍勘記一卷

論語挍勘記十卷

附釋文挍勘記一卷
孝經挍勘記三卷
附釋文挍勘記一卷
爾雅挍勘記三卷
附釋文挍勘記二卷
孟子挍勘記十四卷
附音義挍勘記二卷

臣阮亨挍字

周易注疏挍勘記序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覼縷者也易之爲書取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抙撦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挍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挍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挍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挍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謹列目錄如左

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 凡九卷附略例開成二年刻今在陝西西安府

單注本

岳本 宋岳珂刻凡十卷今據 武英殿重刊五經本

古本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單疏本

宋本據錢遵王校本案錢跋有單疏本一單注本二注疏本一今不復能識別但稱錢校本

注疏本

影宋鈔本據餘姚盧文弨傳校明錢保孫求赤校本今稱錢本

宋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十行本凡九卷附音義一卷無略例

閩本凡九卷附略例一卷音義一卷

監本與閩本同

毛本凡九卷無略例音義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臣阮元恭撰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定閩本同錢本亦同惟勅撰定三字在次行與國子並毛本國上有唐字監本删去結銜作唐孔穎達撰定非

夫易者象也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並上空一格

行必協陰陽之宜閩監毛本同錢本協作叶○按叶即協字

業資凡聖閩監本同毛本足利本寫本凡作九

輔嗣之注若此錢本閩監本同毛本注作註○按漢唐宋人經注字無作註者

欲取改新之義閩監毛本同寫本新作辛

今既奉勅删定十行本勅字提行下同錢本同閩監毛本不提行毛本勅改敕

考察其事閩監毛本同錢本寫本察作案

周易正義卷第一閩監毛本同錢本無此七字但有八論二字

第一論易之三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此八論題目十行本作四行分上下兩排閩監毛本同錢本作八行

第一論易之三名十行本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正義曰夫易者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已後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天以爛明閩監毛本同寫本爛作烱

其易之蘊邪閩監毛本同錢本蘊作緼

上下無常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作无下同

崔覲劉貞簡等　閩監毛本同寫本簡上有周字
此明是易簡之義　閩監毛本同錢本易簡作簡易
皆是易義　閩監毛本同寫本下有也字
故易者所以斷天地　盧文弨云案乾鑿度本作繼天地此斷字疑誤
以爲伏羲畫卦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當作重卦畫字誤
兼三才而兩之　閩監毛本同錢本才作材下同
未有彖繇　閩毛本同監本繇作繇○按籀者正字也繇者叚借字繇爲俗字
文王因而演易　閩毛本同監本因誤卦
並依此說也　閩毛本同監本依誤焉闕此字
謂紂文王之時　閩本寫本同監毛本王誤武

陽三陰四　閩毛本同監本三字中畫不全浦鏜云三誤二非
則區域各別　閩監毛本同錢本各作分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　閩監本同毛本第上有卷字石經釋文岳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題
周易上經乾傳第一錢本考文所據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
一按兼義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義之意也蓋其
始注疏無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
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又十行
本閩監毛本其第七卷題云周易兼義卷第七周易繫辭上
第七八卷九卷同則此第一至第六卷亦當先標周易兼義
卷第幾後標周易上下經某傳第幾庶前後畫一釋文云第
亦作弟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正義　王弼注　宋本無正義二字閩監毛本作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又監本義誤善又釋
文王弼注本亦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
非石經岳本並作王弼注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如此連寫閩監毛本以䷀及乾下乾上
四字爲一行乾元以下提行項格非是又十行本自此畫卦
末連注疏行行項格其每爻及彖象文言等不復提行另起
與石經合錢本每卦分作數節每節首行項格次行以後上
空一格閩監毛本與錢本同
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下天字疑衍
欲使人法天之用　閩監毛本同錢本使人二字作以
文言備矣　凡注文十行本雙行夾注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改爲單行上加注字錢本注文上有
注云二字按考文大過下引宋本注云音相過之過則宋
本與錢本同
故稱勿用以誡之　閩毛本同監本誡誤誠
此潛龍始起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作比
他皆倣此　錢本閩監本同宋本倣作放毛本誤做

其畫已長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長當陽字誤
所以重錢　宋本同閩監毛本錢改體下故交其錢同按火珠林始以錢代蓍故謂之重錢交錢改體
非是
易含萬象　閩監　同毛本含誤舍
故曰在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免龍戰之災下坤利在永貞下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
下其唯知終者乎下雖危无咎下不爲之助下而下曰乾
元亨利貞下各隨其義下與天時俱不息下與時運俱終
極下剛直之物下唯乾體能用之下並同
四則或躍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或作惑非
九二至利見大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此七字山井鼎云經傳下疏更引經文者宋板
刊去直云正義曰以下皆然

且一之與二一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一改初下二在一上同

且大人之云閩監毛本同宋本云作文

注處於地上至唯二五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出潛至五焉較今本爲省文後多類此茲不悉出

矣上下兩體閩監毛本同錢本無矣字宋本作是

是九二處其地上所田食之處閩本同宋本其作於監毛本田誤由

觀輔嗣之注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焉作意

謂周而普獨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獨作徧

二爲大人閩監毛本同宋本人誤夫

言範模乾之一卦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範模作此據

地之萌牙閩監毛本同李鼎祚集解亦作牙錢本作芽○按古多以牙爲芽

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間集解間作關

故但自明當爻之地閩監毛本同宋本地作理

至于夕惕猶若厲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惕猶作猶惕鄭京說同按正義云言雖至於夕恒懷惕懼猶如未夕之前常若厲也則正義本猶在惕下作猶惕者非

其相終竟空曠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相作禮

當若厲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當作常

王以九三與上九相並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正

或躍在淵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淵字諱缺末畫釋文出或躍古本或作惑注及象文言同

乾道革之時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乾下有之字

而无定位所處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所作可釋文所處一本作可處

持疑猶豫閩監毛本同岳本豫作與釋文出猶與

不謬於果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謬本或作繆

躍於在淵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躍在於淵

猶豫遲疑閩監毛本同下同宋本遲作持與注合

百姓既未離禍患盧文弨云未字衍文

非飛而何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如

大而極盛閩監毛本同宋本大作天

純陽雖極閩監毛本同宋本雖作進

以柔順而爲不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之主二字

則佞邪之道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邪字又作耶

不失大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岳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釋文邪或作耶○按大太古今字

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按自此以下錢本揔在注各以有君也之下蓋每一節末下接正義又釋經都畢然後釋注錢校單疏本注疏本亦同十行本閩監毛本每節內每段分屬雖便讀者究失舊第後皆準此

明其所由之主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按毛作繇者避所諱或諱作由後不悉出

此名乘駕六龍閩監毛本同宋本名作明

正直不傾邪也閩監毛本同錢本上有則字

不失大和則下文保合大和是也錢本宋本同閩本下大作太監毛本並作

太非餘放此

何情之有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情當正誤

則豫卦歎云閩監毛本同錢本歎作彖是也

或難其解閩監毛本同宋本其作具是也

不和而剛暴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暴上有則字下有也字

大利之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利作和是也

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以作似

君子以自強不息岳本同石經初刻彊後改强釋文出自强閩監毛本作彊

乾則用名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閩監毛本提行另起錢本不提行

反復道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道上有之字一本無也字釋文復本亦作覆

反復皆道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皆下有合字

大人造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亦作造云劉歆父子作聚按造聚聲相近

退在潛處在淵閩監毛本同宋本上在作則

文言曰自此至卦末並文言也錢本皆不提行

君子體仁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

利物足以和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

法天之元德也閩監本同毛本元誤无

故略而不言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而作知

若限尙聖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尙作局是也

或在事後言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言作者

亦於爻下有之閩監毛本同宋本有作言是也

此第二節釋初九爻辭也盧文弨云當云此文言第二節此釋初九爻辭也觀下疏自明

不成乎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成名云一本作不成乎名按疏云不成就於令名以於字釋經文乎字則正義本與石經合

確乎其不可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字

心處僻陋盧文弨云心疑身之誤

隱潛避世心志守道閩監毛本同宋本隱潛作潛隱無志字

可與幾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與下有言字

而能全其終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能全一本作能令

鮮克有終岳本錢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尟本亦作鮮

而不凶咎閩監本同錢本宋本不下有犯字○按毛本作而不犯咎

怵惕之謂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無之謂二字

懈怠則曠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解怠○按古多以解爲懈

故因其時而惕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故下有乾乾二字

至失時不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至作若是也

猶非羣衆而行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非作依是也

但九四欲前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欲作於

聖人作而萬物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馬融作起

而礎柱潤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而柱礎潤是也

若磁石引針 閩監毛本同宋本磁作礠按作磁爲是

感應之事應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應作廣是也

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 盧文弨云當作上非九位而九居之

賢人雖在下而當位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上有其字

夫乾者 岳本閩毛本同監本夫誤與

生於義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以馬明坤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明作敘

乾體皆龍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乾下有之字

聖人設戒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戒作誡

不先說乾 十行本不字空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不作應

非天下至理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理作治按集解作非天下之至治

是文言第三節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三誤二

故云天下治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也字

貌恭心狠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狠作恨

故云乃見天則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見誤元

何能久行其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作政

其六爻發揮之義 山井鼎云從此已下解下文者乃誤在此但宋板每章通爲一節間不雜疏故無此誤

初上雖无正位 閩監毛本同宋本上作末

故乾彖云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脫故字

六爻發揮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揮本亦作輝

下又卽云 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文

問以辯之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誤辨釋文出以辯

故或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作惑非下句同

故心或之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或作惑

其唯聖人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按王肅本大非此經依釋文所載無末五字者是最古本此是倒裝文法故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如檀弓誰與哭者即哭者誰與

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巛巛今字也錢本宋本此卦前題周易注疏卷第二

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行下有地字焉作馬非足利本同

故唯利於牝馬之貞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得朋下故曰喪朋下坤以馬行地下其勢順下故不習焉而无不利下故不擅其美下非泰之道下故戰于野下故必戰下爲陽所滅下故稱血下並同

蓋乾坤合體之物 閩監毛本同宋本蓋作但是也

乾之所貞 十行本閩監本貞字缺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利

正借柔順之象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假

還借此柔順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還作假

馬雖比龍爲劣 十行本閩監本比字缺毛本如此

所而亦能廣遠 閩監本缺所字毛本作鈍屬上句非也錢本宋本而作行是

而後獲安貞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以其至柔閩監毛本同宋本柔作陰

今以陰詣陰乃得朋十行本閩監本乃字缺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是

又向陰柔之方閩監毛本同宋本方作所

其褊狹非復宏通之道十行本閩監本缺復字毛本如此宋本作易錢本無此字又錢本宋本其下有理字

坤位居西南閩監毛本同宋本居作在

行地无疆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疆或作壃下及注同

及二德之首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二作元

與乾相通共文也十行本通字模糊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連是也

以和順承平於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平作奉是也

二是長久无疆也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无誤天

論坤元之義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作德

包含以厚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宏是也

故品類之物閩監毛本同錢本作故品物之類

但坤比元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元作乾

順行地无疆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故是也

應地无疆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无誤無

夫兩雄必爭十行本夫兩雄三字夫字雄字筆畫舛誤兩誤用閩本亦作用缺夫字岳本監毛本如此

與剛健爲耦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而字

而以永保无疆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以作能

求安難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哉字足利本矣作哉

重釋利貞之善十行本之下一字筆畫舛誤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義

以陰在是之先錢本宋本是作物閩監毛本作事

人得主利閩本同錢本宋本人作乃監毛本主誤生

人若得靜而能正閩監本同錢本宋本毛本若作君

正義曰地勢方直閩監毛本同宋本勢作體錢本此疏在君子厚德載物疏後正義曰上標注地形不順其勢順七字

而後積著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積上有至字

則以初爲潛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則作故

義所謂陰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下有取字是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無也字後增古本足利本冰下有至字

不敢于亂先聖正經之辭閩毛本同錢本監本于作干是也

故分爻之辭象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辭象作象辭

而逆以堅冰爲戒宋本同閩監毛本逆誤遂

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按古本多不可信

正義曰文言云閩監毛本同宋本文言云上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九字山井鼎云宋板爻象連爲一節經文終乃有疏每卦爲然如此篇地道光也下始有疏故疏字下無六二至无不利六字直作正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文言云云云云今本斷章裁句與宋板稍異

直以方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

施愼則可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施愼並如字象詞同本或作順非

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集解作不與物忤故无咎
功名不顯故无譽也

曰其謹慎 錢本宋本曰作由閩監毛本作施字

中之色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下之飾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飾本或作飭俗字

以爻在中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一本中上有其字挍也上當作中下

故云文在其中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其字

卑順不盈 岳本閩毛本同監本卑誤早

固爲占固 浦鏜云爲當作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坤至柔云本或有文言曰者

至靜而德方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德下旁添也字按旁添字並後人妄增不可信

動之方直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直作正

積善之家 一本之作三非也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由作繇釋文辯荀作變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上十四字無也字云張璠本此上有易曰衆家皆無

故事得宐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故作於

以直內理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理作心

名以方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名作各是也

既云義以方外 十行本閩監本缺既字毛本如此錢本宋本作下是也

故曰不疑其所行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曰下有即字

明六三爻辭 閩本同監毛本三誤二

苟或從王事 閩監毛本同宋本苟作若

草木蕃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茂字不必從

蓋言謹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陰疑於陽必戰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

爲其嫌於无陽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釋文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按鄭作謙當云鄭作溓說詳釋文

爲其嫌於非陽而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然猶未能離其陽類 閩監本同毛本陽作陰

而見成也 閩本同錢本宋本成作滅監毛本作血

天地之雜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雜下有色字

屯

故利貞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屯元亨利貞乃得滿盈下皆剛始交之所爲下君子經綸之時下故曰十年乃字下大貞之凶下不與相得下故泣血漣如下並同

得王則定 王主之誤岳本閩監毛本不誤釋文則定本亦作則寧古本下有也字

一盈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

其義不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義作例

莫善建侯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善下有於字

君子以經綸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綸字漫滅釋文出經論云本亦作綸

綸謂綱綸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綱作繩是也

姚信云綸謂綱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綱作緯

磐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磐本亦作盤又作槃

志行正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下大得民也同

非為宴安棄成務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晏本又作宴

但欲以靜息亂也 錢本宋本同閩本但誤桓監毛本誤恒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班鄭本作般媾馬本作冓本或作構者非

志在乎五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中

則本志斯獲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本字

則得其五為婚媾矣 閩監毛本同宋本其作共

數極則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復作變是也

即鹿无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鹿王肅作麓

君子幾不如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鄭作機

往吝窮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往作无

故不得為幾微之義 閩監毛本同宋本義作幾

故曰往吉无不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無曰字

當恢宏博施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當作常

蒙

童蒙求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古本蒙下有來字

能斷夫疑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疑下有之字

一理而剖告之 閩監毛本同宋本剖作則

利以養正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養誤義

此卦繫辭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繫作繇

退則困險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作困退用險山井鼎云恐非

以亨行時中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時上有得字一本也作矣按此得字蓋涉注文而衍

童蒙求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來求我○案惠棟周易古義引呂覽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王念孫云注云童蒙之來求我又蔡邕處士圂叔則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多有來字

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諮本亦作咨又作資

二為衆陰之主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无剛失中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失作決古本亦作決上有若字

故蒙昧之象也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脫昧字

君子當發此蒙道 閩監毛本同宋本發作法

蒙發疑明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復有疑明二字

刑不可長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下有也字

刑人說桎梏皆得當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桎字

小雅云 錢本宋本閩監毛本小作爾○按爾字誤小爾雅唐人多作小雅文選注亦然

出往往之 閩監毛本同宋本下往作行

故刑人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刑上有利字

包蒙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包作苞釋文出苞蒙按此據宋本釋文若通志堂本則亦改為包矣古經典包容

字多从艸

故包蒙吉也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故下有曰字一本無也字

克家之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无攸利下故曰童蒙吉下並同

童蒙恭來歸己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童作𥁕

任內理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任作在

王氏曰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正義曰是也

以己之兩陽閩監毛本同宋本兩作剛

勿用取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取本又作娶下及注同

故勿用取女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故下有曰字

所以不須者閩監毛本同宋本須下有取字

困蒙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吝作𠯑象注同山井鼎云非

處兩陰之中岳本閩毛本同監本兩誤而

順以巽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順以巽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者

巽以順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亦

而專委任於二閩監毛本同宋本專作事

是貌順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巽

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擊馬鄭作繫古本禦上有用字注同

爲之扞禦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禦本又作衞

故不利爲寇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臣李銳校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二　臣阮元恭撰

需

此需卦係辭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係作繇

位乎天位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位乎石經乎作于

位乎天位　岳本閩毛本同監本上位誤生

故光亨貞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日字下有也字一本無也字

非但得乾之剛彊而不陷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彊誤健

以正中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作以中正誤

是須道終畢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須作需

故需道畢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需作須

雲上於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雲在天上

最遠於難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最誤是釋文出最遠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利用恒未失常也云本亦有无咎者

需于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沙鄭作沚○按說文沙亦作沚與沚字形似

以吉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獲貞吉也同

以終吉也　閩本同石經岳本監毛本作以吉終也按終與中韻作終吉者非足利本以誤也

猶有須焉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須作需

可以不敗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塞其路下而後終吉下並同

自我致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寇鄭王肅本作戎古本亦作戎按陸云鄭王作戎則輔嗣本不作戎可知考文引古本多不足據

則不有禍敗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三來逼己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

穴之與位　閩監毛本同宋本位作血

暢其中正　岳本閩毛本同監本暢誤陽

但以需待酒食　宋本同閩監毛本待誤于

酒食貞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上有需字

訟

有孚窒惕中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窒馬作咥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

皆惕然後可以獲中吉　宋本閩本同岳本監毛本皆作能古本作皆下有也字下而不責於人下然後乃吉下故吉從之下故訟元吉下並同

猶復不可終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可下有以字

中乃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乃下有得字

猶不可以爲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無也字

得其中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乃字集解同

其在二乎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二作五云傳寫誤以五爲二

應斯任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斯下有之字集解也作矣

言中九二之剛　閩監毛本同宋本中作由

巳且不可　閩監毛本同宋本且作自

聽訟吾猶人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人下衍吾字

起契之過職不相監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監作濫釋文亦作濫宋本古本足利本無上四字岳

本同
陰非先唱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唱作陽
必辯明矣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矣作也一本作者也
若其邑狹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少作小
再易之地休二歲宋本同閩監毛本地改田○按作地與大司徒注合毛本上文不易之地再易之地皆改作田
則无眚災閩監毛本同錢本作則无災眚
患至掇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掇鄭本作惙
故食其舊日之德祿位盧文弨云祿位上當有謂字
正爲一主也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正作止

也知彖辭剛來得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何
柔來而文剛閩監本同毛本文誤又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鞶王肅作槃帶亦作帶褫釋文云鄭本作拕
鞶厲旒纓孫志祖云今左傳旒作游
則上云或從王事无成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上誤三
師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三錢校本同按錢校本起此已前缺
丈人嚴莊之稱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也上有有軍正者四字錢校本凡注文上並有注云二字
无功罪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无功則罪

師貞丈人吉无咎○正義曰閩監毛本同錢校本作正義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按錢校正義每卦分數段繇辭下一段彖曰下一段六爻下[illegible]或彖象下共一段並在經注之末釋經在前釋注在後其釋經者皆引經文不標起止釋注者標起止所標起止較今本爲省文後皆放此
言爲師之正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正誤主
必无功而獲其罪錢本宋本獲作有
齊師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否臧皆凶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然否爲破敗宋本同閩監毛本爲誤與
王三錫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錫鄭本作賜
以剛居中而應於上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上作五

故乃得成命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作故乃成也
承天寵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寵王肅作龍
進則无應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校本則无作无所
宜獲輿尸之凶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宜下有其字下有也字一本無其字
无應不可以行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无應二字
田有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禽徐本作檎○按徐本俗字也
故田有禽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并其道也同
物先犯己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己作也
授不得王閩監毛本王作正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主
故其宜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故作固

比

此是寧樂之時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作比

既親且安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諸侯以比親下則莫不比之下故得其自內貞吉而已下故曰比之匪人下並同

夫无者求有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求有本亦作求得

則不寧方來矣閩監毛本同岳本作則不寧之方皆來矣

終來有它吉石經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它作他下象傳同釋文出有它云本亦作他○按它他古今字

故必有他吉也閩監毛本同岳本他作它

比之匪人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匪人王肅本作匪人

二爲五應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應作貞按內卦爲貞作貞是也

故貞吉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欲外比也閩監毛本同宋本欲作外

王用三驅釋文云鄭作敺

邑人不誡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戒後改下句同

而惡於去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惡而與各本異

以顯比而居王位岳本閩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本王字模糊毛本誤下

非爲上道也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作非爲上之道古本作非爲上之道也

今亦從之去則射之盧文弨云此八字乃衍文

五以其顯比親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五作二

宜其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小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蓄

是以亨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可以懿文德而已下而不能犯下以征必凶下而上九說征之輻下並同

故名小畜宋本同閩監毛本名作云

小畜之義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下有也字

然後烝而爲雨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蒸字

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閩監毛本同岳本復下有自字

何以明之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之字

然後乃雨乎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乎改今屬下句非也

故九三不可以進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也字

而輿說輻也岳本閩毛本同監本輿作與釋文出車說

故得既雨既處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得作曰

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五作三

彖至論一卦之體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全

不被摧抑閩監毛本同宋本摧作擁

得義之吉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得其義之吉者也一本無其字足利本作得其義之吉

輿說輻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輻本亦作輹

不可牽征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下有以字足利本有不字

三不害己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三不能害己是也

其惕出散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散誤故

非是總凡之辭　宋本閩本同監本凡作咎毛本作爲並非

有孚攣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攣子夏傳作戀

不有專固相逼　浦鏜云有當作爲

尚德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載上有積字按此蓋因下文相涉而衍

月幾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子夏傳作近

故曰君子征凶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下有也字

己能固之　閩毛本同監本固作因

能畜正剛健　閩監毛本正作止是也監本健作食誤

能畜者也又　閩監毛本同宋本又作者是也

惟泰也則然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然則讀郤以也字絕句古本足利本作然則采釋文

不可盡陵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而不可得盡陵也釋文出可盡

是以初九九二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閩本同監毛本二誤五

畜之極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畜極則通　宋本閩毛本同監本極作之

无可所畜　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无所可畜

與軸相連　宋本同是也閩監毛本與作輿

輻車劇也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輻誤軸

履

有不見咥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有作而

宜其履虎尾不見咥而亨　岳本閩毛本同監本宜誤直古本下有也字

履帝位而不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疚陸本作疾

言五之德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居九五之尊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九字

此一句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

名合二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合作含

物无犯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履於謙也同

故往而无咎　閩監毛本同錢本無而字

不喜處盈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喜作憙釋文出不憙

在幽而貞宜其吉　閩毛本同監本貞誤卓岳本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言履踐之道　宋本同閩監毛本履踐作踐履

不脩所履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脩本又作循

而志存于五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五作王○按盧文弨云王字非也毛居正云正義云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則五字無疑

欲行九五之志　盧文弨云志當作事

愬愬終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愬愬馬本作虩虩○案愬愬虩虩並訓恐懼說文引亦作虩與馬本同

以剛決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作政

而五處尊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尊作實盧文弨云實謂陽也

是以危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視履考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祥本亦作詳

是其不墜於履閩毛本同監本履作禮下履道大成同

泰此卦前石經題周易上經泰傳第二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

物既太通宋本太作大閩監毛本作泰

止由天地氣交閩監毛本同宋本止作正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財作裁

楊州其貢宜稻麥雍州其貢宜黍稷按二貢字周禮並作穀

故不云君子也閩毛本同監本子誤千

以其彙征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釋文彙古文作曹董作夤江聲云據類篇當云古文作𢍕

而相牽引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牽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二　九

征行而得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征作往

包荒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同後改苞下象傳及否卦包承包羞同釋文苞本又作包荒本亦作巟

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猶若元在下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元作无下元在上者同

憂恤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作恤憂也是也

自今已后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后作後

象曰无往不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古本象曰下有无平不陂四字

翩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篇篇云子夏傳作翩翩向本同古文作偏偏

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待作得

猶衆陰皆失其本實所居之處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猶誤由

女處尊位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女處本亦作爻處

盡夫陰陽交配之宜岳本閩監毛本同毛居正正誤交配作配合

爻備斯義者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爻誤文

正由中順行其志願閩監毛本同宋本正作止

城復于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隍子夏傳作堭姚作湟

不煩攻也岳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攻誤政

由基土陪扶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陪作培下同

反復於隍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作于

否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二　十

以居倖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倖作祿集解同

不可重受官賞閩監毛本同集解賞作爵也二字

辟其陰陽已運之難閩監毛本同宋本集解已作厄

故茅茹以類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茅上有拔字

拔茅貞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茅下有茹字

不敢亂羣閩監毛本同宋本無敢字

唯羞辱已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已作也

疇離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作古𠷎字

繫于苞桑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包後改苞是也古本無于字非○

居尊得位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得作當

但念其亡其亡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但作恒

同人

義涉邪僻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義誤易

爲主別云同人曰者 閩監毛本主作之錢本宋本作今此同人于野亨之上別云同人曰者無爲主二字

君子以文明爲德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字

天體在上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在作於

心无係吝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繫吝云繫或作係本作黨係

過主則否 岳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主誤上

用心偏狹 十行本偏字左旁缺閩監毛本如此岳本作褊釋文出褊狹

鄙吝之道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物黨相分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物或作朋古本黨下有而字

以其當□九五之剛 閩本同監毛本無缺非錢本宋本當下是敵字

乘其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墉鄭作庸

以與人爭二自五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與三爭二二自應五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反則得得則吉也

而應乎乾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

五未得二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二誤四

力能相遇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力作乃

不能亡楚 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亡誤忘疏同

益爲它災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異災云一本作它災

去初上而言 閩監本同毛本去作云

楚得之 宋本同閩監毛本作楚人得之○按今本家語有人字

不曰人亡之 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弓○按今本家語作弓

大有

此卦前錢本錢挍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四

六五應乾九二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乾字

亦與五爲體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九二在乾體

與時無違雖萬物皆得亨通 閩監毛本無作无錢本宋本作以時而行則萬物大得亨通

文則明粲而不犯於物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則作理粲而作察則錢本亦作察則

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作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古本足利本與岳本同唯夫作奉一本無奉字

巽順含容之義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巽順作皆取

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火又在上火是照耀之物

術斯以往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作之

初不在二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初作以

注云不能履中滿而不溢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注作故無也字按注作故是也

大車以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車蜀才作輿

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故云小人不克也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不作弗

三既能與五之同功盧文弨云五衍文

匪其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彭子夏作旁虞作尪

唯夫有聖知者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至知

非取其旁九四言不用三也盧文弨云九四二字衍文

明辯哲也石經岳本同閩本辯監毛本辯哲作辨晳古本無也字釋文哲王廙作晰又作哲字鄭本作遰陸本作逝虞作折凡俗本作哲者誤

履信之謂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之謂二字作者

居豐有之世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有作富世作代

而不以物累其心集解作物不累心

尙賢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故繫辭具焉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焉下有也字

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子夏作嗛

況易經之體閩監毛本同宋本況作凡

天道虧盈而益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虧馬本作毀盈

鬼神害盈而福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而福京本作而富

釋亨義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有此字

卑謙而不可踰越集解作卑者有謙而不踰越盧文弨云論語疏所引正同

是君子之所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故云君子之終集解無所字事作而無福上終字之作有

君子以裒多益寡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裒作裦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

鳴者聲名聞之謂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名者聲名聞之謂也

處正得中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二字

鳴謙得終吉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故字

上承下接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接作綏山井鼎云宋板疏中接字同今本

利用侵伐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侵王廙作寖

所伐皆驕逆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征邑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征國云本或作征邑國者非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作利

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郭京云而乃不字之誤盧文弨謂而下脫不字耳

不能賀爭立功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爭作事

豫

而四時不忒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忒京作貸

行師能順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動字

且歎之以示情閩監毛本同宋本且作故

凡言義者宋本閩本同姤卦注正作凡監毛本誤若

直云時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者字

又略不云用也閩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殷薦之上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殷京作隱薦本又作藨同本或作廌非

故曰雷出地 閩監毛本同宋本曰作云

豫何可鳴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哉字

介于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介古文作砎馬作扴

相守善得吉也 閩監本同錢本宋本相作恒是也按此字形相涉而誤毛本善作正

盱豫悔遲有悔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遲作遟餘並同古本豫下有有字釋文盱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

而以從豫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以作已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由馬作猶簪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蜀才本依京

非己所乘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非合己之所乘錢本亦有之字○按盧文弨云非合猶言不當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二　十五

故至于冥豫成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于字

故必渝變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必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二　臣李銳校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三　臣阮元恭撰

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此行十一字无咎已下七字磨改釋文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古本貞上有利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隨時之義大矣哉若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者誤若

終久義意而美大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也

釋隨時之義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釋字

舊來恒往今須隨從 十行本舊字空閩監毛本如此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嚮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按嚮俗字鄉者今之向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三　一

晦宴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錢本宴作冥

官有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官有蜀才作館有

以欲隨宜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隨不失正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隨字

是以欲隨其所宜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必有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係上有所字

體於柔弱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毛本於作分是也

必有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係上有所字

志在丈夫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下有也字

則得其所求矣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無所字

故曰貞凶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失其臣道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其作於

履正居中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履中正

位正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中正

而特不從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特作時

王用亨于西山也岳本錢本宋本閩本足利本同監毛本也作者古本亨作通

今有不從閩監毛本同錢本今作令是也

蠱

利在拯難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拯誤極

又如此宣令之後三日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如作於

甲後三日閩監毛本同宋本無甲字

使令治而後乃誅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治作冶。按正義序引注亦作冶

往當有事閩監毛本同宋本往作位

君子以振民育德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育王肅作毓

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故下衍曰字

育養以德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巳

故終吉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故曰往見吝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象曰幹父用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父下有之蠱二字

不任威力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力下有者字

高尚其事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臨

以物盛必衰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盛誤凶

陽轉進長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進作浸

大亨以正之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每卦皆應八月有凶閩監毛本同宋本無卦字

正而獲吉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有應在五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應誤德

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岳本閩監本同毛本由譌作繇下同

居剛長之世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世作前

乃得无咎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乃作則一本無乃字

位當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當位實非也

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無也字

止由六五處中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止作正

剛所以不害盧文弨云以字衍

觀

盥而不薦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又作廌同牋練反王肅本作而觀薦

故觀至盥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觀至作至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道下旁添日月不過四字

聖人以神道設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神道設教云一本作以神道設教按據此則釋文本無以字

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之上衍下字而四時作而時

正義曰順而和巽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上有又字案此疏本與上疏相連割裂分屬故刪又字

此盛名觀卦之美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名作明

行于地上閩監毛本同宋本于作於

處於觀盥而最遠德美岳本閩監毛本盥作時德作朝是也釋文出處於觀時最遠朝美又集解載此節注作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責君子爲之鄙吝之道與此文句多不同

巽順而已岳本閩監毛本巽作趣釋文出趣字疏云趣在順從而已作巽非

爲此觀看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看誤者

闚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闚本亦作窺

體性柔弱岳本閩監毛本性作分宋本古本足利本作於

象曰闚觀女貞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有利字古本足利本女上有利字

可以觀我生進退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足利本下有乎字

正義曰○處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閩監毛本○作三監毛本脫以字案處進至道也十五字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作注文十行本以下誤爲正義曰衍正義曰三字非也

觀之極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觀之盛也

以察己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之作道○按正義本作道

在于一人閩本同岳本足利本于作子宋本古本作余監毛本作於按子是

則天下有君子之風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有作著

故則民以察我道閩監毛本則作觀是也

有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有誤者

自觀其道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道下亦有者字

將處異地爲衆觀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將作特觀上有所字

志未平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噬嗑石經岳本此卦前題周易上經噬嗑傳第三釋文古本足利本同

有間與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與過一本作有過

不齧不合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合本又作而合古本齧下有而字一本下不作而

皆利用獄之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皆所之在貴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不害用獄也同

恐畏之適五位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畏疑謂字

坤道體在上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道字

故總云上行不止也十行本闕故字閩監毛本如此錢本宋本止下有五字

是滅下云益上卦閩監毛本作是滅下而益上卦按當作是滅三而益上卦

先王以明罰勑法石經岳本閩監本同釋文出勑法毛本勑作敕

屨校滅趾石經岳本閩監本同釋文滅止本亦作趾毛本校諱作校下同○案止趾古今字

故校之在足閩毛本同監本在誤而

桎其小過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桎當懲字誤

不行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或本作止不行也

過止於此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柔脆之物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脆作脃釋文出脃字按脆俗脃字

失政刑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政作正

小吝无咎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也字

噬乾胏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胏子夏作脯荀董同○按胏說文作𦙶

利艱貞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貞下旁添大字

而居其非位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其非作非其孫志祖云據疏應作居非其位

未足以盡通理之道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居其非位以斯治物 錢本宋本其非作非其閩監毛本斯下衍道字

雖刑不能服物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少能字

未光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未光大也云本亦無大字

何校滅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何作荷象同釋文何校本亦作荷下同

凶莫甚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尋常刑罪 閩監毛本同宋本常誤當

聰不明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也字

賁

小利有攸往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利下旁添貞字

文何由生 岳本閩監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作文何繇王

是以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小利有攸往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小利有攸住 住當作往閩監毛本不誤錢本宋本下有者字

居坤極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上字

不爲順首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物

不以威武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不下衍可字

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二觀字作解古本爲作知釋文出解天音蟹下同

齊麥生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齊作薺是也

君子以明庶政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明蜀才本作命

而无敢折獄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賁其趾舍車而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一本作止車鄭張本作輿

六二常上附於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常作當

俱履其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作位

故曰永貞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衍之字

賁如皤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皤鄭陸作燔荀作波

爲己寇難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集解亦作難閩監毛本誤雖

不獲通亨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通亨作交通

欲靜則疑初之應 閩監毛本同集解疑作失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欲

鮮絜其馬 錢本集解閩本同岳本監毛本絜作潔○按絜潔正俗字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黃本賁作世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賁于丘園帛乃戔戔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園作束古本足利本帛上有束字
乃得終吉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也字
則素質之道乃隕落閩監毛本同宋本素質作質素
用不士費財物宋本用不士作則不靡閩本作則不糜監毛本作則不糜
故在其質素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在作任是也疏引亦當依宋本作任
剝
觸忤以隕身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殞
道消之時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道作在下道息之時同
行盈道也閩本同監毛本上有行息道也在盈之時八字

天氣盛大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則字
蔑貞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蔑荀作滅
猶削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削或作消此從荀本也下皆然
下道既蔑閩監毛本同宋本蔑作滅
轉欲蔑物之處者閩監毛本同宋本蔑作滅處上有所字
剝之无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剝无咎云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可以无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靡所不凶同
剝牀以膚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膚京作簠
初二剝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牀字
爲剝之主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之字

於宮人而已岳本閩本同監毛本於誤似
則所寵雖衆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則字
君子得輿石經輿字漫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得輿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而不見食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則剝下所庇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釋文出所芘云本又作庇
養育其民閩監毛本同宋本其民間闕一字
復此卦前錢本題周易註疏卷第五宋本同
朋來无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朋來京作崩
反復其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復本又作覆彖并注反復皆同
欲速反之與復閩監毛本同宋本速作使

故无疾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凡七日下若其以有爲心下它來難保下並同
正義曰陽氣始剝盡閩監毛本同案此疏係釋注在釋經後錢本上標注陽氣至凡七日是也
至於反復凡經七日錢本閩監本同毛本凡誤日
反覆不過七日錢本同岳本閩監毛本覆作復
運化萬變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時字
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矣作也釋文具存本亦作共存
復見天地之心乎閩本同監毛本復下有其字
默非對語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下衍也字
故未獲具存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閉塞其關也商旅不行於道路也　盧文弨云上也字當作使屬下句

无祇悔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祇作衹釋文王肅作禔九家本作敍

遂至迷凶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迷作遂

復之休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頻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嚬鄭作顰○按鄭作顰呂東萊引作鄭作卑是也

頻蹙之貌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頻戚于寂反下同

已失復遠矣　閩監毛本同岳本失作去

是以蹙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作已

居厚則无怨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无作免

雖不及六二之休復　宋本同閩監毛本脫之字

能自考其身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考下有成字

有災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有灾云本又作災鄭作裁

則反乎君道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二本君道也作君之道者也一本作君之道也

无妄

无妄之道成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道作德

天之教命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天命之所不祐下竟矣哉下故往得其志下故利有攸往下故曰勿藥有喜下並同惟故利有攸往古二本作故則利有攸往也

天道純陽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以字

天命不祐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佑本又作祐馬作右

身既非正　錢本閩本同監毛本非作匪

天下雷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行誤往

其德乃耳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耳作爾○按監毛本是也爾作如此解耳作而已解其德乃爾猶云其德乃如此爾在古音十五部耳在一部二字音義絕不相同也

不耕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云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六二處中得位　宋本同閩監毛本二誤三

不敢菑發新田　宋本閩本同錢本監毛本菑作首○按盧文弨云首發新田正謂菑也錢本是

唯治其菑熟之地皆是不爲其始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菑作畬始作初○按盧文弨云菑熟之地正謂畬也錢本是

不耕穫未富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穫上有而字石經初刻亦有而字後改刪去故此行止九字

是有司之所以爲獲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毛本獲誤穫監本此字模糊釋文出爲獲云或作穫非

六二陰居陽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二作三是也

行唱始之道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唱改創

言非妄有災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作若己之有災蓋與爻行若己之無罪句相涉而誤

大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蓄

乾健上進　閩監毛本同宋本健作剛

象云能止健　宋本同閩監毛本云作曰

當須養順賢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作贍

豐則養賢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財

剛健篤實煇光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煇作輝釋文煇音輝石經煇旁火係磨改當是初刻輝後改煇○

按燀燀正俗字

唯剛健篤實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既見乾來而不距逆 宋本同閩監毛本見作是

未之能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未作末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識劉作志石經以多字漫漶識字存下半

有厲利巳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利巳夷止反或音紀姚同案音紀則字當作己石經作巳

未果其健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二本下有也字一本者作也

故能利己 岳本閩監毛本同案釋文己利下云注能己同此文作能利己與釋文不合古本下有也字下進無違距下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下並同

輿說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輿本或作轝輹蜀才本同或作輻○按作輹是也輹者伏兔也可言脫輻貫於牙轂不可言脫

良馬逐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本作逐逐

日閑輿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曰音越鄭人實反○按人實反則當爲日月字

故日良馬逐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在乎通路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在作之

不憂險厄 閩監毛本同岳本厄作阨釋文出險阨云本亦作厄

童牛之牿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牿九家作告

抑銳之始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抑本又作挫

剛暴難制之物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剛暴一本作剛突

何謂語辭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下衍何字

頤

自求口食 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食作實是也

一者養此賢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此作其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觀我朶頤 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朶鄭同京作揣

闚我寵祿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而闚則其本上有而字

拂經于丘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拂子夏傳作弗

未見有與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有作其下有也字

故曰頤征凶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二處下養初下无施而利下不惡而嚴下故厲乃吉下並同

其欲逐逐 石經下二字漫漶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逐逐子夏傳作攸攸荀作悠悠劉作跾

然後乃得全其吉而无咎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集解下有矣字

觀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履作養陽作賢案疏云初是陽爻則能養陽也是正義本自作陽

故可守貞從上得頤之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集解作故宜居貞順而從上則吉古本下有也字

不有謙退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有誤可

必宗於陽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大過 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此下有注文音相過之過五字古本之過下有也字釋文出相過之過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脫去

唯陽爻　宋本同閩本陽作易監毛本作易
始終弱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也字
拯弱興衰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弱本亦作溺下救其弱拯弱皆同
不失其中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難乃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也字
故往乃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遯世无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遯本又作遁
非凡所及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其唯慎乎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用絜白之茅　錢本同閩監毛本絜作潔下同

雖遇大過之難　閩毛本同監本遇誤過
枯楊生稊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稊鄭作荑
心无持吝　岳本閩監毛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
无衰不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應斯義也同
則稚者長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穉○按穉稚古今字
枯老之夫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枯作朽
拯救陰弱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陰弱作弱陰
則稚者長也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也作者
似若槁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槁作枯
生稊則女妻也　宋本同閩監毛本則下衍是字

宜其淹弱而凶衰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弱作溺釋文出淹溺乃歷反
若何得之不被橈乎在下　閩本若作弱監毛本若何得之作弱何得云宋本作之
柱為本　盧文弨云當作棟為本
棟為末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棟作榱盧文弨云榱是
不能生稊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能下有使之二字
不能使女妻　閩本同宋本使作得監毛本使下有老夫得三字
過之甚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故至于滅頂凶　岳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古本下有也字
故不可咎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
習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

謂便習之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案諸卦之名　案自此至故云習也錢本在行有向也下
一者人之行險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二是也
因心剛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因作內
故云剛正在內有孚者也　閩監本同毛本也作內
心亨者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有者字
故特名曰重險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習重乎險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重乎作乎重
險陗之釋　岳本閩監毛本釋作極是也古本下有也字
習坎之謂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坎作險古一本作其信習險謂也一本作信習險之謂也

故得保其威尊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物得以保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以作其
故使地之所載之物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使字
險雖有時而用閩監毛本同宋本雖作難是也
水洊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洊京作臻干作荐
重險懸絶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懸作縣按縣懸正俗字
習乎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當守德行閩監毛本同宋本當作常
習爲險難之事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最處坎底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處欲云亦作坎字

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作欲其上有失字足利本亦有失字
坎而有險未能出險之中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作欲也上有者字
初三未足以爲援故曰小得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援上有大字小上有求字
險且枕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險且古文及鄭向本作檢枕九家作玷古文作沈
出則之坎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之坎一本作出則亦坎誤
居則亦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二本亦作之一本亦下有之字足利本與一本同
枕枝而不安之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枕字
勿用者不出行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不下有可字
納約自牖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牖陸作誘

象曰樽酒簋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象曰樽酒簋五字云一本更有貳字案此則釋文與石經不合
祗既平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祗作祇是也釋文祇京作禔
説既平乃无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説作謂
中未大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大上有光字案疏亦云未得光大
寘于叢棘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寘劉作示子夏傳作湜姚作寔張作置
險陗之極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陗作欲
故三歲不得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以棘叢而禁之也宋本同閩監毛本棘叢作叢棘
離

外强而內順岳本同閩監毛本强作彊釋文出外强
則得吉也宋本同閩監毛本脫得字
似婦人而預外事閩本下衍也字監毛本亦有也字似作以宋本作似錢本作以
若內外俱强閩監毛本强作彊宋本上有明字
百穀草木麗乎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乎土王肅本作地
麗乎正也者閩監毛本同浦鏜云也當衍字
是以牝牛吉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者誤言
此象既釋卦名十行本此象既釋卦五字闕閩監毛本如此下例者此二字麗因底誤日月草木所麗十字義更无義例五字並同
繼謂不絶也明照相繼不絶曠也此注十行本止有也明照也四字餘並闕岳本

如此閩監毛本同釋文明照相繼一本無明照二字

今有上下二體故云明兩作離也　錢本宋本體作離案十行本此文有上至故云七字缺閩監毛本如此下體事義隨文而發七字揔稱二字取連續相因五字隨風巽三字兩物二字積聚兩明四字並同

坎云洊至也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洊上衍水字

乃得作離卦之美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美誤義

乃照於四方　閩監毛本同宋本乃下有得字

警慎之貌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警作敬

是警懼之狀　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有錯字

故曰黃離元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吉下衍之字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閩監毛本同石經昃作吳耋作耊岳本同釋文日吳王嗣宗本作仄鼓鄭本作擊大耋京作經蜀才作咥之嗟荀作差下嗟若亦爾凶古文及鄭無凶字

則至於耋老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於作于

有嗟凶矣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作而有嗟凶

大耋之嗟凶者　閩監毛本大上有則字

時既老耋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時誤將

則至於大耋老耋而咨嗟　閩監毛本無於字

棄如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作弃如

出涕沱若戚嗟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沱荀作池一本作沲蹉古文若皆如此戚子夏傳作嘁

以柔乘剛　岳本閩毛本同監本柔誤所

四爲逆首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逆首本又作逆道兩得

離王公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離鄭作麗

此釋六五吉義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上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者十字

離道既成　閩監毛本同錢本既作巳

事必剋獲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剋作克

所斷罪人之首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所作折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三　臣李銳挍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臣阮元恭撰

咸 此卦前石經題周易下經咸傳第四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六宋本同

取女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取本亦作娶○按娶正字取假借字

則萬物无由得應化而生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應作變

以其各亢所處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亢本或作有

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也字

物乃感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咸其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拇子夏作𧿹荀作母

未至傷靜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則譬如拇指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如作於

四屬外也 岳本閩監毛本也作卦古本上有卦字

咸其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腓荀作肥

故可以居而獲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曰咸其腓凶居吉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凶誤出

順不害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股之爲物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閩監本同毛本股誤咸

退不能靜處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靜處作處靜案疏云靜守其處作處靜非

吝其宜也 此下十行本閩監毛本並脫去正義一段今據錢本宋本錄之於下正義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九三處二之上轉高至股股之爲體動靜隨足進不能制足之動退不能靜守其處股是可動之物足動則隨不能自處常執其隨足之志故云咸其股執其隨施之於人自无操持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

憧憧往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憧憧京作憧

正而故得悔亡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而下當脫吉字

口之下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雖諸說不同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諸字

咸其輔頰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輔虞作酺頰孟作俠

滕口說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滕九家作乘虞作媵

薄可知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衍之字

徒登反 此三字錢本宋本並作雙行小注

恒

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 浦鏜云中當作外

則常通无咎而利正也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正作貞

釋訓卦名也 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釋訓作訓釋

因名此卦得其恒名 閩監毛本同宋本名作明

取二氣相交也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氣誤義

皆可久之道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往无窮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作極

浚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浚鄭作濬

令物无餘縕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縕作蘊釋文出餘縕

或承之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

无恒者也 岳本閩監本同毛本无誤無

有恒而失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有作在

振恒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振張作震

遯

剛當位而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上有以字

能與時行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陰長之象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陰上衍之字

雖可免乎 閩本同監毛本雖作難不誤釋文出難可

物皆遯已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已音以或音紀宋音紀則當作人己字疏云物皆棄己而遯則正義本

作己與或音合

則莫之勝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係遯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繫○按凡相連屬謂之係此係遯是也

宜遯而繫 錢本宋本古本同岳本閩監毛本繫作係下繫遯繫於所在不能遠害同

繫於所在 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繫作係

有疾憊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憊王肅作斃荀作備

遯之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繒繳不能及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繒繳○按矰正字繒假借字

大壯

一者謂陽爻 岳本閩監毛本一作大古本下有也字

故正大則見天地之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卽

而順體也 岳本錢本閩監毛本體作禮釋文而慎禮也慎或作順

必能自終成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一本也作者

而得終其壯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言其信窮下是以貞吉下故得无悔下故曰喪羊于易下並同

故曰征凶有孚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其人信其窮凶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其作有

羸其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羸王肅作縲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

用之以爲羅罔於已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以字

君子罔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罔上有用字非

壯于大輿之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輹本又作輻

而上陰不罔己路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陰下衍有字

不于險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于作於

能幹其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任上有所字

二理自爲矛楯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楯作盾

持疑猶豫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猶與一本作預○按與豫之假借字預又豫之俗字

固志在一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一作三

疑之不已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疑作欽

不詳也 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詳作祥釋文不詳鄭王肅作祥案此則王弼本自作詳古本足利本非也

不詳也者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詳作祥

祥者善也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祥作詳下同

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孟作齊

所以在貴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以作之案噬嗑注皆所之在貴也足證此文以字爲之字之誤

以顯著明自顯之道閩本同岳本監毛本上顯作順古本下有也字

君子以莅衆錢本監本同閩毛本莅作涖

之遥反十行本此三字雙行夾注閩本作單行側注監毛本誤與正義字同

之召反十行本此三字亦雙行夾注錢本宋本召作少閩監毛本與十行本同

故必裕之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必作以

進之初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處字

乃得无咎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下有也字

而回其志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回誤曲下履貞不回同

處晦能致其誠者也閩監毛本同岳本晦作悔

間乎幽昧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間作聞釋文出間乎

故曰進如愁如閩監本同毛本進作晉是也

故得悔亡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衍之字

故得其悔亡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其字

晉如鼫鼠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鼫子夏傳作碩

不成一伎王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王作術○按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技術知王字誤也

能游不能度谷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度作渡○按詩疏亦作渡

能穴不能掩身詩疏掩作覆

能走不能先人閩監毛本同錢本先作免誤

陸機以爲雀鼠閩監本同毛本機改璣非

失得勿恤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失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

不代下任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能消其悔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无不利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也字

有慶者委任得人盧文弨云疏讀失得勿恤往爲句故此上無往字

明夷

文王以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

蔽偽百姓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蔽偽本或作弊偽

巧所避也閩監本同古本足利本巧作乃岳本毛本避作辟

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初下有九字也上有者字

主人有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不見疑下故曰不可疾貞下遂入于地下並同

夷于左股用拯馬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股用拯三字漫漶釋文夷子夏作睇京作眱左股姚作右槃拯子夏作抍

是行不能壯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是作示釋文出示行

然後乃免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然後而免也一本作然後乃獲免也古本乃作獲

明夷于南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狩本亦作守

發其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能不逆忤也同

乃得大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作乃大得也疏亦云是其志大得也

隨時辟難錢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隨作雖

獲心意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誤者

箕子之明夷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

故利貞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家人

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能富其家也同

其正在家內而已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盡婦人之正義下則勿恤而吉下並同

而身无擇行岳本閩監本同毛本无誤無古本下有也字

發邇化遠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化作見

則悔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則悔成矣足利本作則悔生矣

然後悔亡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亡下衍之字

志未變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衍之字

職乎中饋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其字

家人嗃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婦子嘻嘻終吝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終下衍之字釋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爲一家之長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無者也二字

行與其慢瀆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古本下有也字下家與瀆下同

猶得其道岳本閩監毛本同集解作猶得吉也古本無猶字

睽

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脫故字

其志則通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卽

與人合志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人作四

故得悔亡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二從下取下終獲剛助下故雖危无咎下故曰睽孤下並同

馬者必顯之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釋文必顯一本作必類下相顯亦然

見謂遜接之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見字

以辟咎也閩監毛本同宋本辟作避

正義曰未失道者既遇其主雖失其位亦未失道也此疏錢本宋本在九二疏末十行本在未失道也下閩本與十行本同監毛本脫去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掣鄭作挈子夏作契荀作觭劉本從說文作觢劓王肅作臲臲

有應故亡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亡上有悔字。按集解有悔字正義本同是古本之所據也

後說之弧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

豕失負塗閩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失作而監毛本作之足利本作也案而是

恢詭譎怪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譎本亦作決

未至於治先見殊怪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治作洽古本治先作合志一本治作合志二字

故見豕負塗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四剋其應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剋作剌釋文出四剋

澤是卑穢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是誤爲

未至於治閩監毛本同宋本治作洽

乃得與二爲婚媾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二作三

故爲擧莛與楹孫志祖云今本莊子故爲下有是字

蹇

利西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利下衍也字

則道窮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蹇難之象下來則得譽下匪躬之故下故曰往蹇來連下故曰往蹇來碩吉下並同

西南險位閩本同宋本險作地監毛本作順

吉可得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吉下有何字一本作吉何可得也足利本上有何字

以正邦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正邦荀陸本作正國爲漢朝諱

莫若反身脩德岳本監毛本同閩本脩作修古本下有之也二字一本無之字

宜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待也二字漫漶釋文張本作宜時也鄭本宜待時也

處難之時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之作窮

而在難中錢本閩監本同毛本而作何

往則失之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作往之則失

以從陽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下有陰字

解

利施於衆遇難不困于東北岳本閩監毛本遇難作也亦宋本難不困于東北作亦不困于東北

一音古買反一音胡買反錢本宋本同閩本胡作故監毛本作諧又錢本宋本古買反胡買反六字小注

解難而濟厄者也十行本難字闕岳本如此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厄作危下放此釋文厄或作危

則以速爲吉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者作也

故謂之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難解之時下非治難時下故不言用下處此之時下並同

卽見免說於險宋本同閩監毛本見作是說作脫

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石經岳本錢本坼作坼是也閩監毛本作拆非宋本注疏皆作甲坼經文坼字不明當亦作坼釋文坼馬陸作宅

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也字

故不曰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一本無者字

君子以赦過宥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宥京作尤

屯難盤結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磐結

或有過咎非其理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遇或作過一本無此八字古本亦無此八字

能獲隱伏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自我致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致寇

言此寇雖由己之招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雖作難

解而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拇荀作母

極則後動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則作而

一身/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7冊 ……

損此卦前錢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七
二簋可用享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二簋蜀才作軌
準下王注閩監毛本同錢本準作准
損下而不爲邪按下注作損剛
則是无咎可正錢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咎作過
得正旨矣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王盧文弨云王謂王弼也
損剛益柔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作者一本作者也
非補不足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非長君子之道也足以盡天人之助也同
言何以豐爲也岳本閩監毛本以作用
君子以懲忿窒欲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懲劉作徵蜀才作澄窒鄭劉作懫孟作恎陸作咨欲孟作浴

莫善忿欲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善下有損字
已事遄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已本亦作以虞作祀遄荀作顓
不敢宴安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敢作可
故既獲无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作欲
利貞征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注同
柔下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之誤岳本閩監毛本不誤古本全上並有以字
進之於柔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於作乎
故曰不損益之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無也字
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上校以已古多通用

其實乃損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乃得化醇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醇作淳疏同釋文出化淳
則必疑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矣作也
三人疑加疑惑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疑作益
無復企子之疾錢本宋本子作予閩監毛本無作无
智者慮能閩監毛本同岳本智作知釋文出知者
自上祐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祐本亦作佑
吉無不利義同也閩監毛本無作无錢本無也字
不制於柔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不制一本作下制
爲物所歸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不制於柔閩監毛本同宋本不作下
益
損下益上岳本閩監毛本作損上益下是也古本下有也字下必獲大功下與益之宗下救凶則免下並同
施未足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君子以見善則遷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善字磨改
又應剛能幹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應作體
得其時而无其處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无作非
王用享于帝吉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下五字漫滅釋文出用亨案此釋文據宋本通志堂本作享
出震而齊巽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齊誤濟

第28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 反文勾

告公用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用圭王肅作用桓圭

不失中行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

國主所任也岳本宋本監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毛本主誤王

誰有不納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誰作何

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固作故浦鏜云下六字疑衍文

兼張德義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張作宏

无厭之求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無厭

偏辭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偏孟作徧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臣李鋭校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四 圭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五

臣阮元恭撰

夬此卦前石經岳本釋文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下經夬傳第五

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孫志祖云上之字當作其

若用剛即戎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戎誤以

故可揚于王庭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則柔邪者危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則邪是其本無柔字

尙力取勝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道成也閩本同錢本宋本道作終是也監毛本作道成者尤誤

施而能嚴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施誤明

壯于前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荀作止按說文有止無趾古經多用止字止者足也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五 一

惕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惕荀翟作錫

能審已度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能字

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閩監毛本同宋本莫作暮卒作寇

壯于頄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頄鄭作頯蜀才作仇

必能棄夫情累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棄夫本亦作去

若於此時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若作居

其行次且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次本亦作趑或作跛鄭作趑且本亦作趄或作跙下卦放此

必見侵傷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傷作食按正義本作傷

抵很難移之物閩監毛本同岳本抵很作牴很古本亦作牴釋文出牴很抵本又作抵或作觝

莧陸夬夬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莧一本作莞陸蜀才作睦

正義曰莧陸草之柔脆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錢按本無下七字案此複上文下皆放此○按脆俗脃字

草之柔脆者亦以爲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似

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古文作遘鄭同

勿用取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娶女云本亦作取注及下同古本作娶采音義

爲壯至甚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淫

彖曰姤遇也 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彖誤象

正乃功成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正作匹釋文正亦作匹

誥四方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誥鄭作詰王肅同

繫于金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柅王肅作抳从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

周易注疏挍勘記 卷五 二十二

羸豕孚蹢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蹢一本作擲古文作蹢躅本亦作躅古文作蹬

制動之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有攸往下故稱魚下義所不爲下並同

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包有魚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本亦作庖下同荀作胞按正義作庖

不爲己棄 閩監本同毛本棄作弃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棄作乘

行爲其應 閩監毛本爲作失岳本作无古本作無案爲乃無之誤失乃无之誤

特以不遇其時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時誤位

以杞包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子夏作苞

而不能改其操 閩監毛本同宋本不能作能不

自楚注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注作往

杞性柔刃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刃作韌○按盧文弨云禮記月令命澤人納材葦注此時柔刃可取又毛詩抑箋柔忍之木釋文云本亦作刃知刃非誤字

不與物爭 集解作不與物牽非也

萃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亨字

王以聚至有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也字

全乎聚道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乎作夫

故聚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何由得聚 宋本同閩監毛本聚誤衆

聚以正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聚以正荀作取以正

順天則說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則作而

周易注疏挍勘記 卷五 二十三

氣合而後乃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不若之於同志下故曰元永貞悔亡下亦衆所不害下並同

君子以除戎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除本亦作儲又作治荀作慮

則衆心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作則衆生心古本作則衆生心也孫志祖云據困學紀聞當作則衆生心

一握爲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握傅氏作渥

懦劣之貌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懦作愞釋文同○按釋文乃亂反則當從耎古音耎聲需聲劃然不同說文云愞弱也從人從耎作懦者後出字

己爲正配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配作妃釋文出正妃○按釋文正云本亦作匹

則情意迷亂 閩監毛本同宋本意作志

比爲一握之小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於

只爲疑四與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爲作謂

乎乃利用禴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禴蜀才作躍劉作禴

故必見引集解作故必待五引

无攸利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攸下有往字

猶不若一陽一陰之至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至作應○按正義作應

志未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

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鄭本作昇

用見大人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利見

升者登也宋本者下空一字十行本閩監毛本不空

周易注疏挍勘記　卷五　四

彖曰柔以時升石經岳本宋本閩監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彖誤象

起升貴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起作超

純柔則不能自升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則作而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順本又作慎姚本德作得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古本足利本有成字

允升大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約于神明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于作於

往必得邑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邑作也

保是尊貴而踐阼矣閩監毛本同宋本是作其錢本阼作祚

處貞之極錢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貞作升按正義當作升

冥猶暗也閩監毛本同宋本暗作昧

困

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岳本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窮誤困

剛揜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掩虞作弇

剛則揜於柔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則作見案見是

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其唯君子乎者閩監毛本同宋本唯作惟下唯君子能然也同

此就二五之爻錢本宋本閩監毛本同考文補遺引毛本此作比誤

君子固窮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固窮或作困窮非

居則困于株木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于木二字

周易注疏挍勘記　卷五　五

不過數歲者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數歲本亦作三歲

幽不明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無幽字

初不謂之株也錢本宋本初不作杌木閩監毛本作机木

利用享祀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享誤亨釋文出享祀

故曰困于酒食岳本閩監毛本同下故利用享祀下故曰征凶无咎下故謂之金車下並同

據于蒺蔾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據誤擄

不受己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下有也字

焉得配偶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偶作耦宋本疏亦作耦○按耦字是也俗多借偶字爲之

來徐徐困于金車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同王肅作余余金車本亦作金輿

欲棄之閩監本同毛本棄作弃宋本誤乘

故曰有終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劓刖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作臲卼陸同京作劓劊

利用祭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祭祀本亦作享祀

遐邇愈扳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遐遠云本亦作遐邇

困于葛藟于臲卼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藟本又作蘽臲說文作劓薛同卼說文作𣄿薛又作杌字同

居无所安 岳本閩監本同毛本无誤尤

應亦言困于臲卼 錢本宋本同閩監本應誤象毛本應亦誤象不

吉行者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吉誤言

井

此名井體有常 盧文弨云名當作明

已來至而未出井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已下衍以字

羸其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羸蜀才作累

計獲一瓶之水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獲作覆○按盧文弨云此句下多衍文當以集解正之

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人德行不恒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

音舉上之上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補過而已下同

汔至亦未繘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亦字

井以已成爲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汲水未出而覆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出誤用

木上有水井之象也 集解云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按正義作則是上水之象

則是上水之象 閩監本同毛本是誤堤

勤恤民隱 閩監毛本同宋本隱誤德

使有成功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使有功成

物无取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得井之義也同

井谷射鮒甕敝漏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射荀作耶甕鄭作甕案釋文二甕字當有一誤

則莫之與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无與之也云一本作則莫之與也

不停汚之謂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停汙

而不見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明字

王明則見照明 岳本錢本閩本同監毛本照作昭

行惻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其字

脩井也 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脩誤修

井洌寒泉 石經岳本閩本同監毛本洌誤冽釋文出洌字

井收勿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收荀作甃干本勿作网

正義曰收式冑反 凡物可收成者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删三小字正義曰上加收式冑反四字一○大謬

革

凡不合然後乃變生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然作而

火欲上而澤欲下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故字

近而不相得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不可變也不肯變也始宜命也並同

火滅而氣冷 閩監本同毛本冷誤泠

革而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之字

非當如何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如何作何如一本下有也字

以明人革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欠

堅仞岳本閩本同監毛本仞作韌

是以征吉而无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信志而行下同

凶其宜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凶下有危字

既不言三就有孚閩監本同毛本不改革

但順而從君也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而誤面

鼎此卦前錢本錢校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八

吉然後乃亨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元字

周易注疏挍勘記　卷五　八

賢愚有別尊卑有序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賢愚別尊卑序本亦作有別有序

以供烹飪之用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烹作亨○按亨通之亨亨獻之亨烹飪之烹古多作亨

能成新法盧文弨云句有誤字

故曰鼎元吉亨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亨飪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亨本又作亯下及注聖人亨大亨亨飪亨者並同古本作烹聖人亨大亨同注放此

飪孰也岳本同閩監毛本孰作熟○按孰熟古今字

特性而已閩監毛本作特牲不誤宋本性作牡亦非

而獲大亨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而字

君子以正位凝命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凝翟作擬

則是爲覆鼎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是覆則其本無爲字

倒以寫否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倒下有趾字

不我能卽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不能我卽吉

不我能卽吉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也字

不可復有所加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虛中以待物者也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虛字空缺

其行塞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而字

非有體實不受閩本同監毛本有作其錢本宋本作直

其形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渥鄭作剭

處上體之下岳本閩毛本同監本處誤虛

周易注疏挍勘記　卷五　九

故曰其形渥凶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信之如何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之如作如之

高不誠亢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誠作諴

震

懼以成則是以亨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成亦作盛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下同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虩虩荀作愬愬言亦作語下同石經初刻語後改言下唯象傳句漫滅不可識餘並改語爲言

威至而後乃懼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一本無乃字下恭宗廟之盛也能以恐懼修其德也也上並有者字

驚駭怠惰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怠本又作殆

則是可以不喪匕鬯矣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是作足
長三尺宋本同閩監毛本三作二○按二字誤禮記雜記云枇以桑長三尺可證也
則惰者懼於近也閩監毛本同古本惰下有惓字也作矣岳本宋本足利本並作矣
則己出可以守宗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一本則作卽
君子以恐懼脩省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脩誤修
然卦則凡舉屯時錢本宋本凡作汎閩監毛本作況
億喪貝躋于九陵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億本又作噫六五同躋本又作隮
威駭怠懈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懈作解
亾其所處矣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其字
是傲尊陵貴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傲作慠按慠傲古今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五　十

象曰震蘇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衍也字
正義曰驗注以訓震爲懼盧文弨云當作以震訓爲懼
震遂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荀本遂作隊
居恐懼之時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上有以字
不免於危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矣字
當有其事閩監毛本同宋本作當其有事
視矍矍征凶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征作往
彼動故懼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故或作而

艮

得其所止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而字

若對面不相交通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面誤而
其道光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脫其字下行其庭同
不侵官也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官誤害
艮其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趾荀作止○按說見前
故利永貞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上下不相與下同
釋所以在永貞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在作利
艮其腓不拯其隨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腓本又作肥不承音拯救之拯是陸所據本作承
故曰无擇言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作曰

漸

女歸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本還作女歸吉利貞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五　十一

唯是九五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唯作惟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足利本與王肅本同葢采音義
風俗以止巽乃善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下同
則困於小子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則困讒於小子
未傷君子之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若鴻之進于河之干閩監毛本同宋本于作於
故曰无咎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婦孕不育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孕荀作乘
而棄乎羣醜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醜作配下經離羣醜也同

故曰鴻漸于陸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漸字

志相得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與字

巽而附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巽而下附

九五進于中位　閩監毛本于作乎宋本作得

進以正邦三年有成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年作歲錢本無者字以此為標注在正義曰

上

峨峨清遠　閩監毛本同岳本峨峨作峩峩釋文出峩峩

歸妹

少陰而乘長陽　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足利本乘作承岳本作永蓋亦承之誤

以妹從娣而嫁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娣作姊下明是妹從娣嫁又妹從娣嫁又嫁而係於娣

又係娣所以說者既係娣為媵又故係娣而行合禮又從娣而行又是從娣之義也並同

若妾進求寵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妾作妄是也

人倫之終始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以永終知敝下非敵之謂下極陰之盛下並同

所歸妹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所以歸妹

嫁而係娣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娣作姊

更有動望之憂　閩監毛本同宋本動作勤○按盧文弨云詩標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本此

此因六三六五乘剛　閩監毛本同宋本三誤二

緣於失正而進也　錢本正作位

君子以永終知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知弊

娣少女之稱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娣作妹是也考文引毛本娣下誤衍者字

雖失其位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失作非一本作雖失非其位

歸妹以須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須荀陸作嬬

則是室主獨存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獨作猶

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不正不應云本亦作无應

有待而行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待作時

月幾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荀作既

以長從少者可以從少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以長從少者也以長從少

雖所居貴位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貴字

言不必少女　閩監毛本同宋本必作如

女承筐无實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承匡鄭作筐是其本作匡

刲羊而无血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而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五

臣李銳校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六

臣阮元恭撰

豐 此卦前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題周易下經豐傳第六

王之所至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大者王之所尙下故曰日中見斗下故往得疑疾下屋藏蔭之物下並同

憂未已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未作不

然後可以君臨萬國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君誤居

二者由人之闡宏使大 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一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昃作昃釋文昃孟作稷食或作蝕非

施於已盈則方溢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則溢本或作則方溢者非

承上宜日中之下 宋本同閩監毛本下作文

遇其配主雖旬无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配鄭作妃旬荀作均劉昞作鈞

交斯叛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也作矣

災咎至焉 十行本至字筆畫舛誤閩監毛本如此宋本作生

豐其蔀日中見斗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蔀鄭薛作菩見斗孟作見主

所豐在蔀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無所字

故曰豐其蔀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曰下有所字

又處於內 閩監毛本同宋本上更有陰字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若下衍吉字脫也字

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沛本或作旆子夏作芾鄭干作韋沬鄭作昧肱姚作股

沬微昧之明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未足用也豐其蔀也獲慶譽也而自深藏也並同

日中則見沬之謂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則字

日中盛則反而見斗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日中盛明而反見斗

闃其无人 石經閩監毛本同岳本作闃其釋文闃姚作闃孟作窒並通按說文門部無闃門部有闃

三年豐道之成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成作盛下有也字宋本亦作盛

是以治爲亂者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是字者字一本有者字

治道未濟 閩監毛本同錢本濟作際

天際翔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翔鄭王肅作祥

自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藏衆家作戕

旅 此卦前錢本錢挍本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九

是以小亨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錢本古本足利本是作足

咸失其居物願所附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其作所集解作物失所居則咸願有附

豈非知者有爲之時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志窮且困下義足而已下牛者稼穡之資下不在於難下莫之聞下並同

止以明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以作而

懷其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或作懷其資斧非

得童僕之所正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則終保无咎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咎作尤

而爲惠下之道 閩監毛本同錢本惠作施

爲君主所疑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君主作主君

得其資斧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

不獲平坦之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采集解

客于所處 集解作客子所處

故其心不快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故其二字

寄旅而進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寄作羇

旅人先笑後號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後上衍而字

客旅得上位 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旅作而

衆之所嫉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嫉本亦作疾下同

終莫之聞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終作故古本下有也字

如鳥巢之被焚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巢之倒

衆所同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嫉作疾下同

其義焚也喪牛于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喪牛之凶本亦作喪牛于易

巽

巽悌以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弟本亦作悌

大人用之道愈隆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得小亨下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下並同

處乎中正物所與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乎作于錢本亦作于無也字

雖上下皆巽 宋本同閩監毛本雖作須

故又因二五之爻 閩本同監毛本二誤三

則柔皆順剛之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明

係小亨之辭 閩監毛本同宋本係作繫

故君子訓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訓作則

進退疑懼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一本有也字

頻巽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頻作嚬注同

頻蹙不樂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頻顣

三日充君之庖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庖作包古本同下有也字

故初皆不說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初作物

夫以正齊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作令

民迷固久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固作故

故先申三日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申音身或作甲字

兌

民无不說也 錢本閩本同監毛本无誤莫

上六六三以柔處外 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

麗澤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麗鄭作離

施說之盛 岳本閩本同錢本監毛本盛作道

莫盛於此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未見有疑之者下小人道長之謂下並同

无所黨係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黨繫云本亦作係

初九居兌之初 閩監本同毛本九誤六

孚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兌作説

乃悔亡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而以不正來説　閩監毛本同宋本來作求

此之爲喜　宋本此上更有除邪二字十行本閩監毛本無

宜在君子　閩監毛本同宋本在作任

故以當位責之也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責誤貴

故必見引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必字

渙

王乃在乎渙然之中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以光其道下正位不可以假人下並同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享于以下八字磨改初刻于下尙有一字古本于下有上字

用拯馬壯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拯子夏作拼古本吉下有悔亡二字

故可以遊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以逝云逝又作遊

不在危劇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厄劇云本又作危處又作厄處

故得无悔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悔作咎下同

渙有丘匪夷所思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有丘姚作有近匪夷荀作匪弟

猶有丘虛匪夷之慮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虛作墟正義同釋文出丘墟○按虛墟正俗字

去而遯出者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遯作遠

節

則物所不能堪也　十行本所字墨丁閩監毛本如此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此字

然後及亨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及作乃

正由爲節不中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正作止

澤上有水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上或作中今不用

故愼密不失　宋本同閩監毛本失誤出

故不出門庭則凶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故下有曰字

不出門庭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凶上有之字

爲節之不苦非甘而何　閩監毛本同岳本之作而古本同而作如

甘者不苦之名也　閩監本同毛本甘誤苦

以斯施正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正作人依正義當作人

故得悔亡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中孚

豚魚吉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豚黃作遯

顯者可知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者作著

然後乃孚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信皆及之下雖過可亮下非己所克下故曰月幾望下並同

而篤信發乎其中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矣上有也字

蟲之隱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隱上有潛字

獸之微賤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畜之云本或作獸

若乘木舟虛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若乘木於舟虛者也

而應在四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在下有乎字

繫心於一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於作專

故更有它求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求作來

吾與爾靡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靡本又作縻陸作䌕京作劘

立誠篤至 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志

四履正而承五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正上有乎字

月幾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幾京作近荀作旣

棄羣類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棄作弃古本也上有者字

則失其所盛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所下有以字

若眞以陽得正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眞作直

忠篤內喪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內作日釋文出內喪

若鳥於翰音登於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於作之

小過

上愈无所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即飛鳥之象下故曰過其祖而遇其妣下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下故曰弗過遇之下並同

過之小事 閩監毛本同宋本之作於

得名上在君子爲過行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作止

時也小有過差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也作世

爲過厚之行順而立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厚作㫗立作止

柔而浸大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浸誤侵釋文出而浸

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又作措又作厝古本作无所錯手足飛鳥凶也○案錯與措厝詁訓皆別而古多通用

過而不至於僭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于僭古本過作遇

履得中正 閩監毛本同宋本正作位

小過之世 錢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閩監毛本世作時

至令小者或過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或作咸疏中錢本亦作咸

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 盧文弨云皆衍文否則者字當作弑

不爲責主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責作貴

夫宴安酖毒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晏安鴆本亦作酖○按鴆正字酖假借字

以斯攸往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以斯有攸往

无援之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之作乏非

言不足用之於永貞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於字下有也字

即酖鳥之毒 閩監毛本同宋本即作比

小過小者過於大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小過作小過者

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爲雨 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在作布烝作蒸宋本亦作布古本同陽下有上字錢本亦作蒸釋文出則蒸

是故小畜尚往而亨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畜本又作蓄

雖陰盛于上未能行其施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陰下有復字也上有者字

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弋射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極字射作獵

是乃密雲未能雨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足利本是乃作足及古本同也上有者字

巳上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上鄭作尙

陽巳上故止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本又作陽巳上故少陰止

巳上於一卦之上　閩監毛本同宋本巳上作巳止

至於亢也過至于亢　閩監毛本同岳本於作于于作於古本於作于也上有者字

過至於亢　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作于

既濟

故惟正乃利貞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無貞也二字

以既濟爲安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古本足利本安作象宋本作家案家卽象之誤

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爲自亂　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不重終亂二字古本同初

吉終亂下有也字

不忘未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而自得也所以塞舟漏也並同

无所咎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也作矣

體剛居中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中作下

婦喪其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茀子夏作鬏荀作紱董作髢

量斯勢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斯作其

而能濟者高宗伐鬼方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高宗作也故古本同一本高宗上有也故二字

憊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憊陸作備

繻有衣袽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繻子夏作𧝑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袽子夏作茹京作絮石經袽字漫滅

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有郤

牛祭之盛者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無也字下句同

物皆盛矣　岳本閩監毛本盛作濟古本矣作也

可羞於鬼神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於上有之字

過惟不已　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惟作進古本同一本作過進惟不已閩監毛本惟作而

未濟

不違剛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下必有餘力也同

未能出險之中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未濟下故可濟下故曰利涉大川下靡禁其威下故曰有孚吉下並同

小狐雖能渡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濟字

令物各當其所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各得其所一本

得作當古本作得采音義

使皆得安其所　閩監毛本同宋本安作求

濡其首猶不反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首下有而字

經綸屯蹇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綸本又作論

用健拯難靖難在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足利本拯作施靖作循古本同一本靖作修錢本亦作循釋文出循難

靖難在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靖作循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六

臣李銳挍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

臣阮元恭撰

周易兼義卷第七　錢本錢校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

韓康伯注　石經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釋文作韓伯注云本亦作韓康伯注閩監毛本上加晉字

周易繫辭上第七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錢校本宋本無第七二字釋文周易繫辭本亦作繫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記於雜卦皆有傳字本亦有無上字者又十行本此行項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故字體從繫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繫作毄○按毄字是也

有以簡編重大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有作直

正義曰天尊地卑至其中矣此第一章　錢本錢校本正義總在每章之後亦釋經畢乃釋注考文所據宋本正義在每段之末如此章第一段注文以定乾坤之體下接疏與錢本異

十行本閩監毛本以釋一章大義者分列每章之前低一字寫以下逐段繫疏尤屬非是又錢本錢校本宋本此第一章此第二章之上亦標經文起止如此章作正義曰此第一章云云無天尊地卑至其中矣八字下皆放此

天尊地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卑本又作埤

其易之門戶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其易之門本亦作其易之門戶是其本無戶字

以定乾坤之體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言運化之推移下故曰易簡下故曰有功下並乎天地下並同

則不得其位矣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無則字

乖其所趣則凶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趣作趍

象況日月星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況作謂

懸象運轉以成昏明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縣象古本轉下有而字

剛柔相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摩本又作磨按摩字是

八卦相盪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盪衆家作蕩

日月運行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運行姚作違行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大王肅作泰坤作虞姚作坤化

其實亦一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一作兼

乾知太始者　宋本同閩監毛本太作大下知其大始宋本亦作太

未有營作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營誤管

自然成物之終也是　宋本同閩監毛本終誤始

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德業二字

目其德業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目作名古本下有也字

賢人則事在有境　閩監毛本同宋本則作亦

又莊云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又莊子云

而成位乎其中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而成位乎其中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成位至立象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至作況

言其中則並明天地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明作明並

簡易之德　閩監毛本同錢本簡易作易簡

繫辭焉而明吉凶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虞本更有悔吝二字

是故吉凶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故作以

其以祉有慶有福之屬　宋本同閩監毛本以作有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

夜則陰柔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作夜則柔陰也

則俱由剛柔而著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脫則字

次文別云變化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別下有序字

辨變化之小大 閩監毛本同宋本小大作大小

易之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序虞本作象

序易象之次序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可居治之位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可居作居可

所樂而玩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所樂虞本作所變玩鄭作翫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君子二字

吉无不利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先王卜征五年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卜誤十

彖者言乎象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彖下有曰字

正義曰彖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 閩本同監毛本脫卦下之辭言五字錢本宋本並有

言乎其小疵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言作存案正義云言說此卦爻有小疵病也則正義所據本是言字

言乎小疵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謂小小疵病 閩監本同毛本下小誤此

存乎悔過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過作道

辭有險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上有而字

之否則其辭險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作易以準天地下同

其道消散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消作銷

其辭則難險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難作艱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彌本又作弥天下之道一本作天地

俯以察於地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察於一本作觀於

原始反終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終鄭虞作及終

知死生之數也止謂用易道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止作正毛本同死生作生死

上章明卦爻之義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上誤此

精氣烟熅 岳本同閩監毛本烟熅作絪縕釋文出烟熅

而遊魂爲變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無而字

故曰相似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下因神以明道下各盡其分下並同

旁行而不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流京作留

樂天知命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樂天虞作變天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

則物宜得矣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宜得作得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

寂然天體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天作无按正義作无

故曰不通也 錢本曰作无閩監毛本曰下增无字

而无於陰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无作不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知下有也字釋文鮮鄭作尟

恒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 閩監毛本同宋本而作以

藏諸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藏鄭作臧○案臧藏古今字

故曰藏諸用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下有也字

未能至无以爲體 閩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至作全監本未作不毛本亦作不至作全古本亦作全無无字

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跡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跡作迹宋本順作顯釋文則有經營之功也本亦无功字一本功作迹

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母作無古本同作周

所以能至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曰富有下故曰日新下以成化生下擬乾之象下效坤之法下則近而當下配此四義下禮以卑爲用下並同

成象之謂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成象蜀才作盛象

效法之謂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爻法蜀才作效

故兩而自造矣 岳本閩監毛本故兩作欻爾釋文出欻爾古本欻作欻采集解

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而作之

由神而冥於神也 岳本宋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也上有者字集解同

以言乎遠則不禦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于下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易行乎其中矣並同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迩本又作邇

不煩亂邪僻也 宋本同閩監毛本亂誤辭

其靜也專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專陸作塼

遍滿天地之內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遍作徧○按徧正字遍俗字

易其至矣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誤于

知崇禮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禮蜀才作體卑本亦作埤

謂易與道義爲門戶也 宋本同閩監毛本脫易字

此第六章也 自此章已下錢本錢挍本宋本爲周易注疏卷第十一

是行之於急者故引七卦之議 閩監毛本同錢本於作尤宋本同議作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賾九家作冊京作嘖

以行其典禮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體

典禮適時之所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錯之則乖於理下則盡變化之道下道同則應下並同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惡荀作亞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衆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賾云賾當作動九家亦作冊○按至動王本亦作至賾正義云謂天下至賾變動之理又云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云宜云至動則不作賾可知

議此會通之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議作謂

議之而後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議之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之

吾與爾靡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靡本又作縻

氣同則和 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而

千里或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或應作應之

況其邇者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誤于下出乎加乎發乎見乎愼乎並同

言行雖初在於身　宋本同閩監毛本初作切

以同人初未和同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和誤知

其纖利能斷絕於金　盧文弨云纖當作鐵是也

苟錯諸地而可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亦作措○按措置之措經傳假錯字爲之

愼斯術也以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愼一本作順

有功而不德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

則言語以爲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階姚作機

作易者其知盜乎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易者本又云作易者

致寇至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寇徐或作戎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誨虞作悔冶鄭陸虞姚王肅作野

以此小人而居貴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作比

故故尾皆稱易曰　十行本尾上缺一字閩本如此監毛本删一故字錢本宋本下故作首

而載易之爻辭也　盧文弨挍本而作兩

則其一不用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韓氏親受業於王弼　閩監毛本同宋本親下空一字

所賴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作所須賴者

可以却本虛无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却誤知

若易由太　閩監毛本同宋本下有一字

故再扐而後掛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掛京作卦○按乾鑿度說文解字引此句皆作卦張惠言云作卦義長

奇況四揲之餘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誤凡

是再扐而後掛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無也字

以合成金木水火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五耦合爲三十下鬼神以此行下百四十四策下仲之六十四卦下由神以成其用下並同

天數二十有五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二十作廿下同又下三十作卅衆經並同

二百一十六策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當期之日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期本又作朞

謂四度經營蓍策　閩監毛本同宋本營下空五字

引而伸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伸本又作信○按古經傳信多作伸

故可以顯明无爲之道　閩監毛本同宋本可下空一字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酢京作醋祐荀作侑

謂應對報荅　閩監毛本同宋本對報作報對

則知神之所爲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乎字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者下三句無以字一本四句皆有

可得而用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敎也　浦鏜云發當作法

其受命也如嚮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嚮作響釋文嚮又作響

故法其陰陽變化　浦鏜云故當作效

遂成天地之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虞陸本作之爻

前經論易理深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深上有功字

此經論極數變通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變通作通變

无不記億　閩監毛本記誤旣宋本億作憶

能體於淳一之理　閩監毛本同宋本於作其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研蜀才作揅幾本或作機

以定天下之象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以作遂

故曰聖人之道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則有三事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事誤章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七　九

乃以通神明之德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下有數字

夫易開物成務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開王肅作闓一本無夫易二字

蓍之德圓而神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圓本又作員

六爻之義易以貢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

以告吉凶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告下衍人字集解亦無人字又古本下有也字下洗濯萬物之心下坤道包物下乾道始生下並同

聖人以此洗心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

寵辱若驚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若作皆

知以藏往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漫滅不可識釋文藏劉作臧

其孰能與此哉　石經同岳本閩監毛本與下有於字案正義云其孰能與此哉者言誰能同此也是正義本無於字

而不以威形也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形作刑古本也上有者字

神威而不殺者夫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而字

以神明其德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夫字

故云謂之法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云作曰

言聖人以利而用　宋本同閩監毛本而作爲

易有太極　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太作大釋文大音泰注同

取有之所極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取下有其字

則吉凶可定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則廣大悉備下而濟萬物下並同

探賾索隱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賾九家作冊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七　十

莫大乎蓍龜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莫善乎蓍龜本亦作莫大

故云莫善乎蓍龜也　宋本閩本監毛本善改大○按正義作善釋文本同

洛出書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作雒

又以尚賢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又以尚賢也鄭本作有以

告所斷而行之　宋本同閩監毛本告所作所以

乾坤其易之縕邪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縕作蘊後去艹釋文出之縕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或誤成

其根株雖未全死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全作至

是得以理之變也　盧文弨云以當作其

舉而錯之天下之民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錯本又作措

故舉而錯之於民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有以見天下之賾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之賾本亦作之至賾古本有至字采音義

化而裁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裁本又作財

默而成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默而成本或作默而成之

不須言而自信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無而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

臣李銳校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阮元撰[illegible]

周易兼義卷第八 錢本錢校本宋本作周易注疏[illegible]

周易繫辭下第八 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宋本無第八二字

繫辭焉而命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命孟作明古本無焉字

或否或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而後有吉凶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下並同

況之六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更有六爻二字

見存之爻辭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見作則

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 錢本閩監本同毛本立在作在立

貞勝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貞勝姚本作貞稱

夫有動則未免乎累 正義未下有能字

貞夫一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夫作於釋文出貞夫

隤然示人簡矣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安

像此者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象後加人旁下第三章同釋文出像此

則德之不大 孫志祖云之字疑衍

聖人之大寶曰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寶孟作保

何以守位曰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曰人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

財所以養物生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必信仁愛 閩監毛本同宋本信作須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包本又作庖孟京作伏犧孟京作戲

无微不究 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微作細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罟黃本作爲网罟佃本亦作田漁本亦作魚
或水澤以罔魚鼈也 浦鏜云澤當作漁
故稱離卦之名 浦鏜云稱當作取
且依此釋之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揉木爲耒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爲耒本或作揉木爲之耒揉非
以益萬物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在位一百一十年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下一作二案帝王世紀正作一
皆習包犧氏之號也 浦鏜云習當作襲
納奔水氏女曰聽談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談作詖

及軒轅氏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不解倦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解作僻。按僻正字解假借字
大星如斗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斗作虹
生顓頊於弱水 盧文弨云當作若水
卽位九十八年而盟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而字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
故可久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無也字
通則變之事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則作其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祐本亦作佑石經利下有也字古本同
此明若能通變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通變作變通

以辨貴賤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以別一本作辯
此於九事之第一也 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何以連云 浦鏜云當作所以連云是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挎本又作刳掞本亦作剡楫本又作檝
致遠以利天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此句
乘理以散通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通作動古本同也上有者字下各得其宜也同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
以待暴客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暴鄭作虣
取其豫備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作取其備豫
特以此象 閩監毛本同宋本象作豫

皆是未造此物之前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此
易之以棺椁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椁作槨非釋文出棺椁
取其過厚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決上有字
象也者像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象
以統卦義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故易者象也 浦鏜云故下有云字
故耦爲之主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不慮而盡矣下同
无爲者爲每事因循 孫志祖云爲當作謂
憧憧往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憧本又作憧

不思而至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矣字

心既寂靜閩監毛本同宋本寂靜倒

來者信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信本又作伸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虵後改蛇釋文出龍虵云本又作蛇全身本亦作存身

感而遂通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宋集解

而通其用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

蛟蛇初蟄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蛟改龍

是動因靜而來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也字

由安其身而後動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由作皆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八　四

名彌美而累愈彰矣岳本閩監本同毛本彌誤愈

過此以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此下有而字

以上章先利用安身集解先下有言字

何崇德之有集解無德字

據于蒺蔾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蔾作藜釋文出蒺蔾

死期將至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死字漫滅餘同釋文出死其云其亦作期

履非其地閩監毛本同宋本地作位集解同

是以出而有獲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何字

此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此作比

小懲而大誡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戒後改誡

待隼可射之動而射之盧文弨云上之字下當有時字嚴杰云動疑時字之誤

屨校滅趾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止本亦作趾古本屨誤履

故惡積而不可揜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揜作掩

何校滅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何作荷釋文出何校

繫于苞桑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包後加艹

力小而任重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小作少錢大昕云當從唐石經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又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鮮不及矣釋文尟本亦作鮮

知小謀大而遇禍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有也字

周易注疏校勘記　卷八　五

窮理者乎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古本乎作也

理而无形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无作未集解同孫志祖云據乾文言可與幾也疏當作有理而未形

故能朗然元昭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昭作照集解同

故爲吉之先見也集解故爲作故言

介于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介衆家作砎

此知幾其神乎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乎作者也二字

未嘗不知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以顏子通幾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通作近

得一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一作二

而終獲元吉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絪縕本又作氤氳石經構字木旁磨改初刻似从女古本精下衍而字

君子脩此三者　石經岳本閩監本同毛本脩誤修

則物之所不欲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欲作與按正義作與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　岳本監毛本同閩本陽誤坤釋文其易之門邪本又作門戶邪

不相踰越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乖其理則凶下同

況爻繇之辭也　閩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本繇作繇毛本誤卦釋文出爻繇

易之其稱萬物之名　浦鏜云之共當作辭所

世衰則失得彌彰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衰下有而字彰下有也字

所以明失得　閩監毛本同岳本明作辨宋本古本足利本作辯

故云衰意也　浦鏜云衰下脫世之二字

辨物正言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辯物錢本亦作辯

欲令趣吉而避凶　閩監本同毛本趣作趨錢本宋本作取

故為德之時　閩監毛本同宋本故作欲

謙德之柄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損德之脩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脩馬作循

能以利益於物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無以字

困德之辨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岳本辨作辯釋文出之辯

象居得其所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象字

不遠復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恒雜而不厭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雜上有先字

是以能恒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无怨於物下同

不被物之不正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不正作厭薄

而百姓不知其由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由作曲

以禮敬事於人　閩監毛本同錢本疊敬事二字

物亦益巳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益作溢

井以辯義　石經同岳本閩監毛本辯作辨

巽順以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也

故可以權行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權行倒

不可立定準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立作以

在二位相易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上有或字

趣舍存乎會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會上有其字

道不虛行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依循其易之文辭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文辭作辭文

初九盤桓　閩監毛本同錢本盤作磐

覆釋其初難知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下空五字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　石經岳本同閩監毛本辯作辨釋文撰鄭作算

知者觀其彖辭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知作智彖作象釋文出知者彖辭

而一以貫之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也二字集解同

其用柔中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中上有得字

須援而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援作扶

其剛勝邪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勝其任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

陽剛處之則尅勝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尅作克

兼三材而兩之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材作才石經初刻作才後改材下同

故曰爻有等故曰物 閩監毛本同岳本疊爻字足利本爻上有爻字古本下有也字

物相雜故曰文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足利本無相字

元黃錯雜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錯作相古本同下有也字

則似周釋爲得也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似誤以下則似危謂憂危同

恒易畧不有艱難 閩監毛本同宋本艱作難

今以阻險 宋本同閩監毛本阻險倒

則覩方來之驗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覩作觀

況議於衆以定失得也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誤凡下況寄同失得誤得失

不勞探討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討作射釋文出探射疏探討宋本亦作射

以象告人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吉凶生下同

情逆違道以陷凶 陷蹈之誤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作蹈閩監毛本誤作陷

然后逆順者殊 閩本同岳本監毛本后作後古本下有功字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此八字及注文

情謂情實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情實作實情

近況比爻也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況誤凡

以各无外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以作又

失其守者其辭屈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故言其辭游也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游上有浮字盧文弨云言字疑衍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 李銳校字

周易注疏挍勘記卷九

臣阮元恭撰

周易兼義卷第九 錢本錢挍本宋本作周易注疏卷第十三

周易說卦第九 石經釋文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錢本宋本無第九二字

輔嗣之文言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之作以

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意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重下有卦字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贊本或作讚

蓍受命如嚮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嚮作響釋文嚮本又作響

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上有者字

言是伏犧非文王等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言作明。按集解作明是伏犧非謂文王也

皆本其事之所由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由作自

參天兩地而倚數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天或作大者非倚蜀才作奇通

六八陰數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取耦數於地 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脫取字

地二載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三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觀變一本作觀變化

不假用蓍成卦 錢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假誤暇

變動相和 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和作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此下古本有易所以和天道順地德理行義十二字註足利本同惟理行義作理仁義也

斷人倫之正義 閩監毛本同宋本斷下有割字

此節就爻位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此下有一字

將以順性命之理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柔剛者言其形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有字

故易六位而成章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畫

既備三才之道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備上有兼字

以前民用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今八卦相錯 閩監毛本同宋本今作令

日以烜之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烜本又作晅

巽東南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南下有方字

故曰致役乎坤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坎者水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下所字

立秋而萬物皆說成也 閩監毛本同宋本立作正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妙王肅作眇

則雷疾風行 盧文弨云則當作明集解作明則衍則字

莫熯乎火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熯徐本作暵

故水火相逮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水火不相逮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

正義曰鼓動萬物者 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與上疏相連故無正義二字但作故曰二字

坎爲豕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正義亦作豕釋文云京作彘

羊者順之畜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順下有從字

爲瘠馬爲駁馬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駁字係磨改初刻當是駮字釋文瘠京荀作柴駁邦角反

取其尊道閩監毛本同宋本道作首

取其剛之清明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之作而

此馬有牙如倨宋本同閩監毛本倨作鋸下同

爲吝嗇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吝京作遴

以其地道平均也閩監毛本同宋本以作取是也

爲龍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龍虞干作駹

爲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旉本又作尃

爲蒼筤竹爲萑葦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蒼筤或作琅通石經萑作雈釋文出萑葦○按依說文當作

雈从艸雈聲省作萑俗作雚

爲馵足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馵京作朱荀同

其於稼也爲反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反虞作阪

取其萬物之所生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生下有出字

馬後足白爲馵盧文弨云依爾雅足上當有左字

白顙爲的顙閩監毛本同宋本顙作頟○按頟顙古今字

爲臭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王肅作爲香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寡本又作宣廣鄭作黃

取躁人之眼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躁上有其字

爲矯輮爲弓輪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矯一本作撟輮馬鄭陸王肅本作此宋衷王廙作楺京作柔荀作撓輪姚作倫

爲亟心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亟荀作極

取其行有孔穴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行上有木字

爲乾卦爲鼈閩監本同岳本毛本鼈作鱉石經鼈字下半漫滅釋文乾董作幹鼈本又作鱉○按鱉鼈正俗字

爲蠃爲蚌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蚌字漫滅釋文蠃京作螺姚作蠡蚌本又作蜯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石經岳本監毛本同閩本槁作稿釋文科虞作折槁鄭作槀干作熇

爲果蓏爲閽寺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果蓏京本作果墮之字寺亦作閽字

爲黔喙之屬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黔鄭作黚

爲堅多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一本無堅字古本多上有爲字

取陰在下爲止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在下有於字

爲羊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虞作羔此大子依求索而爲次序也本亦有以三男居前三女後從乾健也章至此韓無注或有注者非也

周易序卦第十石經釋文岳本錢本錢挍本宋本同古本序上有經字又案石經篇題在每卷首者皆八分大書此及雜卦與繫辭下同卷故獨楷書

以六門往攝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往作主

泰之次否等第閩監毛本同宋本無第字

是人事門也閩監毛本同宋本無門字

故以取其人理也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人作義盧文弨云按句上疑有脫字

屯者物之始生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

物之穉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穉本或作稚

比必有所畜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畜本亦作蓄下及雜卦同

此非大通之道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此作比

不謀而合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孫志祖云今孟子二君字俱作王

嘉樂游豫閩監毛本同宋本游作歡

物大然後可觀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剝窮上反下下有无妄然後可畜下物畜然後可養下不養則不可動下並同案无妄然後可畜下石經初刻有也字後改刪去

故受之以坎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坎上有習字

然後禮義有所錯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矣字

言咸卦之義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咸作盛

非易之緼也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緼本又作藴

託以明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託作說

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殷勤作慇懃

而不係之於雜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雜作離

三材必備岳本閩本古本同監毛本材作才

君子日消也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也作矣

君子道勝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集解亦作勝閩監毛本誤盛

日盈則食閩本同岳本監毛本日作月是也古本下有也字下宜革易其故下而以信爲過下並同

必反於家石經岳本同閩本反下空一字監毛本於作其錢大昕云周易本義咸淳本亦作於字

乖必有難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難上有所字釋文出有難

決必有遇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有下衍所字

必有喜遇也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喜作嘉閩監毛本脫也字

井道不可不革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鼎所以和齊生物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所下有可字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石經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止上有動必二字

必失其居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居作君

則得出入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出作所

則殊越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越作趣

節而信之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而下有後字

則宜信以守之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者字

周易雜卦第十一石經釋文岳本錢本錢挍本同古本卦下有傳字○按監本此節注文全脫當依此補

別言也此者錢本宋本同閩監毛本此作昔

故曰求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不自重大下莫速乎咸下並同

君子經綸之時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經上有以字釋文綸本又作論

雜而未知所定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而作者

萃聚而升不來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聚下有也字下謙輕下離上下漸女歸下並同

謙輕而豫怠也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怠京作治虞作怡

謙者不自重大 集解作不自任也

蠱則飭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飭作飾釋文則飭鄭本王肅作飾

復反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無也字下親寡旅也履不處也並同石經此三字漫滅以字數計之當有也字

小人享則君子退也 閩監毛本古本享作亨岳本宋本足利本同無也字

大有衆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衆荀作終

豐多故也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豐多故衆家以此絕句親寡旅也荀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是其本無也字

姤遇也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姤作遘非

小人道憂也 足利本此下有君子以決小人長其道小人見決云爲深憂也十八字註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九　臣李銳按字

周易釋文校勘記

臣阮元恭撰

字從日下月 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下有正从日勿四字盧本下从作從

第一 宋本此二字另提行

乾

乾 依字作乾下乙乾從旦从㫃音偃○十行本閩本同監本脫此十三字宋本乾並作𠦝盧本同是也

无 通於无者王述說○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无作元述作育

无悶 門遜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遜作遯○按盧刻多半出於宋本

確乎 堅高之貌○閩監本盧本同宋本十行本貌作皃

俅 敕律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敕作救是也盧本作勑依集韻改

解怠 佳賣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佳作諧○按諧賣反乃邂逅之邂監本非

就燥 蘇早先皁二反○盧本同宋本皁作皂俗字十行本閩本作早非監本作告

以辯 徐扶免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扶作便○按便免卽集韻之平免扶字非也

○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改巛

坤

坤 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巛並改坤案坤正字巛假借字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

利牝 又扶死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死作允

括 方言云閉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閉作閑誤

閉 心計反字林方結反○十行本閩本心作必監本盧本同又方作兵宋本方作力案必字兵字是也

之飾 本或作餝○監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餝作飭宋本作飭按飭字不誤

由辯 荀作變○宋本盧本同十行本模糊閩監本荀誤或

則不疑其所行 張璠本○宋本盧本同十行本模糊閩監本璠作倫

為其于僞反〇監本盧本同十行本僞字模糊閩本作爲非宋本于作胡〇按于字不誤

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〇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嗛作兼盧本謙改溓

（屯）

則否備鄙反〇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備誤都

得主則定本亦作則寧〇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則誤寧

經論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〇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論作綸綸作倫非

邅如〇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亶如〇按亶邅正俗字

乘馬馬牝牡日乘〇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牝作牡監本作四

相近下近五同〇盧本同閩監本五作王十行本模糊宋本作並誤

雖比毗志反〇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毗作以〇按以字非

不揆葵癸反〇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本葵誤蔡監本誤渠

以從鄭黃于用反〇十行本閩監本宋本盧本于作子是也

厄〇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作阨

（蒙）

用說徐又音稅〇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作餘又音脫誤

桔小爾雅云〇宋本十行本同閩監本爾作廣盧本亦作廣無小字〇按作廣是也

包蒙〇十行本閩監本宋本盧本作苞蒙是也

獨遠于万反〇十行本盧本同宋本閩監本万作萬

擊去起呂反〇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繫去宋本起作紀〇按當作起

（需）

需字從兩重而者非〇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兩改雨

雲上干寶云升也〇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升誤外又閩本干誤于

宴徐烏殄反安也下同鄭云享宴也李軌烏衍反〇宋本下作干寘作宜並誤十行本閩監本軌誤暫〇按軌當作軌

於難下及文皆同〇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作及下文盧本作下文及注皆同

于沙鄭作沚〇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沚改沚

（訟）

訟辯則曰訟〇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則作財是也

窒徐得悉反〇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悉誤息

褫徐敕紙反本又作褫鄭本作拕徒可反〇宋本敕作致非也十行本閩監本褫作褫可作何宋本褫作補

（師）

天寵光耀也〇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耀作燿

長子丁丈反〇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丁作之〇按之字誤

（比）

此徐又補履反〇監本同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補作甫非也

有它本亦作他〇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它誤池

（小畜）

蒸職膺反〇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膺作膺

攣子夏傳作戀云思也〇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思作惠非也

（履）

坦坦說文云安也〇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安作文非也

跛 依字作破。宋本閩監本同盧本破改彼十行本模糊。按盧改是也彼正字隸變而爲跛

泰

包 本又作苞音薄交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包作苞苞作包閩監本音誤者

否

不諂。宋本諂作謟非也

同人

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作反則得則得則則吉也

大有

大車 剛除反蜀才作輿。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除作徐監本剛除誤荊余才誤本

用亨 干云亨宴也姚云亨祀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上享作亨監本亦作亨

謙

謙 云嗛謙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嗛作二非

裒 鄭荀董蜀才作捊廣雅云捊減。十行本閩本盧本同減宋本作減非也監本董誤童才誤本

名者聲名聞之謂也。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上名改鳴。按監本是也

匪解 佳賣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佳作諧。按諧字非也說見前

豫

地奮。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地誤他

薦 本又作廌。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廌作麃

隨

官有 蜀才作館有。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才誤本

蠱

不累 劣偽反。監本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本劣作力

臨

无疆。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无作無

觀

而不薦 王又作麃。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王作本

者狹 戶夾反。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戶作下

噬嗑

噬 市制反。宋本同是也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制作利

械 卩械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卩作戶是也

不行也 或本作止不行也。宋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盧本或本作本或

其分 扶問反。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扶作符。按作符不誤

腊肉 而煬於火。監本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本火作日

胏 字林云含食所遺也。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含作食盧本作盦。按盧作盦依說文改也

何校 又音何。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何改河

賁

賁 鄭云變也。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變作有

其須 水邊作非。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非上有須字誤

皤 鄭陸作燔音煩。宋本同十行本燔作蟠閩本作膰監本盧本作蹯

翰 鄭云白也。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白作幹。按盧作幹是也

而闕　五戴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戴作載

〔剝〕

人長　丁丈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丁作之非也

六三剝无咎　一本作剝之无咎非○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无並作無

貫魚　徐音官○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官誤宫監本改館尤誤

〔復〕

復　音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本服作復監本作覆

朋來　京作崩○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萠作崩是也

无祇　九家本作敊○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无作無敊作多祇宋本作祇○按多字誤祇字不誤

頻復　本又作嚬馬云憂頻也○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嚬作顰下頻也作嚬也

周易釋文挍勘記　六

〔大畜〕

篤實煇　音輝○宋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煇作輝音輝作音揮盧本同

輹　輹似人屐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盧本同宋本輹作屐十行本閩監本在作上○按輹字在字並不誤

良馬逐　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貌○盧本同宋本上逐逐下有衍字疾作姚非十行本閩本走作疋監本作是亦非

險阸　於革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革作戹非也

〔頤〕

朶　京作椯○十行本閩監本椯作瑞宋本盧本作揣

虎視　又常止反○宋本十行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常作市○按常是也

逐逐　志林云○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志作字

施賢　○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賢作賢

得頤　一本作得順○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得誤德

〔大過〕

弱　下救其弱○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弱誤作二

〔習坎〕

洊　干作荐○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荐作薦

枕　徐針鴆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針作舒○按舒字非也

祇　又上支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上作止○按監本是也

寘　姚作寔寔置也○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寔並作寘非是

周易釋文挍勘記　七

〔離〕

牝　又扶死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死作允

涕　徐他米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米誤木監本誤李

若　○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盧本作敳是也

戚　咨慼也○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咨上有戚字

〔咸〕

脢　武杯反王肅又音灰○宋本杯作抔灰誤天

〔恒〕

而分　○此條各本俱在詰去吉反下盧本移在德行條上○按盧本是也

〔遯〕

遯　匿迹避時○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迹作亦非

夫靜○此條各本俱在非否條上盧本移在恒卦末○按盧本是也

能累○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累作果○按劣僞反則果字誤

大壯

于易謂狡易也謂壃埸也○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狡作佼壃埸閩監本作彊場

晉

三徐息慙反○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慙作暫○按慙字不誤

接鄭音捷○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音作云○按云字誤

愁狀由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狀作仕

鼫一名鼫鼠○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脫鼠字

失得○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脫失字

明夷

最遠下遠難同○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遠誤表

夷于亦作睇○宋本十行本盧本亦作京閩監本作京作胰

左股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盧本同宋本下右誤作在十行本上旋誤音閩監本誤行槃誤樂

南狩手又反本亦作守同○宋本盧本同十行本缺又作二字閩監本又誤救作誤與案此救與二字乃閩本以意補十行本之缺故誤

家人

愛樂○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愛誤樂

睽

睽目不相視也○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盧本視作聽○按聽字是也

掣荀作觭○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觭作觭

詭也女委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女作久○按久字是

解

用射食亦反下注同○宋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盧本下注作注下

損

損虧減之義也又訓失序卦云緩必有所失○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虧作省緩作損誤

徵劉作懲蜀才作澄○監本徵作懲十行本閩本作劉懲云蜀才作澄作作證監本作蜀本作證劉作懲作劉云懲盧本作劉作澂

已事虔作祀○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祀誤祀

益

无疆○監本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本无作無

用享○十行本閩本同宋本監本盧本作用亨

用圭王肅作用桓圭○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桓誤作恒

用賁○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用改不○按注云惠而不費作不是也

無厭○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無改无

莫和○宋本和作以

偏辭周匝也○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盧本匝作帀○按帀匝正俗字

夬

夬決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決誤使

次　說文及鄭作趑○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趑誤作趦

陸　陸商陸也虞云莧蕢也陸商也○十行本閩本盧本上商字作當蕢作萁監本同盧本蕢作說商作和○按張惠言虞氏義作莧說也陸和睦也與盧本合

（姤）

誥四方　止也○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作正也

柅　說文作檷○宋本十行本盧本作檷是也

蹢　古文作蹢○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蹢作蹢非

包有　白茅苞之○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苞作包

遠民　袁万反○十行本盧本同宋本袁誤來閩監本万作萬

以杞　馬云大木也柳柔韌木也○盧本同宋本馬誤作禹韌作朔十行本閩監本大木作大本韌作脆

（萃）

萃　在李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李作季是也

除戎器　本亦作儲○宋本盧本同十行本儲誤鍺閩監本誤錯

（困）

株木　張愚反○宋本同十行本閩本愚誤一監本誤于盧本誤慮

數歲　色柱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柱改主

蔾　音棃○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棃作藜

刖　五刮反○盧本同宋本五作王十行本閩本作方監本作於○按五刮反是也餘並誤

鼿　五結反王肅妍喆反○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結作綺喆作器

（井）

无喪　○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无作無

以勞　力報反注同○宋本盧本同是也十行本注作二閩監本作下

甕　說文作罋○宋本十行本閩本同盧本改雍非監本罋作甕俗字○按依說文當作罋从缶雝聲

甃　干云以甎壘井曰甃○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干誤本

洌　絜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絜作潔○按絜潔正俗字

（革）

堅韌　○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韌作刅

蔚　敷也○監本盧本同宋本十行本閩本敷作數○按蔚訓繁數之數見廣雅三

（鼎）

以爲　○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下增子字是也

雉膏　食之美者○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者誤也

折足　之舌反○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之作示○按示非也

金鉉　徐又古元反又古冥反○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古並作胡冥誤宴

（震）

以成　成亦作盛○宋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盧本盛作威

躋　本又作隮○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躋隮倒

視　徐市至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至改志

（歸妹）

以須　荀陸作嬬○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嬬作孺

不正不應　本亦作无應○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下不應作无无應作不應

承匡 鄭作筐○宋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匡筐互易

〔豐〕

豐 若曲下作豆豐之言偑○宋本豆作者十行本閩本盧本同言偑作言腆監本同

則溢 本或作則方溢者非○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方誤云

以折 之舌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本舌誤否監本改晢非也

蔀 大暗之謂蔀鄭薛作菩○十行本閩本作常誤○按略例作謂之

豐其屋 說文作豐○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作豐盧本作豐是也

闃 徐苦鶪反一音苦鬩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本鶪誤鶪監本同又鬩作域

不出戶庭 門戶通語○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語作誤非

〔旅〕

周易釋文挍勘記　十二

不快 苦夬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苦作革○按革字誤

〔渙〕

血去 ○此條各本在逖湯歷反下盧本移在上是也

〔中孚〕

爾靡 本又作縻又亡彼反京作劘○宋本盧本縻作糜亡彼宋本作亡波閩監本劘作劘

〔小過〕

不宜上 上六注上亦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亦作極○按盧是也

故令 力呈反注同○宋本十行本閩監本同盧本注作下○按盧是也

陽已上故止也 故少陰止○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止作上非也

上六弗遇 王付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王作玉是也

〔既濟〕

亨小 以小連利貞者非○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小誤上

其茀 董作髢○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髢誤并

衣袽 說文作絮○十行本閩監本同宋本盧本絮作絮下絮塞同

〔繫辭上〕

周易繫 徐胡詣反字從毄若直作毄下系者○十行本閩本詣誤請監本誤計十行本閩監本系作系盧本從毄下有下系二字○按古用毄爲系字陸氏謂字作毄不誤若作繫則音口奚反說文所謂繫䌌也繫䌌惡絮也上音溪下音題陸氏大字當云周易毄小字字從毄當云本作毄

辭 受辛者辭辭籒文辭字也○十行本下辭作辝是也閩本辝作辭下辭作辭監本辭辝並作辭盧本受辛者辭作受辛者宜辭之

周易釋文挍勘記　十三

蹇 凝爲寵○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凝作疑

坤作 虞姚作坤化○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姚誤本

震无咎 周云救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救作威

盡聚 ○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聚誤作衆

功瞻 涉豔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涉誤先監本誤失

成象 蜀才作盛象○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才作本誤

卑 本亦作埤○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埤作俾

賾 云情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情誤作債

惡也 馬鄭烏洛反亞通○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亞作並是也

縻之 徐又亡彼反○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縻作靡注靡作縻監本彼作波

愼斯術也 師用義○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用作明

以斷一 下二章同○宋本盧本同十行本二字缺閩監本誤作一

有分 符問反○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問誤作悶

者夫 音符如字○宋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如字作下同○按盧是也

洛出 故從各隹○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無隹字

繫辭下

氏 包犧氏大皡○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氏作取誤

下治 章末同○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章誤草

暴客 鄭作虣○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虣作䖑誤

滅止○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止作趾注趾作止

形渥 於角反○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於作屋

介于 衆家作介○宋本作介作作砎

之分 符問反○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問誤作悶

以要 下文要終同○宋本十行本同閩監本文作云非盧本終作中亦誤

亦要 則句至吉凶○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則作絶

亹亹 汲汲也○宋本十行本閩監本盧本作沒沒也○按作沒沒是也

說卦

發揮 音輝○宋本盧本同十行本輝字模糊閩監本作揮

咺○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作烜

熯 徐本作暵音漢云熱暵也○宋本十行本閩本盧本同監本暵作熯非

駁○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誤作駮

爲釜 房甫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房字缺閩本房作扶下一字模糊監本作扶古反○按十行本房作扶是也

爲旉 鋪爲花貌鄭市戀反○盧本同宋本貌作皃十行本閩本誤泉監本改朶市誤守閩本同

顙 的顙白顚○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白作曰

反生 麻豆之屬陸云阪當爲反○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麻字誤閩監本作豌阪十行本閩本作反監本作坂並非

乾卦 古丹反陽在外能幹正也○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本丹誤免監本改完十行本在字外錯外作以閩監本在外作性以

蟹 戶賣反○宋本十行本閩本同監本盧本賣作買是也

黔 鄭作黚○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黚誤作黯

喙 徐丁遘反○盧本同十行本遘字舛誤宋本丁遘作下溝閩監本作丁穢○按丁字不誤

爲堅多節 一本無堅字○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作本无堅字

爲羊 爲龍爲直爲牝爲迷爲楊爲鸛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離後有一爲牝牛爲虎爲狐○十行本閩監本直作首爲牝爲誤爲作爲楊宋本作揚監本可作河宋本棘作梗十行本牝牛誤此牛閩監本爲下缺二字

序卦

之緼 本又作蘊○十行本閩監本盧本同宋本蘊作薀

雜卦

則飭 王肅作飾○宋本十行本盧本同閩監本飾誤節

周易略例 ○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無周易二字

動不能制動 一本作天地不能制動○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無一字

語成而後有格 一本格作括○宋本盧本同十行本閩監本無一字

所贍常豔反〇宋本十行本閩本同監本盧本常作市亦同毋貝字

洽乃本又作合〇宋本十行本同盧本又作亦閩監本誤乃

附注解傳述人

齊服生劉向別錄云齊人號服光〇葉本光作先盧文弨云師古注漢志引作服光

傳易授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徙家蓮勺〇葉本蓮作遵案遵字誤蓮勺漢屬左馮翊

邴丹〇葉本丹誤甘

翟牧字子況〇葉本況誤沉案漢書作兄兄況古今字

苑升〇葉本苑作范是也

楊政字七行〇案葉本亦誤七盧本作子行依後漢書改

戴馮平輿人〇葉本輿作與盧文弨云范書作戴憑平輿人

楊叔元〇案葉本亦衍元字盧文弨云宋本無元字與漢書同

北海鄭元大司農徵不至還家凡所注五經中候箋毛氏作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去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休見大惠〇案葉本至作起中作緯作作成去作發廢作癈皆是也惟駁誤破休誤可惠誤儒又還家凡所注五字及可字空缺

今亦用韓本盧文弨云下子夏易傳當另提行

　臣李銳挍字

周易略例挍勘記此挍以岳本爲主　臣阮元恭撰

周易略例序錢本此下右偏旁注并序二字

唐四門助教邢璹註錢本作注

原夫兩儀未位神用藏於視聽一氣化矣至賾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顯仁藏用實錢本作寔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蓍龜知來藏往是以孔子三絕未臻樞錢本作區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漁獵墳典偏錢本作徧習周易研窮耽玩無舍寸陰是知卦之紀綱周文王之言略矣象之吉凶

仲錢本作孔尼之論備矣至如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爲註解雖不足敷宏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爝增輝於太錢本作大陽涓流助深於巨壑臣之志也敢不上聞此序注疏本無今從岳本錄補案足利本有

周易略例卷第十足利本同石經閩監本古本無卷第十三字釋文同云或有題爲第十者後人輒加之耳

王弼石經古本同閩監本作魏王弼撰

明彖

故假設問端而曰何 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本而作故

明其所由之主者也 石經閩監本同足利本無者字

明辯也辯卦體功用所由之主 閩監本無辯也功用四字

義在一爻明辯也 閩監本同錢本無下三字

衆不能治衆 錢本足利本同閩監本治作理下同

夫動不能制動 石經閩監本同釋文動不能制動一本作天地不能制動○按盧文弨云夫字衍

貞之一者也 錢本足利本同閩監本貞下有正字

動是衆衆由一制也 錢本閩監本不重衆字

衆得皆存其存有必歸於一故無必於存皆得其存也 錢本

足利本必作心閩監本作衆皆所以得其存者必歸於一也

原必无二也 閩監本同石經无作無後惟引經无妄等作无餘並作無

天下之衆皆无妄 足利本同閩監本不重衆字

統之有宗主 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本有作以

錯雜交亂 足利本同閩監本錯作雖

无爲之一者道也君也統而推尋 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上九字

故處琁璣以觀大運 石經錢本同閩監本琁作璇釋文琁又作旋璣本又作機或作幾

則六合輻湊 石經足利本同閩監本湊作輳釋文出輻湊○按說文有湊無輳

天地之運 足利本同閩監本之作大

思過其半 足利本同閩監本下有矣字

中正之用 閩監本同錢本正作貞足利本中正作忠貞

爲至多之所主 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上二字

王弼曰 錢本同閩監本曰作云

王氏曰 足利本同閩監本無氏字

乘此一爻 足利本同閩監本此下有中之二字

君能養民物雖繁不憂錯亂 閩監本民作人錢本足利本不上有而字

其孰能與於此乎 石經古本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本無乎字

神武之君其孰能與於此 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上四字孰作誰錢本亦作孰

故觀彖以斯 石經閩監本同釋文觀彖以斯一本作以彖觀之

明爻通變

六二志在靜退 足利本同閩監本二作三誤

人之多辟 足利本同閩監本辟作僻按古經傳多假辟爲僻

初九身雖潛屈 閩監本同錢本無上二字

故曰屈伸 足利本同閩監本伸作身

至如風虎雲龍 足利本同閩監本如作於

爲于大君 閩監本同錢本上有人字足利本爲作人

不能定筭其數 足利本同閩監本筭其作其算

詐僞長短 足利本同閩監本下有也字

尚測不知 足利本同閩監本測誤側

遠不必乖 石經閩監本足利本同古本下有也字

不必均高卑也足利本同閩監本作不必限高下無也字

不必齊形質也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也字

此明无識感有識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本有作无

隆墀永歎閩監本同石經墀作墀釋文墀本又作坻

投戈散地石經閩監本足利本同古本戈作兵

置兵戈於逃散之地錢本足利本同閩本地作感監本作域

同舟而濟石經閩監本同釋文而濟一本作而載

不煩强武石經閩監本强作彊

苟知逃散之趣足利本同閩監本逃作外

男女睽而其志同也錢本同作通

周易略例校勘記　四

故有善邇而遠至石經閩監本足利本同古本善作繕釋文善又作繕

若中孚之九二錢本同閩監本脫之字

君上福祿足利本同閩監本上作之

感君之德閩監本同足利本作威治之德

有應雖遠而相追足利本同閩監本而相作利

不揆則往足利本同閩監本揆作睽

語成器而後有格足利本同石經閩監本無器字案石經成而後有格五字磨改初刻成下尙有一字釋文語成而後有格舊本如此一本格作括

鼓舞而天下從者古本足利本同石經閩監本無者字

而不過差足利本同閩本不作無監本作无

而无體可明一者道也道者虛无也足利本同閩監本明作窮無下无字

明卦適變通爻石經閩監本同釋文亦同云本又作明卦通變適爻又一本直云適變通爻

一時有大畜之制閩監本同足利本畜下有比泰二字

反有天衢之用閩監本同足利本衢下有後夫復隍四字

一時有豐亨之吉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本吉作用

拔茅薰征吉足利本同閩監本無吉字

否之初六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之字

爻變亦準也足利本同閩本亦準作示唯監本作亦應錢本準作准

卦既推移閩本同監本既作雖足利本下有故字

則觀知動靜也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也字下而動者有其應也同

周易略例校勘記　五

陽承陰則逆足利本同閩監本承作乘

故小過六五乘剛閩監本同足利本乘作承

需卦九三近坎足利本同閩監本坎作難

始終之象也足利本同石經錢本閩監本始終作終始

上爲終足利本同閩監本下有也字下不可越分輕犯下同

得其時也石經閩監本同古本得作適

不憂出穴之凶錢本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下二字

君子道消足利本同閩監本消作虞

良由柔御於陽閩監本同足利本御作遇

則泰之初九足利本同閩監本作泰初九

物競而獨安於靜者石經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無於字

在乎應有應而動閩監本作在中應而動足利本作存乎應而有變而動

爻之安危在乎位足利本同閩監本乎作中

若節之六四足利本同閩監本若作居

安節亨之例閩監本下有也字足利本有是字

若晉之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之類是足利本同閩監本無若字類作事下有也字

陰乘於陽足利本同閩本作陽承於陰監本作陽乘於陰

辟險尙遠石經閩監本同釋文辟本亦作避後章同

不能遂无攸利之例是也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之例二字

勿憂宜日中是也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下二字

此所適違時也閩監本同足利本無也字

弑滅君主足利本同閩監本弑作誅

不可慢易閩監本同足利本下有也字

婦子嘻嘻終吝是也足利本同錢本閩監本無下二字

明象

龍則象之意也閩監本缺上二字無之字也上有者字足利本無之字

言以盡象足利本同閩監本盡作明

言生於象石經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生作主下象生於意同

故可尋象以觀意石經閩監本同釋文觀意本亦作見意

尋乾以觀其意足利本同閩監本下有也字下失之甚下則空守筌蹄下則空說龍馬下並同

所以在免閩監本同足利本在作存石經下二字漫滅

言則非象未得意者存象象則非意足利本同閩本二則作有上意作忘監本二則作有

而或者定馬於乾石經閩監本同古本或作惑

巧愈彌甚閩監本同石經初刻喻後改愈○按錢本作偶字

蓋存象忘意之由也石經閩監本同古本上有斯字

辯位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閩監本同石經象下有初字无作無案石經初刻初無初上四字作初上無三字後磨改

問其意也足利本同閩監本問作同

陽居之也足利本同閩監本陽作陰下陰居之也作陽蓋互誤

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石經閩監本足利本同古本說作得設二字

上有位而云无者也閩監本足利本同石經无作無古本无下有位字

應之以序足利本同閩監本序作事

陽之所處石經監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本陽誤爻

去初上而論位分石經閩監本足利本同古本位分倒

終始无陰陽之常主也足利本同閩監本常作恒

卦不可无六爻閩監本同石經无作無釋文無六爻無亦作損

卦以六爻爲成石經閩監本足利本同古本爻下有而字

略例下 石經閩監本同釋文舊本如此本或無下字

亨由於貞也 石經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脫亨也

離卦云利貞亨 足利本同閩監本亨誤也

比之六三處二四之間四自外比二爲五貞所與比者皆非己親是有所存者也 錢本足利本同閩監本此一段注作既濟六二與初三相近而不相得是志各有所存也

則近而不相得 盧文弨云不字衍

隨之六三係丈夫九四隨有獲是无應而相得之例也 錢本足利本同閩監本此一段注作比之六三无應於上二四皆非己親是无應則近而不相得之例

則雖遠而相得 盧文弨云當作則雖近而不相得

既濟六二有應於五與初三相近情不相得之例 錢本足利本同閩監本此一段注作同人六二志在乎五是有應則雖遠而相得之例

同救以相親 石經閩監本同古本救作求

志意懷疑 足利本同閩監本意作竟

或有情僞生 足利本同閩監本有作自

象各明一爻之義 足利本同閩監本下有也字

而指說一爻之德 閩監本同石經初刻作指後磨改作言下指明同

正夫羣小 閩監本同足利本正作止

應斯任矣 足利本同閩監本斯作則

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也 足利本同閩監本無也字

䷍大有之類是也 石經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無畫卦下䷶豐卦之類是也同

若防失其道 監本足利本同閩本失其倒

吉无咎者本亦有咎 石經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吉誤言

吉不待功 石經閩監本同古本待誤得

或有罪自己招 石經閩監本同古本下有致字

卦略 按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此下有凡十一卦四字注案此音義文也

故陰爻皆先求陽 石經監本足利本同閩本先作无古本陽作婚

无所馮也 閩監本同石經作無所憑也釋文所馮本亦作憑

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 石經閩監本同釋文諮本亦作資古本上明下有者字足利本無

四遠於陽 石經監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本遠誤逮釋文出四遠

又曰履者禮也 盧文弨云此四字是序卦文不分別言之者省文耳用此足證李鼎祚集解以四字爲經文之不誣而今本入之韓注殊不類也

皆以陽處陰爲美也 石經足利本同閩本美作失監本作吉古本陰下衍位字

以所見爲美者也 石經閩監本同釋文以所見一本所作知

拯弱之義也 石經監本古本足利本同閩本拯誤極釋文出拯弱

九四有應則有它吝 石經上有故字它作他閩監本亦有故字○按它他古今字

睽而通也 石經閩監本同古本也上衍者字

洽乃疑亡也 石經洽初刻合後加水旁釋文出洽乃咸夾反本又作合閩本洽誤治監本誤始古本足利本不誤

宣揚發暢者也 石經監本同閩本揚誤陽

未盡則明昧（石經閩監本同釋文昧本亦作妹又作沬下放此同）

无明則无與乎世（閩監本同石經初刻並作无後並改無）

周易略例校勘記

臣李銳校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蓺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㳄亦用古文本如垐之爲𡋯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衞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閒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即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

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覩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尚書注疏舊有挍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挍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顚末著於簡首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録

唐石經 用衞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誓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爲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閒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 宋岳珂用廖氏世綵堂本重加挍勘所謂相臺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　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 即永懷堂本與閩刻注疏本相類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載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葢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閒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黃跋所稱者自盤庚以下爲九卷泰誓以下爲十卷洪範以下爲十一卷旅獒以下爲十二卷康誥以下爲十三卷召誥以下爲十四卷多士以下爲十五卷君奭以下爲十六卷立政以下爲十七卷顧命以下爲十八卷君牙以下爲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爲二十卷其中缺葉爲後人所補者則謂之補本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溯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修板至明正德閒止亦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稱正德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無臆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閩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即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詳彼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挍正義以此爲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纂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憑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　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尚書岳珂本元本尚書注疏至善堂九經本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來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挍明刻之訛閒有辨論別爲古文考一卷列尚書之前殊嫌肬贅

十三經正字 嘉善浦鏜撰

羣書拾補 餘姚盧文弨輯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一

臣阮元恭撰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按七經孟子考文所據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一之下蓋唐時北宋時單疏別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別爲一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閩本達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如宋板則達下宜有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王者　王十行本誤作正

欲其昭法誡　法監本誤作去

怗釋注文　浦鏜云怗疑詁字誤○按怗疑帖字誤

謹共銓叙　按銓應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尚書正義卷第一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山井鼎曰以上宋板題目也正義下或作注疏參差不一勑字提頭凡三行記之下放此○按十行本達下有等字餘同宋板

尚書序　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則書者寫其言　閩監俱脫者字

言序述尚書起記　十行閩監俱無記字浦鏜云記疑訖字誤按浦是也

使理相允續若鬬之抽緒　宋板重續字盧文弨云似可不必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陸氏曰犧本又作羲亦作戲

作結繩而爲網罟　網十行閩監俱作罔

上古結繩而治 而宋板十行俱作以○按繫辭作而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子監本誤作千

僞起哀平 平監本誤作乎

循蜚七也 蜚宋板十行正德本俱作飛

疏仡十也 疏仡宋板正德本俱作流訖下同十行本此作流訖下誤作泷訖山井鼎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板同但俻作脩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 浦鏜云翼背字互誤禮誤順○按順字不誤浦云非也毛詩左傳正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埤雅引作翼文曰禮王念孫云順字與下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爲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

言及稱便 稱便二字宋板十行俱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 上宋板作止是也

典是五帝之書 是下宋板十行俱有五典二字閩監并無是字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 浦鏜云外誤小是也

又云五帝座 座十行本作坐下文仍作座

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 浦鏜云何疑又字誤

僑極子 浦鏜云蟜誤僑

舜非三皇 皇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王

曰非帝如 如下宋板十行閩監俱有何字

至於夏商周之書

而小史偏掌之者 浦鏜云外誤小

八卦之說

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 下索字宋板作素○按宋本是也

春秋左氏傳曰

八索 陸氏曰索所白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春秋至書也 至下十行本有遺字

知倚相似其名字 似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是是也

先君孔子

懼覽之者不一 之者二字岳本倒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

將生異說故删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爲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爲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

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浦鏜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穀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五百一十一篇 五十行閩監俱作三是也浦鏜云有序字當誤倒○按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 浦鏜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按全謂辭義俱存也非誤

於秘府而見焉 焉十行閩監俱誤作爲

別云述之以爲除九邱 浦鏜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 浦鏜云更上疑脫非字

討論墳典
撮其機要 陸氏曰機本又作幾
足以垂世立教 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 浦鏜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 浦鏜云理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校許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入於虞書自受禪後更無入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並受其義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義下有也字○按古本異本多不足據非本諸正義即取諸唐宋人類書爲之

及秦始皇
天下學士 嘉靖閩監俱脫天下二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 浦鏜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誤
秦王政二十六年 政十行閩本俱作正
悉詣守尉親燒之 親宋板監本俱作雜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 段玉裁云師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宋板中作忠陵作年安國下復有安國二字山井鼎曰史記與宋本同
漢室龍興開設學挍 按諸本俱从木後放此○按作挍避明熹宗諱汲古閣本全書皆然
裁二十餘篇 唐石經凡二十俱作廿三十俱作卅○按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亦如是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 監本無臣字浦鏜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大起流亡 十行本大作火脫亡字閩本亦脫亡字
案史記及儒林傳者云 者十行閩監俱作皆是也
則全之泰誓 全十行閩監俱作今是也
使讀說之 按文選注讀作讚
人於伏生所傳內 人十行閩監俱作入是也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 一宋板作三按一字非也
宣帝本始元年 本始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泰和誤
但於先有張霸之徒 於監本誤作此
生所言史所書 生十行閩監俱作上按上字是也

禮運鄭元以先生食腥 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王與禮運合
至魯共王 毛氏曰王作正誤○按今本無作正者毛氏所据乃宋南渡初監本也存其說以著宋本異同後放此
悉以書還孔氏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郎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益稷合於皐陶謨 陸氏曰皐本作咎陶本作繇
盤庚三篇合爲一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 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反秦用篆書 反十行閩監俱作及按及字不誤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 增十行閩本俱誤作曾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 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採摭羣言 陸氏曰採本又作采文選李善本亦作采○按采採正俗字

令得申盡其義 義宋板作美山井鼎曰似非

書序

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各監本誤作名

傳子孫孫 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以貽後代 代古本文選六臣本俱作世

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 十行閩監俱無此序二字

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 冀宋板作若

即詔丞相劉屈氂 氂十行閩本俱作釐○按釐字非也

太子釋長安囚與闘 十行本釋誤作看囚誤作因監本四誤作國闘誤作閉

奔湖遂自殺 遂宋板十行本正嘉二監本閩本俱作闘山井鼎曰作遂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闘者殆因壷闘而誤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堯典第一虞書孔氏傳 山井鼎曰古本篇題書法為然○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石經二典與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係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尚書正義卷第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山井鼎曰宋板篇題書法為然

堯典第一

以垂無為 宋板垂作重非也

泰誓八篇誓也 泰十行本誤作秦

取其徙而立功 徙十行本誤作徒

與畢公之類 公宋板十行本俱作命按公字非也

虞書

本無尚書之題也 浦鏜云尚當夏字誤按浦是也

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 引十行閩監俱作云

典寶十八 寶十行閩監俱作實按實字誤

肆命二十 肆命宋板作伊陟○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泰誓竝無此文 宋板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漢之大誓經傳未有引之者也若有泰誓二字則謂經傳所引泰誓皆不見於漢之泰誓也二義竝通據泰誓疏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

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嵎夷爲宅嵎鐵 鐵宋板作峓○按段玉裁云嵎鐵即嵎銕銕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也廣韻六脂云嵎峓山名書作嵎夷集韻云嵎銕東表之地又十二齊亦有銕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銕峓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陽 孫志祖云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亦有優賢颺歷之文

購募遺典 募十行本誤作慕

昔在帝堯 案疏文多合數節爲一今依疏分段但標首節首句其篇末有經傳數節不復有疏者亦但標首節首句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句末有也字者甚多不可勝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

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有不可無者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閒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挍

遜遁也 陸氏曰遁本又作遯

皆二篇同序 二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三按二字誤

但逐同天之名 逐宋板十行俱作遂閩本初作遂後改逐不誤

三王無爲而同天 王十行閩監俱作皇

既非明 明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名按明字誤

同於鄭元矣 鄭監本誤作奠

禪者汝涉帝位是也 涉十行閩監俱作陟按涉字誤

雖聖受而攝之 聖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舜按聖字非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上有言字堯下有也字

曰放勳

安天下之當安者 古本下有也字

故其名聞充溢四外 陸氏曰聞音問本亦作問外古本作表似非

詩稱考十維王 十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卜按十字非也

更知禍災 知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致不誤

訓古爲大 大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天不誤

推賢尚善曰讓 推十行本誤作惟

向下向上 下十行本誤作不

克明俊德

皆變化從上 化下古本有今字按今或是令字之誤從古本岳本十行正嘉閩本纂傳俱作化

是以風俗大和 大纂傳作太按大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纂傳恐非

照然而明顯矣 照十行本作昭是也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 又宋板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 從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化山井鼎曰作化與注合矣○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唯此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乃命羲和

敬授人時 人古本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下人猶下民也

知孔疏所据之本猶作民字後人因疏作人并經傳改之自開成石經以後沿譌至今舜典食哉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無此二字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陸氏曰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按史記集解有暘字

平秩南訛 按史記便程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爲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爲訛字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爲今作譌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皆當作爲若經文本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強讀耶又羣經音辨入部云僞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僞蓋古文爲譌通用漢書王莽傳亦作南僞○按今本史記爲作譌者妄依衛包所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 敘岳本作序

四時同之 時纂傳作方

改易革改也 宋板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掌秋天之政也 宋板岳本俱無也字與疏標目合纂傳有

寅餞納日 按餞納羣經音辨作淺內詳見釋文挍勘記

西方萬物成 成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 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板岳本俱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 毛下古本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 則宋板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焉 陸氏曰耎如兖反本或作濡音儒○按十行本誤作而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 汝古本作女下皆同

朞三百有六旬 朞唐石經纂傳俱作期纂傳注同

匝四時曰朞 匝古本宋板俱作迊○按迊匝並俗帀字

是得一月則置閏焉 是古本宋板十行本俱作足按是字非也

釐治 治古本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巳殖 巳宋板作以按巳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德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惡○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楊子法言云 楊十行監本俱从手閩本亦从木○按楊子雲之楊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閩本亦從木是也

據世掌之文 據宋板作是

火掌爲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當爲地

皆以人事名官 名監本誤作爲

何有罪而誅 浦鏜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司地以屬人 司十行閩本俱作言誤

天地相通人神雜優 優十行閩監俱作擾是也

主岳與否 與十行閩本俱作以○按唐人與否多作以否

自下降監 下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上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 推宋板作惟

莫不常中 當宋板十行俱作常○按常字是也

而日從谷以出也 以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之按作之似誤

正義曰寅敬也 十行本無也字

各有疆場　場十行監本並作場

時言東作　時宋板十行俱作特非也

謂秋分夕月也　月十行閩監俱作日

晝暫長增九刻半　暫宋板纂傳俱作漸是也

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　雀十行閩監俱作鳥

計仲春日在奎婁　奎閩監俱誤作金

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　雀宋板十行閩監俱作鳥

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　正監本誤作王

不應言以正仲春　不閩監俱誤作否

傳餞送至成物　物下十行閩本俱有也字與注相應

以此而從送日入也　日入二字十行閩監俱倒

互著明也　著十行閩本俱誤作者

斗女在午　女十行閩監俱作牛

皆以秋分之日　宋板無皆字

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　此監本誤作比後可知者不悉校

故重明之　補鏜云此下當脫日短至三節傳疏內有西方七宿則昴爲中故昴爲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故以耎毛解之　毛宋板十行俱作氄按毛字誤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三十行本誤作二

而日日行一度　宋板日字不重

是得一月則置閏也　是宋板十行俱作足山井鼎曰與注合

有餘分三百四十八　餘宋板十行本俱作日按餘字是也

雖爲歲月殘分所減　月十行閩監俱作日

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脫并字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而違背之　違背二字古本宋板俱倒

而心傲狠　狠古本岳本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很是也

言不可用　古本下有爲字

湯湯言水奔突　水十行閩本俱誤作之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　按羣經音辨匚部云匚放也甫妄切書匚命圮族

皆非帝意　意上古本有所字

好此方名　毛氏曰比作此誤○按纂傳作比與毛說合又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直之名亦皆當改爲比岳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　古本作异已也已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异已已退也纂傳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　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故遂用之　之古本作也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　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浩浩盛大　盛監本誤作成

鯀治水九載九下宋板空一字

而言順是事也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者

今王朝大臣今宋板作令盧文弨云宋板非

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四監本誤作日

其常聞諸先達常宋板作當

蕩然惟有水耳蕩然宋板作蕩蕩然按宋板是也

傳异已已退也宋板作傳异已至乃退按今本刼與宋板傳合

年取米穀一熟也米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禾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顧亦因鯀顧宋板作頗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有禪位之志志纂傳作意

然其所舉古本下有也字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則古本作測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九字按前嚚訟傳云言不忠信爲嚚傳例一訓不重出岳本恐非

觀其法度接二女觀下古本有已字非也

則其所能者大矣矣古本作也

否古今不字浦鏜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按浦義爲長此釋傳否不也文前疏云葬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陋者令宋板作今

民可使由之民宋板十行本俱作人

論語曰未見顏色而言曰十行閩監俱作云

傳三十四年左傳文三十行閩本俱作二是也

此經先指舜身先十行本誤作光

傳諧和至於姦惡宋板無於字

舜以兩笠自扞而下扞監本誤作扞

馬鄭王本說此經王監本誤作王

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宋板無下之字

孔據古今別卷按此今字當作文

言女子時謂妻舜於是子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于按子字誤

故傳倒文以曉民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當有賢賤賢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貴不誤

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尤之心尤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亢按尤字非也

虞與嬀汭爲一也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地

乃繇舜之敬繇十行閩監俱作由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臣徐養原校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臣阮元恭撰

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孔氏傳 古本如此山井鼎曰古本分爲十三卷卷內有數篇者每篇篇題同此以下不重出可推知也

尚書注疏卷第三 宋板如此山井鼎曰宋板卷數同今本其所分少有不同今詳記之見其紙梧耳但宋板篇題虞書孔氏傳之類或有或無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參差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應以古本爲正也○按十行本堯典上亦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穎達疏四字未知宋板如是否

舜典第二 虞書 按舜典傳乃姚方興所上梅頤本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關古本異同故識之

虞舜側微

似其繼世相傳 似宋板作以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按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遽有異本疑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明鄭曉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僞撰托名姚方興細按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誣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遙聞其說而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 古本作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表與疏說不合允字作充則是也纂傳亦誤作允

豫章內史梅賾 賾纂傳作頤

升聞天朝 十行閩監俱無升字

詩毛傳訓塞爲實 實監本誤作貴

慎徽五典

明舜之德合於天 古本作明舜之德合於天也

格汝舜 汝古本作女

不能嗣成帝位 成纂傳作承

是五者同爲一事 同十行本誤作司

勑我五典五惇哉 勑宋板十行本俱作自按宋板非是

禱戩 禱十行本作檮是也

傅麓錄至於大 大十行閩監俱作天是也

書傳稱越裳之使久矣 裳閩本作常

無愆者無冬溫夏寒也 愆下宋板十行本俱有伏字是也

又加此二年 二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三山井鼎曰作三爲是

正月上日

玉者正天文之器 玉岳本閩本纂傳俱作王是也

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古本作以政察己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 山井鼎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注當細書○按岳本在圈外十行本脫圈今本遂混入注

星也 星下古本有辰字

祭亦以攝告 告下古本有之字

輯五瑞 按輯古文作楫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 瑞上古本有五字

是爲玉者正天文之器也　玉閩本作王按作王是也十行本作主亦誤
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　日日十行本誤作日月
蓋自堯始祖之廟　自十行閩監俱作是按自字非也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　今宋板作令
猶卵之裹黃　裹十行本作裏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裹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
又其南十三度爲夏至之日道　三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二
耿中丞象之　耿十行本誤作恥
王蕃　蕃十行本誤作藩
江南宋元嘉年　浦鏜云中誤年○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
今在太史書矣　盧文弨云書當作署○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　此下纂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集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肊增此四字而纂傳承其誤
有天下者祭百神　天十行本誤作而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禋之言煙　煙十行閩監俱誤作禋
幽禜　禜纂傳作宗與記合下同○按依說文當作禜
天宗三日月星辰　辰宋板十行本俱作也是也
司馬彪又上表云　盧文弨云云字疑衍○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九字疑是小注否則云字當在己意下
方有一大山　大十行閩本俱誤作太

輯是合聚之意　意十行閩本俱作義
歲二月
乃順春東巡　古本巡下有守字
爲四岳所宗　古本無所字
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　境岳本十行閩本纂傳俱作竟按竟正字境俗字
皆均同　同下古本有之也二字
脩五禮五玉　毛氏曰玉作王誤
二生　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贄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補後漢書祭祀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蓋亦作牲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自東岳南巡　巡下古本有守字
各會朝于方岳之下　毛氏曰于作二誤
各使陳進治理之言　理古本十行正嘉閩本俱作禮毛氏曰正義云各使自陳進其治化之言監本作治禮之言誤興國軍本作治理
明試其言以要其功　要古本作考後改作要
既以其歲二月　既十行閩本俱作卽按既字非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　盧文弨浦鏜皆云也當作何是也
謂其牲帛粢盛籩豆爵獻之數　帛十行本作幣
始作甲子紀日　作宋板十行本俱作用是也
兩之爲兩　之上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有銖字山井鼎曰漢元文無銖字

以軍禮固邦國 固宋板纂傳俱作同○按作同是也

所執以自至也 自宋板作白盧文弨云宋板非

上云歲二月東巡守 云十行本誤作去

此事不必然也 盧文弨云不必疑倒○按下云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共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 以宋板作亦

各自會朝於四岳之下 四十行閩監俱作方

肇十有二州 肇唐石經作肈後竝同不悉挍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 者古本作之按疏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爲是

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鞭十行正嘉閩監俱作作非也

惟刑之恤哉 匡謬正俗曰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

流共工于幽洲 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据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洲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蓋汎釋州字之義顧不於肇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洲 洲十行閩本俱作州按岳本亦作洲然當以州爲正

罪惡同 同下古本有矣字

方命圮族 毛氏云方作万誤

績用不成 不纂傳作弗

肇十至咸服 十下閩監俱加有字

每一州以大山爲鎮 宋板大上有一字十行本州上無一字大上有一字閩監州上大上俱無一字

令勤念刑罰 勤監本誤作動

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洲 徙監本誤作徒洲十行本作州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 浦鏜云宥寬字誤倒

比鞭爲重 十行本比誤作此脫重字

周禮條狼氏 條十行閩本俱作滌○按十行本是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例也

大隨造律 山井鼎曰隨恐隋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証

治官事之行者 行十行閩監俱作刑是也

言若與官事不治 與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於是也

榎楢也 楢監本誤从手

冶氏爲殺矢 冶十行閩本俱誤作治

㮚氏爲量 量十行閩監俱誤作重

呂刑已明言 明十行閩監俱誤作用

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已解此贖 已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以

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 兩爲字十行閩監俱誤作爰

總言用刑之要 要十行閩監俱誤作罪

共在一州之上 州宋板十行俱作洲

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 鯀監本誤作態

二十有八載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死古本岳本宋板俱作𣦸岳本宋板俱無上一字纂傳歲作𢧀餘同今本

月正元日

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 古本畢上有喪字政作位

柔安邇近敦厚也 邇監本誤作通敦纂傳作惇

任佞難拒也 古本佞下有也字拒下無也字無也字難拒屬下句

既言然矣 宋板既上有孟子二字

若其不能安近 按若疑當作苦

欲令遠近皆安也 近十行本作言與下條互誤

故據遠近之 近宋板纂傳俱作言按言字是也

舜曰咨四岳

禹代鯀爲崇伯 崇十行閩本俱誤作宗

釋詁文庸勞也 文宋板十行本俱作云不誤

爲拜乃稽首 爲纂傳作禹是也

帝曰棄 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衆人之難在於飢 人古本作民飢十行閩監俱作饑按經飢字蔡氏集傳本作饑

帝曰契

敬敷五教 敬上古本有而字按列女傳引此句亦有而字又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令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蓋古本即據以增入

所以得人心 人古本作民

帝曰臯陶

言無教所致 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傳滑亂至所致 所十行閩本俱作之與岳本傳合

任者洪水爲害 害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灾

有士師卿士等 浦鏜云鄉誤卿

咸庶中國 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正是也

議功議貴 十行本脫議功二字閩本擠入

攷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 攷宋板作故按攷非也

帝曰疇若予工 疇古本作誰

益拜稽首

知垂所讓四人 按垂下脫益字

帝曰咨四岳

掌天地人鬼地祇之禮 上地字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神○按周禮是神字

夙夜惟寅

言早夜敬思其職 其古本作厥

傳夙早至清明 十行閩監俱全載傳文

深夜乃卧 深夜二字宋板倒

帝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 賢上古本有推字

帝曰夔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冑子國子也馬云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教冑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字單出冑子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國子國子二字取諸王教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教冑連文子字單出也上文所謂冑長也者乃長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爲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已譌脫矣又按冑無長義馬本未必作冑說文去部育字注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作育故訓作長長即養也陸氏未經注明偶失檢耳僞孔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爲牽率後人誤解長字妄刪子字職此之由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兩之字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入岳本考證曰正義云剛強之失入於苛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謂過於剛簡則入虐傲知元本兩入字最得解若如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即虐傲矣於義未洽

歌永言　按疏云定本經作永字言定本作永則俗本有不作永者釋文永徐音詠殆据別本作音歟

謂詩言志以導之　古本無謂字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咏纂傳作永按作永則與長其言意複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爲釋經之永也

聲依永　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則神人和可知　知下古本有之也

我今命女典掌樂事　今十行本誤作令

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　士字宋板不重

故令正直而温和　温監本誤作直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　按各字疑衍或谷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宋板無述字

帝曰龍

堲疾　堲十行本誤作即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特勑命之　之古本作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　汝宋板作等屬上句

成之在於汝　之宋板作主十行本誤作王

三載考績

三年有成　成下古本有功字

九歲　歲古本作載

升進其明者　者下古本有焉字

分北流之　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故於考績之下　於宋板作其

舜生三十徵庸

言其始見試用　用下古本有時也二字

五十載

三十徵庸　庸古本作用

服喪三年　服下古本有堯字

凡壽百一十二歲　古本作凡壽一百一十二載也

巡守南岳也　宋板無守字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十有十行閩本俱誤作子十

鄭云讀此經云 上云字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元讀宋板誤作績

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 一宋板作三盧文弨云宋板非

帝釐下土

言舜理四方諸侯 理下古本有於字

稾飫 稾唐石經岳本十行閩監俱从木注疏放此○按稾即槁字也今注疏本作稾从禾非也

稾勞也飫賜也 宋板岳本俱無上也字與疏標目合按纂傳有

各爲其官 盧文弨云爲依注是設字

不知若此設之 此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爲是也

左傳言犒師者 犒十行閩本俱作槁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臣徐養原校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 古本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三卷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皐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㚟盧文弨云隋天文志枉矢舊本竝作杜夫

大禹謨

禹謀最在後 謀十行閩監俱作謨不誤

曰后克艱厥后

而衆民皆疾修德 疾下纂傳有敏字

善言無所伏 善古本作嘉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不虐無告 不古本作弗按古本以不爲弗者甚多今不悉按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老無無妻謂之鰥 上無字十行閩監俱作而是也

益曰都

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經下古本加緯字非也

所以勉舜也 也上古本有之字○按古本此類甚多皆不可從

易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 亦十行閩本俱作又是也

禹曰惠迪吉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卽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輙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儆戒無虞 按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言有恆 恆岳本纂傳俱作常

故特以爲戒 戒下古本有矣也二字

道義所存於心 心下古本有者字

言天子常戒慎 戒十行本誤作我

則四夷歸往之 之古本作也

禹曰於帝念哉

尚書注疏挍勘記　卷四　二

則民懷之 古本作則黎民惟懷之

在先修六府 府下古本有矣字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兩敘字古本作序注同

乃德政之致 古本作乃德政之所致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用之事 之十行閩監俱作此

故以土下言之也 以十行閩監俱作於按以字非也

此以相尅爲次 尅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刻正嘉閩本俱作克是也

不爲糜費 麋十行閩本俱作糜

帝曰格汝禹

厭倦萬機 機岳本作幾

欲使攝 攝下古本有之也二字

下洽於民 下上古本有德字

所宜念之 之古本作也葛本作茲

言出謂始發於心 言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信下言出同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去人傍

之義爲主 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以是也

帝曰皐陶

民皆合於大中之道 合十行本誤作命

嗣亦世 世下古本有也字

俾予從教以治 教諸本俱作欲此誤

尚書注疏挍勘記　卷四　三

惟乃之休 乃古本作女山井鼎曰篇內汝字皆作女

刑無所用 浦鏜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按下云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二者皆失 皆纂傳作俱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洚水沿蔡沈集傳○按蔡傳云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而纂傳引朱子則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與蔡傳相反益蔡氏用師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洚

水性流下 性古本作惟

卑其宮室 宮古本作居

自功曰伐 伐葛本誤作成

所以能絕衆人 人下古本有者也二字

信執其中 信古本作允

民叛之 叛古本作畔監本誤作判

汝能成聲教之信 宋板無能字

敬修其可願好事 好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之

使所得存立 所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皆按所非也

令與受其言也 與十行閩監俱作禹按禹是也

故再云惟汝賢 云纂傳作言

百姓無主 姓宋板十行俱作人

必謂四海之囚 囚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内是也

言享太福 太十行閩監俱作大是也

禹曰枚卜功臣

惟先蔽志 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眞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旣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爲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据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然下宋板空一字

謂帝王立卜筮之官 謂十行閩本俱作是是也

正月朔旦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 舜閩葛俱作帝

此言若舜之初 舜宋板十行本俱作帝按舜字非

言順帝之初 言上宋板十行閩監俱有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浦鏜云故事誤倒

帝曰咨禹

數干王誅 誅纂傳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帝纂傳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 禹纂傳作汝

言其所以宜討之 之古本作也

民棄不保 棄岳本作弃

言民叛天災之 叛下古本有之字

奉辭伐罪 辭古本作詞伐宋板岳本十行正嘉閩本纂傳俱作罰按唐石經作伐明監本及毛本俱因之古本

及蔡傳亦俱作伐當以伐爲正罪古本作辠

此則昏迷之狀也 昏十行本誤作氏

三旬苗民逆命

脅之以兵 兵上古本有甲字

帝初于歷山 初下古本有耕字

往于田 陸氏曰田本或作畋

夔夔齊慄 齊唐石經岳本十行閩葛纂傳俱作齋注同惟葛本注作齊按釋文云齊側皆反明不作齋蓋陸氏据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言能以志誠感頑父 志岳本十行閩葛纂傳俱作至與疏合

至誠感神 誠監本誤作誠注同

明御之者必有道 纂傳作明御者之必以道
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 五閩葛俱誤作伍宋板岳本俱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往至于田 往下宋板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瞍 事下宋板空一字
待其有辭爲之振旅 旅閩監俱誤作旋
何爲然也 然上宋板有其字是也
事聲同耳 聲宋板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言其苗易感 其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有按其字非也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當作祇

禹貢五服甸侯妥要荒 妥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綏是也

皐陶謨第四 虞書

曰若稽古皐陶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迪蹈厥其也 迪上古本有允信二字按允信已見堯典
其古人也 古本重其字
歎美之重也 也上古本有之字
故傳明言其意 宋板無言字
釋詁文迪道也 文宋板十行俱作云是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

在能安民 民下古本有人字
佞人亂眞 眞古本作德按德古作悳與眞相似今本殆因此而誤
哲智釋言文 言宋板作詁○按當作釋言宋本非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初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本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
此爲薦舉人者 爲宋板十行本俱作謂是也

禹曰何

和柔而能立事 古本無而字

彼言剛失之虐 之宋板作入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傲放此
外失於儀 宋板作外在失上儀非也
是爲強毅也 毅十行閩本俱作貌誤
從寬而至剛也 寬十行閩本俱作柔是也

日宣三德

翕合也 合十行閩本俱誤作和
則俊德能治之事 能治之事岳本十行閩監俱作治能之士與疏合史記集解作理能之士纂傳作能治之士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羣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家　家上纂傳有有字

祇亦爲敬　爲監本誤作與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浦鏜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又訓爲治　又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乂按又字非也

堯典敬授民時　堯上宋板有卽字○按宋本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位非其人爲空官　人岳本作才

天次敘人之常情　情古本岳本宋板十行閩本監本纂傳俱作性

自我五禮有庸哉　有古本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證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彩岳本纂傳俱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令此義慈友恭孝　令閩監俱作今

又云自由也　自由二字宋板十行本俱倒○按釋詁作由自也宋板不誤

此文承五禮之下　承宋板作合山井鼎曰似非

鄭元以爲并上之禮　浦鏜云之當典字誤

天聰明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卽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是天明可畏之効　効岳本纂傳俱作效是也

不可不敬懼　古本作不可以不敬懼也

可致行　古本作皆可致行也

未能思致於善　善下古本有道字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因討而代之　代十行閩本俱作伐

非己知天而所自能　天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思

天聽是我民聽　是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自

褻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尙書言暢作言揚注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尙書乃惠棟所輯託名王伯厚者

揚我忠言而已　揚宋板十行本俱作暢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五

尚書注疏卷第五　宋板　　臣阮元恭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又合此篇於皐陶謨　謨十行閩本俱誤作謀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汝古本作女篇內皆同

因皐陶謨九德　謨宋板岳本俱作謀按纂傳作謨

使亦陳當言　當上古本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欲使帝重皐陶所陳　陳下古本有也字

奉承臣功而已　承古本作成

昏瞀墊溺　陸氏曰瞀本或作務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也上古本有之字山井鼎曰崇正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按監本誤同毛本亦然

澮畎深之　澮畎二字纂傳倒

使民鮮食之　之古本作也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木上古本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爲句不必增竹字

言禹功甚當　功纂傳作言

禹拜曰嗚呼　呼十行本作乎

乃皆是米粒之食　是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得

精神昏瞀迷惑　惑十行本作或

謂以鐵如錐頭　鐡纂傳作鐵

樏與梮𣚵爲一　𣚵十行閩監俱作蕃

傳奏謂至進食　十行閩監俱無謂字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難宋板作艱是也

故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　宋板無之字嘉靖本閩本食之俱作之食按十行本食下無之字當與宋板同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

順命以待帝志　命上古本宋板俱有天字

必用正直之臣　臣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人

言惡以形好也　形十行閩本俱誤作刑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會五采也　古本重會字按疏標目不重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絥音米

天子服日月而下　服下古本有自字

諸侯自龍袞而下　自上古本有服字

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怠纂傳作亂

汝當聽審之　聽審二字纂傳倒之古本作也

當察之　古本作當審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當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道古本纂傳俱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爲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威古本作畏

天下人能至于道人上古本有之字

書其過者以識之之宋板作哉十行本識之誤作以識

易辭云易下宋板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次下十行正嘉閩監俱有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宋板與崇禎本同

以云畫之於衣以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此

或當二代天子二宋板作三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曰十行閩監俱作云

黻爲兩已相背爲十行閩監俱作謂

黻取能斷黼監本誤作翻

其衣三章裳四章凡十也十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七是也

則保以修之以宋板作而

若樂音合度音十行閩本俱誤作云

若有怠忽有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其

當行射侯之體體十行閩監俱作禮是也

古之射侯之士士宋板作事

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半監本誤作牛

士布侯畫以鹿家家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豕是也

諸侯已下同五十弓諸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能

禹曰俞哉

明庶以功庶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正與左氏合

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古本無大小二字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之古本作也

無若丹朱傲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奡說文夰部奡嫚也讀若傲則奡傲古字通徐鍇曰今文尚書作傲則作奡者古文也

惟慢遊是好古本無惟字

傲虐是作傲岳本作敖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釋傲虐云傲戲而爲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奡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侯甸綏要荒服也侯甸二字纂傳倒

禹曰俞至惟敘十行閩本俱無俞字閩本禹上有圈

不嘗試驗嘗十行閩監俱作宜

惟有二苗頑凶二十行閩監俱作三是也

得使天災消沒十行閩監俱無天字

彼言施施諸侯下施字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於是也

在壽春縣東北春監本誤作眷

得五千里者四十九　五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方按五字非也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鏜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許宗彥曰鄭答張逸云欲明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益稱諸侯爲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謂宋板作是
謂舜分比三苗之時　比十行閩監俱作北是也
皐陶方祗厥敘
禹五服既成　毛氏曰五作王誤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　毛氏曰四作曰誤
夔曰戛擊鳴球

丹朱爲王者後　毛氏曰王作三誤
班爵同　班古本岳本宋板俱作年與疏合按纂傳作班
各自互見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間迭也　迭監本誤作送
言簫見細器之備　見上古本有以字
信皆和諧　和諧二字纂傳倒
言神人治　治古本岳本宋板俱作洽
所以太平　古本作所以致太平也
言舜政教平　政十行本誤作致
令右右擊　上右字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左是也

戛敔之本名爲鍁　本十行閩本俱作木
鄭元以戛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矣宋板纂傳俱作也
凡行谷惕惕　惕惕十行本作惕惕是也
是儀謂有容儀也　謂宋板十行俱作爲
言九成致鳳　鳳十行本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用宋板作於
帝庸作歌曰
歌以申戒　古本作故歌以申戒也
帝拜曰命　古本無帝拜二字

人君奉政天命　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言天合奉正天命山井鼎曰不可解也○按天合當作人君政當作正惟監本得之
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　忽十行本誤作忽
元首首也　元首十行閩本俱作元艮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職　職十行本誤作識
今數顧省之　令宋板十行俱作令
西有長賡　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爲義同而文變耳　義十行閩本俱作一是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五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六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古本

尚書正義卷第六宋板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别九州

任土作貢貢下古本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而在夏書之首首下古本有者字

禹之王王監本誤作至

深大其川宋板作深其大川

詩傳云圻疆者宋板十行者俱作也嘉萬閩本俱無者字

貶下貢上之義也貢十行閩監俱作供

或仲虺始退其第虺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尼按虺字非

禹貢

定山川次秩次監本誤作夫

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布閩監俱誤作在

禹敷土

洪水汎溢汎溢纂傳作泛濫

祀禮所視毛氏曰祀作杞誤

使之祀禮所視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知是也

漫壞民居漫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没

故言分布治之也宋板無也字十行本也誤作之

冀州唐石經别起一行每州皆然

從揚而西次荆次監本誤作夫

傳堯所至於書於十行本誤作至

史傳者云者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皆是也

諸川冀爲其先川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州按川字誤

壺口治梁及岐毛曰岐作蚑誤

必當其見圖籍其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具按其字非也

既修太原

壺口當有至于太岳當有宋板十行閩監俱作雷首不誤

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志下宋板有云字

山南見日日十行本誤作曰

覃懷底績

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橫纂傳作衡按諸本皆作橫而疏内標目橫作衡必有一誤

厥土惟白壤

色白而壤毛氏曰白作曰誤

厥賦惟上上錯

錯雜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州宋板作則盧文弨云則字非

豫州與冀州第一同　第十行閩監俱誤作等

恒衛既從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河纂傳作阿按下廣河亦當作阿

相去甚遠　甚十行本誤作其

島夷皮服　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爲島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爲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揚州作島夷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島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島

夾右碣石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浦鏜云碣石山漢志作大揭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改茲不悉按讀者取本書覆閱可也

還都白帝所治　治十行閩本俱誤作知

濟河惟兗州

濟河間其氣專質性信謙　宋板質下有體字十行正嘉閩本俱無質字作體性信謙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下八字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按此及上條爾疋疏所引俱與毛本同

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其宋板作真

九河既道

河是大陸之北　是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自按是字非也

故蘇其水下流　故十行閩監俱作功是也

其間相去三百餘里　三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二○按二字不誤

雷夏既澤

會同此澤　毛氏曰此作北誤

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陽十行本誤作縣

桑土既蠶

民居邱上　上十行閩本俱誤作土

於是得下邱陵居平上矣　上十行閩監俱作土是也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　川纂傳作於按川字非也

遭洪水其民尤困　其纂傳作之

厥草惟繇

與徐揚三州　三纂傳作二是也

厥賦貞

賦正與九相當　九下古本有州字

作十有三載

是十二年而八州平　二十行閩本俱誤作三

厥貢漆絲

盛之筐篚而貢焉　筐十行本誤作篚疏同

繒是織繒之有文者也　上繒字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綺是也

傳謂織爲細貯　貯十行閩監俱作紵是也

浮于濟漯

濟漯兩水名 兩纂傳作二
得乘舟徑達也 徑宋板十行俱作經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陸氏曰濰本亦作惟又作維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海纂傳作泲與漢志合
厥貢鹽絺
錯雜非一種 古本下有也字
岱畎絲枲 陸氏曰畎徐本作畎谷○按徐本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傳曰畎谷也則徐本之誤明矣詳釋文挍勘記
怪異好石似玉者 毛氏曰怪石似玉者玉作三誤○按傳作好石毛作怪石當攷
皆貢之 之古本作也

畎谷畎去水 谷宋板十行閩本俱作言
淮沂其乂
二山已可種蓺 已可史記集解作可以
大野既豬
言可耕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漸本又作蔪○按說文蔪下云艸相蔪包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蔪包蔪包者積緻之皃僞孔以進長釋蔪而或改蔪爲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摶埴之工 摶十行監本俱作摶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是植爲黏土 植十行閩監俱作埴是也爲宋板十行閩本俱作謂

厥貢惟土五色
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 方下纂傳有之字
使立社 使下纂傳有之字
羽畎夏翟
則夏翟共爲翟名 上翟字十行閩監俱作翟是也
泗濱浮磬
淮夷二水 二釋文作之陸氏曰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出蠙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菏字下水經泲水篇引並作達於菏古文尚書疏證云菏者澤名爲泲水所絕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於河北徐之貢道也

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 據十行本誤作揚
彭蠡既豬
東匯爲彭蠡是也 爲纂傳作于非也
三江既入
三江既入此湖也 浦鏜云脫一入字
令江入此澤 令十行閩監俱作今非
指其澤謂之 之下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有藪字是也
厥土惟塗泥
地泉濕 濕古本作溼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十行本脫一上字閩本擠入

田第九　毛氏曰田作丑誤

瑤琨篠簜

皆美玉　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荀子賦篇注引孔安國曰瑤美石

齒革羽毛惟木

木楩梓豫章　梓纂傳作楠豫章古本作橡樟非

牙牡齒也　牡宋板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故知旄是旄牛尾也　上旄字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毛是也

厥篚織貝

凡為織者　織纂傳作錦

厥包橘柚錫貢

大曰柚　毛氏曰柚作袖誤

當繼荊州之無也　之宋板十行俱作乏

沿于江海

淮入泗　古本此下有逆也二字

江漢朝宗于海

尊宗也　尊宗二字宋板十行俱作宗尊是也

江水海水其流遄疾　海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漢按海字非也

沱潛既道

是沱為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為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　直上宋板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郫十行本誤作鄓

潛蓋漢西出嶓冢　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　自纂傳作出浦鏜云湔誤揃

入太穴中　太纂傳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乂　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括筆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筆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朏明禹貢錐指乃以為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乂則古本卽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可為東作畎畝之治　東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十行正嘉閩監纂傳俱作耕是也

此澤既土　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大

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十行閩本俱脫去字

杶榦栝柏　陸氏曰榦本又作幹

弓人取榦之道也　浦鏜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璣毛詩義疏云　璣閩本作機後並同○按作機是也說詳爾雅挍勘記

包

橘柚　岳本下有也字與疏標目不合

匭菁茅

傳匭匣至縮酒　十行閩監俱全載傳文

菁蕪菁也　浦鏜云蔓誤蕪下同按浦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爲藉　茅脊二字宋板閩本俱倒不誤

厥篚元纁璣組

鄭云纁者　纁上宋板有染字

九江納錫大龜

錫命而納之　錫上古本有故字

浮于江沱潛漢　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伊洛瀍澗

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　東十行閩本俱誤作冢

滎波既豬

蓋此澤跨河南北　河閩本誤作江

多而得名耳　浦鏜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挍

導菏澤

水流溢覆被之　之古本作也

厥土惟壤

下者墳壚　古本作下者壚壚疏也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無也字餘與古本同許宗彥云傳末疏字今本誤爲黑質白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傳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按下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末疏字爲黑質白文遂於音義之首妄加傳字閩本疏字雖已誤倘無傳字祇於壚上作圈蓋倘知其爲音義也

厥貢漆枲絺紵

纖細綿　纖上纂傳有纖字

錫貢磬錯

佗山之石　佗十行本誤作沱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東據華山之南　南古本作陽

岷嶓既藝

江水所出　出下宋板十行嘉閩本俱有也字

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　宋板嶓上有縣字十行正嘉閩本纂傳俱有縣字脫嶓字出下宋板亦有也字○按縣不當有

是二者皆山名沱出于江　名下宋板有也字十行正嘉閩本俱有也字脫沱出二字

江下宋板正嘉俱有也字

厥田惟下上

差復益小　小宋板作少

熊羆狐貍

織金罽　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績羊毛作衣　盧文弨云績當本是績字

西傾因桓是來

桓水是西傾山南行　是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自是也古本水下有也字○按段玉裁挍本作桓水名自西傾山南行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西距至州西山井鼎曰此疏甚有謬誤當以右行下二字與左行下相接也○按第二行河計二字當在第三行西字下第三行王肅二字當在第四行水字下後放此十行閩監俱不誤纂傳截雍州之境至所言得其實一段亦不誤

皆云西據黑水據宋板十行俱作距

涇屬渭汭

陸氏曰汭本又作內同

水北曰汭毛氏曰北作此誤

毛詩傳云毛詩二字宋板十行閩監俱倒是也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岍纂傳作笄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漆沮既從

同之於渭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荊岐既旅

此荊在岐東在上古本有一字

三危既宅

左傳稱舜云四凶云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去按云字非也

杜林以爲敦煌郡敦宋板十行正嘉閩本纂傳俱作燉下文敦字宋板十行從火正嘉閩本從土○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郡縣志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四纂傳作西○按昭四年傳作四裔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浦鏜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厥貢惟球琳琅玕

皆玉名玉名纂傳作美玉

石而似玉山井鼎曰正嘉萬歷本珠作玉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岳本纂傳俱作珠與疏標目合十行閩葛俱誤作玉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古本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

沿河順流而北正義曰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織皮

皆就次敘敘下史記集解有之字

導岍及岐

地里志云禹貢北條荊山里十行閩監俱作理不誤

壺口雷首

太岳上黨西岳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在字與疏合

熊耳外方桐柏

伊經方外方外二字岳葛十行閩監俱倒是也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在潁川嵩高縣嵩纂傳作崈

過九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連上古本有東字

言陽從南南下古本有起也二字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浦鏜云博陽漢志作傅昜師古曰傅讀曰敷昜古陽字朱長孺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傅史世家傅錫庶民漢文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敷敷轉爲傅傅轉爲博

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傅但陸氏不爲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　陸氏曰弱本或作溺

傳合黎至沙東　十行本脫東字

導河積石

其出崐崘里數遠近　出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去是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華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陰字

北至東行　至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俱作而

東至于厎柱

山見水中若柱然　柱上纂傳有厎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陸氏曰伾本又作岯○按段玉裁云東京賦厎柱輟流鐔以大岯善注引東過大岯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伾　伾十行閩監俱作岯

又不一成　一監本誤作三

北過降水　降蔡氏作洚按此與大禹謨降水字同義異說文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謨降字可作洚此降字必不可作洚也唐石經宋臨安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洚者

在大陸之南　南十行閩監俱作內

北近降水也　北宋板作此

嶓冢導漾

至漢中東流爲漢水　流古本岳本俱作行按纂傳作流

又東爲滄浪之水

別流在荊州　流下古本有也字

南入于江

觸山迴南入江　入江古本作入于江也監本江誤作洭

東爲北江入于海

分爲三　三下史記集解有道字

遂爲北江而入海　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傳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驗也同上亦疑脫不字

又東至于澧　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爲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爲澧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迆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爲匯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爲匯沿蔡鼎書傳

都共北會爲彭蠡　共葛本十行正嘉監俱誤作其古本無爲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按經文于作爲傳中加爲字其誤一也

導沇水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在宋板作出

入于河

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　陸氏曰數一本作所

東出于陶丘北
邱再成爲陶邱 上邱字宋板十行俱作云是也
又東至于菏
菏澤之水 菏古本作荷
東會于泗沂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泗葛本誤作四合入海岳本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導渭
鳥鼠共爲雌雄 雌雄二字古本岳本宋板俱倒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正義曰釋文云 文宋板十行俱作鳥是也
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 船宋板正嘉閩本俱誤作沿○按漢書地理志至京兆北四字作東字
過郡四 四宋板作西亦誤
又東過漆沮
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緜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 地宋板十行俱作池○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九州攸同
已陂障無決溢矣 已字下古本有皆字史記集解作皆已矣古本作也按此傳三矣字史記集解溢作也溢集解作濫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十行本于誤作京
言取之有節 之下古本有民字
錫土姓
相與共治之 宋板無相字
胙四岳 胙十行本作祚俗字也
五百里甸服
去王城而五百里 里下古本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閩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 古本作所銍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三百里納秸服 陸氏曰秸本或作稭
五百里侯服
斥候而服事 服事二字葛本誤倒
二百里男邦
任王者事 史記集解作任王事者
五百里綏服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彼賓服當此綏服 彼十行本誤作役
以文武侯衛爲安 侯閩監俱作教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 外之二字史記集解倒

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安下史記集解有之字

五百里要服

要束以文教 以下古本有安字

二百里蔡

守平常教耳 守上宋板十行閩本俱有言字

三百里蠻

稅徵差簡 徵十行閩本俱誤作徵

二百里流

不復蠻來之也 復宋板十行俱作服非

賈逵馬融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城千里 五百至去王十字宋板十行閩監俱在城字上是也

至滅大半 大十行本作太非也

使各有寰宇 浦鏜云寰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寰當舊本作寰字也

別有九服 服十行閩本俱誤作里

山川載地 載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戴

東漸于海

正義曰考工記 曰下十行本衍義曰二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六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七　　臣阮元撰

尚書注疏卷第七 宋板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夏啓嗣禹位 位古本宋板俱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 浦鏜云啟誤故

甘誓

其王曰已下 曰監本誤作國

明堂云 云宋板作位是也

未知何時改也 時十行閩監俱誤作故

大戰于甘

各有軍事 事閩監葛本俱誤作士

有扈氏威侮五行 威古本作畏

怠棄三正 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侍親而不恭 侍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恃按正義作恃

用其失道故 故下古本有也字

攻治也 十行閩葛俱誤作絕之也

執戈矛以退敵 以字上古本有爲字

御以正馬爲政 政下古本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 則史記集解作卽

親祖嚴社之義　義纂傳作意
言耻累也　也史記集解作之
傳五行至亂常　常十行本誤作帝
則爲啓之兄弟　兄宋板作見誤
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知十行閩本俱作如
諸侯討有罪　討纂傳作伐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須于洛汭　陸氏曰汭如銳反本又作内音同
待太康於洛水之北　葛本脫於字

五子之歌
辭相連接　辭上宋板有而字
以其述祖之訓　述十行本誤作迷
太康尸位以逸豫　陸氏曰逸本又作佾豫本又作忬
乃盤遊無度　陸氏曰盤本或作槃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后上古本有之字
御侍也　侍十行本誤作待
一出十旬不反　十上宋板有而字
其弟侍母以從太康　侍十行本亦誤作待

言雖不經以取信　浦鏜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其一曰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蔡傳作凜乎
能敬則不驕　能纂傳作惟
惟此言六馬　此纂傳作茲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彫宋臨安石經俱作雕孫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相去不盈二百　纂傳下有里字
其四曰
典謂經籍　謂纂傳作爲
則所稱之物　所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止

則官民皆足　足十行本誤作定
器既具　器下宋板有用字
其五曰嗚呼曷歸　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爲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系今文也
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國上古本有其字
忸怩心慚　心岳本作小按岳本非也
雖悔可追　陸氏曰雖如字或作睢○按雖睢古蓋通用
萬姓皆共仇我　十行本脫萬字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伐罪曰征伐岳本葛本宋板十行正德嘉靖閩本俱作罸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板亦作罸

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有宋板十行監本俱作育閩本亦誤作有

廢天地地十行閩本俱作時按地字非也

傳奉辭伐罪伐十行閩本亦俱作罸

惟仲康肇位四海仲古本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爲大司馬王岳本宋板俱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爲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太宋板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政上宋板有故字

告于衆曰

工執藝事以諫陸氏曰藝本又作蓺

官衆衆官上衆字古本岳本宋板俱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衆

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古本無一諫字

益訓遒爲聚訓遒二字纂傳倒

已尚相規已宋板作猶

百工之職職宋板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得不諫也也十行閩監俱作矣

惟時羲和

俶擾天紀陸氏曰俶本又作俶亦作椒同

不及謂厤象後天時謂上古本有時字

謂之聚會爲辰之十行閩監俱作此宋板無謂字但云此聚會爲辰

則是日食可知也食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月

以集是上舍之處上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止是也

君南嚮北牖下牖十行本作墉按北牖之牖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爲牖

於音聲審也聲纂傳作樂

引政典而不言古典言宋板作書

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六宋板作之

今予以爾有衆

舊染汙俗毛氏曰汙作汗誤

皆與惟德更新德宋板作得

山脊曰岡宋板無曰字山井鼎曰無曰字爲是

或眦睚而害良善眦睚二字宋板倒按宋板是也

自契至于成湯

告來居治沃土治十行閩葛俱誤作治

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土土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上按土字誤

知先生是契父帝嚳生十行閩監俱作王是也父監本誤作文

湯征諸侯

湯使亳衆往爲之耕十行閩本俱脫衆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七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八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傳 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新曰予則孥戮汝蓋古文尚書誓作新也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

伊尹以夏政配惡 配十行閩監俱作醜是也

為出其不意故也 十行閩監俱無其字

湯誓

戒誓湯士衆 湯古本岳本宋板俱作其纂傳亦作湯

王曰格爾衆庶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賸也正義云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駰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政也 政十行葛本俱誤作攺按閩本初亦作攺後攺作政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得事農蓋檃栝傳意非原文也

不與上和合 合纂傳作協

賫與也 與纂傳作予

子則孥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𤔲蓋亦古文尚書也

多有大罪 大十行閩監俱誤作夏

為割剝之政 為上宋板十行俱有而字

是日何時能畏 畏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喪

若其可喪 若十行閩監俱誤作君

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 十行閩監俱無下九字浦鏜云當誤衍

二代不同 二閩監俱誤作三

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 罪十行閩本俱作非

所以比於日者 比下宋板有桀字是也

湯既勝夏

變置社稷 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鏜按從之似可不必蓋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端之詞又據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變明不得有欲字

變制社稷欲遷其社 制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置是也因變制社稷也同

鄭云等注此序 云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元下鄭云因此同

然而旱乾水溢 溢十行本作益按閩本初亦作益後加水

故更置社稷 置宋板十行俱作致盧文弨云可通用

夏師敗績

大崩曰敗績 崩下古本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 遂古本岳本宋板俱作逐纂傳亦作逐岳本攷證云逐字正釋從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吾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 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
史錄其言 史十行閩本俱誤作使
仲虺之誥
自簡賢附勢 附十行本誤作輔
湯誥召誥之類 湯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康
二字足以爲文 二十行閩監俱作一
古人名字 字閩本誤作或
謂於會之所 浦鏜云會下當脫同字
成湯放桀于南巢

恐來世論道我放天于 于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子是也
無所慙 慙下古本有之也二字
夏王有罪
肇我邦于有夏 于十行本誤作予
恐其非罪見滅 其古本作以
自然理 古本作自然之理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德懋懋官
若自已出 若上古本有皆字
乃葛伯仇餉

從此後遂征無道 後上古本有之字
則近者著矣 矣上古本有也字
曰徯予后 予古本作我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古本重君字
舊謂初征自葛時 舊古本作久
左傳稱怨耦曰仇 宋板曰仇二字閒空一字非也
政謂擊之 政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攻是也
末是滅其國 末閩本誤作未
德日新
正義曰繫辭云 繫上十行閩本俱有易字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陸氏曰中本或作忠非
湯誥第三　商書
惟皇上帝
皇大 大十行閩葛俱作天
若有恆性
順人有常之性 人古本作民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威古本作畏下明威同
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 毛氏曰官作官誤
罹其凶害 陸氏曰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害古本作虐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言百姓兆民 兆監本誤作先
稱寃訴天地 毛氏曰訴作許誤
降災于夏 毛氏曰于作子誤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 不唐石經作弗
而加虐乎 乎下古本行也字按凡古本所加也字有甚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故云元牡 云宋板十行俱作用按用是也
用元牡者 牡十行本誤作牡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戮釋文唐石經岳本纂傳俱作勠

是謂伊尹爲聖人者也 宋板無者字
上天孚佑下民
孚信也 孚十行本誤作浮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言伐桀之事 此句上十行本衍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兩句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 兩無字古本俱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天美道 天十行本誤作大
朕弗敢蔽 蔽古本作弊
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岳本宋板俱無也字
無用爾萬方 毛氏曰用作羽誤

乃亦有終 亦古本作亓山井鼎曰亓古其字○按亦與亓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
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于亳 祀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嗣是也
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 三纂傳是二按諸本俱作三與史記殷本紀合纂傳蓋據孟子改之

惟元祀
知此年十一月湯崩 一監本誤作二
是特設祠也 祠十行閩監俱作祀下特設祠禮同
奉祠王祇見厥祖 山井鼎曰古本祠作嗣宋板同○按諸本俱作嗣唯毛本誤耳

伊伊制百官 下伊字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尹是也
故稱焉 焉上古本有之字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先君謂禹以下 君岳本纂傳俱作后按疏標目作君
杼能師禹者也 盧文弨云師國語作帥
于其子孫弗率
朕哉自亳 哉石經補缺誤作載
立愛惟親
終洽四海 毛氏曰洽作合誤○按洽葛本十行本俱誤作治疏乃洽于四海十行本亦誤作治
令緣親以及疎 令十行本誤作今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檢唐石經岳本十行閩監俱從木作檢字按作撿避所諱汲古閣全書皆然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艱古本作難

敷求哲人　陸氏曰哲本又作喆

曰敢有恒舞于宮

敢有殉于貨色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尚書狥于貨色注云狥干求也凡元應所引尚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殉字古文葢作狥今文則作殉當以狥為正傳云殉求也攷改作狥干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　昧岳本纂傳俱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常遊戲畋獵　畋纂傳作田

是荒亂之風俗　是下古本有謂字

則以爭臣自匡正　爭纂傳作諍下爭友同按釋文云爭諫爭之爭不必改諍

親比頑愚幼童　比十行本作此非也

但有一於身者　宋板十行俱無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　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昬攷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貪昧似不當作昬

所謂墨罪五百者也　者纂傳作是

聖謨洋洋

洋洋美善　岳本下有也字

爾惟德

則天下賚慶　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以賴為正賴慶訓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若作賚慶則背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舜放四凶徙之遠裔　徙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徒按徒字非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　古本下有也字

言不順伊尹之訓　訓纂傳作言

比至放桐之時　比十行閩監俱誤作此

鄭元亦云　元閩監俱誤作文

惟尹躬

禮法君稱臣名　稱十行閩監俱作前是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夏都在亳西　古本作夏都在亳之西也

其後嗣王

滅先人之道德　人纂傳作王

不能終其業以取亾　以取亾古本作亡取滅亾也按古本疑有誤字

伊尹乃言曰

旁求俊彥　陸氏曰俊本亦作畯

開道後人　道古本作導

無越厥命以自覆　陸氏曰越本又作粵

機勞牙也 古本作機弩也牙也

明旦行之 明上古本有須字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為一節下文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兩句為一節以傳攸之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為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為一節然疏云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 辭古本作孚

言能循汝祖所行 言下古本有王字

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 又閩本誤作人

欲發明也 明十行閩監俱作命

爽是未明 未纂傳作將

伊尹曰茲乃不義 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無俾世迷 無古本作亡

使比近先王 比十行閩本俱誤作此

必當改過為善也 過十行閩監俱作悔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

今云冕者 云纂傳作為

作書曰

實萬世無疆之休 無古本作亾下無時無斁同

既往背師保之訓

言已已往之前 已已葛本誤作己已

並其有邦厥鄰

湯俱與鄰並有國 與纂傳作為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朕承王之休無斁

則我承王之美無斁 美十行本誤作災斁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厭岳本是也釋文有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 無古本作亾鬼神無常同

無有親疏 有古本作所

鬼神無常享

言鬼神不係一人 係古本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保

則享其祀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天位艱哉 艱古本作難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惟明明后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祗作惟明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

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 惟十行本誤作推

若升高

若陟遐 陟葛本誤作涉

有言逆于汝志

勿以自臧 臧葛本閩監俱誤作藏

嗚呼弗慮胡獲

則天下得其正 古本作則天下得其政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以戒太甲 戒岳本作成誤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湯下宋板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厥古本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爲厥亦有以厥爲其者後亦不悉挍

陳德以戒 古本下有之字

則伊尹又相太甲 則下纂傳有是字

比至沃丁始卒 比十行閩監俱作此

伊尹乃迎而授之政 授十行閩本俱誤作受

太甲潛出自桐 出自二字閩監俱誤倒

必若伊尹放居自立 居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君按居字非也

曰嗚呼天難諶 閩本曰字空葛本脫曰字按葛本多依閩本此亦一證

常厥德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獨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毛詩序云 序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傳按宋本是也

汎說大理 汎十行本作凡

皇天弗保

有天命者開道之 之古本作也

眷求一德

使伐桀 伐岳本作代

以有九有之師

改其正 古本作改其政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

任官惟賢材 浦鏜云材今本作才

謂畀順以爲下下 下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臣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 上訓字宋板作謂按訓字非也

俾萬姓咸曰

一德之言 古本無之字

嗚呼七世之廟

則爲祖宗 宗古本作廟

此又勸王修德 勸十行閩監俱誤作觀下勸王使爲善政也同

論七廟者多矣 者十行本誤作諸

其文見於記傳者十行閩監俱無者字

王立七廟立纂傳作之字按之字誤祭法作王立七廟

無自廣以狹人

無得自爲廣大十行閩監俱無自字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晉文請隧隧十行閩本俱誤作遂

伊陟相太戊

史録其事史十行本作使

兩手搤之曰拱拱十行本誤作搨

時則有青眚之祥之宋板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夏侯始昌劉向算法云算法宋板作等說十行本作筭說閩監俱作筭法按筭字與等相似故誤等爲筭毛本又誤爲筭則益遠矣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浦鏜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爲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大戊贊于伊陟

三篇皆亾三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二是也

祖乙圮于耿

大不辭乎大宋板十行俱作太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八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九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九宋板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亂兹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閒存古字此亂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亂古文尚書治字也𤔔𤔔爲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史記集解作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

而治於亳之殷治下治字宋板作地

傳自湯至亳殷殷十行本誤作怨按十行本此篇誤字尤多今不盡挍

其賓止十二也止十行閩監俱作正

則曰殷即是一都曰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亳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自宋板作南山井鼎曰正嘉二本作有字非也當從宋板○按十行閩本亦俱作有監本始作自

大序注云大宋板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宋板耿在閒空一字

盤庚

殷質以名篇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中上二字纂傳倒

題篇不曰盤庚誥者　曰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日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

子開甲立　開十行本誤作門下同

盤庚遷于殷

我王祖乙居耿　古本作我王祖乙也此居耿

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欲十行本誤作殺

則當卜考於龜以從　考十行本作稽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絕命　命上古本有汝字

況能從先王之業乎　乎上古本有也字

若顛木之有由蘖　陸氏曰蘖本又作枿○按枿本作㰈傳寫者從俗作枿耳

有用生蘖哉　哉古本作栽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　名宋板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或稱殷　此句上宋板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往彼殷地　地十行閩本俱誤作也

言爲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耿遷于殷　耿十行本誤作欲

劉殺釋詁文　文十行閩監俱誤作云

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　去彼十行閩監俱作決欲

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　以義宋板作從教

大遷則貞龜　則貞十行本誤作考自

謂行有典法　十行閩監俱無行字

即是有所服行也　十行閩監亦俱無行字

鄭王皆云　王十行本誤作注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　由上古本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人古本作民注同

又戒臣曰　臣閩本誤作且

王命衆悉至于庭　庭上古本有朝字

王若曰格汝衆

告汝以法教　法下古本有度字

古我先王

下句王播告之　之下纂傳有修字

黎上之先　先纂傳作文

王用丕欽

民用丕變　用古本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今汝聒聒

起信險僞膚受之言　僞十行閩葛俱作爲

拒善自用之意也　十行閩本俱無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含葛本誤作舍注同

子亦拙謀

正義曰此疏十行本此句之下全空

若網在綱

紊亂也纂傳無也字

穡是秋收之名收纂傳作成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德葛本誤作得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汝違十行本作去傲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不昬作勞陸氏曰昬本或作敃○按正義引鄭注昬讀爲敃勉也然則古文作昬鄭讀爲敃釋文所謂本或作敃者指鄭讀也

越其罔有黍稷陸氏曰越本又作粵

毒爲禍患也爲宋板作謂

遠近謂賖促山井鼎曰賖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按十行本亦作賖閩本作徐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是自生毒害古本作汝自生毒害也

乃敗禍姦宄

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以自災之道古本作以汝自災之道也

乃既先惡于民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徒十行閩本俱誤作徙

則於身無所及古本及下有也之二字是不若小民下有之也二字山井鼎曰助字甚奇恐誤寫○按古本此類甚多頗介所謂不得所益誠可笑者也

相時憸民

責其不以情告上不以情閩葛監本俱脫以字十行本誤作不請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尚可刑戮絶之刑戮十行本作得過之古本作也

則惟汝衆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爾衆

戚恐甚大戚十行閩監俱誤作滅

何以不情告我以不宋板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爲誤

傳曷何至禍害禍十行閩本俱誤作忽

遲任有言曰

遲任古賢古本下有人字

子不掩爾善陸氏曰掩本又作弇

言我世世數汝功勤數葛本十行閩監俱作選

所以不掩汝善古本作所以此不掩汝善也

作福作災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古本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山井鼎曰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爲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鏜改乎爲各云從疏挍是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卽遷卽十行本作則

宜法汝父祖 宋板無汝字

自我先王以至於我 宋板無我字

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 告臣言十行本誤作而言汝

違我必有罰也 我十行本作俞

傳遲至貴舊 遲下宋板有任字

故禘祫爲小也 禘祫宋板作礿祠

祫嘗祫烝 下祫字十行閩本俱誤作禘

夏惟作祫不作祭 祭上宋板有時字

予告汝于難

志之所主欲得中也 十行閩監俱無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 無古本作亡無弱無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按今本脫上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版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 之岳本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挍本作老侮

正義曰弱 弱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老

邦之臧

有善則衆臣之功 臣纂傳作人

自今至于後日

勿浮言 古本作勿得浮言也

罰及爾身

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古本作罰已及汝身雖悔何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

大告用誠於衆 用誠於衆古本作用誠於其衆也

無褻慢 古本作無有褻慢也

欲用民徙 徙十行閩監俱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衆宋板作教

王苦民不從教 苦宋板作話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殷降大虐

遷都者止爲邑居墊隘 都十行閩監俱作徙

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未刻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后先王 后古本宋板俱作君

若乘舟

謂穢氣也 纂傳作爲穢之氣也

今其有今罔後

汝何得久生在人上 人古本作民

恐人倚乃身

盤庚疑其被誤 疑十行本誤作凝

予迓續乃命于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訝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 威古本作畏
豈以威脅汝乎 豈上古本有我字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大能進勞汝 汝下古本有先字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云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 此句下十行本衍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二句
追言湯勞汝先 追十行本作此

失于政
汝無能道 汝上古本有罰字
言神后將罪汝 宋板十行俱無后字
故言下見汝 言下二字宋板倒是也
古我先后
勞之共治人 人古本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父祖二字纂傳倒與疏合
古我至乃死 我十行閩監俱誤作者
茲予有亂政同位
但念貝玉而已 念下古本有具字與疏合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乃父唐石經十行纂傳俱作先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說詳尚書撰異
作丕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以為據傳當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為據也
傳亂治至共貪 十行本脫貪字
傳言汝至督之 言汝二字十行閩本俱誤倒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凡下古本有我字

謂凶人 謂古本宋板俱作為
言不吉之人 吉岳本作善
我乃以汝徙 乃古本宋板俱作用
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念 當十行閩本俱誤作臣
長立汝 宋板下有家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為上宋板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落下墜下宋板俱有也字浦鏜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又云泆湮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隕越於下 十行閩本俱脫隕字

不使得子　孫子上宋板有生字

故絶其類　類上宋板有惡字

而言于此新邑　邑下宋板有者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

罔罪爾衆　罔古本作亡　罔有定極罔有弗欽同

羣臣前有此過　葛本脫過字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間空一字

古我先王

徙以爲之極　徙上古本有今字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言由徙故天福之　之下宋板有也字十行本也字擠入

自稱童人　自閩監俱誤作將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釋詁無靈善之文

言已不自守也　守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專

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嗚呼邦伯師長

共爲善政　共古本作其誤

能謀安其居者　古本無者字

故揔稱牧也　牧十行閩本俱誤作故

反覆相訓　覆閩監俱作復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　兩慮字浦鏜以爲俱勴之誤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

無敢有不敬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無總貨寶以求位　求葛本十行閩監俱誤作巳

長任一心以事君　任葛本閩監俱誤作在疏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　　臣阮元恭撰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爲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䝣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營求之於外野　十行閩監葛本俱脫營字外字按岳本纂傳俱有

說命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厲纂傳作勵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皆杜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爲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

字杜預在梅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喆

天子惟君萬邦

天下待令　待古本作得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罔古本作亡罔不同心同令石經補缺誤作命

王庸作書以誥曰

台恐德弗類　台葛本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惟按唐石經岳本俱作台

此故不言　古本作此故不敢言也

說築傅巖之野

有澗水壞道　澗葛本閩監俱誤作間

遂令傅險姓之　令宋板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曰宋板作且

啓乃心

若藥弗瞑眩　藥石經補缺誤

東齊海岱閒　閒上纂傳有之字

先使人瞑眩憤亂　浦鏜云憤當憒字誤○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嗚呼欽予時命

使有終　終下古本有之也二字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者岳本作有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乃進于王曰

正義曰晉語言　言十行閩監俱作云

猶王官宗伯　宗十行閩監俱作之

樹后王君公

后王君公人主也　主纂傳作君

師長之言亦通有　有下宋板有士字

惟天聰明

憲法也　按此段今本將疏混入注中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錄于下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疏傳憲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

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難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同

惟口起羞

惟干戈省厥躬　陸氏曰省一本作眚

省其身堪將師　師十行閩監俱作帥按師誤

經傳之無鎧與兜鍪　之下宋板有文字是也

則人爲背之　爲宋板作違是也

官不及私昵

官不至其言　十行本至誤全

賢謂德行能謂才用　二句纂傳倒

有其善

是言惟而不有　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推

無啓寵納侮

謂君出恩以寵臣　君十行本誤作言

謂臣入慢以輕王　浦鏜云王當主字誤

黷于祭祀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煩下宋板有則字按有則字與注合

說拜稽首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兩艱字古本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艱　行上古本有而字艱古岳十行閩葛纂傳俱作難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　台古本作朕

以爲大臣　以纂傳作已按以已古通用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楳

鹽鹹梅醋　醋古本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羹須鹹醋以和之　之上古本有也誤甚

事不師古

言無是道　道纂傳作理

惟斆學半

言日有所益　日十行本誤作曰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畯

昔先正保衡

故此爲解　浦鏜云此爲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辜古本作罪

佑我烈祖

功至于天　于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大

爾尚明保予

汝庶幾明安我事　汝纂傳作爾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

以訓道諫王　浦鏜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　之十行閩監俱誤作以

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　訓閩監俱誤作尹

高宗肜日

正義曰釋文云　文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天是也下同

故先周復商　復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後按復字非也

釋文又云　文字誤見上又十行閩監俱誤作文

儀禮有司徹　徹宋板作撤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傳言至至自消　十行閩監俱脫一至字

乃訓于王曰

謂有永有不永　謂下史記集解有其字

乃曰其如台

天道其如我所言　我葛本十行閩監俱誤作其

嗚呼王司敬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亐尼又女乙切考疏引尒疋亦是尼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得為嗣　得十行本誤作德

即尼也　尼十行本誤作兄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始古本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乿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弨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西伯既戡黎

且言西伯對東為名　伯十行閩監俱誤作北

格人元龜

皆無知吉　吉下史記集解有者字

祖伊木必問至人　木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本按木字非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以王淫過戲逸　逸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息十行本誤作追

故天棄我

以紂自絕先王　十行閩監俱脫王字

動悉遵法　悉宋板作皆十行本誤作昔

今我民

大命不摯　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摯本又作𡠗○按說文作𡠗引書云大命不𡠗據說文則胡字不應

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祖伊反曰

反報紂也 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 天上古本有在字按古本恐誤

殷之卽喪

立可待 古本作立在可待也按此在字亦衍文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

錯辭天命 辭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亂

交錯是渾亂之義 之十行閩監俱作以

微子

微子名各 各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啓是也

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浦鏜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微子若曰

我祖底遂陳于上 底古本作致

乂爲姦宄於外內 外內二字十行閩葛監本纂傳俱倒

而小人各起一方 人古本史記集解俱作民

共爲敵讎 共十行閩葛俱誤作其

無涯際 涯際古本作津涯

於是至於今到 到古本作致非

傳父師至言之 言之十行閩監俱作而言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鏜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欲宋板作或

曰父師少師

殷邦顚隮 邦古本作國

則思如之何其救之乎 思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當按當是也

父師若曰

言起沈湎 古本下有者字

卧仕之賢 卧古本岳本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致不誤

乂亟行暴虐 陸氏曰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

不解怠 解岳本葛本宋板正嘉閩本纂傳俱作懈按注疏本載釋文云解佳賣反通志堂單行本釋文解作懈但果係懈字則陸氏不必作音似當以解爲正

言殷民上下有罪 民古本作人

我罔爲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䑑恐此是古本作䑑後析爲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顚隮 隮古本作隕

我久知子賢 我上古本有言字

出處語黙 語黙二字岳本倒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民者皆犨怨斂聚之道也 民者二字宋板十行閩本俱倒盧文弨云民字衍文

安得黙而不言 言十行本誤作呼

大祭祀之物 大纂傳作天按各本俱作大纂傳誤

無多少皆死 死下纂傳有者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一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 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十 宋板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

渡津乃作 津上古本有孟字

自嗣位至卒 自宋板作則十行正嘉閩本俱作至監本亦作自山井鼎曰宋板爲愈

以一月戊午 午監本誤作牛

正言一月 正宋板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解宋板作稱按解字非也

以共實是周之正月也 正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一是

民無二王 民宋板作土十行本誤作王

於孟地置津 於上宋板有是字

又云八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五至以穀俱來 五至二字十行閩本嘉萬俱倒

計安國必不爲波僞書作傳 波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彼按波字非也

梁王兼而存之 王宋板作主

古文泰誓伐紂時事 十行閩監俱脫時字

泰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衞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按疏云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夫

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大誓明矣字雖爲大音則爲泰後人遂誤爲泰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　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　弗古本作不下弗事同

惟宮室臺榭　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洫　洫宋板作澮按洫字非也

謂衣服采飾　衣十行閩本俱誤作不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是則亦封之義也　封宋板作剔是也

亦加以炭火之上　以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於是也

肆予小子發

功業未就之故　功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作父

故我與諸侯　古本無故字

惟受罔有悛心

紂當恐怖　紂宋板十行俱作討

商罪貫盈

惡貫已滿　滿上古本有以字誤

是我與紂同罪矣　紂十行本作討非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

厎天之罰　厎古本作致

告文王廟　廟上古本有之字

類乎上帝　乎纂傳作于下三句同

天矜于民

與民同　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泰誓中第二　周書

王乃徇師而誓　徇石經補缺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侚

我聞吉人爲善　聞古本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　竭岳本作渴與釋文合下並同按說文㵣欲飲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㵣從俗作渴盧文弨挍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旣誤作竭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謬甚

今商王受

故曰力行　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老　犂古本作黎注同

耇面凍犂色似浮垢也　犂十行本作棃下並同與釋詁疏所引合

朋家作仇

傳臣下至罪惡深　十行本無罪字

有夏桀

流毒虐於下國萬民　流下古本有行字

天乃佑命成湯

使下退桀命　桀上古本有夏字

惟受罪浮于桀

物在水上謂之浮 之十行閩本俱誤作水

日亡吾乃亡矣 自此句矣字起至下文覩其心止凡三十字十行閩監俱脫

無剖心之事 剖宋板作割非也

是紂罪過於桀 桀下毛本缺一字宋板十行閩監俱有也字

剝喪元良

一曰則割也 則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剝是也

以殺善人爲惡之大 善十行閩本俱作害

厥監惟不遠

言必誅之 之古本作也

朕夢協朕卜

精者事之祥人之夢爽先見者也 宋板十行閩監精俱作夢夢俱作精

羣八皆懼 八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公按八字誤

予有亂臣十人 臣字唐石經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其一見婦人 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是按見字誤

太公名公 纂傳名公在太公上

雖有周親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少纂傳作多按纂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則爲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爲一句仁人也爲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天視自我民視

民所惡者天誅之 古本作民之所惡天必誅之也

百姓有過

在我教不至 古本作在我教之不至也

今朕必往

比於湯 比十行本誤作此

勗哉夫子

寧執非敵之志伐之 伐上古本有以字

如是小可克矣 小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乃是也

百姓懍懍

言民畏紂之虐 畏纂傳作懼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 古本下有曰字

今商王受

言慣見而忽也 也宋板作之

斮朝涉之脛 斮古本作斬

剖賢人之心 剖古本作割注同

酷虐之甚古本作言酷虐之甚也

作威殺戮威古本作畏下不威同

言害所及遠害葛本誤作善

郊社不修

作過制技巧制下古本有之字

二者大同大纂傳作本按本字是也

爾其孜孜

勸勉不怠勸勉二字纂傳倒

獨夫受

乃汝世讎讎顧炎武曰石經世誤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世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卋尚係原刻顧以爲

誤作誓非也

嗚呼惟我文考

明著岐周周古本宋板俱作㐺盧文弨云㐺即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爲周○按从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爲衆之說遂以众爲衆然相沿已久此㐺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挍古文尚書從字作㐺其例正同

受克予

我之無善之致毛氏曰善作義誤古本作我之無善之所致也

牧誓第四　周書

虎賁三百人

若虎賁獸史記集解無獸字

牧誓

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帥十行本誤作師

欲揔明此百兩人之大數此十行閩監俱作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甲子朝誓誓下史記集解有之字

乃復倒退倒十行閩本俱作到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陸氏曰鉞本又作戉○按作戉是也說文云戉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浦鏜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挍○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於教教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令字

傳鉞以至苦之鉞十行本誤作越

御事

治事三卿治古本作理

司空主土土葛本誤作士

是其誓戰者其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指是也

此御事之大大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文

亞旅

旅衆也衆大夫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觀今本少一衆字而也字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帥十行閩本俱誤作師

千夫長

師帥卒帥兩帥字史記集解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　師朱板作帥是也

及庸蜀羌髳

孔不說　孔上朱板有故字

巴在蜀之東偏　東補本作南

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之　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楚按之字非也

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在十行閩本俱誤作西

稱爾戈

傳稱舉至楯楯　杆楯十行閩監俱作干楯是也

戟楚謂之干　干十行纂傳俱作子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　浦鏜云楯方言作馻音伐誤作楯

關西爲之楯　爲十行閩監俱作謂按十行是也

是干吳爲一也　吳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楯按吳字非

故言之也　之十行閩監纂傳俱作立按之字誤

牝雞之晨

喻婦人知外事　古本無人字

吾離羣而索志　志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居是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是字唐石經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紂信用之　之古本作也

日義曰晉語云　按日乃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殷卒伐有蘇氏　卒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辛按卒非

妲己所舉言者貴之　舉閩監俱作與按與言二字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據列女傳元文正之十行本及毛本俱作舉言尤誤

夫子勗哉

小則四五　小岳本十行史記集解纂傳俱作少是也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

汝不勉　汝下古本有所字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按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嘼爲始售反按

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嘼尔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馬牛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堯典鳥獸孳尾鳥獸毛毨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嘼爲獸斯不然矣○按作嘼者古文也作獸者今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是往伐也　伐纂傳作征

惟一月壬辰

近死魄　十行正德嘉萬閩葛俱脫近字

越翼日癸巳　翼古本作翌注同

執豆籩　陸氏曰豆本又作梪

七世之祖　祖纂傳作廟

皆大奔走於廟執事古本下衍之也二字
而魄死明生浦鏜云而疑衍字
示天下不復乘用示上補本有以字
由字積與誤浦鏜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卽積畫之說與誤者或誤爲四爲三也不必疑倒
惟先王
尊祖故稱先王古本作尊其祖故稱先王也
故言建邦啓土也十行閩監俱無也字
至于大王
以翦齊商人翦古本作剪按翦剪古今字

始王業之肇迹山井鼎曰補本本作肇後改作兆不知據何本○按據疏耳然可不必
王季纘統其業纘古本作續
我文考文王克伐厥勳伐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葛十行閩監俱作成是也
以撫綏四方中夏綏古本補本俱作安
大邦畏其力
是文王威德之大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小邦必畏矣畏下纂傳有力字
惟九年
九年而卒古本補本俱作九年而文王卒
故大業未就業葛本十行正德嘉萬閩本纂傳俱作統按岳本亦作業與疏合

底商之罪底古本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事纂傳作祀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告天社山川之辭社岳本作地
以兵征之也岳本無也字
臨祭祀祀纂傳作事
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補本無享字
暴殄天物殄古本作絶
則天物之言言纂傳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普閩監俱作皆

爲天下逋逃主
天下罪人逃亡者逃亡二字古本倒
窟聚窟葛本閩監俱誤作窋疏放此
予小子
謂太公周名之徒陸氏曰召本又作邵
肆予東征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古本補本俱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古本無厥字
篚篚盛其絲帛古本作上篚篚其絲帛補本作篚篚其綿帛按當作篚篚其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盛衍字也古本之篚篚倒字也補本之綿誤字也

惟爾有神

渡民危害 民上古本有我字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自攻于後以北走 于岳本作其

血流漂舂杵 流岳本誤作法

流血漂舂杵 流血二字宋板倒是也

乃反商政

用商先王善政 毛氏曰王作上誤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皆武王反紂政 反上古本有所以二字

大賚于四海

施舍已責 責古本岳本宋板十行俱作債按釋文作責

救之賙無 陸氏曰賙本亦作周

況其復籍之乎 籍纂傳作聚

列爵惟五

卽所識政事而法之 法下古本有者字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 列古本作裂

伯七十里 七上古本有方字

位事惟能

必任能事 事古本作士

重民五敎

所重在民 古本下有人字

惟食喪祭

喪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信 信葛本十行正嘉萬閩俱作言山井鼎曰似非○按纂傳作信

垂拱而天下治

故垂拱而天下治 故十行閩葛俱誤作欲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一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二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七古文尚書洪範第六周書孔氏傳 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宋板

武王勝殷

立武庚 庚古本作康注同非也

以為王者後 後上古本有之字

歸鎬京 陸氏曰鎬本又作鄗

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 殷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紂

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云上宋板有又字

傳歸鎬至作之 十行閩監俱無鎬字

宋世家云 宋監本誤作朱

洪範

惟十有三祀

言天地之大法 古本下衍之矣也三字

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默定下民古本作默定天下民也

是助合其居 孫志祖云史記集解引此注無是字

使有常生之資 常葛本誤作長

問何由 問纂傳作間誤

周天意何由也 周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問按周字誤

協合也 合十行閩監俱作和

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 復宋板作得

言大深定下民 大十行閩監俱作天按十行本不誤

箕子乃言曰

亂陳其五行 史記集解句首有是字按疏云是乃亂陳其五行似宜有是字

故常道所以敗 古本下衍之也二字

天與禹洛出書 天下古本有乃字

井陻水刊 水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木○按作木與襄二十五年左傳合

故為亂也 故十行閩本俱誤作欲

水失其道 道纂傳作性○按性是也

畀與釋詁文 孫志祖云與爾雅作予

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 浦鏜云繼誤繫

通人計覈 計宋板十行俱作討

初一曰五行 唐石經別起一行九疇皆然

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剛柔正直纂傳作正直剛柔

傳皇大至之道 十行本脫傳字

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 條十行閩監俱作將按將是也

政離在德 在宋板作任

天地百物 百纂傳作萬

五徵傳云 徵宋板十行俱作行按徵字誤

一五行

木可以揉曲直史記集解作木可揉使曲直

金之氣味葛本十行正德嘉萬閩本俱脫味字史記集解作金氣之味按金氣之味猶上言焦氣之味也醎苦酸辛甘皆以味言不以氣言金之氣乃腥也古本味下衍之也二字

箕子所陳古本下衍之也二字

一五至作甘五下十行閩監俱有行字

各爲人之用各十行閩本俱誤作名

百姓之所飲食也所十行閩本俱誤作求

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進纂傳作極

土成數十義亦然也亦纂傳作或

臭之曰臭宋板作嗅

二五事一曰貌陸氏曰貌本亦作頮

明作哲作古本作曰誤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選哲之列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心按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段玉裁云說文日部哲昭晰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

所謀必成當當史記集解作審

言乃可從乃宋板作必按宋板是也

言之決斷決斷二字纂傳倒

若金之斬割斬纂傳作斷

猶思在心纂傳下有也字

不乖剌也剌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倒盧文弨云宋板非

鄭元皆謂其政所致也元宋板作云

案庶徵之意意宋板作章

悊智也悊宋板十行正嘉閩本俱作哲非

鄭本作哲鄭宋板十行俱作定是也

三八政

主姦盜使無縱陸氏曰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

故教爲先也教宋板作食按教字非也

若以一字爲名字纂傳作事是也

四五紀

紀一曰古本作所以紀一日也

厤數節氣之度節氣二字岳本倒

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迭監本誤作送

旦觜中盧文弨云觜下宋板有觿字而考文獨未載未知盧所據○按有觿字是也月令云仲秋之月旦觜觿中

何謂也辰對曰宋板十行閩本俱無辰字監本有辰字無也字

仲秋日在角此下十行閩本俱衍季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十字

歲日月星日月二字宋板十行閩監俱倒按應作月日

凡厥庶民

民戢有道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爾疏義强釋作斂戢之戢此不敢改

汝則與之爵祿古本下有矣字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孫志祖云煢周官大司寇疏引作惸

此人言曰　此十行閩監俱誤作皆浦鏜云此人言三字疑衍

謂始受取　始十行閩本俱誤作治取十行閩監俱誤作以

荀卿書云　云十行閩監俱作曰

人之有能有爲

于其無好德　按疏云無好對有好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見之本經無德字至傳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蓋謂經文無好定本作無惡也

以敗汝善　古本下有之也字

皆謂臣民有正直者　皆宋板十行俱作普

必將奮衣而去　衣十行本誤作夜

無偏無陂　陸氏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書藝文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顧炎武曰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爲協○按頗陂皆以皮爲聲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陂與荷爲韻是陂頗同音也開元之改非但不知義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乃大和石經格遵開元之詔而紹興石經不遵宣和之詔何也今惟足利古本尚作頗字又按疏云無偏私無陂曲又云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此在孔疏元本必皆作頗後人據今本經文改之而所改又復不盡耳又按匡謬正俗卷六引無偏無陂遵王之誼證誼字有宜音此亦本作頗而後人改之也蓋顏氏亦知古韻部分與今不同宜字可以韻頗特未明平仄通協之例故有此迂論耳其注漢書亦多類此

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循史記集解作修

言無有亂爲私好惡　爲監本誤作無

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矣上古本有也字

不正爲邪僻　爲宋板十行俱作謂

曰皇極之敷言

不失其常　其岳本宋板俱作是

則人皆是順矣　人古本作民

六三德

用正直治之　之古本作也下二治之同

能出金石　毛氏曰金作全誤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按漢書翟方進傳注師古引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若非熹平石經即唐初孔傳本如是

在位不敦平　敦史記集解作端與疏異

變和也釋詁文　文十行本誤作詁

須在土以正之　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上是也

七稽疑

曰蒙曰驛　孫志祖云案經文本作雺圛而傳讀爲蒙驛耳孔疏猶作雺圛且云雺聲近蒙圛即驛也可證經文之作雺圛矣不知何時徑改經爲蒙驛沿誤至今幸疏中字多不及全改後之學者猶可尋求是正也○按改作蒙驛在唐天寶開寶時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氣落驛不連屬　落十行本誤作洛

五者卜筮之常法也　筮古本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兆是

卜五 監本脫卜字按上傳卜筮之數監本數下有七字卽此經卜字之誤也

則蒙是闇之義 蒙宋板十行俱作濛

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細宋板作紐

王肅云卜五者 者十行閩監俱誤作也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 三十行閩本俱誤作一

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 周監本誤作同

次及卿士衆民 士十行本誤作主

故一人主爲一 上一字宋板作以是也

傳動不至過吉 過十行閩本俱作逢按注作過

以下傳云一從三逆 一宋板作二是也

亦得上敵於聖人 人宋板十行俱作故屬下句

筮之得吉 之宋板十行俱作而

謀有一從 謀宋板十行俱作課

若三占之俱主凶 宋板無主字

八庶徵

正義曰 按疏首疑脫八庶徵三字

曰雨曰暘

煖以長物 煖古本岳本宋板俱作燠按史記集解亦作煖疏云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是疏亦作煖也

五者來備 王應麟云五者史記作五是而今本史記仍作者蓋元明以來刊本之誤也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者下有是字蓋或據史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下致不可通誤詳尚書攷異

各以次序 序岳本纂傳俱作敘

則衆草蕃滋廡豐也 草下古本有物字史記集解有木字按疏釋經云衆草木蕃滋而豐茂則當有木字又釋注云衆草百物蕃滋廡豐則當有百物二字滋廡二字史記集解倒

謂不時失敘 史記集解作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似誤

惟木沴火 浦鏜云水誤木按浦是也

釋詁文廡豐茂也 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有無相刑 按刑疑形字誤

曰休徵

君行政治 史記集解無行字與疏合

則時燠順之 燠宋板史記集解俱作煖

曰咎徵

君行狂疾 疾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俱作妄與疏合

則常燠順之 燠岳本宋板史記集解俱作煖

君行蒙闇 按稽疑章之蒙與此章之蒙史記俱作霧集解引此傳蒙闇卽作霧闇則孔本此經亦作雺明矣或疑疏引王肅云蒙瞽蒙似此經不當作雺然古字音同皆相假借前既以雺爲濛此何妨以雺爲矇薛季宣書古文訓洪範兩雺字俱作蒙非也

曰君行急燥 燥十行閩本俱作躁是也

此休咎皆言若者 休十行本誤作故

曰王省惟歲

如日之有歲月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庶民惟星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浦鏜云按疏云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

大小各有常法　大小二字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倒與疏合

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　雍宋板作邕是也

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　北極去南極宋板十行俱作南極去北極

南極二極中等之處　南極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南北按宋本不誤

交路而過　路宋板作絡是也

九五福

動不遇吉　動上古本有凶字按此謬說也疏云動不遇吉者解凶也然則正義本無凶字

折未二十　二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三

醜陋　陋岳本作惡

常多憂　宋板下有愁字

謂惡是善　十行閩監俱脫上二字

任其所好而觀之　而上宋板有從字

能者養之以福　盧文弨云當作養以之福○按養以之福見漢書五行志杜預注左傳云養威儀以致福疏云養此威儀禮法而往適於福是杜孔所見左傳並與漢志同不知何時誤倒以之二字并改此疏失之遠矣

武王既勝殷

班宗彝　陸氏曰班本又作般音同

賦宗廟彝器酒罇　按罇俗字也疏作尊傳文誤刊

武王既以勝殷　以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已

言爲尊之法正　浦鏜云也誤正

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案亡字似因傳文而誤衍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二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三

臣阮元撰栞

[印]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宋板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

大保作旅獒 大唐石經岳本十行纂傳俱作太下同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不發音知係太字

旅獒

强大有政者爲酋豪 酋十行本誤作遒下同

惟克商

西戎之長 戎十行閩葛纂傳俱作旅與疏標目不合

四夷名自爲國 名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各按名字誤

曰嗚呼明王愼德

故銘其楛曰 浦鏜云栝誤楛按魯語作栝

不役耳目

則喪其德 古本下有矣字下其志同

故君子勤道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賤用物 按疏稱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謂此句賤上俗本有弗字也疏不釋經故因釋傳而并及之

所以化治生民 治古本岳本宋板俱作俗

寶賢任能 任十行本誤作生

則遠人安矣 矣古本作也

不役至人安 人安宋板作道按按疏釋經實至道按而不止宋板是也自不作無盆以後祇釋傳不

釋經以前後各章例之疑有脫誤

皆惟正矣 皆惟二字十行本倒

以聲色自娛 娛監本誤作誤

遊觀徒費時日 徒十行本誤作從

諸是妄作 是纂傳作所

諸是世所希 纂傳作諸所希有

皆爲生活民也 爲宋板十行俱作謂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終累大德 羣經音辨厽部云絫連也書終絫大德○按絫累古今字

所戒以終 戒以宋板作誡已

爲山九仞欲爲山 下爲字十行閩監俱作成

巢伯來朝

慕義來朝 義下古本有而字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

不欲人開之 人下古本有之字按史記集解作不欲人開也與疏合

金縢

有金人三緘其口 三十行閩本俱作叁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作叁十行本殆沿其誤

既克商二年

弗豫 陸氏曰豫本又作忬按說文引作有疾不念釋文別本作忬蓋卽念字也

不悅豫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告謂祝辭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下注世教下同

問王疾病瘳否　瘳上宋板通解俱有當字

穆敬也　宋板十行通解俱重穆字

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　上十行閩本俱誤作王

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　至宋板通解俱作云

史乃冊祝曰

史爲冊書祝辭也　辭史記集解作祠

大子之責　大十行本誤作太

謂疾不可救於天　疾下史記集解有不可救也四字

我周公　古本下有也字

仁能順父　古本下有之字非也

能事鬼神　能下古本有知字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有下古本有所字

則墜天之寶命　墜下纂傳有失字

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救上古本有命字非也有依歸古本作有所依歸也案此依史記集解改

卜知吉凶　史記集解下有者也二字

是有太子之責於天　太十行閩監通解俱作大

謂負天大子責　大十行本誤作太

凶則爲不許我　宋板通解俱無爲字

秦誓牧誓　秦宋板十行閩本通解纂傳俱作泰是也

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　遂通解作逐故纂傳作而

傳大子至世教　大十行本作太誤下並同

欲令請之於天也　十行閩監俱無欲字按通解有

乃卜三龜

既於壇所　既十行閩監通解俱作即

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與宋板作以盧文弨云非

見兆之吉凶　見通解作是

武王既喪

乃流言於國　於葛本作于下於孺子同按語助之於尚書皆作于惟堯典於變時雍此篇爲壇於南方及此兩句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各本並作於薛氏古文訓亦然蓋傳寫舛錯初無義例葛本獨於此兩句仍作于又葛本之誤也

以惑成王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公於成王之世　公上宋板有周字

傳武王死至成王　宋板無死字

傳三叔至成王　三十行本誤作王

救其屬臣　救宋板作敕

秋大熟

故有風雷之異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異葛本誤作意

禾盡偃　禾下古本有則字以意增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皆葛本誤作者命下古本史記集解俱有者字

故止之　古本之上有也字史記集解直作故止無之字

言己童幼　童幼二字岳本倒

發雷風之威　雷風二字纂傳倒

周公以成王未悟　悟葛本十行閩監俱作寤跡同按史記集解亦作寤

改過自新　史記正義句首有成王二字

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古本下有也矣二字

盡起而築之　陸氏曰築本亦作筑字按馬鄭王皆訓築為拾釋言云筑拾也訓拾者宜作筑孔不訓拾而別本亦作筑是築筑古蓋通用○按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築筑皆非正字且馬鄭王並訓築字為拾或漢魏時爾雅亦作

築未可知也

禾木無虧　禾木古本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桑果按桑果言木百穀言禾今本作禾木則與百穀複矣

并見之　之上古本有也字非

案省故事　案省二字纂傳倒

亦如國家失道焉　失宋板十行俱作未盧文弨云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宋板是

也

禾木無虧　禾木宋板十行俱作桑果按前釋經疏內亦有禾木無虧句各本皆同今本孔傳及此疏之誤俱由於此其實前疏亦誤耳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

作大誥

大誥　陸氏曰誥本亦作𢍺案依汗簡古文四聲韻其字當作𢍺不作𢍼

陳大道以誥天下　誥岳本纂傳俱作告下傳順大道以誥天下岳本作告纂傳作誥

管蔡導武康為亂　康十行閩本俱作庚按毛本作康與洪範序考文引古本立武庚作立武康微子之命序殺武庚作殺武康其誤一也

王若曰猷

惟我幼沖人　惟下古本有累字按疏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是孔穎達所見經文無累字

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　人古本作民下安人同

先自責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若涉淵水　若古本岳本宋板俱作如

就其命而言之　言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行與疏合岳本考證云案文義行字為長

將誅叛逆　將宋板十行俱作當

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　宋板者稱二字中間空一字

傳世三十　傳宋板作卜十行本誤作六

皆得繼天明者　皆宋板作能

曰有大艱于西土

欲復之　之古本作也

天降威　威古本作畏

欺惑東國人　人古本作民

以于敉寧武圖功　敉古本作撫下敉寧王大命同○按撫即敉字說文敉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段王裁云

四國人賢者有十夫　四國人古本作四國之民

言人事先應　古本下有之字

止而復言　止十行閩本俱作正

肆予告我友邦君

往伐殷逋亡之人　人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臣

民不靜　民下古本有亦字

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　綏葛本誤作維

則王室有害　則下古本有於字

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　有宋板作友按疏意似當以有為是

百尹氏也　氏宋板作是按氏字不誤

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　宋板無綏字是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

可哀哉　可上古本有甚字

言不得已　已上古本有以字

義爾邦君　義古本作誼

至御治事者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責其以善言之助　之助二字古本宋板俱倒按疏云責其無善言助已則傳當云責其無善言之助責乃責讓之義非責任之責也

故我童子成王　故十行本誤作哉

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浦鏜云謂疑為字誤

則為天美　天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大按天非也

言得我之功　功宋板十行俱作力

已予惟小子

當必征之　之上古本有也字誤

言天美文王興周者　文纂傳作寧後並同按王氏據蘇氏說以寧王為武王凡孔傳文王字率改為寧王不可為訓

故能安受此天命　命纂傳作明

明卜宜用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人獻十夫　人古本作民

亦文王　亦岳本作言

若彼之勸勞哉　勸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勤按勸字非也

法之又明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天閟毖我成功所　錢大昕曰天閟毖我成功所傳訓閟為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閟慎釋詁文考釋詁本云毖慎也經既以閟為毖不當重出毖字據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毖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偽孔傳尚未誤也○按下經勤毖傳解作勞慎此傳云慎勞則經當作毖勤莽誥於下云天亦惟勞我民是訓勤為勞也

天棐忱辭　辭古本作詞

其成我民矣　矣上古本有也字

文王敎致太平敎宋板十行閩本俱作誤是也

閎愼釋詁文孫志祖云閎爾雅作毖

亦同之義也同十行閩監俱作民是也盧文弨云毛作同是上言國家此方說民不應言亦民○按國家如此民亦如此故曰亦民之義

王曰若昔朕其逝

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難纂傳作艱

矧肯構疏云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撿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按矧況也況益也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也段玉裁云

父已致法已古本作以下已箇同

子乃不肯播種子上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有其字

況肯收穫之乎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無之字與疏合

今不征是棄之征十行本作正閩本初亦作正後加彳之古本作也

民養其勸不救者勸下古岳宋板俱有心字

以子惡故子監本誤作于

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浦鏜云此當比字誤

亦不以卬爲惟義也不以二字十行閩監俱誤倒

民爲父兄爲家長者也上爲宋板十行俱作謂按謂字不誤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古本作王曰嗚呼肆告我爾庶邦冢君按哉字與漢書翟方進傳合古本分爲告我二字殆非也

爽邦由哲由古本作用

來佐周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所以知必克者按者字疑之字之誤宜連下故字爲句

故有明德事用智道者德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國

若不早誅之若十行本誤作君

傳惟大至易也易也十行閩本俱作不易按各本傳末俱有也字

予永念曰

除草養苗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言當滅殷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言必從也古本也上有之字

傳天亦至從也從也十行閩本俱作必從按各本傳末俱有也字

微子之命第十十下十行本誤衍三字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庚古本作康非也

代武庚爲殷後代監本誤作伐

微子作誥誥十行閩本俱誤作告

右把茅把十行閩監俱作抱下右把茅也仍作把按史記元文作把

縛手於後後十行本誤作復

王若曰猷

正朔物色物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服按物字與疏不合

與時皆美皆纂傳作偕

放桀邪淫蕩之德古本岳本俱作放桀邪虐湯之德也宋板無也字餘與古岳同岳本考證云傳

釋經不當改邪作淫又諸本湯之德下無也字辭義似未足

言湯立功加於當時　於葛本十行閩監纂傳俱誤作流

裔末也　也上古本有之字

言能踐湯德　纂傳無言字按傳上云汝微子謂經所謂汝者指微子也此五字自爲一句纂傳與上三字連讀故删去言字耳

曰篤不忘　陸氏曰篤本又作竺

傳言二王至三統　十行本無王字

是二王後得郊祭天　得十行閩監俱作爲按纂傳作是二王後皆郊天

僖十三年左傳　三宋板十行俱作二是也

欽哉

以蕃王室　陸氏曰蕃本亦作藩

宏乃烈祖

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　人古本作民

以輔我一人　輔下古本有成字

言上下同榮慶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無厭下同

唐叔得禾

而合爲一穗　陸氏曰穗本亦作䅵

傳唐叔至一穗　穗十行閩本俱誤作德

周公既得命禾

以善禾名篇　善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嘉

告天下亡　古本作布告天下亡也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三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四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八古文尚書康誥第十一周書孔氏傳 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宋板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以殷餘民封康叔 封上古本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按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

故使賢母弟主之 古本作故使其賢母弟主也與疏異

康誥

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纂傳此注在序封康叔下諸本皆誤

周禮上公五百 百下宋板有里字是也

而康叔之康猶爲國 猶十行本誤作鄭

惟三月

乃洪大誥治 陸氏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 人古本作民

大誥以治道 誥古本作告

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 及監本誤作反

七年制禮作樂 七宋板作六○按當作六

卽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 順宋板作服○按明堂位作服宋本是也

以生治民 生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主

男下獨有邦 邦下纂傳有字字

自由當時之宜 由十行本作出

見亦主其勞 主十行本作上

其民猶至 民宋板十行俱作且

王若曰孟侯

愼去刑罰 愼監本誤作傎

故於我一二邦 葛本閩監俱脫我字

惟是次序皆文王教 序岳本作敘

得在此東土爲諸侯 古本下有也矣二字

不侮鰥夫寡婦 侮下宋板有慢字

皆以修治也 皆十行本作漸

用兵除害于殷 害宋板作惡

以文王之德故也 德宋板作敎

王制有連屬卒伯也 卒十行閩本俱作率

用誅殺道 道上十行閩監俱有之字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 民上古本有治字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汝古本作女篇內皆同

既言文王明德愼罰之訓 訓十行本誤作調

謂文王先有所聞善 善下一字未刻宋板十行閩監俱是事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注尚書曰恫矜

乃身孔安國曰恫痛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盡章懷所見孔氏尚書作矜可證瘝爲矜之俗字矣

人情大可見　人古本纂傳俱作民

起於小　起上古本有大字

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　盧文弨云所疑當作此而云二字疑衍○按而云疑當作上云

以小人難安也　安十行閩監俱作保

我聞古遺言曰　古十行本誤作名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非眚　陸氏曰眚本亦作省○按潛夫論作省

乃惟終自行之　自岳本作身與疏合按纂傳已誤作自

當以罰宥論之　之古本作也

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　常監本誤作當

汝當盡斷獄之道　宋板無汝字

王曰嗚呼封有敘

惟民其畢棄咎　古本無惟字

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　善下古本宋板俱有矣字

言得刑殺罪人　人字十行本缺

爲人輕行之　之古本作也

故文本於政不可以濫刑　文十行閩監俱作又

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

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按或以爲此經文似本作又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有兩又曰無煩朱子疑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之上也臣謂正義文理拙澁周公述已下十八字爲一句而下文又申明之不當疑經文有兩又曰脫其一也又曰要囚正義又重言曰

王曰外事

重刑之至也　按疏標目及舉傳文俱無也字

爲奉上事　上宋板作王十行閩本俱誤作土

王曰汝陳時臬事

用其義刑義殺　兩義字古本俱作誼

勿庸以次汝封　庸古本作用

我心我德　德十行閩葛俱誤作心按葛本誤以上二字屬上句下二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　毛居正曰王作三誤

乃使汝所行而順曰　而十行閩監俱作盡

惟汝所悉知也　悉宋板十行俱作委按作委是

述康叔爲言故云亦　亦宋板作已按經文有已字無亦字今本誤以此已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凡民自得罪

言當消絕之　之古本作也

盤庚已訓　盤上宋板有於字是也

當須絕之　閩監俱無須字浦鏜云按傳當作消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憝唐宋兩石經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憝不誤

不友兄弟者乎友古本作善

爲人兄爲上古本有於字

弗友不恭弗古岳纂傳俱作不

不能字愛其子字十行閩監俱誤作自

釋親云孫志祖云親當作訓

曰親以及物曰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自按自字是

故孝經曰經監本誤作輕

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者宋板十行俱作若山井鼎曰若字似屬下句然爲未穩

浦鏜云者當也字誤

不率大戛

主訓民者民古本作人

及外庶子按此四字於本節經意無當疏亦無釋疑衍文也

不申我法者申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作用古本無者字

越厥小臣外正古本無厥字

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治古本作理

大放棄王命古本下有矣字

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忌十行閩葛俱誤作思句末古本有矣字

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諸十行閩監俱作猶

惟爲酷虐惟十行閩監俱作則

是不明爲非德也非十行閩監俱作臣

卽敬德忌刑宋板卽敬間空二字

王曰封爽惟民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時古本作是

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岳本無之字

則無善政在其國古本下有矣字

民不知道民下宋板有則字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上古本有於字

我罰汝罰下古本有誅字

猶有罰誅罰誅二字岳本倒

況曰古本無曰字

有上明聞於天有宋板十行俱作其

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盧文弨云之字疑衍

故曰德刑也十行閩監俱脫刑字

王曰嗚呼封敬哉

無令有非非古本作罪

常修已以敬哉常閩本誤作當

敏爲見事之速下三字十行閩監俱脫許宗彥曰浦鏜以毛本爲衍殊非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

則不絶亾汝 古本作則不汝絶亾

汝行善則得之 得葛本誤作德

而不念 古本作而不思念也

聽先王道德之言 聽上古本有汝字

惟行善則得之 惟宋板作汝

汝念此無常哉 常監本誤作當

王若曰往哉封

聽朕告汝 告古本唐石經俱作誥

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卽古本作則是也

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 世世享國十行本作世世殷國閩監俱作世享殷國

纂傳與毛本同

而言不絶國祚短長由德也 浦鏜云言字當在不絶下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文王弟稱穆 弟古岳宋板纂傳俱作第按說文有弟無第後世次弟之弟旣别從竹則此當作第

將言始國在西土 在宋板作於

亦爲亂行 古本作而亦爲亂行也正義曰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

以此衆事少正 盧文弨云事當作士

此妹與沬一也 齊名南云疏此段脫誤不一此妹與沬一也沬字上脫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脫鄉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爲殷紂之所都也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訛

皇僕生差弗爲穆 差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羌下同

差弗生毁揄爲昭 揄十行閩本俱从木下同

毁揄生公非爲穆 非十行閩監俱作飛下同

亞圉生組紺爲昭 陳浩云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爲初始爲政 上爲字宋板作謂

言天下教命者 纂傳作今言天降命者

文王誥教小子

正官治事 治古本作理

謂下羣吏 吏古本作事

惟當因祭祀 因纂傳誤作知

惟曰我民迪小子 我上古本有化字

則子孫惟專一 古本下有焉字

妹土嗣爾股肱純

今往使妹土之人 往下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有當字

遠行賈賣 賈賣二字古本倒

統庶士有正者 庶古岳宋板俱作衆

則爲君矣 爲古本作惟按古字爲惟通用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本作有攸不惟臣

先戒羣吏以聽教 聽古本作斯

考中德爲用逸 考上古本有以字

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 古本下有矣字

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 父母二字十行本不重出

所爲進行中正之德 進十行閩監俱作考

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百宋板作伯

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 宋板無有字盧文弨云疑有字當在民字上○按有疑當作共

以下然兹亦惟天據人事 兹宋板十行俱作並浦鏜云然疑云字誤○按浦說是宋板十行以兹爲並恐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徂古本作徃

能受殷王之命 王之二字古本倒與疏合

王曰封至之命 至上十行閩本俱有我西二字

王曰封我聞惟曰

明無也 按疏標目無也字

國伯諸侯之長 諸纂傳作庶

雖服事尊官 雖十行閩監俱作惟

伯言長速屬卒牧皆是 屬纂傳作率

惟亞等雖不爲官首 十行閩監俱無等字

我聞亦惟曰

不憂政事 憂下古本有其字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陸氏曰泆又作逸亦作佚○按泆逸佚古並通用

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 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庶羣自酒 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古本兩民字俱作人行上有所字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

人無於水監 監古本作鑒下文民監大監同

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 此古本作之

予惟曰

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乎上古本有者字

不可不塡 塡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慎是也

薄違農父 按羣經音辨韋部云韋違行也音同書薄韋農父

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 道字宋板在事字下山井鼎曰不可解盧文弨云服

行美事依注行美二字衍

況惟所敬順疇盜之圻父 盜十行閩監俱作咨是也

以司徒致民五土之藝 致十行閩監俱作敎是也

故言農夫也 夫十行閩本俱作父按夫字誤

揔上自劼毖殷獻巳下 獻下宋板有臣字

厥或誥曰

勿令失也 勿十行本作無

惟工乃湎於酒 盧文弨云惟工俗本誤作百工

以其漸染惡俗 毛氏曰漏漸字

明法有張施 施十行閩監俱作弛是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而篤行之 之古本作也

辯使也 辯十行閩葛俱誤作乃

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 命宋板作念是也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按傳云亦如梓人治材疏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謂傳中杍字乃古文若今字尚書本則作梓也孔疏本之劉炫其所据者古文也傳既作杍則經亦作杍可知今本經傳俱作梓與疏不合陸氏亦据古文而今本釋文大書梓字注云本亦作杍蓋爲後人竄改亦非陸氏元文也

此古杍字 杍宋板作杍按杍乃古文李字借爲梓匠之梓取音同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 民古本作人

汝若恒越曰 汝古本作女

汝惟君道使順常 惟岳本作爲

於是曰 毛氏曰曰作日誤

如此則善矣 矣古本作也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 古本重故字

聽訟折獄 折古本作斷

傳用小臣與庶人 浦鏜云疑有脫誤按傳用二字未誤與下鄭以爲對

與上厥君終始相承 終始二字十行倒

王啓監 監古本作鑒下皆同

至于屬婦 孫志祖云玉篇女部嫋婦人姙身也引書至于嫋婦

無令見寃枉 陸氏曰寃一本作以寃〇按陸氏此語未詳俟考

及以御治事者 以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於

無得相傷殘 傷殘二字宋板十行俱倒與傳合

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 者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昔

惟曰若稽田

惟其塗塈茨 按塗疏作斁下同此亦古文之見於疏者又見羣經音辨攴部〇按衞包改斁爲塗幸正義猶存斁字

已勤立垣牆 牆古本作墉

亦須禮義然後治 治古岳宋板俱作洽與宋本疏同

然後成 然十行本作乃

然後治 治宋板作洽下後治同

乃言修治於未 未閩監俱作末按末字是

使善垣墉故也 故宋板作一

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 盧文弨云斁乃敷之訛趙佑云説文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敷丹雘孔疏蓋本此卽古塗字四字當爲疏中之注〇按斁當作敷固爲有據但孔疏自据梅氏所上之本非本説文也

揔是以物塗之 總十行閩監俱作不

今王惟曰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 傳首纂傳有夾近也三字按傳例不重訓或訓于前或訓于後初無義例夾近也乃多方傳王氏移置於此不足据

萬方皆來賓服 萬古岳宋板俱作方方按方方孔傳屢見後人誤以上方字爲万字之誤遂改作萬纂傳已誤夏氏曰如兄弟之寄方方而來卽用孔傳語也

惟欲使至於萬年 欲上古本有敬字無於字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居古本作君監本亦作君與疏不合

拓懷遠人 拓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柘

萬方皆來賓服 萬宋板作方是也

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 於宋板作欲山井鼎曰似不可解但作行下之所欲則稍可通○按鼎說亦不可通据疏意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是謂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也先王既然凡爲君者亦如先王用常法是謂今亦奉用爲亦先王也似當從今本作於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四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五　　臣阮元恭撰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宋板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召誥

然鼎之上 按鼎上疑有一字

惟二月既望

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 至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告與疏合許宗彥曰曲禮正義引亦作告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顧炎武曰攻石經誤作公○按今石經作攻顧說非也

月當日衝光照 光上宋板有日字按宋本是也

必先正望朔 望朔二字纂傳倒是也

正義曰經營者 十行閩監俱無者字

若翼日乙卯

周祖后稷 祖葛本十行閩監俱誤作祀

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 衆殷侯甸監本誤作衆股侯甸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拜上古本有敎字按敎字依孔傳增也

衆殷皆歡樂勸事 宋板勸作勤十行歡勸俱作勤閩本歡字亦作勸

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 位十行本誤作立

則是三月十二日也 二十行本誤作三

養牲以養二 以十行閩監俱作必

是帝稷各用一牛　一牛二字宋板倒

稷是天神　天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人按作天非也

祀之以爲社　宋板無之字

社稷惟祭句龍　宋板無祭字

此言社于薪邑　薪十行閩監俱作新是也

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　賦功謂賦斂十行閩本俱作賦斂謂賦功

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卽上宋板復有方伯二字按宋本是也

庶殷既巳大作　巳宋板作以按巳以古多通用

乃竝覲於王　於十行閩監俱誤作君

爲戒成王賜周公　賜十行本作錫

誥告庶殷

故託焉　焉古本作之

歎皇天改其大子　大岳本纂傳改作太下同葛本此句誤作天下亦作太閩監此亦誤作天下作大毛氏曰改厥元子注皇天改其大子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正義曰釋詁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今監本作太子而顧命注將正大子之尊猶作小大之大則知作太者傳寫誤爾與國及建本皆作太誤

言紂雖爲天所大子　按下文元子哉傳云大爲天所子與此不同疑皆有誤疏亦無所發明

無道猶改之　猶十行閩葛俱誤作尤

故以爲言也　故宋板作託是也

改去其大子　大十行閩本俱作太下同

無道猶改之　猶十行閩本俱誤作尤下同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言不泰　泰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忝按泰字誤

言無良臣　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夫知保抱其子　古本重夫字

所以窮　古本作則所以窮也

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　及宋板作乃

以困窮也　困窮二字宋板倒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　返十行閩監俱作反

傳其忠至良臣　忠十行閩監俱作終與注合

殘暴在下　在下纂傳作其民

夫猶人人　猶十行本誤作尤

王其疾敬德

面稽天若　面上古本有禽字按禽乃禹字之譌卽古文禹字也與傳合

童子言成王少　古本下有也字

嗚呼有王雖小

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美道成也岳本作而美道成宋板亦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　而下宋板無爲字

王來紹上帝

配大天而爲治　大宋板作上按大字誤

則不訓自也　浦鏜云自疑用字之誤

正日景以求地中 景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影下同○按周禮作景

王先服殷御事 殷上古本有ナ字山井鼎曰古文有字作ナ○按古文有字作ナ乃左字也此古本傳
寫之訛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介古本作迩山井鼎曰迩即邇字考傳文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迩爲是○
按作迩者古文尚書也今字尚書當作邇後誤爲介則因迩
字而譌也開成石經已然

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 御下古本有治字

則下敬奉其命矣 矣古本作也

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 御下宋板有治字

常若命之不行 盧文弨改若爲苦是也

或加陵殷士 宋板無殷士二字非

政必乖戾 乖纂傳作舛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下監字古本作鑒按下句作鑒見後
漢書崔駰傳即古本之所據

言桀不謀長久 謀古本作其與疏合

所以歷年 古本下有者字

其夏殷也 古本重其字非也

長與不長 與不二字十行本倒

王乃初服

雖說之其實在人 之下岳本有於天二字沿革例曰雖說之三字不可曉考石經則曰雖說之於
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今按此所謂石經疑是成都石
經然岳氏自述所據書本無成都石經未知其審說之於
天即疏所云托天說之也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 初服二字纂傳誤倒

求天長命以歷年 長葛本誤作常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 以古岳宋板俱作有與疏合

其命有智與愚也 有十行閩本俱誤作若

是自遺智命矣 矣宋板作也

惟勤修敬德 勤宋板作勸是也

王者當疾行敬德 者宋板作其是也

若眞犯罪之人 眞宋板十行俱作直按眞字誤

相夏相殷禹湯之功 禹上宋板有謂字按宋本是

上下勤恤

王未有成命 未古本唐石經岳葛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末按末字誤

是上勤恤也 勤上宋本有下字

我周公承夏殷之後 公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王按浦鏜挍改作家是也

尚書卷第九古文尚書洛誥第十五周書孔氏傳 古本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營上古本有經字

洛誥

周公先相宅 周宋板作名按周字誤

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 宋板政下有於字十行閩本俱有於無政

雖與相俱行　與相二字宋板倒按當作相與

周公拜手稽首曰

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　知古本宋板俱作如

故已攝　古本下有之字

周公至民明辟　宋板無民字

正以此言還政者　言十行閩監俱作年按言字誤

予惟乙卯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　上纂傳作卜屬下句似誤

伻來以圖　按纂經音辨丂部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來告成王　古本作來告於成王之案疏標起訖無之字古本妄加

王拜手稽首曰

來教誨之言　來古岳宋板纂傳俱作求與疏合

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故荅十行本作荅言按此篇疏文十行本多誤此其一也

故成王復述公言　故十行本誤作於

言公欲令已作允久遠　作宋板作祚按作字非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咸秩無文　無古本作罔下無若火同按此句無字不可作罔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　祭上古本有之字

今王即命曰　陸氏曰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按古人書曰日二字其形正同但以上缺者爲曰不缺者爲日此云一音人實反則是別本不缺也蓋經師傳讀不同致經文有異孔疏音越

有大功則列大祀　列下古本有爲字與疏合

其往　其上古本有愼字按段玉裁云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較今本多一愼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

少子愼朋黨　愼下古岳宋板纂傳俱有其字

戒其自今已往　已古本作以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　古本下有矣字

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　記十行本誤作功

於其初即教之　於其宋板作宜於是也十行本誤作於於

其當盡自教誨衆官　盡監本誤作晝

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　此事浦鏜據下疏改作所爲

時文王未有留公之意　文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成按文字誤

配享廟庭亦是也　庭十行本作廷是也

公曰已　已下古本有乎字

言汝爲王　爲十行本作惟

惟曰不奉上　古本下有之矣二字

不可治理　古本下有之矣二字

前言已如是矣　十行閩監俱無矣字

乃惟孺子

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　敘古本宋板俱作序

明敎農人以義哉 人古本作民
言皆來 古本下有之字
務在知人 知宋板作化是也
言欲已長久也 已宋板作以盧文弨云作以疑非
則天下之民 則下宋板有我字
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 按者字疑當作皆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不可去之 據疏似無之字或當作不可去也
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揚監本誤作楊
而奉順天 古本下有地字

居處其衆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秩纂傳作敘
凡此待公而行 古本下有之字
言化洽 洽十行閩葛俱誤作治古本洽下有之字非也
舉大明德以佑助我 佑宋板十行俱作佐下我小至佑我同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便就君於周 便十行本誤作使
命立公後 立十行本誤作正
公當留佑我 佑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作佐是也
亦未克敉公功 敉古本作撫

言四方雖道治 道古本初作通後改作道
猶自未能定於尊禮 猶監本誤作猶
周謂洛邑 十行閩監俱脫謂字
公當留佑我 佑宋板作佐與宋本注合
是顧無事 按是疑當作自
文武受民之於天下 民宋板作人浦鏜云當作文武受民受之於天
王曰公定
公功以進大 以岳本纂傳俱作已
天下咸敬樂公功 公下古本有之字與疏合
無去以困我哉 無古本宋板俱作勿

我意欲置太平 置宋板作致按宋本是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爲周家見恭敬之王 王纂傳誤作主
厚率行先王成業 率監本誤作幸
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古本下有也矣二字
今我繼文祖大業 今宋板作令是也
王意以此留我 此十行閩監俱作禮
於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 於十行閩監俱作爲
王意大使我恭奉其事 事十行閩監俱作道
被人恭敬推先已 已十行閩監俱作王盧文弨云毛本是

考朕昭子刑

我所成明子法　所下纂傳有以字

所以居王中　居王中古岳宋板閩本作居土中是也十行葛正德嘉萬俱作君上中亦非

本說之　岳本作故本而說之沿革例曰本說之三字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意始明○按傳文多簡疏中述傳往往增加數字以顯其意似未可據疏以改傳

萬年厭于乃德　厭唐石經古岳十行纂傳俱作猒按厭猒之厭說文本作猒今通作厭別作饜其誤久矣十行本脫于字

使有次序　序纂傳作第

殷乃長成爲周　古本下有矣字

勉使終之　之古本作也

我不敢經宿　敢宋板作致

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宋板予作子王下有言用文王之道制爲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爲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二十八字

周公自非己意也　自下宋板有言字是

使芬香調暢　調纂傳作條

謂之秬鬯酒二器　酒上宋板復有鬯字

釋註云　註宋板作詁按註字誤

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　潔宋板作絜下皆同○按絜正字潔俗字

故本而說之此事者　按此事者三字疑有誤

使告其太祖　告纂傳作祀

得還鎬京卽文武　卽下宋板有告字是也

厭飽於汝德　厭十行本作猒下同

當行不怠　浦鏜云當疑常字誤

戊辰

特加文武各一牛　十行閩葛俱脫一字

告曰尊周公　曰古岳俱作白與疏合

立其後爲魯侯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非也

既受言誥之　浦鏜據儀禮續通解挍云言之二字衍

以算術計之　計纂傳作推

於是成王元年　於宋板十行俱作歲按於字誤

特以二牛告文武　牛宋板作年是也

示祭之日　示宋板十行俱作云是也

故史於此總結之　史監本誤作安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五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六

臣阮元恭撰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宋本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

心不則德義之經 陸氏曰則或作測非

周公以王命誥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誥作告

多士

所告者 告纂傳作誥

皆非民事 民事十行閩監俱作在官○按段玉裁挍本民作序是也

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釋宋板作穪

計三國俱是從叛 三監本誤作二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以告殷遺餘衆生 生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士按生字誤

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 與上古本有右字信十行閩監俱誤作言

故輔佑我 佑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佐按佑字誤

惟我周家下民 下岳本作不誤

天有多言 言宋板十行俱作名按言字誤

殺無道之王 王宋板作主

我聞曰

大淫泆有辭 陸氏曰泆又作佾注同○按失聲佾聲古音同部

天爲過逸之行 天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大按天字誤

既言天之效驗去惡與善 去十行閩本俱誤作法

自成湯至于帝乙

自帝乙以上 以宋板作已

後嗣王紂 紂下古本有也字

誕淫厥泆 泆古本作洪誤

罔顧于天顯民祇 祇唐石經岳葛十行閩監俱作祗

無能明人爲敬 人古本作民

言皆有闇亂之辭 闇纂傳誤作圖

天乃與之 與宋板作典

無非皆其惡辭聞於天 其十行本作有

王曰猷告爾多士

不能使民安之 古本作不能使民安安之也山井鼎曰恐衍一安字按疏云不能使民安而安之即古本之所本

朕不敢有後 唐石經後下本有誅字後磨改

今爾又曰 顧炎武曰又今本作其

言我周亦法殷家 法古本宋板俱作涉非

將任用之 之古本作也案疏標起訖作之

今汝又有言曰 汝十行閩監俱作徃

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 浦鏜云者當人字誤○按浦云非也

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illegible]命也 宋板聖作衆託作記非[illegible]尚字誤

言未遷之時當求往 浦鏜[illegible]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

謂誅四國君 四監本誤作曰

王曰告爾殷多士

無所賓外 古本下有之字

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 葛本汝誤作如服誤作順

爾不啻不有爾土 陸氏曰啻徐本作翅下篇放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 唐石經或下本有誨字後磨改

則汝所當居行也 山井鼎曰諸本也作之○按十行閩本俱作之監本亦作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故戒以無逸 古本下有之字

成王卽政 政葛本閩監俱作位誤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 歎葛本誤作教

其無逸豫 豫下古本有也字

農夫之艱難事 古本無之字

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人古本作民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宋板作亦葛本脫稼穡字

乃爲逸豫遊戲 乃葛本十行閩監俱誤作力

言其可以君正上位 君纂傳作居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故稱宗 宗上古本有中字

其在高宗

武丁其父小乙 其古本作也

言孝行著 著十行閩葛俱誤作者

起其卽土之位 土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王按王字是也

故云在喪其惟不言 喪下宋板有則字與注合

其在祖甲

伊尹放之桐 桐下史記集解有宫字

思集用光 用古本作由

依仁政 史記集解政下有也字

故得久年 古本下衍之字

殷家亦祖其功 古本無亦字

逃於人間 人纂傳作民

誰所傳說 傳十行閩監俱作傳是也

自時厥後立王

同其敝 敝古本纂傳俱作弊

惟樂之從 樂上古本有躭字

亦無有能壽考 考古本作者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
王季即祖 祖下古本有也字
畏敬天命 畏十行本誤作長
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惠下古本有於字
自朝至于日中昃 陸氏曰昃本亦作仄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按後漢書郅惲傳注引此經云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
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 身下古本有則字
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 上之字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乏按之字非也

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 按諧字疑當作皆
惟當正心行己以供待之 心宋板十行俱作身
釋詁云盤樂也 孫志祖云盤爾雅作般
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田十行本作畋
然殷之未世 未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末是也
何以皆待王命 以宋板十行俱作必是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惟今日樂後日止 古本作惟今日樂樂後日止也
是人則大有過矣 是纂傳作其
所以不得然考 考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者按考字非也

王當正己身以洪待之也以身供待萬民 洪宋板作供十行閩監俱無洪待之也以身六字
不敢自閑暇曰 不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無
侵淫不止 浦鏜云侵當作浸
如春秋隱公加棠觀魚 加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如按加字非也
遊謂遊湯 湯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蕩是也
田謂田獵 田宋板作畋
酗從酉 酉閩監俱誤作酒按浦鏜以毛本為誤非也
飲酒為文 文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政按山井鼎但云正嘉與宋板同考神廟監本亦作政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

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 也上古本有者字
古人之雖君明臣良 古人之宋板作古之人按宋本不誤
否則其口詛祝上 上十行閩監俱作之
譸張誑也 孫志祖云爾雅作侜張
知此則訓之者 則宋板作乃按則字非也
此邪佞之人訓之也 此十行閩監俱作是
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 上之二字宋板倒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古本殷王下有及字高宗下有下字按古本無義不可從
乃自願聞其愆 閩監本誤作言

此厥不聽
言含怒 怒葛本作怨誤
則知是信讒者 知宋板作如
罰無罪殺無辜 十行本脫罪字
乃令人怨益甚 益纂傳作愈
尚書卷第十古文尚書君奭第十八周書孔氏傳 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宋板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君奭
同姓也 同上古本有周字

無名奭者 奭監本誤作東
周公若曰君奭
已受之 古本下有矣字
順天輔誠 誠監本誤作誠
孔以召詔云 詔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誥按詔誤
嗚呼君已曰
歎而言曰君也 也古岳宋板纂傳俱作已與疏合
越我民罔尤違 越蔡傳本作曰盧文弨云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蔡傳亦以於為訓似亦本作越字○按唐石經亦作越
而動化於我民 而下古本有尤違二字似誤動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勤

則不得知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乃其墜命 墜下唐石經本有厥字後磨改
不可不慎 古本下有乎字
正在今我小子旦 山井鼎曰古本我今作今我宋板同○按葛本十行閩監俱作我今毛本却不誤鼎失撿耳纂傳亦作今我
又曰天不可信
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 古本無廢字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尹摯佐湯 尹史記集解作伊山井鼎曰尹摯古本作伊尹後改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正與史記集解合亦與宋板疏標目合

功至大天 天十行本誤作夫
謂致太平 太古本作泰
率伊尹之職 率古本作帥
言不及二臣 言下史記集解有其字
言時有若者 時下宋板有則字是也
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 人上纂傳有之字
傳尹摯至太平 尹宋板作伊山井鼎曰傳文作尹摯此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恐有據也○按宋板於傳雖作尹於疏則作伊是也
如此二臣 如宋板作知
傳高祖至傳說 祖十行閩本俱作宗按祖字非也

率惟茲有陳

享國長久長久二字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倒與疏合

有陳列之功列十行本誤作烈下同

是配也配下宋板有天字

王人罔不秉德

明憂其小臣憂古本作恤

用治其君事古本下有乎字

臣皆舉賢皆十行閩本俱作能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言十行本誤作信

加之以威以十行本誤作有

至謂道有所至也也宋板作上屬下句

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盧文弨浦鏜並云則身二字俱衍知當作如

鄭注以為傳言臣事傳宋板作專按傳字誤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

閎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夭名閎氏二字纂傳在夭名上按王氏錄諸家說往往竄易字句多不足據然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故存以俟考

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陸氏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

公曰君奭至厥躬厥躬宋板作宮括按宋本不誤

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大十行本誤作之

故閎散泰南宮皆氏氏十行本誤作是

相道前後曰先後道十行本誤作通

又曰無能往來

亦惟純佑秉德佑古本作佐

迪知天威威古本作畏

文王德如此者德宋板作得

武王惟茲四人

誕將天威古本作誕將天畏

十三年方始殺紂始十行本作得

今在予小子旦

不能同於四人人十行本誤作方

我則鳴鳥不聞陸氏曰本或作鳴鳳者非

周公既已還政已宋板作以

因即傳言已類傳宋板作博

故以喻焉故宋板十行俱作固

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況十行本誤作如

公曰嗚呼君

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請宋板十行俱作謂按請字非也

故今謀於寬裕也今宋本作令按宋本是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

爲汝民立中正矣　正下古本有之教二字

公曰君

言其大不可不戒　古本下有之字山井鼎曰此下崇禎本有數字空闕撿諸本經傳連接非有缺誤但當有喪否二字釋文耳

予不允惟若茲誥　茲古本作此

天休茲至　茲古本唐石經岳葛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滋○按茲滋古多通用

明我俊民在讓　俊古本作畯

嗚呼篤棐時二人　古本有公曰二字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

鮮能有終　古本下有矣字

宜敬用此治民職事　用監本誤作朋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六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七　臣阮元恭撰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

冊書命之　冊古本作策

蔡仲之命

以其繼父命子　子纂傳作之

故蔡之蔡叔之後也　蔡叔纂傳作叔卒

不立管叔爲後者　爲宋板十行俱作之按爲非也

惟周公位冢宰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聽下古本有於字

致法謂誅殺　法古本作辟

故退爲庶人　庶古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衆

蔡仲能用敬德　仲下古本有字也二字

謗毀周公　宋板周公下復有周公二字屬下句

謂流之遠地　地十行本誤作也

乃更爵祿　爵宋板作崗是也盧文弨云祿亦當作錄

不聞其爵　聞宋板十行俱作云

留佐成王　佐十行閩監俱作佑按當作佐

世家云蔡叔居上蔡　盧文弨云世家當作世本據史記集解○按疏下文引宋仲子云云宋仲子乃注世本者也

王若曰小子胡
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 古本無故字
子能蓋父 古本下有惡字
所以爲惟忠惟孝 忠監本誤作惠
使可蹤跡而法循之 跡岳本纂傳俱作迹按說文有迹無跡此處經文及傳上句俱作迹此句不當岐出
能勤無解怠 解古岳葛本宋板纂傳俱作懈○按懈正字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 武古本纂傳俱作王按岳本已作武
則輔佑之 佑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佐是也
言人爲善爲惡 人岳本作又誤

則終用不困窮 古本下有者字
無荒棄朕命 棄石經補缺誤作失
後世遵則 古本下有之字
成王東伐淮夷
從管蔡作時 時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亂按時字誤
成王既踐奄
是滅其奄而徙之 徙十行本誤作從
使作冊書告令之 古本作使爲此冊書告令也之也宋板作使此冊書告令之山井鼎曰二本紛亂混淆似有謬誤古本上也字誤寫灼然○按岳本十行纂傳俱作使此冊書告令之與考文所引之宋板同僞古本衍二也字疏標起訖可證也

成王既至將蒲姑 將十行閩監俱誤爲作
古人居此地者 人纂傳作之○按依昭二十年左氏傳當作始
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 齊召南云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
誥以禍福 誥古本作告
多方
衆方天下諸侯 衆上史記集解有告字按傳意以衆方釋多方以天下諸侯釋衆方也不必加告字
惟五月丁亥
成王至多方 多方宋板作宗周山井鼎曰此一條當在序下作多方爲是○按注與疏本別行今附疏於注已非舊式此條因誤附而改疏文則尤誤矣

以洛誥語歸政之事 語宋板十行閩本俱作言按語字非也
以成王政之序 王十行本誤作以
王親征奄滅其國 征下宋板十行俱衍之字
周公曰王若曰
殷之諸侯正民者 正十行本誤作王
我大降汝命 降古岳宋本纂傳俱作下
洪惟圖天之命 十行本脫圖字
謂下災異譴告之 異下宋板有以字
厥圖帝之命

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 民下古本有之字

桀乃大下罰於民 罰下古本有誅字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 衆下古本有民字○按以疏攷之人衆當作民衆衆下不得復有民字

而大舒惰於治民 惰監本誤作情

謂殘賊臣 臣上古本有之字

民當奉王 王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主

天惟時求民主

任同己者 己上古本有於字

故更求民主以代 代下宋本有之字按有之字與孔傳合

天所不與之者 按所下疑有以字

亂主所好用同己者 宋本重好字按宋本是也

乃惟成湯

湯慎其施政於民 湯下古本有乃字

安察囚情 安古岳本宋板十行纂傳俱作要按要字不誤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享上古本有其字非也

謂紂 古本下有之字非也

故誅滅之 滅纂傳作戮

作天下民主 此句下宋板有湯既爲民主五字

嗚呼王若曰

故誅放 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非天用棄有殷 古本作天用棄有殷紂也非也

故見誅滅也 古岳宋板纂傳俱無也字

而復稱王命云 復蔡傳纂傳俱作後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下逸字古本作佾下尔乃惟逸同後皆改作逸

後王紂 古本下有也字

故天惟下其喪亾 其古岳宋板纂傳俱作是

言桀紂非實狂愚 非上古本有是字

武王服喪三年 王十行本誤作正

聖者上智之名 者十行本誤作君

狂必不可爲聖 可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能按能字是也

天惟求爾多方

任天王 毛氏曰下作王誤與國本作天下○按疏云任作天子也則王當作子

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 伐古岳宋板纂傳俱作代按疏則作代字是

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 之宋板作道按宋本是也

欲以伐紂 伐宋板作代按作代與宋本注合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古本無惟字

謂討其倡亂 討上古本有誅字

言迪屢不靜之事 言下古本有其字

我乃其大罰殛之 殛古本作亟釋文云殛字本又作極則古本之所本按作極是說詳段玉裁尚書撰

異
汝其不用我命 其下古岳宋板纂傳俱有有字
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 誅上古本有其字
以享受上天之命 受十行本誤作愛
我今何敢多爲言誥而已 我今二字十行本倒與注合
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浦鏜云爾誤亦按浦是也
董之以武帥 帥宋板作師○按作師與昭十三年傳合
王曰嗚呼猷
與衆多士 衆古岳宋板纂傳俱作殷按衆字非也
監謂成周之三監 古本無三字宋板正德同山井鼎曰嘉靖本誤衍一之字神廟本强改之作三

崇禎本據之正德以上諸本皆作成周之監今當從之齊召南云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即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按疏云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明無三字岳本十行纂傳俱不誤葛本與嘉靖本同非也
臣服我監 古本無服字山井鼎曰宋板正嘉三本作臣我我監衍一我字神廟本改上我字作服崇禎本據之按岳本十行葛俱與宋板同
則是還本土 是古岳宋板俱作得按是字非
大小多正自爲不和 山井鼎曰大小諸本倒神廟本與崇禎本同也按岳葛十行閩本亦俱作小大是也
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下汝字下古本有之字
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 大大十行本誤作大夫

言受多福之祚 祚十行閩葛俱誤爲作監本作胙是也
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 比宋本十行閩監俱作此是也
若能不入於凶德 此句十行本誤複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 宋板大字不重
王曰我不惟多誥
汝無怨我 岳本宋十行纂傳作汝無我怨是也
又告汝 告宋板十行俱作誥不誤
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誥宋板作告
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 曰宋板作云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宋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 按此篇序題下俱無疏疑有脫誤
今已爲王矣 古本今下有以字宋板已作以山井鼎曰以下文注推之古本衍已字也按岳本與宋本同纂傳與今本同
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 置宋板作宜
故言今已爲王矣 已宋板作以
古之人迪惟有夏
九德皐陶所謀 古本下有之字
茲乃三宅無義民 義古本作誼下義德同
乃能居賢人于衆官 古本無于字

是暴德之人 是下宋板有惟字

臯陶所謀者 臯上宋板有故言九德四字

但大佞似忠 似十行本誤作以

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宫賢人 按宫字諸本俱作官惟毛本獨誤山井鼎攷文以毛本爲据直書作官誤也官上宋板有善字

亦越成湯陟

曰三有俊 俊古本作畯下三俊三有俊同

言遠近化 遠十行本誤作逺

亦從成湯之道 從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於

用以俊乂居官 乂宋板作人

見其須賢之功 功宋板十行俱作切按功字誤

嗚呼其在受德睯

王有華夏 王監本誤作主

呼之有單複爾 複十行閩監俱作復

過德言以過惡爲德 上過字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逸是也

異言之爾 纂傳作異其文耳

亦越文王武王

故能以敬事上天 故上古本有以字

亦曰至長伯 曰宋板作越按曰字非也

既言上天云惡與善 云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去按去是也

紂惡可以開文武 可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所按可字非

主謂諸侯 謂纂傳作爲

維武王時爾 維宋板作惟纂傳作謂

立政任人準夫

以道藝爲表幹之臣 臣岳本作人按岳本誤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 古本無常字

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 特字岳纂傳俱作時屬上句與疏合宋板亦作時下更有也字

蠻夷微盧之衆帥 帥十行閩葛俱誤作師

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 人古本作民與疏合

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 器十行本誤作舉

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 盧文弨云而言牧者以五字疑衍○按此疏自前已備文至自詳廿四字皆疑衍下句故字亦衍

兹乃俾乂 乂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乂是也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正宋板作王案宋板非也

此三公六卿 此宋板作比

諸官有所務從業 宋板無從字

兩謂兩卿長謂公卿 二句纂傳倒是也

其作立政之篇 宋板其作閒空一字

故言師言監 師宋板作帥

亳人之歸文王 按疏上下文俱作亳民此人字亦當是民之誤

南轘轅　南十行本誤作陶

文王惟克厥宅心

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人上古本有之字

眾當所慎之事　當所二字古本倒與疏合

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　擇上古本有惟字非也

知此能居心者　能上宋板有言字

亦越武王

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　功十行閩葛俱誤作力

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　並上古岳宋板纂傳俱有以字

又言武王遵循者　遵上宋板有所字

嗚呼孺子王矣

歎稚子今已爲王矣　已古岳宋板十行俱作以

然後莫不盡其力　其古岳宋板俱作心與疏合

及眾當所慎之事　按當所二字亦宜倒

各盡心力也　各上宋板有言字

當用純一善言　宋板無言字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皆以告稚子王矣　陸氏曰稚直吏反本亦作穉○按前章傳已有稚字至此始作音并存別本未詳其故

從今已往　已古岳宋板纂傳俱作以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陸氏曰憸本又作⿱冊心同也按說文⿱冊心疾利口也引詩曰相時⿱冊心民今詩無此句蓋引盤庚也是漢世古文尚書憸皆作⿱冊心孔氏元本亦與之同陸氏於盤庚不言至此乃言之未詳其故○按集韻引說文作商書相時⿱冊心民丁度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

惟其吉士　其古岳纂傳俱作以

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　之宋板作小

王常繼續從今已往　常宋板十行閩本俱作當是也

今文子文孫

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　已岳本宋板俱作以按以已古通用故篇中數已字義各不同而諸本通作以

無不服化者　無下古本有有字宋板同山井鼎曰正德嘉靖二本共無有字者下有乎字爲誤○按岳本纂傳亦俱作無有不服化者與疏合十行閩葛俱與正德本同

孺子今已即政爲王矣　即十行本誤作則

王其勿誤於眾治獄之官　誤十行本誤作設

不可任非其才　非十行本誤作不

此雖有戒成王　有宋板作指

如禹之陟方　禹宋板作舜○按宋本是也

周公言然之時　按然字恐係此字之譌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七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八　　臣阮元撰

尚書卷第十一周官二十二周書孔氏傳 古本如此山井鼎曰周官以下諸篇無古文尚書四字爲非盧文弨云周官下亦少第字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周官

及其卽位之後 位宋板作政

罔不承德 罔不十行本作六服非也也

故事就豐宣之故也 故宋板作大

以誥羣臣 誥宋板作詔

是說用人之法 用監本誤作周

惟周王撫萬邦

巡行天下 宋板巡行閒空一字

五月節歸 節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卽是也

王曰若昔大猷

家不安則危 家纂傳作邦按浦鏜亦謂家左作邦

安其國於未危之前 前纂傳作始按上句作前則此句當作始

曰唐虞稽古

言有法 法葛本誤作治古本下有之者二字

所以爲正治 正古岳宋板俱作至治下古本有之字

外主方岳之事 方十行閩本俱作太

左傳少昊立五鳩氏 傳下宋板有說字

今予小子

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 訓古岳宋板俱作順按疏云若與訓俱訓爲順也明傳中兩順字一釋若一釋訓耳

準擬夏殷而蹈之 蹈下古本有行字

特置此三者 三者古本作三人者

言任大 古本下有者也二字

使大小皆協睦 大小二字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倒古岳宋板纂傳俱無皆字睦下古本有之字

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 天地神祇纂傳作天神地祇

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 賓軍二字纂傳倒疏同

夏司馬討惡 夏下古本有官字

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古本作秋官司寇刑姦惡順時敎殺之

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 人古本纂傳俱作民

各率其屬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 卿下古本有者字

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 道纂傳作導州下古本有之字

訓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 訓十行閩監俱作順按諸本傳雖作訓疏仍作順獨毛本作訓宋板傳既作順則疏亦必作順不與毛本同山井鼎失校

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 傳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傳是也

使大小協睦也 大小二字十行閩監俱倒

吉禮之別十有三　十有三宋板作有十二是也
以職主戎馬之事　以十行閩監俱作其是也
貧固不服　貧宋板作貞誤
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　宋板禁治二字間空一字
六年五服一朝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　陸氏曰守音狩下同本亦作狩
恒繇是與　繇十行閩監俱作由下所繇下傳繇志繇勤竝同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大夫以上　以宋板作已
從政之本　本下古本有也字

則民其信歸之　則民古本作凡制
當以儀典常故事爲師法　儀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作舊與疏合
是去而後反也　後宋板作復按後字非也
令既出口　既十行本誤作暨
蓄疑敗謀
必亂其政　古本無必字
舉其掌事者　古本下有也字
無所覩見　覩宋板作都盧文弨云疑是都無所見
戒汝卿之有事者　之宋板作士按之字非也
位不期驕

爲德直道而行　道古本作德非
而名且美　且古岳葛本宋板纂傳俱作曰
爲心勞苦　爲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於與疏合
不可爲　古本下有之字
弗畏入畏　入下古本有可字乃衍文
當思危懼　當下古本有常字懼宋板作惟按當从宋本以惟字下屬
厖亂也　也上古本有者字非也
舉匪其人　匪岳葛十行閩監纂傳俱作非
治汝所有之職　職纂傳作政
成王既伐東夷

駒麗扶餘馯貊之屬　貊十行本誤作貌
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來賀古本作夷也亾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夷亾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記集解引孔傳云賄賜也孔疏述傳云以幣賄賜肅慎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即幣也言幣言賜即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孔傳此句上當有賜賄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北方白貉　白宋板十行俱作曰是也
周公在豐
致政老歸　古本下有之字
斥及奄君已定亳姑　斥古岳宋板纂傳俱作并
恐天下刃心趣向之　刃宋板十行閩監俱作迴按刃字誤
令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　令宋板十行俱作今按今字是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王若曰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　孝下古本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作孝乎惟孝于乎通用固無意義也所引之文少有異耳據斯數者今本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祇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要之閒居賦最爲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故曰美大孝之辭以乎爲于已不可通若作惟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必友于兄弟　兄上古本有其字

卽畢命所云　云十行本誤作去

我聞曰至治馨香　馨閩葛俱誤作聲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　之古岳宋板纂傳俱作上言下古本有也字

政治之至者　政纂傳作致誤

凡人未見聖

而不能用之　而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作亦按而字非也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　行下古本有也字

出納之事　納古本作入

則陳而布之　布古本作有

禁其事　古本下有之字

則入告汝君於內　則下古本有當以二字

汝乃順行之於外　乃下古本有后字

無乘勢位作威人上　人古本作民下般人有罪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大　大古本唐石經岳葛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夫是也

民者眞也　眞宋板作冥案嚴杰云宋本是也鄭注論語泰伯可證鄭注呂刑亦可證

在爲人君　君下宋板有長字

惟民生厚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　人古本作民下傳人之於上汝治人能敬同

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　所上纂傳有其字好下古本有之字非也

常在道德　古本重常字

則信升於大道　古本下有者字

無凶危　危古本作厄

終有辭於永世　辭古本作詞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　但古本宋板俱作怛非也

凡稱誦於長世　凡古岳葛本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見

因見所習之物　按傳見上有所字

本性乃有遷變爲惡　本性乃宋板作乃性皆

常在於道德敎之　許宗彥云敎之二字因下句而衍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宋板

成王將崩

曰顧命　曰上古本有故字

禮記曲禮下文云　宋板無文字
牧主一州　牧宋板作故
迴顧而為語也　為語纂傳作發命
惟四月哉生魄
王乃洮頮水　宋板無王字
王大發大命　大岳本作將按疏述注作將其標目仍作大又云顧命羣臣大發大命恐俱因注之誤而誤也續通解及纂傳載此注俱直云王發大命無將字
下至御治事　古本無治字按疏作下及御事今本因下傳而誤
顧命至御事　此下兩段疏一本在篇題下浦鏜云至御事三字誤衍
自王曰至冒貢于非機　機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幾與經合

以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　三宋板十行閩本俱作二是也
傳成王至恍懌　懌十行本誤作謂
如不然者　如宋板十行閩監俱作知是也
扆前南向　向纂傳作面
故特言公　特十行本誤作待
其餘五國姬姓　姬十行本誤作姚
并大夫士皆被召也　宋板無士字按續通解亦無士字
王曰嗚呼
故能通殷　通十行本誤作適
勿忽略　古本下有之字

大度於艱難　度古岳宋板俱作渡按續通解亦作渡纂傳作度
不得結誓出言語　宋板得結二字間空二字盧文弨云此無脫文但結誓疑當作結信誓
昔先公文王武王　公宋板十行俱作君按公字誤
伐殷為主　伐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代
言已常敬迎天之成命　成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威按成字非也
言常戰慄畏懼　常十行本誤作當
大度於艱難　度十行閩本俱作渡與宋本注同
遠近俱安之　遠監本誤作還
恐死不得結信出言　宋板死不間空一字
則不能續志　能宋板十行俱作得

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　詳審十行本誤作詩審
言必殆也　殆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死
茲既受命還
此羣臣已受賜命　賜古岳宋板續通解纂傳俱作錫是也
王寢於北墉下　陸氏曰墉本亦作牖○按墉牖字相似鄭注喪大記兩存之續通解纂傳引此注俱作牖
索虎賁百人　賁下古本有氏字非
復還本位　復還二字宋板十行閩本俱倒
故孔子傳云　子宋板十行閩監俱作下是也
下云狄設黼扆綴衣　云纂傳作文

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　居宋板作若與周禮注本文合

所言出綴衣於庭　所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此不誤

執干戈以往　執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就按續通解作執

君大夫卒於路寢　大夫宋板及續通解俱作夫人按作大夫非也

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續通解作延使之居憂爲天下喪主也按兩本疑俱有脫誤

將崩雖口有遺命　宋板將上有王之二字

故以此日作之　以宋板作於按宋本是也

皆是法度　纂傳下有也字

越七日癸酉

置戶牖間　齊召南云周禮司几筵賈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越七日至綴衣　綴衣十行本誤作癸酉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　事十行閩監俱誤作士

於此所命士多　士宋板作事不誤

葢大斂之明日也　斂纂傳作殯

鄉大夫以上　鄉下宋板有以字以上宋板十行俱作已上按宋本是也

今所命者皆爲喪事　事十行本亦誤作士

樂吏之賤者也　賤上宋板有至字乃衍文

下言命者　下十行閩監纂傳俱作不按下字誤

牖間南嚮

敷重篾席　孫志祖云玉篇首部篾字下引書曰布重篾席

白黑雜繒緣之　陸氏曰緣本或作純

華彩色　彩葛本作采○按采彩正俗字

有文之具飾几　具岳本十行閩監纂傳俱作貝是也誤

元粉黑綬　粉古岳宋板十行閩本纂傳俱作紛是也

赤刀削　刀古岳宋板續通解俱作刃纂傳作刀按刀字誤

大璧琬玉之珪　珪古本纂傳俱作圭

三玉爲三重　玉古本作寶

球雍州所貢　陸氏曰雍本亦作邕○按說文有雝無雍雝乃鳥名也雍州字當以邕爲正今皆作雍此乃僅見

伏羲王天下　山井鼎曰宋板犧作羲○按岳葛十行閩監俱作犧毛本却作羲山井鼎誤續通解纂傳亦俱作羲古本葢作犧羲下古岳宋板續通解纂傳俱有氏字

東房東廂夾室　古本下有矣字

凡所陳列　宋板續通解俱無所字

此言篾席黼純　宋板此言間空一字

敷三重之席　重宋板作種是也下一重同

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　坐宋板作重按坐字非也

纖蒻苹席　苹監本誤作萃

彼在朝　朝宋板作廟

莞苻蘺　蘺宋板纂傳俱作蘺與爾雅釋艸合

故名赤刀削也刀宋板作刃下爲赤刀削同按監本初似亦作刃後刊去一點下赤刀白刀同

遺弟與諸孫策諸宋板十行閩本俱誤治

策引白削斫席席宋板十行閩本俱作虎是也

我見刀爲然刀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刃

然赤刀爲赤削然下宋板有則字刀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刃下白刀同

曲刀刀也曲刀宋板作白刃十行閩本俱作曲刃盧文弨云鄭注考工記但云今之書刀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却刃也疑曲字是

大璧大玉璧下宋板有大琬二字

東北之珣玗琪也北纂傳作方是也玗十行閩本纂傳俱誤作玗下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伏羲十行閩本俱作包犧監本羲作犧

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按亦字疑所字之譌當讀至寶字絕句

亦古人之巧人也宋板無上人字

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寶監本誤作責幾何世纂傳作何時

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宋板重鄭字衍文

有左右房也房十行閩本誤作旁

上言大輅綴輅宋板綴輅間空一字

玉輅金卽次象玉宋板纂傳俱作五是也十行閩監俱作王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輓宋板作鞔是也下不鞔同十行閩本此作輓下作鞔

先輅是金輅也此句上纂傳有大輅是玉輅五字按大輅爲玉輅孔鄭所同故賈氏不言王氏蓋以意增之也

故以北面言之北十行本誤作此

二人雀弁執惠

亦仕也仕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續通解纂傳俱作士是

一人冕執瞿葛本脫執字

一人冕執銳岳珂沿革例曰銳貫銳字也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銳爾疏中亦皆作銳案玉篇無銳字廣韻十七準亦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

故二人二宋板作三誤

南面三三宋板閩監俱作二〇按攷工記注作三宋板非也

路寢三階不不纂傳作否

士衞主殯主宋板續通解俱作王按主字非也

赤黒白雀白宋板續通解纂傳俱作曰是也

雀弁同如冕同宋板續通解俱作制按制字不誤

阮諶二禮圖云二宋板纂傳俱作三是

戈卽今之句子戟子宋板作孑按諸本作子形相近而誤他正義中孑字訛作子者十之八

九

劉葢今鑱斧鑱宋板作鑱非是

釋詁云詁十行閩監俱作詁是也

知在堂上之遠地知纂傳作蓋此句下宋板續通解俱有堂之遠地四字

爲堂北階爲續通解作謂

王麻冕黼裳

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奉古本作承

皆賤者先置 置纂傳作至是也

此必卿下士邦君卽位既定 纂傳無下字

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 瑁十行閩監續通解纂傳俱作冒與攷工記合

其或不同 其纂傳作若

鄭元云冠禮注云 上云字宋板作士是也

曰皇后憑玉几

冊命之辭 冊古本作策

率循大卞 古本作帥修大辨

率羣臣循大法 循古本作修

乃受同瑁

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告下古本有以字盧文弨云己受當作己受○按疏云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下已字宜作己上已字古通作以今本孔傳既以以爲已遂脫己字疏內又叠出兩已並誤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 以古本作巳似誤洗十行閩葛俱誤作先

太宗供王 王葛本十行閩監俱誤作主

拜曰已傳顧命 曰古岳宋板續通解纂傳俱作白按白字是也

太宗既拜而祭 宗古岳宋板續通解纂傳俱作保與疏合

則王亦可知 亦古岳宋板續通解俱作下是也纂傳作亦

至殯東西報祭之 西下宋板有面字

傳記無文 文纂傳作聞

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 人宋板作大是也許宗彥曰之福字蓋誤倒

祭祀以變爲敬 祀纂傳作禮

於上祭後 上宋板作王

受前所受之同 下受字宋板纂傳俱作授是也

諸侯出廟門俟

故曰廟待王後命 廟下古本有門皆二字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俱祇有皆字無門字

二伯率諸侯入應門 伯纂傳作公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八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九　　臣阮元恭撰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

主天子之正號 正古本作政

羣臣陳戒 陳纂傳作進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太保率西方諸侯 率古本作帥下同

各率其所掌諸侯 掌下古本有之字

若使東伯任重 伯纂傳作方

圭是致馬之物 致宋板十行纂傳俱作文下致命同齊召南云舊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

馬阜上 阜十行閩監纂傳俱作卓○按阜字誤覲禮作匹馬卓上

史言王荅拜之意也 言宋板作原按纂傳已作言

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主十行纂傳俱作王

太保暨芮伯

皆再拜稽首 皆古本作並

誕受羑若 受下古本有厥字

務崇先人之美 美纂傳作業

文王所憂 王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武

王若曰

不務咎惡 古本下有人字

言聖德洽 洽十行本誤作治

用端命于上帝 于石經補缺誤作子

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 山井鼎曰諸本直端作端直○按岳葛十行閩本續通解纂傳亦俱作端直與疏合

乃命建侯樹屏 侯上古本有諸字

樹以爲藩屏 藩岳本十行纂傳俱作蕃十行本疏同

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古本公作君循作修

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 之古岳宋板纂傳俱作土與疏合

乃施政令 令宋板作命

眴侯衛駿奔走 眴侯二字纂傳誤倒

不用刑罰之 宋板無之字

與同姓大國言之也 與宋板十行纂傳俱作舉按與字非也

尚書卷第十二畢命第二十六周書孔氏傳 古本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

以命畢公 命宋板作爲

成定東周郊境 周下古本有之字按史記集解亦無之字

畢命

則策命之 則纂傳作皆

卽經申畫郊圻　申宋板作中誤

惟十有二年

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　陸氏曰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　與此序相應浦鏜從埤傳作與此不應○按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冊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更有不字或衍同字亦通埤傳似不可從

王若曰

代周公爲大師　大閩葛俱作太按釋文云大師上音泰

用能受殷王之命　王之二字古岳宋板纂傳俱倒與疏標目合

惟殷頑民　惟古岳宋板纂傳俱作愼是也岳本考證云愼字正釋毖字義孔疏云愼彼殷之頑民諸本作惟字非

世代民易　民古本作人

則民無所勸慕　民下古本有亦字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古本下有之字

垂拱仰公成理　理古本作治

令之比近王室　比十行本誤作北

傳王順至之命　之宋板十行俱作王與注文合

王曰嗚呼父師

不敢枉公往治　枉古本初作任後改作枉

彰善癉惡　孫志祖云此彰字亦開元中所改也古彰字影字皆作章字景字不加彡禮記章義癉惡可證

京圻安　圻岳本纂傳俱作畿

辭尚體要　辭古本作詞

辭以理實爲要　按正義當作以體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　古本惟下有爲字纂傳有爲無惟按作爲是也若惟爲疊見則惟字當在紂字下

方里爲井　孫志祖云今孟子作方里而井

我聞曰

服飾過制　制古本作度

美於其民　民古本纂傳俱作人

心未厭服　厭厭古岳宋板俱作壓按釋文有壓字音纂傳作厭

則其德政信修立　古本下有矣字

惟公克成厥終　公上古本有畢字誤

同致于道　道上古本有大字

不可不尙　古本下有道字

亦有無窮之聞　亦古本作其

以聞於後世　古岳宋板纂傳俱無以字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　人古本作民

雖令順從周制　令宋板作今

思威自止　思宋板作畏

心未厭服　厭宋板十行俱作壓

傳敬順至畢公浦鏜云自邦之安危以下凡九節僅存一條當有脫落

所以勉勸畢公勸宋板作勵按宋本是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宋板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

作君牙陸氏曰君牙或作君雅○按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然則記自作雅經自作牙陸言或作君雅自指記言非謂經之別本或作雅也但無顯證或僞孔本有作雅者姑存以俟攷

王若曰嗚呼君牙毛本嗚呼作鳴呼誤

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旗纂傳作旂

亦惟先正之臣正唐石經古岳宋板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爾

言已無所能古本下有矣字

今命爾予翼

言委任此下古本有之字

小民惟曰怨咨曰古本作日下同

小人惟曰人古本纂傳俱作民

言心無中也古本也作正

民猶怨咨咨古岳宋板俱作嗟與疏標目合

厥惟艱哉艱古本作難

天不可怨天岳本誤作大

以謀其易民乃寧寧古岳宋板俱作安○按安字正釋經文寧字

故今命汝爲大司徒大司徒宋板作我輔翼

汝當正身心以率之正身心宋板作爲中正

怨恨而咨歎歎宋板十行俱作嗟

爲治不違道治宋板作政

股足也足宋板作腳

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喻宋板作言

嗚呼丕顯哉

啓佑我後人佑古本作佐

文王之謀業王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武是也按疏標目各本俱誤作王毛本遂併改傳

傳文王至邪缺按王當作武各本皆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山井鼎曰正永懷堂本作王古本作生二本非也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盧文弨云經當作先正傳當作先王之臣先王之臣乃解先正二字

率乃祖考之攸行攸古本作道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陸氏曰冏字亦作臩○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序云穆王令伯臩爲大僕正蓋此字自魏晉以前俱作臩僞孔亦必作臩後人始改爲冏耳集解引孔安國曰伯冏名也冏字疑亦後人所改非裴氏原文

冏命

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浦鏜云者字疑在太僕下

則此云太僕是矣是纂傳作足按足是也

故以太僕爲長僕宋板十行俱作御

王若曰伯冏

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宋板無上也字十行本脫中也聖訓四字

惟予一人無良

言侍左右之臣侍十行本作待按侍字不誤

撿其非妄之心撿古本作格○按正義是格字卽古本之所本也

其衍過則彈正之其宋板十行俱作有按有字是

有錯謬則舉發之舉發二字宋板十行俱倒是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上古本有僕字按疏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則大字作如字讀不讀爲太古本非也

令色無質毛氏曰令作今誤

令選其在下屬官令十行本誤作今

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御十行本作馭按周禮夏官作馭

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出臣下宋板不重出按纂傳重出

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辟十行本作僻

襄三十年左傳云十下宋板有一字按一字當有

非是愛側人也側宋板十行俱作前

僕正臣

爾無昵于憸人昵古本作暱陸氏曰憸本亦作憖

汝當淸審古本下有之字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刑

故稱甫刑故下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有或字

謂肯緯刑將得放之篇盧文弨云刑將得放當作刑德放是也

何以得專主刑也主宋板十行俱作王

刵罪五百刵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刖○按周禮司刑是刖字

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纂傳無此字

輕刑多而重刑少首句纂傳有則字

而使刑罰大重大十行閩本俱作太

今穆王改易之者今十行本作令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陸氏曰耄本亦作薹○按說文當作薹此薹字正說文薹字之譌也

時穆王以享國百年以上古本有巳字按以巳古通用古本因誤疊

言百年大期大期古本作大其屬下讀按疏云美大其事則作其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譌以誥

王巳享國百年也巳宋板作以

此至命呂侯之年此宋板作比是也十行本誤作北

王曰若古有訓

延及於平善之人　古本無善字人作民
罔不寇賊鴟義　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殺戮無辜　辜古本作罪
越茲麗刑并制　刑古本作㓝
罔差有辭　辭古本作詞按山井鼎挍下鰥寡有辭于苗云古文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孚無僭亂辭察辭于差獄之兩辭無辭之辭並同傳中辭字皆同今本
民興胥漸　胥古本作疋
上帝監民　民古本作人
三苗虐政作威　政古本作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陸氏曰皇宜作君字○按陸氏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經之皇字宜作君

不知經自作皇傳自作君傳以君帝釋經皇帝以別於秦之所謂皇帝也皇之爲君自是常訓故傳不特釋之下經官伯傳作官長亦將謂經之伯字當作長乎考單本釋文乃大書君帝二字注云君宜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也
君帝帝堯也　山井鼎曰宋板君作皇正嘉同古本萬歷崇禎本俱作君字今按岳葛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皇疏引釋詁以解傳則傳宜作君明矣陸德明所據之本蓋亦作君也
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　絕下古本有滅字按如古本則誅字宜屬下讀
君帝帝堯　君宋板作皇
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　名十行閩本俱作君按君字誤
黃帝所伐者　黃十行本誤作皇
學蚩尤爲此者　浦鏜云亂誤此是也
堯末又在朝　末宋板十行閩監俱作未按未字非也

三生凶德　孫志祖云禮緇衣疏引鄭注作凶惡
必皆違之　皆宋板作背按宋本是也
傳君帝至下國　山井鼎曰注文古本萬歷崇禎本作君帝其餘注疏本皆作皇帝而疏所引諸本皆作君帝未知所適從耳○按十行本亦作君蓋知傳文宜作君帝
乃命重黎
使人神不擾　人古本作祇按祇乃民之譌
地祇不至於天　祇疏作民云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毛居正曰祇作民誤○按此傳全本楚語楚語民神對言故傳亦以神民對言疏說甚明毛氏不從何也岳本纂傳及明刻注疏諸本俱作祇蓋爲毛氏所誤惟十行本不誤
乃命三后

禹治洪水　水宋板治洪間空一字按治上疑有平字
斷之以法　斷古本作折
但禹治水　水上宋板有洪字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　無下古本有有字
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　乎十行閩本俱作也
故下咎罪　故古本作以
王曰嗚呼念之哉
苗民爲戒　苗上古本有以字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　按段玉裁云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人實反一音曰音曰當作音越正義作子曰

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鳴盛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也

我當行之哉 行宋板十行閩監俱作勤按行字非也

今我爲天子 今十行本作令按十行本是

欲令其謙而勿自恃也 恃十行閩本俱作取

或當日欲勤行 日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曰

王言已冀從使爲行稱天意也 從宋板十行俱作欲

汝當庶幾敬迎天命 迎十行本作逆

必自謂已實有美德 美德二字十行本倒

王曰吁來

有國土諸侯 土上古本有有字

當何所度 度史記集解作居按度與宅古字通用宅訓居故史記作居若孔意則當與王肅同訓度爲謀故疏云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是也裴氏所引殆有意遷就非孔氏本文

共聽其人五刑之辭 共岳本作其岳本攷證云應作共聽左傳云共聽兩君之所欲成是也

則正之於五刑 史記集解下有矣字

從赦免 史記集解下有之字

其罪惟均 均岳本作鈞

罪與犯法者同 古本無罪字

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察古本作潔

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理古本作所按史記集解亦作理

無簡核誠信 誠上古本有其字盧文弨云古本非也

不聽理其獄 理古本史記集解俱作治

使與罰各相當 各古岳宋板史記集解俱作名與疏合按纂傳已誤作各

刖足曰刵 刵下古本有刑字按以上兩節傳例之當有刑字

必令囚之與證 囚十行本誤作內

其當清證審察 盧文弨云證當作澄楚辭不清澂其然否下同

或皆可刑 皆宋板十行閩本俱作記盧文弨云作記非

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 天威二字十行閩本俱誤重

觀其犯狀 觀十行閩本俱誤作覲

令其出金贖刑 刑宋板十行俱作罪是也

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 涉宋板十行閩本俱作非

無服疑似之狀 服宋板作復是也

損害王道 損十行閩本俱作捐

四有親戚在官吏 戚十行閩本俱作戒

而此是也 而宋板作即

今律和合御藥 和合二字宋板倒山井鼎曰見于唐律十惡之條作合和爲是

或以爲可赦 十行閩本俱誤作或可以爲赦

正義曰釋詁云 詁宋板作言按言字不誤

故謂死罪爲大辟 罪宋板十行俱作刑是也

不令死疑入宮 令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合

此經歷言一百三百五百者山井鼎曰正嘉二本作二百三百五百似是宋板二百二百五百似重複也○按十行閩本俱與正嘉同

上下比罪

附以法理附纂傳誤作刑

則之輕服下罪輕古本作惟誤

有要善善岳本纂傳俱作義與疏不合俟攷

何得爲輕贓亦備爲宋板作云

輕罪應居作官當者罪十行本誤作重

此卽是下可適重之條可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刑按可字非也

罰懲非死

尚書注疏挍勘記　卷十九　　十三

無不在中正古本作無非在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人古本作民

使刑當其罪罪古本作罰

其當詳審能之能下纂傳有行字

謂上其鞫劾文辭鞫古岳宋板俱作鞫岳本考證云說文窮理罪人曰鞫中應從言爲是

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宋板憐下無之字

令人之所犯令宋板作今

故云臨事時宜時宋板作制按時字非也

不相違也宋板無也字

改下之上之宋板十行俱作爲按之字非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

我敬於刑敬古本作儆

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浦鏜云一十九字當誤衍盧文弨云刪此十九字義無不足定是衍文無疑○按此數句疑是他節疏文誤入于此而又多誤字遂不可解

惟最聚近罪之事爾最宋板作是

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之宋板作也是也

王曰嗚呼嗣孫

尚明聽之哉聽葛本誤作德

知是五常也宋板無是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　卷十九　　十四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十九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二十　臣阮元恭撰

尚書卷第十三文侯之命第三十周書孔氏傳 古本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宋板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所以名篇 篇下古本有也字按纂傳移此四字於篇題傳末文義較要但未必孔氏元文爾

文侯之命

祼之瓚 祼宋板纂傳俱作謂山井鼎曰與周禮注合○按十行本誤作課

肆解牲體以祭 體宋板十行俱作體案作體字與周禮注合

故乎王錫命焉 乎宋板十行閩本俱作平是也

救患分災討罰 罰宋板作罪山井鼎曰左傳元文作罪

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 者宋板作晉按者字非也

王若曰父義和 義古本作誼注同今本按陸氏曰義本亦作誼與古本合作誼者蓋古文也作義者今文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本作誼鄭氏讀義爲儀則鄭本作義古文與馬本同今文與鄭本同

順其功而命之 功上古本有和字

而布聞在下居 居古岳宋板纂傳俱作民

王者至在位 者十行閩監俱作若是也

覲禮説天子呼諸侯之義 義下宋板有曰字

同姓大國 同十行本誤作曰按宋板上句之末有曰字十行本遂誤此句同字爲曰耳

在今王之先祖 今十行本誤作令

嗚呼閔予小子嗣

而遭天大罪過 按而字上疑有缺文傳依經釋訓無所遺漏此經有嗣字傳未釋

既我御事 既唐石經古岳十行閩葛俱作即○按作即是也王鳴盛曰傳及疏亦皆言即又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文穎注云即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無有耆宿壽考俊德 俊古本作儁

非平生所知 生十行閩監纂傳俱作王按生字大誤

曰惟祖惟父

其惟當憂念我身 惟纂傳作誰

嗚呼能有成功 嗚呼古本作於乎

汝克紹乃顯祖 紹唐石經古岳宋板蔡傳俱作昭石經考文提要云孔安國傳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明訓昭也○按疏云昭乃顯祖不知所斥是宜作昭明矣今本因下紹乃辟而誤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 汝古本作爾

汝功我所善之 汝下古本有之字善下岳本無之字與疏標目合

救周之國 國宋板作曰

傳義曰至諸侯 義十行閩監俱作王按王字與注合

伊訓惟也 惟纂傳作誰按伊止訓維不訓誰要之維亦有誰義爾雅伊維侯也詩云侯誰在矣又曰伊誰云從

以思謂未得 浦鏜云謂當惟字誤按浦云是也

更歎而爲言 更下宋板有復字是也

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 兩曰字宋板並作白

不於上文作傳　宋板不字闕

王肅云云　云古本不重按云云疑當作亦云

王曰父義和

盧弓一盧矢百　兩盧字古本並作旅傳同○按正義中旅字凡六見且曰彤字從丹旅字從元故彤赤旅黒也據此則可知尚書經文傳文皆本作旅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旅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旅字爲宋開寶中所刪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旅弓此段玉裁說也其詳在尚書撰異

彤弓以講德習射　毛氏曰弓作兮誤

必能柔近　近古本作邇

安小人之道　人古本作民下並同

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　浦鏜云者誤也

是諸侯有大功　浦鏜云是當衍文

然後專征代　代十行閩本俱作伐是也

彤旅於弓赤黒之色　於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是

周禮挍人云　按十行閩監俱作校

傳父往至相安　相宋板作自與注合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今文尚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卽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古文尚書元無命字止曰㞬侯柏禽宅曲阜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按注疏及諸家本俱無命字匡謬正俗引此序亦無命字惟薛氏書古文訓有之史氏謂惟古文無命字殊不可解

東郊不開　開唐石經初作闢後磨改匡謬正俗曰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邈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闢古開字閞古闢字但闢旣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闢爲開○按古文作開則今文自宜作闢先儒以闢開相似故誤讀闢爲開而今文尚書又徑改爲開失之遠矣

並起爲寇於魯　並上古本有以字似誤魯下古本有東字按疏云此戎夷在魯之東似釋傳魯東之義匡謬正俗引此有東字無魯字

作費誓　按史記魯世家云作肸誓集解駰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亦云尚書作柴嵞並据古文尚書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命上古本有予字

歎而勅之　之古本作以

善敹乃甲冑　山井鼎曰宋板敹作𢾊疏同考字書宋板爲是○按毛本作敹不作𢾊也唐石經岳本十行本俱作敹考說文宜作𢾊諸本並誤

在往征此淮浦之夷　在宋板作今

其以爲飾　浦鏜云且誤其

凡金爲兵器者須鍛礪　者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皆按者字非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注牢一作穽下注牿牢古本作牿穽旁注穽一作牢

杜乃擭　陸氏曰杜本又作㪟○按說文㪟閉也讀若杜孫志祖云周官雍氏注引作㪟

然則掌牛馬之處　掌宋板十行俱作犖

鄭元以牿爲梏梏之牿　下牿字宋板十行閩本俱作梏

檻以捕虎豹　檻纂傳作擭按經文擭穽相對疏下云穽以捕小獸則此當作擭明矣浦鏜未見纂傳亦云檻當作擭

令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　浦鏜云槍誤搶是也

王肅云杜閉也　閉宋板作閇按閇字非也

擭作劉也　浦鏜云作鄂誤作劉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石經考文提要云勿敢坊本作無敢

無敢取人　人古岳葛本宋板十行閩監纂傳俱作之

峙乃楨榦　榦唐石經岳葛閩監俱作幹不誤

總諸侯之兵　侯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國與宋本注同

惟有風馬牛不相及也　有宋板十行纂傳俱作是按有字與僖四年傳不合

謂糧儲少　糧儲二字宋板十行俱倒按宋本是也

揔諸侯之兵　侯宋板十行亦俱作國

凡起徒役　役上宋板有從字○按宋本非也周禮小司徒並無從字

萬二千五百人爲遂　人宋板十行纂傳俱作家

故云不敢不供　上不字十行纂傳俱作無與經合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誓

悔而自誓　悔下宋板有過字

墨縗絰　絰監本誤作經

公曰嗟

言民之行己　之古本作人與疏不合

是惟艱哉　艱古岳宋板俱作難

若弗云來　云古本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山井鼎曰傳文共同今本盧文弨云疏云員即云也則本是員字○按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衞包依之改員爲云下文雖則員然同

聽我告於汝　告十行本作誥

不得改過也　過宋板十行俱作悔是也

無所及盇　孫志祖云盇字疑當作葢屬下讀

自用改過遲晚　用宋板作恨是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按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云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云爲員猷爲猶愆爲僁又韋賢傳注亦引此經唯僁作愆餘同

雖衆力已過者　山井鼎曰諸本者作老○按岳葛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老

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欲上古本有敬字似誤

俾君子易辭　辭古本作詞

使君子迴心易辭　迴岳本纂傳俱作回是也

我前多有之　按以疏考之前下當有大字

斷斷猗無他技　斷古本作鮎注同按說文𢇍古文作㓙引此句爲證然則古本鮎字𢇍㓙字之誤歟陸氏曰他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按唐石經宋板葛本伎俱作技與釋文合至監本始從人其所載釋文亦誤倒下文人之有技仍從手舛錯之甚此節傳中伎字葛本亦從人宋板從手○按它他古今字技正字伎假借字

如有束脩一介臣 介下古本有之字
斷斷猗然專一之臣 一古本作壹
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勇壯二字宋板倒按宋本是也否則與注不合與上文亦異
惟截截至有容 宋板截字不重
獨無他技藝 獨宋板十行俱作雖按獨字誤
明辯便巧之善 善宋板十行俱作意
以束脩爲束帶脩飾 飾十行本誤作節下同
禮記大學引此 大十行本誤作太
河水清且漣漪 許宗彥曰此引詩以證猗字作漪者蓋誤○按毛詩釋文猗本亦作漪同蓋六朝以後有以漣猗爲漣漪者猶鸒斯之爲鸒鷲也在此疏則不可耳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是人必能容之 容下古本有民字非也
用此好技聖之人 技下古本有美字
安我子孫衆人 人古本作民下是不能容人同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 之下古本有則字
邦之杌隉
曰由所任不容賢 容古岳宋板十行纂傳俱作用

尚書注疏挍勘記卷二十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釋文挍勘記卷上　臣阮元恭撰

經典釋文卷第三 葉本無卷字各卷皆同
尚書音義上起第一盡第五 葉本脫此行下卷仍有
尚書序
犧 許皮反○許十行本誤作辭
氏 一號庖犧氏○庖十行本毛本俱作包
結繩 易繫辭云○云十行本誤作上
黃帝 毋曰附寶○附葉本作拊寶毛本誤作實字按宋書志作符寶
少 施照反○施十行本毛本俱作詩字按詩照卽施照乃同位同等字
昊 字青陽○陽葉本作易

高辛 毋名不見○名十行本誤作日
虙 先儒解三王五帝多與孔不同○王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皇多葉本作並十行本毛本俱無不十行本毛本俱誤作子
左史 史官在左○在左十行本作左右誤
相 楚靈王時史官○官下十行本毛本俱有也字
誓 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亾○一十行本毛本俱誤作十
坦 土管反○管十行本毛本俱作但
焚書坑 苦庚反○苦毛本誤作若
以傳 直專反○專毛本誤作總按釋文傳字遇平聲則作音遇去聲卽不作音故下載及傳二字但釋其義而已
及傳 非經謂之傳○經葉本作純誤

其餘錯亂唐滅作膏 稾飫徂后○稾葉本从木十行本毛本俱誤作膏徂葉本作祖誤

堯典第一　虞書

卷之一 ○葉本無此三字卷二以後仍有之與禮記同

虞書 凡十六篇○凡葉本作此

遁 本又作遯○十行本毛本俱無又字

禪 時戰反○十行本毛本禪上俱有遂字禪下俱有音字按禪翻切之上注疏本多有音字單行本多無之不可勝挍故槩從略

勳 一云放勛堯字○勛十行本毛本俱作勳

日月所會 亥曰娵訾○訾葉本作觜

嵎 嵎海嵎也○下嵎字毛本作隅

訛 五禾反○禾十行本毛本俱作和

餞 ○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也按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音餞書寅淺內日

毨 先典反○十行本毛本毨上俱有毛字毨下俱有下字

氄 徐又而充反又如充反○而十行本作耎段玉裁云而充當作而允如充當作如兖

迊 ○十行本毛本俱作匝字按當作帀

滔 土刀反○土十行本毛本俱作吐○按吐刀卽土刀

鯀 故頑反○頑葉本作魂字按頑字是也

女于 上而據反○而據葉本作恧據毛本又作尼慮按而字非也尼慮卽恧據

舜典第二

云舜典一篇○云葉本作亾是也

底 本或作厎非○葉本厎作底厎非十行本誤疸非案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今說文本下有一畫誤字當从氏段玉裁云此大誤也古音氐聲氏聲不同部厎本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厎少一畫者

牧 徐音目○目葉本作同

守 詩救反或作狩○詩十行本作時毛本作收考文云正嘉二本作時非也按考文云時非是也收救卽詩救葉鈔十行毛本或上並有本字

華 華山在宏農○宏葉本作恒與毛居正所見本合毛氏曰宏作恒誤武成釋文亦誤作恒農宏恒聲相近傳寫誤也興國及建本舜典釋文作宏農武成釋文猶作恒農改正未盡耳

四朝 四季朝京師也○季葉本作季盧文弨云季古年字也作季誤

共工 靖譖庸回○譖十行本作僭

贄 七刀反○七十行本毛本俱作土字按土是七非

八音 竹篪笛也○篪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箎字按說文作䶵从龠虒聲或从竹作篪

永 徐音詠○詠葉本作詠誤

槀 ○葉本十行本俱从木是也

飫 於庶反卽隨其次第○庶十行本毛本俱作據第俱誤作篇

大禹謨第三

卷之二 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爲十三卷○按云字疑衍十行本重十字毛本十上有一字俱誤十行本毛本俱脫三字

矢 本又作兲○山井鼎云兲字可疑古本作厌盧文弨云兲古矢字隸釋成陽令唐扶頌惟直如兲太元羨次六得兲夫又爭次八狠盈口兲在其後隨書兲矢枉矢皆作兲今字書有不載兲字者故具證之也按兲蓋東京以後俗字也因矢字與失相似說文失本作兲遂以兲爲矢耳今之太元已非子雲手跡未足爲據考文所載古本頗多俗譌至昊字之

脆撰更不足辨矣

謨　字又作謩○字又二字十行本毛本俱作亦字載在作大禹皋陶謨句下

寧　安也說文安寍如此顆辭也○段玉裁云上寧字必本作寍開寶改爲寧當云寍安也說文安寍字如此寧願辭也

眷　俱倦反○俱十行本毛本並作居字按居倦即俱倦

奄　於簡反○簡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檢是也

戾　連弟反○弟毛本作悌盧文弨云弟誤

格　庚白反○庚毛本誤作更

懈　于賣反○懈十行本毛本俱作解于葉本作工字按工是于非

治　直吏反注下同○直吏反三字十行本毛本俱作音稚

愆　起虔反○十行本毛本作愆音牽

憚　一音丹末反○末十行本誤作未

號　亡高反○亡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戶字按戶高反不誤

慝　他側反○側十行本毛本俱作則

皋陶謨第四

嚴　馬徐魚簡反○簡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檢○按葉抄是也

有分　符問反○符十行本毛本俱作扶案扶問即符問

明畏　畏如字○畏葉本作不誤

益稷第五

當　當蕩反○蕩十行本作湯非也

輴　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毛本重蕝字非按漢書溝洫志注作如淳音茅蕝之蕝

檋　史記作橋○橋毛本作權考文云正嘉二本作橋字按史記夏本紀作權河渠書作橋

畎　公犬反○公十行本毛本俱作工字按工犬即公犬

烝　之丞反○丞十行本毛本俱作承字按之承即之丞

會　馬鄭作繪胡對反○胡對反三字十行本毛本俱在馬字上按作繪當作作繢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彝　宗彝虎也○段玉裁挍本虎下有蜼字是也

出　又勑遂反注同○勑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尺案作尺是也

殄　徒現反○現十行本毛本俱作見

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之字按毛本非也

合　徐音閤○閤毛本作闇字按闇字誤

互　音泘○泘毛本作護盧文弨云泘乃沍之變體也按毛居正於顧命篇引此文泘作乎殆非也

蹌　說文作牄鳥獸求食聲○牄葉本毛本俱从手十行本誤作蹌字按說文作牄从倉爿聲引虞書曰鳥獸牄牄與周禮大司樂注引書同段玉裁云求食說文作來食此求字誤

省　悉并反○并毛本作井字按葉抄亦作井與集韻合

叢　才公反○才毛本作徂十行本誤作太字按徂公即才公

脞　徐音瑣○瑣十行本誤作鎖

禹貢第一　夏書

九州　周公職錄云赤縣之內有九州○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周公職錄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汎　孚劒反○孚十行本毛本俱作敷字按敷劒即孚劒

壤汝丈反○汝十行本毛本俱作若字按若丈卽汝丈
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按兩島字竝俱作鳥段玉裁云開寶中改爲島惟蘇經音辨云島海曲也當老切書島
夷此賈氏據未改之釋文出此一條
九河簡六絜七○絜葉本作潔按絜潔正俗字
墳韋昭音勃憤反○憤十行本毛本俱作僨字按憤字不誤
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載字十行本毛本俱在馬字上
漯篇韻作他合反○按此何似後人按語
畎徐本作畎谷○按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可通不當一字爲二字也當云徐本作甽谷也說文曰甽古文也畎小篆
文也谷下奪一也字
鉛㕣音以選反○㕣葉本作合字按合音猶當音也

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上鄭字葉本作徐非也徐葉本作馬亦誤
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段玉裁云包字作苞苞字作包今本乃開寶中互易盧文弨云苞正是叢生安得云
非其妄改之迹宛然
璸字又作玭○玭字葉本如此十行本毛本改从虫今本缺左旁
震澤吳都太湖○太葉本作大是也
底之履反史記音致○底葉本毛本俱作厎是也音葉本作作字按史記作致非音致也葉誤
大湖音太胡○大毛本誤作太胡十行本毛本俱誤作湖
喬其驕反○驕十行本毛本俱作嬌同
長丁丈反○丁十行本誤作下毛本作之亦非
犀細兮反旄音毛○段玉裁云經文羽旄開寶改作羽毛遂倒移旄字於犀下

九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箘葉本誤箘元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元
沱徒何反○何十行本毛本俱作河
夢亡弄反○亡葉本作云誤
衡韋昭一名聆風○盧文弨云韋昭下當有云字
璣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盧文弨云今玉篇依作氣
滎戶扃反滎澤也○兩滎字葉本竝作熒字按熒澤字从火不从水左傳隱元年注虢國今熒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
非也
遏烏葛反○葛葉本作曷字按葉本非也
導音道○盧文弨云經本作道陸音導後人倒易之殊謬之甚下同段玉裁云開寶中改
荷又士可反○士毛本作土與毛居正所見本合毛氏曰工字作土誤按毛居正是也工可卽集韻之賈我今本作士
字亦誤

孟豬左傳爾雅皆作孟諸○傳下十行本毛本俱有及字非
璆按郭注爾雅璆卽紫磨金○璆葉本作鏐盧文弨云十字與上文復係後人妄增者按此亦後人按語也陸氏誤以
鏐爲璆故特著此語以正之
熊音雄○雄葉本作維誤
終南三秦記云○三毛本誤作山
導音道○音葉本作言誤導道見前
太行○盧文弨云釋文內太竝作大此亦宋所改易下竝同
漾○葉本作漾
虢寡白反○毛居正曰白作曰誤

孟津　洛北地名○北十行本誤作地

伾　本又作岯字或作㔻○又十行本毛本俱作或㔻葉本作㔻字按夏本紀水經作邳段玉裁云疑卽㔻字之異體

澧　音禮○澧葉本作醴字按作醴是也詳注疏挍勘記

數　色主反○主葉本作住是也

隩　○段玉裁云墺開寶中改爲隩

穗　字亦作穟○十行本毛本俱脫字字

秸　馬云去其穎音秸○按音當作曰段玉裁挍本不誤

男任　而針反又而鴆反○此下十行本毛本俱有下同二字按下云任王上而鴆反又而針反與男任之任正相反注疏本刪去任王之音加下同二字謬甚

任王　○王葉本作壬字按葉本非也

來　一音來○按段玉裁挍本作一作來

甘誓第二

勦　子六反馬本作巢○段玉裁云勦本作剿巢本作剿今本爲開寶中改

五子之歌第三

須　馬云止也○須下毛本有于字十行本須字空亦有于字

豫　本或作忬○或十行本毛本俱作又毛本忬上復有豫字誤也

樂　音洛○十行本作樂如字誤

允征第四

適　在由反○葉本在作生○按生字誤葉本由字空缺

鈴　音零○零十行本毛本俱作令

俶　本又作倂○倂葉本亦作俶誤

赦　亦作赦○十行本作放亦作赦毛本作赦亦作赦並誤盧文弨云赦俗字

契　息例反○例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列是也

沃　徐烏酷反此五亾篇兩義俱通○盧文弨云汭湯征女鳩女方爲五篇此字上有脫文也十行本毛本俱作並

湯誓第一　商書

商書　凡三十四篇十七篇亾十七篇見存○十行本作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毛本作凡三十四篇亾十七篇見存

按此段釋文注疏本隸湯誓弟一下誤

改正　又音正○正十行本作政

仲虺之誥第二

坰　故螢反又古螢反○此上十行本毛本俱有夏亥雅反四字螢葉本作瑩

相　息亮反○此下十行本毛本俱有奚茲雞反四字

簸　波我反○波十行本改彼

建中　本或作忠非○本十行本毛本俱作中

者王　或如字○或十行本毛本俱作又

暴　或作虣○或上葉本十行本毛本俱有字字

湯誥第三

勠　史記音力消反○勠十行毛本俱作戮消葉本作洛字按說文云勠并力也與殺戮字有別嚴杰云集韻三蕭有勠字亦訓并力也葉抄作力洛反非是

單　卷末並同○十行本毛本俱無並字

伊訓第四

祠 音辭○祠上十行本毛本俱有尹字
暨 其器反○其毛本作具字按具器卽其器
惟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下並同
太甲上第五
則中 丁仲反○丁毛本作竹
令 力呈反○令下葉本有音字
咸有一德第八
諶 ○毛本誤作謀
而王 下以王同○十行本毛本俱脫以王二字
之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大戊 馬云太甲子○十行本脫云字
穀 工木反○木葉本作六
盤庚上第九
盤庚 殷王名也○十行本毛本俱無也字
恪 苦角反○角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各是也
斅 戶教反○此下葉本十行本毛本俱有下如字三字按下字盧文弨挍作又字云依宋本
聒聒 ○盧文弨云說文作懖懖
昏強 其丈反○丈毛本作兩
奉 芳勇反○此下葉本十行本毛本俱有注同二字
恫 敕動反○敕動十行本毛本俱作徒弄

相時 馬云視也○也十行本誤作王
嚮 許亮反○許十行本誤作竹盧文弨云嚮當作鄉是也
遲 徐持夷反○遲葉本作遟毛本作遲盧文弨云持當作侍案作侍非也
任 而金反○金十行本毛本俱作今
揜 本又作弇○又毛本誤作文
必中 丁仲反○丁毛本作竹下丁長同
伐去 下羌呂反○羌十行本毛本俱作起字按起呂卽羌呂
盤庚中第十
亶 誠也○誠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誠山井鼎云誠恐非盧文弨云今注亦作用誠宋元本足利古本皆作誠
造 七報反○七十行本毛本俱誤作士下七艮同

臭 徐尺售反○尺毛本誤作天
迓 五嫁反○段玉裁云御開寶中改作迓
乃告 工號反○號葉本作号
易 以豉反○易上盧文弨挍本有不字云舊無不字下易種亦無種字似此易相混皆出後人妄刪今俱補正也按兩易字相隔尚遠不虞相混故祇各出一字似非後人所刪不必補
暫 ○此條葉本在隕下
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盤庚下第十一
讒 士咸反○士咸十行本作仕減毛本亦作仕咸是也
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說命中第十三

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從 才容反○容十行本毛本俱作用字按用字非也

省 一本作眚○毛本脫一字

說命下第十四

酷 七故反○酷盧本作酢云舊酢作酷今傳亦同此後人所改也陸氏於內則爾雅竝作酢字今據以改正按釋文所摘經注各據當時行本雖一經之中字體不能畫一未可據內則爾雅以改尚書

高宗肜日第十五

繹 字書作襗○襗十行本毛本俱誤作釋

中 丁仲反○丁毛本作竹

昵 ○段玉裁云尼開寶中改作昵注竝同

西伯戡黎第十六

伯 亦作栢○栢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柏是也

戡 說文作𢦟○𢦟葉本作𢧢與說文合

圻 巨依反○依葉本作衣

微子第十七

酗 說文作酌云酒醬○酒盧文弨依說文改作醉

讎 市周反○市十行本毛本俱作常字按常周即市周

涯 五佳反又宜佳反○上佳字十行本毛本俱作皆宜葉本作五按上句宜從十行本毛本下句宜從葉本

耄 ○葉本作耄

遯 一音都困反○都毛本作徒字按徒是也

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懈 佳賣反○懈十行本毛本俱作解按十行本孔傳作懈毛本作解

靖 謂絜也○絜十行本毛本俱作潔俗字

尚書釋文挍勘記卷上 臣徐養原挍字

尚書釋文挍勘記卷下

臣阮元恭撰

經典釋文卷第四

尚書音義下

泰誓上第一　按泰誓之泰舊本作大此亦當係後人所改

虞芮　如銳反二國名○十行本毛本俱作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按注疏本但取文便未免失眞

目　莫報反注下同○按當云下注同此誤倒

匱　其魏反○魏十行本毛本俱作媿是也

爲立　上于僞反○僞葉本作嬀

泰誓中第二

渴　苦曷反○渴十行本毛本俱作竭苦曷毛本作巨列盧文弨云此渴日當如公羊渴葬之渴不當作竭

酗　況具反○況具葉本十行本俱作況付毛本作許具

辟　必亦反○必葉本作次誤

之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泰誓下第三

夫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斮　又士略反○士盧本作七云依毛居正改

孜孜　音滋○滋十行本毛本俱作兹

牧誓第四

昧爽　昧爽謂早旦也○早十行本作甲非也

麾　許危反○危葉本作魚非也

牝　頻引反徐又扶忍反○盧文弨云易坤卦音頻忍反徐邈扶忍反又扶死反此作頻引譌又刪去扶死一音殊闕略也

逆　○段玉裁校本作御

武成第五

魄　月始生魄然貌○貌盧本依說文改作也

華　華山在恒農○恒毛本作宏段玉裁云宏宋人改作恒按說詳舜典

非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豆　本又作梪○毛本脫又字

大王　大音泰○泰十行本毛本俱作太

陳于　上直刃反○毛居正曰刃作忍誤

治　○盧挍本移在所任上按經文固有治字然音注而不音經書中頗有之或作者偶誤當仍其舊

洪範第六

五行　戸庚反○庚十行本毛本俱作更

嚮　一音許兩反○一音二字十行本毛本俱作又

貌　本亦作須○須葉本亦作貌誤

儉　魚簡反○簡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檢是也

晢　徐之列反○之十行本作丁字按丁字是也

罹　○段玉裁云本作離開寶改之

陂　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按舊本謂釋文舊本此李昉陳鄂等語也陸氏原書但大書頗字注云普多反與下文側頗僻音義同旣依衞包改之仍存其舊使後可稽全書竄易處儻皆依此例亦未爲不善也段玉裁說

闢　婢亦反○亦十行本毛本俱作必非也

能治　直吏反○盧本移在禦上按本節傳云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此治字當讀平聲上柔克傳云和柔能治則去聲故知當在禦上然下時暘傳曰君行政治陸氏云治直吏反下政治治其職皆同是平去二聲古皆通讀原不甚拘此處上下三節皆有治字陸舉其中以括上下不必定在禦上

辟　徐補亦反○補葉本作甫盧文弨云毛居正謂甫當作補後人即以其說改之非陸氏之舊案作補是也

蒙　○段玉裁云雺開寶中改作蒙

驛　○段玉裁云圛開寶中改作驛

廡　徐莫杜反○杜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柱

省　悉井反○悉十行本毛本俱作息

別　彼列反○毛居正曰彼作方誤

析　時設反一音之舌反○十行本無一字毛本一音二字作又山井鼎曰正德嘉靖二本又作音脫一字

旅獒第七

獒　馬云作豪酋豪也○盧文弨云云字當在作豪下

召公　後召公皆放此○放十行本作倣毛本作倒非山井鼎曰正德嘉萬同元文

底　之履反○履毛本作視

之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之非也

不易　羊豉反○豉葉本作隻字按葉是也

累　○段玉裁云絫開寶中改作累

巢　徐呂交反○毛氏曰呂當作石字按呂交即集韻之力交居正云當作石誤

圻　音祈○祈十行本毛本俱作祁

金縢第八

祝　或之又反○又十行本毛本俱作疚

籥　予若反○予十行本毛本改作于

辟　說文作壁○壁據說文當作壁

鴟　于驕反○毛本于改吁案嚴杰云釋文於詩禮爾雅莊子音義皆作于嬌反惟詩墓門音義作戶驕反非同位字

說　徐音始銳反○始毛本改作如

噫　馬本作懿猶億也○段玉裁云億當是噫之誤大雅懿厥哲婦箋云有所痛傷之聲也小雅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古懿抑通用如國語懿戒是也今按文王世子注云億可以為之也孔氏曰億是發語之聲陸氏曰億本又作噫音抑然則億與噫古亦通用又或作意武王踐阼曰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大誥第九

邦　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盧文弨挍本經文標全句云依陸氏通例補十行本毛本多邦二字俱誤倒

累　○亦當作絫說見旅獒

省　悉井反○悉十行本毛本俱作息

底　之履反○履毛本作視

微子之命第十

狀　○十行本毛本俱作厭

穗　本亦作䅌○䅌十行本毛本俱作遂非也

康誥第十一　題下葉本有卷之八三字

叛　亦作畔○叛十行本毛本俱作下

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迺毛本作乃盧文弨云據釋文此語豈陸本本無周公咸勤四字

耶按陸意葢謂一本無咸勤二字耳與孔傳不合故不從又按乃作酒者葢天寶以前尚書本皆作酒天寶時始皆改爲乃於此可證段玉裁說

孟長　丁丈反○丁丈毛本誤作之其

適　馬云述也○云十行本毛本俱作紹

斷　丁亂反○丁毛本誤作下

無不惡　並音同○按音字疑衍

汝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之非也

酒誥第十二

文王第稱穆　皇侯爲昭差弗爲穆○皇葉本作黄差葉本十行本俱作羌並非

厥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之非也

養　羊亮反○羊十行本毛本俱誤作牛

差　初佳反○佳十行本毛本俱作佳字按作佳是也

惡俗　上烏各反○各毛本誤作洛

梓材第十三

梓　本亦作杍○杍十行本毛本俱誤作杍

戕　徐在羊反○戕下十行本毛本俱有敗字

冤　一本作以寃○以寃毛本作以元反誤

恬　田廉反○廉葉本作兼

塈　徐許氣反○氣十行本毛本俱作既

臒　在略反讀與靃同也○在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枉靃十行本毛本俱作霍盧文弨云說文讀若隺與此不同

召誥第十四

先周公　上悉薦反○悉十行本毛本俱作息

朏　徐又芳憒反○憒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憤字按憒是憤非

碞　徐又音吟○十行本毛本俱無又字

洛誥第十五

伻　又甫耕反○段玉裁挍本甫作補

敘　馬讀敘字屬下○敘下十行本毛本俱衍句字

頒　馬云猶也○段玉裁云猶下脫一字不知何字耳盧文弨云以徐音求之或是分字

釁　徐莫剛反○段玉裁云莫剛當作莫崩見五經文字

旁　○段玉裁云方開寶中改作旁

厭　○十行本作猒下同

王在新邑　孔馬絕句○孔馬二字十行本毛本俱倒

惟七年　攝政七年○攝上十行本毛本俱有周公二字

多士第十六

旻天　秋殺氣也○殺氣二字十行本毛本俱倒

畀　○盧本移在治上

秉爲　于僞反○盧文弨挍本末有注同二字云依注疏本增入按十行本毛本俱無

逖　他力反○段玉裁云力當作歷

不啇　徐本作翅音同○翅葉本作商按商葢啇之誤

無逸第十七

諺魚變反○魚變葉本作五旦十行本毛本俱作魚戰反按韻書諺無五旦之音蓋唐初經文作喭故音五旦反天寶改喭爲諺至開寶又改釋文喭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也至刻注疏者改爲魚戰通志堂刻釋文又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喭遂無可考矣說詳尚書撰異

叢才工反○工十行本毛本俱作公

君奭第十八

其終馬本作崇云充也○充毛本誤作受

遏徐音謁絕反○謁毛本改作渴

南宮括土活反○土葉本毛本俱作工是也

禦侮武臣折衝曰禦侮○毛居正曰曰作日誤

懈佳賣反○佳賣毛本誤作住買

蔡仲之命第十九

成王政馬本作征音正○征十行本毛本俱誤作正

多方第二十

費誓○段玉裁云柴開寶中改爲費

譴棄戰反○棄十行本毛本俱作弃戰十行本空毛本作淺非也

懫○今文尚書墊作懫天寶間改釋文墊作懫開寶間改段玉裁云懫字惟見大學鄭注尚書本作墊與說文引同衛包謂墊懫爲古今字遂改墊爲懫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小字仍舊是以云之二反不知說文無懫字

數色角反○角十行本毛本俱作各

殛紀力反○紀十行本誤作純毛本作訖案訖力反即紀力反也

臬馬本作劓○十行本毛本俱無本字

相長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立政第二十一

綴徐丁衛反丁劣反○兩丁字毛本俱作之

所長丁丈反○丁毛本亦作之

籲音喻○喻十行本毛本俱作預

耿徐公穎反又工永反○上公字十行本毛本俱作工按毛居正引公穎反作公永毛本誤作丞

相我下勸相同○勸葉本作勸誤

話戶快反○快十行本毛本俱作怪

憸憸利之人○憸葉本作儉下並同按葉本非也說文憸險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从心僉聲

詰馬云實也○實十行本毛本俱作賓字按王鳴盛云注疏本采釋文誤作實也是也

周官第二十二

之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君長同○丁毛本作竹君長同十行本毛本俱作竝同

處昌呂反○呂葉本十行本俱作慮

俾馬本作辨○辨十行本作辨字按辨字是也段玉裁云古俾平辨皆訓使故堯典平秩馬本作苹而訓使今文則作辨秩雒誥平來亦作辨來此皆雙聲也

君陳第二十三

辟扶亦反○毛居正曰反作又誤

厥中或丁仲反○丁毛本作竹

君長丁丈反○丁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誅字按誅丈即丁丈釋文惟此及冏命作誅長餘竝作丁長

垢工口反○工口反三字葉本空缺

顧命第二十四

命 顧念康王○念十行本毛本俱誤作命

類 說文作沬云古文作湏○類葉本作須按今本說文作須是誤字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可證也

憑 皮冰反依几也○按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不作憑今本作憑段玉裁云此開寶中所改也凡十行本毛本俱誤作倚

形 ○葉本作彤

重光 上直龍反日月如疊璧○十行本毛本俱作重直龍反在故曰重光下璧葉本作壁非

綴 丁衛反○丁毛本作竹

玉崩 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十行本毛本俱脫云字

首 手又反○十行本手誤毛毛本首手作音式非也

度 舊音待洛反○待葉本作杜字按待洛卽杜洛

嚮 ○盧文弨云字本作鄉

篾 ○段玉裁云當作蔑

筍 徐云竹子竹爲席○按下竹字疑當作可

夷玉 說文夷玉卽珣玗琪○山井鼎曰琪或作珙爲非按說文珣醫無閭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按玗當作玗按玉篇玗有俱切引爾雅云云此云當作玗非是

天球 馬云玉磬○馬葉本作禹誤

車渠 車軔也○軔十行本毛本俱誤作軜段玉裁云軔當作輞

綦 馬本作騏○馬毛本誤作焉

戺 音俟○此下十行本毛本俱有徐音士三字乃衍文

銳 以稅反○按尚書撰異云治尚書者自蔡仲默以來皆謂銳當依說文作鈗矣而未得其詳考之玉篇但有鈗字與鈗銳等字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執銳也

瑁 ○十行本毛本作冒非

憑 ○段玉裁校本作馮

卞 ○段玉裁校本作弁

咤 說文作詫下故反馬本作詫○詫葉本作詫按作詫與說文合且下云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謂詫與詫字雖異而音義同也下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丁是也十行本毛本俱脫本字

酢 才各反○各葉本作洛

互 音護○護十行本毛本俱作戶毛居正曰戶乃上聲互字無上聲傳寫誤爾建本音護是

徹 徐直列反○徐上十行本毛本俱有又字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鬣 力輒反○反誤作又十行本毛本俱不誤

底 之履反　至齊信馬讀底至齊絕句○末七字十行本毛本俱無底至齊三字直云馬讀絕句隸經文齊字下又以底之履反四字退居本節傳下竝誤

督 ○葉本作督

畢命第二十六

王朝 陟遙反○陟十行本毛本作直案直遙則讀如潮汐之潮陟遙則讀如朝鮮之朝傳云王朝行不當作直遙反

更 古衡反○衡葉本作行

敝 步瘵反○毛居正曰敝步瘵反作瘵誤瘵音詣唐文粹元結有瘵論按廣韻敝瘵俱在祭韻瘵在至韻故毛氏云然耳

施　始鋭反○鋭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豉○是也
人少　詩照反○盧文弨云經云罔曰民㝠傳云無曰人少不足治也則非長少之少此音殊謬
君牙第二十七
君牙　或作君雅○雅十行本毛本俱誤作惟
冏命第二十八
冏　字又作煚○煚盧文弨挍本改作褩葉本作災誤
長　丁丈反○丁葉本十行本俱作誅毛本作諸山井鼎曰正嘉二本作誅
憸　本亦作思○思盧文弨挍本改作悘是也
呂刑第二十九
贖　音蜀注下同○下上十行本毛本俱有及字按十行本毛本是也凡言注下同者皆當加及字

耄　本亦作薹○本毛本作今盧文弨云說文止有薹字从老从蒿省
椓　丁角反○丁毛本作竹
君帝　君宜作皇字○毛本作皇帝皇宐作君字山井鼎曰皇帝皇宐作君字元文作君宐作皇字謹按正嘉二本作君帝君宐作皇字按正嘉二本正與元文合据山井鼎語意似元文止人書一君字而以宜作皇字四字爲注與通志堂本異段玉裁以毛本爲是
清問　馬云清訊也○十行本毛本俱無也字按問之爲訊無待解釋葢經之問字馬本作訊耳宜從注疏本無也字爲是一云馬訓清爲訊則當有也字
折　馬鄭王皆音悊○王毛本誤作主
爲天　○天葉本作夭誤
長　丁丈反○丁毛本作竹

曰勳　上人實反一音曰○毛居正曰曰作日誤按作日固非作曰亦未爲是古人書日曰二字不甚有辨故陸氏每爲作音今以曰音日仍不分明据洛誥曰記音義云上音越一音人實反則此曰字亦當作越
度　馬云造謀也○造謀二字葉本倒非
惟來　有求請賕也○賕葉本作賕字按葉本非也
鍰　鄭及爾雅同馬同又云○盧文弨云爾雅當本是小雅謂小爾雅也同毛本誤作曰
倍差　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二葉本作三字按三是二非
并　必致反○致葉本十行本毛本俱作政是也
勁　○葉本作剄非也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　馬本無平字○十行本毛本俱無本字

義　本亦作誼○十行本毛本俱無亦字
費誓第三十一
不開　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段玉裁云開當作閞閞古文闢字說文闢開也從門辟聲虞書闢四門從門從𠦃云云舊讀不云舊本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顏氏匡謬正俗云費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閞爲開亦正俗讀之非也
兜　子侯反○子十行本毛本俱作丁字按丁字是也
擭　徐戸覈反○段玉裁云當作戸覈反音獲覈譌覈而集韻入一屋
秦誓第三十一
仡仡　許訖反○訖十行本毛本俱作乞字按乞字非也
截截　辭語截削省要也○削葉本作剃非也

諞辭約損明大辯佞之人○毛居正曰指作損誤大葉本作諞人誤

介馬本作介○按作介則與孔同此爲似贅否則必有誤字

他○此條葉本十行本毛本俱在按下

晉始敗反○始葉本十行本俱作失毛本作尺字按尺字誤失敗朗始敗

冒莫報反注同○注葉本作音與毛居正所見本合毛氏曰建本無音同二字顯是贅寫當去按注有冒字則作注同爲是毛氏不知字誤而以爲贅寫疏矣

附

注解傳述人

晁錯受焉古文尚書云○葉本尚作官案作官是也說詳盧文弨考證

恭授魯馮賓○葉本賓誤文

及平陵塗惲字子真○葉本真誤其

枚賾○葉本賾作頤段玉裁云葉本是也此枚頤字仲真後莊子注李頤字景真

尚書釋文校勘記卷下

臣徐養原校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校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挍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挍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止第四石褎自我人究究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蘩祁祁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鐘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膋起至經營四方何草不元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于止第九石入覲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駉者有驛有止第十石駱有騅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筐作筐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佶作佶慇作慇又作慇徵作徵樹作樹楨作楨朗作朗姑作姑敬作敬禎作禎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鳴鳩予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饗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攷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　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以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慉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鞫脫下育字毛傳育鞫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稚云昔幼稚時恐至長老窮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螽蠜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螽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蠜螽者衍字采蘋篇藻聚藻也下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謬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賓也賓乃賓之謬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咮之譌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衍帨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記槩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一行題毛詩卷第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　分經注本第一卷爲五第二卷爲三第三卷爲三第四卷爲四第五卷爲三第六卷爲四第七卷爲三第八卷爲三第九卷爲四第十卷爲三第十一卷爲二第十二卷爲三第十三卷爲二第十四卷爲三第十五卷爲三第十六卷爲五第十七卷爲四第十八卷爲五第十九卷爲四第二十卷爲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經作大字注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下釋文首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詩序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行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即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爲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遞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爲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 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 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曆本也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 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欵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 起一盡十

臣阮元恭撰

毛詩正義序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下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案十行本題於卷第一之首移在序下者非其舊也凡序經注疏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寫唯章句低三字閩本以下分高低數等又多提行皆非其舊

日下之無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

於其所作疏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

非有心於愛增 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古或用增爲憎字如墨子帝式是增之屬唐時則不應爾矣○按此因上文有增其所僻而誤耳

謹與朝散大夫 明監本謹與誤議典閩本毛本不誤

詩譜序 毛本此序文并正義悉脫閩本明監本有案毛本卽據明監本重刻乃其本偶失此序更不知補誤甚

稱農始作耒耜 明監本稱下行神字閩本不誤

則懷嬉戲抃躍之心 明監本抃誤忭閩本不誤

藝論所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當脫六字非也藝論與六藝論互見卽其省耳餘同此詳考浦書失多而得寡茲所采外不勝駁正以後所列用爲舉例推類求之大略可知矣

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字作放版本作昉浦鏜云放傳作昉非也隸引亦作放可證也凡正義所引經典有所見本如此不容執今本以相比較者此類是矣

格則乘之庸之 閩本同明監本乘作承案所改是也

詩緯含神務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霧誤務非也後漢書樊英傳注載七緯之名字正作務困學紀聞亦然其又作霧者霧務聲同得相通借不當以霧改務也餘同此

蓋周室之初也　閩本明監本同案也當作世形近之譌
止有論功頌德　閩本明監本頌誤顯
是后稷自彼堯時　閩本明監本誤作是后稷播種之時山井鼎考文載此堯下有之字誤衍
距此六十二歲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一誤二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
五霸之字或作五伯　明監本字誤末閩本不誤
鄭語註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鏜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校是也
厲幽陳靈　閩本明監本厲幽誤倒
是用詩義也　明監本用誤詩閩本不誤
魯貞公之十四年　閩本同明監本貞誤貞物觀考文補遺載此無之字誤脫
周南召南譜　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案十行本與譜序接連考書錄解題

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閩本以下所移非是且鄭氏箋正義之後羼入此一譜於正義之次序尤屬紊亂失之甚矣又正義所載鄭譜是其原第檜在鄭前王城在豳後兩正義屢有明文而鄭譜正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尤爲顯證可見散入各處之失也
周文王所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校是也
此詩猶美江漢汝墳　明監本毛本猶誤有閩本不誤
明化己之可知　明監本毛本化己誤倒閩本不誤
此詩既繼二公　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繼當繫字誤是也
騶虞歎國君之仁心　明監本誤作騶虞之與鵲巢未必閩本毛本不誤
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
且非此所須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誤世
楚滅六并蓼　閩本明監本毛本蓼誤蔑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字又一之一下無一字案閩本以下仍附刻釋文獨刪其題非也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凡七十皆標其數考正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同其分二十卷者經注本也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舊遂不復存亦無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閩本以下輒刪一二等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閩本一二處而已非也餘同此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　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在前正義序下而於此題云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案毛詩國風鄭氏箋具題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不容復出於上也其一之二以後十行本每卷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

疏小雅大雅周頌商頌魯頌亦然閩本衍漢字唐字明監本毛本又誤倒其次序唯此孔穎達下脫等字當補
詁訓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釋文本作故云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考漢書藝文志作故與釋文引舊本及樊孫等爾雅本皆爲釋故合當以釋文本定本爲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來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間三山黃唐所編彙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其所用經注本非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而考以集注本定本俗本釋文本唐石經本亦未有全然相合者也乃彼時行世別有此本耳茲條列其同異所自出俾各有考焉
瓠葉捨番番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幡幡誤番番非也正義引詩或不盡據本文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以說英字而本詩作央可證
字從竹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弟誤去ソ
趙人毛長傳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萇誤長非也釋文序錄云一云名長通

志堂本作甚者誤詳後考證困學紀聞引作長云今後漢書作甚亦其證也

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訓誤倒

是不由作之先後　明監本毛本後下衍也字閩本不衍

有虞叔之餘烈　閩本明監本毛本餘誤遺

不以數次爲無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

故諸爲訓者　明監本毛本爲下衍傳字閩本剜入

詁訓毛自題之　明監本毛本訓下有傳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節及後節用之邦國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釋文混入於注是也十行本附釋音與注文疏文皆雙行小字唯釋文首加圓圍爲别耳故重刻者致誤也又

明監本注單行小字側書閩本毛本别爲中等字皆非其舊

所以風天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考顏師古爲太宗定五經謂之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即作正義者兼不專指一本故禮義廢下云俗本有作儀者對有死麕序下云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是也由此推之則正義本之大槩可見矣定本出於顏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顏籀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

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諸侯二字案所補非也此謂鄉大夫亦天子敎之

風風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考正義標起止云風風是正義本不作諷正義下文又云風訓諷也者風諷古今字凡經注古字正義每易爲今字而說之其爲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併時依經注誤改者矣

平言之而意不足　閩本明監本毛本平誤既

發猶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中毛傳所以别之也毛不注序無可辨嫌故序注本應無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加非亦甚矣其詳見於正義釋文是也凡序注之首十行本悉無箋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謂宮商角祉羽也　小字本相臺本祉作徵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祉字當是宋經注本避當時諱字耳

一人之身則能如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身誤心

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文

彈其宮則衆宮應　毛本其誤以閩本明監本不誤

名得相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名誤各

而民思憂　閩本明監本毛本思憂誤剛毅案浦鏜校此下用樂記補數十字皆非也考正義引羣籍有引其意不全用其文不可依本書改竄者此類是矣

故正得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正本又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正義本之同於定本者此類是也凡正義既著其所從又兼載異本或與定本同或與俗本同也

精誠之至　閩本明監本毛本至誤志

地曰祇　毛本祇誤祗閩本明監本不誤

厚人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序非考正義本是厚字與釋文本同

夫妻反目　毛本妻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

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　閩本明監本毛本賢聖誤倒下同

賦者直陳其事明監本毛本者誤之閩本不誤

以諸侯列土樹疆閩本明監本毛本樹誤封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尚書大傳云微子史記世家作箕子非也此正義自涉大傳耳非由字譌黍離正義引作箕子如鄭志問甘棠正義兩引譜下作趙商本篇下作張逸也

治致升平閩本明監本毛本致升誤政昇

諸侯彊盛明監本毛本彊誤疆閩本不誤

聞之者足以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文選載此序有自字即俗本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皆用此上六義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至之剜添者一字

人君不怒其作主明監本作誤非閩本毛本不誤案作主主謂作詩之主也後正義引鄭荅張逸云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此用彼文

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明監本毛本賦下衍詩字閩本剜入

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厄誤危以唐譜考之浦校是也

詩人懷挾之也明監本毛本挾誤救閩本不誤

明作詩皆在民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在誤出

要所言一人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是有之字者出於俗本凡斥云誤者意所不從其於定本亦然

代殷繼伐明監本毛本誤作伐殷繼代閩本不誤案代殷用皇矣序文繼伐用文王有聲序文

所以報神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也剜添者一字

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之剜添者三字是此四者三字衍也

則春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春秋下當脫左氏傳三字非也凡引其書之支屬即稱其大名如易緯單稱易書序單稱書古人之通例不可枚舉者也

故繫之召公毛本繫誤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不爲滅傷其愛閩本明監本毛本滅誤減明監本傷誤傷閩本毛本不誤

是其善道必全閩本明監本毛本全誤至

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傳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後人加也是也十行本悉無此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關雎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小字本相臺本皆同案正義云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考俗本當是傳箋每少也字即顏氏家訓所謂河北經傳悉略此字者也致誤讀鳥字斷句又添之字以足成之

若關雎之有別焉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關雎作雎鳩案關雎是也下傳云有關雎之德可證相臺本因正義云若雎鳩之有別因改此傳考正義凡自爲文每不必盡與注相應不當據改也考文古本作雎鳩采正義而誤

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於箋字外以黑圍之小字本相臺本所無也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而後世諸本加黑圍者亦失古意矣是也十行本凡箋字及正義中傳箋字悉不如此閩本以下誤耳考其致誤之由乃因正義標起止有傳字箋字遂於注首加傳字復割裂注中箋字配之不知此正義自爲文以作別識耳非注如此也明刻單注別本更有并箋下云字去之者尤爲誤甚餘同此

雎雄情意至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雎雄作雄雎案正義作雎雄相臺本誤也

怨耦曰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好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釋文本經傳作逑箋作仇也正義本箋字未有明文當亦與釋文本同臧琳經義雜記云箋既不云逑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其說非也凡箋於經字以爲假借者多不言讀爲而顯其爲假借有二例焉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遂爲璲之假借价人維藩箋价甲也以价爲介之假借是其類也一則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如此經之逑箋則曰怨耦曰仇以逑爲仇之假借及湜湜其止箋之小渚曰沚山有橋松箋之槁松在山上可以樂飢箋之可飲以療飢皆其類也二者皆不言讀爲也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者人每不得其例今隨條說之以去其瘢結其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人所易曉不悉說焉臧琳又以爲徧考毛詩兔罝無衣皇矣等逑匹之逑皆作仇此經作逑出後人私改亦非也凡毛氏詩經中之字例不畫一如或用害或用曷而同訓何或用肩或用豣而同訓獸三歲其類衆矣他經用仇此經用逑不嫌同訓未可據彼改此說文逑下云又曰怨匹曰逑正說逑爲怨

匹字之假借其釋文所載本亦作仇者是依箋改經出之於下意所不從章懷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雎經引用要皆所謂以破引之實非毛氏詩舊文也

后妃雎說樂君子　明監本毛本雎誤能閩本不誤案說當作悅下文作悅可證也注作說正義作悅說悅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陸機疏云　毛本機誤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從玉旁之說宋代著錄元恪書者多采之毛本因此改作璣其實與士衡同姓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餘同此釋文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而揚雄許慎　閩本明監本揚作揚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誤從扌閩本明監本是也餘同此

又無怨爭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以

其莱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苻誤符以爾雅考之浦校是也

鬻其白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鬻誤鬻者凡陸疏鬻字皆當作鬻鬻乃形近之譌浦校是也

天官序官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官誤官

卧而不周曰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剩二字也案釋文與正義迥非一本玆著其文字之異其但偏旁不同而正義本已載釋文亦作又作或作者不復悉出

故易之也　明監本毛本易誤思閩本不誤

鍾鼓樂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是其證餘同此

與詩禮俱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形近之譌

婁豐年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婁誤屢

摯虞流外論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別是也

仲冶之言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冶作治案山井鼎云治當作冶是也

乎者俟我于著乎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乎者當作著此句稱著與下句稱伐檀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乂爲乎

伐檀且漣猗之篇　明監本毛本猗誤漪閩本不誤

魯頌實不及制　閩本明監本毛本頌誤僖

○**葛覃**

后妃在父母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考文古本有之字采正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故標起止如此唯關雎獨不然於全書相反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篇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與關雎正義所云定本合與正義本不合餘同此

因事生義　毛本生誤主閩本明監本不誤

喻其容色美盛也　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閩本明監本毛本有案此也字當衍

灌木藂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藂作叢案正義作叢釋文藂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冣作外反段玉裁云當作冣冣積也從冖從取才句反古書冣字多誤為最字從曰是以顏黃門說周氏劉氏讀徂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最作外反也今考皇矣傳云灌木叢生也當以釋文正義本為長

或謂之黃栗留　明監本毛本栗誤粟閩本不誤

謂之黃鸎　毛本鸎誤鶯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段玉裁云廣韻鸎鳥羽文也鸎黃鸎二字有別爾雅疏卽取此字正作鸎

看我麥黃甚熟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艸木蟲魚疏正作不

濩煑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濩下云煑也無之字考釋文之例無毛云鄭云者或用己意增損注文如下傳精曰絺釋文絺下云葛之精者曰絺皆其類也但此傳毛用爾雅文之字不當去考文古本無采釋文

古者王后織元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考文古本有親字采正義

庶士以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庶士本或作庶人正義本是士字與釋文本同考國語或本誤

以煑之於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鑊非也考爾雅作是又是鑊鑊煑之也皆用正字此皆用假借爾雅釋文鑊又作濩同

纓之無緌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緌作綏案緌字是也考鄭周禮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是冠緌字誤為綏久矣鄭定用緌字唐時不應更用綏也

婦人謂嫁曰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釋文云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考此卽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之類毛傳文古故其語亦如此當以定本為長其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

害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害誤曷案段玉裁云此謂害為曷之假借傳例如此

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下浦鏜云誤衍○姜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

若不分婉為言語　閩本明監本毛本婉誤娩

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　明監本事人誤表之女功誤闕二字閩本毛本不誤

故曲禮曰　毛本曰誤云閩本明監本不誤

此后妃莘國之長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莘誤幷

取彼成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彼誤配

隱二年公羊傳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年誤正義

以衣汙垢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衣誤澣

故王肅述毛合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

至祿衣○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正義曰三字

至歸寧○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正義曰三字

父母雖沒猶歸寧　明監本毛本雖誤既閩本不誤

至君子○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正義曰三字

若如傳言私服宜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澣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

○卷耳

言又者繫前之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賢

言后妃嗟呼而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吁案所改是

后妃主求賢人爲此 毛本求誤來閩本明監本不誤

江東呼常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脫爲字非也郭景純時語自如此今爾雅注多云呼爲者或後人添耳

君賞功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君誤若案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若

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 明監本毛本言下衍我字閩本剜入巔誤顚

此及下傳云 明監本毛本及誤反閩本不誤

衛侯饗苦成成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成字案此蓋以苦成爲邑成爲諡前人亦多言郤犨諡成者其左氏傳舊解與

云何吁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邢疏云卷耳及都人士文也郭所稱未必爲毛氏詩邢氏不辨此經作吁而引之非也考釋文石經此作吁而都人士及何人斯作盱者盱爲正字吁爲假借經中用字例不畫一也例見前

痡亦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痡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正義本標起止有亦字考傳文不嫌於瘏病也之下更云痡病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而今云何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乎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誤吁

○樛木

而無嫉妬之心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焉作也考文古本作也采正義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二十二字非鄭注也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是釋文本無此注也序云言能逮下正義云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而此注以序中言字爲善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也且以言爲善言既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沿崔集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謂荆楊之域 小字本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字皆作楊考春秋元命包以爲地多赤楊引見於建康實錄是字本從木也其李巡爾雅注劉熙釋名皆以輕揚爲義唐人遂但用從扌字然則鄭箋應本作楊字釋文正義二本應俱作楊字餘同此

一名巨爪 閩本明監本毛本爪作瓜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

令之次敘進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序正義作敘序敘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亦作敘是用正義以改注由不悉正義之例故也

降遹遐福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遹作爾案爾字是也

○螽斯

德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是二字當衍文非也德者對色而言與下文以行曰忌意同讀當三字爲一句也

維蚣蝑不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耳本或作不然正義云則知唯蚣蝑不耳是正義本作耳不字當上聲讀考文古本耳作爾考他箋所用耳字多誤爲爾而正義中仍有未誤者考文古本遂不知耳爾二字有別混而一之

則又宜汝之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女正義作汝女汝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女亦作汝非餘同此

肱鳴者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肱作股案股字是也鄭考工記梓人注云股鳴蚣蝑動股屬

或謂似蝗而小班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班誤班非也班卽斑字耳浦於通借多改正義之舊茲並不采焉

其股似瑇瑁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叉形近之譌

若祿衣之類閩本明監本祿誤緣毛本誤綠案祿衣見鄭綠衣序注正義用彼文

則知唯蚣蝑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維正義作唯維唯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考文古本注維亦作唯采正義而誤東山序其唯東山乎用唯字者序字亦不與經注同也

○桃夭

婚姻以時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昏案昏婚古今字序用昏字唐石經相臺本是也正義每易爲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作昏者亦後改也餘同此其引士昏禮及行露箋有若葉昏時等仍用昏者非此例

國無鰥民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國無鰥民焉乃正義自爲文標起止無焉字可證考文古本有焉字采正義而誤

襄二十八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七誤八以左傳考之浦校是也

故爾雅云無夫無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小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廣名文也狼跋文王正義皆云膚美小雅廣訓文是其證浦鏜云爾雅上脫小字非也唐人如李善文選注之類多稱小雅漢書志云小雅一篇誤本乃作小爾雅耳

婦人曰厘閩本明監本毛本厘作嫠案厘是當時俗嫠字巷伯傳云釐婦釐俗作嫠

无咎无譽閩本明監本毛本二无字誤無案引易文舊多作无其非易文閒亦作无則當時寫書人以无爲無之別體也餘同此

雖七十無主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浦校是也

與者踰時婦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踰作喻考文古本同案喻字是也山井鼎云諸本皆誤但據注疏本而言耳

桃之至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作桃之夭夭至其室家

謂年時俱善爲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

家猶夫也猶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人字

○兔罝

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爲下出可任其任爲上有可字與否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亦無可字耳

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小字本相臺本兔罝作罝兔案罝兔是也箋二章皆云此罝兔之人不應一章獨倒序正義云箋云罝兔之人首章正義云言此罝兔之人卒章正義云鄭以爲此罝兔之人皆順箋文也其云故兔罝之人又經直陳兔罝之人賢又毛以爲兔罝之人者不主說箋故順經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義中盡改爲兔罝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箋作此兔罝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作此兔罝之人皆誤

使之慮事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一本作事考疏作無爲是是也

箋此罝至言賢明監本毛本此下衍兔字閩本不衍

○芣苢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此要政洽時和閩本明監本毛本洽誤治

卒章言所成之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當盛字誤是也

宜懷任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妊案妊身字作任者假借也又見閟宮箋漢書外戚傳云任身十四月迺生亦可證不知者改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妊

以繫其馬閩本明監本毛本繫誤繋

袺執衽也毛本誤以釋文衣際也三字入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薄言襭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襭一本作擷同正義標起止云傳袺執至曰襭則一作本也考文古本作擷采釋文考說文衣部襭擷文重貫一字耳考文古本采釋文兼及字畫之異如兕作光觥作觵之類并取諸一作又作或作本如亨本又作烹之類此皆非有異字故亦不復悉出

○漢廣

先受文王之教化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以正義本爲長

敘於此既言德廣閩本明監本敘誤故毛本不誤

不可休息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皆爾本或休思此以意改耳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正義之說是也此爲字之誤惠棟九經古義以爲思息通非是

漢有游女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缺案此正義本也定本游作遊以出遊字從辵泳游字從氵爲區別也考游古文作𨓈隸變作遊說文云旗流者正訓也出游泳游皆假借經出游之字多作遊或亦作游非有區別當以正義本爲長

喬上竦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喬上竦無木字考文古本有木采正義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考

方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泭或作柎樊光爾雅本作柎考文古本作柎采釋文或作本○按依說文作泭是

木所以庇廕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庇廕作芘蔭案芘字非也正義不用此芘字

定本遊女作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遊至游剜添者一字是女字衍也此當云定本游作遊正義說經傳箋字皆作游是其本作游特著定本作遊之不同上游下遊誤互易其字

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閩本明監本毛本小誤少

編竹木曰栰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閩本剜入是也

方之舟者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閩本剜入是也

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絜字正義標起止云至絜者是正義本有考此箋尤高者說以楚爲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爲長

至意焉釋訓云明監本毛本焉下有○又有正義曰三字閩本剜入是也

昏禮不見用牲文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庾人云毛本庾誤庾閩本明監本不誤下同

○汝墳

婦人能閔其君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能閔其君子一本有婦人二字正義云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考鄭注序云言此婦人此者此序文也是鄭自有當以正義本爲長

釋水云汝爲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墳當依爾雅作濆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也○按說文曰濆水厓也墳者叚也

故知是水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故誤固

汝有濆明監本毛本濆誤墳閩本不誤

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正義云俗本多不然今無可考

故下章而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剜去而字毛本無案因正義云故下章勉之遂誤删不知正義自為文每不盡與注相應也考文古本亦無而字采正義而誤

卽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明監本毛本卽誤旣閩本不誤

辟此勤勞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辟此一本作辭此正義本是辟字

無得逃避若其避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辟正義作避辟避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以喻蒯聵淫縱閩本明監本毛本聵誤瞶

憂思昔在於情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

○麟之趾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末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云麟之趾三章衍也

故于嗟乎歎今公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擊鼓權輿正義亦誤垠正義不誤

言從乂成閩本明監本毛本乂作义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脩義毋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子與洪範從作乂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乂為義耳禮運正義亦誤作乂

貌恭躰仁閩本明監本躰作體毛本誤作禮案體字是也躰卽當時俗字

定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題本作顛誤正義云傳或作顛又云定本作題標起止云傳定題是釋文本正義本定本同

魯為諸姬明監本毛本為誤與閩本不誤

示有武而不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示作象正義本是示字

○鵲巢

冬至架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音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加功也是其證定本當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條云始起冬至加功力為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為架而駮其不應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加之故音架而以橫架為義與釋文作架之者質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駮之當以釋文本為長

而有均壹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壹作一案壹字是也均壹字當作壹一二字乃作一經中所用有互通者假借也注及正義自為文則皆用本字矣序下注及正義皆不作一可證也此正義中又有作一字者乃寫者取省所亂餘同此

送御皆百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本是御字考經御之釋文云王肅魚據反云待也其述毛此傳自不當仍云送御則一本或出於王肅也

婦車亦如之有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裧誤供以士昏禮考之浦挍是也

何彼襛矣毛本襛誤穠閩本明監本不誤

今思乘以歸毛本思誤用閩本明監本不誤

言迓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及經傳皆作御此作迓御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御之可證也釋文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同非正義本

方有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一本誤傳當云方之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删

○采蘩

尙有明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采蘋正義引作信

彼言芼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

于蒩南西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俎誤蒩以特牲考之浦挍是也

及兩鉶鉶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一鉶字非也今特牲脫一鉶字耳唐石經有采蘋正義引亦重

主婦髲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髲作鬄釋文云鬄本亦作髲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鬄五經文字云鬄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鬄說文鬄髮也鄭少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易所鬄所謂詁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鬄與髢爲一字說文五經文字與鬄字皆別見卽髲也不得重在髲下定本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鬄今少牢亦一誤而爲鬄追師亦再誤而爲髢也

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本於髲髢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刪去字

又首服被鬄之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

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裼當作錫形近之譌

少牢云被錫纚笄 閩本明監本毛本錫誤裼案少牢作錫正義所引正作錫字明監本毛本因上文譌作裼并盡改其未譌者誤甚下同

文王夫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當主字誤是也

而髲髢無去字 明監本毛本髢誤鬄閩本不誤案此述定本當用髢不用鬄

○草蟲

𨇮螽蠜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𨇮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釋文螽下云𨇮螽蠜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婦人雖適人 相臺本同小字本雖下有未字案未字誤衍也正義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無

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上衍有此之義故己所以憂歸宗十一字

故下采蕨采薇 閩本明監本毛本蕨誤薇

得君子遇接之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故誤禮

蕨鱉也 相臺本鱉作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鱉案釋文鼈本又作鱉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言我也我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雄雉箋御女也女衆君子之屬爲一例與卷耳箋我我君也我我使臣也之屬不相同因蒙上句不煩更出也考文古本作言我也我采者也仍更出我字非箋例也其雄雉箋作爾女也女女衆君子亦非餘同此

在塗而見采鱉采者得其所欲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采字作菜案菜字非也考文古本亦作菜山井鼎云屬上讀考正義標起止云言我至采鱉是正義本作采采讀以采者得其所欲得七字爲一句采譌爲菜并改其讀失之矣

我欲采其鱉菜 毛本采誤採閩本明監本不誤

明在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地

○采蘋

姆教婉娩聽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姆教婉娩勸禮本亦然今俗云傅姆教之誤也考文古本作傅姆教之采正義

十有五而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十有五而笄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又者又定本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箋女子至法度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下衍云字案鄭注序不言箋此正義所標本無云字

此祭女所出祖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

無足曰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筐至曰釜又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大夫士祭於宗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又云定本集注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於宗室是大宗之廟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則非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於禮下添女字非也箋說傳必先禮之之禮不更言禮女其爲禮女自明矣正義云則非禮女也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以改箋凡正義自爲文其於注有足成亦有檃栝皆取詞旨通暢不必盡與注相應

祭事主婦設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禮字是也正義可證

舍人曰苹一名萍　閩本明監本毛本萍誤蓱案郭爾雅與舍人本同見釋文今本有誤

江東謂之薸音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不特經內字爲音卽自注內難識之字亦多爲音凡古本注內云音某者俗本多剟之或剟之而僅有存者詳見爾雅校勘記皆於此云正義自作音非也

故具引之　閩本明監本具誤其毛本不誤

未必伯仲處小也　明監本毛本仲誤中閩本不誤

以俟迎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俟誤候

主婦人及兩鉶鉶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人字以特牲考之浦挍是也

又解不言魚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此

知俎實男子設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脫魚字非也下引特牲少牢統解俎實不但解魚也

自祭夫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自誤助

孫毓以王爲長　閩本明監本毛本王誤主

○甘棠

決訟於小棠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小誤甘

曾去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去也羌呂反是其本有也字與此不同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箋云茇草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箋云在茇草舍也下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本依此所改也考文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是其本自茇草舍也至敬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爲傳也段玉裁以定本集注爲是

召伯所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說文無憩字當作愒今考釋文云憩本又作愒小雅菀柳大雅民勞經皆作愒憩但愒之俗字耳釋文舊有誤今訂正詳後考證

○行露

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　明監本毛本被誤彼閩本不誤

箋云夙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此箋有夜莫二字云小星箋同今考此及小星箋各本皆無夜莫二字與釋文本不同也下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小星箋云或早或夜皆不言莫當以無者爲長我將昊天有成命箋亦但云早夜陟屺烝民箋有夜莫者皆釋文本耳盧文弨欲依蜀石經補此非也考文古本有夜莫也采釋文○按舊挍非也依說文夕者莫也莫者日且冥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夜與莫不同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春秋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卽夕字此夕與夜分別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亦爲夜鄭云夜莫也者散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爲別之嫌讀者謂此夜爲終夜也箋

有夜莫二字者是

禮不足而彊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彊暴是正義本此彊來及下彊委皆當與序彊暴字同讀作巨良反釋文而強來其丈反下強委同五經文字云彊強並巨良反云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釋文與正義不同也考下箋強委之乃左昭元年傳文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強采釋文

知始有露二月中者 明監本毛本露下衍謂字閩本剜入

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 明監本毛本以誤及閩本不誤

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文古本下有者字云宋板同誤以傳文似有角者爲箋文也

純帛不過五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媒氏文也又云媒氏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言合其字者媒氏作純傳亦作純於字爲合

也考媒氏純字至鄭始正其讀是此傳舊但作純當以正義本爲長釋文紂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與定本同也考文古本作純采正義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紂亦依定本改耳

周禮之圓土 明監本毛本之上衍謂字閩本剜入

天子以娉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娉誤聘下同

明亦以六禮委之也 明監本毛本委上衍彊字閩本剜入

○羔羊

鵲巢之功致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羔取其贄之不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執誤贄以公羊注考之浦校是也

退食謂減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古本膳下有食字采正義

故以大小釋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小誤倒

緎羔羊之縫 明監本毛本縫下有也字閩本剜入案此誤補也正義引爾雅每略去也字

孫炎曰緎之爲界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緎字當作域釋文引作域下界緎同

因名裘縫云緎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爲

唯組紃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唯誤維

行可蹤迹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從正義作蹤從蹤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從迹可證也釋文從字亦作蹤非正義本

謂正直順於事也 明監本毛本直誤宜閩本不誤

緎縫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緎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緎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正義云故二章解其

體言緎縫也是正義本當無猶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大喪飾皮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喪誤衮

唯麑裘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麑誤麛案山井鼎云上麑字同今本考此上依玉藻字下依論語字故不同也鄭玉藻注引論語亦作麛麛是正字麑是假借魚麗傳不麛本或作麑同

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朝誤朝下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

其二劉等 閩本明監本毛本劉誤制

卽次錦衣爲裼 閩本明監本毛本次誤以

然衮冕與衣元知不用狐青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衣至青剜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

○殷其靁

勸以義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本云勸夫以爲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爲臣之義是其本此句當亦有以字

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室家當王家誤非也勤勞句絕室家之事別爲句與下連文

此解大夫 明監本毛本解下衍行役二字閩本剜入

非雨靁也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云二字當在非雨靁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

○標有梅

男女及時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正義云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亦謂此句非謂下句也

冰泮殺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內誤止非也考周禮疏載王肅引此亦作止又云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荀卿本作止楊倞所注作內而連下文十日一御爲解其說非是不當據以改正義所引也東門之楊正義引亦作止

冰泮農業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桑誤業非也考東門之楊正義引正作業又周禮疏載王肅引亦作業與今家語不同不當據改也

然則男自二十九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則男下剜添作自二十以及二十九案所補是也

此二十複出而脫耳浦鏜云至誤及是也

衰少則梅落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

故可强嫁 閩本明監本毛本强誤以

故季夏去春遠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至字誤是也

二月綏多女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女士誤士女案山井鼎云檢夏小正宋板爲是是也士冠禮媒氏兩疏引皆作士女所見本不同耳

下云有女懷春 閩本明監本下誤士毛本不誤

禮文王世子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字衍從昏義疏校非也昏義疏引之不備耳異義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也豳譜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證

故以禮拒之 明監本毛本禮下衍正字閩本剜入

與此三章之喻大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喻下衍時字脫之字

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螽斯正義引標有梅云興者喻乃槩栝此箋而非箋成文也考文古本者下有喻字采螽斯正義而誤

所以蕃育民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民人誤人民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民人又云所以蕃育民人也皆可證其序下及後正義有作人民者卽自爲文故不與注相應

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 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傳不待至民人 明監本毛本民人誤倒閩本不誤

○小星

能以恩惠及賤妾 閩本明監本毛本及上衍接字賤誤其

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貴妾誤賤妾是也

衆無名之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星誤心

以興禮雖卑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

知三爲星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

前息燭後舉獨 閩本明監本毛本獨作燭案所改是也

旒曰伐闔本明監本毛本旒作鋭依今漢志也

抱衾與裯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稠後改裯案初刻誤也

抱衾與牀帳闔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文非取經衾字

○江有汜

以送為名闔本明監本毛本名下衍也字

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若或無娣猶先姪媵用鄭士昏禮注也

然而並流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而誤得案正義云言江之有汜得並流此正義自為文不當據改

渚小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此注考關雎正義云江有汜傳曰渚小洲也是正義本有

水岐成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考此讀如字者是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耳穆天子傳所謂枝詩讀為其宜反又音祇義亦無大異不當遂作岐字○按江賦曰因岐成渚字作岐亦同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苞逋茆反段玉裁詩經小學云苞苴字皆從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譌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先使媒人導成之闔本明監本毛本導誤道案注作道正義作導道導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誘下云導也亦是改用今字非釋文本毛傳作導也考文古本傳作導采正義釋文而誤

故思以麕肉當鴈幣也闔本明監本毛本當誤為考文藏此無以字誤脫

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闔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樸樕斛樕也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槲誤斛非也斛即槲字耳

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闔本明監本毛本讀上衍故字

玉有五德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剜添者一字

脫脫舒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脫脫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脫脫舒遲不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脫脫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何彼襛矣

雖則王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按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十字為一句或以王姬句絕則語病矣

亦謂諸侯主也明監本毛本主誤王闔本不誤

然士無二王闔本明監本毛本士誤上

錫面朱總毛本錫誤鍚闔本明監本不誤

安車彫面鷖總闔本明監本毛本車誤居

謂以如玉龍勒之韋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浦校是也

始嫁其嫁之衣闔本明監本毛本作其始嫁之衣案所改是也十行本此行剜添者一字因行末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

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小字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無王字案相臺本誤

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正者乃脫字耳不當據之删去也

箋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

以絲之爲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古本同案爲之是也

○騶虞

虞人翼五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翼字後人旁記異本作驅不知據何本今考此采正義云則此翼亦爲驅也之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故云茁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茁字浦鏜云出誤是也

多士云敢翼殷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翼今書作弋非也考尚書馬本作翼見釋文鄭王本作翼見正義卽此正義所引也

應信而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誤信非也陸機卽用毛說謂信爲母義爲子也應者脩而致之

獻豣從兩肩爲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麕當作豣下云肩豣字雖異音實同也可證

邶鄘衛譜

商紂畿內　明監本畿內誤變風閩本毛本不誤

在上黨沾縣大黽谷　閩本明監本毛本沾誤沽案盧文弨云在當作出是也

頓丘今爲郡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郡名當縣名引證唐志是也

知者準的金滕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的誤約

成王尙幼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成王原文作今非也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乃今文家之說見酒誥釋文然則書傳當本是成字破斧正義引書傳成王幼亦可證

其鄘或亦然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淇

子孝伯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孝誤考是也

子疌伯立　明監本毛本疌誤建閩本不誤

舜爲國名而施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舜作非案所改是

五十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下浦鏜云脫五字是也鄘柏舟正義所引有

迎桓公子晉於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弟誤子是也

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三字浦鏜云一誤考史記是也

或舉初見末　閩本明監本毛本舉誤與

綠衣莊姜傷己　明監本毛本衣下衍云字閩本剜入

二十一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

則伯兮宣公詩也　明監本毛本兮下衍亦字閩本剜入

故鄭於左方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定案山井鼎云譜疏比比有之恐鄭所著書名也其說非是左方者卽譜之篇名君世也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爲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左方爲名也考正義原書備載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悉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先蒸於夷姜　閩本同明監本同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也

○柏舟

汎汎流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衍一汎字正義云言汎然而流者標起止云汎汎流是正義本不重汎字釋文云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各本皆誤當依正義釋文正之

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下衍衆字小字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相臺本有衆字無而字案箋上云舟載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衆字正義云亦汎汎

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添岳氏沿革例云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謂此類也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

各有威儀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威儀二字當作宜考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是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傳以畏解威以宜解儀所謂詁訓之法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者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詁訓遂不復可見失之甚者也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按晉按非也左傳威儀有分解處而大意不分毛傳皆有威儀正用左傳北宮文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正義改作各有宜非也上文儼然可畏非專釋威說文義字下曰己之威儀也不專以儀釋義必兼威言之凡有似分而合者如規矩亦不可分說文巨下云規巨也可證

故又陳已德　明監本毛本又下衍自字閩本剜入

慍怒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慍下云怒也是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

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緐傳云慍恚正義云說文慍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慍怨也亦其一證

衣不澣慣辱無照察　明監本毛本衣下衍之字閩本明監本所剜添也

孝經讖曰兄曰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下當有月字

日月又喻兄姊　明監本毛本無日字閩本剜去案此六字爲一句刪去日字改讀月字屬上誤也

○綠衣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卽定本也正義云是公子州吁之母母嬖也又云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唯多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爲句與定本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何時其可已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以

故內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內下浦鏜云脫司字是也

不殊衣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本無衣字考不殊裳鄭喪服注文此正義引以爲說然喪服注意但說裳此箋意兼說衣裳故其文不同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女子子在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子字誤于

先染絲後製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製作制案制字是也正義云當先染絲而後製衣以下盡作製字者制製古今字正義易制爲製而說之其例見前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箋耳

先製衣而後染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染下剜添絲字案所補誤也製後不得復名絲矣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　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字閩本剜入案不當作本形

近之譌耳補以字者非

淒寒涼之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凄誤皆

正義曰箋以上二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云

○燕燕

陳女女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弟誤娣非也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

此陳其得媵莊姜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女

箋云差池其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差池其羽上有于往也三字考正義經三于字上二于爲往下一于爲於傳但在遠送過禮下著于於也一訓因之子于歸于往也桃夭已有傳而于飛所以興于歸其同爲往自可知也箋意亦如此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爲往耳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

釋鳥巂周　明監本毛本鳥下衍云字閩本剜入

此燕卽今之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燕下浦鏜云脫一燕字是也爾雅疏卽取此正重燕字

尾涏涏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涏當作涎形近之譌○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涎以韻言則涏電亦音之轉

往飛之之貌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閩本剜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輒刪者非也

聲有小大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小大作大小誤也案上正義云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者以自爲文故與經下上箋小大皆倒也不當據改又雄雌箋亦作小大可證

實勞我心相臺本下有實是也乃釋文誤道○其餘本皆不誤考文古本有非也

塞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正義不從俗本故云其心誠實而深

遠也不更說瘞字釋文云瘞崔集注本作實考定之方中塞字無傳而箋云塞充實也常武箋云自實滿本此傳也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定本釋文本作瘞者卽說文之㥯字○段玉裁云瘞者幽薶也與充實義正同非有二訓也謂卽心部㥯字非是㥯者靜也義殊

孝友睦姻任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姻作婣毛本同案姻字是也此箋用漢時今字與周禮經古字不同也相臺本毛本所改皆非是

姻親於外親毛本姻誤婣閩本明監本不誤

記古書義又且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既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南陔正義引作當

○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釋文所說相反正義本標起止云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

言日乎以照晝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

顧下章傳亦宜倒讀明監本毛本顧誤故閩本不誤

不循不循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循字作遁案山井鼎云箋中毛傳作循似是考凡鄭箋皆箋傳而非箋經循字是矣

○終風

見侮慢而不能正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而字

且其閒有暴疾明監本毛本閒下衍又字閩本剜入

在我莊姜之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旁正義作傍旁傍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中心是以惂傷閩本明監本毛本惂作悼案所改是也

浪意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明誤萌案爾雅疏卽取此正作明○按此當作萌爲是舍人意浪讀爲蒼筤竹之筤易正義曰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凡意蕊心花初生時似此故舍人曰浪意萌也作明者誤韓詩云起也正是意萌之訓謂如波之起也

雖來復侮慢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侮誤悔

願言則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疌本又作嚏又作疐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段玉裁云毛作疐跲也鄭云疐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不得訓跲明矣今考正義本傳是跲也則其經當是疐字釋文疌卽疐之變體狼跋釋文疐本又作疌可證也與說文止部之疌字迥不相涉若經字作止部之疌鄭不得讀爲嚏釋文亦不當作竹利等反矣經義雜記云案釋文知崔

靈恩集注作逮陸氏從之正義則從王肅作疐釋文云一作疐者卽王本也其說非是由誤讀釋文爲從止之逮所致也

嚏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嚏當作疐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王肅云顧以毋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釋文云劫也本又作跲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爲欨今俗人云欠欠欨欨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欨考此傳本與狼跋同王肅孫毓作劫崔靈恩作欨皆非是當以正義本爲長

終風至則嚏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嚏跲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嚏跲又云嚏劫而不行凡四嚏字皆當作疐正義舊是疐字不知者以箋嚏字亂之耳

寤言不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寤後改同今本案初刻非也

言我夜覺常不寐 闔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恒

○擊鼓

伐鄭在魯隱四年 小字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隱下有公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隱四年及以下正義文皆可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一　丟

則吁爲首 闔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

戎事非輕於力役 闔本明監本毛本役下衍也字

箋云子仲字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脫子字

祭兵于山川 闔本明監本毛本于誤於

與之約誓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與之約一本作與之約誓考正義云殷勤約誓是其本當與一本同

欲相與從生死 明監本毛本生下衍至字闔本剜入

故吁嗟歎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闔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吁當作于騶虞吁嗟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

乖闊疏遠 明監本毛本闊下衍與字闔本剜入

○凱風

而成其志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考文古本作以采正義

此與孝子之美 闔本明監本毛本與誤舉

不得安毋之心 闔本明監本毛本得誤能

棘難長養者 段玉裁云棘下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長養下章云棘薪則其成就者矣語勢正相對也

有叡智之善德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知正義作智知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知本亦作智非正義本餘同此

○雄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一　毛

而作是詩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此四字後改有案有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是詩可證○按據標起止爲證乃是正義所據本耳他本之有不同者不必皆正義取據也全書以此例之

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 闔本明監本毛本齊誤蘇

夫人爲夷姜 闔本明監本毛本爲誤謂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伊當作繄正義引此傳之繄及小明之伊以明鄭所以易伊爲繄也作伊則與下小明無別不知者所改耳

箋云日月之行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日上有視字案有者是也正義云言我視彼日月之行卽本箋爲說也考文古本有我視二字采正義而有誤

事君或有所留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案而字是也

○匏有苦葉

由膝以上爲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釋文以上時掌反下皆同謂由帶以上由𩊜以上也其與定本同異亦無可考

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肌改當作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不爲一訓毛並存之

揭褰衣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釋文云揭揭衣一本作揭褰衣定本與釋文一本同考揭揭衣毛用爾雅文當以釋文本爲長

故詩曰幡幡瓠葉 閩本明監本毛本瓠誤匏

不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 閩本脫難無二字明監本毛本誤不行案此讀當於難字斷句無字下屬明監本毛本以意補非也

傳曰賢女妃聖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箋誤傳是也此自正義誤以箋爲傳耳非字誤也

濟盈不濡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軌作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軌案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是釋文本字作軌但以爲宜作音犯字正義云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是正義本字亦作軌但以爲寫者亂之故不從軓而從軌以爲說由此考之唐石經以前經字未有直作軓者也戴震毛鄭詩考正依韻定從軌字段玉裁同詳見下相臺本依釋文小字本及此十行本皆然其作軌者卽軓字非軌字乃當時俗體也釋文軓字舊誤今訂正詳後考證

由𩊜以上爲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作軓見上餘同案段玉裁云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間方空處謂之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兩輪間曰軌此以廣狹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謂此毛傳曰由𩊜以下爲軌此以高下言之凡言濡軌滅軌謂此穀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亦云轍轍者通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古經不可解矣不云由輿以下者水深至於輿下軸上之𩊜則必入輿矣故以輿下之𩊜爲高下之節喩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譌爲上乃議改軌爲軓釋文舊龜美反則唐以前本不誤也今考釋文本已誤作上讀時掌反見前由膝句以上字音中

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軌字作軓案此二字皆當作軌正義從軓字以爲說故自爲文直改云軓也

今雌雉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鳴當鳥誤是也

乃媚悅爲子之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誤容

以假人以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以字作似案似是也

軌車軾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軓案所改是也以下軌字同者不更出

祭左右軌范乃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軓案所改非也下軌與軹又少儀注云軌與軹又軌當大馭之軹及此凡四字皆當作軌閩本以下一例改爲軓失之又下其實少儀軌字一處閩本明監本作軓是毛本作軌非

書或爲軓元謂軌是軌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三字皆作軓案此當作書或爲軓元謂軓是軓法也各本皆誤今周禮注下軓字亦作軓依段玉裁漢讀考訂

謂與下三面之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輿誤與以周禮注考之是也

考功記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工誤功是也

鴈者隨陽而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是正義本有陰字作鴈者陰隨陽而處考箋下云似婦人之從夫正義云此皆陰陽並言謂下句並言婦人與夫上句宜並言陰隨陽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注云謂羔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納

故爲爲日出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故誤大爲誤昕案此當作故爲日始出

日未出已名爲昕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矣形近之譌

此皆陰陽並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幷

定本木鴈隨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木當作云形近之譌

日用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日誤耳

○谷風

蔓菁與葍之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葍音福本又作蕾音富正義云蔓菁與葍之類者是亦作蕾也考文古本作蕾采釋文又作本

陳楚謂之蘴 閩本明監本毛本蘴誤葑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一 四十

關西謂之蕪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西上浦鏜云脫之東二字非也正義所引方言皆不備

趙魏之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郊誤部考方言是也

生下溼地 毛本溼誤淫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順彼文故作溼他正義則用濕改爲溼者誤

陸機云菲似葍 閩本明監本毛本葍誤蕾

箋云徘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違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言君子與己訣別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訣作決案釋文云訣本或作決相臺本依改以爲決正訣俗也考訣字說文在新附而文選注引通俗文已有之可不煩改相臺本非也

送我裁於門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正義本今無可考山井鼎云古本一本於上補至字不知據何本者即采釋文

宴爾新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宴爾本又作燕考文一本作燕下同采釋文又作本

湜湜其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沚音止正義本未有明文說文水部湜下引詩曰湜湜其止段玉裁云毛作止鄭作沚今考鄭箋但義從沚耳其經字不作沚也釋文唐石經及各本皆誤見下

小渚曰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以經止字爲沚字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也例見關雎怨耦曰仇下此實漢代注經之常例而後來往往有依注改經者此經釋文本已誤矣經義雜記云以止爲沚起於北宋又云此因經誤作沚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加其沚音止四字其說皆非也關雎正義引此箋小渚曰沚安得以爲增乎因不得箋改字之例而誤也今訂正

故見渭濁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考此箋云故見謂濁下云故謂己惡也二謂字義同正義云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之濁是正義本亦作謂當以一本爲長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此定本之誤正義所不從而毛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一 四十一

居正六經正誤反以爲是失之矣考文古本作其采正義一本作見其清濁則更誤正義見謂字凡四下二謂字譌作渭今改而正之見下

毋發我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無發我笱作音考正義引角弓箋及說文毋字爲說是正義本作毋也考唐石經小弁經作無乃是經中用字不畫一當以正義本爲長○按以儀禮古文作無今文作毋例之毛詩多古文則作無是也正義本作毋未是

諭禁新昏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諭作喻毛本喻字是也正義云是喻禁新昏汝無乃之我家也上文又云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家喻即興也諭字形近之譌耳考文一本采此而改上文喻皆作諭其餘亦二字不別誤

由新舊並而善惡別 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幷

言人無之我魚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毋注同正義作無毋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例見前餘同此○按謂無毋古今字可也謂毋無古今字不可

東南至京兆陵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陽陵字誤倒考漢志是也

此以涇濁喻舊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作室案室字是也六經正誤引作室

見渭濁言人見渭己涇之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並誤渭是也六經正誤引作謂

其制敝人掌以時敝爲梁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周

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乃誤令

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明監本毛本姦誤姦閩本不誤案說文毋下作奸是也五經文字毋下作姦非奸犯也○按段玉裁云依說文厶者姦也姦者厶也毋下云从女有姦之者大禹謨正義引不誤若奸訓犯姪也與姦義有別

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家之作之家案所改是也考文古本作家事之一本亦作家之事

何所貪無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箋皆作亡正義作無亡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自當作舩易注本如此故正義引以說今日舩也王應麟輯鄭易即采此其誤亦同

慉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釋文云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也段玉裁云說文起即興正義從養非

賈用不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售字磨改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益本作讎段玉裁云讎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讎今考釋文售布救反是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

阻難云小字本同相臺本云作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是也已見雄雉傳此與之同

昔育恐育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詩經小學云顧寧人日唐石經自宋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鞫今但公劉瞻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段玉裁案宋芑節南山蓼莪其字皆當作鞫今考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其用蹋鞠字者假借也仍以唐石經爲正又案此經蜀石經無下育字誤也以傳箋正義考之皆當有蜀石經之不可信每類此

難易無所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辟作易案易字誤也釋文以無辟作音正義標起止云至所辟是此正義本也釋文本無所字

○式微

鄭以式爲發聲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誤微

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明監本毛本今誤公閩本不誤

固當不憚淹恤明監本毛本固誤故閩本不誤

○旄丘

宣公以魯桓二年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上浦鏜云脫十字是也

又日千里之外設方伯明監本毛本日誤因閩本不誤

若主五等諸侯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何字誤是也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延作莚案釋文蔓莚以戰反又音延小字本依釋文也考毛葛覃覃野有蔓艸葛生傳延字皆不從艸此傳當同鄭葛覃箋及旱麓箋亦然釋文延字皆無音唯此有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艸是正義本作延延字是矣考文古本作莚采釋文又考蔓字亦當衍葛覃傳云覃延也葛生傳云葛生延而蒙楚皆單言延野有蔓草傳釋蔓云延也是蔓

即延故不重言也鄭箋有延蔓而蔓在延下芄蘭箋今本有蔓莚依釋文是後人輒加然則此傳亦後人輒加也正義三言延蔓乃自爲文凡單注言延及單言蔓者正義皆得重言延蔓而說之

以當蔓延相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延蔓誤倒之耳下文二延蔓可證

二者別設其文 明監本毛本二上衍言字閩本剜入

形貌蒙戎然 小字本同相臺本戎作茸案釋文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云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厖茸字正義引左傳依此經作蒙戎是此箋正義本釋文本皆作蒙戎相臺本改戎爲茸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戎

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傳作厖茸非也凡正義引羣籍有順經注爲文不與本書同者此類是矣當各仍其舊

始而愉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偸樂作愉樂上文云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以苟且訓偸其正義本作偸也又上文云以與衛之諸臣始而偸樂今作愉者誤釋文愉以朱反與定本同此傳愉樂與微弱對文愉樂主言好不取苟且爲義正義本非是

○簡兮

仕於伶官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伶作泠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泠官音零字從水樂官也字亦作伶正義標起止云箋伶官至伶官其上下文伶字盡同此箋言泠氏世掌樂官正義引伶倫氏伶州鳩以爲說考左昭二十年泠州鳩釋文云泠字亦作伶漢書志泠綸及人表泠淪又呂覽同皆用從水字廣韻泠又姓此序及箋當本作泠其作伶者俗字耳正義亦當本是泠字或後人改之也五經文字云泠樂官或作伶訛亦其證

伶人告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和誤縣考國語是也

當萬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萬誤爲毛本不誤

萬舞干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羽作舞考文古本同案羽字誤也以干羽爲萬舞是毛義萬舞爲干舞籥舞爲羽舞鄭所易也正義有明文又標起止云箋簡擇至干舞亦可證不知者乃順上傳改此箋耳

故云用之宗廟山川 明監本毛本用誤朋閩本不誤

則謂一日之中 明監本毛本則下衍樂字閩本剜入

則亦爲大德也 明監本毛本則誤當閩本不誤

可以御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御作禦

渥厚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云定本渥厚也無漬字考釋文渥下云厚也亦無漬字故下不爲漬字作音釋文本與定本同也

祭有畀韗胞翟閽寺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韗誤煇案序下正義兩韗字可證依此正義本傳當作韗字釋文云煇字亦作韗者是也其引祭統乃順彼文作煇耳

故於祭末乃是賜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是誤見

其子小似柹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橡誤柹是也○按一本作似杼子杼卽狙公賦芧字之或體非橡杼也杼誤而爲柹耳芧卽橡也

○泉水

思之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釋文云一本思作恩或定本如此但未有明文明監本毛本作定本作恩字用釋文改耳閩本不改

無日不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衍我字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考正義云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是箋本無我字剜添者非也

故我有所至念於衛 明監本毛本故誤然閩本不誤

言我思欲出宿於泲 閩本明監本毛本泲誤姊

舍軷卽釋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釋軷誤倒

止陳車騎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上

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道衍字以聘禮注考之是也

士喪禮有毀宗躐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衍字以聘禮記注考之是也

故爲由遠親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由誤申

干言所適國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上章正義云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兩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是定本集注正義本皆無言字不當依或本也

我還車疾於衛而返 小字本同相臺本疾下有至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無者是也此箋而返二字卽申傳至字之意若疾下有至字則而返二字無所施矣相臺本非也

出宿至有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作出宿于干至瑕有害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不得志士有才能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

摧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標起止云傳摧沮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集注作摧阻也

則乖沮己志 毛本乖誤乘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以爲摧爲刺譏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爲摧當摧我誤是也

○北風

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正義自爲文也標起止云至去焉可證考文古本有之字采正義而誤

虛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云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是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段玉裁云經文作邪鄭始易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上虛字卽空虛字也正義本非○按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巳巳也經傳不可枚數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襋之傳曰要褸也毛公時安得有褸字褸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巨虛因之訓空虛嫌其義之不可定也故釋之曰此上虛字其義則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艸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

而雪害物 明監本毛本而誤雨閩本不誤

承惠好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承誤亟

霏甚貌 毛本霏誤靡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靜女

言志往而行正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正作止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終風箋云正猶止也言正足包止義不必與往字對文相臺本非也

然後可保畜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可下衍以字

使妃妾德美也 明監本毛本德誤得閩本不誤

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云字當衍

其信美而異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說箋云信美而異者異於衆草又云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是正義本不與定本集注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一本美作善未見所出

非爲黄徒說美色而已 小字本相臺本黄作其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其者其經女字也唯十行本作黄是誤字

○新臺

故不能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俯下衍者字

○二子乘舟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釋文云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正義本與一本同

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景正義作影景影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云壽盜其白旄而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旄作旌

不瑕有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遐後改瑕案初刻非也此經瑕字毛遠也以瑕爲遐之假借鄭則如字讀之故易爲過也泉水經同其釋文可證也汝墳天保南山有臺等經用遐字者即不畫一之例

○柏舟

故作是詩以絶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案古本非據唐石經但其本每多也字而偶合

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它正義作他它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不誤浦鏜云之誤至非也傳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正義取此

端韠紳搢笏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韠誤韡

蓋亦衣不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不當元誤是也

纓而結其條 閩本明監本毛本纓誤綫

之死矢靡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初刻慝作匿誤後改從今本考傳慝邪也釋文慝他得反皆可證也

○牆有茨

此注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注作註案皆誤也浦鏜云註當主字誤是也

茨蒺藜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蔾作藜案藜字是也釋文藜音梨正義今上有蒺藜之草皆可證

今上有蒺藜之草 閩本明監本毛本藜誤蔾餘同此

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 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夲

內冓箋內冓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上衍○

○君子偕老

今夫人有淫佚之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佚誤泆下同

行可委曲蹤迹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蹤誤縱案此傳當作從與羔羊傳字同釋文委委下云行可委曲蹤迹也乃易爲今字耳非釋文本此傳作蹤也羔羊傳釋文云從字亦作蹤可證

何謂不善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何作可案可字是也正義云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又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其證

次第髮長短 明監本毛本短下有爲之二字閩本剜入案此誤補也正義不備引耳雞鳴正義引有

唯祭服有衡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笄字非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

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是衡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唯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去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者是以釋衡者釋笄矣今考陳此說是也陳又云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笄字安知此疏非傳寫之誤其說非也此笄字是正義增之故不備引笄卷髮者所以傳合傳文也下云編次則無衡笄亦可證不得以大雅正義例之

以玉珈於笄爲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珈當作加下云珈之以言加者是也

李巡曰寬容之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寬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皆

傳意陳善以駁宣姜　閩本明監本毛本駁作駮下同

玼兮玼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玼音此引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段玉裁云玼一作瑳後人乃分別二章三章今考陸氏之意不以沈爲然但舊本皆爾故不定爲一

字正義本標起止玼兮至如帝後章瑳兮至媛也與釋文本同周禮內司服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此玼瑳一字之證

其之翟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褕字又作狄本亦作翟狄在褕下明是傳字非經字也經字無作狄者考文古本經傳皆作狄采釋文而有誤

揚且之皙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晳誤皙唐石經相臺本作晳案晳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晳相承多從日非說文晳人色白也从白析聲皆在白部可證釋文當亦本作晳今誤詳後考證

非由衣服之盛　明監本毛本由誤有閩本不誤

言己髮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己誤人

因以爲飾名之揥　明監本毛本之下有曰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取其塡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塡誤瑱案塡字是也依此上二瑱實及言瑱爲瑱凡四字皆塡之

誤

其以類根配　閩本明監本毛本根作相案所改是也

黑帝其名汁光紀　閩本明監本毛本汁誤汴

展衣夏則裏衣縐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釋文云冬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與俗本同考文一本有冬則衣三字采正義釋文而有誤

此以禮見於君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於君子一本無子字正義云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是正義本無子字也考鄭內司服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此諸侯夫人故變文言君與葛覃傳進見於君子對朝事舅姑者不同或因經首君子字而誤衍當以一本爲長考文古本有子字采釋文以定本爲長

禮記作襢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當

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當本作揚且之顏者廣揚而顏角豐滿自引經附傳而傳之複舉經文者往往刪去故此傳割裂而不可通今考正義標起止云傳淸視至廣揚是其本已如此讀以揚字逗廣揚句絕也卷首鄭氏箋下正義云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可知毛爲詁訓與經別行者正義所不見也

以爲媛助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媛作援考文古本同案援字是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然是其證也以援解媛所謂詁訓之法亦見說文媛字下

是當暑袢延烝熱之服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烝作蒸案烝即蒸字耳餘同此

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諸

褖者實褖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褖者當作綠衣者見綠衣序下正義今周禮注作褖亦

誤字

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中是也

因名眉目曰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目疑衍字是也

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明疑衍字是也

此及猗嗟傳云揚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廣下浦鏜云脫揚字是也

因顏色依爲美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當作已此誤箋意謂即使不言媛而顏色已爲美女故媛當爲援助也

○桑中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標起止云至不可止是正義本無然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誤怨是也

期我於桑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期我於剜添者一字是我字衍也此但說期不取我字

以其言由公惑淫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室誤惑是也

有是惡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行也下孟反箋同是其本此傳有也字與此不同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孟姜列國之長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列國之女一本作列國之長女正義云言孟故知長女與一本同

故陳其辭以刺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辭誤詞

釋草又云蒙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文王誤玉下二王女同案今爾雅作玉者亦誤

下孟口口孟弋孟庸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下孟弋孟庸案此十行闕二字閩本以下輒改者非

○鶉之奔奔

言其居有常匹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脫其字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此與定本集注同

刺宣姜與頑非匹偶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偶作耦案所改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匹耦凡箋匹耦字皆從耒正義亦然偶字誤餘同此

○定之方中

衞爲狄所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衞爲狄所滅本或作狄人一本作衞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正義云是爲狄所滅之事又云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皆指序而言是正義本與釋文同其自爲文則多言狄人非其本

有人字也考序於此及載馳木瓜凡三言狄人文例宜同當以有者爲長考文古本作衞懿公爲狄人所滅采釋文而合兩本爲一

國家殷富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初刻作矣後改焉考正義標起止云至富焉初刻非也

戰于熒澤而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熒作滎案釋文熒迴丁反考周禮左傳與此同字皆作熒唯尚書釋文作滎滎字誤也此正義當本亦是熒字今作滎者或合併以後改之耳餘同此

而首章作于楚宮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誤即

杜預曰君死國散 閩本明監本毛本散誤敗

其在縣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其誤倒是也

宋桓公逆諸河霄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宵誤霄是也考沿革例載杜昭二十年注霄從公故字與此同皆形近之譌

作于楚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作爲楚丘之宮也下句同考此乃正義說經之義耳非其本經字作爲也序下正義云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可證詩經小學云案喪大記注云爲或作于聲之誤也李善文選注引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所謂以破引之考文古本作爲采正義

其體與東壁連　相臺本同小字本壁作辟閩本明監本毛本壁誤壁案辟字是也釋文辟音壁正義云由其體與東壁相成辟壁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如此耳非正義本作壁也考壁字古作辟左傳辟司徒是其證爾雅釋文云辟本又作壁此星有人居之角象宜爲壁其說非也考文古本作壁采正義而誤閩本以下正義中壁皆誤壁○按周禮注辟宿字亦作辟古多用辟

椅梓屬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以椅桐爲梓屬又云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標起止云傳椅梓屬當是脫桐字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言豫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豫誤預案預字在說文新附徐氏曰經典通用豫從頁未詳是也閩本以下正義中豫亦誤預

而作楚丘之居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下脫爲字上文可證

疑在今東郡界今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今字作中案所改是也

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當作欸因别體俗字鄭作郑欸作欵而譌左襄卅年正義引作娵觜之欸脫口字非也孫炎娵觜之口四字複舉經文也下云人欸則口開方營室東辟四方似人之開口故名爲娵觜之口

水昏正而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栽當作我形近之譌

乃爲位而平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地誤也

終然允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然誤焉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下然字亦誤焉

可謂有德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云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依此則正義本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可爲九德

可以爲大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爲卿大夫一本無卿字正義云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是正義本無卿字考文一本有卿字采釋文

先升彼漕邑之墟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皆作虛正義作墟虛墟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云傳虛漕可證釋文虛本或作墟非正義本

又出於陶丘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東案所改是也曹譜正義引作東

時文思索　閩本明監本毛本索誤素

可謂有德音　閩本明監本毛本音作音案所改是也

馬七尺以上曰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上時掌反沿革例云諸本皆是馬七尺曰騋唯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文考之舊有是也考正義云七尺曰騋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檃栝傳及周禮耳諸本乃誤從之刪

而馬數過禮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過禮一本作過禮制正義云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與一本同

以諸侯之牝　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制案所改非也牝當作禮因禮作礼形近而譌

皆校人文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校作挍案此明監本避當時諱字耳毛本仍之非也餘同此

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誤令案矣當作異見周禮校人疏山井鼎云覺恐較誤非也盧文弨云覺即較字是也詳見其鍾山札記

故其數皆倍而誤　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小

○蝃蝀

故君子見而懼諱　明監本毛本見上衍之字閩本剜入

○相鼠

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承上有不字案唐石經誤也正義云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又云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不當有不字

雖處高顯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猶鼠處高顯之居又云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當是正義自為文也釋文高顯之處昌慮反

孝經曰容止可觀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者也考十行本下脫圓圍山井鼎所云宋版上下相連者卽此故閩本以下致誤也

○干旄

鄉大夫賔之　毛本鄉誤卿閩本明監本不誤又下六鄉六遂大夫也同

有虞氏以為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綏當作緌又綏以旄牛尾為之同下文皆不誤可證

天子以下建旃之者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誤旄案此之字當在建字上誤錯於此下文獨以為卿之建旃者可證

知首皆注旄者　明監本毛本注誤註閩本不誤案因悉改注為註遂并此而誤也

去其旒異於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生案所改是也

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大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服上浦鏜云脫節字是也

則此名亦有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各形近之譌

亦為五見之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為作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是也考文一本為謂複出者誤

周道委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委作倭案倭字非也倭本又作委見釋文異義所引正如此

互之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互是也

○載馳

又義不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為有字者非也上文云有義不得歸正義本當是有字也下文云又義不得二章以下者既從定本集注卽改而說之也

宗國敗滅　閩本明監本毛本國誤廟

左傳服虔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注誤云

故為此釋　明監本毛本為此誤倒閩本不誤

爾女女許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作爾汝也汝汝許人也考此與草蟲雄雉等箋同例不當增加其字詳見上又注女字正義作汝乃易古字為今字之例不當并注而改為汝是其采正義之誤也以後盡同

猶升丘采其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其字案無者是也

令人敗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之形近之譌

二章四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二章章四句案重者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不重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别起為卷題毛詩注疏卷第三云云誤也案山井鼎云宋板不分卷是也

○淇奧

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規當作諫上引沔水箋已說規引此說諫也

而云卿士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而字作者案所改是

亦皆類也毛本皆誤此閩本明監本不誤

竹篇竹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篇作萹案萹字是也正義不誤釋文緑竹下云竹萹竹也又萹竹本又作扁考爾雅說文及其餘字書無作篇者閩本以下正義中盡誤篇釋文亦有誤者今訂正見後考證

有康叔之餘烈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餘烈及正義上下文皆可證釋文云之烈一本作之餘烈卽正義本也

如切如磋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瑳案此正義中字皆作磋釋文磋七何反爾雅釋文同考五經文字磋治也在石部瑳玉色鮮在玉部是唐人有以此字從石與瑳兮瑳兮字別者說文有瑳無磋磋本瑳之俗字耳此經及傳幷小雅谷風大雅卷阿桑柔箋皆當本是瑳字周禮禮記二釋文亦作瑳

僩寬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僩下云寬大貌考釋文不云毛云鄭云者多所增損未必其本有貌字也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匪正義作斐匪斐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匪本又作斐同非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匪文章可證

陸機云淇奧二水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奧作隩案隩字非也陸機不與傳意同無取爾雅隩字釋文云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可證也正義又引今淇奧傍生此亦當作奧誤作隩耳

以毛云隩隈爲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奧傳同正義作隩奧與隩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云傳奧隈

會弁如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䯤案說文䯤下引詩䯤弁如星許君稱詩當是毛氏而今毛詩不作䯤者鄭箋之本不與許同也凡說文與鄭箋本異者多矣見於釋文者如脃說文作瘣我姑說文作及所茇說文作废妹說文作姝之屬皆與此同例悉不更出

弁皮弁所以會髮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云皮弁可以會髮以釋經文會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䯤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爲許叔重所本今考段說是也但釋文正義皆不作䯤鄭箋本毛詩或亦用會字傳云所以會髮是毛以爲骨擿之可會髮者與說文所解合而會爲䯤之假借鄭則仍如字讀之而以弁之縫中易傳也然則此傳作會所以會髮義可通

此云武公所服明監本毛本云下衍弁字閩本剜入

故云謂弁之縫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之誤其

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事當仕字誤是也

金錫練而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練字是也此借練爲鍊正義亦皆作練可證其不易爲鍊而說之者卽以練爲正字不以練鍊爲古今字也考文古本作練采正義閩本以下正義中練字盡改爲鍊誤也

倚重較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倚作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猗字是也釋文猗於綺反正義云而此云猗重較兮序下正義云猗重較兮是也皆其證此經猗倚假借在作傳箋時人共通曉故不更說車攻兩驂不猗同節南山有實其猗傳猗滿也箋猗倚也因易傳故說之亦是謂猗倚假借也其此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兮者易猗字爲倚字而說之正義於古今字例如此與上下文直引經文者不同例也考文古本作倚采正義而誤經義雜記引曲禮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疑從犬者譌其說非也又據釋文正義石經說文繫傳羣經音辨以爲唐人雖多引作人旁未若從犬者尤爲信而可徵得之矣凡昔人引書或改或不改非有成例用之資證則可若以爲典要則其失多矣

雖則戲謔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則作常案則字是也

○考槃

使賢者退而窮處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處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亦偶合

長自誓不忘君之惡明監本毛本惡誤志閩本不誤

薖飢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飢誤饑案五經文字云饑飢上穀不熟下餓也經典或借用下字依此則飢餓字從未有借爲饑者明監本毛本誤甚餘同此

○碩人

國人閔而憂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唐石經下有故作是詩也五字刓缺猶可辨今考正義標起止云至憂之是正義本當無此五字

不被荅偶 閩本明監本毛本偶誤遇案此荅偶二字出白華箋彼文偶作耦耦偶字同偶者人意相存偶也見儀禮禮記注即匪風箋之人偶還箋之揖耦不知者改爲遇誤甚

碩人其頎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玉篇頁部引作碩人頎頎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其說非也考經文一字傳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頎頎之本也釋文云其頎其機反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皆經文作其字之證

長麗俊好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俊作佼案佼字是也正義釋文皆可證考文古本作佼采正義釋文

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翟衣當作衣翟釋文經衣錦下云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是釋文本作衣翟也正義云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乃正義自爲文但說注意耳不取與注相應也其箋當亦是衣翟不知者用正義文改注文考文古本夫人下衣錦下共有衣字采正義釋文又誤合之也

毛以爲有大德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誤其

孔世家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孔下浦鏜云脫子字是也

丰云衣錦褧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丰誤毛下丰云錦衣褧裳同

女次紂衣纁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純因改純帛字遂并此而誤

先生爲姊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誤謂

蝤蠐蝎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蝤蠐蝎蟲又云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釋文蝎也音曷當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故禮記云其頸五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投壺文當七寸誤是也

瓠犀瓠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謂無下瓠字也釋文瓠瓣補遍反亦有當以定本爲長

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蜻蜻誤青青非也以青青釋螓蜻所謂詁訓之法

美目盼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盻作盼毛本同案盼字是也

朱幩鑣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考傳云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正義云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釋文誤以纏鑣解係鑣鑣下段玉裁云玉篇引詩朱幩儦儦藏驅作儦儦考廣雅云鑣鑣盛也說文引詩朱幩鑣鑣然則此經假借鑣爲儦也

以入君之朝 毛本以誤衣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碩人至君勞 毛本誤作碩人敖敖至無使君勞明監本誤單行另書閩本不誤

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 毛本爲下誤有傳字閩本明監本無

餘同 明監本毛本餘誤不閩本不誤

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盛傳作武是也與此同者謂清人之麃麃與此鑣鑣字同非謂傳同訓盛也不知者改之耳

旦罷歸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旦下同是

要事畢否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上有在字案所補是也

鱣鮪發發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撥後改發案初刻非也考釋文云發發補末反盛貌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是初刻依馬義而改用撥字也舊唐書譏石經字體乖師法此類是也

則非曰國中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當目字誤是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　臣顧廣圻校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一　卒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二 起十一盡二十　臣阮元撰

○氓

氓刺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氓作甿案釋文云氓莫耕反民也正義云氓六章唐石經作甿者避民字諱而改之耳猶避世字諱改泄作洩之類也傳氓民也說文氓下同是毛詩此經作氓之證甿字取諸周禮遂人耳周禮釋文致甿亡耕反又五經文字田部甿莫鄧反又音盲者亦周禮字○按周禮亦本作氓唐人改甿

刺淫泆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泆音逸正義標起止云至淫泆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泆唐石經改作泆者非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皆誤泆餘同此

總言當時一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誤吏

蚩蚩者敦厚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有者衍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二　一

男子之通稱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稱下有也字

且爲會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期會案期會非也標起止云至會期可證

非我以欲過子之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以作心案以字誤也考文古本以心複出亦誤

宜爲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宜誤官

變民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甿載芟正義引作甿可證

甿猶懵懵 閩本明監本毛本甿誤氓案正義引羣籍有依其本書之字不順經注者此類是也或於下言字異音義同或不言者省耳皆不可據經注及正義上下文改之○按白帖引周禮作氓凡詩禮作甿者唐時最俗本耳孔沖遠所據周禮故作氓也

郭璞云敦孟也音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頓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

如此○按音頓二字亦景純語今俗本爾雅刪之

言且者兼二事也 明監本毛本且誤日閩本不誤

故能自悔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悔誤誨

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遷作賄案賄字是也

無食桑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葚本又作椹音甚考正義本是椹字見下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甚字亦其證泮水經作黮即用字不畫一之例

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 明監本毛本椹誤葚閩本不誤案正義椹字凡八見十行本皆從木閩本亦然是正義本作椹也此借椹爲葚而正義不易爲葚而說之者即以椹爲正字不以椹葚爲古今字也考文及補遺皆不載亦如郭忠恕佩觿謂桑葚字不當用鈇椹字耳凡山井鼎物觀以爲誤者則不載其例如是

而女思於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思當異字誤是也

隕惰也 小字本相臺本惰作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惰是誤字考文古本隋作墜采正義其葉黃而隕墜而誤也黃而隕墜正義取王肅述毛語爲說耳非傳作隕墜

幃裳童容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幃作帷考文古本同案帷字是也經傳皆是帷字箋當同小字本傳亦足幃皆誤正義於箋引周禮注而說之則用幃字順彼文耳不當據改其說經傳自作帷標起止云傳帷裳

思意疏薄故耳 毛本意誤義閩本明監本不誤

山東謂之裳幃 明監本毛本幃誤韋閩本不誤

泮坡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坡作陂案釋文云坡本亦作陂考正義云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是其本作陂標起止云傳泮坡當誤也

總角之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正義云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考羔裘傳宴鮮盛貌此義當與彼同釋文正義皆不從或本是也○按鄭羔裘作晏鮮盛貌非宴字也宴不得訓鮮盛

信誓旦旦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旦旦然又云定本云旦旦猶怛怛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悬悬說文心部怛下重文云悬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悬悬是許本毛詩經字作悬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即悬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爲旦義仍爲悬實與許未嘗不合也定本改悬用怛又以爲傳始有此字乃去傳然字而以猶怛怛附益之皆誤之甚者也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本作旦旦猶怛怛然無信誓二字皆采正義而又皆誤

結髮宴然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宴誤晏

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耳當作爾其說是也傳云旦旦然箋云旦旦爾然爾一也考文古本作爾因二字不別而偶合

曾不念復其前言 相臺本同小字本念復作復念案正義標起止箋曾不復念其前言云今定本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則我而已焉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亦案所改是也

以經云有岸有泮 毛本泮誤畔閩本明監本不誤

男女未冠笄者 明監本毛本女誤子閩本不誤

注云故髮結之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收案收字是

變本言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忘形近之譌

○竹竿

以成爲室家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室家作家室案室家是也箋及正義可證

遠兄弟父母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作遠父母兄弟毛本初刻遠兄弟父母後改從相臺本案相臺本誤也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段玉裁云從唐石經今本誤則非韻見六書音均表

出遊思鄉衛之道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思作斯或誤考文古本作出遊斯鄉衛之道矣采正義鄉字則采釋文又作本也

○芄蘭

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刺衛惠公也驕而無禮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

無之亦下二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禮誤非也此無字是刺之誤

且此自謂有才能 毛本謂誤位閩本明監本不誤

刺之而言容遂之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遂傳箋同正義作璲遂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君子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以案以字非也正義云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又云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皆其證

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延字衍也釋文云恒蔓於地本或作恒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考正義云恒延蔓於地乃自為文以延蔓說蔓非其本箋有延字也延在蔓上亦其證矣各本皆誤當正之

然其德不稱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正義說傳云而內德不稱說箋云而內無德以稱之是與定本不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而內德不稱考文古本服作副下有也字未見所出

佩玉璲璲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璲璲誤遂遂

玦用正王棘若擇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檡誤擇以儀禮考之浦校是也

○河廣

衛文公之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下有襄公之母四字正義云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是也

前貧後富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貧下浦鏜云脫賤字以大戴禮及家語考之浦校是也

非為其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非為其廣同毛本為誤謂下非為其遠同案釋文非為于偽反考文古本采釋文

亦喻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考下箋云行不終朝亦喻近乃亦此箋非此箋亦上喻狹當以定本為長

○伯兮

至不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反下當有焉字唐石經以下各本皆有此字也

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桀注同正義作傑桀傑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戈祕六尺有六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柲誤祕是也

用則執之 閩本缺用字明監本毛本誤輈

象三材之六畫 毛本材誤才閩本明監本不誤

必有夷矛明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必誤兵

司馬法云 閩本明監本法誤注毛本誤註下同

前驅歘犬 閩本明監本毛本犬誤大

諼草令人忘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忘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萲草毛傳云萲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義說傳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諼下云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皆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并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各本皆誤當正之考文古本作善忘憂采釋文正義仍誤存憂字

洗南北直室東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隅誤西以士昬禮記注考之是也

背名爲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背作皆案所改是也

○有狐

所以育人民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人民又云所以蕃育人民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正義云所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爲是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蓼莪序云民人勞苦標有梅傳亦作民人此序當同釋文有誤作人民者今正詳後考證考文古本作民人采標有梅傳

厲深可厲之者 小字本相臺本者作旁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旁字是也者是誤字考文一本作傍此誤采他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木瓜

其畜散而死三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死作無案今齊語作其畜散而無育浦鏜云育誤分爲三月二字是也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琚下云佩玉名正義云琚是玉名又云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段玉裁云此傳石誤爲名久矣佩玉石者佩玉納閒之石也雜佩謂之佩玉有琚瑀以納閒琚瑀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琚佩玉名名亦石之誤瓊爲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者皆謂之瓊

結己國之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結己國以爲恩也一本作結己國之恩也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爲采釋文

今國家敗滅 明監本毛本今上衍況字閩本剜入

酸可食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酸誤酢案此依今爾雅注改耳

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石考正義下文云琚言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石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則玖非全玉也據此則正義本雅琚佩玉名作名其瓊瑤美石瓊玖玉石皆作石故云三者互也互

謂玉名美石玉石相互也若是瓊玖玉名則與瓊琚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互矣亦不當引傳玖石次玉而說之也今正義瓊瑤美石不誤而瓊玖玉石及玖言玉石二石字皆誤爲名所當正也

瓊瑤美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瑤下云美玉也說文云美石正義作美石見上段玉裁云正義是也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玉爵瑤爵爲等差在周禮禮記

瓊玖玉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玖下云玉名字書云玉黑色段玉裁云此玉石之誤王風傳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次玉黑色者玉石見揚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今考正義本作玉石見上

二百四句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四作三案四字誤

王城譜

陽樊溫原之田 明監本毛本原誤源閩本不誤

以洛邑爲東都 明監本毛本爲誤謂閩本不誤

是爲東都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我乃卜澗水東 明監本乃誤則閩本毛本不誤

是殷頑民於成周也 明監本毛本是下有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幽王嬖褒姒生伯服 毛本服誤復閩本明監本不誤

子幽王宮皇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湼誤皇非也考高誘注呂覽亦作皇正義所引周本紀當如此

遂殺幽王驪山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驪誤麗非也考漢書匈奴傳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亦作麗正義所引周本紀當如此大小雅譜正義引同采菽正義引作驪當是後改

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字句絕猶字當在貶之而作風

上卽由字也浦鏜校移猶字入而云句中改作獨非也又山井鼎考文云宋板此作也屬上其實不然當是剜也凡十行本脩改非一考文所載不誤者俱從之唯誤者出焉

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譜所謂其詩不能復雅也黍離箋同正義云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云云亦其證與頌全不相涉衍也猶字錯在上皆當正之

已此列國當言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校移已字入上句非也已卽以字

○黍離

而同於國風焉 各本此下更無注案釋文云崔集注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正義本亦無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標起止云至風焉是正義本亦無此九字崔集注妄謂東周之國崔集注妄謂九字非鄭意

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字本文當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也今

無可考

何等人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等字案正義云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相臺本誤

故爲憂思無所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愬當作訴正義作訴上文可證傳作愬標起止可證愬訴古今字正義所易也此一字不知者改耳餘同此

古詩人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當作時桑柔正義引作時可證今爾雅疏亦誤爲詩

故以遠人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大案此說夏曰蒼天所謂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也作大者誤

旻天不弔無可怪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旻上衍稱字案爾雅疏卽取此正無稱字

○君子于役

君子行役無期度 毛本期誤其閩本明監本不誤

君子于往行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于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衍

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閩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羊牛倒案倒[illegible]誤也二章經文別本亦或倒但唐石經以下至毛本皆[illegible]誤故不更出凡各本皆不誤唯別本乃誤者如何彼穠矣不可畏也求爾新特家伯維宰如彼泉流爰其適歸以篤于周祜降于卿士及此羊牛下括并胡然厲矣假樂君子天降滔德彼徂矣既右饗之等皆不更出因經注本及注疏本固未嘗誤不煩正也

○君子陽陽

遠離禍害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已上浦鏜云脫而字是也

其且樂此而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且誤自案正義云其且相與樂此而已可證

翿纛也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標起止如此考文古本翳上有纛字考正義引爾雅翿纛也又引纛翳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纛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按纛从毒正字也纛从壽俗字也說見五經文字爾雅釋文

○揚之水

故言周人以別之 明監本毛本別誤列閩本不誤

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歸還作還歸考文古本同案還歸是也

今日安否哉安否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不正義作否不否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祚四岳爲侯伯 明監本毛本祚誤作閩本不誤

其葉皆長廣於柳葉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似

○中谷有蓷

以喻夫恩薄厚 閩本明監本毛本厚誤閔

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 明監本毛本喻上衍以字閩本剜入

果至分離矣 毛本至誤生閩本明監本不誤

葉似萑注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荏誤萑考爾雅

皆云菴藺是也 明監本毛本藺誤閭閩本不誤案菴藺見司馬相如賦漢書作奄閭史記作菴藺

韓詩及三蒼說 明監本詩誤信閩本毛本不誤

說文云萩萎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萎作蓡案皆誤也浦鏜云蘈是也

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厚薄作薄厚案薄厚是也正義中薄厚字凡四見又標起止云至薄厚皆其證閩本以下并標起止亦改而倒之誤甚

○兔爰

國危役賦不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危當作內以六字爲一句

秋又取成周之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粟傳作禾

是諸侯背也 明監本毛本背下有叛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言形近之譌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蹙義並得通釋文云操七刀反本亦作懆沈七感反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此箋取莊三十年公羊傳文今彼文作操蹙鄭考工記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此箋當亦本是操戚其或作躁蹙者卽操戚之別體皆上讀七刀反下讀子六反正義所謂義並得通也若本又作懆讀爲七感反下讀爲七歷反則誤作慘慽二字之音失之矣沈重非也又見江漢箋

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 毛本此誤所閩本明監本不誤

易云庶幸也幾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注形近之譌

以傳言尚無成人者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者爲倒非也者字傳無正義足成傳意耳

造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僞作爲考文古本同案爲字是也○按古爲僞通用如人之爲言亦作人之僞言左傳爲多訓僞

中施罥以捕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罥誤骨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
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
集注本亦作桓王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
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
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

亦無顧眷我之意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顧眷作眷顧案眷顧是也又見碩鼠箋

王又無母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王又無母恩也一本作王后正義云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
亦通考此文當屬箋今脫去句首箋云二字遂屬之傳非
也正義標起止云箋王又無母恩是其證且又者繫前之
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
哉各本皆誤當依正義正之定本及諸本作王后者尤誤
此但刺王不刺后若分首章父爲王二章母爲后則三章
昆之所指不應不見於傳箋也正義云義亦通非是

箋王又無母恩明監本毛本箋下衍云字閩本剜入

漘水溓也小字本相臺本溓作隒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非釋文所云詩本又作水旁兼者也乃釋

文溓淸也誤涉耳正義標起止以下及各本皆作隒可證

不行者蓋衍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行衍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無行字

○采葛

釋草云蕭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萩誤荻下同考爾雅釋文浦校是也餘同此

王氏云取蕭祭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氏當作生民形近之譌蓼蕭正義可證

○大車

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蘆力吳反正義云此傳菼爲蘆之初生則
意同李巡之輩以蘆亂爲一也戴震云蘆字訛當爲萑菼
蘆乃萑葦二物未秀之名溷爲一者非說文菼萑之初生
可證毛傳轉寫之失見毛鄭詩考正

如菼草之色○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

服其於國之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本

故得如菼色閩本明監本毛本色誤也

毳畫虎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蜼誤雉是也

穴謂塚壙中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丘中有麻

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云丘
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釋文云埆本或
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是定本遠字亦從孫義但又埆遠
複出無之處爲異

將其來施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施施如字正義標起止云丘中至施施考顏氏家訓引傳
及箋云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
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然則今毛詩釋文正義及各本

皆作施施者蓋由顏說定之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文一字傳
箋重文引邶谷風有光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君子
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正謂朋友之身明監本毛本身下有也字閩本作○皆誤

鄭譜

又云爲幽王大司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云字非也譜以上說京兆
鄭縣以下說河南新鄭故以又云爲更端之辭山井鼎
考文載永懷堂板又云作桓公出於臆改其板自是俗
書無足論者盧文弨亦取改此文失之矣

問於史伯曰閩本明監本史誤吏毛本不誤

桓公臣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史記臣作曰是也

故昭十六年左傳明監本毛本昭誤桓閩本不誤

昔我先君桓公 明監本毛本昔誤皆閩本不誤

斬之蓬蒿藜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藋誤翟是也

是桓公寄帑之時 毛本公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

案左傳及鄭世家 毛本及誤又閩本明監本不誤

齊人殺子亹 毛本殺誤弒閩本明監本不誤

子文公踶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踶傳作捷非也此據世家

蓋後立時事也 明監本毛本蓋誤皆閩本不誤

是突前篡之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作初案皆非也當作事上下文可證

宜是初田事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田作年案皆非也田當作日形近之譌

雖當突前篡時 明監本毛本時上衍之字閩本剜入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二　十四

○緇衣

而善於其卿之職 明監本毛本善誤美閩本不誤

則民不愉 閩本明監本毛本愉誤偷下同案此正用周禮字

粲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餐蘇尊反在粲字後諸盧字前是釋文本餐作飱正義云粲餐釋言文考爾雅與此傳意同皆謂粲爲餐假借釋文本誤

在天子宮 小字本相臺本宮上有之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考文一本同案有者是也

而言予爲子授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予譌子是也

非民所能改受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授譌受是也

又再染以黑乃成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上浦鏜云脫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九字考周禮注是也此以黑複出而脫去

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卽誤卿是也

周緇衣卿士所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周作則案所改非也周當作明形近之譌

釋詁云之適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適之字誤倒非也有杕之杜正義亦引作之適可證

內路寢之裏 明監本毛本路誤朝閩本不誤

○將仲子

繕甲兵 毛本甲兵誤倒閩本明監本不誤

仲初諫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諫誤請

君將與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正義本今無可考

四牡傳云杞枸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考彼傳及爾雅皆是檵字此繼字當誤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二　十五

哀二十年左傳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十誤倒

矣則祭仲之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矣戴然字之誤屬下是也

實敗名病大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敗名二字當衍此引晉語實病大事或記左傳敗名於傍遂誤入皇皇者華正義引實病大事不誤

園所以樹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樹誤種案正義云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是自爲文不當據以改傳

檀彊靭之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靭作忍案釋文云忍本亦作刃同而愼反依字韋旁刃此今假借也考采薇箋堅忍白華抑箋柔忍皇皇者華傳訓忍字皆作忍周禮士訓考工記二釋文亦可證是此傳本作忍字因正義自用韌字不知者乃取以改也又考文古本作紉采釋文所載沈重說及采薇改作緦白華采所易今字作韌皆非也舊釋文韋字誤今正見後考證

故云彊韌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忍正義作韌忍韌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駁馬梓楡閩本明監本毛本楡作楡案楡字是也晨風正義引作楡

○叔于田

以寵私過度閩本明監本毛本私誤祿

丰曰侯我乎巷明監本毛本丰誤毛閩本不誤

夾轅兩馬明監本毛本夾誤也閩本不誤

言其不妄爲武閩本明監本毛本武下衍也字

○大叔于田

叔多才而好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云禮裼暴虎是好勇也下文云好勇如此是與或作本同

大叔于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下文云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擐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將叔無狃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毋本亦作無正義本今無可考

然則敷非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當作澤上下文可證

孫炎曰狃伏前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伏誤伏是也

欲止則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住誤往是也

驂中對文明監本毛本驂下衍與字閩本剜入

乘一乘之鴇馬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乘字誤乘鴇誤鴇案經傳皆作鴇正義作鴇鴇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

以惰慢者必遲緩明監本毛本慢誤慢閩本不誤

明上句言覆矢閩本明監本明誤名毛本不誤

○清人

臣有高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臣誤將

禦狄于竟閩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下言禦狄於境同案所改是也序作竟正義作境下文皆可證竟境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序亦作境誤采正義所易之今字

故言侵也明監本毛本也誤之閩本不誤

駟四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駟介四馬也考文古本有介字采釋文一本此箋但說駟耳其介甲也已在傳矣一本誤○按毛傳文茵虎皮也謂文茵之文乃是虎皮也荷華扶渠也謂荷華之荷乃是扶渠也傳之例本如此後人有删改遂致不畫一

乃使四馬被馳敺敖遊明監本毛本被下有甲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故刺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之誤也

酋近夷長也毛本近誤矩閩本明監本不誤

是守國之兵長明監本毛本兵下衍用字閩本剜入

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明監本毛本以下衍二字閩本剜入案此無二字乃與上下文互見不當添也

然題者表識之言明監本毛本題誤則矛二字閩本剜入

中軍爲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作謂考文古本同案謂字是也釋文以謂將作音

可證

注云右陽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左誤右是也

爲相敵之言　闔本明監本毛本言下衍○

鄭兵綏爲右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兵當作丘是也

○羔裘

朝多賢者　闔本明監本毛本賢下衍臣賢二字

如濡潤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爲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鮮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刺今朝廷無此人　明監本毛本人下衍也字闔本剜入

知緇衣者　闔本明監本毛本知誤如

○遵大路

不寁故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說文摻字山音反聲　闔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卽爲參字作音也闔本明監本毛本山誤此

操字喿此遙反聲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卽爲喿字作音也此喿聲與上參聲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朝廷之士　闔本明監本毛本士誤上

箋德謂至德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士者男子之大號　闔本明監本毛本大誤美

曲禮所陳燕食之饌　闔本明監本毛本食誤飲

去則以報荅之　毛本荅作畣闔本明監本作荅

珩佩上玉也　毛本佩誤珮下同闔本明監本不誤

諸侯佩山元玉　明監本毛本同闔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士佩瑀玟玉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玉衍字非也記無玉字正義引而增之若正義引亦有玉字可證

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閒　闔本明監本毛本玖作瑀案瑀字誤改也詳見下

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　闔本明監本毛本非下衍言字

此章非是異國耳　闔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昏正義作婚昏婚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婚誤采此

而忽不娶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娶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添忽字亦誤采此也下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皆不誤闔本以下亦誤爲娶餘同此

獲其二帥閩本明監本毛本帥誤師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明監本毛本以誤之閩本不誤

明是在後妻者也明監本毛本者也誤之賢閩本不誤

何必實賢實長也明監本實皆誤貴閩本毛本不誤

曰雍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姞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見上考女曰雞鳴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衝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玖石次玉後引上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琚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

後世傳其道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道

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

此解鏘鏘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將正義作鏘鏘易古字爲今字而說之也例見前庭燎正義作將將當是不知者依經注改之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然字當是入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又云毛以下章云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木又云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較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後人用經注本之有小字者誤添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小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楊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枎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荷下華字衍也傳分說經荷華二字用爾雅文不應華字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風清人

所美非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下文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是其證

山有喬松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考正義本是橋字此經毛作橋以爲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爲槁之假借是其異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所謂某者指傳箋之義不以指經字之形經字之形毛鄭不容有異也箋云槁松在山上以爲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也箋例每如此其釋文本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爲正字耳非毛鄭詩舊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喬松在山上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橋當作槁見上

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枝作支案枝字是也相臺本取芄蘭經字非也

傳以喬松共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喬作橋下以明喬非木也不取喬游爲義同案喬字是也凡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此用毛義易字非正義本經作喬也

嫌爲一木閩本明監本木誤本毛本不誤

此章直名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誤章是也

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槁作橋下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明

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槗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槗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槗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譌

○蘀兮

和者當汝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

有君不以爲君 明監本毛本上君字誤臣閩本不誤

○狡童

使立突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誤所

○褰裳

欲大國以兵征鄭 毛本大誤人閩本明監本不誤

先鄉齊晉宋衞後之荆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齊晉本是諸夏大國與

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衞後之荆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衞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衞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衞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衞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也

正可有親疏之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可誤以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衞案此非也宋當作本詳見上

是爲諸國不思正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諸誤謂侯

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之字閩本明監本士誤事毛本不誤

其卿三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三誤二

○丰

謂之婚姻 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字

之黨爲姻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

謂婦爲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爲

悔予不將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褧襌也 毛本襌誤禪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士妻紂衣纁袡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訓爲絲鄭未嘗破爲紂也儀禮緇字甚多皆作緇無作紂者經爲純字更審矣紂字在周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紂用釋文改注又用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釋文又作本

女從者畢袗元 閩本明監本毛本袗誤衿

○東門之墠

而相奔者也 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

故名曰爲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墠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墠

男女之際近而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豉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衍

則茹藘在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

則在東門外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作則近在門外

○風雨

胡何夷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子衿

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正義本今無可考

言可以校正道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木校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校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卽張參所云也各本校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校作校者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 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故曰校也 明監本毛本曰誤稱

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皆考爾雅是也段玉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皆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瓀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碝云本又作瓀如兗反考玉藻釋文云瓀而兗反徐又作瑌同說文五經文字碝字皆在石部其作瑌者後變而從玉耳凡從耎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輭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被他人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轂高渠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轂誤穀是也

如其從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

聊樂我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負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云負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負以負爲古字云爲今字故易負爲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員維河箋員古文云亦可證

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己字正義當本云故言縞衣綦巾己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己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己字其己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己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恩不忍斥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恩誤思

有棄其妻 閩本明監本毛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如雲之從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雲字衍

靑黑白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白是也

是心不忍絕也 明監本毛本是誤自閩本不誤

荼茅秀 小字本同岳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考正義本是秀字鴟正義引此箋作秀既夕釋文用荼下云茅莠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與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依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案段玉裁云莠者魏晉以下俗字也謂依二禮改非是

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闉城曲重門也可證

卽委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茱作葉案所改是也

六月云白旆英英 毛本英英誤央央閩本明監本不誤

出其東門二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下是也

零露漙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霝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本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輙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圓者卽謂此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

有蔓延之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下文可證

鄭以仲春爲媒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婚誤媒是也

野有蔓草三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作三

○溱洧

士與合會溱洧之上 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案此脫也

渙渙春水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春水二字案釋文渙渙下云春水盛也山井鼎用爲證是也

士曰已觀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矣字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廿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齊譜

季蒯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萴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萴是也

其先祖世爲四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嘗誤世是也崧高正義引作嘗是其證

師尚父堪君多難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謀計居多此當與彼同

大公以元勳 毛本勳誤勛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勛字在周禮故書非正義所用餘同此

自武公九年 明監本毛本公誤王閩本不誤

止自胡公之所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

故云敷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當作定此說譜敷定九畿

甸服此周爲王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非奄君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

在禹貢青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在禹上當有圖是也

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漢志無屋山二字非也今志誤脫耳說文濰字下有可證

與吕伋王孫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伋作汲案此誤改也十行本此字作伋以下引顧命齊世家則作汲各順其文耳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皆形近之譌譜序正義無身字于國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

詩人作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

昭暫若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暫恐哲誤

○雞鳴

故夫人與戒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無

故陳人君早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君當作夫人見第二章正義

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當作是以上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有誤序有䟽已在上矣雞鳴思賢妃也六字不當更見於此依其常例但取經首末二字而已當云雞既至之聲

以雞既鳴知朝將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知剜添者一字

東方且明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且誤早案正義云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可證考文古本作旦字又云宋板同作旦者皆誤

鳳凰爲之長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還

還便捷之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便捷本亦作便旋正義本是捷字

併驅而逐禽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案二字是也禽字誤

牡名驩牝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

○著

謂所以懸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懸作縣案縣字是也釋文云以縣音元下同正義本當亦是縣字其自爲文乃用懸字縣懸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

人君以玉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楚語稱曰公子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

其又以縄爲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規誤縄非也縄當訓爲戒今韋昭注作規不與正義所引本同也

士婚禮壻親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婚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 閩本明監本毛本降下衍殺字且誤耳

取其韻故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韻下有句字案所補非也或言韻或言韻句一也

其物小耳 毛本小誤下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尙猶至似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也字

而云玉之瑱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孫毓引同浦鏜云也誤兮非也說文瑱下引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是也

玉之瑱兮可證案段玉裁云古尙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是也

青紞之青 毛本青下衍也字閩本衍○明監本誤空一字餘本不誤

天子用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

○東方之日

刺衰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刺襄公非也正義云刺衰也與釋文同

有姝姝美好之子 小字本同相臺本亦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姝姝作姝然案此當是有姝姝然美好之子靜女正義所引可證也今此正義兩言姝然其毛以爲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其鄭以爲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姝姝然因上有姝然遂誤脫之也閩本以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傳月盛至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門下當有內字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三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未明二字

挈讀如挈髮之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挈字浦鏜云絜誤挈考周禮注是也

東方未明當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上脫去一未字

不能辰夜 各本皆同案考文古本辰作晨誤也考此可見古本之多誤

瞿爲良士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因

厤言晝夜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考

夙早釋注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當作詁是也

○南山

公謫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謫作讁相臺本作適案讁字是也釋文云讁直革反是箋字作讁也左傳作謫正義引同順彼文耳十行本因改餘字皆作謫誤也相臺本作適更誤適是古假借字非箋所用五經文字云謫經典或從適又借適字爲之乃包舉左傳詩北門禮記昏義等而言之者也○按漢人不必不用假借字讀兩漢書及漢人所著可證舊挍非也

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彭生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左傳古本當是使公子彭生乘爲句公薨於車爲句俗本增一公字耳乘謂同車也

下章責魯桓 明監本毛本章上有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大夫遇是惡 明監本毛本大上衍故字閩本剜入

以姧淫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姧作姦下同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姧訛正義多有之當是傳寫作俗體耳

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折拉誤倒案此讀折字句絕拉字下屬

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 毛本三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

於會防之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正是也

意出於齊侯 毛本出誤正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居至匹剜添者一字

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路至平剜添者一字

以求配耦 閩本明監本毛本耦誤偶

五人爲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奇居宜反是其本無爲字也正義本今無可考但無者是也正義本當亦無其各本是淺人誤添耳

是服之最尊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誤物

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大形近之譌也奇大數矣者謂奇之數不止於五也

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六形近之譌也六其數奇者謂從五人而六之則五人失其數奇也此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按此必有脫誤或作耦其奇數

又襄公止復文姜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誤復是也

種之然後得麻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考釋文不爲重字作音當與正義本同

令至于齊乎 毛本令誤命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非魯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又字衍也下章箋始云又非魯桓又者又此箋也正義於此章云責魯桓於下章云又責魯桓一無一有極爲明晰

而至齊乎止 明監本毛本止誤上閩本不誤

卜於死者以足之 明監本足誤兄毛本誤見閩本不誤

正義曰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云

正義曰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文誤云毛本不誤

○甫田

言無德而求諸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上有箋云考文古本有亦同案有者是也

總角丱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丱作卝案各本皆誤唐石經是也見五經文字卝部

未幾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考釋文一本是誤本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者其韻下助句之字必同此章四句句末悉是兮字不得此句獨爲之字也所以致誤之由當以箋云見之無幾何故耳其實此箋之字不出於經也正義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末亦當有兮字見之字取於箋兮字順經文正義每如此今脫去耳未可卽謂正義本作之字也韻下助字之同由漢廣思字推之則作正義者必知之矣不容誤也𡍐正義引作兮考文古本作之采釋文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二　三十四

突而弁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考釋文以突而作音與定本同猗嗟正義云義並通故𡍐正義引作而依定本也○按箋作突爾猶突然也俗本作耳乃大誤凡云爾者猶言如此也

婉孌少好貌　毛本貌誤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言若者皆然耳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抑誤言非也言若者三字下屬浦誤上屬讀之也此但舉突若頎若二若字與定本作而不同者其抑若則定本亦不作而故不及之○按當云皆然爾之義

○盧令

其環鈴鈴然爲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令令標起止云至令令然正義作鈴鈴令鈴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孟子謂梁惠王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當衍

忻忻然有喜色　閩本明監本毛本忻忻作欣欣案所改非也當是本作忻忻不與今孟子同故誤如此

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攉古拳攉字可知鄭箋從手非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捲勇小雅拳勇字同今字書依此字僅存於張參之書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曰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讀

○敝笱

鰥大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鰥毛古頑反大魚也鄭古魂反魚子也正義云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不能制大魚也段玉裁云說文鰥魚也蓋出於毛詩魴鱮鰥皆魚名耳本無大字或加之以駮鄭魴已見周南故此單釋鰥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二　三十五

弊敗之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敝正義作弊敝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此知緇衣正義敝字亦皆本是弊字今但存緇衣若弊一弊字餘字作敝後人依經注改之而未盡也

初歸於魯國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正下同

鰥魚子釋魚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鰥當作鯤下引李巡注可證又下云鯤鰥字異亦可證

或鄭本作鯤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鯤當作鰥謂或鄭之爾雅作鰥字也此與上鯤魚子鯤鰥互易而誤如此

里革斷其罟　閩本明監本毛本里誤星

魚禁鯤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鱬當作鱬卽鮞之別體字今國語作鮞此從重而者亦如陑作隭輀作轜也

箋以一緵若大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當作魴刊脖字壞而如此

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緵不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緵當作鯤形近之譌

魴鱮大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魴鱮下云毛云大魚也以上章推之正義本亦如此段玉裁云此當云鱮魚也說詳上

亦文姜所使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標起止云至使止此箋當是定本有止字正義本無耳出是止字之譌標起止當是後改也

今其上下相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當令字誤是也

義亦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尚有十九字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在疏中當改正也是也

○載驅

疾驅於通道大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正義云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考釋文

云載駈本亦作駈薄薄下云疾駈聲也又鄘載馳釋文云駈字亦作驅駈如字協韻亦音丘是唐時凡經序驅字皆有作駈之本而正義本此一字作駈故特說之也五經文字云驅作駈訛依字書言之正義自爲文亦用驅十行本閒或作駈乃寫書人以爲別體取其省非正義所用

載驅薄薄　毛本驅誤馳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簟茀朱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五經文字云鞹此說文字論語及釋文並作鞟今此釋文正作鞟正義引說文或其本作鞹而唐石經以下所從出也韓奕釋文亦作鞹

簟方文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蓆作席案席字是也蓆大也在緇衣非此之用但俗體有加草者耳

以入魯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案竟字是也釋文云竟本亦作境考正義本是竟字其自爲文則用境字易字之例也餘同此

輿革前謂之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鞎誤䩬下同是也

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當云革飾後戶謂之茀竹飾後戶謂之蔽脫七字是也上文可證複出而誤耳

乘其一駟之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乘誤盛

箋以爲齊子愷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豈弟標起止云至豈弟正義作愷悌豈愷弟悌皆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經作愷悌誤采正義所易之今字

與上古文相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古當作句形近之譌

○猗嗟

頎而長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若猗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上浦鏜云脫抑字是也

嗟是口之喑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咀當作啞形近之譌喑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亦作噁見集解

傳欲辨揚是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傳誤專

趨今之吏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吏作捷是也

大夫二正士一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當是大夫二正士二正正義引夏官射人而云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各本皆沿定本之誤

未學者之所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末字誤是也

以射法治射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儀誤義是也

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　明監本毛本均下衍而字閩本剜入

量侯道者以弓為度　毛本度誤量閩本明監本不誤

司衣掌大射之禮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裘誤衣是也

有正者無鵠者無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鵠下當脫有鵠二字是也

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二十四章　唐石經二十作卅小字本相臺本作三十毛本同案三十是也閩本明監本亦誤作二十

魏譜

都平陽或安邑　閩本明監本毛本平誤子

乃厎滅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厎誤底下厎柱同

故言周以封同姓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子當作云形近之譌

寘諸河之干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與今地理志同

不可知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當作也字誤是也

止此詩並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也案皆誤也止當作但字之壞耳

○葛屨

而無德以將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

葛屨二章　明監本毛本二誤三閩本不誤

反覆儉嗇褊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覆當復字誤是也

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首形近之譌

亦是趨利之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事案所改是也篇內同

故箋採下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採當探字誤是也

要褸也　段玉裁云古本當作要要也謂此要字即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字無作褸者以本字為訓此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說文巳巳也北風傳虛虛也之例淺人不能通故北風與此二傳皆妄改

襋領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領上當有衣字釋文襋下云衣領也正義云要是裳褸則襋為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考此可見釋文正義二本此傳皆有衣字正義亦者即亦傳也說文襋下引詩此句是正用傳文傳上云要褸也以上經已見裳字故不復言裳褸也此傳云襋衣領也以經更無衣字故須言衣以顯之也各本脫衣字失傳旨矣當正之○案褸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褸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褸為裳褸此語陋甚是朱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

好人好女手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無下好字正義云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國家靡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幣當作弊形近之譌

君子不履絲屨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履誤屨

雖復與褌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複誤復考儀禮釋文浦校是也

要是裳褸　毛本褸誤要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上要下褸改而一之者非

則襋為衣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襋當作襋

○汾沮洳

其君儉以能勤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正義云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考文古本有采釋文正義

雖然其采莫之士　小字本相臺本士作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字是也士乃誤字其誤與葛屨正義內同當時寫書人往往以士代事此絕不可通閩本以下閒仍之亦誤

○園有桃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殽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解殽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殽正用傳

不我知者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

夫人謂我欲何爲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釋文云夫人音符與正義本同

箋云知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知作如考文古本同案如字是也

以自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正十行本初刻止後剜改作正案止字是也正義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可證

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彼字誤是也

是稅三不得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一

非徒薄於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當作一

○陟岵

國迫而數侵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是正義本數下有見字考釋文云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本當卽或作本也葛屨序正義云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乃引此就園有桃序耳考文古本作國小迫而數見侵削采釋文但誤倒而迫二字

猶司寇亡役諸司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云形近之譌

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止作上案上字是也正義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又說箋云此變言上又云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標起止云箋上者皆可證山井鼎云按疏作上爲是

○十畝之間

桑者閑閑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閑閑音閑本亦作閑正義標起止云傳閑閑正義本與釋文亦作本同

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萊譌菜是也

○伐檀

徑言徑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涏當作侹形近之譌爾雅釋文可證

猶似闇主常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

揚子云有田一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雲誤云非也此語出揚子自序

其雌者名⿰豸巠⿰豸巠乃刀反　閩本明監本不誤毛本⿰豸巠誤⿰豸巠案爾雅釋文云⿰豸巠字又作⿰豸巤同

是作⿰豸巠者誤

今江東通呼貉爲⿰豸夾⿰豸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豸夾⿰豸更誤⿰豸夾⿰豸夾引證爾雅釋文⿰豸夾烏郎反⿰豸更山吏反是也

獸三歲曰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盧文弨云齊傳曰三歲曰肩幽傳曰三歲曰豜矣則此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互異肩豜同字耳今考騶虞正義引此傳亦作三歲云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故今古數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當作合形近之譌

其雄鶛牝庳　閩本明監本毛本鶛誤鸛

入其門則無人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公羊本作則無人門焉者何休注可證正義所引亦然不知者誤去下門者二字耳今公羊焉字誤在門字下更非

鄭以爲魚食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食當作飧之二字

不得與不素飧相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飧當餐字誤是也

○碩鼠

曾無敎令恩德來顧眷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依正義當作眷顧各本皆誤倒也

鬭西呼鼩音瞿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至瞿十行本剜添者一字必音瞿二字初刻旁行細書而兩字相並後改入正文故如此耳山井鼎云鼠字當在鼩下非也爾雅釋文作鼩將略反引沈旋作鼩音求于反此同沈也○按音瞿二字郭語也非疏家語

及卿大夫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

或郊民入徙國中 毛本入誤人閩本明監本不誤

誰之永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咏本亦作永同音詠歌也正義本是永字此箋云永歌也乃讀

永爲咏不改其字者以爲假借也正義本爲長釋文本作咏當是因箋并改經字考文古本作詠采釋文耳

言往釋皆歌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釋字剜案此誤也釋當作矣首章正義云言往矣將去汝往矣二字本箋此亦同物觀考文補遺所載作[illegible]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樂記及關雎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矣字剜案此誤也矣當作序十行本欲剜上文往矣之矣誤入於此山井鼎云宋板磨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十行本脫此一行各本皆有

唐譜

以此封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若誤君是也

是也南有晉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壞去土傍耳

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縣當作郡

湯湯洪水方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割誤害非也此不與今尚書同耳古害割同字思文正義引作割或後人改之○按此以詁訓字代其本字非所見尚書有異本也

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暨誤既是也

王命虢父伐曲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左氏父作公是也鵖羽正義引正作公此誤

頊父之子嘉父 閩本明監本毛本頊誤須

○蟋蟀

以禮自娛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虞正義作娛虞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於出其東門經改娛爲虞采此

君之好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樂考文古本同案樂字是也

則歲未爲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莫正義作暮莫暮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山有樞

弗擊弗考是也 毛本擊誤鼓閩本明監本不誤

山有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樞本或作藲烏侯反莖也爾雅釋木藲莖釋文藲烏侯反詩云山有樞是也本或作蓲同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蓲說文艸部蓲下云草也不以爲藲莖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書地理志山藲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蓲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藲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藲字也

失其聲耳 明監本失誤者閩本毛本不誤

華如練而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棟誤練非也練卽棟字耳○按疏家不用假借字作棟是

槃正白蓋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蓋下脫此字非也蓋樹二字爲一句言華之

盛多掩蓋其樹也

共汲山下人　明監本汲誤及閩本毛本不誤

弗洒弗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埽作掃案埽字是也

弗鼓弗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釋文云弗鼓知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本與或作本同

考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考下有亦字亦者亦經弗擊也見上標起止云傳洒灑考擊當脫亦字或後人誤去之也

謂得已樂以爲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爲下謂得已之安同

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而案所改非也有當作自形近之譌

○揚之水

沃盛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强作彊案彊字是也彊雖可通用强而正義本用彊字今正義中間有强字者寫書人省而亂之耳餘同此

昭公分其國地　明監本毛本地誤也閩本不誤

沃國日以盛彊　明監本沃誤氏閩本毛本不誤

始兆亂矣　明監本兆誤比閩本毛本不誤

其能久乎　明監本乎誤矣閩本毛本不誤

鑿鑿然鮮明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脫然字

激流湍疾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激作波考文古本同案波字是也正義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是其證

使白石鑿鑿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脫使字

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　閩本明監本脫中字毛本脫也字

詩云素衣朱襮　閩本明監本毛本素誤表

於此綃上刺爲繡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繡當作黼

白石皓皓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作晧案皓字是也說文白部無皓字是晧字本從日也廣韻三十二晧亦無皓字釋文當本作晧今誤見後考證

白石粼粼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粼誤粼案今釋文亦有誤者詳後考證

○椒聊

碩謂壯貌佼好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段玉裁云正義云故以碩爲壯佼貌是正義本作壯佼貌壯佼二字疑鄭本用月令文而後人亂之壯佼又見萇楚箋

條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也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古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乃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條也

彼已是子謂桓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其案此正義以已說其耳故與經字不同考文古本經其作已采此而誤又謂衍字也彼已是子桓叔六字爲一句正義文例如此猶日月正義云今乃如是人莊公之類

得美廣大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得作德案所改是也

郭璞曰莍莄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莍誤茱案浦鏜云莄誤萸從爾雅音義挍莄所留反是也

碩大且篤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碩誤實

言聲之遠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聲當作磬此欲以磬訓條也今考此章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捴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椬椒聲之遠聞也篇末捴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有所不可通也○按說文云馨香之遠聞也正與此合益上章作脩此章作條後人亂之耳條取芬芳條暢之義

○綢繆

若薪蒭待人事 小字本相臺本蒭作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芻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唯十行本作蒭乃沿經注本俗體字耳

鄭差次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鄭誤郤

又哀十二年左傳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一

妻謂夫爲良人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斥嫁取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嫁衍字也此但刺取者不刺嫁者故下文云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也正義亦可證

謂之五月之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無之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有一妻二妾也 明監本毛本二誤一閩本不誤

○杕杜

有杕之杜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杕本或作夷狄字非也考此六朝時河北本也其江南本木傍施大不誤見顏氏家訓

杕特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特下有生字案此十行本無者是也釋文杕杜下云特貌顏氏家訓引江南本傳亦無生字正義云言有杕然特生之杜者是自爲文取下有杕之杜篇箋文爲說耳非此傳有生字也考彼箋乃本彼經生于道左而言之則此傳不應有明矣考文古本有采正義○按說文杕木特貌正本毛傳

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比下當有次字此傳比次即取經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之文也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其本有次字正義云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標起止云至相比或因經注本無次字而誤去之耳其餘仍多言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

以菁菁爲稀少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箋作希此正義作稀希稀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希少之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希誤稀案此不知正義易字而誤依之改也

故知同姓爲同祖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知誤云

○羔裘

晉人刺其在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祛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祛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是也無取於袂爲本祛爲袂末當以正義本爲長見段玉裁毛詩詁訓傳注

又曰袂尺二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祛誤袂是也又下袂口也不誤浦并改之則非

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疑衍字是也上文兩言故舊恩好可證

○鴇羽

君子下從征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下從征役者又云定本作下從征役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有異也釋文云政役音征篇內注同或定本作政字也考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云政謂賦也凡其字或

作正或作征以多言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此序字與彼同考文古本作政采釋文

遂翼侯于汾隰　明監本毛本隰誤溼閩本不誤

積者根相迫迮梱致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梱作捆案捆字非也梱者稛字之借又釋文云致直置反下同正義云定本緻皆作致是正義本此箋及下傳箋攷致皆作緻也考說文系部本無緻字徐氏新附字有之鄭考工記注云稹致也亦不從系當以釋文定本爲長下傳攷致閩本以下作緻依正義改耳以後致字同此

其殺爲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斗誤汁是也下多言杅汁誤同

監與蠱字異義同　明監本毛本與誤爲閩本不誤

曷其有常　唐石經以下各本同唯相臺本原刻作有其誤

○無衣

刺晉武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又云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又云美其能并晉國作美者是也上文譜正義云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者誤

豈號奉使適晉　閩本明監本毛本號下有公字案所補是也

心未自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毛本未作不案心未自安者承上箋謂七章之衣晉舊有之矣但未自安耳正義云必不自安乃自爲之不當依以改箋

安且燠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奧本又作燠正義標起止云傳燠煖也是正義本作燠小明經作奧經中用字不盡一之例考文古本作奧采釋文

○有杕之杜

言武公專任己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在

皆可求之我君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求作來案來字是也正義云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此來之之義也

君當忠心誠實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忠作中案所改是也

○葛生

二年傳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三

域營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營作塋案此十行本營字是也營卽塋之借字耳

故極之以盡情　小字本相臺本極下有言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無極字案此十行本無言字者是也小大雅譜云要於極賢聖之情是其證

婦人專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案壹字是也

○采苓

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　明監本毛本讒下有人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人之爲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人之詐譌之言又下文盡作僞言是其證又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此引定本以證其同也釋文云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考沔水民之訛言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正月人之訛言箋云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其訛言卽此經之爲言也古爲僞訛三字皆聲類所近用作假借用作詁訓其理一也作爲則當讀作僞耳箋不云讀作者其於假借例有如此者也正義本定本乃依正字釋文讀于僞反及如字又云本或作僞字非其說皆未諦考文古本作僞下文注同皆采正義○按鄭箋云謂爲人爲善言上爲字去聲下爲字平聲讀之然則經文爲字不當作僞爲者作也造也王風傳云造爲也

爲言謂爲人爲善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爲言謂爲人並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正義本經作僞言此箋當亦作僞言下二僞字雖無明文但以經推之當是作爲人僞善言其爲人

讀干偽反偽善言郎複舉經字也

欲使見進用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二　臣顧廣圻校字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三 起二十一盡三十 臣阮元撰

秦譜

正義曰鄭語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公

僉曰益哉 毛本僉誤禽閩本明監本不誤段玉裁云禽乃禹之誤古文尚書作禹詳見尚書撰異

實鳥谷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俗誤谷非也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如此

有子曰女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防誤妨非也漢書人表作女妨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大几生大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駱誤雒非也人表作大雒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騶之變風始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秦誤騶非也案譜於其餘每稱國於此易秦言騶者以其言秦則嫌似秦之政衰而變風始作也衛譜云衛國政衰變風始作餘國從上而同可知也唯鄭首緇衣亦不易其文者對上檜而言又作故耳

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 明監本毛本犬誤大閩本不誤下同

迆謂靡迆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迆字誤地

東拓土境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誤上

不須便言其西 閩本明監本毛本便作復案皆非也此更字之誤

是秦自德公已後常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下衍居字又毛本德後誤互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鄭於左方中 明監本毛本於誤在閩本不誤

故蒹葭蒼蒼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下衍有字

車鄰駟驖小戎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鐵字是也餘同此詳本篇山井鼎云上文駟鐵同今本非也者誤

○車鄰

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秦下有仲字案所補是也

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　明監本毛本官誤子閩本不誤

止其御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上

○駟驖

駟驖美襄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鐵後改驖經駟驖孔阜同案釋文云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考說文驖馬赤黑色从馬戴聲詩曰四驖孔阜是毛氏詩作驖釋文本與許合也正義本當是鐵字鐵為驖之借如鳺為鴂之借而石經初刻依之上諸正義及騶虞車攻吉日等正義多引作鐵是其證此篇經注正義十行本盡

作驖必合併時人以經注改正義字故即正義所云鐵者言其色黑如鐵者亦盡改為驖而不可通矣閩本明監本與十行本同毛本依譜正義改為鐵

秦始附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考文一本作秦仲始為附庸也采正義而又有誤

於圃於囿皆有此樂　毛本二於字誤予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凡正義所有予字或順經順注及引他書而順彼文也其自為文則例用於字互相錯亂者皆非餘同此

言襄公親賢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

冬獵曰狩釋言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誤言是也

正義曰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云

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戴字當載字之誤是也

釋訓云暴虎　明監本毛本訓誤詁閩本不誤

國狗之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瘈誤齧是也

○小戎

作者敘外內之志　相臺本同小字本外內作內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內外者非也正義可證

是矜為夸大之義也　明監本毛本義誤大閩本不誤

朿有歷錄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錄下有也字

游環靷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釋文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覲反無取於靷也戴震段玉裁皆以釋文本為長正義本誤與下蔑靷之環字相亂非也又云定

本作靷環如其所言不為有異當是定本作靳環

愼駕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愼或作順義亦兩通正義云愛愼乘駕之具也是作愼字

陰揜軓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軓作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軓案軓字是也

騏騏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考此則正義本作騏綦文也以綦解騏詁訓之法也釋文云騏馬騏文也以曹鳲鳩釋文訂之當亦綦之誤○段玉裁云騏騏文也尸鳩傳同騏傳亦曰蒼騏曰騏此皆以騏釋騏下騏即綦字綦者蒼艾色見出其東門傳矣說文所本也而此等字皆不作綦者毛時習用騏字謂蒼艾色為綦色故尚書騏弁曹風其弁伊騏皆謂蒼艾色也此等傳以騏釋騏正如北風傳以虛釋虛葛屨傳以要釋要正是一例謂此馬名騏者以其騏文也詁訓之學必於古今字求之縞衣綦巾周人古字騏文騏弁漢人今字鄭風作綦曹風作騏字不必畫一也

五楘是輈上之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之飾剜添者一字是誤衍之字也

衡高八尺七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衡上衍則字

為衡頸之閼也明監本毛本衡誤馬閩本不誤

今驂馬之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令驂馬引之此正義以引說靷也

兩軛叉馬頸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邊叉誤軛叉以左傳釋文正義所引考之浦挍是也

此說兵車之飾明監本毛本說誤設閩本不誤

所以蔭荃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笭誤荃以釋名考之浦挍是也

鋈沃也治白金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治作冶案所改是

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左白馵上衍足字山井鼎云宋板與爾雅合是也

左足白曰馵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右案十行本足白曰馵剜添者一字是誤衍足字也

縝密以栗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而

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明監本毛本誤重玉字閩本剜入

汎文又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汎當作彼形近之譌

何以然了不來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了二字倒案倒者非也讀當於何以然斷句正義云何為了然不來乃誤耳明監本毛本又依之改也段玉裁云明馬應龍刊經注本亦作然了

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明監本毛本脫馬字閩本有

驪馬白腹騵閩本明監本毛本騵上衍曰字案此無曰字亦與爾雅合也而山井鼎未載

蒙厖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厖作尨案尨字誤改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厖伐釋文厖伐莫江反○按依說文則尨者正字厖者假借字相臺本不誤

進矛戟者前其鐓明監本毛本鐓誤錞閩本不誤

取其鐏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取其鐓地同浦鏜云也字並誤地非也正義所引曲禮注自如此今本作也誤耳山井鼎禮記考文可證

干櫓之屬明監本毛本干誤千閩本不誤

說狄虒獮閩本明監本毛本虒誤虎

弟子職曰執箕膺揭明監本毛本箕誤其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揭恐擖誤當與曲禮疏併考是也今考管子作揲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擖釋文本作葉又少儀云執箕膺擖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為擖士昏禮同是揲葉擖三字古通用也揭字誤儀禮注亦有誤作揭者○按段玉裁云揭乃擖之誤擖乃擸之誤擸乃攤之誤凡箕之底栖之盛物者皆曰葉或作牒或作揲葉亦謂之攤古字鬣聲與葛聲相互亦鬣或作鬣或作臘之類也

○蒹葭

國家待禮然後興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國上衍興字

蒼蒼然彊盛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盛字案有者是也

順禮求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標起止云傳順禮未濟又上文皆可證

青徐州人謂之蒹閩本明監本毛本蒹誤兼

可以為曲簿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簿作薄案薄字是也簿見廣韻宋時或用此字其說文方言廣雅等皆用薄字今廣雅亦誤簿此當與同

其實白露初降閩本明監本毛本露誤霜

已任用矣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在

使之周禮 明監本毛本之誤知閩本不誤案周當作用形近之譌

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誤皆

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 明監本毛本順下更有不敬順三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此隱栝箋意故畧去不敬順耳不必加三字以分配逆流也

蒹葭萋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萋萋作淒淒案釋文云萋萋本亦作淒正義本今無可考

未已猶未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猶字衍

取其與涘沚爲韻 明監本毛本脫與字閩本有

○終南

以戒勸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無

錦衣采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是正義本色當作衣考文古本作衣乃采正義耳

狐裘朝廷之服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服下有也字

渥厚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赫然如厚漬之丹釋文渥丹下云淳漬也又云淳之純反又如字本或作厚是正義本與或作同考文古本作淳采釋文

人君以盛德之故有顯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下有宜字案所補是也

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下浦鏜云脫壹字是也

梅枏釋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豫樟不應複爾雅疏無其說誤也陸疏自此下皆說豫樟因毛詩更無豫樟故就梅下說之至枏葉大可三四葉一蘂以下乃更說梅也爾雅疏誤

雜采爲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采誤綵下同

鄭於方記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坊誤方是也

在朝君臣同服 明監本在誤有毛本初刻同後因改上文方作坊而誤剜在作坊閩本不誤

及受鄰國之聘 明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有紀有堂 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紀字云本亦作屺正義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標起止云傳紀基是正義本與定本同屺是山有草木字集注當誤

堂畢道平如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畢道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段玉裁云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

箋云畢也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畢也當作基也考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也

○黃鳥

琁環其左右曰殉 閩本明監本毛本琁誤璇

當是後有爲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有作主案所改非也有當作君形近之譌

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其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

慄慄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慄慄作惴惴考古文本同案惴惴是也

皆爲之悼慄 毛本爲誤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以求行道若不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道字案所補是

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左傳亦作子

車唯本紀作子輿非也正義所引左傳自如此不與杜氏同耳

箋以仲行爲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云

○晨風

鴥彼晨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鴥作鴪唐石經作鴥案鴥字是也釋文尹橘反采芑經同沔水經不誤

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駛作駛小字本作駛案駛字是也考此字說文在新附中而廣雅已有之皆作駛玉篇廣韻皆作駛釋文此及二子乘舟同乃失去一畫耳

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　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疾剜添者一字

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　毛本此誤北閩本明監本不誤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六之四　八

但箋傳不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然誤言

一名山梨　明監本毛本梨下衍也字閩本剜入

○無衣

我與女共袍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共作同考文古本同案同字是也

以興明君能與百姓樂致其死　閩本明監本毛本百姓下更有同欲故百姓五字案所補是也

縕謂今纊及舊絮也　明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諸侯不得專輒用兵　閩本明監本毛本專誤事

陳其號令之辭　明監本毛本號誤傳閩本不誤

襗褻衣近汙垢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襗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袴也可作毛鄭義異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爲襗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襗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

○渭陽

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外國者三字疑衍是也

懼不敢占　閩本明監本毛本占誤言

○權輿

案崔駰七依　閩本駰誤駟後因改駟爲駰而又誤剜依作駰明監本毛本承其誤

傳承繼也　毛本傳誤口閩本明監本不誤

陳譜

虙戲卽伏犧　閩本明監本毛本犧誤羲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七之一　九

投殷之後於宋　閩本明監本毛本投誤封

東不及明音孟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自爲音旁行細書之末誤入正文者以此推之而例可知矣○按末可以一例百且在句中者容或有此例如此音孟及遂大路之山音反是也在句末者則文理可讀亦不盡同此例

在外方屬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在外方之北外方屬鄭因外方複出而脫去四字下引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其證也

楚語云在女曰巫　毛本云誤曰閩本明監本不誤

子愼公圉戎立　明監本毛本戎誤戍閩本不誤

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卒至下公剜添者二字

弟平公亂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燮誤亂非也正義所引世家自如此

躍既爲厲公明監本既誤卽閩本毛本不誤

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明監本毛本既誤卽閩本不誤

○宛丘

聲樂不倦明監本毛本聲樂誤倒閩本不誤

狀如一上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爾雅注一上當有負字

若此宛丘中央隆峻明監本毛本此誤比閩本不誤

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攡誤攡非也爾雅注本作攡今釋文誤爲攡耳廣韻十一暮鷺字下引亦作睫攡可證又五支接攡白帽卽睫攡

不鼓缶而歌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云

注云艮爻也位近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改位近丑作爻辰在丑非也王伯厚輯鄭易卽采此正同

主國尊於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扵誤於從玉海挍非也禮器正義引亦作於玉海作扵者當是誤涉禮器下文

○東門之枌

應劭通俗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俗浦鏜云當作風俗通是也

傳枌白至所聚明監本毛本所誤於閩本不誤

箋之子男子閩本明監本毛本男上衍至字

序云男子棄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女誤子是也

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氏誤是

朝旦善明曰往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作日考文一本同案日字是也上章箋及正義中皆可證

貽我握椒明監本握誤楃各本皆不誤

交情好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情作博案小字本誤也釋文以情好作音可證○按交博好猶云互相討好博字必古本之留遺者舊挍非

此本淫亂之所由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此字案有者是也正義云詩人言此者卽說箋此字

謂男言擇女閩本明監本毛本言誤來

荍芘芣椒芬香閩本明監本毛本芣下衍至字

似葵紫色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葵字衍

○衡門

掖扶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掖扶持下云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其所言不爲異本當有誤今無可考釋文掖下云扶持也與正義本同

云掖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說文又掖下浦鏜云脫持是也

持以赴外殺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掖誤持考左傳是也

橫木爲門毛本橫誤衡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可以樂飢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㾄案唐石經考異云用鄭義也考釋文云樂本又作㾄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㾄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㾄治也療或㾄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㾄注放此正義云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是正義本卽作㾄也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沈云舊皆作樂字是也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釋文又作本正

義唐石經後刻作瘵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
襯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
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瘵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
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
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瘵采正義釋文也釋文晚字或
誤今正詳後考證

可飲以瘵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瘵作療考文古本同案正義本作瘵療瘵一字見上
此箋不云樂讀爲瘵者以樂爲瘵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
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雖傳中樂道字不容
改近盧文弨遂以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
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
故也

邶國有泌彼泉水　毛本國誤風閩本明監本不誤

且下章勸君用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且誤耳

取其口美而已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口美倒案美口是也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三　十二

何必聖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聖作至誤

周語作四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祚誤作是也

○東門之池

以配君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注也是
也

彼美淑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叔姬音叔本亦作淑善也正義云言彼美善之賢姬是正義本
作淑釋文音叔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考工記慌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慌誤㡃案山井鼎云作㡃爲是是也凡巾傍之字寫者多以忄旁
亂之

齊人曰涹烏禾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烏禾反三字當傍行細書正義於自爲音者例如
此也○按不然

歲再刈刈便生　閩本明監本刈誤割下人刈白華於野同毛本皆不誤

可以漚菅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與後改以案初刻誤也

○東門之楊

羣生閉藏爲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誤爲考家語浦挍是也

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歎當作觀形近之譌浦鏜云歎字
衍文見繁露循天之道篇非也爲挍繁露者所去耳

與陰俱近而陽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原文作內與陰居近而陽遠
也非也居卽俱字誤上文云冰泮而殺止故傍記內字
爲止字之異耳後遂誤入正文也當依此正之

○墓門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三　十三

陳佗乃用其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乃作仍案所改是也

昔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段玉裁云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是
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

誰昔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訓文又云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誰疑辭也正義本
定本同是也俗誤

傳稱古曰在昔　毛本傳誤傅曰誤云閩本明監本不誤

善惡自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作耳案有字誤也正義云此梅善惡自耳可證但與下
此性善惡自然爲對文依義當作爾考文古本作爾一本
作耳二字混也

性因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性作樹考文古本同案樹字是也正義云梅亦從而惡矣
可證

歌以訊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訊告也釋文云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詩經小學云誶訊義別誶多譌作訊如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誶申胥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傳誶告也莫肯用誶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爲正王逸楚詞注引誶予不顧廣韻六至誶下引歌以誶止可正其誤毛鄭詩考正云止譌作之

與梟一名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與梟異梟一名鴟因複出梟字而脫也爾雅梟鴟疏郎取此誤改爲一名梟一名鴟當是所見本已脫而未察此正義之旨也

雖鵻冬夏尚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常誤尚考爾雅疏是也

○防有鵲巢

所美謂宣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公既信此讒言明監本毛本言誤人閩本不誤

告語衆讒人輩明監本毛本語誤與閩本不誤

箋誰讒至宣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誰

甓瓴甋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瓴甋作令適案小字本是也釋文云令字書作瓴適字書作甋又甓下云令適也爾雅釋文云詩傳作令適是其證也正義本當亦作令適引爾雅乃順彼文作瓴甋耳相臺本及此依以改傳者誤

○月出

又是佼好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是誤見

言月光者明監本毛本月誤日閩本不誤

月出皓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皓作晧案晧字是也

勞心慘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慘七感反此無正義其本未有明文以白華例之當亦作懆毛鄭詩考正云盖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毛晃陳第顧炎武諸人論之詳矣

○株林

公謂行父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行父曰剜添者一字是本無曰字後依左傳加而衍也

從夏南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南下有旁添姬字下句同案惠棟云南與林協韻不容闌入姬字依疏當云從夏南兮今考正義云定本無兮字

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氏子二字案有者是也

乘我乘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乘駒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又標起止云傳大夫乘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考汝墳傳云五尺以上曰駒正義云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也毛於此及皇皇者華皆更不爲驕字作傳當皆是駒字未必後人改之說文驕下引我馬爲驕凡說文所引不同多不可强合○按沈重說是也其詳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澤陂

男悅女之形體閩本明監本毛本悅下有女言二字案所補是也

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明監本毛本二誤一閩本不誤

傷思釋言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言是也

孫毓以箋義爲長○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浦鏜云當脫傳自目至曰涸六字及○是也

檜譜

檜國在禹貢豫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檜衍字非也嫌國是祝融國故複

舉檜而言之

在汴縣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誤汴是也

昆吾蘇顧溫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國語莒作董

妘姓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鄢國語作鄔非也今國語誤耳潛夫論亦作鄢可證

檜國仍在毛本國誤公閩本明監本不誤

地理志毛本理誤里閩本明監本不誤下同

皆不言北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當作其形近之譌

○羔裘

經云豈不汝思閩本明監本毛本汝作爾案汝字是也

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聽下浦鏜云當有則去之是三諫不

聽是也此不聽複出而脫

宣二年穀梁傳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三

復士以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問誤復見荀子大略篇非也此不與楊倞注本同耳

曲禮云大夫去國明監本毛本去誤至閩本不誤

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朝當作朔

又用朝服以燕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入

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端誤用

○素冠

為母齊衰三年毛本齊誤斬閩本明監本不誤

不言其韠毛本其誤有閩本明監本不誤

素冠於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冠於疑裳與誤是也

欒欒瘠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故以欒欒為膄瘠之貌定本毛無膄字釋文欒欒下云瘠貌此傳止云瘠貌箋云膄瘠者亦申傳也當以定本釋文為長

形貌欒欒然膄瘠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膄瘠作瘠瘦案小字本誤倒也釋文膄本亦作瘦正義作膄

此冠練在使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布誤在是也

彼棘作悈閩本明監本毛本悈誤戒

便是朞卽釋服明監本毛本卽誤既閩本不誤

我心蘊結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薀後改蘊案說文薀積也从艸溫聲正義釋文作蘊者卽薀之

俗字耳

○隰有萇楚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淫字唐石經計其字亦當有

樂其無妃匹之意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妃作配案釋文云妃匹音配正義中作配字者妃配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小字本非也

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壯字衍沃沃下脫然字此讀於少字略逗

故謂夫婦家室之道毛本謂誤為閩本明監本不誤

隰有萇楚三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隰有二字案有者是也序可證

○匪風

怛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怛傷之訓考釋文怛兮下云慘怛也也是釋文本亦無此傳

偈偈然大輕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當作兮上文發發兮大暴疾與此對文皆經中兮字也

此見周道既滅 毛本見誤皆閩本明監本不誤

亦歸與之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亦備具之而同浦鏜云兩而字當衍文非也讀以而字斷句而詞也浦誤於之字斷句耳

俱不欲煩 閩本明監本俱誤故毛本不誤

謂以人思尊偶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意聘禮疏以人意相存偶也尊偶存偶與中庸正義之相親偶表記正義之相愛偶碩人正義之荅偶皆一也下文云尊貴之

曹譜

被孟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孟當作盟陳譜作明豬正義云明豬尚書作盟豬卽左傳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是正義所引尚書作盟之證

由此所以寡於患難 明監本由誤自閩本毛本不誤

曹之後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曹上誤衍○○案毛鄭詩考正亦誤以此下共廿一字爲鄭君語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脫○是也

子官伯侯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宮誤官是也

弟幽伯強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幽誤幽下段幽伯毛本誤同閩本監本不誤

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前陳譜疏云除相公一及此人字亦當作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是也考邶鄘衛譜正義云又不數及商頌譜正義云除二及皆可證

○蜉蝣

昭公國小而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國小而迫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今考集注是也譜正義云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共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是而去此序昭公字耳

藂生糞土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藂誤聚

非獨刺小人也 閩本毛本小人誤羣臣明監本不誤

楚楚於衣裳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在

掘閱掘地解 小字本相臺本解下有閱字閩本明監本毛本亦有案十行本脫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初掘地而出皆解閱又云定本云掘地解閱釋文解閱音蠏下同與定本同也

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 相臺本同小字本無此九字案小字本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有

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無臣字案小字本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有

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不重朝字案小字本非也釋文云之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遙反可證

當何所歸依而說舍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歸依誤依歸

○候人

而好近小人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好字後改有案釋文以而好作音是其本有好字正義

云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當是其本無好字初刻出於此

候人道路送賓客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一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送下有迎字案正義云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依正義當有此字

止爲彼候迎賓客之人兮 毛本止爲誤正謂閩本明監本毛本爲字不誤

荷揭戈與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何正義作荷何荷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經作荷誤釆所易之今字釋文何戈何可反又音河

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

衮冕黻珽 閩本明監本毛本珽誤廷

知用享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利誤知祭誤享非也正義所引易自如此祭祀本或作享祀見易釋文

所謂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韎誤韍以玉藻注考之浦挍是也

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二其字一譌下一譌上非也盧文弨云不必拘本文是也

遣衞夫人以魚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遺誤遣是也

僖十八年左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上浦鏜云脫二字是也

郭朴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璞誤朴非也考朴字景純取純朴相應字當從木他書多從玉不如此所稱者爲正以上正義皆作璞或後人改之以下互見璞字同此朴卽樸之俗字○案段玉裁云樸素字古作樸樸者素也胎也是以金玉之礦古皆作樸而璞乃俗字郭名當本作樸或譌璞非或譌朴亦非朴者木皮也非命名之意

形如鶚而極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鶚誤鴞案此因十行本別體俗字作鴞而然

躋升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釋文隮下云升雲也與定本同

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云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彊女弱又標起止云至弱者其自爲文者不可據意必求之當云季少子女弱者又季少子見陟岵傳也

則歲不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則歲穀不熟又云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又云今定本直言歲不熟無穀字

則下民困病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矣字案無者是也標起止云至困病可證

天者無大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若因剜改而與下互譌也

故知薈蔚雲興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若當作者因剜改而與上互譌

車舝云 明監本毛本舝誤牽閩本不誤

○鳲鳩

以刺今在位之人 毛本位誤外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其儀一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一字是壹之假借騶虞經壹發五豝又以壹字爲一之假借此序中不壹字凡二見唐石經以下各本同用正字也序用字不與經同如采薇之昆雲漢之戎皆可見傳箋亦作一標起止可證正義易而說之乃皆用壹字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上箋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上當脫箋云二字今考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

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用心至其心剜添者三字此當作用心既如壹兮其堅固不變剜添如壹及心字皆誤

刺曹君用心不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刺誤既知二字案此十行本始刻者譌一字爲二字山井鼎云宋板作刺最是彼所見刺字重刻而又正之也十行本屢經剜改者如此

謂如不以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謂因不可散

素冠云我心蘊結 毛本蘊誤緼閩本明監本不誤

騏騏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釋文伊騏下云騏綦文也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此與小戎正義詳略互見耳如者如騏馬之綦文也又正義下引孫毓云皮弁之飾行玉縣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是此傳釋文正義孫毓評皆是騏綦文也今各本皆誤標起止傳騏騏文亦當是後改釋文綦字作或誤纂今正詳後考證○按說詳小戎

騏當作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作璂音其是釋文本字如此段玉裁云周禮作璂鄭易爲綦鄭箋詩孔疏詩皆依綦字今考正義本箋亦是璂字見下與釋文本同當是用此字以別於傳綦文也其引周禮而說之

用彼注作綦

言皮爲之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弁

會逢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縫誤逢下同是也

以爲飾謂之綦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爲

玉用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下浦鏜云脫三字是也

綦當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上當有玉字因上句末王字形近而脫去也

故知騏當作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綦當作璂上文云鄭唯其帶伊騏言皮弁之璂又云知騏當作璂此二璂字據箋言之可證也

正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傳言正長釋訓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訓當作詁

其非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討罪誤其非是也鴻鴈正義引作討罪魯頌譜正義引同

○**下泉**

洌彼下泉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洌作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洌音列寒也唐石經本此正義云字從冰相臺本所據改也東京賦李善注引此作洌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又見大東

稂童粱 小字本相臺本粱作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梁字誤也爾雅作粱此釋文及大田亦或誤見六經正誤

洌彼至周京 閩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浸彼苞稂之草 明監本毛本草下衍也字閩本剜入

字從水 閩本明監本毛本水作冰案所改是也大東正義可證

必浸其稂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稂當作根形近之譌

郭朴曰莠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朴作璞

或謂宿田也 毛本田誤守閩本明監本不誤

甫田云不稂不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甫是也爾雅正義郎取此正作大

豳譜

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也是也

原隰厎績 閩本明監本毛本厎誤底

金縢直云居東 閩本明監本直誤惟毛本作勤誤見下

由其積德勤民 閩本明監本勤誤愛毛本作直誤山井鼎云乃改之互換其處是也

本詩周公所作 毛本詩誤是閩本明監本不誤

俱是先公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後誤後下明是念其後者同閩本監本毛本俱改則

若然大王既遭事難閩本明監本毛本若誤者
後成王迎之反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浦鏜云而誤是也正義云是成王迎而反之可證
主意於豳公之事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王當作主物觀補遺不載據宋板皆失之
其入攝王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政誤室
有自比二人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有自誤倒比誤此
主意於豳公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損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故亦謂之變風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作爲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逸言詠周公之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者作也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故周公之德閩本明監本毛本故誤攷
知武王於時明監本毛本知上衍則字閩本剜入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閩本明監本毛本一作三案文王正義作一可證此改刻補損而誤
以右王室明監本毛本右誤左閩本不誤
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閩本明監本毛本逆作迎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於四方諸來朝明監本毛本諸下有侯字閩本無案有者是也采菽正義引有
自然文王崩之明年毛本文誤武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迎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欲誤故是也
金縢之前作也明監本毛本金上衍啓字閩本剜入
三年踐奄閩本明監本毛本踐誤伐

攝政元年年十四明監本毛本攝上衍則字閩本剜入
大夫既美周公來歸閩本明監本毛本來誤東
必然以否明監本毛本以誤與閩本不誤案以否正義中常語而不知乃改之

○七月

處豳地之先公閩本明監本毛本之誤陳
故流公將不利孺子之言於京師毛本公誤言閩本明監本不誤
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毛本下謙字誤讓閩本明監本不誤
無以告我先王閩本明監本毛本以告誤怨於
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扶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考此正義所言知采芑正義必當易辟爲僻今盡作僻者後人依注改也此類多矣○按自爲音未必

雙行小字
故毛讀辟爲辟明監本毛本下辟字誤避閩本不誤案此即上扶亦反字
故四章陳女功助閩本明監本毛本助上衍之字
其助在成一冬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其助在成冬一之日冬一字誤倒日誤月
一之日觱發毛本之日誤倒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二之日栗烈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栗烈並如字下泉大東正義皆引作二之日栗冽云字從冰此正義云有栗冽之寒氣以下皆作烈猶引白旆英英而本詩作央央也又五經文字仌部有凓字是栗亦有從仌者今考毛氏詩多假借字當以釋文云如字者爲長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亦其證○按詩經小學全書考栗烈當爲凓冽其說甚詳今坊間所行乃删本耳

觱發風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有觱發之寒風又云故以觱發爲寒風考說文云滭風寒也用此傳正義下云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則作風寒者是也有觱發之寒風自爲文而倒之也其故以觱發爲風寒不當倒乃後來所改也釋文觱發下云寒也有誤詳後考證考文古本作寒風采正義而誤

言勸其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勸誤勤

俱時我耕者之婦子閩本明監本毛本俱誤其案箋云同猶俱也正義依此作其者誤甚

見其勤農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勤下衍於字

傳火大火至冬衣矣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下火字矣字

火大火心也毛本心誤星閩本明監本不誤

正中在南方大寒明監本毛本寒下有退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大暑退明監本毛本大誤天閩本不誤

堯典云明監本毛本堯上衍而字閩本剜入

吳志孫皓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鄭困學紀聞嘗正其誤是當時本已作吳矣

前受東方之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當作禮形近之譌禮即謂月令也

又復指斥其一之日閩本明監本毛本日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此篇說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當設字誤是也

物以牙蘗將生毛本牙誤芽閩本明監本不誤

言此二正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陽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衣事絲蠶爲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損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傳三之日至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日字

當季冬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以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當以孟春之月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衍字是也

自三百以外閩本明監本毛本百下有里字毛本三作二案所補所改皆是也

故直云田畯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畯下有田字案所補是也釋文畯下云田大夫也

知其祭先教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便是喜其餉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喜作言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雖有糞鈇如賓之敬閩本明監本毛本如作迎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饁畝草閔閩本明監本毛本草作之案此改刻補損而誤

故又本作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作於考文古本於字亦同案於字是也

蘩白蒿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皤蒿也釋文云皤蒿音婆與定本同考文古本作皤采正義釋文

遲遲非暄閩本明監本毛本非誤是

胎始也明監本毛本胎誤殆閩本不誤

說者皆以爲生始閩本明監本毛本始上衍之字

然則胎殆義同明監本毛本胎殆誤殆始閩本作胎始亦誤

當具有風雅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他

王者設教以正民明監本毛本設誤說閩本不誤

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事作羣臣案此誤改也伐事當作戍士伐戍形近之譌十行本士事不別也通鹿鳴以下言之不專指鹿鳴一篇下文王亦然

未得功成道洽閩本明監本毛本洽誤治

八月萑葦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雈後改萑案雈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萑戸官反從卄下隹今經或相

承隸省草作萑正謂此也釋文萑戶官反○按說文有萑有雈萑者葦之類也从艸隹聲雈者鳥名从丫从隹今人萑葦字蓋用雈雀字爲叚借非用萑艸字也萑艸字从艸隹聲音追

猗彼女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猗於綺反徐於宜反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考此是說傳角字之義又以爲猗之言掎也故幷說之非正義本經傳皆作掎也末曰掎仍當作曰猗乃不知者改之耳或因正義中字誤遂幷疑此經當作掎者非也正義上文云猗束彼女桑而采之又云以繩猗束而采之也皆作猗不作掎掎字在小弁經正義不引亦其證

斨方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斨方銎斧也依說文補今考釋文斨下云方銎也正義云故云斨方銎也皆無斧字當是與破斧傳隋銎曰斧互文見義也說文取此傳足斧字者以文無所互故耳

女桑荑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知女桑荑桑又云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釋文云荑桑徒夷反與定本同

條桑枝落采其葉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落下剜添之字小字本相臺本有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條下云枝落也不備取耳與葛覃穫煮也正同

七月鳴鵙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鵙作鶪案唐石經是也五經文字云鶪伯勞也與說文合可證也

葽初生葸息理反騂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息理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按不然

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華字皆當作葦今爾雅自石經以下各本皆作華者字之誤也此正義所引本不誤故下文云成則名爲葦也不知者乃改之文選注引亦不誤

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白露爲霜當重非也讀以霜字斷句之時二字下屬之時者是時也

具曲植筐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筥筐字誤倒是也

傳斨方至荑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荑當作柔

故云角而束之曰掎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掎作猗案當作猗見上

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柔當作荑

言如爵頭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頭誤弁

注云凡染絳　閩本明監本毛本絳誤終

土記位於南方　閩本明監本記作寄毛本剜改記案皆誤也當作託周禮染人䟽可證

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之

其餘後可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當從字誤是也

當及盛暑熟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熱誤熟是也

三月而後可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以

謂以夏日染之　毛本日誤三閩本明監本不誤

是爲衣之終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十月隕蘀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殞後改隕案初刻誤也

于貉往搏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舊音付車攻篤公劉釋文同又無羊釋文云搏音博亦作捕音步考正義云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又云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是正義本作捕字都人士正義引于貉往捕貉亦其證如周禮小司徒注伺捕小司寇注伺捕也○按搏捕古今字此正箋作搏正義易字而說之也

以自爲裘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庶人自以爲裘又云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

皆爲讀如字都人士正義引以自爲褎亦其證釋文自爲也于僞反無褎字讀亦不與正義同

釋蟲又云蜺寒蜩閩本明監本蜩作蜩毛本誤作蟬案山井鼎云爾雅作蜩是也

七月寒蟬鳴毛本鳴誤名閩本明監本不誤

是薁以否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誤冬考掌皮注浦挍是也

知狐貍以供尊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貍誤裘

向北出牖也毛本牖誤牗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此皆將寒漸閩本明監本毛本漸上衍之字

如蝗而班色毛本班誤斑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七月至卒來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下有自字案所補是也

此爲寒之備閩本明監本毛本此誤北

是爲未終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既以鬱下及棗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作薁案下者謂薁葵菽也改作薁者誤正義云鬱下及棗揔助男功可證

劉楨毛詩義問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劉公幹毛詩義問十卷楨當作楨

晉宮閣銘云華林簷中閩本明監本毛本簷閻案所改非也簷即閻字當是正義依彼文引之也不得以字書不載而改去

棗須樹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樹上有就字案此誤補也樹當作擿擿即擣字見集韻又列女傳手自擿即漢書之手自擣也今本亦有誤爲樹者皆因不識此字○按此殊附會剝棗即今之撲棗也剝讀爲撲槌釋文自明撲者扑之俗扑者攴之變正義樹字當是撲之誤

必有豪毛秀出者毛本豪誤毫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文古本因此并改箋作毫失之甚矣

右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言

苴麻之有實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者下衍也字

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自作耳考文古本同案耳字是也上屬斷句

上入執宮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執下有傍添於字案傍添誤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考此傳箋皆無公字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與上載纘武功傳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爲長正義於字是自爲文傍添者誤取之

七月定星將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七作十考文古本同案十字是也

急當治野廬之屋毛本屋誤外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幽公又其始閩本明監本毛本幽上衍以字

場圃在園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

故春夏爲圃明監本毛本故下衍言字閩本剜入

東山云町畽鹿場明監本毛本畽誤疃閩本不誤案彼經唐石經以下皆作畽

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明監本毛本徒上衍非字閩本剜入

其餘稻秫苽粱之藿毛本苽誤菰閩本明監本不誤

皆名爲禾毛本名誤云閩本明監本不誤

則是訓功爲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功當作公下故入之執於宮功同

祭非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下有民字案皆誤也當作非民祭也十行本衍上祭字脫民字閩本以下補仍衍上祭字

祀於公社及門閭　明監本毛本祀誤社閩本不誤

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　明監本毛本得誤謂閩本不誤

冰盛水腹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腹作複案釋文云複音福正義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腹厚也爾雅文鄭彼注用之正義本當是腹字月令釋文云腹本又作複此釋文或作腹詳後考證考文一本作複釆自月令釋文耳

祭司寒而藏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正義云加司字以足之其所說最得左傳及此箋之意或作本誤依傳刪失之矣

滌場功畢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滌下有埽也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饗者鄉人以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饗者下脫鄉人飲酒正義有說文同今考正義中所

云飲酒皆推傳意如此非正義本傳中有鄉人飲酒四字而今脫去也正義云傳以明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又云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二者皆推其意傳之無飲酒猶箋之無大飲其明證矣說文自解饗字從鄉之義非取此傳成文也不當補○按段玉裁云細讀正義知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復而奪落數字古書類然且如上文傳埽也既依正義補入矣何此正義確可據者獨不可依乎若云箋中無大飲字豈正義文不得略有參差乎段云是也

疆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疆下云竟也或音注爲境非正義云疆是境之別名卽釋文所云音竟爲境者故上文易爲境字而說之云無有疆境之時也又云定本竟作境考楚茨及甫田箋意當以正義音境爲長考文古本作境采正義

故特爲殺羊　閩本明監本毛本羊下衍也字

此亦得爲淩室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而

公始用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誤君

賓客食喪有祭祭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賓客食享喪浴祭祀每二字爲一句所以解賓食喪祭凶事也

給賓客喪祭之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客當作食此字之誤耳考文古本因此改箋食亦作客失之矣

此引之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到作倒案所改是也正義俱用倒字此壞耳

肅謂枝葉縮栗　閩本明監本毛本栗誤束

鄉人雖爲鄉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鄉當作卿是也

別之於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月令注燕作他不與此所引同也正義下云言別於燕禮可證山井鼎依彼文非也

其禮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作亡形近之譌也今月令注不誤山井鼎依彼文是也

烝謂特牲體謂爲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烝謂折牲體升爲俎折字升字譌而不可讀今月令注烝作燕特作有無體下謂亦皆誤耳山井鼎依彼文非也又云宋板特作有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燕禮當重是也

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夫以儀禮考之是也大字斷句

俱教孝悌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悌誤弟

○鴟鴞

公乃爲詩以遺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云定

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考正義引金縢注怡悅也是鄭讀尚書貽爲怡也此序注義既與彼同則貽字亦不爲有異當以正義本爲長

疑其將篡 明監本毛本其誤有閩本不誤

以貽遺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遺字案此誤去也遺字讀唯季反

而不取正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取作敢案所改是也首章正義云但不敢正言其事可證

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貽當作怡上文可證

與者喻此諸臣 毛本喻誤踰明監本以上皆可證

無絕其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上有官字案無者是也當是蒙上而省

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作指案指字是也

舍人曰鴟鴞 毛本鴞誤鴟閩本明監本不誤

取茅莠爲窠 閩本明監本毛本窠誤巢

或謂之過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改贏爲嬴依方言廣雅耳非也嬴卽嬴字爾雅疏卽取此正作嬴

欲誚公之意作此詩 明監本毛本欲上有是字閩本剜入案此誤補也欲誚當作鄭謂

罪猶未加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罪當作辠

假以官位土地爲辭 毛本辭誤鄭閩本明監本不誤

釋言云鬻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鞠誤鬻是也

箋云言取鴟鴞子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此

惜稚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惜當作指

致此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王誤大案考文所載功作意誤也

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意當作竟與下互誤也

箋以此爲諸臣設請 閩本明監本毛本設誤詣

故竟欲恚怒之 毛本竟誤以閩本明監本作意案意是也此作竟乃與上互誤也

予所蓄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正義云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祖爲也段玉裁云正義正同又作本也今釋文正義祖皆譌租當正釋文見後考證

拮据撠挶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撠挶誤擑挶正義中同

是荼之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也字

謂薍之秀穗也 毛本秀誤莠閩本明監本不誤

而口文未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若唯口病 閩本明監本毛本若誤苦

曰予未有室家 明監本毛本曰誤也閩本不誤

予尾翛翛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翛翛作脩脩案釋文翛素彫反注同考此經相傳有作翛作脩二本也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爲據興國本及建寧諸本皆作翛翛以釋文爲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翛翛今正義誤見下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敝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合介爲鈴鈴易遂遂爲璲璲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翛翛推之正義本當作翛翛矣標起止當是後改段玉裁云集韻光堯石經作脩脩

予尾消消而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上浦鏜云脫然字是也

鄭殺弊盡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弊作敝案此誤改也正義是弊字與緇衣敝笱正同此唯一字尚存其舊而上下多作敝矣閩本以下又并改之凡正義所易之字往往改去今有不可追而正之者

作翛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翛翛當作脩脩見沿革例

○東山

周公於是志伸 毛本周公誤在於是下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乃令人憂思 閩本毛本乃誤物明監本不誤

說其成婦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婦作昏案婦當作婚

唯恐民上不知 閩本明監本毛本民誤君

不序章首四句皆同 明監本毛本皆上有以章首四句五字閩本剜入案山井鼎云脫此五字是也

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 毛本上新字誤親閩本明監本不誤案二迎字皆當作逆譜正義引作逆可證

與之歸尊任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誤征

非二年始東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三　吴

此言商奄者 明監本毛本此下有不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言當作無耳

勿士行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勿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正義云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考釋文云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即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般其靁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閒更有銜字故也若但爲行銜二字互異止得云不作銜字不得云無銜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銜枚即經中行枚其閒更無銜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亏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云王戶剛反乃難箋銜字於箋行陳則迥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銜以破引之也○按舊挍本殊誤鄭箋行陳銜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忘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銜乎行古音加杭銜从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蓋必古音相近而後得有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也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

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引箋不備耳

亦者亦兵服也經義雜記云亦字當衍非也

蜎蜎蠋貌桑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桑上有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烝窴也 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一本同小字本窴作寘明監本毛本同案窴字是也釋文云從穴下眞餘同此

道上乃遇零落之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物觀云宋板乃作又其實不然當是誤衆下一行字也

歸又遇雨落 閩本明監本毛本落誤是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三　毛

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 明監本銜字誤缺閩本毛本不誤

嫌此四句意不同 明監本毛本意下衍亦字閩本剜入

正義曰幾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幾恐辟字是也

倫謂親疏之比也 毛本謂誤爲閩本明監本不誤

是枚爲細物也 毛本枚誤彼閩本明監本不誤

韓子曰虫似蠋 閩本明監本毛本虫作蟲案虫當作蠶因別體俗字蠶作蚕蟲作虫而轉輾致誤也

果臝栝樓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栝作括案括字是也釋文果臝下云括樓又括樓古活反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括樓可證閩本以下正義中亦誤爾雅作栝樓說文作苦蔞皆不與此同考文古本作栝樓采釋文而并改樓從才非

燐螢火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螢火惠丁反正義云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又云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玉裁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氾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即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其說是也陳思王螢火論載正義此不更具錄

家無人則然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則誤惻

括樓如瓜明監本毛本如上衍葉字閩本剜入

葉形兩兩相拒值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拒字

故知町畽是鹿之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畽作疃案畽字是也見上

即夜飛有火蟲也明監本毛本即下衍炤字閩本剜入案此即字非即炤之即乃下章正義所引舍人曰即大螘也即名螘也之即

瓜之辨有苦者小字本相臺本辨作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辦字是也釋文辦下引說文云瓜中實也可證十行本正義中亦作辨明監本毛本作辦所改是也

君子既有此苦毛本此誤所閩本明監本不誤

一名皂裙毛本皂誤早閩本明監本不誤

又尼其巢一傍爲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尼當作穴形近之譌山井鼎云尼宋板作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按巢中何得作穴作泥是也

縭婦人之褘也毛本褘誤緯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言以戲樂之毛本以誤已閩本明監本不誤

月令仲春倉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庚下浦鏜云脫鳴字是也

駵赤色名曰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舍人讀爾雅以駵字斷句也

舍人言駵馬名白馬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白馬當作白駁舍人讀爾雅白駁二字爲一句也此正義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以申解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戒誤解以爾雅疏考之浦挍是也

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明監本毛本脫結帨此言四字閩本不誤

且未冠笄者佩容臭明監本毛本者下衍未冠笄者四字閩本不誤案此上脫下衍乃寫書人目覺其誤而未及改正者山井鼎物觀不載失之矣

○破斧

三章上二句閩本明監本毛本章下衍皆字

隋銎曰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下有方銎曰斨四字非也此與七月傳斨方銎也互文見義七月正義云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各本皆同其實誤也當作然則方銎曰斨斨即斧也因方

銎曰斨與所引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有似對文乃誤屬然則二字於斨即斧也之首耳此經又缺我斨釋文斨下云說文云方銎斧也浦鏜校彼正義以爲觀音義則傳本無此四字非脫也其說當矣特未悟彼正義亦本不引此傳方銎曰斨也考文古本正采彼正義而致誤

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正

傳吪化也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上有○案所補非也也當作○耳

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明監本毛本言誤亦閩本不誤

箋以爲之不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疑衍是也

○伐柯

克能也毛本克能誤倒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又者又上箋先往也

正義云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乃隱栝箋文非箋如此明刻單注別本有改又爲以者誤甚

唯周公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唯上衍其字

見能未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見能字當誤倒是也

何須問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問當作用形近之譌

能如是者唯周公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如誤迎

則復籩禮器　閩本明監本毛本籩下有豆字案復籩當作籩豆

○九罭

反而居攝　閩本明監本毛本攝下衍政字

鱒魴大魚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鱒下云大魚也正義云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今考此傳當本無大字或加之以駮鄭與敝笱同魴亦衍字也釋文獨於鱒下云大魚也是其本無魴字

當有其禮　毛本禮誤體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九罭至繡裳　閩本明監本毛本裳誤囊

是儗人各有其倫　閩本明監本毛本儗誤擬

郭朴曰緵　閩本明監本毛本朴誤璞下郭朴曰鱒同

釋魚有鱒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鱒魴盧文弨云當作鮅鱒是也

陸機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疏誤注是也

以其緵促網目　毛本目誤自閩本明監本不誤

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　毛本於誤與閩本明監本不誤

是是東都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是字誤以

欲周公留之爲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一本同案爲之是也

無使我心悲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下有西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考文一本有采正義

周公在東必待王迎　閩本明監本毛本東下衍都字

箋是東至西歸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東作以案皆誤也當作是

九罭四章　明監本毛本章誤句唐石經以下各本不誤

○狼跋

成王又留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又作久案小字本誤也

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公作功考文古本同案功字是也正義可證

履赤舄几几然　毛本履誤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孫正義作遜孫遜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云古之遜字借孫爲之則固自言其例矣考文古本箋作遜誤采正義也避亦易字見汝墳

說文云跋躓丁千反跲躓竹二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千反竹二反六字當旁行細書正義於自爲音者例如此○按郎自爲音不定有此例況丁千反竹二反乃引說文音隱乎唐人所引說文反語皆本音隱

掌王之服屨　毛本屨誤履閩本明監本不誤

爵弁纁黑絇繶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纁下浦鏜云脫屨字考士冠禮浦挍是也

狀如刀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刀誤刃考士冠禮注浦挍是也

屨順裳色毛本色誤也閩本明監本不誤

則絇赤黑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赤當作亦是也

皆謂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是

故屨赤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履誤屨是也

小大雅譜

懿王徙於犬丘閩本明監本毛本犬誤大

而別世載其功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別當作列形近之譌

大雅以盛爲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主字誤是也

既聖能代閩本明監本毛本代下衍殷字

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成當作武形近之譌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 卷三 罡

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下比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同

可王之事繼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武字誤是也

役反而勞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反誤還

客有鄰國之聘客也毛本客誤客閩本明監本不誤

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毛本成誤文閩本明監本不誤

詩見事漸閩本明監本毛本詩誤書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及上剜添下字案所補是也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與下當脫賢與二字

既醉告太平閩本明監本毛本告誤言

鳧鷖守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守上衍言字

蓼蕭既醉之輩閩本明監本毛本輩誤章

失毛之旨閩本明監本毛本失誤先

故中候曰閩本明監本毛本中候誤申侯

小雅十六爲正經閩本明監本毛本六下有篇字案所補非也

何者天子饗元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何上浦鏜云脫○是也

由此二傳論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三

天子食元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食當饗字譌是也

歌四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四作肆案所改是也下同

言金奏者始作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樂字譌是也

於次國與小國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以

毛詩注疏校勘記一 卷三 罣

小國於次國於小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讀小國上屬其下改小國相於次國非也此當八字一句謂小國之於次國及小國之於小國也小國在次國下故不得言相於若倒小國相於在上則無以說次國矣

則元侯相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於上下文可證

燕羣臣乃聘問之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乃恐及誤是也

於元侯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饗讀四字一句

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閩本明監本毛本風誤凡

文與天子燕羣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自由尊用之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畢誤用是也

使上取以饗爲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使誤此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卽饗所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酬下浦鏜依彼箋添十二字非也饗專係飲彼正義有明文不得兼引食

禮者可以逮下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有輕字案所補是也

鄉飲酒大夫之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鄉至大剜添者一字

三十年後事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衍也字

則是流彘之後毛本是誤事閩本明監本不誤

作懿以自誓閩本明監本毛本誓作警案山井鼎云國語作儆作誓爲非是也抑正義引作儆

事在大雅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雅當作流彘上下文可證

論怨嗟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怨嗟當惡差之誤是也

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閩本明監本毛本羌作姜案所改是也下羌戎爲敗亦當作姜

蓋周衰自此而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自誤至

是序此篇之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故終以斯干考室毛本干誤年閩本明監本不誤

殺王麗山之下閩本明監本毛本麗誤驪

褒姒滅之明監本剜滅爲威閩本毛本不剜案滅字是也威本或作滅見釋文

故上以盛隆爲大雅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誤士

何也獨無刺厲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誤也是也

不應改厲爲幽閩本明監本毛本厲誤詩

今先王起衰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當作宣下文可證

興廢於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廢下有存字案所補是也

無爲陳其廢缺矣毛本缺誤政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左傳曰以什共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共誤其

沓者無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沓恐昔字非也沓當作古出車正義云古者無紙可證

皆用簡札閩本明監本毛本札誤禮案因十行本以札爲禮之別體而誤改也

商魯非周詩毛本脫魯字閩本明監本不誤

明無所用於之什也毛本於之誤倒閩本明監本不誤

〇鹿鳴

故鄉飲酒燕禮注云毛本燕誤宴閩本明監本不誤

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德以儀禮注考之是也

非於臣子忻樂之義閩本明監本忻誤所毛本作欣下此詩主於忻樂閩本明監本毛本

皆作欣案忻字是也餘同此

故敘以燕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因疑目是也

饗謂享大牢以飲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亨誤享考儀禮注是也伐木正義引作亨

仍不必用束帛乘馬閩本明監本毛本仍誤乃

苹藾蕭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蕭下衍也字

吹笙而鼓簧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君子陽陽疏言吹笙則鼓簧今考此引者以意言之耳傳本是而字考文古本無而字誤

書曰篚厥元黃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篚厥二字當倒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篚厥元黃作厥篚元黃誤興國及建本皆作篚厥其說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書曰厥篚元黃是其義本如此也故下文云今禹貢止有厥篚

元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允征文正因此箋作厥篚與禹貢相涉故言今止有以明黃字之非彼文也若作篚厥但當引彼注不煩言此矣

示當作寘 小字本相臺本寘作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示下云鄭作寘六經正誤所載作寘十行本正義中皆作寘考此寘字從宀者在說文新附卷耳伎檟經各本皆作寘段玉裁曰卽寘之譌文是也而自唐時卽有分別從宀者訓置從穴者爲東山常棣箋字訓久者矣

瑟琴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笙案所改是也此正義用王肅述毛也見下

故嘉賓皆愛好我 毛本我誤義閩本明監本不誤

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琴字案所刪是也

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爲

箋書曰厥篚 閩本明監本毛本厥篚誤倒

琴笙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瑟案所改是也

不間其親疏 閩本明監本毛本間誤問

非直燕曰詁言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誤話

蒿菣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牡菣牡衍字耳正義云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

恌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愉他侯反又音踰正義云愉音臾說文訓爲薄也又云定本作愉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應是定本作偷依爾雅改耳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 毛本上傚字誤倣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謂蒿爲菣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下爲字衍也今

爾雅注無此讀以上十二字爲一句

目視物與示傍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與當作爲因別體俗字與作与而致譌也

愉音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臾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案非也

說文酬爲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訓誤酬是也

定本作愉者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愉當作偷見上者當作若屬然字別爲句

爲草貞實 閩本明監本毛本貞誤眞

○四牡

箋云無私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是自此盡辭王事並屬傳也段玉裁云是也

甚疲勞矣 明監本毛本甚誤其閩本不誤

使臣當爾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爾誤此

卽非適王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卽誤耳

爲後世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所

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樂以誤此爲

衆中以明上下 毛本中誤衆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以傳言未備 閩本明監本毛本未誤不

采其勤苦王事 明監本毛本王誤工閩本不誤

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又定本私恩作思恩誤互易其字也正義本作私恩上文可證

遂受命遂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遂字誤乃

既釋幣於禰於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乃
乃云遂受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乃誤又
雖名其夫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無其字今考彼疏引云雖一名夫不
祝鳩雖夫不者故爲司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孝爾雅疏卽采此正作孝而今本亦誤爲者
今鵻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鵻誤鵓是也釋文引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浮卽鵓字也
述時其情 小字本相臺本時作序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敘案序字是也
敬爲尊愛爲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爲字誤以
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形近之譌

○皇皇者華
則爲不辱命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辱命也一本作不辱君命考正義云所以臣無辱命其本當無君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君誤言
知遠而有光華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誤之
每雖懷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皆如此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云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云云經義雜記以爲王肅私加是也○按舊按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蒙此傳而言以釋經文每懷靡及也傳自作和箋乃易和爲私字未可牽合句云每雖二字爲後人所加非也鄭云中和謂忠信也是鄭謂中和卽經之用絕非毛意毛以用也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爲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
懷私爲每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引國語私當如彼文作和韋昭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卽據下箋也正義云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考此則正其誤在下此當仍作和矣正義中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末章正義中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和字之誤亦見經義雜記
此述文王勑使臣之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勑誤遣
而章傳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當作卒
明矛語所亦當爲懷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云字案所補是也
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 毛本忠誤中閩本明監本不誤
捴戒勑之 毛本戒誤介閩本明監本不誤
我馬維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駒音俱本亦作驕正義云維是駒矣是其本作駒與株林同已見彼下

我馬維駰 毛本駰誤絅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則於是訪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之案之字是也
才當爲事 明監本毛本才誤身閩本不誤
箋以破和爲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疑已字誤是也
上當毛意以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作止其實不然當是剜也上字不誤止字非也
○常棣
則遠及九族宗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親誤族
上四句言兄弟光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章誤句是也

至此上論兄弟由親　毛本由誤之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　明監本毛本之上有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卽傳言云二叔可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衍

鄂不韡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鄂五各反詩經小學云鄂字從卩今考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皆從卩作地名之鄂疑此經乃依聲託事也說文卩部無鄂韡下引此詩作萼出後人所改艸部亦無萼字李善長笛賦注引字林鄂直言也鄂字當始於漢而周禮禮記注用之○按古或有从卩之鄂說文或有遺漏之字

常棣棣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棣移又云作移者非正義云常棣棣釋木文也

不當作拊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不下云鄭改作拊又不拊同下云拊本亦作跗前注同考說文木部云柎闌足也山海經員葉而白柎集韻十虞亦作柎皆從木而釋經音辨載此字在手部則當時釋文字已從手也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三　五十

與此唐棣異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與此當誤倒是也

管蔡之事以次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次誤是案皆非也以次當作已缺以已多相亂者亦[illegible]形近之譌序下正義云以管蔡已缺卽用此述毛詩者當據彼正之

言兄弟人恩至厚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之案所改非也人恩見鄭表記注

則當求以相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耽當作助形近之譌

所以相半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半誤求

況也永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歎作嘆唐石經亦作嘆案釋文作歎十行本依之改也又唐石經況字後改案釋文云況也或作兄非也段玉裁云此桑柔召旻及今文尚書毋兄曰則兄曰正同作兄是作況非

每有雖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有字案相臺本誤也每有雖也箋用釋訓文皇皇者華正義云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乃隱括此箋不當據之刪也下箋云雖有善同門來雖卽每有也雖下之有非經中之有亦殷其靁傳箋此字之比考文古本作每有雖有也更誤○按舊挍非也無有字爲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

兹對也唯長嘆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之誤也非也凡正義於說經必順其文此順經云況也耳下經烝也正義云雖久也亦順經可證○按對字非經中所有則舊說亦非浦云也當作之爲是正義用箋語耳

外禦其務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釋文外禦魚呂反與定本同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是正義本經作御字

箋云禦禁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禦禁定本也見上正義云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此正義當有誤詳下段玉裁云此傳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本國語爾雅各本誤衍箋云非也定本改御禦爲禦禁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三　五十一

過於朋友也　毛本於誤與閩本明監本不誤

亦其朋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朋者當作同志形近之譌耳

俗本以傳禦爲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俗本以傳爲御禦誤倒禦字於爲字上也

兄弟尚恩怡怡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正義本作熙熙也詳下

朋友以義切切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正義云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又云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考此當是毛所據論語自作熙熙節節耳定本乃改之以合於其時行世之論語非也切切節節然又見伐木正義

節節作偲偲　閩本明監本毛本節節誤切切

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飫字衍從爾雅疏挍是也此誤衍耳見下

周語有王公立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語至立剜添者一字考此當是因上句衍飫而脫去一字後就而補之仍未去其衍字也

在露門內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露作路下以私在露寢堂上同

亦從后於房中 毛本后誤後閩本明監本不誤

至意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至作志案志字是也

翕合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合誤如

故有妻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自

族人者入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皆形近之譌

是渫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渫誤媟

族人皆侍終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曰以特牲注考之是也

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已上浦鏜云脫祭字又云衍下也字從儀禮經傳通解挍非也通解多以意增刪不可據也

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宗誤室是也

宜爾家室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室家者是也禮記引同以家帑圖乎爲韻唐石經可據也正義云然後宜汝之室家亦其證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三　　臣顧廣圻挍字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四 起三十一盡四十　臣阮元恭撰

○伐木

則民德皆歸於惇厚 閩本明監本毛本惇誤淳

舊則不可更釋 閩本明監本毛本釋誤擇

而後言父舅先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誤及案此當重父舅二字別以父舅先兄弟五字爲一句

是此篇皆有義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乃飛出從深谷之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深誤幽

以喻朋友既自勉勵 閩本明監本既誤即毛本不誤

遠本文王幼少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遠誤追

傳意以此伐木鳥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當作彼彼者彼爾雅也

具解丁丁嚶嚶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

不可以禮論也 明監本毛本禮論誤理論閩本不誤

伐木許許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滸滸後去水旁案正義云其柹許許然下文同釋文云許許呼古反是其本皆作許不從水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書證引作滸滸即沈所云呼古反是也讀許爲滸遂破爲滸而引之凡羣書引詩文多不同者往往類此非毛氏詩別有作滸之本唐石經初刻誤所謂字體乖師法也

許許柹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柹作柿案柿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柿芳吠反見詩注謂此也說文柿削木札樸也從木朿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柿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爲柹釋文云柿孚廢反又側几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即宜從朿非也因又並誤大字爲柹詳後考證

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下許字作前考文古

本同案前字是也正義云鄭以鄉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以鄉時解前者也

今以召族之飲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

以喻朋友之相勵閩本明監本毛本勵誤勸

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毛本殷勤誤慇懃閩本明監本殷字不誤餘同此

以許許非聲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非七月正義云沖沖非貌非聲是其比也

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毛本茅誤茆閩本明監本不誤

東西二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非記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但伯下當脫是也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記二字當衍文是也

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佐當作佑左傳作右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毛本恪誤恬閩本明監本不誤

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上當脫不字擊衍字也凡一脫一衍多是寫書人自覺其誤而如此後遂忘更正耳山井鼎云擊作事當是剜也

三國並爲大國毛本三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

王曰父義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誤義是也

其稱父舅以否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亨誤烹下同

上大夫六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

欲令族人以不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無字誤是也

此言兄弟父舅二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兄弟下當脫揔上二字是也

同姓揔上王之同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揔上二字當衍文是也

正義曰定恨作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定下當有本字

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毛本名誤明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易之爲酤買也閩本明監本易誤亦毛本不誤

伐木六章章六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〇天保

言天保神祐毛本祐誤佑閩本明監本不誤

此鹿鳴至伐木於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生業曰隆閩本明監本毛本生誤王

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予正義作與予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又云故云皆開出予之此云開出予之仍作予複舉箋而順其文不同此例考文古本改箋亦作與誤采此所易之今字

箋天使至予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天誤云

受天之多祿毛本祿誤福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唯恐日且不足閩本明監本毛本且誤日

大陵曰阜小字本相臺本陵作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

多曰積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積字當作異謂此箋以委積皆爲多似與彼注分委積爲

多少者異盧文弨云其上當有脫文浦鏜云積及下當粟米者有限凡七字疑衍皆非

先君之尸躳予主人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予誤于

要以所改有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亦誤以是也盧文弨云爾雅疏作亦

故省文以宛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宛當作婉

言法效之也餘同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效誤効案効卽效訛俗字

如月之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緪作恒是正義本作緪字也釋文云恒本亦作緪恒緪字同考工記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爲綮緪之緪緪亦同見廣韻考此經字說文二部引詩曰如月之恒當以集注定本爲長

如日月之上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當衍字是也

如日之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出上當有始字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

月去日已當二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當作一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爲一次月去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三日去合朔二日月去日二十四度十四分近一次故日已當一次

集本定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竝同是也

○采薇

章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

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率正義作帥率帥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釋文云率本亦作帥非正義本也正義上文複舉序云命其屬爲將率仍作率是其證○案舊挍非也

文王爲愧之情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媿案所改是

後人歌因謂本所遺之辭爲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

勤者陳其勤苦 明監本毛本下勤字誤勞閩本不誤

故知以文王之命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剜添者一字是文字衍也序云以天子之命可證言王者順上云事殷王也

周正月丙子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朔當朔字誤是也緜正義引無此字

勝而惡之者 明監本毛本者誤耳閩本不誤

但往克敵 閩本明監本毛本但誤往

與鄭脆脕同也 閩本毛本脕誤晚明監本不誤

歲亦莫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莫作暮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或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今薇菜生而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歲亦莫止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止箋莫晚同

然若出車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若二字當倒

蹔費永久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字當衍是也

謂脆脕之時 毛本脕誤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釋文云脕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毛本偶合其誤五經文字肉部云脆脕見詩注謂此也內則注作脕又作免皆同正義云定本作脆脕之時當以正義釋文本爲長

靡使歸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靡所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而誤耳

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始得歸三字

故綿箋云小聘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綿誤歸案問上浦鏜云當脫曰字是也

故以名此月爲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

焉當以定本爲長

實陰陽而得陽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陽字當作月

爲其嫌於無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下正義云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可證

又無字當衍

故稱陽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陽當作龍

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二慊字皆當作溓下正義云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可證○按羣公溓郎今公羊傳之羣公廉也作廉者非古本

讀者失之故作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溓當作慊

且文言慊於無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字當衍

故將帥之車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在將字上錯在車下

賊賢害仁則伐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民誤仁是也祁父正義引作民

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入誤人案山井鼎云故恐攻誤是也

腓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作避釋文腓下云毛云避也皆易字之例

此言戎車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戎誤我

所以解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紛與結義同釋文云紛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紛以紛爲長

宜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滑作骨十行本初刻滑剜改骨案滑字是也

豈不日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案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即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日字

豈不日相警戒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作曰正義中同

誠曰相警戒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曰作日案相臺本誤也

左傳云公室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爲是是也

公室之所庇廕 毛本廕誤蔭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左傳字作廕也

背上班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班誤斑

令以爲可弓鞬步叉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衍字是也

經年海水潮 閩本明監本年誤云毛本不誤

自相感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上剜添氣字非也

說文云彎方結反云弓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反云弓剜添者一字是云字衍也方結反三字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不知者以之入正文乃誤加云字○按此引說文音隱語非自爲音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之也

夏官司弓人職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矢誤人是也

是矢器謂之服也 毛本謂誤爲閩本明監本不誤

戍止而謂始反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渴上有猶字案相臺本誤添也

楊柳依依然 閩本明監本脫然字毛本剜補

事得還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以反返爲古今字也上正義

多作反當是爲後人依注改耳

則渴則有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也

定本無役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定誤正

○出車

作出車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下浦鏜云脫者字是也

雖三章三輩別行 明監本毛本上三字誤二閩本不誤

乃始還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師當作師形近之譌

爲小到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

王今既以我天子之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既二字誤本

雖大數在牧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誤言

不卽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 毛本戎誤我閩本明監本不誤

戎僕掌御戎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戎當作貳因別體字貳作式形近而譌也

以此云維其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

或卿兼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卽形近之譌

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牽馬作焉案牽字焉字是也

旆旆旐垂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旆旆旐垂貌是其證正義下云定本旆旆旐垂貌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作定本云旆旆旐垂貌上旆旆經文也下旆旐垂貌謂繼旐曰旆者也故下云多一旆字也釋文以旐垂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同各本正義皆誤

僕夫況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況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考此當是經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箋之例也釋文云依注作悴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下篇同亦其證

憂其馬之不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云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討之政也段玉裁云用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爲長

卽就於郊牧之車 毛本卽誤既閩本明監本不誤

滋益憔悴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兹正義作滋兹滋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一言此便文耳 明監本毛本耳誤如閩本缺

傳龜蛇曰旐○ 明監本毛本脫○閩本缺

二十五人爲兩 明監本毛本二誤一閩本不誤

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城案此築於者經之城于

其所建於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旐誤於是

於是而平除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重是字

其閒非有休息 毛本非誤未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春凍始釋也 毛本釋誤解閩本明監本不誤

則跳躍而鄉望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嚮或作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云嚮望而美之皆當亦是易字以鄉嚮爲古今字耳未必與釋文同也

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 明監本及所誤又多閩本毛本不誤

○杕杜

有睆其實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晥案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又見大東經睆彼牽牛字同

女心傷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女誤汝毛本初刻同後改女

有睍然其實閩本明監本毛本睍作睆案所改是也

我采其杞木之桒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我字

謂之父母也已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今幝幝然弊閩本明監本毛本弊誤做

正義曰傳以會之言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之字

○魚麗

終於逸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文武並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言誤有

言時已太平毛本已誤以閩本明監本不誤

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上衍謂字

鱨楊也小字本同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是也正義中同釋文鱨下云楊也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今誤合兩本爲一當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竄入遂不可通定本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爲一句亦非此當從正義本正義以定本爲誤者最得之也

士不隱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正義云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郎今之堰字周禮䱷人注水偃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庶人不數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揔罟者謂罟目不得揔之使小又云集注揔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與定本同考九罭傳作緵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緵總同字揔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爲長

然則曲簿也以簿爲魚笱閩本明監本毛本二簿字皆作薄案上引爾雅注作薄薄字是也

似燕頭魚身毛本魚誤角閩本明監本不誤

陸機疏云魚狹而小閩本明監本毛本疏誤注

無不誤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字二字當倒是也

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閩本明監本毛本斤斧誤倒案正義本傳作斤斧十行本不誤不知者以定本改之非也

獸蟄伏豺食禽毛本禽誤獸閩本明監本不誤

不得圍之使迺閩本毛本作迺俗字也明監本作廼正字也

但不迺耳閩本明監本毛本迺誤廲

獸長麛夭閩本明監本毛本夭誤麌案夭郎麌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麌是也

鳥翼殻卵閩本明監本毛本殻誤轂案殻當是鷇之假借

是尊卑皆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所

三章則似酒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美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涉下文而誤也

鱧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鯛直冢反鱧下云鯛也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鱧鯇又云或有本作鱧鯇者定本鱧鯛鯛與鱸音同考此正義引舍人日鯉名鯇下正義引孫炎鱧鯇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儒皆以鱧爲鯇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鯇爲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訓鱧鯇各爲一魚也作鯛者依說文鱺鱧也所改皆非傳意

又與舍人不異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有案爾雅疏郎取此正作不

郭璞以爲鰋鮎鱧鯛四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鯛當作鯇

○南陔白華華黍

鼓南北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磬誤鼓考鄉飲酒禮是也

又解爲亡而義得存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篇形近之譌

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各置於其篇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端郎復舉注文也

無詩可屬閩本明監本毛本詩誤時

則止鹿鳴一篇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什

而鄉飲酒之禮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

禮樂之書稍廢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浦按是也

○南有嘉魚

大平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平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下正義云嵬鷺與此序皆云大平之君子可證

欲置之於朝閩本明監本毛本置作致案所改是也

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久下當脫如塵爲久凡四字以久字複出而誤也

上見求魚之多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止案所改是也

彼注云君子謂成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斥誤謂是也正義下云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是本引此作斥也

升家臣以公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李巡曰汕以薄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魚也作汕魚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此當汕也並有各脫其一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此文當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者而定其誤如此也今無其本矣

得上而縈蔓之毛本而誤面閩本明監本不誤

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五字當衍文是也此寫者涉上文而誤

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式燕又思之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釋文云又復扶又反下同是釋文本有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我上當有於字

夫擇木之鳥慤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雖夫不之鳥慤謹用四牡傳箋之文也

○南山有臺

不一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一字

保艾爾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依傳艾養保安也似經文當作艾保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由庚崇丘由儀

各得其宜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宜束皙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

此當作儀非也此序以宜說儀與由庚序以道說庚崇丘序以高說崇以大說丘爲例正同束晳改作儀失序意矣不當反據之也凡他書援引之異不可信者視諸此毛不注序無此傳明甚李善取烝民我義圖之之傳破而引之耳

燕禮又有升歌鹿鳴 毛本又有誤有所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各本作處者皆誤段玉裁云正義作意是也

故鄭於譜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譜當作此

左傳昭二十五年 毛本十誤年閩本明監本不誤

○蓼蕭

外薄四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外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正義云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作裳案所改非也周頌譜及臣工二正義引皆作常依說文常是裳之正字

吾受命吾國黃老 毛本老誤耇閩本明監本不誤

雒師謀我應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雒誤維案文王正義引皆作雒

是九州外爲伯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誤諸

州有十二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十當作十有正義下云既言州十有二師可證下引注云州立十二人又云故州有十二師者皆非經成文也山井鼎云宋板作十有誤舉下行耳

舒其情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舒誤輸

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至四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我心則舒寫盡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舒作輸案所改非也此用箋

言爲天子所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子疑下字誤是也

下章瀼瀼泥泥 毛本章誤草閩本明監本不誤

雖香而是物之微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至微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豈樂弟易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樂也作音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每多也字考文古本有釆釋文

鞗革忡忡 相臺本同唐石經小字本作沖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沖沖是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仍作沖沖釋文同皆可證

鞗轡也革轡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鞗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即勒字古文省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作鋚勒說文鋚轡首銅也然則鋚以飾轡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鋚也韓奕鞗以爲鞹淺以爲靲鋚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一例載見云攸革有鶬鶬謂金飾釆芑箋云攸革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作轡也係淺人刪首飾二字攸作鞗亦淺人爲之又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鞗皮以爲轡標起止云傳鞗轡也釋文鞗下云轡也五經文字革部云鞗轡也見詩是唐時本已與今各本同

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 毛本說誤飾閩本明監本不誤

彼六服諸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彼誤從

立當前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疾誤侯非也周禮本是侯字唐石經以下皆譌爲疾唯此及論語鄉黨疏所引不誤詳見禮說九經古義周禮漢讀考

○湛露

蓼蕭序云天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浦鏜云脫不字是也

燕賜諸侯之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身誤事

故下章名言草木以充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名誤各

其義有似醉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儀案儀字是也正義云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可證

夜飲私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棣正義引此亦誤

猶諸侯之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儀當作義即正義所云族人之義也下箋此天子於諸侯之儀亦當作義即正義所謂宗子之義也皆無取於威儀又正義賸云天子於諸侯之義亦可證

而嵬峩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嵬誤巍

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上當有已字常棣正義引有

霄則兩階及庭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霄作宵下同案所改是也

於是乃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於是止是其本無乃字

以此變言在其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在二字盧文弨云當乙是也

○彤弓

彤弓三章　毛本三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

自諸侯敵王所愾　毛本愾誤餼閩本明監本不誤○按愾或鎎之誤說文引左傳作鎎

後說享　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所改是也下同

故貺之爲揔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貺誤臮

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下彤字當作玈

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得當作案傳形近之譌

非其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甚

設牲俎豆　閩本明監本毛本設誤殺

以覺報宴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宴誤燕

筵前受爵反位　毛本反誤及閩本明監本不誤

坐絕祭嚌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嚌誤齊是

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右字誤是也

又曰主人盥洗升　閩本明監本毛本盥洗誤倒

瓠葉傳曰醻導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飲誤引

○菁菁者莪

興立小學大學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誤之

又曰命鄉論秀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鄉誤卿

升之司徒曰選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當作士是也物觀補遺云宋板官作士當是剜也

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也此蘿蒿四字案所改是也此複衍

莪似邪蒿而細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毛本莪作莪案莪字是也

壯貝　閩本明監本毛本壯誤牡

各二貝爲一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一

不成貝寸二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

載沈亦沈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沈字當作浮正義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云傳言載沈亦浮皆可證也考文古本作浮采正義

喻人君用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人案人字誤也

○六月

宣王北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入注者是也

則爲國之基隊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隊作墜案釋文云隊直類反小字本以下之所由也考文古本作墜偶與唐石經合○按說文有隊無墜墜者隊之俗字也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無又正義云案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是當以正義本爲長各本皆衍定本之誤

盡中國微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盡誤至

皆在北伐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在誤是

明與上詩別主 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此與由夷全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儀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

故博而詳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博誤傳

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 毛本夷誤狄閩本明監本不誤

言周室微而復興 毛本室誤至閩本明監本不誤

若將師之從王而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帥誤師是也

何當假稱王命 閩本明監本當誤嘗毛本誤常

我是用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急字於韻不合段玉裁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撰征賦用作棘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詳詩經小學

毛以爲正當盛夏 明監本毛本正誤王閩本不誤

所設五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設以車僕注考之浦校是也

又以爲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衣下浦鏜云脫裳字非也兵事素裳下文引鄭志可證今周禮注衍裳字耳采芑正義引亦衍

周禮云韋弁皮弁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志采芑正義引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是其證又引見周禮屨人疏

幅有扁者 毛本者誤也閩本明監本不誤

注云韋弁韎韐之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韐考聘禮注是也

其餘軍士之服 毛本餘誤餘閩本明監本不誤

爲僕右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當作服

于三十里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三十作卅案傳箋正義皆云三十詩經小學云唐石經卅維物終卅里皆同蓋唐人仍讀爲三十是也凡唐石經章句中廿字卅字皆同此

織文鳥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徽織作音正義標起止云箋織徽下皆同詩經小學云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鄭易爲徽識則當作識文今考此鄭以織爲識之假借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也故亦不言讀爲例見前怨耦曰仇下周禮司常疏兩引作識所謂以破引之也

白旆央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又作本也釋文本作白旆正義本作帛旆周禮司常疏及出其東門正義引作白與釋文本同也公羊宣十二年疏載孫炎爾雅注引作帛則正義本之所同也詩經小學云作帛爲善又央央孫炎注及出其東門正義皆引作英英考正義云央央然鮮明釋文云央央音英當是字作央讀從英也

織微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微作徽案微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作微考左傳揚微禮記大傳鄭司常注及此箋皆用微字者假借也說文作徽者正字也明監本毛本所改非是正義中字同

箋云鉤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鉤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箋鉤鉤鞶可證釋文本鞶作股云音古正義云定本鉤鞶作鉤般又云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考箋云行曲直有正也乃取

曲鉤直股爲義般與股形相近耳爾雅釋文載李巡注鉤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孫炎郭璞本作般注云盤桓者誤當以釋文本爲長

石爲大甚閩本明監本毛本石作實案所改非也石當作慈

以帛爲行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茷正義作旆易而說之也正義下文云古今字也例見前下同

故知鬱日千里之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知鬱日盧文弨云劉向曰是也此在漢書陳湯傳

漢有洛陽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漢下當有中字陽字衍是也

牢幅一尺綏幅二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牛誤牢終誤綏是也

除去綏直是銘長三尺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綏作降案皆誤也當作縿

竹杠長三尺閩本明監本毛本杠誤杖

旌旐雖有等差閩本明監本毛本旐誤旆

雖短之令小閩本明監本毛本令誤今

帥謂軍將至伍長閩本明監本毛本伍誤五下同

此唯有三閩本明監本毛本三誤王

但以卿統名焉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焉當作爲形近之譌

箋鉤鉤鞶至未聞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鉤字案此誤刪也

鉤讀如婁頷之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讀如二字衍是也采芑韓奕正義引無

是也鉤鞶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是鉤鞶之文也誤倒

故云同異未制聞閩本明監本毛本未制作制未案所改是也

采芑出車明監本毛本采誤菜閩本不誤

所以極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勸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亦所以爲美也毛本亦誤得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御侍至勸之明監本毛本之誤也閩本不誤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亦同閩本明監本下誤予

謂已和耕其田毛本田誤用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與須人爲軍士閩本明監本須人誤倒毛本不誤

當是轉寫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轉誤傳

箋解菜之新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采誤菜是也

傳輿赤至樊纓閩本明監本毛本脫赤字

金路無錫有鉤明監本毛本錫誤錫閩本不誤

約軝錯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軝作軧案軝字是也釋文五經文字可證餘同此○按軝說文从車氏聲凡氏聲與氐聲古分別最嚴

有瑲葱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有鎗本又作瑲亦作鎗同正義本是瑲字考文古本作鎗采釋文

朱衣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字正義本與釋文同正義云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閩本明監本毛本文王誤其文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彩當是剡也彩字是韓奕正義作采

彼云又累一命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云又當作又彼文

又以爲衣裳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裳字衍也六月正義引無闆本監本以誤似

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　闆本明監本毛本脫一韋字

則陳閱軍士　闆本明監本毛本則作而案所改是也

鉦鐃也似鈴　毛本似誤以闆本明監本不誤

釋天云出爲治兵　明監本毛本爲誤文闆本不誤

故經改其文而引之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當作徑形近之譌

蠢爾蠻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荊蠻來威案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倒之也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荊蠻下文皆作蠻荊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

執將可言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闆本明監本毛本將作其案將字是也出車箋作其此不必與彼同正義亦作其乃自爲文不盡與注相應也

尙到雖怨　闆本明監本毛本到誤致

元老皆兼官也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皆當作者形近之譌

○車攻

案王制注云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衍字是也

四國皆叛　闆本明監本毛本皆誤背

當城壞壓境　毛本壞誤壞闆本明監本不誤

射餘獲之禽　闆本明監本毛本射上衍須字

宗廟齊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闆本明監本毛本毫作豪案釋文云依字作毫也考說文無毫即豪字之俗耳正義作毫乃易字而說之當以釋文本作豪爲長

取牲於苑囿之中　闆本明監本毛本牲誤往

東有甫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甫字上磨去案唐石經考異云甫先作莆後改是也考釋文正義皆作甫傳云甫大也此亦字體乖師法之一經義雜記以爲原刻作圃改從鄭箋者誤也又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作圃乃韓詩後漢書注文選注皆云韓詩也

大芟草以爲防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芟作艾案釋文本作艾音魚廢反正義本作芟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芟除穀梁傳芟蘭而說之芟字是也今穀梁亦作艾者誤也

繫則不得入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闆本明監本毛本繫作擊案釋文云繫音計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當是讀爲古歷反也

左者左右者之右　小字本相臺本作左者之左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之字是也釋文云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正義云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與一本同

鄭有甫田　小字本相臺本同闆本同明監本毛本甫作圃案釋文云甫草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又甫田舊音晡十藪鄭有圃田下同下同者卽此甫田字正義云爲圃田之草乃易字而說之耳不當改箋明監本毛本誤大徐本說文藪下豫州甫田今誤依小徐改爲圃田

既爲防院　闆本明監本毛本院作限案所改是也

以爲門之兩傍其門　闆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門至門剜添者一字

閑車軌之裏　闆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軓案皆誤也當作軹軹謂兩輪閒也

所以罰不一也　闆本明監本毛本一誤工

不得越離部位　闆本明監本毛本位誤伍

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　闆本明監本毛本萊誤乘

又北百步爲一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當作三

彼言叙和出 毛本叙誤人閩本明監本不誤

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第至卻剜添者一字

直言建旌後表之中 閩本明監本中誤來毛本不誤

旣陳車驅車卒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驅下誤衍車字是也

以葛覆質爲槷 閩本明監本毛本槷誤槸

不以火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出

非放火田獵 閩本明監本毛本放誤故

箋甫草至甫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甫字誤圃案箋作甫正義作圃者以甫圃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標起止不當易山井鼎云宋板作甫因宋板磨滅而足之者誤加艸耳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豫至曰剜添者一字

維數車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以唯數作音是其本維作唯

搏獸于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則不當復舉冬獵之名且上章之行狩疏謂是獵之揔名則此狩字當爲實事以別於上章亦見詩經小學

獸田獵搏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上獸字亦當爲狩考文古本作狩因覺其不詞而改之耳

今近滎陽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滎當作熒六經正誤云作熒誤其說非也後人多依之改熒爲滎詳見沿革例中

許歷冬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許誤都

𣪊見曰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𣪊頫曰同誤也釋文時見下云賢遍反下同其本與正義本同也

而服赤芾金舄之飾 閩本明監本飾誤芾毛本不誤

赤舄爲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赤誤金

則以此射而取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射下衍夫字

不相依倚 閩本明監本毛本猗誤倚下驂不相猗毛本不誤

選言御者之良 明監本毛本脫言字閩本不誤

蕭蕭馬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肅云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即於肅肅上改添蕭蕭非也石經並非改刻其所云經本作肅者全未有據識之甚者也

徒御不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經文作警傳箋正義皆甚明考文古本作警采正義〇按李善文選注引

三曰充君之庖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庖下有廚字正義云衍字也是也

自左膘而射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髀又云或又作髃者皆誤

達于右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五經文字作䯚是也釋文正義皆作髃乃轉寫之譌釋文云一本作髃髃卽䯚字耳又云本或作膘考髃髃二字皆說文所不載釋文亦云字書無髃字此傳當以本或作膘者爲長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乃用髃字其義不與此傳同也

地官鄉師云 明監本毛本地誤也閩本不誤

鄉於此申毛者反鄉不韙 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者至不剜添者一字

達於右腢言射左髀 明監本毛本言上衍偶字閩本剜入

剪毛不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翦釋文翦子淺反正義作剪翦剪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

前

所以班餘獲射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謂

事在京二十七年明監本毛本二誤一閩本不誤

○吉日

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當特字誤是也

是由禱之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由誤田

注云馬祖天駟毛本駟誤駉閩本明監本不誤

麕牝曰麌小字本相臺本牝作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字是也釋文云麕牡下音茂正義云是麕牡曰麌也又云是爲麌牡曰麌也又云本或作麌牝者誤也皆可證經義雜記據玉篇廣韻麌下誤作牝而以爲鄭箋所用爾雅與郭不同其說非也又引羣經音辨亦誤字耳考文古本作牝采正義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四 兲

而致天子之所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致作至案作至字是也正義云從彼以至天子之所驅虞正義引亦作至皆可證

箋麕牝至言多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牡案牡字是也

麕牡麌牝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麜作麚案麚字是也

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麌作麌案皆誤也浦鏜云麌字誤是也

又承鹿牡之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牝

本或作麌牝者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麌誤麌

且釋獸有麌之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麌誤麌是也

一人行則得其友明監本毛本一誤二閩本不誤

或令左驅令右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左

既挾我矢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又後改既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酌而飲羣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飲誤醼

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毛本已誤以閩本明監本不誤

天子飲酒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酒之二字當倒

故知御賓客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知誤言

二百七十二句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其初刻不能知矣

○鴻鴈

鴻鴈美宣王也毛本鴈誤雁明監本以上不誤餘同此

今還歸本宅安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定

首章次二句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誤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四 毛

先陳王殷勤於民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爲

各爲節文之勢毛本勢誤始閩本明監本不誤

明其王先撫散民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宣案王當作正形近之譌

箋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云云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正義本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八字在傳箋云二字在其下也

明君安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明君安剜添者一字

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至爲剜添者一字

以貧窮無財宜賙餼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宜上衍則字

雉高一丈長三丈閩本明監本毛本三誤二

何休注云公羊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衍云

祭仲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祭誤蔡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美宣王因以箴也後改同今本案正義標起止云至箴之釋文以箴之作音初刻誤也

央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央旦釋文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段玉裁云艾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向晨爲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不別矣釋文且字或誤旦今正詳後考證

庭燎大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燭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

將將鸞鑣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聲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四　天

供蕡燭庭燎 閩本明監本蕡誤墳毛本不誤

以一夜始嘗一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始誤如

○沔水

規主仁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皆可以比諫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

無所在心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在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作懼案在字是也正義云無所懼也乃正義自爲文不當依以改箋

女自恣聽不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此正義本是也有者衍

言放縱無所入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放縱無所入集注云放恣標起止云傳言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采正義

訛僞也 毛本僞誤爲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 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

二章章八句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二章字磨改其初刻不可知矣

○鶴鳴

尙有樹檀而下其蘀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其案有字是也此即經爰有之有也正義云曰以上有善樹之檀亦其證

它山之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它誤他下章同案釋文云它古他字考此字與鄘柏舟漸漸之石經同餘經或作他用字不畫一之例也正義應易爲他十行本正義中作它乃以經字改之耳

其名聞於朝之閒 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四　无

以與人有能深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深下衍於字案十行本人至深剜添者一字是深字亦衍也

非但在朝爲人所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當覲字誤是也

故淮南子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故字子下衍亦字

其下維穀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穀作榖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榖誤穀餘同此

幽州人爲之穀桑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作謂案所改是

絜白光澤 閩本明監本毛本澤誤釋

○祈父

正義曰經二章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

舉此以刺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舉誤孝

執而治其正殺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罪字案所補非也正當作罪

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則杜之杜塞案十行本令至下塞字剜添者三字當是但有則杜之耳十行本塞杜塞三字衍杜之誤倒閩本以下亦衍杜塞二字

則滅之口口口誅滅去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誤不空案依大司馬注考之空處當是悖人倫三字也

書曰若疇圻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釋文云若疇此古疇字本又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爲長

謂司馬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馬下衍也字

羌戎爲敗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考韋注以

爲西方之種四嶽後是羌字當作姜周本紀文同集解亦引韋注皆可證

若疇圻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疇當作壽下若疇圻父同

是末有姜戎爲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末誤未

以防衞己身毛本以誤已閩本明監本不誤

乃須比法於六鄉之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

靡所厎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厎作底案釋文厎之履反至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幽後改宣案初刻誤也

以永今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考文古本同案久字是也正義云以久今朝者可證

白駒四章章四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四是也

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人至何剜添者一字

傳宣王至縶絆明監本毛本縶絆誤維縶閩本不誤

維之謂縶靮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縶下衍其字

散則繼其本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繼當作繫

日天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也字

艮爲石地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誤重石字

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脫一賁字

毋愛女聲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太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

考考文古本女下有之字以正義自爲文者添耳

猶未是知其所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是字

○黃鳥

是謂男女之事爲陰也明監本毛本謂誤爲閩本不誤

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列下浦鏜云脫女字是也在母儀魯師氏母傳中今本失此篇鷄鳴正義亦引此傳是其證

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與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亦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綠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諸父猶諸兄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下諸字案小字本誤也

○我行其野

刺其不正嫁取之數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取誤娶下箋同

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聚誤娶是也

言采其遂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遂本又作蓄正義本是遂字

遂牛蘈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遂牛蘈又云定本作牛蘈釋文云蕢本又作蘈考今爾雅云蕢牛蘈故正義云此釋草無文其實蕢蘈一字耳蘈爲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遂牛蘈今爾雅有誤

箋遂牛頹 閩本明監本毛本頹誤蘈

我采䔰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䔰誤葍

成不以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考文古本成作誠案誠字非也乃依論語改之耳山井鼎云宋版同者誤

亦祇以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祇作衹案六經正誤云作衹誤段玉裁云衹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从氏作衹見五經文字唐石經廣韻集韻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氐則尤繆極矣

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女字

誠不以是而得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誠當作成事二字正義即用箋文也

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媵三字案所刪是也

○斯干

歌斯干之詩以落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落之如字始也或作樂非正義云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云本或作落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下箋爲歡以落之釋文亦以樂音洛本又作落正義云定本作落考正義本皆作樂皆釋爲歡樂定本皆作落則皆釋爲釁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樂是以此落爲始下樂仍爲歡樂也

則又祭祀先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祀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

則而以禮釁塗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刪是

本或作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落

秩秩流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秩秩下云流行貌貌字釋文所增也正義云正以秩秩宜爲流貌亦但說傳意耳

似讀如巳午之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讀爲巳午之巳又云直讀爲巳是正義本加字作爲

閟宮生民 毛本閟誤閟閩本明監本不誤

傳西至鄉戶○正義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西至曰剜添者二字當是至及○也

推此有東鄉戶北鄉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鄉正義作嚮鄉嚮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箋此至戶正義曰 閩本同毛本此下有䈞字戶下有爾字及○明監本所剜入也

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聘

故室戶偏東 毛本偏誤偏閩本明監本不誤

每室四戶 毛本四誤西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言西其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當南字誤是也

故喪禮設衣物之處 毛本物誤服閩本明監本不誤

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有字誤是也

周公制禮土中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禮下剜入建國二字案所補非也

下又后六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云

其堅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致作緻案正義本作緻定本作致見鴇羽又釋文云致本亦作緻同考文古本作緻采正義釋文

鄭以爲揔宮廟羣寢　毛本脫揔字宮下衍宗字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云其堂堂相稱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希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希誤分爲二字耳

冥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云冥幼釋言文又云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又云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考上傳云正長也正義云釋詁文釋文云王丁丈反崔直良反是依崔讀卽無不允當以或作本爲長

處所寬明快快快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快字乃夬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而本或作冥幼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幼當窈字誤是也

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同毛本落作樂案毛本依釋文改也

下云大人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文

毛氏爲燕以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箋莞小蒲至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落當作樂下文云定本作落可證此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耳

西方亦名蒲　明監本毛本亦誤一閩本不誤

故得爲兩種席也　明監本兩誤而閩本毛本不誤

如莞席紛純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加誤如是

又曰乃舍萌于四方　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不誤

似熊而長頭　閩本明監本毛本頭誤頸

色如文綬文文間有毛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綬上文字當作艾爾雅疏郎取此皆不誤

大者長七八尺　毛本尺誤寸閩本明監本不誤

明其法天人所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天是也

箋云男子生　毛本子下衍初字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宣王將生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脫將生二字相臺本將作所考文古本同案將字是也

此時宣未生故曰將生

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諸侯天子互易案小字本非也正義云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可證

易文言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下文字

玉不用圭而以璋者　毛本圭誤珪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囷封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囷誤內案山井鼎云封恐卦誤是也

朱深云赤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段玉裁云云當作于形近之譌王伯厚鄭易考所引不誤

裁衣之裼　毛本裼誤褐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瓦紡塼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塼作摶案正義標起止云瓦紡塼釋文云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當以又作本爲長小字本作摶乃形近而譌古專摶雖通用但非此之證

習其一有所事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作習其所有事也考文古本同案正義

云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耳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一所有事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

無父母詒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正義標起止云至詒罹考文古本作貽采釋文離罹古今字也

○無羊

今乃犉者九十頭 毛本十誤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明不與深色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深當作身良耜正義作身是其證

黑毛色者三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黑作異考文古本同案異字是也

索則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索誤素

既夕禮亦有蓑笠 明監本毛本脫笠字閩本不誤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四 美

祭祀之牲 明監本之下毛本祀下誤空一字閩本不誤

搏禽獸以來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下箋相與捕魚正義云維相與捕魚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捕釋文本下箋亦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捕采正義及釋文亦作本也

騫虧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段玉裁云曜考工記作燿讀爲哨頃小也毛釋此別於天保言山

又夢見旐與旟 毛本又誤及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牧人所牧既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誤暇

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以字案十行本此以占剜添者一字是以字衍也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浦鏜云當雅誤是也

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剜添者一字

戒須有主 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所以國傳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國當作箋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十五誤七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本是嚴字考嚴字是也傳云巖巖積石貌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箋以嚴說巖者詁訓之法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嚴不得箋意又以爲正義本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四 毛

釋文本皆作嚴尤失其實又引羣經音辨不知賈昌朝所載即釋文或作本耳

人所尊嚴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

憂心如惔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炎釋文云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炎字五經文字心部云惔見小雅考釋文云字書作焱故轉寫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惔字從炎之意不知者誤改爲惔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不敢相戲而談語又云故言又與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考文古本作談采正義也

斬斷監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斷也作音是其本斷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所以便而互 閩本明監本毛本便誤事

訓爲小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蒸誤烝是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疑威字譌是也

更何所主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下分主東西同

箋云猗倚也毛本倚誤猗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正義中餘甽字同甽畎一字也釋文云山畎本亦作甽是甽谷釋文本作山畎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畎字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薦重瘥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疫本又作疢正義本是疫字疫字是也

平滿其傍倚之甽谷毛本傍誤旁閩本明監本不誤

能實甽唯草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甽下當脫谷字是也

文承死喪之下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之字當作云

俾民不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同後皆放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氐當作桎鎋之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玉裁云當是柢字誤桎是也別體字柢作扺與桎字形近

秉持國之正平閩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政之

若四圭爲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誤爲是

說文云桎車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說文無是也考正義所引說文如第綱揆渝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自誤以他書爲說文耳非字有譌也

勿當作末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末作未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箋末罔卽漢書谷永傳之末殺正義云末略欺罔也

式夷式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式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段玉裁云傳云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作一句讀未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考此箋用紀理己乃詁訓之法考文古本改紀爲己者不得箋意而[illegible]音之非也

瑣瑣姻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瑣素火反小也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考文古本作璅采釋文而誤也旄丘釋文云璅兮依字作瑣亦其證

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弗傳云庶民之言不可

信以不解弗也故正義上文云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皆易弗爲不弗不亦古今字耳考文古本依傳改經爲不信者誤

汝天下之民閩本明監本毛本汝誤必

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問

君民之所以相信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以字

無胥遠矣者明監本胥誤壻閩本毛本不誤

各有以發閩本明監本毛本發下衍之字

箋云盈猶多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亦同閩本毛本剜刻盈誤斛

夷易違去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之下案皆誤也當云民之

所爲無不皆化於上也

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亦字上有上爲善三字案所補非也此當云民既化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複衍上爲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無肯止之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肯誤有

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脫云字

是今昊天之辭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令案所改是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案皆同當作同皆

蹙蹙然至佽閩本明監本毛本佽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辯下脫辯字是也本當作注見前

冀上改悞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刑

則非常霜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

夏七月甲戌朔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七

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稱剜添者一字

致常寒之氣來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恒

女卬一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女卬一耳是其證

憂心愈愈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此病我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所補是也

由訛言所致閩本明監本毛本由下衍此字

又以父母爲文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人

文王雖受命之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

訴上世之哲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氏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譌也

故此病漕暴之政而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言不得天祿大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大誤

則役之圜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六經正誤云作圓誤興國建本皆作圜周禮作圜是也釋文云圜音圓

視爲集於富人之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室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

是無祿世閩本明監本毛本世作由案所改非也世當作也形近之譌

輕者役於圜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圜作圓下同案所改非也注作圜正義作圓圜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好陷入人罪毛本陷誤諂閩本明監本不誤

弗受冠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受以周禮注考之浦挍是也

係用徽纆閩本明監本毛本纆誤纒下同

臣則事人之稱毛本事誤宰閩本明監本不誤

無罪知彼刑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疑被字譌是也

伊讀當爲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作緊作音是其本爲字作作也正義本今無可考

言於中有爲薪蒸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林

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王字

故老召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召之作无老考文古本同案召之誤也

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故案皆誤也無當作无因别體字無作无而譌也

不敢不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局本又作跼正義標起止云傳局曲又云箋局踡是其本作侷考文古本作跼采釋文

胡爲虺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蜥之或體也詳詩經小學

一名蠑螈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蜴上補水字是也下文云水陸異名耳可證

會無桀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桀誤傑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四　四三

以興覩彼空谷仄陋之處閩本明監本毛本仄誤側

傳言朝至桀臣閩本明監本毛本桀誤傑案正義上下文桀作傑者易而說之也此標起止卻不當易

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誤此是也

褒姒威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考傳云威滅也說文威下同引此詩是字本作威或作本非也他書多引作滅非毛氏詩正字

輸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墮許規反本或作隳待果反正義云定本隳作墮是正義本讀許規反定本讀待果反也標起止云箋輸墮當是後改

蓋如今人縛杖於輻毛本今誤令閩本明監本不誤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相臺本是也此誤倒

女不曾以是爲意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不曾作曾不案曾不是也

汝能若是則輔車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車當作益

但輔益輻以賢益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自然似相執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

莫知所於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逃案於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

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上有獨字考文引古本亦同案有者是也

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蔌蔌方有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貴矣是其

毛詩注疏挍勘記卷四　四四

本與或作同戴震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爲正

此言小人富毛本脫言字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天夭是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後漢書蔡邕傳天夭作夭夭是譌字蜀石經亦誤天爲夭見詩經小學中

富人已可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猶

爲上天椓閩本明監本毛本天誤夭

箋民以至害甚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是也

○十月之交

節刺師尹不平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小字本節下有南山二字閩本明監本毛本節下有彼字案皆衍也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節刺師尹不平

非此篇之所云畨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之下衍內字案相臺本衍也

又自檢其證毛本又誤只閩本明監本不誤

此篇譏曰皇父擅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形近之譌

事國家之權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候摘雒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之譌周頌譜正義引摘雒戒可證

昌受符厲倡孽閩本明監本毛本孽誤孽案孽卽孽字之別體

其理欲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

小旻小菀卒章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宛案所改非也考小菀釋文本作菀通志堂改作宛

朔月辛卯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以夏八作音正義云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四　卌四

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是正義本釋文本皆無二之字也考文古本周之十月無之字采正義

卽云朔月辛卯閩本明監本毛本月誤日下同

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會

月日行十三度明監本三誤二閩本毛本不誤

二十九日有餘明監本日誤冊閩本毛本不誤

推度災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勝木下當脫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緯意又取剛柔爲義毛本又誤也閩本明監本不誤

秋正月壬午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正當作七是也

云衞地如魯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去誤是也

而公家董仲舒何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公家俟考非也公家謂公羊家耳

而王基獨云以厤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中更無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上有謬字案此十行本因上文衍十四字而義字下有脫耳輒補非也

臣不有以犯君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可案所改是也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四　卌五

山冢崒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考正義本是卒字正義云崒者厓巖又云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今正義中卒皆譌作崒而不可通矣卒崒古字同用箋云卒者崔嵬訓卒爲崒而不改其字也漸漸之石傳箋正義可證當以正義本爲長漢書劉向作卒是魯詩亦作卒也

胡憯莫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憯亦作慘考此與節南山憯莫懲嗟二憯字皆卽爾雅之朁字亦作本誤

其聲駮駛過常閩本明監本毛本駛誤駃

今進而上明監本毛本而下衍在字閩本剜入

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案所補非也卽當作節耳

又云卒者屢子規反屢語規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語規反六字各當旁行細書於其下正義自爲音者例如此○案譬校非也

楀維師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初刻楀後改楀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楀氏見詩小雅楀字是也從木從才字多相亂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楀集韻九麌亦作楀皆與唐石經初刻同

豔妻煽方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處本作熾考傳箋一本誤也又此以處與馬爲韻

謂用親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謂

彼言掌贊正良馬毛本正誤政閩本明監本不誤

小宰卿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卿恐中誤是也

冢宰之單稱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兼擅曰宰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曰宰恐羣字誤非也此唯宰爲羣字誤耳其曰字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浦鏜云脫目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故謂之卿士毛本謂誤爲閩本明監本不誤

曰予不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惠棟云王肅改字反誚康成是也

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慭者心不欲强之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强之其丈反考勉强字唐人例用强作彊者後人亂之耳

左傳說桓王明監本左誤在閩本毛本不誤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擇下當脫故知擇三字是也此擇字復出而致誤

噂沓背憎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噂後改噂案初刻誤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噂本又作沓考文古本作嗒采釋文

下民有此言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言當作害是也

非從天墮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墮作隋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墮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主由是也

己畏刑罰故不敢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己誤以

下民競相譖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匿疑慝字誤是也

今下民皆噂噂沓沓毛本皆誤者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妖孽至由人明監本毛本由誤主閩本不誤

天以讒佞相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大當是剜也

里居也痗病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居作病案小字本是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㾕後人改也正義云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上病說里下病說痗也考文古本作里痗皆病也采正義釋文而爲之

十月八章唐石經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十月下有之交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雨無正

旻天疾威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旻作昊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昊天疾威本有作旻天者非也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作旻天誤也沿革例云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本考此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是鄭自作昊此詩凡三言昊天浩浩昊天昊天疾

威如何昊天是也不應其一作旻乃涉小旻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孔說爲得是矣經義雜記云此當從釋文作旻者誤

鋪偏也 毛本徧誤偏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欲害及王身 毛本及誤於閩本明監本不誤

三十四年穀梁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上脫襄字是也

有如影響 毛本響誤嚮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韋昭云 明監本毛本昭誤召閩本不誤

故安漢時不同之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校形近

正義曰詁文 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二卿則公一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下外與六鄉之事同

王見以三事爲三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肅

曾我暬御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暬作暬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埶聲五經文字云暬與褻同見詩小雅說文云暬日狎習相慢也皆誤從執

憯憯日瘁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憯憯作慘慘案釋文云憯憯千感反正義云憯憯然日以憂病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憯憯不知唐石經出何本也

莫肯用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是也

無肯用此相告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語下有者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無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曾我侍御之小臣 毛本御誤禦閩本明監本不誤

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 閩本明監本毛本若誤君

聽忠直而醜貞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貞誤眞

哿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矣作也考文古本同案矣字誤也

故不悖逆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逆作遻案釋文云遻五故反本亦作逆正義云無所悖逆考此悖遻即韓非所謂拂悟字異義同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遻采釋文

使身居安休休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居作舌十行本初刻居後改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得居安休休然可證

將其害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共字誤是也

非徒所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誤聽案山井鼎云所恐所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即經之哿矣也

維曰予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予字誤也

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正作不可二字我下有不字案所改是也

女猶自作之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本汝自作之耳是其證考文古本作耳爾采正義而誤山井鼎云爾字屬下讀不知經言爾箋必言女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試疑誠字誤是也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辟作僻下同案此誤改也下傳云回邪遹辟釋文作僻乃轉寫之誤辟僻古今字正義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訿訿然思不稱乎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作其案釋文云稱其

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宋釋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明監本毛本亦改爲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倒思不二字

伊于胡厎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厎作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刪是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唯當作準形近之譌

言雖得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考文古本有宋正義無

占繇不中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繇作䌛案六經正誤云古繇不中作繇誤考說文玉篇卜部皆無繇字釋文亦但作繇左傳同廣韻云繇卦兆辭也郭忠恕佩觿既分繇䌛爲二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繇爲誤非也氓箋卜兆之繇杕杜箋合言於繇爲近皆同

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毛本於誤與閩本明監本不誤

非於道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疑上字誤是也

是用不得於道里毛本里誤理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至筮龜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筮疑云瀆誤是也

及占之於繇明監本毛本繇誤䌛下同閩本不誤

小人取不若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取當耻字誤是也

爾雅亦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人有通聖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及集注無人字今正義有譌遂不可通見下

從作乂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亦同毛本乂作艾案艾字非也經作艾鄭引尚書乂而說之以艾爲乂之假借也依經改爲艾失箋意矣

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者作當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屬下讀是也

今日民下之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衍

聖上無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字上當脫有通二字者因上衍而下脫也此正義譌舛今正之

鄭訓膴音模爲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模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者其例如此下同○按舊挍非

王肅讀爲膴喜吳反膴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膴作幠案所改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細字○按舊挍非引王肅語則愈知不然

以聖賢此四事爲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君視明則臣昭哲毛本明誤民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哲當作晢形近之譌

徒博曰暴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博作搏考文古本同案博字誤也

惡直國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醜誤國是也

恐隊也相臺本同小字本隊作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隊本又作墜下篇同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鄭刺厲王爲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刺上衍唯字

鳴鳩鶻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鶻鵰也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鵰作鶻也釋文云鵰字林作鶻

行不人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初刻是也

王既才智褊小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褊誤偏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蘊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

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考文古本作處采正義

蜾蠃負之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蠃作贏案贏乃誤字

教取王民以爲己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主當是剜也王字是主字非

箋傳皆以爲藿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藿誤倒

或在草萊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萊誤萊非也爾雅疏卽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肯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兩云無肯止息時也乃自爲文耳相臺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貧困如此 毛本如誤於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以窶財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上衍○

世必無從得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鸒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鸒卑居釋鳥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鸒卑居釋文鸒斯下云鸒斯卑居也又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雅烏也 毛本烏誤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及正義中雅烏字同

提提羣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提提下云羣飛貌是其本傳有飛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字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日以憂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 毛本亦誤以閩本明監本不誤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字複衍

而類菀鳥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苑案所改非也菀卽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剜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興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叉

乎我之父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作于是也

鞫爲茂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鞫誤鞠案釋文鞫通志堂亦誤鞠影宋本不誤詳後考證

褎姒干王政毛本干誤于閩本明監本不誤

不罹于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罹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卽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離古字同用聲類至近也罹字卽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指謂母也毛本謂誤爲閩本明監本不誤下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同

而并言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者

萑葦淠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雚案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扡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扡作杝案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木部云杝又音襹見詩小雅卽謂此字也釋文杝與唐石經同或誤扡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折字是也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謂以物倚其巓峯也毛本倚誤掎閩本明監本不誤

闕弓而射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無如之何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衍亦字

念固而不暇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小弁則王欲殺大子閩本明監本毛本王誤必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幠作憮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憮字誤也詳詩經小學釋文幠與唐石經同或誤憮今正見後考證

昊天大幠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作泰案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而泰幠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沿革例云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我心憂思乎昊天閩本明監本毛本乎誤呼

甚傲慢無法度閩本明監本傲誤敖案箋作敖正義作傲敖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箋幠敖可證也釋文幠傲本又作敖與正義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傳者以下言已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上當脫易字

而泰幠言甚大閩本明監本毛本甚誤其

放其初卽位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卽昉字

僭始既涵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僭數也蓋以爲譖字是也

正由明不燭下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工

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用盟而不相要又云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至不剜添者一字

傳讒兔至狡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毚至當衍字

則彼獲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當被字誤是也

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毛本義誤意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云言無力勇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無字

骭瘍爲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本是瘍字

俵能然乎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俵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俵後改素案素字誤也釋文云俵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山井鼎云宋板云此相接有圈非也

○何人斯

以絶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絶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唐石經是也

疑其讒己而未察毛本讒誤纔閩本明監本不誤

誰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維考文古本同案誰字誤也序下正義同

知藕公已得讒讓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以正義作已以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改箋作已采正義而誤

云何其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箋小字本作一案正義中皆作一則作一是也作壹者依經改耳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義自爲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祗案唐石經此與祗適也字別釋文云祇祈支反毛病也鄭安也一云鄭上支反段玉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卽疧之假借說文疧病不啻也箋安也者謂祇卽禔之假借說文禔安也

易說祇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女與於譖我與否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否字當作不與經文否字無干是也

我與女恩如兄弟毛本恩誤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當還與汝相親閩本明監本毛本與汝誤倒

大塤謂之嘂音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者例如此也

鋭上平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底案所改是也

釋樂文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王肅亦云我與汝毛本汝誤女閩本明監本不誤

並言詛而俱用三閩本明監本三誤二毛本不誤

明其不信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詛誤明是

則以玉敦辟盟閩本明監本毛本玉誤王

贊牛耳桃茢閩本明監本毛本桃誤祧

然盟者人君用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卽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短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弧作狐誤是也釋文蜮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

蜮下背誤漢書五行志注作弧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惑誤或非也古或惑同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說文云靦而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也誤人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人是正義自如此

婩面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靦誤靦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靦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靦與婩皆面見人之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鏜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標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官下有令行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本此四字爲序文也車隣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據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爲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爲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令也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至名篇考車隣正義云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者非寺人與內小臣異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爲注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故訓之巷伯也　毛本訓誤爲閩本明監本不誤

彼讒譖人者　毛本彼誤被閩本明監本不誤

餘泉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鏜云脫白黃二字是也

黃爲文又有柴貝　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誤又文柴作紫案紫字是也

皆可列相當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兮侈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正義本皆如此說文鉹下有一曰詩云侈兮哆兮見段玉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有毖思集注爲作僞不可據誠然

縮屋而繼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摍案正義云摍謂抽也釋文云縮又作摍同摍是摍之譌字摍字見於說文廣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摍摍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訓縮爲引考文古本作摍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閒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是其本子作女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宛箋有煦嫗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嫗以氣曰煦此傳意亦謂以體煖之作嫗者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門如城門之類荀卿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讒人集成己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記當既字誤是也

初有小嫌疑爲始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兮誤乎

言雖小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巳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蹝作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踵作蹝案依此則正義本是蹝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爲理否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即我字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爲此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詩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考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爲小人之見讒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爲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爲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

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輾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爲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云作詩謂其本經是作詩也舉之以訂下定本經此詩之非

自與經相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剜添者一字

釋丘云如畝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文

曰畝丘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曰誤田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四

臣顧廣圻校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五起四十一盡五十　臣阮元恭撰

○谷風

禮俗喪紀明監本毛本紀誤記閩本不誤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扶搖謂之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猋誤猋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皆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大德切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瑳誤磋案正義作磋瑳磋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依以改箋

以其大時不齊閩本明監本毛本大誤天

○蓼莪

以亡必用病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由

貌視之以爲非莪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蒿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剜添者一字

是壘大如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易畜爲

惱今考釋文云畜喜郁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爲惱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毋今以懷任以養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姙

故爲懷抱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愴其至役之勞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大東

斂則兼言民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斂當敘字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送

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東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傚案正義云皆共法傚

又云而法傚之是其本作傚字

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　毛本厚誤後閩本明監本不誤

所以視而供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共正義作供共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雜記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注誤法

言凡飱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飱下當有饔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浦鏜云介誤大

知砥比貢賦　毛本知誤如閩本明監本不誤

杼柚其空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即軸之假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木部云柚橘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　毛本屨誤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前所賦斂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前誤則

是使我心傷悲焉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垂櫜而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櫜誤橐非也今國語作橐乃誤字耳韋昭注云櫜囊也囊櫜散文則通昭元年有垂橐而入橐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有洌氿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洌作冽案釋文洌音列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冰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

無浸穫薪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云穫落木文在釋木故爲木名考此經毛如字鄭以穫爲檴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與遂瑞也价甲

也之屬同詳見前爾雅釋文檴下引詩云無浸檴薪是依鄭義破其字而引之非此經有作檴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也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蓄之以爲家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釋文云畜勅六反畜蓄二字以鴟鴞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洌至可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

故爲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艾正義作刈艾刈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穫下云毛刈也亦是改用今字

以荆楚之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穫當作檴正義引
爾雅本是檴字不云字異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檴下
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
如此○[illegible]按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
案釋文云楫字又作檝正義本亦有明文
正義云致舟檝之人之子者當亦是以楫檝爲古今字而
易之未必與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
博正義云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是其本搏作捕
怏其不賦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怏
作決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杕杜以勤歸毛本歸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
文所載勤作勑爲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
是也
剌其素餐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飧明監本毛本
同案正義云釋訓云皐皐粭粭刺素餐也某氏

曰粭粭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考爾雅是食字食字與上
下文爲韻鄭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轉
寫之誤耳召旻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
祿也亦可證
從旦莫七辰一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
下有至字重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
字辰字者是也
或用之爲官明監本毛本官誤宮閩本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浦鏜云天漢此知當知
此天漢誤是也
說文云伎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伎誤跂
從旦至暮閩本明監本毛本旦誤日
睆彼牽牛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晥案釋文云睆華
板反考杕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
本睆當皖之誤也廣韻睆明星即此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
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
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李巡孫炎注字盡作
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爲荷正義
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
正義十行本雖標起止一字剜爲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正義曰河鼓閩本明監本毛本河誤何下同
乃求萬斯箱明監本箱誤栢閩本毛本不誤
今日明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
作命下今日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叉誤
又是也
翕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
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當僻字譌
是也
已闕一時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一誤二
何故幽王頓此二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
當比字誤是也
計秋日之寒閩本明監本毛本計誤許
未知冬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
是也
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
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井鼎云曰
恐四誤非也浦鏜云疑肆字誤是也篤若以
四爲肆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詩肆亦作四夏是
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
疏恩作忍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

創經之恐字

至一夕　毛本夕誤名閩本明監本不誤

百卉具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痱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爲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同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廢後磨改廢

廢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忕時世反下同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忕定本當是依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忕考文古本同案忕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爲殘賊言忕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忕作忕誤見後考證

其生也維在栗　閩本明監本生誤末毛本不誤

定本廢訓爲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使不雝滯　小字本相臺本雝作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雝即壅字是也正義中作壅此亦易爲今字之例不當依以改箋也考文古本作雝當出於十行本耳

姜嬴荆芊　閩本明監本芊誤芉毛本誤芊

謂以兵甲之事劳役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之

匪鶉匪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鶉徒丸反鵰也字或作鷻正義云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標起止云匪鶉又云傳鶉鵰考此是正義釋文二本皆作鶉字鶉即鷻字之省耳

皆驚駭辟害爾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辟作避案避字非也此正義所易之今字考文古本作避亦誤采正義

言若鶉若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鏜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箋所謂非鵰鳶者也

非鱣鮪之小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鱣鮪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爲魚鳥之非鵰鳶鱣鮪者與傳以爲人非鵰鳶鱣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鶉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文作鷻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說文又云鳶鷙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鳶說文作鳶是也

鶉鳥皆殺害小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鳥字浦鏜云鳶誤是也

倘各得其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倘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銳也　毛本脫也字閩本明監本有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浦鏜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何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居家用逸　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閒

或勤者無事不爲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恸與小人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及己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己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

不容不爲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若有此注則鄭已明言賢者正義不待推作詩而後定其賢者矣是正義本決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自疧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疧作疷案釋文云疷兮都禮反白華釋文云疷徐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依徐讀也考疷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氏不從氐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疷無此字宋劉彝臆改疷以韻塵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疷與白華疷字皆甚明晝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滅晝之例非也詳見詩經小學釋文疷通志堂本亦誤爲疷今正詳後考證

維塵雝兮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雝作雍案雝字是也九經字樣云爾雅作雍是其證石經考異云經中雝字皆放此釋文云雝字又作壅考文古本作壅采釋文而誤

（）小明

令而悔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令當今字誤是也

其實皆悔辭也　明監本毛本辭誤亂閩本不誤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衍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品物咸亨也　毛本亨誤享閩本明監本不誤

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共正義作供共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月之明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昭五年左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五誤二

今仕而遇亂　明監本遇誤過閩本毛本不誤

四月爲除　毛本爲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又下章云四月方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四是也

奧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奧誤與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奧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義兩云下章日月方奧可證其正義自爲文則用煥字者以奧煥爲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煥采正義而誤耳

是使聽天乎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遷也二字當衍擇君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

（）鼓鍾

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諧剜添者二字

既以其正且廣所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正至廣剜添者一字

又爲和而不僭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又至不剜添者一字

傳薈大淮上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地剜添者一字淮當作至

東夷之樂曰昧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韎本又作昧正義云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南作任案南字是也正義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可證

西夷之樂曰朱離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朱作株案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株

又云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是作株字者改之以合正義也

此經言云鍾琴笙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衍琴上當有瑟字

卽爲夷禮 明監本卽誤既閩本毛本不誤

四夷之樂雖爲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唯

鄭意直據三種之舞 明監本三誤二閩本毛本不誤

（）楚茨

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流散二字當作棄業

田疇懇闢 閩本明監本毛本懇作墾案所改是也毛本闢誤闕

欲明喪亡亦由饑饉 明監本喪誤衷閩本毛本不誤

則於經無所當 明監本毛本當下衍也字閩本剜入

文指田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田當作相大田序正義可證

君婦有清濁之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濁作淨案所改是

首尾接連 閩本明監本毛本連下衍而字

我蓺黍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蓺作藝案藝字非也釋文云我蓺魚世反南山釋文云蓺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猗嗟釋文云技藝其綺反

茨蒺蔾也 毛本蔾誤藜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我將得黍稷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得作樹案樹字是也

萬萬曰億 毛本萬誤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毛以萬萬爲億依鄭正義有明文

比至於尸酳 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北

子有三角刺是也 毛本三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黍稷爲國之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國當穀字誤是也

必祭祀所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上浦鏜云疑脫非字是也

卽郊特牲云 明監本毛本卽誤既閩本不誤

或陳于牙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牙當作㸦㸦卽互之別體碑刻中每見之周禮釋文云互徐音㸦正義中字同

或齊于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其案其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其肉又云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可證

有解剝其皮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是正義本作肉字

皇暀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暀作暀案暀字誤也信南山泮水箋小字本亦不作暀可證

也

而享其祭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饗字是也

箋云慶賜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

祭祀之禮 明監本毛本祀誤禮閩本不誤

郭朴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朴誤璞

然則以此二禮 毛本禮誤體閩本明監本不誤

由名有所司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

供其脯脩刑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膴誤撫考周禮是也

與此不同者 明監本毛本與誤於閩本不誤

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求之是剜添者

一字

豆謂肉羞庶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肉作內案釋文云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正義云豆內羞庶羞者是其本作內不誤也

君婦謂后也　毛本謂誤爲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必取肉物肥腯美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君婦至腯美是其本無者字段玉裁云有者是

又爲繹而賓敬其尸　閩本明監本繹誤釋毛本不誤

故云傅火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火

留其實亦炙　閩本明監本毛本留作燔案此當作其實燔亦炙

燔從於獻酒之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肉下浦鏜云脫炙字考周禮注是也

特牲云燔炙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注字是也

數多少長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上浦鏜云脫量字考周禮注是也

必先膞乾其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膞誤膊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字當倒

加籩則內宗薦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籩上浦鏜云脫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則世婦薦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世誤上

造主人使受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造作告考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既匡既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筐本亦作匡考此經毛無傳但以段疾擗閒倒之必不與鄭義同正義依王述毛以說傳云既能誠正矣是其本經字作匡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經字自如此也鄭箋本經字亦作匡其云受之以筐者以匡爲筐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本經字作筐乃依箋所改當以正義本爲長正義云既筐既勑二句爲異又云此經云既筐皆易字之例耳○按說文筐卽匡之或字是知毛訓正鄭訓器而無異字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小字本相臺本匡作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同案筐字是也

以擩于醢以受尸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由字誤是也

多少如有法矣　毛本有誤是閩本明監本不誤

率命祝祝受以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率恐卒誤是也

故孝子前就凡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尸誤凡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定本下當脫集字又字當衍文是也

眉壽万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万誤百

勿替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禮畢或作祀正義本是禮字正義云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卽禮儀既備是也可證

鼓鍾送尸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兩引此作鍾鼓送尸考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猶春秋內外傳之言金奏肆夏也變上經鍾鼓既戒亦使不相蒙也當以作鼓鍾者爲是正義云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鍾鼓當倒耳○按傳挍非宋書自可據也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引歸於天地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也又云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標起止云至於天是有地字者誤也

歸賓客豆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豆作之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又云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又云歸之俎所以尊賓客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考文古本客下有之字仍衍豆字

則從西堂下 毛本則誤別閩本明監本不誤

此尸所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誤尸是也

是其歎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其作具案具字誤也正義可證

釋詁云子子孫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作訓案所改是

（）信南山

畇畇原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畇畇音勻又作呴蘓遵反又音旬正義云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是正義本作畇字

則又成王之所佃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信然矣又云今原濕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同佃非其義乃俗本耳

下注言上天同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中甸之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甸誤中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今周禮注作來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佃

上乘其粢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共誤其是

出口口口長轂一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所空當是馬四匹三字也郊特牲注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依彼注刪月也

皆上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

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井是也

限以同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於

疆埸翼翼 毛本埸誤場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周禮所諧前期十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諧是也

受天之祜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祜誤祐

箋云毛以告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毛以至馨香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是自此至合馨香也二十八字皆在傳是也

似山陽祀故用騂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

故曰白牡騂公牡 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閩本牡字不誤案騂當作周魯頌傳云白牡周公牡正義引彼文也不知者轉輾改之而不可通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司

盎齊涗酌 毛本涗誤涚閩本明監本不誤

郊特又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浦鏜云脫牲字是也

又言享于祖考 明監本毛本言誤曰閩本不誤

亨于祖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亨是也

（）甫田

甫之言丈夫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甫之言丈夫也釋文云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考文一本作大夫采釋文古本作大丈誤

上地穀畝一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同正義下文作鐘者自爲文而易字耳閩本皆作鍾非

民得賖貰取食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賖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釋文云貰音世

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豐誤農

今言治田元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元作互考文古本同案互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不誤

禮使民鋤作耘耔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鋤本或作耡助同仕魚反正義本是耡字○按周禮耡訓助牀倨切作鋤仕魚切非也

以道藝相講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肄以四反字亦作肄肄同正義本是肄字

等養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等作孝案此用孫毓評也下文引是孝字

或擁其根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擁作壅案壅字非也正義引食貨志之附根故易雍爲擁而說之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五 十六

故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令誤今

所以紓官之畜滯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作蓄後畜積同案畜字是也以大東證之正義用畜爲今字

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奉誤舉

夫猶傳也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傳作傅案傅字誤也

可倚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丈作仗按仗乃俗字耳古祇用杖用丈

上孰其收自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下同

自三百五十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下浦鏜云脫四字是也自三者以三乘百五十頃也當得四百五十頃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衍字是也

方里而井九百畝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井字案所補是也

故鄭元通其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元當作五

而失其本吉 毛本失誤決閩本明監本不誤

其若合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共

言農夫食陳 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人案所改是也

注云因時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困誤因是也

此即義取其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義是也

因隤其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隤誤墮

比成壠盡而根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盛暑二字誤成非也當是正義所引自如此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卷五 十七

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 明監本毛本之誤知閩本不誤

且耕且養 明監本毛本耕誤井閩本不誤

用日少而畜德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誤蓄案浦鏜云漢志作畜是也

吹豳雅擊土鼓 明監本擊誤繫各本皆不誤

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作報案所改是也

而饗勞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饗誤嚮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共至下后字剜添者四字當是衍又曰后土四字也則者今之即字下引趙商問后土則社社則后土可證

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社至社剜添者一字當是衍謂

字也輔當作轉下云後轉爲社又云後轉以配社又云后土轉爲社皆其證也

注云社祭也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也當作地是也

社而祭之故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下浦鏜云脫后土社三字從周禮大宗伯疏校是也

亦可不須由此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須下浦鏜云脫言也二字非也此讀當於言字絕乃七字爲一句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字當衍土下當有社字

社爲陰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誤謂

是謂休息之　明監本毛本謂誤爲閩本不誤

蜡也蜡者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蜡也下衍一蜡字

郊特牲止云息田夫　閩本明監本止誤只毛本初刻同後剜改止

禁民飲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酒誤食是也

郵表畷四也　明監本毛本畷誤啜閩本不誤

彼云設其社稷之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壝誤壇是也

祁雨又宜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祁當作祈

時次於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誤此

饟其左右從行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饟誤攘

彼王則無所責怒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責作恚案正義云不有恚怒不知正義本字作恚或自爲文也輒依以改者非

田畯田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家當作官

而公以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公當云字誤是也

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　明監本自誤目閩本毛本不誤

田畯並爲急務　明監本田誤曰閩本毛本不誤

近者納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緫作總案釋文云緫作孔反考此正義總字凡五見應是其本作總與釋文本不同

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年收手又反又如字考此箋當本云是言年收踰前也年下豐字收下入字皆衍年收即歲取也正義云以其收入踰前乃自爲文耳或因此改箋又并添豐字考文古本倒作豐年但欲使年收連文以爲合於釋文耳

橋有廣狹　閩本明監本毛本橋誤橫

小渚曰沚　明監本毛本小誤水閩本不誤

亦校其歲以爲率　明監本毛本亦誤應閩本不誤

禹貢有納銍納秸　閩本明監本毛本銍誤秷下同

秸又云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去誤云是也

遠者粟米　閩本明監本毛本粟誤納

定本彊境字作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境竟二字當互易七月正義可證

○大田

亦矜寡之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類誤稱

是既備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是故備矣當是其本作故字

至孟春土長冒橛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橛作橛案橛字是也橛者陳根之橛在地中者也月令及此釋文皆作橛正義中字同皆可證

○按禮記疏云以木槩置地上候之氣至則土冒槩上此

云以冬土定故稼穈於地與地平稼字必誤當同月令疏作逭非稼穈卽下文陳根也舊挍殊誤今復正之

載讀爲菑栗之菑　毛本菑誤蓄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以種其百種之衆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種字誤穀

如嫁女有所生　閩本明監本嫁誤稼毛本不誤

卽分地之利是也　明監本毛本利誤耕閩本不誤

農書有七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九誤七以漢志考之是也

人耕卽下種　毛本下誤云閩本明監本不誤

稂童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粱作梁案粱字是也見下泉

無害我田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穉作稺唐石經初刻稺後磨改穉案稺字是也釋文云田穉音雅下同五經文字云稺穉幼禾也上說文下字林亦爲長穉字載馳衆穉且狂唐石經同作穉者非谷風等箋長稚

則多用稚又穉之今字也正義自爲文長稚字亦當用之

盛陽氣嬴則生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嬴作贏案六經正誤云作贏誤與閩本作嬴相臺本依之改非也釋文云嬴音盈古盈縮字作嬴見於書傳多矣毛居正失考耳

皁成而未堅　閩本明監本毛本皁誤是

釋草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云

故曰蟦也　閩本蟦誤螟明監本毛本蟦作螣案正義下文以蟦與蟘爲古今字說此也作螣者誤

食禾節言貪很　閩本明監本毛本很誤狠

蟊與𧍐古今字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𧍐當作蟊集韻所載如此可證也依此上所引李巡爾雅注是𧍐字今作蟊若誤○按𧍐今說文蟲部徐鉉曰上象其形非从矛書者多誤徐所云多誤者謂俗多上从矛耳

一穗蟲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穗作種案所改是也

故持之付于炎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與因寫者以于爲與之別體字而又譌爲于也付與是箋所以說經畀字者也正義上文云持于炎火誤同

有渰萋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萋萋七西反正義云萋萋然行者段玉裁云當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又呂氏春秋務本漢書食貨志後漢左雄傳皆作淒淒見經義雜記考文古本作淒采他書也

興雨祈祈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祁祁考文古本同案祈祈誤也正義中字同釋文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考此經本作興雲段氏案詁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雲貌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瀰天而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詩經小學說同又呂氏春秋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見經義雜記又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

當亦是後人以顏說改之耳

渰雲與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渰下云雲與貌正義云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顏氏家訓引毛傳云渰陰雲貌段玉裁從家訓定本集注考文一本作渰陰雲與貌采正義而誤并二本爲一也

祁祁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祁祁下云徐也正義云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段玉裁云家訓有貌考文一本作祈祈徐徐行貌也采正義而有誤

此有不斂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以釋文正義考之積字非也或積當作穧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積爲穧也

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己　明監本毛本己誤也閩本不誤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　毛本謂誤爲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對米秉爲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米誤禾

騂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是其本有赤字標起止無當是後改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以觀稼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勸誤觀是也甫田正義可證

旨上章言犧羊閩本明監本毛本旨誤且案章當作篇

而祈後年也明監本毛本祈誤祀閩本不誤

○瞻彼洛矣

此及裳裳者華明監本毛本乃誤及閩本不誤

故宜云古明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宜當直字誤是也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草當作韋見下

一曰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一下當有入字見下正義云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此讀當以韎字斷句韐字逗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五

正義讀韎韐二字爲連文者非亦見下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二韐字當衍見下韋昭晉語注引無二韐字左成十六年正義引亦無正義有二韐字當是其本誤

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韎字當衍也段玉裁曰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即一染謂之縓也韠韍也士無韍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箋申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譌舛不可讀茅蒐韎聲者駁異義所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也

紑衣纁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紑音浮考士冠禮爵弁纁裳純衣緇帶注云純衣絲衣也鄭不破爲紑正義引此經及注是其本當不誤今正義中字皆作紑者後人改之也又鄭彼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亦經不讀爲紑之明證儀禮釋文此無音不誤也

河西曰雍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誤河是

此又言韎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

其韎合韋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韎誤禮

琫上飾珌下飾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誤者小字本相臺本不重珌下飾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複衍也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即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震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見毛鄭詩考正康釋名也又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說與段玉裁合

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是正義本當作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鐐珌釋文本與定本集注同段玉裁曰此從正義本考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則諸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五

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蜃爲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

顯其能制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能斷作音無制字正義云以顯其能制斷也不知正義本有制字或自爲文也制斷字在兎罝傳當以有者爲是

其鞞則有琫明監本鞞誤轉閩本毛本不誤

郭璞曰似小蜯閩本明監本毛本蜯誤琫

說文云公珕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及誤別案十行本珕至末蜃剜添者三字公珕蜃山井鼎云作珕蜃屬爲似是是也

○裳裳者華

兮已由讒見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兮疑以字誤屬下爲句是也

故下章無葉毛本章誤意閩本明監本不誤

此華赤以黃爲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赤當作亦形近之譌

故言時有駮而不純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駮當作駁

而見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見下有棄字無也字考文古本棄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桑扈

箋胥皆至福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皆作有爲是也

屈原之妹名女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誤妹下同是也

萬邦是中國之辭 明監本辭誤碎閩本毛本不誤

翰榦 小字本相臺本榦作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作榦案榦字是也此箋云爲之楨榦韓奕榦不庭方江漢召公維翰箋皆云楨榦可證此傳本是幹字也幹字說文所無文王文王有聲板崧高傳箋皆當同其正義云爲之楨榦者以榦幹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餘同此釋文榦下云幹也亦是易爲今字耳崧高韓奕以楨榦作音則不用幹字矣爾雅楨翰儀榦也釋文云本又作幹五經文字木部云榦楨幹字○按幹乃俗字之尤者未必作正義者用之直轉寫之譌耳傳挍非是

則爲天所祐 明監本毛本祐誤祜閩本不誤

釋詁云楨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榦誤幹下榦所以當牆兩邊同

爲之楨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榦作幹案所改是也此當易爲幹上標起止當作榦今誤

言不憮敖自淫恣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憮作幠案憮字是也

爲不傲慢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傲誤敖案敖傲古今字此正義易而說之也

○鴛鴦

以興於萬物皆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字當作爾是也

易得尙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當脫時取二字是也

月令云羅網畢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月令云剜添者一字

摧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傳云摧莝轉古爲今釋文摧下云芻也又芻也楚俱反是其本莝作芻與正義本不同也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芻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莝乃是斬芻芻未斬者不可以飼馬且摧挫音義皆相近

挫今莝字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挫作摧明監本毛本同案摧字是也釋文云摧采臥反讀依此箋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摧今○按小字本閩本是也

有事乃予之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而不常與與秉易予爲與也釋文云與於音豫是其本予之作與於與正義本不同考文一本予作與采正義釋文而不知其異

箋鴛鴦至恐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故與此異也百五字當在二章下是也此合併時分屬之如此耳

故與此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彼誤是也

序言自奉養非王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非當作謂

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首也至末也剜添者七字浦鏜云節當卽字誤也

玉藻曰少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譌曰是也

○頍弁

不能宴樂同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燕又作宴以鹿鳴等訂之序字當用燕又作宴者依

經君子維宴字改也考文古本作燕采釋文

今不親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疑令字誤是也

非自有根 毛本自有誤倒閩本明監本不誤

雖陪臣卿大夫 明監本毛本陪誤倍閩本不誤

釋詁云寔是也 明監本寔誤宴閩本毛本不誤下同

則此皮爲燕之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皮下當脫弁字是也

周人循而兼用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禮記循作脩

親同姓用皮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疑燕字誤是也

赤黑恬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甜誤恬非也采苦正義引陸機云恬脆而美可證也恬即甜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五 兲

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懌悅倒案所改是也

實維何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其音基辭也王如字考此箋云期辭也是以期其爲同字也毛氏詩當是經字本作期故王肅得如字讀之以異於鄭亦作本非也考文古本作斯誤甚

具猶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來作皆考文古本同案來字誤也

吾謂之甥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甥下有也字

君子維宴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初刻燕後改宴案初刻非也正義標起止云至維宴當是其本字作宴上下文云燕者亦易字之例也

且今夕嘉樂此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嘉作善[illegible]本作喜考正義作喜者誤字耳毛居正非考文古本作喜采正義

王若覆滅 明監本覆誤復閩本毛本不誤

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 閩本明監本毛本善誤嘉

解雪當散下 明監本毛本散誤能閩本不誤

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戴禮上作雹下作霰是也此轉寫誤倒耳○按正義文不誤且以釋箋遇溫氣而摶謂之霓正相合不當以今之大戴禮相繩也疑今大戴正文誤

盛陽氣之在雨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下文類之氣之當作之氣是也

○車舝

作車舝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文是也

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季女正義本是少字

往迎之配幽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配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五 壱

合會離散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會合離散之人當是轉寫倒之耳考文古本作會合采正義而誤

須賢友共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友誤女

雖無同好之賢友 明監本毛本雖誤須閩本不誤

嫉褒姒之甚 閩本明監本毛本嫉誤疾案此亦正義易字也考文古本因改箋作疾者非

思賢女之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幼當作切其誤因形近而涉上文也

辰彼碩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季後改碩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此鷮雉乃耿介之鳥 明監本毛本乃誤及閩本不誤

唯有茂美之德者 毛本美誤林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林麓山下人語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鹿誤麓是也

猶用之燕飲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衍此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人案人字是也

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褎姒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本無行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高山仰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考正義云則仰而慕之下景行行止正義云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與其文也是正義本二止字皆作之○按正義本當是一作之一作止故云與其文舊挍非也

慰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正義本作慰安也釋文本作慰怨也正義云孫毓誠毛傳慰怨也又云偏檢今本皆爲慰安又云定本慰安也釋文云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昭融所論今不傳釋文以王申爲怨恨之辭爲據正義則申鄭以難王當以正義本爲長

○青蠅

詩人驗善使惡閩本明監本毛本詩作讒案所改是也

箋構合猶交亂閩本明監本毛本構合下衍也字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淫液下云飲酒時情態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標起止云至情態當是合併時不知正義本有出而刪之耳考三章箋云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爲長

俱以上二章明監本毛本二誤三閩本不誤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泆作液案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液

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毛本抗以誤抗之閩本明監本不誤

和旨酒調美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猶字是也

下章言烝衎烈祖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烈誤列

其非祭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考正義云故破之云云其非祭乎是其本作乎標起止云至祭與當是後改

我以此求爵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欲云我以此求汝爵是其本作女爵考文古本有女字采正義但又以句末女字別屬下爵讀非也

隨其左右之宜毛本宜誤官閩本明監本不誤

公外席賓列自西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井鼎引儀禮元文公升下有卽字乃正義引不備耳

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

乃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射至下宮剜添者二字此當云正射於射宮乃行句首仍脫一正字

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射至射剜添者一字

傳言加籩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衍

而又天官籩人毛本天誤大閩本明監本不誤

菱茨栗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芡誤茨是也

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實上浦鏜云當脫故云二字是也

殽核與籩豆相對毛本與誤於閩本明監本不誤

皆正而盡其頭象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止

不忘上下相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射記注下作不誤也不是今本儀禮譌字耳

天子之射張三侯也明監本毛本三誤二下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同閩本不誤

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捷誤捷案山井鼎云黠恐黠誤是也今大射注作黠不誤

大射唯三耦者明監本耦誤射閩本毛本不誤

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偶下當脫井謂六耦四字是也

四寸曰質毛本寸誤尺閩本明監本不誤

又引爾雅云叢小雅廣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此在孔

司射命設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封作豐浦鏜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作豐

卒爵者酬之以其所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酬以之其所尊倒者誤正義云故云酬之獻其所尊以義言之耳考文古本其上有獻字采正義而爲之

又無次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正義云以旅末故并無次序也當是其本作又而以并釋之也

作樂以助歡心毛本歡誤樂閩本明監本不誤

所以事其先祖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事誤祀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

其相去亦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無

去國之法閩本明監本毛本法誤去

有孝子之八君耳○箋任至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劖添者二字此當云箋壬任至歡心仍脫二字

若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君至上任劖添者一字

採其美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採作采案采字是也

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庭下脫所字是也知下陳字衍

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假誤嘏

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彼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之非也正義無時字處字引不備耳又今大射注帳張席作張幃席

又此論祭事閩本明監本毛本事誤祀

上嗣主人將爲後者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又曰舉奠洗爵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酬誤爵以特牲考之浦挍是也

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嗣至下子劖添者二字山井鼎云特牲注無作不無首字浦鏜云首衍字是也

以有洗爵入事閩本明監本毛本酬誤爵

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引字應刪是也

不直引文王世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引文王劖添者一字此因初刻引字錯入

上文而補也但上仍未删耳
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少牢二字衍是也
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下浦鏜云脫士字是也
遷從屢數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案無者誤也
能自勑戒以禮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勑誤敕
號呼讙呶也明監本讙誤謹各本皆不誤
僛僛舞不能自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注本正或作止又云此宜爲正正義本是正字考文古本作正采釋文
彼醉則已不善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彼醉則已不善作巳誤此毛居正誤改也箋意已字與下復字相對無取於己之義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五

匪出勿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觀箋亦無從而行之也鄭時經文作勿由勿語詳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是正義本巳如此唐石經所自出也
以人性諱短閩本明監本毛本性誤姓
鄭唯以式爲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慝誤惡是也
○魚藻
有那其居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唐改其初刻不可辨或與商頌同見彼下
○采菽
數徵會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以寇徵之而實無寇毛本而誤不閩本明監本不誤
萬方故不矣閩本明監本故誤無毛本不誤

采其葉以爲藿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采其葉以爲藿釋文以爲藿作音段玉裁云藿當是芼
王饗賓客有生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生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證
傳解言大牢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解二字當誤倒是也
膳宰設折俎毛本宰誤牢閩本明監本不誤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服諸衍字是也
是服同賜之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下當有車字
皆畫以爲繢明監本繢誤繪閩本毛本不誤
絺衣粉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刺誤衣是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五

裁以爲衣舉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裁當或字誤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與一讀同也
不知以興車服賞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上章菽芼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羹誤美是也
湆菹鴈醢明監本毛本湆誤涪閩本不誤○按康成以前正作湆菹
則此言觀其旂明監本毛本旂誤芹閩本不誤
於四方諸侯來朝明監本毛本朝誤相閩本不誤
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

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是其本作邪幅偪也偪所以自偪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俱當但字誤是也

此則由神祈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祈疑所字譌是也

至則亦當賞之毛本亦誤有閩本明監本不誤

不謂連屬小國明監本毛本謂誤獨閩本不誤

便蕃左右毛本便誤使閩本明監本不誤

優哉游哉明監本優誤優各本皆不誤

以興居於民上者毛本於誤以閩本明監本不誤

李巡曰繂竹為索閩本明監本毛本繂誤綷案依此正義引爾雅并注皆當作繂今作綷者乃依此傳改耳

○角弓

騂騂調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騂騂下云調利也本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下有成怨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脫

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戾誤房是也

翩然而則反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字當在翩字上浦鏜云譌在下是也

謂幹角筋膠絲漆也毛本謂誤謂閩本明監本不誤

閉謂之骨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閉當作困形近之譌

則天下之人皆如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如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如誤知

綽綽有裕毛本裕誤裕明監本以上皆不誤餘同此

至于已斯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已作己案己字是也音紀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己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考六經正誤則宋時因然唐石經二字無誤者餘同此

是以禍及於己閩本明監本毛本禍誤福

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浦鏜云疑脫不字是也

而孩童慢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孩本作咳戶才反考正義云此言咳童慢之是其本作咳也

如食宜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宜如字本作且正義本是宜字

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挺誤埏是也

又若一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當孔字誤是也因禮作礼而致譌耳

若教使其為之必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之字必下有能字案相臺本誤

也沿革例云依疏增一能字考此正義云必能登木矣乃自為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箋云其著亦必也二必字義同正義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又云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沿革例讀正義誤耳

故樂記注云獿獼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獿當作獶正義引經籍有用其本書之字而不復言其字異義同者於所易知例如此也今每有為人因經注不見其字而改去者此其比矣

言止其奸而稱毋閩本明監本毛本奸誤好案上文象有好之者山井鼎云當作奸是也

必是物之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澀誤澁

序又從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菀柳

菀茂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菀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茂正義本今無可考

由無美德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由下衍王字

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顯作願案所改是也

箋云瘵接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瘵字案無者誤也○按箋卽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爲際者省文也

春秋傳曰寻將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寻作子案寻字誤也

毛依釋詁云瘵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文

○都人士

言尊爲一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行誤明

以注記之時　明監本毛本時誤特閩本不誤

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衍之字

狐青及小而美者　明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無隆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淫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慾當作恣

可爲笠則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可下衍以字

則草苙野□人之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脫字

無弁者著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無至頍剜添者一字

琇美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考文古本有釆正義

我不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文古本作弗釆釋文但在我心苑結下未明屬何章也

我心苑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苑於粉反羣經音辨苑積也詩我心苑結正義云我心爲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爲結矣又云後更苑結標起止云至苑結是其本亦作苑十行本正義中作苑不誤苑結卽素冠之蘊結以苑字爲是考文古本作菀釆釋文正義

則與諸侯之同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名當作名同誤倒也

明與周室爲昏姻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周誤同

案篇義思古之人　明監本毛本思誤略閩本不誤

垂而下名之爲裂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誤不

旟枝旟揚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枝作技誤字耳其云宋板同者山井鼎之不審也

○采綠

恨本不從君子　明監本恨誤根閩本毛本不誤

不盈是常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上衍則字

今日月長遠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上衍況字

妾雖年未滿五十　明監本毛本年下衍老字閩本剜入案此正義不備引也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一至人剜添者一字

世婦二十七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二至人剜添者一字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九至下人剜添者二字此當云女御八十一當九夕世婦二十七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正義引鄭注如此所剜添者皆非

婦從夫故月紀　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故恐放誤是也

謂繫於釣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繫下有繩字案所補是也

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之字

○黍苗

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 明監本毛本膏上衍以字閩本剜入

使召伯營謝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營謝一本作營謝邑正義本當與一本同

將徒役南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將師旅正義本當是徒役

營謝轉餫之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餫音運本又作運正義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大東箋有轉餫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采釋文正義

言宣王之時 毛本宣誤先閩本明監本不誤

文別爲二 毛本文誤又閩本明監本不誤

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 毛本車誤任閩本明監本不誤

車中有牛而將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車中誤牽之

以表其名自別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下以其所司各異十行本誤與此同

反以刺今使人行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刺下衍時故刺三字今下衍王字

故故略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箋輒刪者非

其士卒有步行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士卒一本作士衆正義本當是士卒

傳亦見四事別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上衍者字

此上我黍異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衍與字

隰桑

盡心以事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偶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

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案山井鼎云宋板脫此廿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箋云思在野之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誤傳以上本皆不誤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甚形近之譌下則甚難然十行本誤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藏作臧案釋文云臧之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是唐石經依鄭義磨改也群經音辨艸部云藏善也鄭康成讀宋時釋文舊本新本不同賈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艸而藏字在說文新附即王義亦未必不仍爲臧而艸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藏采釋文

○白華

以主刺后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庶子比支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孼當作蘖下支孼同是也

母愛者子伯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服當作抱矣二字此未論伯服也伯服在下不知者所誤改也

而更取白茅收束之 毛本更誤便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任妃后之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任王后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妃后倒誤也

白華野菅釋草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茅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菅案菅字誤也爾雅疏引此正作之

其實茅亦不可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非形近之譌

後褒人有獻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獻作獄考文古本同案獄字是也正義可證

使之得長閩本明監本毛本長下衍成字

則非所能拒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下衍人字

若人能改脩德行毛本改誤更閩本明監本不誤

其何爲乎閩本明監本毛本何誤人可二字

下幃而謀之閩本明監本下作不毛本初刻同後改下

漦龍所沫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吐字案所補是也

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閩本明監本毛本一誤二

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三至距剜添者一字

妖大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驕反正義云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簡兮正

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姣大之人姣古卯反云本又作妖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箋文承上箋故言其妖大無取姣義當以正義本爲長

又決而入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又至入剜添者一字

故言爲妖大之人毛本言誤以閩本明監本不誤

始以禮取申后禮義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垂申后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申女之有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女誤后

注云未燃則樵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曰樵二字案所補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饗饎之爨閩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炊字案所補非也

念子懆懆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懆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正義云慘慘然欲譴正之是正義本作慘慘也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抑皆云慘慘七感反北山又云字亦作懆月出云慘七感反所以與此詳略互見也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當用懆也月出正月抑三篇皆作懆乃得韻考文古本作慘采正義釋文

以其有褒姒之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與形近之譌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以不別作音是其本無可字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以與知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知之二字衍非也二字兩雅本無正義所添耳考文古本依以改箋則更誤

其行登車以履石小字本同相臺本以作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黜而卑賤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疷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疷作疧案疧字是也見無將大車

夏官隸僕云明監本官誤宫閩本毛本不誤

即此詩有扁斯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即當作引形近之譌

○緜蠻

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閩本明監本毛本知下衍徵字也士誤亂卌

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所至者剜添者一字

故知出行作末介也明監本作誤坐閩本毛本不誤

止於丘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於作于案于字是也正義皆作于可證此因傳作於而改經也靜女箸權輿緜皆有於字者用字不盡一之例

飢則予之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飢誤食毛本初刻同後改飢

緜蠻至載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至上衍黃鳥二字

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而至上臣剜添者一字

田僕掌佐車之政　閩本明監本毛本佐誤左

○瓠葉

掌外內饔之爨亨煑肉之名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外內誤倒案肉上浦鏜云當脫饔是煑三字是也

故熟曰饔既爲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饔下當脫一饔字是也

僖三十三年　已本下三字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

餼臧石牛　明監本毛本臧誤藏閩本不誤

飲食而曰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食作酒考文古本同案酒字是也正義可證

而亨庶人之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菜形近之譌

立賓主爲酌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注

故去毛炮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去作云案所改是也

臣有炙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臣當作且形近之譌

若今燒乾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脾誤脯

猶今俗之勸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案釋文云俗之一本作俗人正義云猶今俗人勸酒名是其本作人字考文古本俗下有人字采正義釋文而誤合之也

其賓飲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賓當實字誤

○漸漸之石

役久病於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在案釋文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正義本有正義云定本集注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考文一本作役人人病於外更誤

皇王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王作正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正義云皇王釋言文亦正字之誤

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病字當衍也因衍此而下有脫故剜添之餘亦多此類

竝爲征戎狄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狄而言剜添者一字

不皇出矣　唐石經以下同考文古本皇作遑案鄭訓皇爲正則經字自作皇王肅以不暇說不皇亦是就皇字而異其義耳不知者乃改經爲遑誤之甚者也

戍役罷勞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戍作戎案戎字是也

由行不可徧　毛本由誤山閩本明監本不誤

疲於軍役而辛苦　閩本明監本辛苦誤卒若毛本不誤

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作矣案所改是也

釋詁又云泯盡也　明監本毛本又誤文閩本不誤

將久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考正義但云將雨不云久雨是其本作天將雨與一本同也

四蹄皆白曰駭　按釋文作駭正義則作豥二家之本不同分按其書可了然矣正義以駭說豥文理甚明

今離其繒牧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繒下云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正義引爾雅作橧云繒與橧音義同是鄭箋無從木之本也說文木部無橧字爾雅釋文云舊本多作繒帛字是鄭讀爾雅自

從糸後乃依方言改從木耳考文古本作揄采釋文正義中之字而未之考也

畢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嘒誤㘞

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蹢誤豥是也

白蹢名之爲駭閩本明監本毛本駭誤豥○按此作豥不誤覩上文引釋獸四蹢皆白豥下文駭與豥字異義同可見

某氏曰臨淮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之作人是也

故賤之比方於豕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

晳晳爍若閩本明監本毛本晳誤晳下一晳字同

然從天爲大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後字誤是也

○苕之華

下篇序曰西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四誤西是也

則苕幹特立矣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幹後改榦下同案所改非也幹即正義今字

七八月中毛本月誤日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諸夏爲障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鄣章亮反正義中字同考此字當用鄣見五經文字

憂閔之甚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閔作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閔字是也

不可以落喻閩本明監本毛本喻上衍爲字

知我非詩人自我明監本下我誤伐閩本毛本不誤

三星在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霤誤字耳考文古本采之非也

○何草不黃

言萬民無不從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不矜上以數起作音云所角反當在此上各本注皆無之未知其本何屬也於正義無文當是其本無此不與釋文同矣

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孽作蘖明監本同毛本牙誤芽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牙蘖魚列反孽即蘖字耳

九月萬物草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疑畢字誤是也

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閩本明監本毛本老誤者

故以比棧車輂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輂者一本作輂車以正義考之其本作者字是也一本誤考文古本采而倒之一本采之而去棧車二字皆非也

而此又云幽草毛本又誤是閩本明監本不誤

與其輂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輂當輂字音九玉反是也

輂一斧明監本毛本輂誤車閩本不誤

一梩一鍤閩本明監本毛本梩誤種

巾之言服車五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之當作車是也

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毛本棧誤殘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知不與此同明監本毛本此誤比閩本不誤

○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代案所改是

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毛本法誤決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其得有天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得誤但

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年字當衍文是也讀九字斷句

二年伐邾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邾當作邘下二邘字十行本不誤

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者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四至五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尚書運期授 闔本明監本毛本授誤援

易類謀云 毛本同闔本明監本易作是案皆誤也當作易是類謀曰

乃爲此改猶如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讀以改字斷句

然後始言受籙者 毛本言誤以闔本明監本不誤

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 毛本改誤故闔本明監本不誤

恒稱大子 闔本明監本毛本恆誤但

得魚即云俯取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浦鏜云脫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重紀字紀紀還然者每紀還甲子等二十部比前爲然也浦鏜云紀還然三字疑衍誤甚矣

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 毛本十誤千闔本明監本不誤

有人侯牙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牙當乎字誤與下步顧相叶是也

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正誤證

湯登堯臺見黑鳥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烏誤鳥非也節南山正義云若湯得黑鳥是其證

賓赤烏銜書 明監本毛本烏誤隹闔本不誤

故圖者謂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誤耳

坤靈圖云 闔本明監本毛本坤誤神

不必皆鼃貧也 毛本皆字誤在不必上闔本明監本不誤

文王既誅崇侯 闔本明監本誅誤得毛本初刻同後改誅

不應此時方取正室 闔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

若武王承父舊基 毛本基誤業闔本明監本不誤

杖鉞之勞 闔本明監本毛本杖誤仗

其命維新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惟後改維案初刻誤

仕猶世祿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上也字作亡案亡字是也正義云仕者世祿易上爲仕而說之耳考文一本采之非也

不問本宗之子皆得行澤相繼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支誤之澤當世字誤是也

言文王德人及朝臣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又形近之譌

所以常見稱識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識當作誦正義下云令長見稱誦是其證也

行復已止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行作不案所改是也此互易而誤見下

釋詁哉維侯也 闔本明監本毛本哉作文案皆誤也此當作云與下云互易

美其及支子孫 闔本明監本毛本及作本案所改是也

箋云始至百世 闔本明監本毛本云始作令案所改誤也此云當作哉與上哉互易

不能敷陳恩惠之施 闔本明監本毛本不作以案所改非也此不字當與上行字互易山井鼎云宋板作亦當是剜也

陳錫載周能施也夫 闔本明監本毛本載誤哉

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 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而至及剜添者一字

令子孫世之 明監本毛本令誤謂閩本不誤

樂輕苞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苞作包案所改是也

又公羊穀梁說 毛本梁誤粱閩本明監本不誤

專政犯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專誤事

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下當衍氏字齊崔氏在春秋經宣十年也王制正義無引不備耳

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上不字衍掩誤絕皆非也正義引作如此

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家案正義云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又云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未知其本作家或自爲文也輒改者非

則國以乂安 閩本明監本毛本乂誤人

傳翼翼至皇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皇天誤楨幹

祼將于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祼誤裸下同

當念女祖爲之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爲之法度正義云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是其本無度字考文一本有采釋文

今仍服殷冠 閩本明監本毛本仍誤乃

言之進用臣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王

如早來服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如作初案所改是也

但祼時送爵 閩本明監本毛本時誤是

注云似夏殷制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

職掌五冕 閩本明監本毛本五誤王

王肅亦云殷士自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亦至下殷剜添者一字

故不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忘作亡考文古本同案亡字是也

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下當有庶字

以上章說殷侯助祭 毛本章誤帝閩本明監本不誤

樂末亡以駿亡者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駿疑駿字誤是也

大明

故云保祐命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祐作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同

其徵應炤晳見於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炤本或作灼考炤晳即昭晳灼字非也

在於下地 毛本地誤也閩本明監本不誤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赫作兩案所改是也

周迊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迊誤匝下同○按迊匝皆俗字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正義釋文本皆作之段玉裁云此當八字爲一句是也此揔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中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

大任至方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方誤大

其德不有所違 閩本明監本毛本德誤得

是合爲妃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妃誤配

帝王之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命誤後

唐堯之受河圖毛本受誤後閩本明監本不誤

所言居河之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當作巧

俔磬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磬作譬考文古本同案磬字是也釋文俔下云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俔磬作譬者誤

謂使納幣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脫使字

至其光○毛以爲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正義曰三字案所補非也

此言成昏之禮閩本明監本毛本成誤大

行納吉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後誤禮

說文云俔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諭上浦鏜云脫譬字是也○按說文言部譬者諭也諭

者告也則此俔下云諭也已足作正義者所見乃眞古本不當妄補也

是指文王身之親迎毛本迎誤近閩本明監本不誤

男子謂女子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爲

妹卽女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妹至弟剜添者一字

鄭必以文王之娶閩本明監本娶誤聚毛本初刻同後改娶下至庶人娶同

迎尙身自親之明監本自誤目閩本毛本不誤

至特舟皆釋水文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云

維行大任之德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作能考文一本同案能字是也正義云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是其證

是莘國處長之子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子女誤倒

我姬氏出自天黿閩本明監本毛本自誤月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妣誤姒是也

伯陵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陵誤陸

辰星始見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字衍是也

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盟至下里剜添者二字

此北水木交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東誤此是也

帝嚳以木受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木誤才

又天黿一名元枵毛本元誤女閩本明監本不誤

禮記及時作坳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詩誤是也

士無二王明監本毛本士誤上閩本不誤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箋臨視至疑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鼓下當有鼗字見鄭大司馬注引

會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九經古義云甲者一也古皆以一爲甲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淸明崇朝終朝也或以甲爲甲子或爲甲兵皆非毛意考文古本會下有兵字采正義而倒之耳○按詳段玉裁故訓傳三十卷注中

赤色黑類也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赤黑二字皆誤亦

時主之意異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時誤知

隱精以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情誤精是也

尙父爲佐 閩本明監本毛本佐誤左

受兵鈐之法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鈐誤鈴

鄭箴膏育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育作肓案育字是也下同

引考異郵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至

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 閩本明監本交誤郊毛本不誤案浦鏜云疆當作彊是也

其言皆可與尙父義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與可二字當倒可尙父者謂傳之可尙父也

會甲子之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朝誤期

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讀誤績案浦鏜云下四字疑衍非也長讀民勞正義可證

失毛言而妄難說耳 閩本說誤脫明監本鈌失字毛本不誤

兵甲之彊 閩本明監本彊誤疆毛本不誤

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旦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晩則塵昏旦則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至晩㓹添者二字當是衍下塵字而上有脫故補之也

易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緜

本由大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大王也又云本其上世之事又云是本大王又云而又追而本之是其本無由字諸及早麓正義皆有本由大王者以義言之耳釋文云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今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沮七余反漆音七毛云沮漆二水名正義云於漆沮之旁又云豳有漆沮之水又云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又下章云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又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下章云周原在漆沮之閒以時驗而知之是正義本作漆沮餘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瓞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瓜瓞逗瓜紹也句瓞逗𤓰也句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讀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

封於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邰作音是其本無於字也正義云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邰也與釋文本不同

古公亶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正義云號爲亶父者是正義本與釋文同以下多作甫字者以父甫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欲下有者字地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而作者案者字是也

何患無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患下有乎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作于案于字是也

據文王本其祖也 明監本據誤處各本皆不誤

稱君曰公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稱下有其字案有者是也

緜緜至家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家室誤倒

然則爪之族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爪誤瓜

以其小如瓝　閩本明監本毛本瓝誤瓜

釋訓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詁誤訓是也

或言漆沮爲二水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水誤火

蓋沮一名洛水　閩本明監本毛本洛誤沮

故言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者

我先生不窋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作王案所改是也

夏氏政亂去稷不務　閩本明監本毛本去誤棄

說公劉避亂適豳　閩本明監本毛本豳誤兵毛本誤幽

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誤王

卽云處豳爲異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豳當作古公因讀者記處豳於側因誤改正文也

請免吾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鏜云莊子作勉居呂氏春秋作勉處是也免卽勉字

吾不爲社稷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吾是也

奔而從之者三千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三誤二

而公○劉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莫之抗禦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誤不

有虞氏上陶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誤土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陶當作匋

說文云穴土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誤屋是也

覆地室也下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地室誤於地案覆當作寝

故箋辨之云覆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復

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焉誤然

壤和緩之貌　閩本明監本和誤如毛本初刻同後改和

爲壂三　明監本毛本三誤土閩本不誤案引九章在商功術謂壂塹三也山井鼎考文所載誤以三字屬下讀

將歷十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歷誤立

亦有宮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也

但豳近西戎　閩本明監本毛本豳誤戎

多復穴而居　閩本明監本毛本復誤複下同

沮漆水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晉紀總論李善注引鄭曰漆沮側也今考此章正義漆沮字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漆沮也考文古本作漆沮采正義

至胥宇○正義言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曰案所改是也

輒言爰及姜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輒誤鄭

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智誤知案智是正義所易今字也

甘如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皆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堇荁粉榆　閩本明監本荁作直毛本初刻同後改荁案所改是也下同浦鏜云粉誤枌是也

媿姬將諧中生　明監本毛本諧誤諸閩本不誤

然則卜用龜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者字

迺彊迺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彊誤疆十行本正義中字作疆亦誤餘同此

乃安隱其居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重乃安二字衍

乃爲之疆場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疆誤壃下同案場當作埸

乃左右開地置邑 閩本明監本毛本置誤致

豳又有岐山西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譌有是也

乃召司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考文古本同案迺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改又見公劉

其繩則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繩本或作乘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以繩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立

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誤者

捄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捊誤桴下及正義同考文古本下作捊○按說文捊引堅也今本堅作取誤

周禮曰以鼖鼓鼓役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或云止役事又云定本云鼓役事正義本與定本同也

亦言其椎打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椎誤推

此經鼖是大鼓也 毛本鼖誤鼙閩本明監本不誤

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設當設字之誤是也

正門爲朝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誤謂

土爲社主 閩本明監本土誤王毛本主誤王

宜求見使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祐誤佑

故謂之宜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誤爲

郊特牲云天子大社 閩本明監本毛本社誤射

三傳皆無此文 毛本三誤左閩本明監本不誤

帥師者受命于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帥師誤倒者誤有

無曰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恐有脫誤非也此由上文曰衍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兊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然通外反本亦作兊正義云行於道路兊然矣是其本作兊此箋意以兊爲脫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用脫字以顯之其不云讀爲者省文之例每如此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欲親人善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人當仁誤非也正義所用傳文自如此

將師旅而出 毛本師誤帥閩本明監本不誤

王蒼說棫即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可爲櫝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犢誤櫝是也爾雅疏即取此車下有輴字此脫

止應將旅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上

上言柞棫之中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柞棫下盧文弨云脫拔明入柞棫是也此因柞棫複出而有誤

明行有威武 閩本明監本毛本明行誤名得

盍往質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盍胡臘反正義本是蓋字云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盇也考蓋盍古同用字耳

乃相與朝周 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乃相誤倒

斑白不提挈 相臺本同小字本斑作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班字是也古多以班爲斑字

予曰有奔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注同正義

云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又云奔走者云云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疏附奔走又云是非奔走與又云疏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即釋文所云亦作本耳

奏奔禦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奏奔倒案奔奏是也

蓋往歸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質誤歸是也

謂如王制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文

故知勤彼初生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彼誤被

而王業日益大 毛本王誤生閩本明監本不誤

詩人不當代謙 閩本明監本毛本代誤伐

學頌於大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訟誤頌非也頌讀當爲容即漢書所云善爲頌者是也字或作訟音同故文王正義引作訟浦意讀訟爲如字誤之甚矣

孔子以己弟子四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弟誤第

傳甚未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五

臣 顧廣圻校字